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四庫提要著錄叢書

《四庫提要著錄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集部第二二五六冊目次

柳待制文集二十卷標目二卷 （元）柳貫撰 附錄一卷	一
元至正十年余闕浦江刻明永樂四年柳貴補修本（卷十四至十五配清鈔本）	
傅與礪詩集八卷 （元）傅若金撰 明洪武十五年傅若川建溪精舍刻本	二七五
傅與礪文集十一卷 （元）傅若金撰 附錄一卷 明洪武十七年傅若川刻本	三六九
青陽先生文集九卷 （元）余闕撰 明正統十年高誠刻本	四二七
周翰林近光集三卷扈從詩一卷 （元）周伯琦撰 清初鈔本	四七三
梅花道人遺墨三卷 （元）吳鎮撰 附錄一卷 清鈔本	五三〇

柳待制文集二十卷標目二卷

（元）柳貫撰

附錄一卷

元至正十年余闕浦江刻明永樂四年柳貴補修本（卷十四至十五配清鈔本）

待制集二十卷附錄一卷浙江鮑士恭藏本

元柳貫撰貫字道傳浦江人大德四年薦爲江山縣教諭延祐四年授湖廣儒學副提舉六年改國子助教至治元年遷博士泰定元年遷太常博士三年出爲江西儒學提舉至正元年擢翰林待制兼國史院編修官僅七月而卒故世稱柳待制焉事蹟附載元史黃溍傳貫雖受經於金履祥其文章軌度則出於方鳳謝翺吳思齊方回旗鼓俱佐遠藏表元胡長孺其史學及掌故舊聞則出於牟應龍具見宋濂所作行狀中學問淵源悉有所受故其文章原本經術精湛閎肆與金華黃溍相上下早年不自存藁年四十餘北游燕始集爲游燕其後有西雝藁客臺藁鍾陵藁靜儉齋藁西游藁蜀山藁至正十年余闕得藁於貫子卣以濂及戴良皆貫門人屬其編次凡得詩五百六十七首文二百九十四首勒爲二十卷闕及危素森天爵各爲之序濂爲之後記天爵序又稱有別集二十卷今未見其傳本考濂記稱尚餘詩九百七首文二百四十八首謄爲二十卷授先生子卣藏之蓋刪汰之餘本未刻也以數計之詩僅存十之四文僅存十之六宜其簡擇之精矣附錄一卷雜錄諸敘祭文像贊行狀墓表之屬不知何人所編卷首亦題曰柳貫著其謬陋可想又墓表今在黃溍集中而題曰戴良記并駁元史以所記較史爲詳尚可考貫之始末姑仍其舊本存之云爾

也故五帝
為易變以其
成周之文質以降
之所未有也至
時乃大敝矣周公聖
人也曷不為是
道以貽其子孫以傳
之哭後世使之守而
無變哉蓋物
理也理之
聖人

原缺

如来如之何也孔子之
作春秋而周之文岂宗商之質夫
文始稍二切磨為辭
章此筆之
之時也浦江鄭先生棟
其所業北遊京師石
田馬公時為御史一見
稱之已而果以文顯由
翰林侍 制
國子助教四
盛也則有董子賈
博士之文采

陵編脩官益宏生卷
從仁山金先生學其
講之有原而其淬礪
之也有素故其為文
縝而不繁
粹然粲之章而
無少山林石則之態
惜甚未顯而老歿
用之而已設也余在
秋官時始識先生海

馬曰題其卷首以
俟至正十年八月丁
祀日武威余闕序

翰林待制柳公既卒子貞藏其文若干篇至正庚寅浙東僉憲余公按行所部以浦江監縣廉清有為愛民重士乃命刻其文傳焉昔宋南渡樹都錢唐浙東為股肱郡衣冠大家接武于廷名公碩士相繼而起汪洋博洽之學辨論宏偉之文人自為書家有其說鳴呼盛矣哉至元中海內為一故國遺老尚有存者師友講授淵源不絕大抵皆以殫見洽聞主天爵竊祿于朝三十餘年其於浙東鄙

儒猶或及識故翰林侍講學士表文清公及公而已間嘗接其論議誦其文章奇辭奧語層見疊出信知非囿陋就寡之士所能及哉嘗考南渡之初一二大賢既以其學作新其徒呂成公在婺學者亦盛同時有敝者有若薛鄭之深淳陳蔡之富贍葉正則之好奇陳同父之尚氣亦各能自名家皆有文以表見于世其為文也本諸聖賢之經放求漢唐之史凡天文地理井田兵制郊廟之禮樂朝廷之實儀下至族姓方技莫不稽其始末

究其異同參謬誤以質諸文觀會通以措諸用讀公之文者庶猶見其乖斁故公施教訓于小均則冑子胥其學司議論于奉常則禮官推其博天子方名入禁林而公年已老矣惜乎文之不大顯于世也其

制作規模之盛則於鄉之先正有足徵焉嗟夫有本儒者之學貴乎多聞之為尚也然而擇之必欲其精語焉多闢靡以為能宜中乎度非誇多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胡氏曰學欲博不欲雜欲約不欲陋吾我言乎庶君名阿年八晐字景淵為至元名相文正王諸孫家世清白故治縣有聲其於賦役推攷均一可行永久民深德之文集二十卷別集又二十卷皆公門生宋濂戴良所彙次云通奉大夫前江浙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藉天爵敘

金華仲先生文集序

天之生才所以資一世之用史之書

曰才者

天子宰相之才也千尋之木產乎

高崖深谷人績所罕至之地匠石之

能營宮室者必中而取焉況於人

才之足以為邦家之太平之基者乎

蒲曰藹士王多吉士惟君子使善

理天下國家宜於此乎在焉志曷

也方

仁宗皇帝至位崇尚儒術蓋

郭廷梓先生道傳出於時若游水之東召御

先生道傳出於時若游水之東召御

成均又用之於頌奎辭有云問及出

今皇帝召還中翰并侍書將進用

之而先生以疾辭卒于位方先生為國

子助教監察御史雍古公伯簡

薦先生可任風紀御史大夫拉實

欽之人不忘嫉之去阨石不用及公

元將寘館閣而先生亡矣故

所學百不一見於功業所以傳示來

者其存而已先生少歷

與故宋文雄渾瑰慧長於詩

一洗叢陳踔發蓋傑然有以自立

諸家代遺書之出於時若游水之東召御

先生見沒門人宋濂戴良類輯為

二十卷而屬予序之先生於豫厚

素以法生見焉訓誨獎屬之勤不

去先生之門於今十有餘年不可謂薄

人事進〻若毛是於
未元示重用也陸川
文字文林郎周去
殆脩官危素序

卷之一

古詩

擬古次吳若輝韻備韵
觀物三詠寄張履常
燈東籬青菊
大駕至昌平縣
道巨然江山行舟圖
題伯長侍講虞伯生馬伯庸二待制夜宿舘
句次韵幼躰
送鄭子昭經歷赴淮東
送貢泰甫南歸

文子方寓直翰林數日即以使注雲南典
詩與識

謝無逸將歸延平畱詩為別次韵四首
題王氏抱素齋
過大野澤
泊頭阻淺
雪霽得風徑過高郵
晚渡揖子江
贈王玄翰

杜原父自清江訪予鍾陵將遊武夷山中
紀大樸自金溪來訪
過詣姻授道許柱陽園
兩中言懷
盧作謨將老
三節堂詩
送葉生以相基術西遊婺源
歲莫雜言
誦太玄有感
尊經堂詩
鄭景明招涉玉溪山
旦發漁浦

古詩五言
度居庸關
李老谷聞子規
龍門
望李陵墓
至上都國子監
曉發龍門分韻得高字
乘海青車過赤城馮公手澤為卷
送伯貞祝蕃遠下第南還
閔陳景仁都曹雲南行參南詔詩八首
舟次柵州

伯貴溪遊象山昭真觀
杜家三甥滑陽官滿東洪都東薦牘却携家
東歸
送劉井識楚歸山山長
廉端王蔡輔之和予言懷之作因再用韻荅
贈
林敬與將赴宜春免庫之任即賦為贈
送富州章仲實判官解歸
鄭萬里拜赴廣東辟書自
題窓外木棗業
貞一錬師招遊玉隆留詩山中
渡湖宿麻子浦口
重遊象山昭真觀
戲昔京城居
白雲樓詩
仙華方先生晚寓吟子方裒公手澤為卷
淨公山中竹醉日感舊
其韻
為仙華先生寫祠值碣于其墓
訪吳正傳錄事
寄題蘭溪州學挹華軒
蓬天
王紱能尚書招遊南丘
韋文清墓下作

藏主將黃晉卿吳正傳張子長北山紀游
詩要予繼作
試院諸友小集分韵得滑口字
出試院諸友小集分韵得淡字
王繼學侍御將赴南臺尊惠近詩惜韵序別
題蘇長公書曹侍中与王省副論趙元昊事
十六夜望月
讀漢史
送張典史赴江寧
題虞文公草書杜詩
宗忠簡公畫象為葉深道作

謚贈咸通士
度馬嶺
過傅景文墓
過錢清
望會稽山
月夜下通明堰
過龍山不得留至車廐却乘小艇至門
中秋看月
稍游券中有句云成吾看山福豈不在老大
此拙者早退之兆也歲暮寒砭坐無聊
用其句為韵賦十短章先示北間諸
諸同志

卷之三

古詩七言
送馬伯庸御史出使河隴
大雨雹行
送王元叙赴潁州同知
送陳景仁都事使往雲南謁選
寒食日訪客始見杏花
題唐周昉畫金德星君真形圖
贈寫真張翁
劉常州宅對菊醉歌
出北城獨上秋屏閣望西山烟霧中漢無所
見
為蔣英仲作顏輝畫青山夜行圖歌
出新城門至北沙下行視陶瓦
後木龍淵歌
題高彥敬尚書竹石圖
雪後苦寒泛
自勘居山所作詩
觀南安趙使君所藏書畫古器物
中秋夜半起看月
題華氏溪山勝槩亭
題趙敬叔所藏龍眠飛騎習射圖
與趙用章戴叔能同度淡竹嶺
載酒堂詩
雷琴行

題陳鍛判濬古齋
題高尚書畫雲林烟嶂圖
題陳子仁屏間長松疊嶂
子福堂詩為張繁昌作
觀宣撫資政鄭公近漫元官誥詞
草堂比立尚賢剌拍出亟書妙法蓮荅經一
黃晉卿提舉授官初歸
題錢選畫保居圖
過閘行
松雪老人臨王晉卿烟江疊嶂圖歌
送簡從道還蜀歌
觀韓魏國忠獻王婢冕畫象
歸度太陽嶺
天台張飾婦吟
題瀛州仙會圖
題臨本捕魚圖
題龍眠擇迎出山象
蕃王獻寶圖
題王宰所藏夢龍
商學士畫雲壑林提歌
僧傳古踴霧出波龍蓋

問楊仲禮和柬集賢上都詩十首
送李文聘僉事易節南十首
鄉友胡古愚久客京師詩合歸次韵
天師留國公挽詞
大司徒饒國公挽詞
送忽通叟著作行祠海濱
送朱本初法師赴豫章玉隆宮
登龍山寺後閣
王林能廉訪寄湖南道上詩次韵奉荅
奉陪二府羣公帳飲
寄陳君采
冒[illegible]兩赴健德門

初夏齋中雜題
山中九日三首
閒眺江范德機以母喪哀毀卒
哭內
除夕四首簡實惟貞左司
与陳新南廿九從飲范使君亭
題瀛海圖
吳門逢張仲舉
送胡廉使致仕北歸東原
賸餘偶題
十六夜重對月
許益之計至勉餘[illegible]作

題離騷九歌圖
自題摹卷
晨起
歲晏風雪中方壽父惠詩次韻酬荅
長律五言
則別宋季任赴甘肅提舉
故相東平忠獻王
詞
送南笠澄講主校經後却還杭州
用韻重賦紡相挽歌詞
送林能左司出守會
之作
次韻荅鄉友吳立夫
詞
贈靖真人昇仙詞
開府大宗師張仁靖
大雪感詠
送何總幹赴明慶志王許二公同朱寶
閻之
今體詩六十韻感而傳之官池陽
送翰林書局郎從聖赴臨淮尹
絕句五言
賦黃氏新安園南山居卜詠
卷之
律詩七言
奉同伯庸憩奉韻送伯生博士行祠西狩
次韻伯庸題
送李七弘侍讀攝祠玉屋

觀夫剌斡耳朵御駕回
還次桓州
大駕北巡將校獵于散不剌
次韻吳真人詠梅
次伯長待制韻送王繼學修撰馬伯庸應奉
送田時佐簽事赴河南
扈從上京
送道士祝丹陽祠武當山
送趙虛一行祠南海南鎮
左衛麻經歷歸省先墓
宗人湯佐由內宰出為懷孟摠管
送馮士企經歷赴淮東廉訪幕
鄭公輔下第後為京邑教論滿歸冠氏
皇太子受冊賀退歸書事
符安理襲爵為鎮守杭州真定翼千戶
午日雪後行失八兒兎道中
漫題齋壁
鄉友吳立夫以治春秋舉禮部進士不中第
南還
河南北水後民往往告飢胡安常以工部主
事為其省負外郎
送張靖明真人南還天台
送道士何大方歸龍虎山
還博士後作

送國子伴讀李顒還省潞州
新製太常鹵簿成
送王正臣經歷赴浙東
陳存道由奉常掾出為廣州教授
送楊君庠赴定海稅官
送播州楊宣慰還鎮
送葉道士歸天台
送宋誠甫修撰押送安南貢吏赴鄂省交割
讀漢史
寄沐中吳彥輝
元日朝回書事
送陳仲剛歸鄱陽却赴武昌謁選
次韻伯庸上京寓直書事四首
李侍讀子巖夫為四川行省譯史
離京北至新店
任城馬氏塋
送偉師南還
送國子伴讀朱禮梯歸盱江
伯庸少卿在上京有詩貽經筵諸公次韻繼
作
十月五日冬饗禮成書事
送周尊師還吳中
京城閱旱
蘇郎中挽歌
大駕還次撫州
過長蘆所感
登黃樓北望河流
雲中渡淮
曉次揚州阻風不得渡江
曉望金山
鎮江逢秦子方明府
送管文秀赴辟南臺
送董侍御由江右赴南臺
送福里貢補行臺
閱進士卷
與晉卿夜坐道藏
過鐵書室觀宋大宗正訓名牒
吳玄德真人出祠閣皁山常大舉參政
從性玄德有詩次韻呈二公
立春日陪左平章飲
送汪舜志推官解南安却歸北上
送江清同知赴湘鄉
贈鄧道士遊京
雨中宴坐次士
初夏憶京城居
送南海蔡秀才北遊

送太僕江鵬赴闕而代蔣
送張明德使君赴商息州
追餞常大至樵舍鎮
作枯木醜石遺李輔之檢校
觀發襄樊兵
頓湍白架閣自吳中西來途次有詩和其韻
三首
趙十兵曹府解歸廬陵
端午日泊舟信州城下陳行之推官袁仲野
知事携酒餞飲子抱翠亭
次衢州盧彥遠投管任仲安同知留宴平山
堂上
杜真人遊仙詞
原父以遺逸起武夷山中題詩志喜
寄太僕
先公墓下作
送夏仲文主簿赴遂安
雪夜夢玄卿
太朴致書深悼德機之死
水際見早梅題為漫興六首
俚俗集 題備事作詩私誚其陋
浦陽十詠
送吳德謙入京
題項可立雙松閣

與新甫允從會飲上清宮文室
送張國濟法師還龍虎山居
錢唐逢管彥清史君
訪王宣慰金井山居即送廣東上任
玄文館送張伯雨鍊師歸三茅
用韵重送
送秦裕之左司赴福建廉使
卷之六
律詩七言
送胡允文赴邵武録事兼簡汪國良史君
垂虹亭晚眺
送魏誼夫運使赴閩中
廬陵曹士弘挽詩二章
送楊元誠庫使製紙事畢還京
送徐周臣廉使除戶部尚書二首
次韻魯參政觀潮二首
送孫元士經歷赴越中
因杜椽還江東奉簡賈伯堅廉使時方自淮
東轉運移節宣城
次韵繼學廉使觀閱二首
送陳彥正山長奉親赴柯山
夜行溪谷間
游耆闍山寺因懷君采
王景文山長挽詞

送海漕府宋泰差押運北上
東陽道周鎮撫易戍西還周喜作畢竹
送李方訪移維東
中秋待月却憶舉子聲學士
作寒蛩古木送侯伯却抱管還鎮
喜陳昭相副使相遇
九日漫晴
送盛子仁赴江山我官
送閻夢吉赴廣州學錄
寄俞山居
新開驛舍
楊忠烈祠堂詩

元日与吳行可照磨對酒
送宋可與者淵赴銓
送陳昭副枝江西
秋雨中見過
聖奇山寄千巖道者
得普卿博士書
遊四首 次韵

贈漢命周生
游上龍山
會稽懷古
過雪相故第
送通政主事天章
清潭金氏翁登高年九十四外孫戴好蘇從予
游命來求詩

偏題
物律七言

晨度居庸至南關門
宗徽宗書瓊蘭雙雀圖
燕書漢風圖

新宗道播州楊儀狨獨圖
王振朋金明池錦標圖
孫蒂婦詩
題陳直卿雲山圖
送文著作奉
史

題虞博士作玄又玄齋銘
觀李營丘長材巨石圖
王長卿檢校將北歸作古木幽篁一幅贈別
強振之招遊鞏山別業
八月十七夜半看月
寄廣陵陳新甫侍儀

鄭順卿以九世同居請文樹碑
金華
兒和 浚四首 次韵
甫太祝乘傳過蘭溪予山中

賡相墓余生所藏魯公帖
題無極元平長交問今日初寒讀向來示文潞
久不与子固書慨今感往併賦憶別
諫事篇
題閔全平梅竹橘杵搗圖
夜過高鄰有感
自宗正府西移居尚食局後
河中府大旱民廩擬實道其府知事張君請
水雷公洞澍雨隨至
灤水秋風詞
後灤水秋風詞
代簡以南醞一壺遺維學侍制
題立仗馬圖
題宋徽宗梅雀圖
題宋徽宗扇面
題宋徽宗墨竹
題金顯宗畫桃枝圖
題蕭照江山圖
題李灤河梁泣別圖
題錢舜舉未嫁圖
題釋迦出山圖
題窠石海狗圖
題海潮圖

題牧羊圖
題猫圖
題折枝海棠圖
月中庸二首
荊門三絕句
大滌守冰二絕句
題曰觀畫蒲萄
北山招隱詞
洪州歌
次韵奉荅德機冬日見寄
題王子翼家青山白雲圖
題明皇按樂圖
題王若水為趙虛一畫荅崖右木圖
題太玄天師畫升龍圖
題松雪翁畫杜陵小像
題薛朝陽畫扇
題鄭伯元經歷家四景画
訪坪溪葉審言主簿
題王制置家所藏宋徽陵戎
題壽皇御題淳熙宮畫牡丹扇面
題息齋墨竹
題宣和御畫鶴鴉
行果牌源道次小憩民舍
題理宗御書賜盧允升扇面

柳待制文集標目卷上

柳待制文集標目卷下

卷之七

制

趙王封三代制

集賢侍讀學士李倜封二代制

翰林承旨王約除燕太子詹事制

真大道教祖師劉德仁加封真君制

東嶽泰山加封太生制

誥

江州太平宮九天採訪使加封誥詞

興國九宮山太平譴國真君加封誥詞

表

進南郊鹵簿圖表

國子監賀太室慶成表

大駕北還起居表

御史臺賀正表

監脩國史賀正表

宣徽院賀正表

泰定甲子賀冊儲表

箋

宣政院賀千秋節箋

國子監賀受冊箋

狀

朱衲禮成請推恩賞狀

請添造軍器法服狀
薦乞石烈希元狀
祝文
行祀典濟祝文代李學士作
策問
國學私試十一首
廷試一首代趙承旨作
卷之八
誄議
徐鳳誄文莊
扎忽兒台誄忠肅
郭昂誄文敏
忻都誄恭
李倘誄章肅
李訥誄端愍
陳思濟誄文肅
孟速誄康靖
李孝誄成肅
張士毅誄文愍
劉二拔都兒誄武公

買住誄文簡
元明善誄文敏
董士選誄忠宣
姚燧誄文
王仁誄正肅
程鉅夫誄文憲
阿里伯誄忠節
劉慤誄孝靖
王俁誄愍肅
杜思敬誄文定
嚴忠範誄節愍
卷之九
碑銘
護國寺碑銘
懷州大興龍寺碑銘
李武忠公新廟碑銘
夔州廟學碑銘
溫州帝師發碑銘
慈溪普光禪寺碑銘
頌
東陽禿滿長官去思頌
漕運副萬户交童公遺愛頌
嘉興鹽運分司紀惠頌
楊丞檢田頌

墓銘銘
元贈奉訓大夫輝州知州飛騎尉汲縣男王
府君墓碣銘
有元故奉議大夫福建閩海肅政廉訪副
使仇君墓碑銘
故奉議大夫監察御史席公墓誌銘
方先生墓碣銘
以明故宋太學進士俞公墓誌銘
元贈太中大夫東平路總管輕車都尉鴈門
郡侯田公墓碣銘
亡友王君景先墓誌銘

承直郎管領拔都兒民戶捴管伍公墓碑銘
元故大司農卿贈河南道肅政廉訪司
師氏先榮碑銘
周東揚墓誌銘
元贈中議大夫同簽樞密院事騎都尉追封
南陽郡伯宋公墓碑銘
王山居士胡公墓碣銘

卷之十一
墓誌銘
敕方陳母丁氏墓碣銘
潛居處士馬君墓碣銘
故平陽州判官陳君墓誌銘

盧氏母碣銘
國一道人墓碣銘
東門老人杜君行簡墓碣銘
元故太中大夫海道都漕運萬戶周公墓誌
銘
無為子碣銘
劉彥明墓誌銘
于思容墓誌銘
元故武略將軍鄧州新軍萬戶府官軍下千
戶贈武義將軍飛騎尉追封靜安縣男斷
公墓碑銘
馬仲珍墓誌銘

元故奉政大夫僉湖北湖南道肅政廉訪司
事崔公墓碑銘
故宋宣教郎主管禮兵部架閣文字林公墓
碑銘
元故戴孺人劉氏墓銘

卷之十二
墓誌銘
故宋孫明府碣銘
瀏陽州學教授張君繼之墓誌銘
元故將仕郎婺州路義烏縣主簿贈亞中大
夫東平路總管輕車都尉追封清河郡侯
張公墓碑銘

塔銘
萬壽長老佛心實印大禪師生塔碑銘
墓表
元贈承事郎婺州路浦江縣尹金府君阡表
代張公作官原墓表
武德將軍劉公墓表
太康王氏扶城墓表
雙峰先生墓表
金溪羽人查廣居墓表
誌
亡妻墓塼誌
瑒孫墓塼誌
卷之十三
銘
豫章樓銘
拱北樓銘
養正堂銘
蒼劍石銘
辭
陳貞命字祝辭
鄭泳冠字祝辭
贊
姚文公畫象贊
王叔能參政畫象贊
卷之十四
記
重建省府記
勅賜天妃廟新祭器
全盛路新建三皇廟記
見初亭記
常州路城隍神新廟記
鵝山庵記
遺濟堂記
瑞州新脩仁濟橋記
龍興路醫學教授廳壁記
王羲學畫象贊
薛朋善畫家贊
自贊畫象
箴
思學齋箴
傳
劉節婦傳
傳節婦傳
錦節婦傳
寡節婦傳
書
答臨川危太朴手書
答金華宋景濂書

雲從山崇真觀記
采衣堂記
玉隆萬壽宮興修記
建德縣儒學記
永嘉縣新學記
退藏山居記
鎮江路錄事司題名記
甫里書院記
泗山如存精舍記
卷之十五
記
崇福永禁寺記
稱心寺重建佛殿記
燕帥院記
慧慧菴記
菊存堂記
茅思庵記
重脩通惠河記
霽澤書院重建講堂記
揭山龍神廟記
餘姚州判官燕補監廳壁記
福建帥府重建講樓記
慶元路總管府官廳題名記
韶陽樓系記
卷之十六
序
井山書院藏書目錄序
東亭圖序代趙承旨作
席御史文集序
閻氏嘉禾堂詩序
送劉宣寧序
送王吏部參憲燕南序
理成隱居圖後序
上京紀行詩序
高氏四子字序
開元宮圖後序
齊太史春秋諸國統紀序
嘉禾圖序
忽慕公送許仲謙北上詩序
義烏王庠二子字序
集序
卷之十七
序
蔡氏五忠圖詩序
江浙行省左右司題名序
蔣氏懷思菴地主中屠狩圖記
浦江縣重脩許府君新廟記

朱翁婦吳氏序
宰淵徽挽詩序
金石例序
俞嗇之詩集序
送陞吉甫州判序
提舉司廳壁題名序
斡勒氏三子命字序
送王雲卿教授赴官嚴陵序
送白彥昭序
送趙承嘉序
浦江縣官題名序
引
龍氏敘族小錄引
說
杜愚成更字說
卷之十八
題跋
跋鄭宣撫手簡
跋晏右司撰冲素處士鄭綺墓銘
題楊仲弘序祖浩然求母
記舊本春秋纂例後
跋松雲翁重畫陵陽羊公所作脫驊逸相二圖
題東萊先生手書送張益遠序
跋高安蔡輔之家藏其五世祖仲訥
後
題天野雅重編
跋吳越國命官墨制
題趙明仲所藏姚子敬書高彥敬絕句尚書
詩後
題北澤諸詩卷後
跋虞司業撰牒北行省左右司郎中蘇公墓
碑文
晉國王文定公家傳後題
跋虞李德裕手題王維輞川圖
跋顧千伯幾與倪瓚中小帖
跋陳慶甫所藏顧千伯幾書自作飲酒詩
題秋池樓觀圖
書文集暨裒歐陽修初父墓誌後
跋歐陽文忠公畫蹟
題物文節公手書學箴後
跋江陵項平甫為李文定公作盤居詩
自題鍾陵舊後
跋新建龍澤書院李宋
跋谷羊李氏家譜
題江磯畫卷後
跋朱文公與馬會叔尚書二帖
跋朱張呂三先生手帖
跋司馬溫公脩通鑑草

跋韓魏公手帖
跋鄭資政雪竹賦
跋家中所藏文公帖
跋夏敬仲八詠賦序
跋范文正公与楊處士帖
跋范贊良手帖
跋王尚孝射中帖
跋蔡忠惠公越譜帖
跋李伯時水墨天浦地卓四大字
跋趙承旨書旨書贈魯公麻姑壇記
題山谷書士大夫食古時至親
跋范文正公八帖 三帖 尹師魯二帖
韓魏公与徐州孫龍圖書跋
跋蔡忠惠公帖
跋范文正公貴棄小帖 三帖 指伯秀補
跋睢陽五老圖
跋蔡大軒書謝丞相遺事
跋胡古愚廬山小錄
跋張擴公舊心經
跋鄭左丞所藏中朝諸老帖
題宋仲長所藏松雪翁洛神賦

題高尚書蓋雲林竹賦
跋家中所藏文公帖
跋夏敬仲八詠賦序
跋范文正公与楊處士帖
跋范贊良手帖
跋王尚孝射中帖
跋蔡忠惠公越譜帖
跋李伯時水墨天浦地卓四大字
跋趙承旨書旨書贈魯公麻姑壇記
題山谷書士大夫食古時至親
跋范文正公八帖 三帖 尹師魯二帖
韓魏公与徐州孫龍圖書跋
跋蔡忠惠公帖
跋范文正公貴棄小帖 三帖 指伯秀補
跋睢陽五老圖
跋蔡大軒書謝丞相遺事
跋胡古愚廬山小錄
跋張擴公舊心經
跋鄭左丞所藏中朝諸老帖
題宋仲長所藏松雪翁洛神賦

跋晉卿所得羊方仇三公詩卷
題高尚書蓋雲林竹賦
跋張直夫先生所得家樞密四詩
跋葉南康撰書俞果齋先生墓誌
跋仙都府君手書碑
跋歐陽公二帖
跋中書舍人潘公山方新州帖
跋龐本塵鶴銘
書婁本易程氏傳後
蘇長公書登州海市詩後題
題朱文公手書二詩後
跋潘默成鄭北山二先生帖
題唐興二帖
題劉原文書莊子秋水篇
題坡翁書寄鄧道士詩
題宗忠簡与妹賢宋三簡尺牘帖
跋趙文敏行書千文
題子長作謝太傅三贊後
跋趙文敏帖
題倪生蘭亭二十本
跋文長老所藏曹秦宇戴帥初詩
題趙龍樟草書坡公赤壁二賦
跋楊文元与劉子固書

行狀
故宋史館編校仁山金公行狀
元故追封從仕郎温州路樂清縣尹黃公行狀

祭文
焚黃祭文
先祖州墓焚黃祝文
祭七室浦江縣君鄭氏文
祭孫柜文
立祠植碑後祭方先生文
祭許益之文

誄
祭女
馬景莊誄

啓
賀李茂方除廣東廉使啓
賀張希孟除禮部尚書啓
代上許左丞謝辭啓
通高參撰謝辭啓

賜謚祭文
門人程衛撰

嘉定九年歲次丙子
詔謚東萊先生太史呂公曰成其九月辛巳朔郡太守率僚屬郡學諸生重揭扁榜致謚告于祠下門人曾景建等與凡後學之士謹具清酌庶羞之奠而昭告曰惟
皇家之開基實忠厚而純粹廊廟謀謨有若韓范諸公豈蕭曹房杜之攸暨儒先學問有若程張諸子又豈荀揚王韓所能至惟我

先生徵瀆間氣渾厚汪茫莫窺垠涘貫精粗而不遺通古今而不滯相業發帥公之全道學闡榮陽之祕中原諸老戶異而門同北方學者言嘉而行美釀泉芳爲一甕涵萬派於一水進而尊主庇民可以繼五帝之末流接三代之統紀退而垂世立教可使見天地之純古人之大體方其疏正源於濫觴排士心之氛曀唯道大而德宏淵望洋而興嘆唯理明而義精曠發蒙而刮翳終上下之古今非堯舜則不談揩紳陋漢唐而不議歎賦齡之靡遐不得見諸行事念既往之莫追冀方來之克嗣懼歲

月之詩而風流之漫墜邦候合興議而有請
公朝越常典而錫謚究統會之宗元標指南於一字
望大都以四馳回支瑛之遐軌紛衿佩之雲集奉
明綸而告止凡我學者自今以始知頃閔寧具體而
未充不肯爲師商之一體孟子合四聖而斟量乃所
願則學孔子積卷石以爲山斷一簣而不已于以允
協
先生之弘模于以祇若
皇帝之德意庶先生之格思庸
龍光而有喜尚
饗

擬古次吳彥輝編脩見寄韻

非夕芳蘭英今晨寒露茅凡物
燕燕參差飛尚自求其偶何兄
服君無流黃貽我有佩玖感歎
驅馳苟可遂囊具吾糗但忍
秋眺　覽物三詠書
苦恤若懸憂宜寧亦宜筮筮將
吾爲苦軌謀任不任解鷹勞
物暖終反質吹萬豈其情

庭後雙桐樹當春各揚燕方華俟其實歷爲鳳皇儀
逶迤日露下時變物乘之陽柯色黯黯陰葉元頎頎
朝曦与夕暉同照亦同吹君看特立者至德豈下衰
蓬艾著堪類其高論尋只在時蒼鷹中初不自棟樑
秋風一披猖東葉共狼藉兒言二強辯事走報著生榮
是物豈能神靈名偶相迫四營尔何知無徵安有獲
呼兒告之故吾占用吾易

墻東蔣青菊

墻東蔣青菊墻西種黃蕖蕖高菊尚卑清仰作秋意
森脩已盈束張王寧相比飄風一為斯艾憤半開藩籬欲
孤芳掇黃艷迴立首蘇州警香不滿把零落還

奉

皇姑嘗國長公主教題所藏巨然江山行舟圖

善畫如攻詩意到即奇警益蘇疎儻姿筆墨無容窘斂之纔楮間只尺萬里景巨然作江山所得盡幽斐寒深風雨重曠朗雲霞屏扶光滿帆腹上下天一影白鳥不盡飛楓林有維纜稍前牛渚磯却後瞿塘嘴豈無乘航哉尚想然犀炳巨靈制坤軸宅截不何極至今氣淋漓幅皆出光氣人言此若盡与幻本同覽然師豈約若貧滋以英靜我耒覽遠近皺若天漢中坐閩東北長城蜀西南衆朱邸嘗消初春暉恩寒暮開圖望神州時節動鄉諸性思禹功成堂喜殺狄鑄戚牧金明堂安危系伯生馬伯奮二侍 制

大駕正當中縣

仙蹕向京關佳氣拂天来千官肅

前驅立南口帳殿鈴層雲開駝鼓

即班升玉座甫進菊酷侍儀

警衆馭下焚香引嚴仗趨如雨

迓於称萬歲悅首之俯伏

聖人乘六龍宣光振九垓垂地適頻蠻秋陽薄宇宙

蠲復周黎庶宴見先耆旨纓簪如齊禹其仁即除陋

陋儒鄙為頌感蒼浦非才

送郭子昭經歷赴淮東

嚴嚴御史府擇擇衆英秀計令玉筍班顯者半郎椽

居中容告猷治外詳論讞我遊朝士間聞談輒心羨

胡為二十年覓此一破硯子昭每相過開口奇自見

弘璧本不貴況復加藻薦安能辭富貴尚欲恣貧賤

平明借馬出向夕攜書倦士年參元大可賀六可唁

端公坐南床愛士誠賭睹屈君庶訪幕首路走淮甸

生平書檄手妙在巧裁剪誰無擾獄市勿使滋蔓延

平反奉慈母歡喜潔羞膳君子既得與小人將革面

想宜治書暇稍事遊宴試茗蜀井岡看花竹西院

右思浩無邊新語時一轉定寧京遊舊寄贈比黃絹

史清二紀餘此別良健縛往時猶學倡散若風漢

一朱亦老醜尚健把經卷分襟各回首聚點雜霜鬢

送貢泰甫南歸覲省

葛亦何事為人司 [illegible]
如將財變率未免噬齧者
滁石与君別好懷詎能安為語南飛鴻雪跡何時
路欲求賢
當宁席為側書生無籍名只尺不得夕區區岭官調
自視若風翼坎盈豈能亨井渫誰為惻槩我歸去辭
流夜未忘
廬山載道南伊闕無全書避窮愛
如人執著蒸求物察萬魚至今表鄉學釋義不近近
衛君喪旅中滿念盡刊除譏評世志有鑒裁我豈虛
哇應斐飯死貴子幽貞廬
滁官如服賈苟利無不然間關遠行邁攀彼車牛轅
去越南北無不間東西所寒予拙於用蓬飄遂明貌
可能食無魚已詮筆如椽好友不可呼遊去繾綣
誰欵重晨招謝尔喧晝眠涅槃肯再辱況欵使之云
離絃不成曲離緊我當煎

次伯麃韻賦苦寒三首

我衣疏布縫彼裘狐毛集將微禦冬具奈此飛霰夕
忘宛韋掩脛裘温更重簷燠寒非尔私寧覩俟其凍
日照金牌寒砧有犀鎮帷窮年一莞席仰瞥淵
來繼改固吝所施裁我南蘆曝一煦百必私

至日不遑關謹此陰陽交我非爵禄身自視如蠹治所擇無宜苛謝欲鬱強猶展風鑠肌膚此志徒嗸嗸

寄題天台王氏抱素齋

戍琴雖無絃圖亦徽軫具渾渾大璞如心以不雕故置之空山間衆籟興時起誰其聆希音且復展幽步天台三萬丈瀑水若懸布想見挑華巖風吹落新兩青鸞偕来来白鶴已經度太上乃忘言吾歸抱吾素

發通州至小直沽

十年鞍馬中釋去理歸檝江光来娟人侣与我意愜及辰省前痛徹喜獲新接念當有行初苟志在懷慊何期脹閒紐膏等遂凌躐外雖被寵榮内實懼顛跲以兹戀關情益欲務慵業清霜美晚信老樹見留葉

沿河漳潞交冰水尚可涉急槳追南鴻宜不數旬浹梅花定迎笑繫繫光生頻遠遊忘睽貧吾寧負吾缺

贊草草南歸伯生祝監方展赴經庭馳詩見

別舟中次韻僕答寄兼簡伯庸黃舊

講筵白扇論載筆承明入此事豈在乎嬿鷰正高集乃身去江湖韋矣歸期及于何君子心謹謹念朋習

新詩比繡段重贈當琼瑰陶承延鳳輦庶遂谷鳴鳩回憐菅蒯材乡寸強矧纏非龍愛珠還儻挾雙鰾意令明月胎光豁閨不吐

初未工聊用相媚蠅後朝妙高臺呼雲作吴語

晚渡揚子江未至甘露寺城下潮退閘舟風無竜也

鼓枻度海江光晚来海相望鐵甕城正值沙水落

雁冥湖渚出月照風雨作歇眠聽春浪夢桃生

起晚不成麗但扶醴中惡金焦兩浮萍天壑何根著
衡令制滇渤帖帖就驍淪奈何潮汐舟只尺限前都
分冬百泉縮潦淨海為壑乘流俟滿晚明夕異今昨
扶哼北府酒暖客魁雜索庶曰行路難幸識還山槃

贈王侍御

元貞元二撰我順未桑絹吳遊一長鋏欲以鈍為銛
蘞攀群公間頭步限堂廡在我履籍正從梁簿級殿
雖時許与分金綰不徒無坐中清觀氏領身高帽舊
悵惋指道要恐此俊益磯我願但耳受語味詎能屢
謂方倜并運豈遂歎中淹寒暑三紀餘往来如疫疥
清瀾已下地白駃未桑絹吳遊一長鋏欲以鈍為銛
斷文大圓鏡有目人得覩素何渡反剥不遺洪入織

竭来豫章城東口類遠拑聽談雖盛盛閉息但廢慤
遠是美少年進止一無嫵揭子為我言其人詳視瞻
家徹百金產架有聲書籤煌煌定武宗緬彼世澤漸
清類我故友有子在窮閭技高愈恩蓄時来當救潛
我為想顏色覆鑑併收奩鄰令跋龜玉不卒舉魚鼈
倪坐席屢改風回兩飄簇寒雁惡草具觴至時一拈
旋看養花法賴人加蓋苫雖承天澤滋更思夏光炎
又聞日月華西淪則東運藏景罔陽曜出幽縣素蟾
木功敵拯漢地道有流謙育朴我豈求贈子以安恬
我歌贊激烈誰為抑与點遲歸絜我酒宿草一其下

杜原父自清江訪予鍾陵留款旬餘此深山中

寤疑則豈政辨義能亡益斯文千載後洋溆抵離析
不有高朗姿誰完超距力夫道非遠人何菅繫儆索
譬如山出泉其初論涓滴淳涵就深廣千流同一脉
揪撽鼓雲濤帖帖輸滇渤是氣中乘陵無吹亦無息
文章道之英各亦隨所觸匏革木紛以滋何曾須務澤
生機一竅越形色日不暇吾聞古作者嚴嚴垂典式
履正有美途胡行猶適埴韓公起扶衰文字歌適職
取新非敝常適變由知易衰遲豈復進傑子堅吾壁
東風迫歸期未了千日客少留慰將遠芳草蓑以碧
諒哉君子心永言若金錫縣知筐篚藏不廢秉樛積
勉勉他日思為寄東飛翼

題諶姍接道許推陽圖

阿姍孕氣胎萬生皆其嬰大兒太素童小兒冊元精
后執軒帗御輪遊九清玉妃左右侍璧月東西傾
遊去八景城留觀三秀榮赤文大洞書粲粲滿囊盛
紛吾弟子職若昔列懷卿行攜豹節後車載霓旌
地船道機易識觀養情茫茫大九州裨海環一瀛
洒為蠛蠓誰者為鱷鯨藉首阿姍言吾今亦長生
乘冲趨群粹德齡歌太平

三月廿五日予至官滿歲矣兩中言懷

歲今日雨懷組涖官初凌晨入茲宅載家借誰車
郡運棘塵下實汝材武名擢為主餉吏資權有餘贏
論事舉其要賞功取其輕單提海玉篇前臨百思城
除前榮布遊几後盥洒琴書如閑官詎免俗拙性乖斯
集256-031

雖死得死所義烈猶光晶夫人屬盛年燈孤影煢寄家萬里外扶柩撫其嬰義方教以正明德祀維馨中營得劇疾液竭弗能平元卟方在握隱憂為屏營引刀割股肉和藥加飪烹進元卟手奉進膳母躬欣載寧嫠居四十春門戶恃重榮何必柏舟誓旦旦申其情是家大所厚和穀協琴瑟泰泰已熟種槐槐已成自靖以所安大節見崢嶸非徒尊厥美固將遺世程蒸嘗儀嘏祭大書扁中楹肆令右廣鉞一掃妖氛清元卟屢剌部擊姦著能聲建世稱為臣表士望為國楨嶷然詩禮門日以謙治盈孔子各秀發文場並輩英翩翩奎閣武舉躋雲霄翎御義有豐報如穫必於耕翁炊而季食左右列鋼羹

鮑腹亦飽人大田歲多稔普令四海飢悉得烹餼烝潛此忠孝源澤彼疲瘵氓庶明國家盛育材榮茂著休屠七世孫琪貂聰琊珩奮建萬石家乘軒填里閭豈無本欤培覆固栽傾子泰元卟遊山立仰儀刑佾子列同朝早晉接紳纓錢塘偶參話舊數蓬萍陽節三節章酒無雙玉潤登堂翁為子壽嚶嚶

送章生以相墓之術西遊婺源

公劉居豳匪占龜獨契景岡觀流泉相土辨形位抱沖而負陰生生此其類後乎此為周亦卜瀍水濱卜稱惟洛食會同四方至宅中以圖大自時保成入遂令營興家原本諸術知險固金湯如磐盤龍庸二嗣雖在德其次當審勢茫茫大九州河山列橫

蘭本根在芳馨期晚歲

歲莫雜言四首

少學老無成所守但糟粕譬如福与市涉海求靈蓍豈不望三山風至輒引邪歲闌坐窮陋青燈映疎竹雖微白足禪白置丹霞縛貌貧吾所安飲水茗芝藥東鄰日推牛得似西鄰禽

中年鞍馬間所歷萬里淮鄙凶亦既消夢驚遶一吟讀史窺古人恨時不能俱寧知遠遊躅足躡雙飛鳧漢北松亭寒燕南紵帳充圖居今采奇迹未覺吾行迂

歲晚重思之天高明月孤梅花彼牖者玉立庭户間攝衣起從之重是冰雪顏歲晚亦空還我老詩力退皆窺無全斑磬香不可挽百歲有時閑

奈何被花惱語出維摩無詩有重罰當尔三百鍰

里中四三友論交當莫逆自我遠行邁廿載成乖隔今歸俺有存生理各崩迫經時不一晤窅想猶如昔

閉門風霰中何以永今夕不見萬松根滅滅養靈蜜吾寧獨久壽持遺同懷客

小至日獨坐誦太玄首序有感而賦

泰始十八策積終用時贏日星相緯經去律應迺茹行羣餘容養雙盛氣自中萌君子乘其運進退無警營機陽力雖小泽与重陰爭我時機闔坐俟觀生蘗靈尚遐爰闢博以全明文抱安用哉自然元流

大明升殿郊燎奎屬炎慧春陵南標正陝洛南離繼
經世偶潛虛象圖合而異舉隅豈無反僅若小星曄
朏朏紫陽翁數責睽在時張呂間建學特超詣
一鼓行無旁八區同教肆矧茲龍德中美化純漸被
家書動盈屋人各事康濟恭惟罔極恩聖哲布嘉惠
經尊道則尊有合嚴庇實覆之以堂庭牖户亦崇邃
古史及今詮珠駢而玉綴高名以經揭酌原知水味
譬如登喬嶽岡阜左右睇草木流華滋烟雲撤纖翳
觀生老其間面背俱昧豈惟一身謀直作數世計
是家離石宗遭亂業城寄劬書自玉峰苗描實深概
子孫刈其熟穰穰收秉穗後來及門士妙合若龜契
幕聞行所知況復躬自致過逢詭師資忍負篋塌志

我願安氏堂廣作天下治矜式表國都絃歌行黨術
蓄誠以端蒙達生以知類惇典叙彝倫三郊而五禘
與世開隆平吾經固無累自微可之顯道豈不在器
世間有形物展轉資孳孳遊談亦何根閣東秖自棄
是將比鎮寶前人所敷遺手澤尚鮮新一展一流涕
畫誦夕思之上帝儼臨涖作詩詮蘇子孫曾戒無替

鄭景明載醪携勞餉招遊左溪山訪朗大師遺
跡觀廡間李華碑命二三友生搨得墨本已
復陟東北絶嶼至大師藏窆石壁下衆壑生
寒夕陽散采蹔躋攬勝迨晚始歸歸而成詩
異境閱歲壑地神不輒售必逢僧寶珠竅啟方畀授
左溪披仙華山山蓍靈秀蒸霞作嵐霖滅雲出歛賓

朔公偕何行宴齋併昏登成白月悬光
藏蒸滅辟下臺殿撰遺揩誰初藏舍利駕說免墉禮
到今亂石間鬼物儼居守幾僧數十輩械衲衣棟宇
依懸像教力遂年忌猴攜安知大法衰已偪三季益
我家一舍餘瞻雲每東首白璇既祖齡松門迺重扣
入谷凝睛陰出林占氣候西風戒新寒黃葉聚盈帚
疊簡效稽巢鱗鱗各閒牖景尸陛已空神起坐滋久
聲溝李華碑揩畫旌跟對固惟製作精所以詘不朽
揭墨雖模糊尚可形篆籀還乘不盡興更應景高昃
叛石陣卵風無乃巨靈鄂川岳莫方維坤輿鎮首負
豈為一比立講張成荒陋不然秉佛慧正以鐫啓蟄
大師弘誓者道實獨厚我來證所開山意審知不

旃待制文集卷之一 十八

邛勝圓顱天俯閱古今宙是山蠢危莫實自黑趙有
青宴逼虛空磨璞謝雕鏤中峯睇羣嶽惟若蓁組綬
而況原隰包遠近錯文繡瀕氣方襲人落景已銜山
從來四五客一二耆舊餘瀕如芳蘭若服美蓁襲沈
佳哉采真游吾衰恐難又

旦發漁浦夕宿大浪灘上

張帆得順風飛鴻与爭疾桐江轉數灣上瀨未入日第
人生倚造物理微難究詰勉白鷗知此情故向波間沒

古詩

五言

度居庸關

居庸朔方塞始入兩崖張行行轉石角細路縈澗岡
層巒倒天影半林漏晨光暗蟄黑四十所應萬羊腸
千棘絡前後兩軌通中央谷開稍爽曠在險獲康莊
豈啻遂生聚列屋參鷹行激流或機碓架广亦僧坊
我來山水寤愛此不能忘是日新雨已浮嵐漱飛觴
水聲與石鬬風瀨韻清商蹋巒不知高游雲翼超曠
芳牒叢有聞趾遠今始詳感惟古塞壯八州猶漢疆
粧捉識形勢會兩越景運開六服聯綏荒

門京備巡幸辭宮發相望守嶽將芳制如祠匪求祥
式瞻龍旆中巡撫皇業昌請體王會篇勿廣祁招章

李老谷聞子規

杜老聞子規近在東西川猶云感時物枝流寓幽悄
今我行寒燉子規相後先一時夏雲景晦鳥呼搖空烟
響入樹窗啼喬千聲復萬聲嘹我歸言心想知岐路難不如江水負叫今五平風土孰云異物情要有還
寄巢勿浪出視爾還自然行程趣行邁且復揮吾鞭

龍門

一溪瓜蔓流渡者云可涉遂已窮前臨波始疑
它山或尋兩崖峽石破兩崖半沙淺其源想非遠衆水自茲澄漪淺抑何艱應盈疑及惠
筆陰轉亭午出險馬蹄霰草路且勿驅姑開塑前館

塑李陵臺

平沙北流水青山在其上李陵恩歸臺駐馬一西向
草根含餘悽峯尖入寒塑俚言雖莫稽陳跡尚可訪
想其深入初步卒二村壯手張天子威氣奪名王帳
霍軍陷因虜此志延大妄一為情愛牽皇恤身名喪
羅縠中郎書拽使同狄場安知臣節恭之死不易諒
河梁執別處出語謬惆悵家聲故燁然三世漢飛將
兵法有死生人運迭休旺忠回在信史豈沒功罪狀

馬遷當腐刑強欲雪其誦玉思豈能無層雲塞亭障
千年麒麟圖吾將執玄管

五月八日至上都國子監作

今晨得佳馬驛行趨上京却顧沙拳幕前瞻車載旌
羣華戒鳴騶肅肅達有嚴馳道無十里雲開雙闕明
跡既阻牽引班非陪列卿言尋園壁宮紆徐臨雉城
第地三數叙屈堂十餘禮稍加漑掃勤得遂憩息清
舞公博士年實教東都生今我最冗官懷鉛從北征
古來玄朔地雅頌二鯉轟豐芭德甚廣韋編義尤精
前脩有執轍後生多俊英抑將接何業可使罷早成
穎子於刻僅免吏牘嬰高居謝暑濁曠矣羲皇情
曉發龍門次獨石賦呈楊廷鎮脩譔

日日思南歸乃送北風去北風不領客吹雪作寒沉
明當發龍門一昔屢驚歸男兒事結束華岩岐路
奉命有程期遲迴豈吾擾沙平古斗行野斷蹤氷渡
重貂襲裘帽擁爐若紈素擾鞍肌骨痛勁氣膽內注
口鼻一吸嗟噴嘆驟上露露凍已成漸亂張本非怒
瞻前獨石近投館薪火異聯鑣有佳友執醆起相語
我實孱懦委蛻五已斜暮隩居尚少欲達役空多懼
明廷集鵷鵠燕雀一二數曷不捐半舂啄菔隨所慕
置危而易安亟以靡齊故先廬越西隴亦有返耕處
吾聞知幾士願子其治庶翻翻不遠復捷捽有餘裕
贈君白雲篇還我歸田賦

集句

東海青華迎赤城鵷窩

小車蓽為巾中藏坐服辣一牡良貼朝兩縣佐
輕行涉嶺坂抱君風鸞過手鏃息簸箕身已倦軒轍
世間恥快事往往遺雖挫吾心仁是客奔迫理誠鄙
緩駕良自佳山光曉來破一瞬數里踰浮青猶幾簡
達迎不我舍知我行意情故園果下駒三歲想勝馱
開徑白社遊閒即豐卉卧成吾看山福豈不在老大

送俞伯貢祝蕃遠下第南還三首

闕塗將進賢設科大蒐羅有司勤衡度稱物平無頗
一語不從律萬言徒自訛徽伸已什百小軋能幾多
完此不雕玉紅光燭吾兩賢九軟看方駕
栖遲兎園讀已復澤宮射明豪吾兩賢九軟看方駕
奈何恩子第竟使劉賁下文章如羣龍其智可燮化

駿駒与騶駱一一隨指呼踶齧性豈異區分意何缺
求之衡廉間徒以利為漁平哉論形跡澤語江湖
天驥不可得我嘗有其閑非無相馬法僅出智之餘
古樂入今耳間歌幾一成演鍾在高懸漏咄不能殺
彼昏但坐聽我聽心和平昃不薦廟郊使之配咸英
式觀三雅拜送陪千乘耕
青山引寒望趙北与燕南孰云古人跡不使今人探
課從下士秩章服襲朱藍聽雞鼓絺絺懷謁府遲殫
屐頹入我夢五年心內慚此丘元不愚彼泉豈其貪
一咲擲憂患浮曦在圓庵
日月相隨行有時而昊虧君看明堂柱基構實丕丕
人心即天理何嘗有歇息危制政自帷漏流風被疆埸
轉捩乾坤正綱紀賴不墮已百歎學草纘昭仰重

歲功適已成祁寒無悠容
嘗聞學道人即有以觀無如何弭缺憾嗟嗟爲車馬
堂生漢儒者草茇彼丈夫當時江都杠豈覩大梁屠
仁義言鵠如我與久遊
陳君自少年高步已青霄逝来鞍馬閒觚肉漸漸銷
羣王琢廟堂胡不舟以瑤乃令坐郎署兩驂日蕭蕭
君子尚難進躁夫孰任顯皮冠豈非禮寄謝虞人招
大龜尺二寸至竟有何神備物使納錫乃在九江濱
我昔用支床吐故以納新苟能避鑽灼何必慨泥塵
養生實有主拘名豈其賓

舟次衡州

逍然青霞君問我廿年別南洄復西汎有行何屑屑
京塵苦未浣玄蓂凝霜蓋是身本不獸吾計乃自讓
情知禄萬鍾顧豈在筆舌毛錐強辭事蜜抹豈駕說
從誰飾笑牋若已負覊紲停舟此水濱滯慮一滌雪
可能招翔鷺爲尔恨啼鴂珠重幽桂叢高枝待予結

晚泊黄漢遊象山昭真觀

舟行弋陽道山石多異狀欹空露鍾窾屹立儼珪笏
汭洄數里環鐵森相向最奇象巖下仙館占舟嘩
舍擢遵徼行松蓋插雲上開門看青壁左右秖高閣
飛泉灑面來輕颸入衣裳道人出迎客滿戶坐南牕
延登昇僊壇境爾神滋王不知日車側但覺天宇曠
我生名山遊正費屐齒勝期屢訛
市帆催夕舉未敢恨飄蕩水落彭蠡湖回艫更東望

杜家三咿海陽官滿明年當致其事来洪都

聚觀郡家東歸留連數旬醉吟惜別
咿家内外姻十七著門閥鼎遷變則大強卒異存沒
者風燼銷存者枯槁杭官遊四十年翁今亦華髮
征商上考第休致迫期月取別来杠途覲情爲之竭
小留寧久久仰見圃蔬缺官餐無厚味歸秩當明發
言尋九江柁轉上吴門筏還山朱夏初生事及藏蕨
歎顛撫群穉一洗道間暍仕宦至懸車如射釋於箸
又如解奔鞅回謝彼衢靡遂收塵土軀併棄權門謁
百年百醉醒飄風幾何忽背難無貽文頗已有壽骨
欲水看三丘青山青碑兀

送劉舟讀舟潮州歸山山長

猺陽海陬郡谿谷藏霧毒貴區乃在城積居踰南服
兄令仕者往喜氣溢脩儛非輕万里途蓋善千金蓄
子行攜東書言就歸山讀韓山杞菖黎有酒有肴蔌
騎麟想来過舟舟擺遺蹟汎除蠻風清沿溯時兩足
以施爲教首如日升若木何必鰐避溪已看雞應卜
令人慕古人未免傷抑促儒官實鬧劇歲廩七十斛
飽飯取詩嘅雲月与追逐寧無趙子徒彈琴和予筑
是將實裝橐果腸羹梁肉毋着鹿車輓里所志二年穀

再用韻谷贈二友

廉端玉蔡輔之和予言壞之作清慈可愛曰
自吾得二友所譚皆古初如臨左右鑑燃引後前

相觀善已至薄夫穢全除詩成諷在口道契徵諸書
並秀方卓尔早衰纏獨紛忘念茲鉏鎒業未棄檮斷餘
衆塵適可厭一袂豈勝拘問曰邪轍仆愛謂正遂迂
賦無藉鸚趙祀有及居大雅屬寂闊斯文鬻涵濡
自彼柯葉政何嘗本根無栽將騏驎羈餌馬牛裾
吾徒慎修習世打等垂踪蚩善賈者取謹信為烏
凡物有合氣非熬獨龐區區學章句咄咄事歌歟
若已困擁艱從誰問新芻消流積至海廣陌莽成墟
世雖混空假聖猶公毀譽虞不在歟士服儕如但
林敬輿將赴宣春筵席之任過鍾陵訪予官
舍道別来出處和對悯然即賦為贈
吾聞昭文氏鼓琴師曠操清徵

玄太朱絃越惰之以聲形奈何至治音卒負不平鳴
敬輿江夏来又欲西南征閭別十五年撫鏡各星星
人生不滿百憂患每相嬰霜鬢有倾否儕車無折衡
霜松獨也正受變念青青恒感已冀壞孔孟猶光晶
儒者有要歸体用實兼行無軽平準書操奇制其贏
此事足為理宜以仕易耕三歲如風苍瞥眼秋蘂零
有鼻尚可戀息烜自全明宜春州郭小山水刻且清
便將變焚比益使賦詠精研辞難為好苦力特易盈
瀟湘蹙玉胸漱君瓊瑶琼玭琴出窮語為悲別時情
送嘉州仲賢判官辭歸
豐城縣為州民胎事業膠鍾憑節制葬未底桁楊阬
吾原共理心憂不在吏課棲人以太阿芒刃能勿悖
章君一屏星駕用良馬馱人言甲科郎屈跡郡丞佐
豎之奔輪閒寸趾無少蹉夫知勤保惠不計臧寒餓
才多適自煩有席不暖坐衆其矜牧功連旌富杭稉
君去誰則来毛瓊賚吾過今年秋風高更畏茅屋破
吾聞為政息此道無坎坷詩書有利澤元造所播
是心苟不存卿相徒尔大起嚆東辟明詎患南箕簸
君懷有至寶萬金難並儐法家須名譽貪惰
行舟未覺遠雲樹渺千箇寄簡餘情在兩寄手把無聲篇

鄭萬里再赴廣東辟書題其所藏深村晚景
圖因以贈別
江西到南海滿槎貯山川驪液出膰語泉珠瀉句圓
誰無疑慮色我見皆雲烟餘情在兩寄手把無聲篇
寰閒攬秀色群玉數峰前洪厓顧之笑言嘗拍其肩
豈有雙太阿埋晶牛斗邊寒厦夜来夢五羊載五僊
騰景道君御海童歌後先瀕中莒箭根緑節如蛻蜕
泚烹作脆資旅道盥蓬是物能益氣於人可長年
唯應雲中君解珮為君期功名来無期進思方沛然
題詩代畫記蹇淺詎堪絃
題隱外未棄叢
未棄比經兩抽梢將遐尋藩籬苦不高爭長意駸駸
愛此堂前叢蘜蘜聯綿蔭森森前數步地藉以成幽陰
悄令展光彩豈惮午暑侵我屋如横舟風来一開襟
淫淫在茅岸越江望竹林人鬼眉睫失喜聞琴音
新詩洪徹晚嬝嬝特秋深得儐作勞不歸如此心

貞一錬師遣舟邀招遊玉隆紹詩山中

故人卅丘侶招我雲林行雲中道遥君高居白玉京不知幾塵隔裁函迎肩輿五十里細路田間禁半途迫曛黑一炬借微明映壑臺殿出入林風物清曠然莽蒼墟翠氣襲衣纓俯睨星斗光安眠已三更

晨升淼蘭藉辨香致吾誠何期奔走中獲踐仙者庭

晋柏巳槎枒柯葉上青青海桑知幾換風霜亦屢驚使非卅液滋即是紈霊器精至今咳唾邊鸞鶴時来停

五馬昔淳江龍戰方縱横楚氛則甚惡觸波多駭瀠神兵一飛出坤道載承寧感其徴禽歎但詫仙道成

斑斑函曰迹古石記堅貞如衆造化框揣想以其形

白雲在遥天何嘗繫洿裏已去忽復来神存於杳冥

四演環五嶽茫茫大一弘仙君所過化山川實揚靈

年年八月秋来歸雲作軿至人懐其鄉其心常怦怦

麻姑後千載時猶過蔡經猶勤城陽宅亦有許宣手

錦帷雖飄去闇堂樹瑛葩況茲賢主人重有歌詩藉

口吟藥珠篇手摹琪樹英客至輒授館命尼羞膳烹

時春雜花發景風暢新晴開軒得憩息報鳥方嚶嚶

覽物忽有興勝然懐戈生京洛戚維籍寄同車笠盟

疏果名山期復愜滄洲情申歌不成章聊希蚓竅鳴

渡湖宿麻子港口

青山並羅尾湖水始生岸一舸破微瀾風帆用其半

亂流二百里午發至未旰蒼茫洲景中明滅津炯帥

數家小乘落漁竈倚灘漿藉水欲罷難

時平道路清版沙得無患豈非年穀豐禮義能服叛

重遊衆山昭真觀憩舟陽齋追晩登舟作

雖巖主湖神杜酒滿杯柴乞靈我豈敢雲黒檣烏散

觴師促轉柁軋軋鳴鷁鶴前導麻子洲波面明星爛

斬別意有悽縣情如此紮

重遊衆山昭真觀憩舟陽齋追晩登舟作

偏瓜小舟中動目喜清曠林麻延客步入谷跡遍放洞宀如縣廊瀑瀑層雲上

不見衆流注但覺池流漲炮靈儘清淵草木無冗長

古人所題字鐫刻尚遒壯不狀身後名千載有真妄

山中卅陽子与我同雅尚京爺十年別相對疑夢想

裝將遥童顏成猶靜養寮照曲窓房書箋煮可餉

病身必牲猷坐息得疎暢欲却復徘徊蒼陰稍移丈

東歸路更長蒿師催進榜

戒昔京城居

我昔京城居思山見山少今遥蓬廬卧山雲日繚繞

青山如高人特立萬物表方知謂有屢久訖復不飽

門前再成丘其上可延眺四塞中蔽翳一蓋小

炮雲所出沒變態晏昏曉宇宙幾塵埃心目俱照了

孰大混鴻濛孰細入芒秒不必載尻輿超騰閱齊道

兹惟龜殼屋左右聚窹窱藩置我豈能況欲親其徼

曹溪師求白雲樓詩

錬師養母廬白雲鎮九朝飛映皓鶴暮返面青鸞

興言芝米飡未試薪水欲母年不滿百真歸蓂空山

雲来復雲去淚皆詎能看飄飄旧館前景杳浸堂上顏
茫茫天地間人雲同一觀故雖仙者形安能久堅完
逝川日沄沄理定無回瀾名教信可樂孝行垂不刊
吾聞樓居人鋤雲種琅玕大丹幾時熟吾當候仙壇

昔仙華方先生晚嗜吟吾鄉詩道嘗一昌
矣自公下第寂寥無聞余每深慨於斯閉居
多暇方裒公手澤為卷得公山中竹醉日感
舊寄贈之作輒追次其韻寫寄其嗣子壽父
孫壻吳立夫

猗嗟巖南叟久化冥漠君亟陽不下招宿草荒秋雲
篇章一二在猗旎揚餘芬誰昔聞雅頌世方踈典墳
重此窺制作悵焉遠與群道散五十載于今數弥文
巨窮積石原但涉九河濱不知黍離降遂及東門紛
公誠後死者幽明已中分絃歌三百首烈火豈俱焚
向余忝末至於茲愴前聞嘉穀雖屢歉旱苗猶足耘
嗚呼召公日閔下如蒼昊胡不扶雅道廓然蕩埃氛
公詩載揚照與世析朝暾

十一月十六日為仙華先生寫祠植碣于其
墓北化城僧舍里之交友咸来會祭歸而成
詩用識斯事

先生隱仙華卒葬仙華麓淒其十霜露墓草今幾宿
永惟不朽事誄行當有屬業鉅自宜久才敬豈堪服
重予師友義誦勉承記録錬錐弗工夫序述皆可覆
平生有道碑此筆知不辱但嗟無縑籍吉薦黍嘉玉

成碑懸空後合置庭之曲奈何荒阡中風日所飄暴
乍可牛羸角敲火防童牧十夫舁致之寄幕託僧屋
併為近墓祠斟泉薦寒菊交朋響然臻杖屨或不速
意氣有故動夫豈為肴穀茲山望其廬數里入陰谷
離離紫翠間歷歷盤游躅定應挾飛仙時来蔭雲木
徵吟應吹鶴高舉還騎鶴誰家松柏墳行鹿不敢觸
運往無須臾夷墟已為鹿春花照黃壚有酒無茅茜
先生死布衣桐棺僅能束葆茲泉阿藏免彼塗芻蹴
斯文在天地千載如轉燭顧其不亡者往過来已續
雖徵冢瘞文尚有槀充篋清詩數千篇一一汰魚目
簡蒐付方寸後死慚不穀藏之於名山斯言可予復

秋往蘭溪訪吳正傳録事

終歲囿拘攣出門欣有行策蹇輕百里駕言尋友生
是節秋雨歇新霜初戒晴相林朝日中絳嶂緻珠英
青山似為我出此相逢迎雲卷原野闊潦收沙水清
入嶺復出嶺江蹊抵徽平古塔如枯樁冠山表孤城
投館已曛黑昏燈照初更有形即有役百歲徒營營
幸茲閒放日且無塵務嬰初非怵所畏其来為交情
吾人文字歡至味若銅鞮又若朱絲絃三歎有遺聲
所以麗澤益展然君子貞學功苟堪補過時豈無成

安得縮地法念来頻合并

庫齋小如舟雅與東峰對東風動曾翠飄落楹户内
時春宿雨過芳事適已退松高或千尋艸長將再倍

綠乘風來庵兼簡朝采廣文曹務簡衮坐得神會
長歌樂洋詩小息元戎隊白酒後何功青山吾甚愛
名軒以其實忘賞惟有在林藉山水閒未省著閑閑
斜陽隱江郊正与飛鳥皆吾峰端作雲出舒卷亦多態
誰持白雪調強掩明入晦人生郵傳耳百歲等更代
不朽不在名毋庸嗤世

五月十一日雨霽大後獨坐齋中感歎成詩

吾兒苦端宅不与短長俱始病謂旋愈荏苒半旬餘
俯簷無涼溫補脘渴腑氣善方經尚乏意有利不利
歎吾老增劇一語無悔畏藥食方在咽寂然如大寐
兒年才十三舉一反知錯微驚最敏資強安盡有志

抑待制文集卷二　十三

八齡入講肆玩物不一二何嘗學舉顓似好文藝
吾宗久衰落望以無失墜咄哉舟揄脫見此芝蘭植
三世攻詩書細德有餘地中間從薄宦常恐負明義
庶期孫曾成食有不飲豬兒生亦何為天固予游慧
不令悅吾老忍更李之易中殤礼有服弟寒當為位
老吾今望七就木身如寄愛兒若愛前肪二俟戊墜
將秋忽斬文造物果吾意放安足嗟衰頹復誰慰

坐齋日方未清風塵軒幼長歌癘失詩哀深河無淡
半陂絶浸山山空時見景老禪行道處水木餘凄冷
文字豈其機無言坐幾頃

高高三洞門中天開積翠陰火發仙靈鄉下來蜚吾此鳥遲
鹿飛天宇空去石破岩泉古蓼花吹微香林端右来

雨語客莫題詩山靈忌多取　鹿田
到寺取徑危穿林限沮洳并氣升為雲筐竹高於樹
清風翼我興納屨下山去　賓峯
德人久歸寂何異舟藏糧僧廬出榻臂植桶亦頹落
田塍芙蓉城雜花吹滿路向来一宿覺窻語知其廖
言尋磊磊亭躡雲隨下上潤田汝徵流山空答逵響
我已後斯人寂我得真賞　山橋
錄春不可挽風花吹滿路向来一宿覺窻語知其廖
卻望北山南城渠畫多霧　寶石
令年秋意深閒門作重九輕拈糸菊杯強沃談經口
森然奎璧光殘星暎珠斗文字入襟懷在縢不在手

九日試院諸友小集分韻得口字

我豈能重輕錄門差可否舉手謝西風此心如此酒
出試院諸友小集湖中分韻得深字
棘圍坐踰月滯思入重坎今晨始超然放舟事遊覽
前林卉未清後岸風日淡雲開兩峯出秀色手可攬
嘉茲十二友夙昔共鉏橶扶將語離漂萍易增感
舉矚屢飲醇實鋤還薦醯歡意方未闌夕陰庶脩慊
吾人許宁心初豈異肝膽所志續驚豚毋徒嗜昌歌
呵風竊有云君當一笑領

王繼學侍御將赴南臺僕自山中來城候餞
厚惠近詩輒借韻叙別
龍劒久不試精金生繡澁銘工一磨瑩光射秋虜塵
凡物要有真厚形非薄積所以君子心知人恒不收

宜宇始從公游眷蒙引翼追惟二接晝何啻十朋益
羈窮皆相累進寸退已尺徒將寇家將企望鵷鷺集
鄉部屬建瓴登門悅如昔煌煌執法星照影秦淮白
蘭舟曉當發離恨爲能釋獨憐蓬藋深永与雲霄隔
寒衣早歸来中歌歌赤舄

題蘇長公書曹侍郎与王省副論趙元昊事
古人善籠人其孚如此鼂錯被誅袁盎既逐從行亦嫉衄
柯嘗葵分寸自足制盈縮夏童昔跳踉勢將越邊垂
生子實不令貌求惟有兇廟謀于時曹侍中中山擁雄麾
于時曹侍中中山擁雄麾指蓮軺軒使王龝貳三司
謂言國若霧寘安毋易危人才出試可變患稔愆違
消熏必思豫恃吾有是文玉櫝藏根本兵地舉綱振其雠
遲當屬之子在子究厥施藏雖踐櫪莞夏強適斯時
謀弱遂弗振斥去乃其宜億言不幸中國豈終莫醫
坡翁忠義人聞之為愕聒寫寘尺紙中示作垂世規
流傳百年後引賈珠纍纍清夜一發揩光晶射南箕
我觀与衆異既令誰改之自古泰治世守道在四夷
盤觴起毫芒流末誠渺渺猗歟展卷懷兩欽凄風振庭枝

十六夜望月蝕陰雨不見

三五秋正中既望月當蝕公庭脩故事擬金柝鳴鏑
嗈擊走兒釋發呂倫巫覡紛騰時適未寢披衣步簷隙
飛雨洒面来空雲稍如幕天應愛厭妃恐懼遭掩抑
仗此豐隆威角彼妖墓力營諸藏疾含穢惟汝德

兩曜駕兩輪安行各遵轍素何啖食山滇史成毀璧
見過雖有戀匿瑕乃無迹兩非黨墓者為天護精魄
常情惜良夜良夜安足惜德刑与陰陽配對初不迷
星辰繫天步磨蝗沴應應圀顯示無為舊舊乖心色
藉首父母光千人萬人覩

讀漢史

博陸在漢庭受遺能致忠據坳惜哉情學術慚漯無有終不知閑家吉卒賠覆餘凶白日麗天行過昃已非中雖微驂乘媿固足戒其宗獨時休屠儔子任同識不同抑畏秉臣節不受通侯封謂臣外國人旅王若羣下鉅以猜義風薦進後其黨志冲言乃旋子孫杜報厚七世食勲

送張典史赴江寧

太微靚法星下臨維石城中治門縣珠光聯玉繩仰承潛清軌順撫疲瘵堰大故物衆姦端乃橫生昶琉方費日更復事將迎況茲朱墨曹走趨佚門屏屬折如不容尚憂違指令盍叫鈐鑰宗職在賢公卿閑端操國秉招招有虞旌士以才日致箠云鞭則卓刑風不凄厲詎繩乖天綱盥錯別利器神鋒發新硎

江寧簿書叢惟寀相仍敝手試料理即見訟斷清仕道若應級庵時觀序升祿食三十載未博一衫青遲秩雖左次考第當視成小住期月爾快陟天衢亨古人重難進每用謙治盈故能終器業挺然居咸名春華非不佳寒松有餘榮纓筍酌君別慎哉千里行

題姚文公草書杜詩

草書貴神傷不在加銛鋒瑞如孫吳兵善守亦善攻合正當勝奚出奇思變通物城文獻家奧學自為宗裘閒大雅堂倒瀉雲夢胸早勢已振發餘吹尤長雄收采不一二惟珠溢其中

峰前翔章館敷坐氛妬重雪皚嘯睇淨月蘸毫揔飛猷松風即揮灑能事不勞纫後三十年鈔化無留蹤易名陪末議私竊百世公

宗忠簡公畫像為公外曾孫葉深道作

近古社稷臣生世常不數不能半五百緬見已超卓炎運昔中否兵氣纏大角掩彷薄日黃張弧北風惡起公淦陽節仗忼障何朔慝惡存趙忠憤極深橫落扶義亟西征敵氛為小邾主辱日則何圀蚤蜕以削一死不俟公百七吁可怍

幾葉外曾孫傳世春秋學手澗西起予觀言自崇勳閣

士稚雖則亡隨會尚堪作璧國令更非雲飛天一握

誰能挽江漲為公洗河洛

梁谿謝贈城高霞道士

梁谿一片月孫簿綠蘿炬玉女抹珠田駕龍耕碧田春去竹花實歲深芝草駢鳳皇招不下遲景惜留連郎望白雲嶠明星正當天雲中青童君招麾使之前謂言實訣書列在瑤臺鶴蛩九守扃鑰一閒三千年至今海嶽間光氣常蜿蜒茅龍亦解飛金匱豈徒堅引手攀玄策得之可登仙首路向恒邴西窺臨嶽蓮天壇見日出皓鶴共翱躍行攀飛猱塞四薄扶桑淵淹淹挹不滿石廩小如拳還暴屏風疊鼓枻陵中川何必肩洪崖邊將儻倪俛仰度千載調笑呼陸明濯纓第二泉但聞冊齋成不見朱顏遷

顏露薦承液雄虹為采旌上下、景中宵然觀化先大運容革劍小劫度沉綿桂枝尚堪結遐贈遠遊篇

度馬嶺將過烏興轅陟層巔緩騁若縣絙先登步兀嶠後棹行益艱雁飛不數仞避險轉多盤三石立於獨罝寘若為安使非玉丁力誰其鑿巉巖松逕取一息影動浮雲端曜靈都在下身令插飛翰輔冷風掖車興青雲向空溥不知日馭側但覺天宇懼俯視萬慮空并幹湧激瀾青林緬坳垤衆客塵將盡欲真境延佇愚

定觀蓋壤內開關有此山何年畫疆邑岡經屬連環

翫道勞客跡人數為通關旅行負薪樂魚貫熱鼎攀

十夕九顛晴煎熱汗流冊被誠謀口給老吾迫裹屨

朝為事拘役荒遊起孤跡放情思脫兔引手招翔鷺

慢恐血肉軀容易墮榛棘山靈若饑我澗聲盈抨彈

寂寂不遠復脫粟有餘餐

過哭七文傳景文墓

傳子攻為詩其氣嘗逆發束之就聲律轉悠熬生髑

過卑一慟已林風鳴寒窓佳哉承宗子堂構方實兀

封培壘有自神理固無拂因知鐘釜藏初不棄土壤

交情等肺附悲喜門相憂流為掛劒誰厥以開誓塞

過錢清陽江幽墅

浦陽酈三江猶以小絜大我家其始源涓流激端瀨

到茲直達海混混百川會歸墟豈其豐出坎亦非殺

嬴縮憊一如真源自蕩沛浮舟泝江津浪觸銀花碎

朝曦如青蓮升光破烟靄歸雲四望長鴻飛渺天外

望會稽山

城東鑑湖道水光翻夕鷗雲破青巖靡稽峯芝掌浮

悠然動予嘱玉女開明眸圍知穴可探却恐書難求

蒲帆浩如海徹風挾輕舟前山与後嶺導從森憧旒

誰張北斗旗漸逐東瀛洲桂枝倘堪折裹白煙生

月夜下通明堰

晚舟下通明初宵落潮後兩槳纔貝輒十丈齊奮

引重如牽虛敬過鮑江口細水不生館月色金光去
蟹窗在苔根西湖秋遠棹微涼眾鷖予白肯
欲持洪飛歌徙和鳴人〈岳陽雲呼長星獻汝一杯酒

過龍山不得留車疲却乘小艇至門

矮茆上龍山翠氣浮盤〈松雪閣高論沙月轉灣濃
泊沂二十里田搗容却閑山中寡塵人閙世如朔鴈
十年不同苦笑迎裝清欵浣我塵土面對君冰雪顏
吾生大自在眠食儘輕安為作十日留閑看飛鳥還

中秋看川有樓儻正宗

前庭竹柏間川露浩如弓此景不可孤脫巾坐共下
露氣挾清華月光宇動遲明河耿在天動影雨相射
忽如龍洞中蒸云雨初夏又如賢江路殘雪在林野
我時病少蘇久已謝杯斝只愁太孤絕覼〈不堪把觴斝
終緯鳴四簷細吉如合雅前句我不知豈亦飢吟者
袁二感離引切三懷作有感而發〈起近客二滋後福
有形即有患孰者非堅假去年東海畔筋骨寄禪舍
垂欲狄正中窠藤掃風射正見金皆蓂水輪復高駕
渤澥煮松濤丁東鄉三友倒索無生忍談餘猶朵踝
幣和窗中邊知啖得牛炙再秋未閑睞為生故閉服
惜飲懷友情不与凡物化逢過蒙中蓼寄郭泥伽夜

鄭陽繼勗功業引至于海吾鄉三夫子孤別原有在
游文兩驛張義城白相代欵二迴小明後死吾敢怠
行藏常事耳吾以易自考係遯与敦物理數中齊年逝客過老自髮對踈梅持以報阿好
揆時不相先捨杖忻大吾世屬後誰孰奈絕非俗奈
逝者莫予追未來寧窠和衛道固有人惟無御之過

福則吾不知之也歲癸未坐無憑用其
句為餞職十絕章以自信先示我生聞或哂

諸同志

湧部豈不仕而多山水情中懷不遠復來身返襲初
與初賢料蔭君年類重心及家有佔畢於佩亦朋趙
同時執業人十九為古堪做死靈墨中堪獨餘今吾
本非清業拙俗塵文石班鞚謀湧其翼愧此夏上冠
竟保清淨退苦節諸所安也吾耐久交隱几澹相看
祥麟狩而獲徵与木一般所不如孤豚在檻猪山
癒能通真智天飛薄玄問嗤雲自為神施譯何嘗慳
密旋縫我衣厚堪塗我屋食口相煎熬歲計幸中熟

兒童向我言架前穿石脚桑二起近客二滋後福
昔予輕世事欲酒思樂豈老衰負初心朝昏以改
誰能乱人性強止中自悔飲少因徇無吾心窮千載
一毬泥石等聚然予認不是意豈無傳正听非妄受
聖作不心去摩自孟荀後韓歐望百世仰者若山斗
鄭陽繼勗功業引至于海吾鄉三夫子孤別原有在
游文兩驛張義城白相代欵二迴小明後死吾敢怠
行藏常事耳吾以易自考係遯与敦物理數中齊年逝客過老自髮對踈梅持以報阿好
揆時不相先捨杖忻大吾世屬後誰孰奈絕非俗奈
逝者莫予追未來寧窠和衛道固有人惟無御之過
物待制文集卷之二

七言

送馬伯庸御史出使河隴

河湟隴坻天西壁御史嚴行八十一風驚大鹵幕初
乾雪重穹廬寒未釋入關先見父老喜出節始通恨
隸逆鯨鯢既戮海為清烽薹雖徹尾含螯急宣
聖德慰荒遐盡洗民庚轉疲剥當今
至尊御疆宇坐朝法宮受圖籍暉暉陽曜燭天垠敖
殷春雷行地脉周公方宏治外規汉黥豈負居中書
固謂真儒識邊獷徑煩拂士迂朝蹟可能高蔵觸邪
貯崑崙促此南風談禹畫重贈懃余繞朝策歸與空腹

有役副藏待子馬遷書

六月十五日大雨電行 是日月外

日月相闘鼃中火晡時欲息雲埋空雨脚初来雜鳴
電雷驅電挾聲風排簷倒檻揮霍入犀兵快馬難
為雄中休頗意絶崩迸轉横更覺加鉛鋒亂抛荆玉
柱飛鸞忽鄧桃核隨颶風坐移向壁防碎首急巻巾
席何囱囱上天靡令豈軽出摧殘長養皆元功陰凝
陽爍鬼神著氣有至反試則司想茲試手鼓萬物特

送陳景仁都事使往雲南調遣

往時文子初使滇吾詩疊疊當離絃上言黙陟有操
柄在爾筆削行徽權令君過別又繼往凄裘涼舊仍
三年廟謨制勝思服遠視彼裔土猶郊廛大邦小
邑實維繫立監置尉皆官聯生民百萬等休戚啟擬
未必非材賢尚煩著令輟朝士執簡往試天官銓況
君沉敏有注措雅頌自足資言宣度長絜大圖應爾
拔十得五猶超然襲黄卓魯不並世器使往規其
全當從諮俗詳考叢勿以吏議深拘牽和柔豈曰由

至元間故與余識今別二十八年矣

淵河東開繡衣府正士持刑吁可數王公風裁獨近
古面目冰寒嚴刺舉我初冠首群遊序隅坐時聯諸
老語當階蘭玉秀嫵嫵間亦從人詫懷祖二十八年
如過雨相見都門髩生縷縕車再駕滕縣組猶困銓
曹叢班簿學維有宗政有譜限以門資豈其敘容法
深文已如許貌取于何知子羽是州雖小隣陳汝適
彼其郊云樂土膝膝秉耜偏宜稼村村雞犬無行虎
西湖山色誰單所攬結何妨入樽俎登頻東西從外
補要與老坡同一武攻詩琢詞毋太苦忠信宜民民
自與使華持節為考午大忌孤高於譽處道迎督郵
首頻俯飾具先須修篋篋固有深藏稱善賈不則蛾
眉成妬女青雲易致無幽阻收拾聲華繼諸父天寒
遠別衣當褐祝規有言君聽取我輩交情非諂諛

也產獷廣尚可回人還方令

天子重法

杜憂軫最在西南邊吏
廉行平刑風吹空虜
灑北經百驛到日想及歸鴻前玉節高待雁蜀雪錦
囊滿斟傾蠟燭嘆余漸老守章句好遊亦有書行纏
今朝執醆忽內熱長吟短諷還成篇胸中九城苦未
廣信君尺紙風山川

寒食日出訪客始見杏花而有賦

京華塵土春如海寒食清明花事動偶除俗吏數日
閑倍覺親朋百金重今展訪客出城東馬上風未亂
禁徒倥傯喬木不並生得三年況鳥騰兎走若相催老
如此乃自嗤一官坐羈束白鷗負我歸心勇
吹嘘獵桃覩李杳然空山杳一指紅聲聲浮曛隔樹
芙蓉絲今種種鬢風攲巢短褐穿故園梨雪想隨絲
盡饒春麗色迎人太矜寵后皇賦命幾何偏早秀遲
故園梨雪想隨絲月下有樽誰獨捧消滴長令醉顏
蓬何用百家營守冢寄聲為謝歌泥中補兀吾猶完
趾踵

敬題

皇姑晉國長公主所藏唐周昉畫金德星君真形圖

星辰上羅天文帝宮太微嚴中央長庚啓明左右
當西柄下撝斗口飛浮空翕赩流金光雲霧降精神
香馨桑之無際邁無窮中有顓氣隨飛揚頹然玉色
舍徵陽翠緒蒙袂雙璫瑤手彈琵琶韻清商商聲按
節秋思長銀河經天培湯湯致而望之河無梁往來
儻忽難為詳但見初月如懸璜洛書五行著攸祥始
終總運推桑剛去此太白爭其方義尊言失多滋傷
神無異體智有常我夢見之覺佃徨披圖驗目得未
明昌 主家甲觀開畫堂瑤華承宇藉以芳升殽潔
脩祭于杓靈未被被舞就望神保至心辰離良駕言
下貫天單閼煌煌煌煌之品降為禍物不疵癘民不
為織天孫棄吾聞五曜持乾綱羅騰庸琴五帝昌星
官執御調玄簧脈燭九土寫八荒東西成池直蔽桑
萬歲國乃康

贈寫真張翁翁居京城南年八十一神清眼
傳嚴審象形何形麒麟談笑影豈謂炬火無晶熒膽間插箭氣自倍類上加毛神
則寧古人藝聖不兩至心動手應夫誰令不諱筆墨
工戮辱欲与河嶽開英靈京華冠蓋華山鼓風髮萬
駢雲千輛前行衛霍後襄鄭佩服憑憑登明廷俗工
寫佰不寫骸邯鄲果贏非嫫蛉或攀有若撥玄聖僅
頰孀烋濮鄧專我雖膺見頗自可豈固賤耳疑羣愚
張翁八十貞靜者城南棲居畫菴周舍來拂繡出心
鑑旅事逆發無留停一毛一髮生意足造次參神清

儀刑由其天機勝嗜慾愈聲眼媚如流星教明待詔
雖若晨朝索來隱優伶徒諺世有青黙檀豈恨成
屋無步聲吾閒畫者多善幻倏忽變化閒討宾安知
神完意自定伸筆已佰行春庭草閒陌質不須寫二
十八宿羅天經浮閒鴻酒起箭飲傾倒沙頭雙玉瓶

劉常州宅對菊醉歌

菊花高標高一丈屏幌光入戸史飽等無孟葉承掌攬先節物作重九節點秋光入戸史屏幌黃黃白白開新品大朵如拳小如釘或矜紅或當猶秀姿識幽嫻無競奚天工招爾費殷勤人力可堪專莊農京華榮事全盛日隙地買栽隨意賞詩多直據掌崔室豈顧家徵百金享常州閒廛枯梢尚鳴風勢急霜蛩蛩啼壁鼠出乘飛有神人仗氣挾以俱歸勢蓊雄牙須世間何物珊瑚株不可襲說劃可誣青蜂之巢野水祖獨往佰是仙若使心融意定不少徵收攬奇怖一筆摸蔣君開朝讌過予墨色照几睛光鋪老顏未老為此國柳子歌罷三嗚呼南州雙璧范与虞君當請賦傾明珠

出北城門見北江負城沙似積帖岸微行誰所闢折旋殆類蟻沙封陽漑猶如鴻印迹風急披披鞍兀兀馬浮曠正相逢入門平步得高層鳥与危闌爭幾尺緇袍年少不嗔來拂拭胡床趨數席鉤簾意擬見西山雲亦何心故蒙羣我疑玉女是迎將耳懼詞鋒恣彈射豹歲惜此管中斑從蓋窺眉上碧不然洪崖仙者過

出新城門至北沙下行視陶瓦

二年居城傷窮促腰脚未免堅頑西山迎馬若導從隔江正面開雲巢想像蘭珊青林紅樹高下映滾水奔盡霜痕斑村墟雖小有雞犬砂行十里到即是玉女峯迎將耳懼詞鋒恣彈射豹歲來農務閒真防苦寂厲陶旋逐走舉確勞鞍鐙古云萬物毋茶蓉特取盡已方安安心為形役語非是動

靜自我操其端愛從憂患出苦力偶竊祿食猶空飡
西風輒贈好山水起我平生清靜觀夢遊已了豫章
郭飽目尚欠匡廬山胸中塵土要淘汰徵此得不謝
天慳吾人所賦實寥淡報貺豈有青琅玕

後木龍淵歌為陳景常作用其韻

我齋誰名名衆芥有齋其趙坐軒廡坐來歌徵木龍
淵無龍安有木土石變態非偶卷雨輪雲出江澨是淵
若伍想當塹荒刊翳初已辨枯槎閱終古刻形實藉
水為鋒騰身尚恐雷憑怒沙烟浪汨幾何秋翁合蒼
精配金虎不然因會戮防風殘骸枯骨相支拄專車
剝盡化椎楊蓋向人前承樂祖他生劬書來自獻問
爾非皐我非禹直將夜思破漫漫往和谷聲呼許許

人聞用木作寫龍致使陳寶祠中語降神報貺不在
真猶賢逆鱗吁可數湫移偶爾闔汀洲轉眼遂與波
濤阻幸依硯席聽吾伊免逐泉珠疑賢豎是龍是木
不渠嗔但覺噫氣吹還煦物化為人人化物上天下
田雲作渚木龍招君君往歸袖有淵神三尺雨故鏘
龍文不成諶未害木人能起舜誰為斧鉞誰為衮春
秋傷麟禮傷鼠還君置我一束芻許可當年陳仲舉

題高彥敬尚書竹石圖

尚書胸中貯秋色翠石蒼筠隨點筆當其被酒氣初
酣芒角森森出矛戟墨痕散作紙背光虎卧龍騰俱
有跡伯夷去後凜清風叔向生來古遺直見之冠佩
不敢燕朔是圓壺方鷹壁房山西北幷山南二老交

情審真逆陶泓毛穎始受哼不寫穢芳寫寒碧流
傳此物成宅相鈿軸縹囊新潢飾老夫饑口近更
滋便欲歸山煮吾箕詩成題作主林神未害西湖
渠不識

雪後苦寒泛

一冬愆陽積之久陰氣乘凌如決驟飛雪纔經窮臘
交郊寒漫通新年後宵眠輾轉成跼躬晨興搘洒愁
龜手群山藏疾巖骨峭下瀨膠流溪腹厚欹欹瘦竹
豈堪支植檟倏株如恐什事無魚洽入淵潛固有獸
窮離壙走兩間自爾埋翳瞪萬物於何遂牙鈕衰年
疲荼動畏兢窮屋樓遲甘老醜朝盤至午得饕飧凍
盌飪旬無濆瀋堆床敗絮可能温弛檐枯樵聊足撚

咄茲惟見駭南窗啟我夢遊追北叟天時豈久拂常
經君子唯當堅素守既欣癘癘掃氛祲將喜來年盈
龍訟遲遲陽德際明升杲杲天光發豐蔀
治朝有道容我拙日飲山堂無事酒

自勘居士所作詩題其後

世言作詩能致窮遂指此物為妖凶不知善藥不龜
手時來或取通侯封我生屢涉憂患境所不偶世由
天慵有言即吐非尚口譬若氣至鳴蜩蛩何嘗夢見
古墨洗頗願濯出清芙蓉嘲吟未免雜凄楚姿媚豈
復能圄幸宜遊足跡半宇內顛毛雪白身龍鍾歸來
十事九多忤顧有慈緒無歉宗尚餘結習在篇翰風
雅遠矣吾何從蓬蒿環堵遁自好乾坤萬象誰當供

唯應未斷綺語業豈意更留鴻雪蹤一年蒻卷盈一
東論石猶堪幾簏容夜郎東屯兩醉里流落西望千
山重胸中鬱深雖采薇不得帝衮補張維蘇梅黃陳
後起者世豈不湖垂其逢九州四海莫予駸一生坐
愛飢寒攻咄子六六六六六馬走仰視遷固其猶龍賤生
無用此語實何況竊發古非雅祭華豈是拙若事國
盡將為後世宗自歌白芽白掛几和予付與風牖冬

三月十日觀

三月扶旬新雨餘市河一觴如浮萍言尋佳客趙模
浦步入城陽門巷酌罍簋迎揖坐便坐漆柱壚熏呼
茗孟硯屏方鼓掌綺陌楚孫秀列珊瑚株是家素号
虹月舫載書盈篋書盈車客逢好事要審鑒便音解

諸倾囊儲和看黃德亦實物古玉錯落排庭數鹿鹿
帶鉤琛琨玦韘琫首將承屬鍍佩章六組四官印篆
書刻深鉚贊簏配之銜牙奉君子貴以繫瓊瑴金魚
連錢驄馬琢文玉圉人側立垂裙裾神工定復煩劑
刪赤刀故想來銀鋘次陳鼎器論製作商周秦漢鳥
可誣玄武實水卣實醴簠簋錯提梁朱彝奇觚罍
尺有咫溫玉龜鱗紐斷膚精銅歲久剛忙在閒閱燥
濕其無渝銘器書品差甲乙錦傳玉軸隨伸舒庭光
古佛出梵相滿月在水蓮生趺盧前吳後筆鋒勁履
希孟鋼玄化俱璨池仙會上中卷細巧自是吳元瑜
雲霞樓觀迤隱見花竹羽毛工染漏絳旌飄轉熱篇
發步輦導從千瓚殊終篇八駿惜既闕詩七可補以

嗜古與君並見獵時然思賈嵎矢詩紀實覩繢若
遇匠手當刊除同觀六士梁越產王楊三子甘陳予
交游聚散等薤絮春風歌渺吹江湖徵詩如見所見
者後有畫者傳之圖

中秋夜半起看月戲題長句調靜遠子安二友山長

青天明月不可呼何況有酒無江鱸寒燈顧影嘆離
索如此良夕焉能孤三年家居三見月此獨不見為
躊躇夢回虛館漏聲急碧霄璧淨開冰壺仰看圓魄
掛屋角俯見流光穿座隅整衣起舞青桂下白露沾
沍寒生膚他宵得酒有明月山栖未免思江湖閭閻
城東庠舍靜庭列柳榆三四株暗螢振股和鳴杵栖
鵲翻樹如驚弧素蛾似為我幽獨故出光景相媠娛
不然顧菟養靈魂何以拭淚縣方諸百年心賞半塵
土豈獨負丞兼負予好懷都付橙蟹月淡味寧忘杞
菊屠陰晴聚散胡可擬雲翻雨覆無須臾清琴在手
不成弄且復題詩記大巫

寄題惠山華氏溪山勝槩亭

山如尊面黔如箑洗刷秋光出深秀市塵飛不到亭
皐翠幌朱簾閒白晝主人宴坐與天游收拾至樂歸
之酒綠管悟悟大雅筵荃蘭泥泥雜騷團以心觀心
乃如此更為黔山發神藻水榭寒閨尋丈間物華捷
出雕鏤右客來問石忘言客去留雲雲為守惠山
山中第二泉水品古今詩淪口井幹餘注溢為關落
毳鳳來鳥驚救高人但取一實足擇勝誰能占幽茂
兩腋清風起振衣百年陳迹供回首寄聲鷗鷺莫相
疑還我霊龜養耆壽

題趙敬叔所藏龍眠飛騎習射圖

元豐盛際臻重熙駕幸寶津方戒期材官騎射選精
銳人偉馬駿由天姿雕弓引發赤羽箭絳絹繫在青
楊枝班中驩言所繫射好手莫是六州兒拖裘飛碾
最鮮中十中三四纔稱奇人如明星馬如電日色眩
轉交龍旂彤庭賞雋賜金帛周廬艷目生晶輝激揚
材武振士氣正籍廟略能匡時集英排仗候廷試畢
景未休宮漏遲南宮仙伯預宣押應奉殿門因緻窺
天上寶圖惟我見宮中秘戲少人知白筆追摹得神
駿五采不復煩彰施雌堂清翫要有屬太丞內署知
為誰處元延數到元祐盡江自圖運已移紫陽語繫
錫山後法雲舊案重稱提題詩叔簡定王氏入官延
閣方然藜嘉定章公中執法二年己巳升中司兩公
出語各臻妙驪珠滿素光離離承平兵制悅在矚燕
安鴆毒終難醫趙侯鉤致自甌粵啟襲傳玩晴虹披
玉山汪氏所珍蓄再落人手乃得之霜蹄十六脫其
半騎者臆語如指麾由來得意忘彼象若也補亡非
是詩何況龍眠記畫意字字透紙沙畫錐天球河圖
悵莫覩寶玉大弓欣有歸材如趙侯當用世綏靶已
並鷺鷥馳移人果豈在尤物但視無逸為元龜

與用章戴生同渡淡竹嶺夜宿山家

一溪屢涉溪流淺廿里寫源臨絕壑雲間仄徑細如

瑩霜後拈裘齊若剪淵
斗轉已驚汗浹汝餘滋更擬班荊息徘喘未睿斜照
白波淪直下遙空青霧卷粤初川藏各旒形自是隊
陽始昭辨誰開壑谷通井榮重為封圻制鈞鍼神工
使解鏟崔嵬世路何庸增連蹇舍車未免役夢驅搖
策聊將杖朕踐杉榆連蔭壯且棄郊衣門情行孰定
吾生已付一浮漚此是軍堪幾重斷莫投山館睡鄉
對雨攜窓扉燈晛晛寒雞呼夢覺詩成頗愜直為閒
知展

載酒堂詩 并序

蘭溪州同知州事彭侯震卿為南宰軍判官日嘗訪
得蘇文忠公載酒堂遺址築室肖像即堵祠事朝野
名勝往往形之賦詠子知侯有懷賢尚德之心則夫
宜人之政是不一書而已作載酒堂詩詞曰

東坡先生如龍驚世
見攝身徑去窺鼂蠻南荒萬里儋耳國帝遣海若開
奇觀潛淵抉得睡驪目思山莽見峨眉擊鵬風惡浪
吁可駭玉羊脫粟饜家兄弟好事者小酒初
熟生微瀾非童迎路吹蔥葉門東剌竹西牛闌扶攜
歸去常半醉流落生存重一載四黎善善君子類若
比張騫猶窮蘭天乎木鐸何望尒塊之附驥梁非難
誰摹蹙迹到鴻爪正用載酒標堂額百年文獻隨草
葵庭階蕪沒井且嘗風流剔駕鉅夫子未負進賢頭
上冠是心尚德甚飢渴濁醪聖篤物還利官書銘小摘

兜割截五州雲一幅吾閒玅畫能通仙此紙慶可
千年秘慈蓬萊失左股六鼇戴之飛上天

題陳子仁屏間新作長松疊嶂

陳子胸中有奇句墨瀋知雲時一吐不知毫頴挾何
神頃刻移山起烟霧紙屏潢飾素光搖眼明見此青
霞標塵埃門廡我類厚為子三賦淮南招

介福堂詩為張繁昌作繁昌之祖藍山先生
爲熱陽之學鄉人築室奉祠列之學官繁昌
名純仁

藍山張氏家有堂素屏樸几六尺牀堂中壽母八十
強髮未變雙瞳光有子朱紱棨銀章有孫經明貢
于鄉彬彬濟發文字祥孫甥亦已筭奉常歲時拜慶

瀛趙鳴臞居蒿亘礎實藏龐眉一笑田春陽榭萱在
背英煌煌和氣充物天降康矞紋新添器景長是家
德裘連墨莊往往窺盈囷窖陋箭談經臨象璜書
於茅子如鳳行上窺雲谷開徵陀著書充篤名山藏
精廬百世饗烝嘗相孫播權歲乃穰此道什与今繁
昌政學優優問孫彰載之培之至數芳本深未茂理
則當毋昔寓居稱未亡肆今五斯食有餘矜不福堂成
貯縑緗大篆題揭卿雲盛窗客上堂聲必揚有来觀
樂歌決決天津之女工織襄言將為母製錦裳他時
老誥鳳銜將併与纍籍充承筐增桃種在瑤池刻碧
實纍纍秋露香仙人昇以郎老方執笔起酌天瓢漱
金華小兒牧羣羊誰昔授道張子房作詩寄壽言茅

荒毋當啓篇分玄覽

觀宣撫賈政鄭公退復元官誥詞題其後

鄭公建仕由咸陽才則有為時則否主和正尔持死
り盤固寧甘陷戎醜廟堂手挾震主威壯夫奪氣關
其口銓封朝上夕投竄公揉止之言非舊自茲違獬
意稍乖来必蓄犬真堪咲長鴉居中誠少憩相如使
蜀非徒厚也耕雖則致贏義反使煩言推罪首江州
徙县徙封州妻子流離窮見肘漆乃更滋瘴癘亡
鑑不嫌臧壽考百星中折山亦類國不負秦秦自負
明年手詔收權綱追復添人洗瑕垢從官恩典視生
存還畀其家猶固有悔心一發本諸誠訓語明明如
所愛語纔六尺載書詞即密

曷足多繼世子孫當寶守天生忠賢豈無意毀譽方
来在身後秦頭鄭善古有易觀深耕視終畝國非
其國六十年權以春秋夫豈苟撓如狗蜚人不食公
如龍麟驂帝右矢詩追繁辨姦篇太史賤臣牛馬走

草堂比丘尚賢為報母故刺指出血煎煉如
法命其弟子如琬以小楷書妙法蓮華經一
部七卷匱而藏之投諸勝閣上子嘗閱是經隨
喜說偈昔紹興中有僧寶元刺血寫金光明
經全部施是山今尚在焉

我觀衆人與我身通體氣血常充滿云何觸抹生痛
楚關節脉理元相管四支百骸皆有血流行膚革勁
無溢以鍼刺指即得之渥丹濡濡供漬筆法華妙經

佛所說經凡幾字字幾畫蛇頭細字滿六書天龍我
又承指授血出尚賢書出琬是師弟子本同性龍華
會上昔相從信心一發起圓證縣知是血毋所生為
報毋恩知法恐一滅一滴聚成勺書經有盡血經盡
願兹寶印金色光載毋上生游極樂妙莊嚴城常現
前是經在處獲尊閣令生賢琬兩比丘前身賢元無
乃是五色雲臺舍利幢藏海蓮華相對起我嘗奉佛
樂我學与聞種種殊勝事一朝拾得王髻珠五十小
劫皆真際昔人持經向空裏兩尚不能至其處況夫
駛轍世多有逐臭未免如蠛蠓相逐手盍亦視此招搖車

題錢選畫僊居圖

仙人羽駕青雲與游戲八極陵空虛神山縹緲在何
許意所到處皆方壺畫師豈嘗与之接夢時識取醒
時摹聯株紙屋縣薜荔文柯碧樹排珊瑚琴書懿暇
莞尔靜左右絳氣模扶疎武陵溪曲仇池路人迹往
通樵漁仙凡一膜初不隔悟述異趣何其殊奔輪
駭轍世多有逐臭未免如蠛蠓相逐手盍亦視此招搖車
言設色調方諸披圖三誦歸來後挽前抽笋一跬樓
過閘行

二漳合下如奔矢跑出為河容匯水南播北枕越墟
三倍市

聖人興遷智者謀尚憶當年河事始向非廟算屈羣
策安得安航若平履天開地闢幾何年高迹芒芒大
疆理毋將本餘貳強弱所務有無通遠近日高捷閘
放三版津人絕詬舟衝尾河渠使者水銜來走馬西
來呼起起

王巖徼貢方輸千百黨商功已覺十分贏趙利真成
松雪老人臨王晉卿烟江疊嶂圖歌

君不見帝堺王家寶繪堂山川裴墨開鴻荒重江疊
嶂詩作畫東坡留題雲錦光又不見後身松雪齋中
叟仲常臨摹筆鋒走樓臺縹緲出林坳蘆蓆蕭騷芒
澤藪白雲飛不盡青宍百丈牽江入婁口墨花照

射我眸我為拿步歌速遊胸中是物有元氣世上何
所無滄洲我疑此叟猶未化瞬息御氣行九州五山
四溟一觴豆瓊細并遺囊褚收故能援毫發天藻不
与俗工爭醜好楚山雲歸楚水流萬里秋光如電掃
拈来關董散花禅別出書翌斷輪巧披箱我作如是
觀毛穎陶泓共聞道鳴呼相馬亦相人駑駘豈得同
翔麟舍夫毛骨論形似如此鑒賞爲能真後来有問
延祐脚意素舉倡吾方製

送篇從道還蜀歌 并序

蒲侯從道自京還蜀藏舟廣陵薄遊吳會解后一見
如故交爲益侯以遼東貴族累世將家早從弧伐纂
領有聲譽父尊爲萬户鎮係寧泰定末上屯耕便宜

京師會關外稱兵侯變
詔前行搴旗斬將功最一時亡慶雲南大理尔憑險
援遽迷議遣使持節分道招戢侯与在行獨由烏蒙
策入舉先折其鋒銳氣摧沮類悉平幕府上其
平南之績吏持徽法賞典未下侯載家徑歸朝廷制
爵禄以馭巨額於侯係客若是邪侯方將覽觀山川
形勝以攄蔑累中之聚聚然自與滄江入蜀魏吳戰
爭之故墟遺壘往往而在平古興廢可以慨然而賦
送之

方入春飞鍼前驅渠取後戲行三關氣既倍往往短
兵能獲說係組纓来軹道翦奔線復震潼川石樞庭
論將坐無人禍夫上馬還遊巡念非簫侠林勇者詎
足潜消蜂蠆危傳薛六韜將深入已覺鑾崖鐵騎陳
仁義之師若時雨大猶獲禽非哉所坐令萬里哀牢
夷四謝天威遞鑽斧捷書徑上清暑宮節制重開黙
徼府論功亦或陪深文覇陵閉殺故將軍京華再見
梅花發春色遥從錦水分相逢平古吳臺下壯士安
為時所捨載愁萬斛壓帰舟舟經瀫瀕馬於馬江水
萬派從天来江花錦帆相映開長歌擊劒歌莫哀風
世功名何有哉

韓魏國忠獻王七世孫植甫家藏王蟬冕畫
像

文全瑞忠三百年英雲五彩章賦篇出藩入從國東
重勢如九鼎安堂楚西戎小醜問干紀北門三軍常
晏眠誰為社稷存至計籍此書墨開凌烟崎嶇南従
令異代陪匱傳觀王色辭使時殷蒼猶井啼安用蜀
業圖其偏神人玩世未嘗死剛風乘之游九天李君
執御我問世更恨凡骨何能仙

歸慶太陽嶺

北南二嶺中我居出入堡塞險且迂方州治縣誰并
往往則盤辟徒舍車金華枝引瀑帷慶卅霞翠霧交
吸雁人影翔天雲在下溪流宛委菊行書浮嵐開道
通門扉落日掛樹明三珠是節秋高氣初肅喘息蠻

汗衣成濡筆間野菊雖瓊細黃艷迎人偏靜姝連岭
轉想畫為假惟石特疑神所刻君胤桑乾嘉天北戒
嘗騎乘陟其砠彼誠崖絕倘戴轍此更礎砌難容跗
尻輿神馬意所適四海八荒同一驅咄哉屈子遠遊

天台張節婦吟

天台山中百本桑枝葉法露晞春陽女婦采桑葉肥
厚飼蠶作蔟成作蔟向陰濕氣隆未破誰摘連岭
繅絲絡絲絡絲絕絲聲清且哀手繅絲絲絲不將織杼為
遲自悲婦昔紅顏畫眉嫵羅襦未縫變並蓑蓑始在
暮兒在乳家貧百賃業一身惡筭我是未亡人續燈
明分夜思諳嫋嫋絃厚且高堂珠巢傾雛弱風復雨扶

宗一節四十春婦為壽母兒亦壯白髮含飴坐堂上
羞炮喬木幾家存況復有人傳盛世天憐忠貞勞獨
厚世徵表厲吾安旌詩書流澤稱清門婦家有子且
有孫過車入里見憑軾飲其德者如徯撙台山戴戴
水深深明月下照秋無陰絲聲按節拍可尋一彈彈
為節婦吟雅頌自足開人心世迺有此琴音

題漁川仙會圖

巨鰲騫首嶽三山海波不驚坤軸安方壺員嶠彼何
覓盤氣布茂非人間金銀觀闕勞如翦攢林珠樹垂
珊珊攘蹏蛛耀明河畔閣道橫截浮雲端仙人來往
羽衛備或駕鸞鳳或驂青鸞電掣法曲舞初破執樂瓊
姬神仍閒時容下界攬瀛澤却劉連峯愁罌鑿茅龍

飛云者無道鳥跋兔走雙跳丸蓬萊舟近風引却三
獻靈蹤難重攀是誰模寫挽前夢欲用鑷鑿匠中頑
神仙固多技獪事世儒論箸存不剩貫生賦鵬語夫
道後有達者當大觀忽然為人化異物斯理幾何堪
控搏仇池洞穴通小有神清玉宇標扇顏彼皆因境
亦生悟真啓真源簡垢藏吾余質薄迫世隘輕舉便
擬凌飛翰拔圖惱怛縱玄覽託乘浮游窮九關無窮
極冥一遇迺道遂与松喬班登年閱世要白致何
必羊若成金丹

題臨本捕魚圖

斬杙聯艦縛為擁中流起罾如舉罩取魚計獲有且
多撥剌銀刀長數尺船頭五兩要受風偏雙槳乘之轉

山急夜涼星斗滿川無炮銷歛鰐騰空擲紅鱗穿物
趁朝墟曰暮裹洪日食人生漁樂樂可知雲月為
家天一席翁媪酣兒孫呼有酒盈尊事後前林
棬桃疎欲凋後岸蒹蘆寒可刺沂淮入汴昔所經野
步荒郊曾日暮抵觸輒口舊山川猶是高人畫時迹
世古圖畫能象物風土班班證今昔乾元去亂幾何
年木輪分畿細數驛畋漁樂業趣如此休養真堪遂
生息臨摹甚伹誰所為大筆中藏十鈞力君不見舟
車入箕斬豪麓漢皇維國國未畢雖云山澤有厲禁

題龍眠釋迦出山像

明星在天斜漢落佛道盛明魔道弱脩行已證等覺

位不顧身形瘦如削筆縷垂袒雲半肩步出山来赤
雙脚文殊倪眉普賢笑滿谷天風韵天樂青蓮貼貼
印虛空白象眩眩係羈絡自茲應物如洪鈞五陰五
濁皆清廓龍眠昔是會中人以心應手親描摸纖煤
利顖發其神聖皇鉤輪無此斷流傳什伯甲子餘玉
采珠光破冥冥鄭江古寺秋日暉洗滌翳睛煩發篇
稽首調御天人師優鉢墨華開一萼

蕃王獻寶圖

皇天饗德親至仁四夷慕義悉来貢西番稱使
者稽首自請輸庭珍梯航深賚慚後至象犀珠貝充
前陳髦蠻何由舍愛吝聖化如天能服馴仁柔義懷
乃至是聲驅威憺非其真君不見周公居中秉周禮

王會書成白環至按圖索驥豈不然貞觀興唐有盡
傳

題王宰所藏墨龍

飛廉為御豐隆車遇陵九淵傾屋閭誰與發墨啟玄
奥神光躡斗旋其樞湖邊竹屋清夜徂防有沒人来

摘珠

商學士畫雲壑招提歌有序

諸生猶魯不花嘗從其父宦洛下強學好修得於山
水之助者也集賢侍讀學士商公見而器之為畫雲
壑招提以贈乞予作歌公此圖意韵閑遠生能求之
筆墨之外將不由是而有發乎
高為巔峰下為壑群木慘慘風欲作浮紅動翠何許
作別庵殘雲明佛閣眼中疑此路
門暗潮已落洲渚出新月未上漁樵還商侯胸有
羣玉府惜酒時時一吟露延春閣下墨琳瑯餘情亦
及滄洲趣好山好水如高人豈在多幾夢奉先寺不知猿鳥猶相嗔

太白曾是庵讀書客泥途失脚走憧憧歲晚看雲
情脉脉生今茲壯業益脩未可淹歸歟遊我無桓玄寒具油

壑歌遠遊我無桓玄寒具油

僧傳古踢霧出波龍圖歌

梁公好龍致真龍精氣所感無不通僧中劉累有傳
古夜慶應入驪龍宮陽燧始知陰晦動左右給侍皆
魚蟲探珠不得逢彼慈悲幸然鼓鬣興香風潛窺竊識
領其妙寫之萬指無同目睛數月變一點波浪只
又如屠空乘雲靴鏡尾電毋跨海獻寶招河宗劉累
善豢古善畫得意忘象象乃工為龍為畫了不識有

頃噀水投長虹龍乎龍乎德正中起忽變化天為
絳宮帝子裹節從九淵噴起赤輝公來莫慙極閒

同楊仲禮和袁集賢上都詩十首

出塞行瞻日趨朝喜近天雞宮開苑囿馳道逈風烟
瑤水巡非遠嵫山曆更縣甘泉多法從獻賦憶當年
雨水漸衣黑雲砂際目黃烟開覩黯悽日出已蒼涼
徇俗高簷帽清心小葛衫外心雖城平兀兀沙水淨灣灣
昔建寧中業初開御宇功文衛間切陪文學乘空愧駑毛斑
朱夏宸游正清秋武衛閒切陪文學乘空愧駑毛斑
謬俗隨方異溝逵隔舍述醯人雖愚漸客有駑蹄
假角弧花靚城隅雜樹低天遥中夜舞如意昔曾攜
天潢猶白雲青青孤嶂擁高風匪龍翔
宮逵丹赭墾殿户禁金釘女樂宜春菜秋泉釀動杏宵
幄殿層雲障轅門積雪峰奇塵侍讌角御馬蓋飛龍
瀚海將臨幸云亭盛一踪封青丘大羽獵言事待玄冬
書務雜華句官規自法程齋廬供酒澗宴几染風清
歷歷三刀夢行行萬里城明年遂新隱深仗酒爲名
經游遠絕塞際遇後清朝大暑無蒙絺輕寒已御貂
盥空簷屢薦觸至酒頻凌貧病諸爲客何勳帶減腰
公子青燕繞王孫綠憶車宴酣風小定舞砌日西斜
手擲宮中葷神行海上查築鄙毋自厚倫德不新著
水草方善弓弧户便合圍連婦女從戎到智士
雪毳千家帳氷澌百眼泉跋稽山更北長望斗光照

送李文海僉事易節南十首

此候催乘傳東人挽去轅不觀滄海小安識太行尊
好游隨年進初心與道存老儒當劇部煩護國西門
儒有操存固才須體用該律文微法具心學左圖開
更借皇華使重光肅政臺析津占分野星動斗間魁
邦圻全趙際詩教古周南簿領節褒文玉軺車備尤驂
静宜觀物變清至飲泉甘河患頻年息民康化易覃
鵬鷁三秋擊騏驎萬里行官聯漢宜指經術慈諸生
世或深求法公惟不近名天心與民監上下一昭明
後起或持憲問升已秉鈞三還分節鉞萬化待弥綸
自是區中寶宜爲席上珍平津若開閤未必舍斯人
治徽多陰德傳家有寿磐一篋當奏樂三風見儀庭

之同作沙韵二首
東府餞衛外西遷雅頌得遷青雲誰賡賦白日但催年
到欲御千冏安能隔九天淹留亦何遂未了北征鴈
勞歌非異曲流恨有同袍客路添重研童年憶兩髦
曉星田漏已春水釣舡高為寄吳江夢將魂蜀布遊
天師留國公挽詞二首
龍羣神明胄游文造化爐萬靈觀受印九斗直飛符
劍氣今安在遺年故豈誣唯餘室中學光景照琳
齋祠承盡法湯沐洛仙徒勸物將齊化成真已坐忘
空驚身鳥不見碧雞祥天上飛應鶴還應從
武皇
大司徒鄱國公吳公挽詞二首
周世羣支合奉對故邑開蓍英今幾葉爵秩比三台
正倚椿年永何知蘂露催海山雲漠漠湖月夜徘徊
綠玉扶衰杖黃封介壽杯高文何幸睹流詠自悠哉
韝秀何妨澹松貞竟不衰唯應鶺鴒什猶詠棣花詩
送忽通兒著作行視舒州
軋御當陽日坤靈動職初尚頗金馬使行列三幽書
鬼柄榮分掌龍光寵賜車何須封禪草能逐相如
送朱大初法師赴章王隱宮口首
北關曇霧歇西山薄雨晴青鷹整秋翮飛錫領殊荊勁欣龍
奕動秋實
鄱在丹臺上神行氛霧間天香輕舟舟雲鄉

便駕宵論未應騎白鶴遷名山地域記須為刻居
東府餞衛外西遷雅頌得遷青雲誰賡賦白日但催年
到欲御千冏安能隔九天淹留亦何遂未了北征鴈
勞歌非異曲流恨有同袍客路添重研童年憶兩髦
曉星田漏已春水釣舡高為寄吳江夢將魂蜀布遊
天師留國公挽詞二首
龍羣神明胄游文造化爐萬靈觀受印九斗直飛符
劍氣今安在遺年故豈誣唯餘室中學光景照琳
齋祠承盡法湯沐洛仙徒勸物將齊化成真已坐忘
空驚身鳥不見碧雞祥天上飛應鶴還應從
武皇
大司徒鄱國公吳公挽詞二首
周世羣支合奉對故邑開蓍英今幾葉爵秩比三台
正倚椿年永何知蘂露催海山雲漠漠湖月夜徘徊
綠玉扶衰杖黃封介壽杯高文何幸睹流詠自悠哉
韝秀何妨澹松貞竟不衰唯應鶺鴒什猶詠棣花詩
送忽通兒著作行視舒州
軋御當陽日坤靈動職初尚頗金馬使行列三幽書
鬼柄榮分掌龍光寵賜車何須封禪草能逐相如
送朱大初法師赴章王隱宮口首
北關曇霧歇西山薄雨晴青鷹整秋翮飛錫領殊荊勁欣龍
奕動秋實
鄱在丹臺上神行氛霧間天香輕舟舟雲鄉
登龍山寺
山閣清盛起江天曙開連阪黃竹清陰見白龍堆
雲樹離出風香杳杳飛車倘地踊而此妙高臺
初能應訪守湖南道上詩次第奉荅二首
勢色裏惟看湖光攬轡收詩如陶菊晚心寄楚蘭秋
手內青宴斧遊閒向玉舟感時潘騎省有財莫登
荅萬無可揀純括許寬恒
關塗非政轍破浪合操舟慎重經綸具遲開五鳳樓
奉陪二府羣公重至北沙自石帆飲二首
稍轉龍沙路沙窮導騎休大官臨野飲小客思山遊
楓色爭知晚峯光悉獻秋移時傾在坐不驚鷗
冀峴峯千仞羣嘆步步迷令人追羯子立碧欹點青雲破須臾白石躋是中觀萬象斯人倪
明明刪述職本始千年龜王初
如將求
方圓儀子於吾
申歌意

濁醪已波頭濾陰欲變曙紛紛蛙黽地汩汩馬牛聲
城色將無辦入聞僅有聞深思黃道次初不隔浮雲
一月恒多雨初更拭正朝人皆憂泥濘吾復畏漂搖
宗祀申嚴禁官聊列具僚勞筋偶羸馬奔走意全銷

初夏齋中雜題

蜀溪溪水上先世闕林廬重有江湖思甘從水石居
樹樹留宿鳳養竹待笋魚一幽棲事窮年豈負予
功名如上棁從月付萍漂病怯衣衾重裹潛駭髮凋
藥功遲久久酒樹見昭昭不是吟詩力何方破癖家
壞隔溪流斷門依野次成初非嫌應接自是宜將迎
爭蕨搜山得鹽鹽入市營貧居薄滋味盤膾敢求精
經月始一出移時選小勞生涯快馬磨力作問鹽綠

蕨刺青陰密楸花煞鬭高雨晴看嫩漲草徑莫令蘸
池岸方如截池波深可泅出門歌小海見客思滄洲
魚蚌吹還息蜍蠅斷忽抽萬生同一馬敢笑鯤鵬翰
鱖翠金華色滓空但玉芝岡磴無百里衝路有千岐
鸛背王孫下鱸魚李白騎卅經吾辦讀須暇一重披
杳杳京華信栖栖旌旆旗身食靡多膳口歟突有勞薪
牲鼎雖無具鮭蔬亦粗陳朝飧猶一飽不悶在家貧

山中九日三首曰寓懷所知

山田風裹千山落照邊白頭難諱老黃菊強為妍
酒伽鄰家潟杯從舊俗傳陶潛歸計是但覺賦詩篇
節序叙拋風霜稍健賜更成注事發藥是初心
淡蚖村醪飲除非蹉鵡鳳一身猶一影猶恨隔雲峯

湖邊秋水觀送客具帆檣忽忽桂年夢凄凄九日觴
山中黃葉滿淇上白雲長便作驚鳳去何妨萬仞翔

閒臨江范德機以母喪毀而卒

才名朝士右行義古人中正想招携起何嗟掩袂窮
山川還宛宴臺閣謾穹崇此世丹青筆吾今屬望空
服新誰非子攜形不有身使能穿壙入果勝閟泉觀
零几留文案凄涼卷鈎緡夜臺開幕府還借筆如神
逝矣音容遠凄其翰墨存徒聞春暮相安用天招魂
世已無耆哲吾猶和弟昆生芻難易具終愧玉人温

首

心賞他年屢湖光此處全春生鷗鳥外人醉杏花前
細竹侵除道殘陽淡繫船毋將此西子吾實愧華顛

醉客休移坐歌姬不受呼山光渾欲滴酒酸未宜沽
倒榼浮屠影橫闌暮畫圖史君能攬勝堆案有西湖

題瀛海畫冊憶藉遊

一幅烟綃展千重海觀開日華浮沆瀣雲氣接蓬萊
昔駕飛龍去還隨汎鷁回吾詩与君畫傾瀉盡瓊瑰

吳門逢張仲舉送之秣陵

東南多積水西北有浮河河為此處山如洛陽臨日又瞻
若何開典訓自尔游雅頌趣募閩惟存友教益宜專

烏府聲明地鵷林耀羽儀

臯亭三疊應終期一鶚舊吾後員能事攬物要新詩
我輩相期意窮年豈解名韋書方遠適舍權欲焉行

南斗文星動西風旱火生他宵有鴻鴈載影過臺城

送胡廉使致仕北歸東原五首

在服須耆俊游兒重老更引年方未艾納節去何輕
寫赭無誰和新鴻亦未過兒童解歡喜

許益之計至慟餘有作五首

素嶽雲端出長庚月畔明一言興孝弟四海樂盈成
周詩尊耆老漢節重祥刑傳說燕霖雨解于是福星

賢興寧論世道大欲佯天聖路無迂轍師門有熙絃
全晴成此志不朽待他年逝水西風急空林落照懸

倩學源論陽徵言亦混茫絕韋方未厥占鵬竟為殃
已使摩戴在其如一鑑亡吾衷欲無慟有淚忍盈眶

朱鉛日力藏理析秋豪折柬群言定雞徵獨見高
誰能同動靜更愛巍館糟此道關休否吾非苟譽毛

珠光分後乘驥足仰前塵故想升無量偕 思有

玉窮偏害道二堅不憐貧緻疎深衣去初何妮古人
世豈無精鑒人惟重所從抵應茅季偉偏害郭林宗
午館聞升復宵鄉輟相春鄉祢日調痒蜡社哭相逢

題離騷九歌圖

戴貝東皇席青霓比斗旗究觀神保意皇恤放臣悲
有客傳芭舞何人執簫吹楚亟千載恨憑向畫中窺

自題藁卷六首

特立無誰伍前行已莫追幸留青簡在忍使素心移
奪月陳珠琲蒸雲出菌芝何膚夸險絕吾實厭神奇
成言要有城涉道寧無涯錦豈能傷美瑜將不換璧
迂踈求拔俗辛苦盟名家鄉學乾淳盛端嘉已漸奢
誰昔愚觀化吾今用養生本根無庭撥苞澤必數榮

律呂常相應韶鈞豈自鳴世聞有尤物何害詘盈成
射侯常近正聲相亦非空梁東諸儒傳誰開九軌蜜
大烹祇薄味小出且徐驅佳穀乘秋實因之飽衆雛
大薦扶桑藥施慾翠氣發冰憑誰繼瑤瑟為我援朱絃
凉夜辭颺起高秋冬氣澄故多清雅鄭試一鼓鴻潤
昔有尊元禮令惟侯子雲城眉毋見妬愛臂亦宜軍
語語推燕說行行避楚氛吾門剛述軌無惑守皇墳

晨起

著地霧成雨過溪風春雲朝光纔曉靄山氣亦氛氳
坐穩頭幅梅然踪酒未醒鳥啼向人急吾耳不關閒

歲晏風雪中方壽父連翩惠詩次韻酬答

詩壇劉五字堅璧侶長城未必形吾性深憑寄此情

和薛將律比佳興挾梅清雪夢翛然覺天葩巴鏤瓊
聲變方樊上先生自洛城弦韔惟有合鸛驚得無情
若肯論三益于今讓獨清仙山鄉招隱高步踊飛瓊
越生不繼往持底破愁城忍杜詩連軸尤慚譽過情
北風寒爐落小雪夜堂清安得吹簫侶能來噴紫瓊

長律

五言

贈別宗孝任赴甘肅提舉

宇塞洮河外甘州瀚海隅羌髮通別譯封域雪中區
喉枪風不變

王霆德誕教勢初聽吏治近亦好文儒左學將興蜀
西席坊自廣懷音頻送役賴馬或前驅驛路爭迎傳

尹德湯惟惱兔熟益載都方期扶日較必使飛天角兵端起清宮桷變殊霜簀飄注許風斡落樹梢射影無緻網磨牙甚豹貔貅安京茱萸曲狼籍玉觴筵江事思常武成書恨亮忠姑孱駐應共載升屋免諍呼專地難藏烈凝陰為蓄痛血留衣上碧啥失口中珠蓬閔遺多難摧函邀萬夫義娥還璽景彗孛掃夷涎狂孽憑三窟神威霆五湖不頻公府績總見纂街誅濁散陽明勝精垂晦晚蘇君門重肅穆賢路豈荒蕪思結社食力待沿田苦笈昌黎贈一詠安有筆如椽

送南笠澄講主校經後却還杭州

鹿苑開鴻妙龍宮問象玄論自諸師造言因半偈宣何曾離性相間亦示機權述鈔心同悟分科緒各牽函盛方秩秩稟刻益綿聯部刷寧無舛研磨或更愆遂令迷求豕不復辨蠻蚿

梵學傳皆正華文潤乃全義深含窈眇道廣極淵泉

論自諸師造言因半偈宣何曾離性相間亦示機權述鈔心同悟分科緒各牽函盛方秩秩稟刻益綿聯部刷寧無舛研磨或更愆遂令迷求豕不復辨蠻蚿

佛耀昌齡啓

皇明正晝懸五城銀色界三殿寶花旋晝見初旭日如逢出震年　詔徵皆宿德　御讌盡真筌此士孤山隱前身華頂眠野雲生靜慧江月湛空圓天上青鞋引人間白馬韉徵君能引重於世軌昭先勝蠅風

簫燭頒陰雪屋氍聲將為律呂服豈混失鉛短旬多證蕪辭一一鏞法珠終服乘宗鏡已惱蚊燈爛

涅字奉聰玉簡編指河符

聖歷穿石畢僧緣墜事總數奏琉榮亟勞還萬回也

錦瀧大覺鉢孟鮮尚食來琛供司農輟替錢　尾恩

流滋滋鶴影去翩翩聊夢寧非蝶遲歸誤信鵑望京猶綠樹入寺始紅蓮兩外排千耦畑中聽雨舡屬盈南竺户擢集北湖船巖巖觀應增徑川容若載蠲應求隨燥濕鎖仰喻高堅夏懺朝朝禮秋燈夜夜然固知離至理直可寄單傳客袂難為別朝簪未放捐愛閒思結社食力待沿田苦笈昌黎贈一詠安有筆如椽

用韻重賦故相視歌詞

元勳開社福感德見儀圖烈烈神明胄恢恢禮樂區帝猷咨相度和笏付孫謨柱石需成廈機衡實應樞

送州能左司出守會稽

南伯分符重東曹載筆光先憂勞鼎軸共理什潘方
日月封圻內江湖魏闕遐必使操刀割姑令學懷傷
賞憶荷花靚材憐竹箭良謝公多載酒賀老欲歸鄉
惜別無歌短慙情越思長風輕文鴈動雪駭錦帆張
鴻去宜高舉鷁來豈遲忘為農託鄰化安隱事耕桑

次韻蒼鄉友吳立夫見寄之作感別懷歸情

在其中矣

宇宙方來事江湖獨往人扶搴遺短翮淪沫到窮鱗
誤作幹衆夢慙稻錦身跡雖伴燥麻學豈混玩醇
騃步逢多躓虛懷待一振屈伸乘卦氣消息修天均

喜際三雍啓運依六籍親
滕口虞官詡稽謀信上陳
清廟方惇禮容塗泰末塵
緬想閑居賦猶存孝子紳
飛輪因來客分光肯照鄰
嬰圍初磬射驟山適罷弧
接席連芳藹看茶惜好春
蓄思文俱銳脩名實与寅
淹泊思同社聲孤若異倫
夙願惟耕釣浮榮謝鼎茵
狐首求吾正雞斯誰不說
惜遠梭青蒻期歸睇綠蘋

開府大宗師張仁靖真人昇仙詞

周延徽朗玄荃闡化洪至仁惟有造妙道不無功
武伴黃石儲精自碧嵩器非群物圖夢与九門通
宣室承恩始甘泉載祀隆時方陳象舞治欲致素弓
清淨言初入高明聽已聰寶慈深示世敦素實希風
四海臻寧壹三靈舉會同降祥宜簡簡合漢本悾悾
曉景來芝蓋宵光下竹宮書幡翻婀娜旌火映瞳曨
練日迎嘉應祈年獲屢豐鼎成藏魍魎劒動役靈饗
立在蝸頭右行參豹尾中皎衣垂白羽從御列青童
衮春鉛禁數仙班進秩穹執圭函璪籍纂玉飾雕盤
仰陟蓬萊觀閶門守太極公卿春鉅液鴻燭夜蜂綃篋
圖像凌烟秘環名復海榮居睇鉢宛轉颺舉佩丁東

豈止南宗重還將北額空八維關也軸七澤納雲蓬
顯力森長破淵標澹若冲正聲許矛眇顯氣徹腦融
汎覽乾坤大何知霧雨濛足誠因獻耳究為音聲
創物生機活憑虛擢見克爽源觀浩浩迷轍或怨咨
士類常推載師資亟擊蒙向經揖藥莫曩紐竹蘭業
固布登三事誰其諫五總雍容元老席懇懇大夫忠
容拜先加手朝回更翰躬遊數維素絕厨味屏葷葱
髮暎眉毫碧冊浮輔頰紅金筐潛流瀅珠斗戴崆峒
滿盞冰生稼窓明彩駕虹給扶殊未老宴坐忽長終
牖上排蛟翼轅前引鳳笻翩翩龍去遠望望鶴飛翀
遊戲陵三境俳佪過九嵕攀檐瞻漢淮端冕侍雲魂
未識當凝命均釐及惠窮雖然形已蛻共想石湍深

謀德嶠詞掖敲詩論廟工陞靈琛鼎屬陽木棡榍棡
殺角猶遺駕泉閒莫錮銅層霄如肹燭下出故庵鴻

大雪戲詠

霰集先驚寂雲乘陡覺低穿惟纔巧入擁砌已深迷
蟠影宵翻鶴犀光晝馭雞投虛知井幕蒙險失懽梯
九地藏膏澤千門委壁圭黃興增厚載玄武鑿幽棲
忽灑薄尤急中休氣轉凌辨方惟有服封谷不須泥
稍喜表金闕多憂陷穽擠世將還樸煮壞盡徹青黎
周欲殊塵角於何畫町畦滇池涵上下滾岸渺亩西
編舉仙人訣窓明玉女閨混淪收日腳軒豁露坤倪
剪毳巾成髦吹灰室覆覘妖氛隨蕩析關羌謝椐提
勁竹猶遺挫踈梅恰吐齊若為散鱗甲無已戩纔覘

覲日消遲見豐年上可豁漁歸褰襏襫兒鐵象發倪
正告貧衣靛鄰禁乘面黧曉盥初機醴午椀更吹簫
幾夢對羔唱徒聞煮飯啼檐闕誰掃軌返棹却尋溪
踐迹嘆鴻爪全生媿馬蹄莫拍梁莞思爭劾漢矜題

送何德芳參議登朝兼志王許二公同升黃
閫之喜

道揆尊良弼忱恂屬議臣使星攡左次鄉月映中宸
巖石傾瞻久鋒車逝召新一陽迎日至四序首王春
出騎乾綱正敷廷賜吳命甲廟堂深春倚惟幄重咨詢
必使言多補猶為國有人凡材資愛養全體務弥綸
緜緡身惟服靦陶器在鈞土毛因地產財計繫元民
嚴編莫少伸同胞無隱痛衆樂頗調鼛

弁采舊筦論邵推草木仁通班已文陞步趾即平津
際遇於斯盛休祥自我臻治功開六典淳曜仰三辰
舉禹實切協勳華迹豈陳逢徵黃鞏入頒念馬卿貧
敘閒心徒戀滬波興与馴但期行蕭賤不作道遵塵

令體詩六十韵贈餞云傳之官池陽述學言

懷見爭辭笑

昔有推鄉舉令誰侮聖言尚辭淪曲蘗執業謝專門
製錦何妨美更刀實太煩冤從王氏作重喜曾經存
集註初刊定傳疑併討論七篇賢所訓一貫道攸根
冀傳誠猶準希聰孰可捫仁巖項類剏建水洋奔社
或者傷麟止嗤其狀鼬貴走雖名惡子君豈負諸孫
自想披吾與毋徒閟彼藩偉元求秩忽車用飾輪轅

穩踊飛危駕徐幷畫庭幅胸中五色線天上九重閒
補衮功誠著觀書眼未疲光非匿景絕利不離波
有客愚溪柳其人太學英方時征虜吉自信括囊可
化猱避當改燕枰看屢勝先機輕縗策未惠稔見
此豈猶堪出予將夭勿誤采芳留脫節曝背媚朝
獨幸聯衣袂頻容漬湎疲親仁情正切惜逵忠如灼
薛贈將吳紛佳古獻葵烹嘗晞雲渺江漢拂月在牀盒
生色滋融盎清光与味香名山嚴泰華大語屬樊瑤
列辟無前績先師罔極恩名山嚴泰華大語屬樊瑤
法古承三魏書年表一元榮枯徵斷商消息候徵萱
避弋齊縹鳳懲麥忌衆龜議夫行似蛾君子化為螓
計熟非穉押雄豐俟芭蕉短篇增及伻谷塁倘望論

送翰林書寫卿從聖赴臨淮尹

故人為縣去聽古說臨淮白水陰滕溫青山嘗共飯
牛耕多種秫魚穫亂稱槲貫澈心之念定桑俗易物
無煩輕保障尤忘念凱悌政清緊養二性
心州千古契興与江聯花當檻簇淚草滿菅
揮毫還有待退筆未汙埋禁譽曝三冬拍下照涯
煙良史榮齊舜太常齋豈必是宋宏方獨好佾

五言

賦黃氏新安嶺居十詠

清江釣尸

月皎秋在水景光依蓼浦神漁不愛鈎脫滿生明珠

空谷辭雲

濕濕雲生盛曉晴山崦紅仙人来種玉二起亦同功

菟峰草筆

黛川數斛墨裝地見龍挺惟来聞石語山立鋭頭公

碧巖開屏

松門纔數畝疊翠侶鉤連玉女有時下香爐開氣烟

松林巢鶴

林表浮丘宅菁檉一蓋張鸞毛見紅墮有客拾松簧

雪澗浮龜

顯顯太古雪參差洛書文羣風忽吹裂騎去入玄雲

峻嶺扶車

前驅破翠磴見石不見車誰實扶門轂吾行得舒徐

圓岡揭斗

坡陀九點炯象斗排雲端疑此前化石即是星宮官

雙溪合璧

純實泉始湧細流凍未消焚玉氣合港港鋪界搖

古寺垂虹

階砌度橫杓笠影在清淺誰能彼善也者噴水投虹蜺

古書流通處

御製古今體詩卷之五十一

律詩

七言

奉同伯庸應奉韵送伯生博士行祠西嶽因入蜀望祭河源二首

旌旗前隊一星低旃玉重臨出霧鼙鼓人聲蓋來鳥外白大荒西

面枝懸斜日落鄣泥曾聞祕祝藏金匱撿盛函封朴光忽與升烟合雲氣初承委碧雞

聖代新儀特考貢崐河尾在馬首西南太白開祠庭仗氣拂崖覓河邊織女機絲

前灾少城萬里暑雲生處是清秋使節回

龍蓉承空杜繩縻縋亘地劍文霓辰旂忽動祠光下甲帳徐開殿影齊方藥名花園蔡堂蒲蓴法酒拂

封記

御前賜酺千官醉恩覺中天雨露偏

輕即賜酺可容數千人上嫌其少長

還次桓州

塞雨初乾草未霜穹廬秋色滿沙場割鮮俎上薦黃

鼠煮茶鼎中烹玉蕊羶腥別部皆桓知幾族他山稽落是

何方長雲西北天如水想見旌旗海光

八月二日

大駕北巡將校獵于灤不刺

詔免漢官扈從南旋有期喜而成詠

車郎琴中莫置拘幽恨聖德宣昭到越裳

天子龍飛啓聖時乾坤開闢載清夷韋從在鎬承周

欲覓麻姑看海潮往從織女問河梁著荃宿露鋪方

宴重喜臨遼舉漢儀御宿常時嚴禁衛吉行維日警

息竹實垂雲蔭已遲白鷴何貧三寸舌黃金俗變十

圍腰新來代地聞歌曲盡擬秦聲入管絲

黃鵠將驚罔知垂政行幾許侶虵醫扣遲社首脩封

詔恩許免陪鑾乘却憶長楊賦未奇

次韵吳閒閒真人詠梅

出羌珠關風沈濱梁背苔龍此樹身蒼下亦淚後月
戶林中別有主空神公禽舜舜時窺夢古雪雖離未
放春誰識西湖香影外綠華來夢供仙人

送田晴佐簽事赴河南

銀鞍駿馬走駿驄南幕都亭已向晨勝日未忘山水
役清風先掃薄書盧金提藉謀母多費木鐸新詩盛
一陳須副明時求士意莫有鼓力人

次伯長待制送王經學修挨馬伯盾應舉
京二首

仗前銅漏進環肜翠絡金鉤向馬垂少宰廬初張
李從官魚方正書思三辰上應旂拜象云樂中陳鼓
吹詞供奉通過承

柳宿故鹿無人觸山園黑分翠湯湯獨許詞臣息馬音道雲開朝采
正曠林風定雪華剡賦成特賜麒麟宴出初聲鴈
鄭公轍下第後為京邑教論消歸冠氏
稻盤歲歲八州人聖幸鉤陳旗尾記朱竿

送道士祝洪陽祠武當山

雙童白鶴掌錄車上到天池登聖壇崇祀第從方士
法寶慈元有道家書山形最顯知函真劾氣峥嶸燈
喻噓

上帝居歆親錫善歸來猶及鷹聲初

送趙處一法師行祀南海南鎮因還括蒼故
仙都觀

泱漭東風炎海波青山想伯越中多碧雞使者年年

將軍英妙及華年快馬新鞍七寶鞭醉士豈無狸首節傳家故有穀城編韓門日晏猶羅磬射圃時清不殺弦二月湖山春正美雅歌聲酒如泉

午日雪後行

尖峯猶是漠南山駝北蕭條午日寒芳草萋萋迷驛路插榴先應許夢中看馬前砂雪行初暗鴈背荒雲落更慳

王事獨賢吾敢憚晝煩同館翻加餐

澤題齋壁

牧馬新來秣地樹頭拘酒玉倒載和白日趁天近鞍勒陰山度幕遠兩過忽然思御袂風清聊復快凌歊它年續作瀟陽夢萬里排雲遡沆瀣

鄉文立夫以治春秋舉禮部進士不中第賦二詩別余

長安花好合來遊眼底高風一鶚秋顧以徵瑕傷白玉終然蘊味愧貧流狂歌賴有千鐘酒通蓋令無萬丈泉同憶雲泉不同夢空將兩耳与心謀芳草連天鷹到稀東華春盡杏花微新知落落長門賦故意悠悠白紵衣兵法孤軍營小挫聖經一字有公非文章鉅麗如朝氣慎向尼山覓要歸

河南北水後民往往告飢胡安常以工部主事實被選為其省員外郎賦贈識別

千里河堤蟻穴空新來旅舘捻兒童外廷亦用調元手化地何殊宰物功柱後法寇行動色幕中鴻筆爵

送張靖明真人得請南還天台

翩翩霞佩挾飛仙桂館靈風尚肅然石室樵人同掌日金門羽客賜歸年新開洞穴收丹竈更買湖亭放酒船羣謝天台三萬丈題詩須用碧瑤箋

送道士何大方歸舊龍崗大方能琴

玉露金風桂館遊江南還聞水蘭舟路遠道士吟元放市有山人殉伯休仙珮珊珊空靡靡客牀舟閉室氣浮浮成書想在青囊底已我玄霜點白頭

還博士後作

賁泰被

誤恩稍進官序仰承令遇複愧叢懷輒依短韻以寄永言亦識山林賤士猶不為明時棄物也

存裸于令五十年還官纔得鑒青魏前生羊祜德多感後世揚雄敬自賢已已經畬甘甎落紛紛胄姓正蟬聯

天光飾物無纖鉅顏覺恩承雨露偏

送國子伴讀李顒還省路州

六館誰誇胄子廻窮年媚學競居諸來歌幸及辭明際千告方當定省初易水風高贐力勁盡關雲白眼光舒河東吾土鄉情重雅欲同還訪里閭

新製太常鹵簿成正月九日

天子始駕玉路朝饗
太廟恭覩盛儀喜而有賦
端門初啟曙蹕五使中行八寶隨大輅戒嚴催引
仗淵旒分道聽鳴鑾麾絳差繡袷迎陽動蹀躞金珂聲
地垂宗祀光輝承孝饗思成遲欲詠周詩

送王正臣經歷赴浙東

上冊掌刑書兩露中溪釀獨称雙醞美津舡幾許一
帆通送君因寄思鄉夢為問青山舊桂叢

陳存道由秦常掾出為廣州教授

曲臺從事氣如霞餞禮樂圖書腹五車燕北雛遊當菊
蘂嶺南行色為梅花揚帆直下將觀海擺櫂徐驅且
過家雞則蘄裹千載後遺音邦思在荒遐

送楊君祥赴定海税官因思舊遊

麾手黃塵一解顏翩翩行色有光輝豚魚稅足初成
窶鷗鷺心閑已息機山翠入簾消宿酒海氣吹冷落
秋衣舊遊更在雲濤外獨倚西風送鴈歸

送播州楊宣慰還鎮

播南裏土亦分茅四海祥風共一陶萬舞在廷隆宴
饗景鐘著代表勳勞星文下与蠲祚直山色遶連廂
節高今日九州承慎德不將異物貴奇褻

送葉道士歸天台

北斗光中曳翠旗五城樓觀極巍巍采山不斷黃金
鼎佩印空垂白羽衣石井細花飛夜氣玉田芝草覺春暉天台仙子應招隱萬壑猿猱避鶴歸

送宋誠甫脩譔赴浙東

楚山迎傳日西馳炳炳麟麟芒斗下垂周制陪臣通款
莫泰官典客重脩辭同文自昔尊諸夏守道于今在
四夷黃鵠樓中張宴罷借君彤筆發英奇

讀漢史二首

將軍舍突入重泉自詭功高許史前家禍遂萌參乘
日國恩猶在鄢兵年滅羞論定謀初泄獻馬書陳事
已爭道网如非釁隙人言焚惑晝當天
世徵趙禹孰同倫律議紛紛踵故秦天下利源知幾
孔上前心計竊多陳峻文強傳春秋學忌意專攻禁
闥日大抵法家無後福漢朝天子重經綸

寄贈吳彥輝

夢想人間玉樹柯梁園情調竹竟如何過車欲問夷門
隱把劒還為易水歌寶瑟鴈絃聽入機文綃緻室看
飛梭薦賢甚負吾徒職相國于今重禮羅

元日朝回書事

九賓陳仗建朱干六譯傳聲貢白環法部清商初按
樂宮闈重翟已超班雪華遥映龍旂動日色遥連鳳
蓋閑萬歲王杯誰刺字忽聞送喜入
天顏

送陳仲剛歸鄱陽郤赴武昌謁選

黃塵如海泥天衢好在歸来一束書捩柁纔看彭蠡
近食魚真愛武昌居莫因蘭葉思湖佩想對梅花笑

直廬治世有音當合雅勞歌毋踏楚聲餘

送唐可升法師奉香柯武當山

黃帕封香　御手題焚光一道燄雲隨神山嶺嶺千

靈會

天子明明萬壽宜金爲碧雞春動彩鉤陳玄武幕張

旗甘泉畫法元非誕太乙祠方固自奇

次韻伯庸侍劄上京寓直書事四首因以爲

寄

舉頭凉影動明河問信仙人八月槎斗下旅光懸太

白雲間長御挾纖阿冕裳催按新聲遍鳳藻需承曲

宴多一代詞華歸筆劄龍文還欲睨珊戈

松翠新裁似鶴翎手中雲影落深青宮花怨動紅千

帳禁柳齊分綠半樓金掌擎秋調玉屑銅渾窺夜約

銀釘不知太史朝來奏東壁光聯第幾星

爲桓落日精沉西南極書山女墀低馬谷夏泉經兩

漉龍堆秋草拂雲齊一函相檢將升玉萬里光封不

用泥像直夜涼談往事柔車猶欲避雞栖

枉面春風懶懶波醉來難覓百東坡寧無天上支機

石信有人間采玉河霜驛橋圖開党項雪毫新興寫

伽陀聚屋更比荀陳咸月照金鑾夜若何

李侍讀子嚴夫爲四川行省譯史

蠻坡詞伯列仙卿王樹名郎上幕英九譯同民先覺

喻六書垂世用諸聲極知處日心惰切更覺協風仁

冀輕相國臨過似嚴武時平重喜雪山清

少嘗天筆沙詩驥豈有長途汗馬勞病膂徒知南日

羨窮年今与北風鏖寒膺掛樹駿短期氣淨空住

住高蹄數去來成差嬾山林爲謝鮮吾嘲

任城尉氏塋歷唐宋金數百年松檟茂鬱巾

子孫世世有人也子聞而感之爲賦此章系

書子貞先生記文後

爲服君家百世支城陽高冢尚巍巍眼明喜見祁連

象心惻如逃即墨圍霜降露濡增感慨水原木本繫

贍依嘗聞珠玉驪山出地下何曾發琴機

送鄉僧偉師南還

折木光中佛耀開冊樓碧閣映崔嵬空聞白馬駄經

去幾見黃龍聽法來金寶影翻翻雲作蓋錫痕依約浪

生苔歸山說似京華夢親到幽州禮塔回

送國子伴讀朱禮悌歸野江省親

京洛塵埃倦目黃遲歸留得轡纓榮非歌不在諸侯

席挾策猶從賈子行賓門么荷秋尚小庭前護草日

初長文章本是飛騰具鵬翮乘風看怒張

伯庸少卿在上京有詩貽絕句經涯諸公書來錄

以見示次韻繼作俟南還奉呈

隱隱蔡龍關角西星辰次舍宿金奎期門上日排熊

武尚食新秋薦犢麛王德體元觀太始坤珠乘運或

先迷欲知聖學成仁大魚在深淵鳥在棬

十月五日冬饗禮成書事

萬舞洋洋在廣庭星文動影貫珠緯頌聲有日賡長
發祀典初冬舉大烝黍臭正宜主堂合蕭光還与煙
炮升物成備饗仁心切況復新寵露已凝

送周尊師還吳中

竹宮旗采動微雲暖陸風回廣樂聞天上信星初報
朓山中遠客已移文松肪歷歲成膏鬢芝掌迎春變
夕藁太一蓬萊如可遇為開神鼎問元君

京城閱旱逓四尸稅甘雨應祈次古愚韵

嵗主河宗舉大祠璧膚兩脚見来時龍雩應節乾陽
用天畢從陰澤昏郭昵泰壇對玉聖慶豐歌館擲
金龜眼明或治開新象因頌成言不敢叵

蘇郎中挽歌詞

大漠陰山斥候通濟時深欲仗英雄遍庭數稟知軍
實漢府程書上國功莫萬里賜環行遂遂一丘埋玉恨
匆匆儒林有子誰昭德纘六尺植碑載事豐

八月廿四日

上北幸回鑾次止撫州校獵獲禽物盈且多爰以珎
羞駝饗

太廟

勅命近臣攝行其事禮訖孟祠
御香至都八日昭薦明祀百辟駿奔陟降有恪贊時
寶与監禮輯賦紀詠

羽獵初成獻獲時識辭唯遺近臣知大田本意充乾
豆備物誠宜饗類祠切蒸嘗如實見昭昭位著有

餘思禮由叢起文謨正鼎革真將百代垂

過宿長蘆書所感

隋官蓁海甸龍利使者行河在用經令日有人司筦
権需来無禁濟承宠舟檣轟轟雲為斷鞭血淋淋地
亦腥午夜商歌驚客夢琵琶彈徹墜誰聽

舟中雜起

影入船窓隙日升霜衾驚夢郤青綾一官朝右寧非
客十月漳濱幸未冰江驛北来無鴈帛水鄉隨處有
四罟食貧毘勉業微禄消得山靈笑負丞

登徐州城上黄樓北望河流作

高樓背水扉奔衝影動雲虹落水中土色往黄宜制
勝河聲繞除聽分洪郤思沉辟千年日欲問乘槎八

月風汴泗交流平似席南行此播本同功

暁次揚州阻風不渡

水入長淮浦淑分艣前圻岸賞奔法灘蓬雨歇纔聞
雪吹帽風来不見雲何處能忘舟鳳闕此身將混白
鷗群有人問我蟠珠顆直遇寒光到海濱

雪中渡淮

暮明日小至

揚州城色曙烟中一幅征帆赴落鴻地拆江傾將三
海日南景夕故多風歸期漸与寒梅近生意纔看庶
草同輸寫交情滿耳熱醪鄉誰謂酒無功

暁望金山

六龍連背負青山直下中濡水一環芝絡乾坤成此

除吐吞雲雨出天慳浮憧影入龍淵風若木光腾
氣閒睨歲相依香火社租教黃鶴載詩還

鎮江遣來子方明府

京國同遊兩鬢袍歲閒歸路各雄豪風催合南河
凍寒色看成耕野高默蟹著糟新點筆黃魚斫酢滿
瓶膏冊楊物品渾宜酒試遣霜威敵酢豪

送管文秀赴辟南臺

京華初見各塵土江市重逢又簡書令日掄材先幕
府古來薦士右公車器當盥錯方知利志在燈清未
覺疎神革尚應能指授豈將舊筆愧權輿

送董侍御由江右赴南臺

劒閣聲華照汗青繡衣本實漢玉亭亭英光下合豐城
劒燄氣中騰執法星纔嶺松筠觀節操當塔蘭誰讓
芳馨雜杯滿引東湖水世上誰曾忌獨醒

送萬里貢補行臺

百尺崇臺看鳳儀筆鋒真倚脫襄錐春秋議法初無
害句踐為郎亦未遲章浦雲期稱節鉞山乘月索
題詩客閒覽見還輕別思与橋烏上下隨

閱進士券賦呈同院諸公

五緯明明一鑑昏斯文吾已悃專門直教漢法称無
害猶恐秦人議少恩審槩豈能遺律呂采芳終擬得
蘭蓀胸中故有青藜焰萬裏從渠墨水渾

與晉卿夜坐道鼎因書贈別

去歲離京秋葉黃客閒眉客又新霜澄江不斷浮雲
寥寒月空驚過鴈行文苑即今誰醞藉宦途何計異
康莊紅顏青鬢非前日却憶人間舊日郎

過鐵峰書室觀其所得宋咸淳中大宗正訓
名牒上有橘園署押感而為賦

姬姜顛頷況同盟屬籍凄涼舊訓名寶玦懸腰非少
日金環探樹是前生分無藥杖過天祿尚有花書記
家鄉未必後來能識此福教人說漢西京

吳玄德真人出祠閒早山常大舉參政實奉
命從往玄德有詩次韻通呈二公

拙中景福大如川臣子靈承志物盛顛咫尺不遠天
鹿年歸義象成嚴報上頻辭忙付玉人鬬

立春日陪左平章飲散懷偶題

江上迎春春日晴跨鞍真佰早朝歸欲攄夢惜紅螺
小窗陽心驚緑鬢非冰罷為誰慚鏡鑷宴回容我從
杜桥東風若也勤披拂莫遣寒梅一點飛

送江州志推官解南安却歸北上

江西窮傲刑書簡搜古曾聞到薛羅府靜平分秋氣
入嶺高横截瘴烟過百年禮樂斯為盛一士金湯不
啻多襪閣未天無頗少眼看朝右用殊科

送江秀清同知赴湘鄉

高盍緹車駕道遵清風閒路掃氛氳不在重華守徽
芳猶彈琴瑟坐熏香閒楚老長謀處處傳

贈鄧道士遊
上得扁舟謝不蘭好風容易插脩翰言從
關下贈佳氣却向山中卷大冊素女空作彈不但道
家藏室到并勤密邇廣監譚玄塵莫遣鈔詩筆藉亂

春盡日雨中宴坐次劉士幹寫史見貽之作
詩來慰我苦吟身黃綃中間見辛仝照河山渾似
夢閉門風雨不知春長疑野鶴聲與擾尚喜沙鷗意
獨親開到荼蘼花事減任渠流水洗芳塵

初夏憶南城舊舍
世故紛紛苹一身五教調禪適甘辛淹留苦笋迎初
夏分付餘花作好春引睡欲拋書策去銷愁聊與酒
杯親詩成置我江西社兎苑梁園隔幾塵

石家院裏蒲萄館荊嫗池邊芍藥欄擬書終日
坐醉來支枕片時酣主人並直飛龍衙鄰客誰開放
鶴亭萬里滄江雲一去欲將孤影寄伶俜

送南海蔡秀才北遊
誰剖明珠照寢寒更驚錦翠出蘭盤番禺都尉曾推
引譽國儒生早見招服馬黨行穿幾驛貼鳧四聖隔
金湖九州人表俱承德幸近天階奏豹韜

送太樸往臨江謁德機應奉因而代簡
夫子高居百丈山四方學者聖承顏今君獨往初開
范昔我連袖屢扣關聲成雙闕繚藉黃金論蘊籍
刀鐶端来宛價咸陽市不攜龍文与周班

送張明德使君赴南恩州
幾許炎州畫裏山西風驅向馬前看詩入籠志三刃
喜邊候新乘一障安時取柳將玉液饒將桂蠹篤
雕盤雪花定比常年大燕寢香凝夜氣寒

退饑常大參至樵舍鎮飲別從夜宿舟中聽雨
七十里江沙水黃松流送客舉雖觴回舟併載別愁
重殘雨微生半夜涼欲与仙人騎竹杖時從老子擡
明床憑情獨有南樓月白兎河邊正搗霜

作枯木醜石因題二詩遺李輔之檢校
寇光入筆吐晴虹我豈能伴造化功巨石長林開堰
竇尺樹寸楮破鴻濛古文篆籀雜鐘鼎外措法波戈點

畫中書畫本来同一物莫將視作馬牛風
曾与深山木石俱故將句子寫成畨錦城愈色參天
有良嶽奇峰拔地無高面綾綾霜雪亞陰壑肅肅鬼
神驅諸房撿正文書閒清坐相哥愛酌奴

觀發襄樊兵
漢水奔騄觸浪腥東来羽檄急徵兵鵝牙已鄣舟師
數克敵經資願筆成堂有大橫歸代邸尚令烽火照
咸京堂

七廟神靈主重慙孰補四海清

其詩二首

過鈞臺

過疊山雲百尺臺清風招我首頻回舉從縹緲中垂釣來虹玉固為神所祕犧尊僧是水之灾千年未辦生芻束自汲茶泉試聖雷

玉山道中

前林候館開朱扉冰玉中涵窈谷暉曉日半溪搖水碧晴雲連嶺曳山衣路逢俠客彎弧立市有仙人賣藥歸少喜遊方今白髮吾謀無是不成非

至豫章

老年華富貴催碧油幢底豈低徊君方受牒當展才入我實歌詩惜暮來玉樹風前臨皎潔雪峰天際倚崔嵬相從未久還輕別歸去湖邊菡萏開

彭沖所贊府解歸廬陵贈別二首

臺府前臨勢業哉下寮超走日奔波由來州縣勞人耳奈此公卿慢士何白璧全歸猶有足朱絃獨奏遂成歌真儒用世偏宜老借重于今幷相科

南昌嚴邑簿書叢眾目睽睽罔耳聰奔走塵埃同一轍牽聯論薦有諸公菊人不識操舟利此事真如斲冀工同容江城同解袂片雲回首各飛蓬

端午日泊舟信州城下陳行之推官幸仲野

知事攜酒讌勞于挹翠亭上

信州城南江水流故人惜別暫維舟節中偶病不成飲客裏逢徵却是愁地近那容胡旋舞波回更作楚聲謳三年三見花簪艾多事紅花照白頭

次衡州廬齊逺總管任仲安同知留宴正山堂上懸想鶴遊席間石人賦

山如雉堞水如門堂檻憑空直下窺拍似雪鴻留沈爰暑成逍鶴還家時使君迎勞承終宴倏客迫歡惜早裹為向青霞仙者說吾遊未了一枰棊

杜真人遊仙詞

不佩將軍印士符溪山雲月共樓居滕西老叟初言治河上仙翁晚著書夜攤笙簧游羣洛曉飛翮麾入衡廬天柱不是藏真處一枕神丹貯一壺

以閻尊與藝文諸公陸華館閑原父首以遺

洪都武夷山中人雖論輩于時亦題詩志喜

中大廻陽實書閉日致明堂把捋材東觀比容參獻納前冤今復与招徠事毋多面時申公論茅一休今靳

尚猶滿盈豈遽重刺館宇光增得舊筑文章蘊籍心無累山水娛嬉策有神吟起整陳嘗陳嘗緩洗空盆盎出清醇兩雄豈敢當錦孟但喜龍雲入夢親

寄太樸

王樹瑤華不數人更從竹筍得舊筑文章蘊籍心無累山水娛嬉策有神吟起整陳嘗陳嘗緩洗空盆盎出清醇兩雄豈敢當錦孟但喜龍雲入夢親

先公墓下作

霜露初零感慨新一盂麥飯百露巾幾家朽骨成深錮四世清門稻福貧瘦竹僅餘三尺築喬松誰昵十載薪縣知舊玉加封樹亦與麟迹併陳

送夏仲文主簿赴遂安

溪郭人家住翠微照花春到小梅枝名門正以公為貴大高上何嫌薄領卑莫使塵埃侵鶴髮盡收山

琴絲囊中彩筆如犀劍早賦芙蓉幕下詩

雪後夢薛玄卿

故恐梅花即是居一床胡蝶兩床分為予誤讀中黃子要爾偕升太素雲開笑取書銀字減隔簾呼酒玉簫聞覺來不省誰同夢雪影翻窓似水文

太僕自臨川致書深悼德機之死於是復土

一周星矣

江右緘書昨寄將范家墳草又新霜即今已遠人間世徵爾誰宜地下郎祇有清詩傳警策更無真宇發飄揚天乎幸使山兒慧攜簍猶堪卜歲穰

水際見早梅題為漫興六首

玉人慰我色數腰不用東風折簡呼滄洎非從言下得孫高真恐俗間無唯詩標格差能似比雪容華少較殊除却西湖香影句祇饒霜月解臨摹

朔風晨夜振枯梢許可寒梅似我曹為惜濃香薰簡策故留生色照蓬蒿高道人半世絕火食烈士窮年乘節毛未必花神專物論不令渠得配三高

苦為江梅欠好歌更愁琢句損天和少留枯幹何妨醜添著踈花未厭多折得故分春色在吹殘將奈角聲何情知不是塵中物月地雲階合重過

斬斬花發看垂垂作意東皇許採支見慣誰將數朔雪放遲吾自惜南枝小橋流水香微度淡月清霜影亂隨頭白逢春狂未減興來落筆又成詩

如此荒寒野水濱踈花冷藥看橫陳歌翻玉樹多嫌

俗澆愛梨囓却欠真半點不煩春刻畫一分猶藉雪精神蠟圖新鶯雛同出未免韓公議小醇

亭下松風細細吹翠禽驚夢立多時更幽更險春亦到半落半開人未知雪徑飄香覺麝近冰池寫影倒看奇繁花留為先生壽領略年芳莫較遲

俚俗夏秋之交集亟謁偏神事辜謂故常乎去鄉數十年而牆未之有改也作詩私誚其

詆

村村賽舞月明中湯請在年有信通伐鼓撞金雞迓賊押豚烟黍幾嘗豐野亟豈識神靈意山鬼徒貪造化功水旱在天何与俞潤毛自可薦民衷

浦陽十詠

仙華巖雪 舊北有仙華景尤奇

冰柱浮空曉色蒙海波搖動玉玲瓏九清內景游餘外五嶽真形太素中微月升壇初映鶴長雲連野不驚鴻仙姬宴坐瑤池上催捧蟠桃獻木公

白石湫雲 白石龍湫在龍泓東

白石靈山聳贊皇湫潭此復是蒼蒼飄揚直欲陵三際膚寸猶能雨八荒空外金精縣太白泉中虹彩化長旗傳芭蕉羅神錦出松蓋成陰澤氣涼

靈山潭 在縣西

部峰孤塔 塔在縣東

冊環日月似飛梭鬱鬱青枝綴寶龍碧角兒差戴玉函舍利朝光現珠斗闌干午

影遶浩劫浮雲開萬象實並雜遝散芬陀

寶掌岭聚宝掌山在泰山西南有千佛洞岩下有泉出焉泉池有看

一勺曹溪未是甘剩入山容易出飛泉消融太古岷峨

雪澄映中秋況灑天掛樹青珠窺絳闕洞上藤西南有月泉舍桐文成公讀書處

安禪巖龕無纖身如石達數高僧入定年

月泉春誦上藤西南有泉陸月泉舍桐文成公讀書處

有盈有汎即寒泉猶暗隔蘆峰道里千嶺蘆雲深嶽策

廣庭山人老讀書年松楠疊影青浮几華樹生香晚

建稽首堂中兩夫子六經言遠視如天

潮溪夜漁潮溪在滕五十里源出鼓山流入海

溪水添汎到石矼小家殘户占漁商蛟龍未群乘雲

氣魚鼈安能避澤梁兩岸攀林嶽曲折一篙松火照

柳件制文集五 二十二

徹茫淮夷固有嬪琦賾往往鉤深得夜光

南江夕照江源出閩浙二省合流入海

千峯不盡夕陽孤徹翠浮空入畫圖塔廟傍連山影

直石梁中豆水痕枯白魚在汕將輸尺紅稻登場稍

侶珠玉露金風秋最爽葵跳身何用市閒壺

東嶺秋陰嶺東山連平林

半里官橋出市闌一園秋色破屏顏雲開浩蕩初陽

曙日出旁演不見山斷雁殘鴻飛杳杳綠蕪紅葉映

斑斑去年策杖今年發拾得新邊句子還

深溪源江源出閩浙二省合流入海

濫觴初不滿觇盆百谷渾渾一壑吞自此安流能

濬發渠高浪蹴崑崙出山未適帆檣便竭澤毋貽霞癖欲抱丹紅借石龕

鉞增鑾管辰清史君彦清貢入
都以入秋二夢潭管日書傳海王篇故地產材寧守
德善政圖多賢方閱畫戟開兵衛又報朱轓擁
使旌耶聲華上臺閣王班行近黻徹天
詔王宣賦金井山居即送廣東上任
白雲招我入松門便席於承筵語温岫幌巖扃懶
驅馬人龍户即開藩一丘壑作經營計五管方依節
制黼黻著畯遵良有策鷺魚毋使水先涸
正夫館丈張伯雨錬師歸三茅
華冠鬒草履菲菜千樹啼鵑喚客歸石上題詩遍
寧山寺鶴扇去如飛白雲再再浮芝蓋青雨疎疎灑
萬衣世方故多人物論一枝丹筆待君揮
元集五　二十三

晁翁重送
海上虛放汗漫期兩青雲白送將歸步隨王女明星
出夢載神山左股飛連徑常時多茶屐深林五月未
更衣冷蕊忽動三君下七尺冰絃信手揮
送秦裕之左司赴福建廉使
南陵餘十年笑始見其子德川錢塘道世舊
惘然乃追為挽詩二章繫諸誌銘卷後
平生素業讀書營隕石人占是客星官譜窮鄉遊像
吏師資從齒太守經誰誇貝錦新機綜我識龍文古
鼎翻死寄江東一立出魂歸岸兩青青
談鋒吾及接而翁少日論交賴盤雲觀物固知心繫
道即夜猶倚倘為雄兒生契闊飛鴻外今古興亡斷
簡中一為蒙賢悲宿草不禁裘淚落西風

送楊元誠庫使製紙事畢還京

江南貢楮樗霜餘舊品澄心未必如華王光浮飛白
几珊戈款著鏤金書尚方製作從時備使者思蔡有
詔除閣下遷逸承何宿幸因

天語詔畋漁

送徐周臣廉使二首

呂璹初下戒行驂正為蒼生繫成休星女重淹膚使
節地官新拜富民策能令實寮豐儲峙即使謀赴燬
樓風溪月送舟遲畫棟飛雲杳莫攀舟穴生雛方應
碩憂計相井廩微故事傳宣還在夙如頭
夢朱衣引禹又催駐屬聞振屨星辰上私悃逃名藪
澤間相道出隨扶杖叟囊空猶恨一錢慳

次韻答政觀潮二首

火韻謇森雪過揮葦人立西風酒沛青日載行天淪左
毋地機激水出東溟倒排山嶽霧千壑閣闢雲雷崩
百靈聖海樓頭迟脉賞坐中顧客并如星
怒濤裝雪過揮葦人立西風酒沛青日載行天淪左
毋地機激水出東溟倒排山嶽霧千壑閣闢雲雷崩
百靈聖海樓頭迟脉賞坐中顧客并如星
風陣先驅入坐間雪濤千疊湧如山太陰成魄清秋
正元氣流形大信還終領青納方戰罷素車白馬自
神閉歸墟只尺蓬萊島落日將慈認鬱鬱

送孫士元經歷赴越中

千里雄藩應列星元僚初不異書生會稽竹箭東南
美幕府氷壺表裏清走鞅豈容專簿背浴塵何得汙
簏法鄭州亦有榮桑梓望日中和聽頌聲

因杜掾還江東兼簡賈伯堅廉使時方自崔

東轉運移節宣城

白蘭風生振鷺行十年身佩滿公卿天上詞華明月瑞后土瓊花春正好舊遊賭謝李題詩處星象中縣執法光

次韻總學廉使擬賦

蜂門雲擁簿領猶未臨戎許借籌分馬凌風搖驟
蹴乎猴迎日暎宴鑿安邊正欲恢弘略論射尤當抗
大旆玉節駐來聽凱奏碧蕪紅葉四山秋

送陳彥正山長奉親赴柯山

使華淹止將基東序琴瑟歡屬會同旗上畫熊徵裏
露手中白羽靜生風遲自昔詩成武飲至常時勸
有功不試師千民樂業雅歌揚厲合無窮

贈陳柯鄉高坐藝園講堂鄭氏三為大學之官深入爛

掾苗川重起孝廉郎板輿行樂春猶早萱草忘憂日
正長太極一圖開道妙為開幽鬱出朝光

夜行溪谷間梅花迎路香影離離可愛

暝投村徑繞羊腸離立江梅似鷹行冷藥微開初的
礫繁枝亂插更凌涼舊烟樹多疑夢淡月窺林我
覺香正為先生行役苦故留玻玉薦罍觴

將著關山寺因懷君采

馬影風吹度石梁松雲冉冉畫生涼俗塵不古清虛
境僧榻初投曲窓房幾道飛泉添漲水半林殘雨滴
斜陽北山重憶栖霞侶新種芝苗若許長

王景文山長挽詞以下第十卷闕山

鳳出卅山焉渥洼明經青燃志非夸同升或已持英節將老纔容坐絳紗魚上龍門遭點額鶴飛華表記遷家玉峯東去荒雲窅愁絕風吹鼓子花

送海漕府朱奏差押運北上

轉粟青天亦壯哉漕舟排日過蓬萊鉏橋窘實河陰似泝海雲帆鯨道明濟險方觀鵬運息薦賢還報魏書來橘包留為南珠重冰玉盈襜不染埃

東陽送周鎮撫易戍西還周善作墨竹

綠波浮棹去泛泛復何人冠鶡最知文白騶似戟千莖少墨竹饒君一汾分重有雙溪上約揮絃同送北山雲

送李彥方廉訪移淮東二首

鵾鷄排空羽翼開南圖小息頓蓬萊又持玉節行淮去却照金蓮入院來一札遽將滋兩露百壬且復避風雷六經體用存庄學紀梓鄉為構復材

玉堂人物錦袍仙按節淮城已二年典冊留為經世具風謠攬入采詩權青宍斧戲鞭龍西明月樓臺放鵾鷄天千里淮山秋色裏夢魂隨處木蘭船

中秋待月不見却懷舊子舉學士時留城

婺女城頭拆亂鳴二更起坐聽江聲為渠滿月當圓景奈此浮雲點太清蓬鬣蓋明寒燼落桂花養晚欹涼生去年官燭風廉夜對酒人今在玉京

作寨崖古木送侯伯和總管還鎮

寒食山居

歲月無情日變遷惜春留滯酒家錢梨花小雨鶯聲寒食楊柳東風侶侶去年志士屬當朝井臼善人誰為表原田老來撫節偏多感何必雲安有杜鵑

新開徑城

梁荊称去是野人家一徑通村靜不譁白水勝邊擣楊柳青山影裏拾松花歌詩樂有諸生席掃軌知無過客車傲兀東風三十日抵將閑窗對勞華

楊慈襄祠堂詩祠在秣陵為其仁世孫拱辰作

漢朝陵墓珠襦出蜀相祠堂翡翠生維世猶當蒙祭澤中天不復降災精封疆一死光晶在箭伸冤言滅點頒下氏血衣應未化神婦同睨石頭城婦下臺前南祠下

元日与吴行可照磨對酒行可自嶺南歸以犹樹於為號

鄰下兒童調笑頗椎椅蒼鵝報清晨山堂宿火温来酒嶺嶠婦人到日春萍捷漂流心尚在梅花錯莫意尤真手中新得扶襄杖斜壁蒼龍看曙耕

送宗可赴考滿赴銓其尊人嘗為發府推官致仕家居

此邦人識使君賢之子重来泛慕遠故治昨方尊六蔡升明行且問三鉏先鳴鷓鴣何傷莫徑度驛韶已覺前汀取聚名承芭蕉綠華髮盼春妍

送陳昭祖憲副移广西二首

越東突節初青旄祖笏甘棠已再傳豈獨盡光聯景緯更能沛澤作豐年漢風轉柁催鄉傳嶺瘴分添遠使施牛斗恒邊賜寶氣非斑還近紫微天

繡衍旋開玉節更楚山青祝越山青神僊已合當此

劍氣采猶連婺女星禮樂光華照絶塵春秋制作有常經莫令仲舉齋中榻慨想他年孺子亭

秋雨中喜宗景濂見過

蹔屐能來破辭封相看玄藻映霜蓬吾衰未免車常北子鎮當知易已東水碧金膏資獨異澗毛山實歲宜豐過林尚肯頻紆轍剪燭猶堪語夜終

望熙壽山寄千巖道者

此道初何藥等老人心自不有開遽虛空浩浩歸圓裏樓閣重重現雜華誰障溪流涵白月儘容壑谷貯冊霞軒燃一見青山色逍隔松雲問煮茶

得晉卿博士白京寄書道左轄王公崇議韓公存省顧問之意

翔雪乾時一鴈迟逶傳書札到巢荊自投薜土從耕牧幾摩平津問姓名白月窓虛近映青山窗靜動餘槩果然不負冊砂諾熏被吾將謝墨卿

遊五洩山四首

神斧誰初鑿洞碓拓開地險出天慳湫潭隱奥龍非蓄木石陰森鬼所棄刼火塵空遺井臼枯禪骨冷墮椽官如何大法臨揮麈不放摩尻照此山

中巖不与亂峰群翠氣横飄截斷雰氛龍象妻京如欲泛馬駒蹴踏竟無聞濃嵐散落崖間雨洩水流来石上雲人說畢年呼蜥蜴投符起盤有靈文

青天吹墮玉芙蓉日出烟開彩翠重婺女名山今入境偏多阻如此意年

一逢照影龍泓余稔種欲徙老衲惜枝琛
攬衍纔通一徑脩万山湧翠似騰虬五湫地靡三州勝八十僧從七客遊赤日行空垂倒景青天坼壑技飛流大熹慚負詩人腹賴有梅華青障着

山界杭婺越三州境内有天柱峰峰頂有池池中有龍每歲旱禱雨輒應

靈默栖禪之地故為應乾神院今揚三學院叢林法社銷落盡矣五湫神龍所居歲旱迎湫水乞靈多應者

立夫見和五湫四詩復自次韻

下巖湫水有龍蟠雲雨虛空尺地慳九帝塵埃渾拔俗五天仙聖本同窠毛群澼杭栖篁竹土恠夔魈伏卓犖不是深禪能伏猛泉頭爭得帝鄽山

象王不与鹿麋群四合林巒限婪氛天女散花三際滿龍神執辯半空聞龔黃只尺生青露井氣尋常化白雲盧老孫枝皆鈍漢契經佛說固弥文

龍仙招我集芙蓉霧黙烟霏隔數重衆士祖師曾授記南條山水亦朝宗自從控鯉波間去直到羣羊海上逢

深穴如將尋李白孤生桃竹瘦宜筇梅花的的證圓備扶以著松萬玉虬天姥沃州閒上見廬山瀑布夢中遊雲開鐵壁浮空出水落銀河伏地流亦欲清齋来應供恐煩龍伯致鼇盖

送暨陽胡生北遊

雲行已辦黑貂裘迎路梅華笑鬢頭待

惜別相逢問苹策又隨雲影動高槐幾人能顧鴻行籠百里親持兩節秉臺閣光華非遐遠江湖襟抱得重開中天浩蕩金笙露付与文園作賦才

贈談命周生

一針盡摩滋物始五行象類擘天成下簫且試君平隱布箕誰如洛下精擊水三千鵬更徙鞦韆十萬鶴將征請看金馬門前路曳組垂紳盡俊英

游上龍山

滿谷天風草木薰入林朝采爛成文危峰刺劒蓮花出細水灣洄瓜萬分散落巖霏時作雨飄来松露即為雲壽龍僊避安禪窟未必夔魖敢亂羣

會稽懷古

仙駕能忘太史遊天上應須多化文章精氣与之作

初霽望金華山

洇陰散谷變晶瑩凍碧仙峰冰月石屏雲影渾淪涵太素天光攝曳倒空青波心雙捧金人劍霞際橫驅玉女軿皓鶴不來詩夢破湘妃吹袂酒初醒

鄉友鄭順卿以九世同居請文揭碑

家肥蕪辭覓足錦鴻偉看承芝蘭引夕琳宿別去薄言賦贈

表彤筆登名重布衣爽爽恩榮增世美纏纏孝弟保

湘江鏡淨清潮共西陵渡口春地下珠襦誰拾
毛人開玉盌久成塵爽舟校劍神先化培鼎龍文事
既滅留得冬青啼杜宇并令淚灑湘筠

過夏相故第贈夏相副使老衛州高冠誰上麒麟
副使被拘南關

滿龍驤江上舟可容副使不用苫大藏何如中藏
高斷磯猶名燕子樓洛下帝鵷憐相業遼東帰鶴詫
仙遊異時不籍公田業安得吳航駕海浮

送通藏主歸天童坐夏通東平人

玲瓏巖下草織織新作蕭齋不用苫大藏何如中藏
客南宗爭似北宗嚴龕前白月隨方證塵上閒雲信
手拈長夏天廚供奪食未歸登年九十身猶樂康回其
暨西清潭金氏翁

帛

外孫戴叔龍從予游學數命來求詩今歲莫
告歸迺為作此使臭春酒一壺即是初正歌
以上壽翁生開慶間越嵒有特恩賜高年爵

紫瀾藝蓍樂如何莫恨家無金叵羅古禮三千常妻
曲遺蔡九十尚婆娑尋源但識桃花岸過廟誰為麥
秀歌潭影如雲山侶玉未妨留眼閱人多
溪上浮雲日變遷松身鶴骨錄形堅名聲越暨并州
籍耳接錢唐錫慶年有待期頤臻上壽言從老泽
兵笭命家百藝行春酒會極光中福侶儿

偶題二首

國材顓緣執法家扶持漢籍羅內他鴟鵂目是當京

蜀猶多未央殿觸邪道上民言何太訢世間公論堂
容賒一人貪讓可移俗嫩濁深知

帝力加

坤中海產東南富利孔開端自箕商逾嶺南圖帶垂甲
令征輸何優計丁黃即令黔首為生蹙翻羨青苗用
法良馬范諸賢如可作可能無策急扶傷

拗律

七言

長慶居庸至南關門

雲棟忽驚山嘍平霽霧初寒林嶺明兩都扼狀南北
鎮九州通道東西行旗崖巨石擎佛屋壁門遺築開
軍城當時苦詫天下險一卒前臨猶萬兵

宋融宗書璞蘭殿辟山刻景

神霄第一慶雲峯千嶂辟海交流中陽暉騰上刻景
殿缸氣略過高光宮羽衣婀娜翻白月魂筆宛委揚
清風雖然不及臻地宴歌罷析招意已同

無黍溪風圖

開圖却憶鏡中行層青疊翠逢相迎宛山樓閣疑太
古門峰雲霞似蓬瀛明于帆卩過孤鳥沒蒼籟不驚雙
嘗吟藝文一代富所尚筑貴固足爭能名

寅宗道探州楊儀館獨騎圖

蓬蓬玄徐鄉朱牧陽臺撫夢無行雲繚衡雙控馬頭
赤驃雄右鳥豹屋文宮中誰嚴婦人像河外皆稱絕
手軍卩原與氣不能拔世有他鄉人得聞

王振朋金明池錦標圖
詩見方氏同紫事錄

金明池上水如空鴛鴦龍舟乘旋風忽看舫極百戲出侍与阿翁萬户通青春仗衛夾城内白日樓臺橫吹中秉都天子方醼樂欲致森皇漢武功

孫節婦詩

婦人既嫁不易事蹇蹇當与臣節同貞母欲奪民義信然白可與王風已看華表照閨門更借彤管書容切孫曾勸曜日羞荀謀草在背顏浮紅

題陳直卿雲山圖

道路黃塵一丈深眼明畫裏見雲林谷虛滿貯山澤氣侄險前臨屋石陰武夷流水八九曲少室危峯千萬尋憑誰寫入醉翁操我有太古瑤華琴

送文著作奉

御帛往鄂省即踢南交貢吏

瓊郎時馬插吳鉤使華寒動漢江秋褚衣傳踢大長老昧首道列東諸侯由来誦詩合尊對豈以紬史忘周旋南交自古亦封域往致聖德深懷柔

題虞博士作玄齋銘銘為吳喜初法師作

老筑之學由天成大知小知無營營百熹於此亦忘塑象箔自然同一聲可從貧病已種憐不愧徵玄神徵明玄中有物本諸易我將退密觀其生

過英竹學聚軒觀李營丘長林巨石圖歌賞久之作此以英仲

長松十尺能嘯哥氣与高厚相撐支藤梢卷雨鐵網牡巖石罅雲龍鬚拔人疑巨筆能致物我見虛室常驚飆營丘已矣得此幅何乃蛇骨存其皮

王長卿檢校將北歸作古木幽篁一幅贈別

自檗長句

十尺枯槎百尺虯蜷拳性癭偃條治葉外妥媚瘦筋勁骨中藏刑我將歸去端發性癭偃條治葉外妥木星酒開招与君為別留眼相看但此青

題趙之杉避暑山新築別業即賦

明靈觀後惠山前新營堂館貯風煙藤陰不厭淮海客正須多領署佳辰且復少年要宴靈愛大年

篆茶井逕分桑竿紀好景閑連翠岭一鉦太早計却要月

八月十七夜半後看月

錢塘城東潮海西四更月上寒淒淒太陰蟇精金氣盛列宿藏景珠繩低鍾鼓沉沉尚傳警羽毛謾謾屬驚栖蟄蟄初不隔風雨誰其翼我陵冊梓

寄廣陵陳新甫侍儀

駑馬望君君未来誰共錢塘雪芭踏言從外臣变寶訣不与朝士通銀臺千重雲海蓬萊出十里揚州夢樂開何暮六合無泥滓鵬翮垂天亦壯哉

贈相墓人余生

春盡千林響杜鵑過門贈予遠遊篇呂醫山人不二

郭璞藝書宜有傳九州莽莽載神氣八卦章章行化權為誰卜北得龍耳雙眼高鼻水鏡銓

題無極元所藏公君謨帖 無極元南湖上館雲南朔滬名

論書貴神不貴俗顏柳一源同出嵩庸即龍跳氣深穩金春王應聲諧和簡亭妙趣端有證石鼓大篆知無訛羅雲堂中寶書窟帝冏褒開明月多

久不与子長文閒今日初寒讀仰所示文清諫事篇悵今感往併賦憶別

從子不即娶無書文園多病比何如古人千里有命駕令我經年成素居希聲久閱清絃惡撮口併失笛蒲萄百嘉貿亂斯道軒頴獨高文時起予

端嘉以來國漸傾徐公常繫時重輕宗周既隕言益

驗先漢無成禍實萌子房季札猶不死孝章孔融宜有名偉旅傳信秉史例三數前賢畏後生

題閔仝平橋行旅圖

閔仝畫用神屠手善刀一割無全牛元氣何年始磷裂青天半壁尚分留藤梢松骨鐵細壯蟲篆鳥章形體適不觀盃古纍洗古人制作吾曷求

絕句

七言

夜過高鄰有感二首先子在宋掌授是邑令

未赴而內附官未試北風回可能不有朝歌堂上嚴親已夜臺除官過重一哀感今日

高沙湖裏明珠顆竟夭寒光久蟄寥不見揮毫高詞岩月中露濕木蘭櫂

自宗正府西移居尚食後苑雜書五絕句

都城一住一年餘望望令朝更徙居奴輩莫嫌家具少蓬中猶是借來書

官河兩岸水生鱗倚著誰憐一士貧欲學成都百錢卜支床龜敲未驗神

鏡裏初時見白須鑷除便欲去根株如今留得星星影消向人前嘆老夫

未明車馬省門開面面風霜一寸埃借得小牕容我懶五更高枕聽春雷

南隣席公西馬鄉高冠雪肩已青宴莫云相失三里

建甌展端來談五粒

河中府脅歲大旱民康擬實導其府知事張君徒行百餘里請水雷公洞而隨至遂以有秋迎祐七年余官國子學諸生魏讓道擬事乞余賦詩余上世自浦徙南云邦人也作

三絕句以詠哥之

雷公洞裏取神泉噀起垂龍不用鞭旗脚未收三尺雨妙知真宰有微權

滿中千里古提封生齒磬磬仰歲豐一雨端由誰所致太空寞漠不言功

河東吾土首山陽夢寐徃時問故鄉今日商歌歌喜

灤水秋風詞四首
西廂林鞍如割鐵東流涼亭酒似流酥福威王侯有操
柄
世祖建邦天造圖
朔方實憲留屯處上郡蒙恬統治年今日隨龍看雲
氣八荒同宇正懨然
朵樓清曉常相羅吾殿新秋由宴四御帛功由寒女
出分須恩自九天来
西風初吹白海水落日正見黑山雲旃蘆小泊成部
署沙馬野駝連數羣
後灤水秋風詞四首
續中十里編五里道上千車聯萬車東賽西探通朔
漠九州四海會同初
累壩窪尾秒如雪灤河驚飄風捲空泰和未必全盛
日幾驛雲州避暑宮
旋拷才皮斟醴酪半籠蒸幔敵風砂丈夫射鵰婦當
御水草肥廿行處家
山鄒納客供次舍土屋迎寒催墐藏砂頭摩菇一寸
厚雨過牛蒭提滿筐
題立仗馬圖
玉立彤墀氣尚豪食殘芻豆更何須太平未必閑銀
用一幅君王納諫圖
代簡以南醞一壺遺總學侍制總學在北都
嘗賦柳枝竹枝詞各五首
歌罷竹枝歌柳枝桷關雲月巧追隨趙生雅有江南
思欲寫清音到處吹
題宋徽宗梅雀圖
雙雀飛來曉色勻宮簪如雪鬧清新紀干山下他年
見青鳥司花不是春
題宋徽宗扇面
誤池池上萬芙蕖孔雀聽經水殿虛扇影已隨鸞影
去輕紈留得瘦金書
題宋徽宗廣寒桃花圖
青鳥銜書昨夜來蟾桂如斗捧如杯蓬萊殿上三千
壽不及春風夢已回
題金顯宗墨竹
海潤星輝大定年生綃筆筆寫舊妍若為夢裏資霜
谷直到洋州雪棧邊
題薛照江山圖
秋滿楓林宿暮寒夕陽牧盡月浮灣驛人一曲江南
思彈徹瑤箏送鴈還
題李藻河梁泣別圖
風吹大漠翔雲飛兩鶺擬類一鴻歸便使節毛零落
盡葵心終不負朝暉
題錢舜舉禾鼠圖
華秉如雲北歲功尚嫌留鼠究未能空令朝試無狐
祭直想西成一蜡通
題釋迦出山圖

耳輪卑狗吠桑扉碧眼初開濯淨蓮優塞波王先
禮明星一點正當天

題霍石海狗圖

越犬初隨賈舶來閒堦塔美影小俳佪花陰滿池濃如
雪解下金鈴不用猜

題海潮圖

豆魚吞吐不知勞千古靈胥氣尚豪夜半西風搥信
到銀蟇初掛海門高

題牧羊圖

氈毛成毳酪成漿沙水分流草滿場說侶老羝人立
鬻金華山下筏苓香

題睡猫圖

蒼陰閣卧小於蒐堂上氍毹錦繡舖放下珠簾春不
管隔窻鸚鵡嘆狸奴

題折枝海棠圖

東風庭院黙綿香翠碧飛來午影長啼濕紅粧看不
厭祇疑春色在昭陽

月中度居庸二首

光斜峯半月照關傴窓青山霧露間行向小鵲看影
過冰霜刺畫太堅頑六馬闌關廿四蹄行穿澗道石東西嵐光忽破天光
出正北諸峯直下低

荆門三絶句

荆門西抵李開務一閘門閘初放程南風關水不容

傳莫憂瑤草未生叢

洪州歌十五首

豫章城西江上舟船翁爽杘起紅樓官鹽法若有饒
之市利商切無笑喬
舊坊馬蹴誤驚眠新水魚來聽賞鮮詫說閑書無一
廢原山上雲封頂谷底洲前水作文光向江城收物
色洪崖仙子舊知聞
騰騰寶氣貫天中一劍西飛一劒東化作城南鎖蛟
杜人言下有支祈宮
東湖水滿葑雲開掠取烟光兩色來未放官縣興春
酒且從漁樂占池臺

黃砂素礫漫江干黑風白浪開牆難閒道兩時水橫
溢數尺不上呂門端
相國臨邊節制高春城小隊騎陽旌旆出口開南粤無拒
命翦翠生犀數貢毛
秋屏閣上看西山每到須捐薄奠還豈有珠璣資竊
弄秖教塵土羨蕭閑
蓑萬鱗滑脆雞蘇渺尺河豚王作膚還說江鄉美庖
傳幾曾風味侶蓴鱸
諸使宮名小字題石幢今在驛垣西當時潭記大手
筆岐陽十鼓与之齊
賣屨山前歸未歸洲南日日候劉毉白鷗知尔不俟
家黃鵠去人當一飛

圖膳新雨得春多幾箭開人載酒過夾徑金沙編作
障懸根翠柏種成窠
女鬼頭戴角宛歌匈菜垂垂舞鸑鷟齊十里來城搪宿
重新晴菜把賤如泥
舊閑雙井團茶美近愛麻姑乳酒香不到洪都領佳
絕吟詩真負九回腸
中男十五學揮譙大男前年骸競舟辦作神遊賽寔
食併將犀炬照潛蚪

次韵奉荅德基冬日見寄四絕句

雲滿千山雲滿溪丰竿寒日稍平西東風不為年芳
地錯莫江梅吐未齊
鸚鵡大杓勝舒州欲搗春江水倒流閑得桂香無鼻
觀竹月斜窺點易窓

圖

金門羽客住仙都玉立蒼官五大夫微月滿空策鶴下一林秋影散龍胡

題太玄天師畫升龍圖

博大真人衡氣機硯池傾倒墨龍飛風風雨雨成功後却蛻升形上衮衣

題松雪翁畫杜陵小像

一代詩材飯顎山圖風雅頌可追還秦州行也湖州畫四海新愁儼在顏

題薛朝陽畫扇

松雲如蓋沐微涼半嶺風回澗谷長手把丹經蓮葉上舉頭見日出扶桑

題鄭伯元經應家四景圖

花香柳影弄輕柔簇騎沙頭噪小舟啼鴂聲中流水急故園東燭繼清游

長松如喔蘚清溪溪上飛樓不用梯對奕者誰吾識汝奮中日月兩醯雞

白雲黃葉掃成堆誰戀林中濁酒杯流水自流山自在揮毫送鴈幾時回

殘雪空林掛夕陽小橋流水數家藏山人愛用饒風味芋火溫溫酒仰湯

訪垣溪葉審言主簿留止宿明日千之要山行瞻禮西巖石佛鐵應真像追省舊遊賦此句五首

精鐵初誰像應真更令巖石化金身天龍自是當加護灰劫知他隔幾塵

巖龍古像刻青紅山水蕭蕭殿影中若也莊嚴能不朽是將智力鬪虛空

石路無沉野色開二三童子亦從來讀游如夢秋如水莫遣山靈勒駕回

主簿歸來樂潤縣相過覺得奉清歡圖書秘奧方頻啓棲閣重門更一拌

石佛巖南有竹家百年文采伯朝霞為子肯蠟游山破同倚西風問菊花

題王制乳家所藏宋穆陵戎論遍印御扎二首

衛公故物文皇語珍重孫曾錄錦囊百歲蓬萊既清淺一封御扎淚千行

長江天塹重遏防備禦尤資鬪寄良國劬雖然論射末訓辭猶忘示安強

題畫皇御題導源宮畫牡丹扇面二首

剡南樵客寫花容院畫流傳睹幅中若使國工春麝王開江兩岸綠雲驚夢又成空

天香國豔豈堪描生色誰將上尺綃留得當時宮墨在杜鵑啼處雨蕭蕭

題息齋墨竹

李侯筆下翠琅玕著處清風起畫寒蕪紙蘭亭誰繼識秋將玉腕詫人看

題宣和御畫鵪鶉

璚蘭宴幸撫盈成軸墨區區寫物精天上陪来鶉首次人間留得紀千名

行界牌源道次小憩民舍

小谷疎林雯數家年芳猶有剌梅花地截斷前峯門磬入巡行雲日来清雅鄭十来寧有諸南音何得更風胡

題理宗御書賜馬都尉追封趙王謚康僖

尺素題詩賜巨璫一時恩倖寵流王歲廷風去辱常事又為東周引恨長

鄉友趙用章自廬山来訪作仙華曉霽圖贈之并題一絕句

看歲庵廬五老峯雲松點點故山同倦人寫出佛華面分付歸鴻与朧風

制代人作後語亦同

趙王封贈三代制

立鄰察贈靖忠保德和義功臣太傅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駙馬都尉追封趙王謚康僖

制

先德後功周室所以開守文之治左宗右戚漢廷所以推廣愛之仁粤我熙朝肆崇勳籍爰念副駙之戚載頒贈秩之華具官某至大能剛誠善不伐雖生知於孝友亦世篤於忠貞配大姬車服之多而動無踰節隆元戎旂物之貴而出則專征惜不百年成子一障方懋式商之命用恢全趙之封死也如存極三公而論爵没則有謚合二美以易名以寧假廟之榮以行酹天之澤於戲昭昭在上尚母忘沙降之恭非非厥聲千亦有封建之福歆時寵渥光對前聞

未忽雞鄰王贈亮節輯衆保義功臣太傅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駙馬都尉追封趙王謚惠襄制

元功次薄賢實著於邦冀姓真王貴貴無踰於戚畹爰舉追褒之典以隆勸厲之仁匪曰私親其惟本始具官某大圭不琢雅量有容愛士甚於扶傷卹民幾如拯溺念烈祖首歸真主茂開社稷之勳肆罔朝浮尚元姬申侈車旂之錫每虛懷而挹損遡卿氛以遐征是用衰對寵光聲加美謚七公九錫既峻陟

於雒垣大國三軍亦就更於全趙於汉示推勞之厚
豈徒為備物之彰於戚奸城而失腹心已予躬之不
閱聯姻而託肺附賴尔後之多賢祖服異恩式承嘉
薦

宋安趙王贈繼志樂善全節功臣太師開府
儀同三司上柱國馮翊郡尉迟封趙王謚簡
穆制

三恪封陳重是神明之胄外戚在漢豈皆恩澤之侯
睿尔勲賢雄子肺附惕容儀其既遠修命數以獨優
見官某聆若春温窺然山立仁民等於愛物養性推
之事天藩首而称北藩祇服皇明之被奉珪而朝上
國式觀侯度之脩持一矢以扫氛指孤城而賓淨風

定鼎卜年之伊始宜出綸揚漢之有光國本王封邊
升庸於元宰謚則周道異謀行於奉常極目歸以加
崇為壻車而增貴於戚帝室之親曰甥曰舅已資夾
輔之勤君子之澤在孫曾尚克相詣謀之永底愚於
蠻丕輸寵休

西紀追封趙王公主 皇姑

王姬下嫁踰誇車服之儀戚里聯姻有煒旂常之績
屬新鼎命用錫綸音某星婺騰輝天潢毓秀正家而
尊五典出言必盡於箴規成化而本二南動作無踰
於矩則嗟月輪之既缺睹風馭以奚攀大邦爰啓於
封圻貴主肇臨於位號式流終譽豈務私恩於戚論
狄褕衣等殺猶存於后飾畫堂甲觀宴嫉緬想於神

阿實忽鄰皆封趙王公主 皇姑

用厚懿親服在宗盟之列漢事大主具如藩國之儀
方晉聯於燕詒宜亟申於褒寵某淑靈翹德柔嘉
義有開被蒙服以攸宜乘翟車而肆覲朕方惇叙九
族閒及諸姑爰疏封國之恩以栞保邦之慶於戚形
管有煒尚無忘女史之書大糖是承以克享壽眉之
介益昭殊寿石格繫楚

公主亦鞮帝姬周道實屬於費賓侯王麻有國邑漢
儀無示於尊尊允懷同氣之親誕錫均釐之貺某懿

蒸雒則桑順可貞就化覃乎家邦美行應乎圖史昔
祖姑監國輔成定命之基今伯姊柱天与享肇禋之
福錫名既已本翰益隆庶徽顯芳之靈以萬孝孫之
慶於戚帝室之親曰甥曰舅已資夾輔之勤君子之
澤在孫曾尚克相詣謀之永底愚於營冤

集賢侍讀學士中奉大夫李絢封贈二代制

祖懋故河東宣撫檢察使贈嘉議大夫吏部
尚書上輕車都尉追封冀寧郡侯謚文惠

錄弄世所以廣思胙亦嚴於取貴活千人者必有後
尔惟萬於集賢時進讀之日應我申褒之律其昭
先美以示隆私具官姓某祖具官某直養以全剛靜
簡而致達方

聖武伐太原之日摯生靈歸中國之仁布衣而供前
籌慕府以為巨障寇物還守河內上功正切於轑輸
馬援去卧壺頭壯節白甘於徼退追令墓上征西之
字叶之襄陽晴淚之碑森後而德已遊詔諱而報不
食爰舉易名之典肆加賻卹之厚惟毋嬋於少殺節惠宣於行靈亦詫於非常容尔營
冕歆予寵渥

父昱故成都路防城軍民總管贈中奉大夫
河東山西道宣慰使護軍追封冀寧郡公謚
忠敏

予嘗而論其世三者推廣孝之仁積德不必其身大
夫有顯親之義若時冬子維予近日追榮式應於邦

裒初命遂加於公衮具官姓某父具官某卓尔能立
休焉有容琴元戎閫外之謀厚君子師中之吉蓋嘗
執簀而計兵食入關而課民庸孔明恢蜀道之畜非
蔣琬莫安留府杜預率荆州之伐而羊祜不見成功
勳名在二子之間報効猶十年之後流之長者必蒸
洛笛之送者雖芒屨素宣厲畀於高牙考行仍申於
美諡於戲氣為物變為鬼冬曰烝宜秩尔豆遵之薦
死如可作寵至其承

祖母張氏追封冀寧郡夫人

慕祖必有所應國家重賢賢之恩抱孫令見其成君
子謂善善之澤肆因眷褒併示追襲具官姓某祖母
某氏德順而莊教慈以肅公卿取為家法婦女視若
母儀厲世嗣之升朝從良人而命爵小君所以序貴
式增榆狄之華大夫則知承宗有煒彤鹽之蒨庶茲
幽穹服我寵章

祖母蒲察氏追封冀寧郡夫人
王父以孫為尸本支宜於百世婦人從夫之爵恩禮
視於諸侯其廣朕私以洪爾慶具官姓某祖母某氏
柔儀範俗淑行正家早親箕管之勤晚遂庖廚之養
及燕謀而始大侈象服以斯皇一命為榮尚不食生
賢之報九原可作庶其知稽古之榮有奕寵休無間
溟漠

母仇氏追封冀寧郡夫人
朕大儆官聯咸有羔皮之德肆惟本始孰無烏哺之
恩寵親所以勵人臣錫命所以重國典具官姓某母
某氏出自仕族動為女師采蘋恭其先在家循於法
度殷富勤以義從政閔其勤勞所嗟風木之悲不見
樹萱之色母貴今以其子婦爵則從其夫周制稱寡
小君爾尚服漏泉之澤冀部維方千里予敢愛大國
之封既極哀榮益隆備享

翰林承旨王約除兼太子詹事制
太子繫國本既茂建於元良詹事猶古官茲重煩於
耆艾爰當禁林之直乃陪諧暟之遊命出自中聽學
於外某學知體要行應機深醇有儒者之風謙退
特廉士之節頃久勞於民社遄峻陟於詞垣乃先正
其心無若裴垍之敢諫顧可託以子何嫌周勃之少

文惟折旋規矩之必端資左右侍御之皆正此事要
關於輔導若人無愧於典刑班骊少端尹之職省給
悉歸於唐府位冠大長秋之上進超壹用於漢儀萃
茲眷禮之優示我責成之重於戲以汝為商山之羽
翼是將觀德教於初休於後勉施忠藎嗣有寵嘉

真君制

真大道教祖師無憂普濟真人劉德仁加封
盖聞大道常清淨自化因盛治之攸資至人以澹泊
為宗矧前聞之足證庸加寵澤增賁玄門 敕神若
虛應物無迹知性皆本有混同孔老之間然言不雜
荃終始天人之際雖深藏而弗售已妙用之顯行今

煕朝充美於象元肆
列聖重光於斯命是用驟尔仙階之貴昭子帝祀之
陰以迓蕃釐以開来裔於戲騎日月而遊四海想神
馭之如存官陰陽以遂群生尚物情之咸賴祗服茂
典益暢休風

東嶽泰山加封大生制

帝出乎震始万物以司方嶽峻于天配二儀而作主
惟此云亭之祀具諸封禪之文肆兼章特崇徽号
仁存率育德載無疆出雲雨於虛空割陰陽於昏曉
中州扶輿之氣豈祝融獨得其宗泰山維嶽之瞻蓋
龜蒙奄在其下迺欽柴而備禮泊平土以告功是為
王者受命之符六曰庶民錫福之地想廟容之如在

申命於大生以薦明釐以賜於典刑班骊少端尹之職省給
王策導其為方士之虛談白麟至而朱鳳来庭亦
有聖人之能事叡予時渥惟乃之休

詰

江州路聖治太平宮九天揔訪使應元保運
妙化助順真君加封詰詞
朕聞大道亦強而名固具靈輝之造至人以虛為用
實高監鄉之司聆弦衡嶽之佐神巍鎮宣廬之治兩
式稽典申錫儀稱某氣孕亭毒之先功裕化育之
内崇巒穹谷亦閟景以揚靈法衆真圖輝無形而有
物受任十華之使寓神八極之遊蓋衆靈竦聽其為
詞而三界趨庭於此徵謂青城丈人各主方地底有

貞符延朱陵仙府別啓洞天合嚴明祀是則敷顯闡
幽之故昭乎福善之機用加四字之真封對荅
萬年之光命於戲六鼈之式頒界國朕方稱秩於無
文一卦之德曰鬼神尔尚克昭於不應惟承茂渥益
暢真風

興國路九宮山太平護國真牧妙應普興真
君加封詰詞 神荼壘

蓋聞神仙能化无匿景豈有迹之可尋山川亦靈翹
揚英知炳靈之攸在称秩式講於明祀出論爰舉於
真封某和以天倪動而淵默若盖根諸性命之學至哉
妙用不離於橐籥灼見於蓍龜故形為棟樞之言
代嘗禮之而蠁膠言若乃遵尔以點鄰迨今肇帝之

追陪謫為九宮而來下於戲茅初成鴛龍而去長司
河曲之天許宜平騎鶴而歸不忘城陽之宅以時朕
讌服我寵嘉

表

進南郊圜壇圖表

陽郊展采冀天地之顧歆法駕示儀象星辰之北舍
兹命工人而加繪緑干轄仰以上應蓋聞大事莫貴
郊禋盛禮必有摶節故圜簿總屬車之次而公卿在
聯乘之間昉周制而已煞猶虞儀而始備後完清道
罕行宣六引之威左右畫衣雜采占五方之色此文
事必成武備凡樂聲實具禮容乃若古今興輅之等
襲上下旗旂之度數非資圖寫曷究徽章韙成能無

与於告詞而曠典尤宜於藥續用徵駿鑾期補明時
此蓋欽遇百云熙洽宣光桑嘉作則戢干戈而肆夏
繼序斯皇歆神黎以授時和郊惟允方奠五之建祀
夙大眉之在廷彰物采之多表表聲明之盛月致
君心切讖禮才疎託以丹青紀太常十一掌之部傳
之瑰瑋揚
天子億萬年之休

國子監賀太室慶成表

廟桃序四示惟辟以奉天宗室崇成知敬親而尊祖
聿觀丕構盖闡昭稽盛烈乎二嶽協格享之誠先驅而歸日御南瞻羽衛之
百世故王者有莘漫之義而天下形孝敬之風昔周
制都宮位皆東向及漢五原廟意在別祠使非禮祀
已遠袁坏之淨故四至則如甘雨之澤物仰之猶若

監修國史賀正表

天明即命紹開帝歷之隆王朔体元序四人時之始
文鈞埏礼和氣冲融宇賀德協重華道昭全美御端
門而肆赦万寓厥春坐宣室以受釐五辰順軌方九
域既来九譯之環拱首東階願上千秋之鑑

國子監賀受冊寶表

皇儲正位肇新王冊之頒獻宗祀緜休丕衍瑤圖之慶
泰和斯暢震道乃行 中宮盛德誠明問學光大教喻
成而三善斯帝訓時敏元良定丽萬邦貞民情感鼓
方彤迓之脩禮宜朱邸之迎祥某職忝庶庠心馳鶴
禁日輪月暈頌有繼於雅歌乳符坤厎益懋開於興
運

狀

升祔禮成請准恩賞狀

竊惟
帝王之興實由
祖功
宗德積累所致故制為廟祀以極崇報之禮配天同
大猗歟盛哉粤昔
世祖皇帝肇建
宗廟創修禮文
聖子
神孫繼紹纂承
英宗皇帝所以膺載廣
今上皇帝嗣服之初始克落成爰以泰定元年五月
十四日奉
遷

宣政院賀于秋節狀

天臨宋邦肇迎仲月之陽電繞紫樞式應前星之瑞
宮闈祠歲寰宇交欣中嶽生申嘉恭德全仁智承至

祖宗神主妥靈新廟止六日欽奉

顯宗皇帝

英宗皇帝神主升祔朝祭品物儀緻典照攷古今凡諸臣子欲以奔走實為非常而一切遵益有殊特之礼必有殊特之恩宗伯以来每行大礼則必等第頒賜行事之臣以為非此則無以勸褒錫福於下也今

朝廷正崇 主礼成而

顯宗皇帝始由 晋邸登 大寶与

英宗皇帝並祔于 祖 宗之次此皆曠世甚盛之

事譜宜參酌古今特推 恩沛由獻官而下行事官

有等第當明頒樂以隆 朝廷祀之貺而書之信

史亦將示法於将来

欽惟

世祖皇帝肇建

宗廟始定祭礼每歲孟冬卜日大饗命大臣攝行其

事以時方寒酒故也比年以来若楊靜起於成都即除四川提舉史炤董士廉起於燕南即除

翰林編修國子助教皆由布衣以薦入官今更数除

等皆以史臣為之因已久遂為故事至如

南郊

太廟

除

太廟

南郊 太社見有法服外各處權宜添造單羅法服

全副二十身專充夏秋祭祀獻官近上職事行禮之

用庶幾馨香達于

神明而於陛祀之儀不為無補

臣忽石烈希元狀

竊惟用人當求實才薦賢務合公論其人賢矣則稱

其才而薦之非過舉也取其長而用之非市恩也方

今設科取士之外凡隱晦丘園才德彰著之士又令

所在以其名上聞

朝廷急於得賢之意茲可見也比年以来若楊靜起

於成都即除四川提舉史炤董士廉起於燕南即除

翰林編修國子助教皆由布衣以薦入官今更数除

臺能崇尚名節而有難進易退之風則薦非謬薦用

非濫用亦已明矣伏見都城處士乞石烈希元年踰

半百萬志窮經尤於易春秋二書精考審察探賾鉤

玄不肯先儒訓釋之旨自得聖人制作之微安貧樂

道若將終身而孝友之行形於家庭信義之實稱於

朋友近者翰林集賢諸老監察御史惜其老於文學

累嘗交章論薦以謂京師首善之地有一安恬之士獨能遺外聲利萬學力行起而用之則可以表儀四方興起風化非直為常日廣曠敗俗庶蓋計論禮典稽考儀文必得通經學古之儒老成名德之士乃為稱選其熟知其賢用敢舉以自代如蒙轉而上聞將乞石烈希元擢充博士代替其名朝廷優賢崇禮之仁聞必能修舉職業上副

祝文

行祀嶽瀆祝文代李學士作

中嶽

維萬作鎮奠于土中蟠地與厚配天北崇雄亘秀特為周生賢肇漢登封載其嘉應昭示無窮明德宜祀

二室西東外有河洛韞液宣通曰神鎮星實主實宗

聖元越古同風祝誦祭式與時並隆

皇帝曰嘻邦彝是庸汝繼侍臣往即祠宮熏香奠幣

明禋余衷承

命戮駿敢有弗恭練日既良卜牲斯豐神之格止有懌無恫百祥來集洽于時雍

天子萬壽維神之功

南嶽

列嶽在地實張四維神氣所載擩體有肢昔舜脩方

望秩以祠厥德昭升五典克敬翔茲衡山屹鎮南離

又十二峯業及戴巍朱陵之洞祝融之司泄雲吐霧闔闢神機乳竇既正以莫民麗叙祭有章百王承規

皇元統照文德敷施稽古作制悉祀維時牲號斯崇

神人具宜

天子在御宰臣芳儀洒下

玺書香幣載馳爰既祠止卜日誨歸龜蓍萬誠陳有飫

菲菲

寢心既將神亦宴娭昭茲靈貺報以蕃釐於

萬斯年格于隆熙維嶽維固維

國之基

淮瀆

淮出胎簪其源甚長禹始導之乃自于唐有山桐柏

繼乎蒼舊會泗而沂茲焉濫觴黃德維神其靈孔揚

萬年有永神降之康

濟瀆

濟初雒況菱仍垣曲孟陽二源始匯而畜是為龍淵

實制坤軸噬呵雲霧變化忽倏貫河濟榮有類有伏

及其注沂遂列四瀆爰始秩祠名在宗祝

皇元稽古大正疆服祀事孔時載祇載肅聿

薦此芬郁始其格思報以景福

天子萬年神有嘉穀
北海野老于濟源

天地之間環海為區北有瀚海窮發之陽粤初墾杞亦聖所謨眯惟濟源茲神居靈芳来下

命書通馳香幣迎闔神居靈芳来下

聖意古載數

聖有貞符

於胤明昌

並祠嶽鎮矧在輔都維

策問

國學私試十一首

問井田廢而阡陌開鄉遂都鄙之制不可復矣厥後名田之請限田之議均田之法作輕緡緡前以為利後以為害識者有遺憾焉唐之計口授田有口分有世業桑稻曰租綾絹曰調与夫歲二十日人力之庸其取之民者如是而已可謂法之善者也六聚而遂廢不舉豈其制雖有所本而於時或非其便歟抑人多田少必不得已而後廢之歟井疆遠尺計口授田之制今猶可踐而行之也願与說生訂其古法之可以宜於今者

問自秦滅經籍至漢興易書詩禮春秋稍出而樂遂亡矣或曰孔子之時樂已殘缺適魯適楚適齊適衛正而定之河間所獻又特錄秦漢之事亦諸生所傳

傳非亡於秦也蓋雖制氏在漢世高其官頗能記其鏗鏘鼓舞而不能言其義則河間所獻又特錄秦漢之事而已宜後之論樂者紛紛而莫之厎定也以

子之言而已宜後之論樂者紛紛而莫之厎定也以

簡喜周宋諸儒之所更定而猶不無遺憾焉則待其人而後行固自有時哉今

明天子在上有意於制禮考文之事蒐襍廢墜討論而興起之抑豈無其人乎則推其端而究其末引而信之以備六經未備之經而聲其元之德於秦漢之上顧不甚盛甚難也欤試相与誦其所可取者焉

問凡祭祀必有樂學校之祭小則釋菜以食為主大則釋奠以飲為主故舍菜合舞於春須學舍聲於秋而記禮之書特以仲春上丁習舞釋菜命之樂正又謂凡釋奠則必有合于時釋奠于先聖先師先老若所謂樂祖者無專祀也其習舞与聲皆大合六代之樂北齊嘗以太牢釋奠孔子配以顏回設軒縣之器六佾之舞至唐始以孔子為先聖顏回為先師而京

丹宮縣令三公攝事隆禮備樂亦至矣然宋既加王儀其樂弟用判縣施之堂上而又不設鐘虡蓋宮縣判縣一舉當時議禮之日其所損益安在意欤抑有歌無舞又与古人習舞合聲之制有不同歟令仲春上丁將舉祀禮則禮樂之事亦諸生所切而究明之者願紬繹其說

問自田不井疆民不什伍而分田令賦造器制俗

田役作軍旅凡先王所以維繫其民之意於是徹焉
秦開阡陌漢事無并人之忘重遷俗尚流寓至晉琊王
主斷之制建齊復申黃籍之令故戶口漏於國版而
夫家脫於聯伍者皆受而注之其後百家有譜東南
別族僑舊錯處姦偽益滋寬鄉為墟狹邑成聚雖以
閑田增户列之五事責之守令而猶未之有止也今
欲上知寧人之方下知安土之利存亡更守出入相
司有無相貸疾病相救一道德而同風俗顧以何術
而濟詹茲試考叡古今之宜以詳著于篇

問下情之通塞治亂得失之變係焉工箴瞽詩道謗
市議不以人廢言之意蓋三代同之自是而降漢最
近古凡所論建必合其同或諸侯王之有詔或列侯
宗室之與議或遣二府之僉謀或用諫大夫之決策
以博士議郎之小目而猶得與丞相列侯二千石益
預諮訪亦幾乎公天下以為心者矣然言路浸廣而
治道浸微豈苟同挾和之論使為希意順指之私歟
抑屢霜堅冰之喻尚不足以開自牖納約之明耶其
不制為一定之法者無亦示夫廣聽集覽之公不于
其人而于其言耶今朝廷求言視漢而益切顧處
士橫議與學校正論孰得孰失必有能辨之者矣

問三正之起尚矣說者謂夏正建寅為人正商正建
丑為地正周正建子為天正夫子因魯史作春秋凡
稱君即位必書元年春王正月夫春秋尊王之書以
王次正以王次春則正月者周天子所用之正也先

春而萬物之所由生也治曆明時實為
王政之大端舍是而不之講則非當務之急矣
問六官之屬備於周合而典則炳非當務之急矣
莫不有政有事令其書詳焉漢去古遠大抵多倣秦
舊而法制日容名數日滋以建武之減損猶不能革
元始之更置下逮宇文拓跋鑄名復古而建官之意
愈如宜其効之若彼也夫以六典之書為周公始致
太平之具奈何一用於後世而遂啓變法更令之端
則周之制果不可行歟蓋嘗以令而揆古則令之官
猶古之官名之存猶實之存也國計主於大農而企
穀之虛贏豈不可考公卿領於尚書而庶官之職豈
豈不足敷居是官舉是職而其道可以達之天下國

風刺候人春秋譏世卿吁可畏哉孔子曰脩廢官而四方之政行焉舉逸民而天下歸心焉今
聖賢相逢而天下猶有瘼而不脩之官遑而未舉之民此則明詔所為拳拳者也善乎先儒之言曰有閔雎麟趾之意而後可以行周官之法度然則今非其時耶彼其籍以為變法更令之端者夫亦泥其迹而不知其意耳試訂言之抑以觀所學
問古之王者立廟以萃人心之渙蓋制為祀享而天下不一之論定矣故上自商周有功之日從於大享祭於大烝而漢以降則惟烝嘗配食於庭崇德明勳之意示人心之有統而且以勸嗣王也唐武德中嘗論次太原功臣裴劉而下揔四十三人貞觀所錄亦五十三人長孫趙公實為之首而房杜王魏繼差等焉他日配祀高祖之庭者敷開山劉政會淮安河間二王而太宗之庭則房魏屈突通高士廉而已裴劉之勳固不多於鄭渝二公靖元二王也邪梁鄭尚矣乃若無忌如晦与珪之風節抑猶在蔣申之間也
郎凌烟之圖貲即麟閣雲臺之模寫彼一時之定次
熹不是以墜十八侯之功籍也耶將不一之論革舊
定之於一時而未能沾千載之慮也乘先儒以大烝
為祫禘諸祫禘於夏而祫於冬耳其與周禮秋烝冬嘗之制異矣然貞觀之議亦曰禘及時祀功臣皆不應
享則三年一祫五年一禘以其合於天道之大小而

論次太原功臣裴劉而下揔四十三人貞觀所錄亦五十三人長孫趙公實為之首而房杜王魏繼差等焉他日配祀高祖之庭者敷開山劉政會淮安河間二王而太宗之庭則房魏屈突通高士廉而已裴劉之勳固不多於鄭渝二公靖元二王也邪梁鄭尚矣乃若無忌如晦与珪之風節抑猶在蔣申之間也
郎凌烟之圖貲即麟閣雲臺之模寫彼一時之定次
熹不是以墜十八侯之功籍也耶將不一之論革舊
定之於一時而未能沾千載之慮也乘先儒以大烝
為祫禘諸祫禘於夏而祫於冬耳其與周禮秋烝冬嘗
之制異矣然貞觀之議亦曰禘及時祀功臣皆不應
享則三年一祫五年一禘以其合於天道之大小而

言之大則人臣日不与而小則人臣可以黨及之欤崇
德明勳令猶古也其即夫天理人心之所安而稽之
往制之得失以詳著于篇
問道馭天下之術既徹而庠序學校之教以興聖人
之於人有甚不得已焉者矣蓋成周以三物四術舉
於鄉升於司徒意猶為近古至西都則孝悌有科孝
廉有舉命之九卿命之郡國而不舉孝為不奉詔不
察廉為不勝任失當者有罰紛若是其与猶舉里
選之意果有同欤當時舉以户口多寡率人口二十
萬一人滿百二十萬六人限之以四科而博士御史
一輔縣令於是乎取至博士弟子亦命二千石察其
好文學敦長上肅政教順鄉里者
武帝初弟子員千餘人成帝末增至三千人豈計口
察人之路不廣而受業太常者特二千石之所羅致
也欤且善事父母為孝清潔廉隅為廉而又悖綜經
籍窮闡微奥其選舉之若若越於史以廉舉者若趙
廣漢朱博薛宣黃霸尹賞不數十人而以孝廉為郎
若自京房外亦不多見則計口以察大郡滿六人止
若抑豈過計欤大抵法之宗會不能以無弊後之
議者或以新衣好車為不廉而議與服絮臺殘者得
以盜名撫戚以剖胖廬墓為非孝而揖讓上聞空舍
者得以著行義一是一非其間相去不能以寸然論
尚得而貸之欤蓋漢承秦戰爭之後閭鄉取帝之
未舉謂彼雖孝親而榮長則知所以治身而推之可

以為更美此高祖轉移斯世之一機也是其同乎成
周若果可以其迹而論之欤令
朝廷設科取士先德而後文必孝悌稱於鄉信義服
於友始得以名上有司而已合成周先漢之制而一
之美則郡縣之所舉館學之所升凡欲為天下得人
以推廣
皇上好德賢賢之仁心倚欤休哉橋門多士方鼓勇
作氣以俟決戰則夫
筆陣之一助也其毋
問儒者之學要以明
深則其奮發為文章必皆碩大光明可以貽
諸後世而無愧彼或以成敗利鈍論人者失之遠矣

季漢諸賢以名節高自標表至於嵇柱過直而諸葛
孔明躬耕南陽抱膝長吟自方管仲樂毅時其知者
不數人而不知者未必不以為是矜名飾譽者之為
耳及先主起蜀一聞徐庶之論三往乃見其畫為時
剏益和西戎撫夷越之策善矣遂能挈成敗之機約
合擇據挾飛雲之衆圍取成都定建興抵攻一試于
南而資用以鉢治戎講武從容北舉二疏之陳開朗
激烈忠誠所擾當統文乎哉乃若制木牛流馬之運
演兵六八陣之圖雄據武功離耕渭上深謀定慮有
足稱矣使亮而未死則舉魏併吳興礼作樂漢之為
漢克反于耳論者乃謂其制戎為長奇謀為短是得
為知孔明哉伊周而下遺特之難而處英雄之不幸

者孔明也挺身託孤不放不攝而
主不疑不忌而士知所勸所謂約
心布公道益無非帝者之政也觀
以設舞豪傑憑藉一世而身隕未幾
特妄議者猶得伸彼以抑此故其知
為是特將略之雄耳而不知儒者明体適用之學至
孔明無餘蘊矣先儒曰孔明有王佐之心而道則未
盡又曰孔明庶幾禮樂夫亦安所
究評之
問舜始命官契為司徒亦既任之以
后夔典樂則於胄子之教尤特隆焉蓋自天子之元
子衆子至于公卿大夫士之適子通謂之胄子是皆
興有天下國家之責使非有以涵養其性端而和柔
其氣質則樂德樂教何以深入乎心而直者必失於
温寛者必失於栗剛必至虐簡必至傲矣歷夏而商
而周若大司樂之建學政若師氏之三德三行保氏
之六藝六儀所以教養國子而進之於道者非於貴
游子弟而有私焉故周召毛原劉尹榮單之族皆世
食其祿並儀朝著与周正休直教使然耳蓋天下者
天下之天下受之先王固將与天勲庸之子姓共有
之周之法豈獨致隆於公卿哉以國子之繁國體其
重如此則教之隆所以責之之至也漢世史二千
石至六百石及關內侯五大夫皆得任子若侍郎郎
中厩子洗馬廁賓郎將往往以父任為之成帝時以

溥始由父任為博士弟子其顏色和順身体修治者以為宗廟舞人而董仲舒謂子弟未必皆賢王吉謂子弟多驕驁或欲除去其令或欲稍減其算此徒見任子之弊而不知救弊之源毋怪其論議之紛紛也今國之胄子有學有教固已大倣虞周之制而出於父任又皆壹用漢法所謂樂德樂教乃未之聞焉至於舞宗廟之酎者世或非賤之矣孟子曰仁之實事親是也又曰樂之實樂斯二者已也然則五典着仁義之實而六藝豈自外至者欤彼六律六呂五聲八音之為用又豈非三德三行六藝六儀之所薀蓄也欤抑樂之為樂偶於六藝之中其為教亦有輕而有重欤或曰春秋譏世卿為尹氏也則雖周召毛尹榮單之族其必資教以成者庸可得而後之欤雖然虞周之教其致隆如此今亦豈遂不可得而復之欤虞之胄子周之國子漢之任子其所以為法亦孰得而孰失欤願悉相与商訂其說

御試一首代樞承旨作

朕觀帝王制治之道未嘗不承天以從事法祖以立政然而仁義彰施恩德和洽則本之教化成之禮樂其効固亦可睹已孔子称舜無為而治觀其始於修己而終於恭己勞於求賢而逸於得賢無刑而威於刑不賞而勸於賞能大有為而後無所為舜果無為者哉迹若克艱以圖之昭德以建中不遑暇食而即

論議

徐鳳論文莊

儒者事業之則爲德行之副爲德行事業之則爲文莊脫於家庭諸褚之訓而漸溉於師友源之正者有日来兴故江南諸道行御史高侍御史徐鳳暇暑中外垂二十年純白一節終始不渝方侍側隼下吏撫風在樹鳴蜩悲陰從庸柂山村彼反盤雖名候寵以至撫叛之日隆安種羌殄亡之勛奉辞問罪議法用薩於時裏土遠招服祥刑之正及千苦司丞轄參乘概機方妙幹於化劉已漕務於玩物譬猶外實乃棄賢而遂蔽公則辞謝登涂悉誠戀闕伯

寂乘之啓悟修恩養以退領無同中塗爲飛神州望緲琴雲德恨流水含凄故識者莫不驚嗟而憾人自謂得計不知漢廷望重由汲黯之居中廣室謀輕以真卿之出使嘉公之血誠知有君父而不知有讒臣知有國是而不知有碩忌寒寒之南諸郡之忠可以振爾簪紳可以慴讎壬俊泰風和氣周流於秋霜烈日之中全德純乎公則冥讓達陵益法定名位合禮經謹校益法敬直慈惠曰文執德不於曰請謚曰文承

扎忽児台諡忠肅

蘭文同睦則勞馨失所惠邦並列則讓王奔安嘉閩君子小人進退之機而知陽明陰濁消長之候既力孤立易搖此所以嫌旦近讒屈平貴族猶不免流言譖口之所容若也故二川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欽率扎忽兒台早食世德親結

主知姚嘉真於首蘭遂典司於藏綸司已屢俾延論深利源由憲府以遷咨爲元帥而增望侍御史之商則風采毅然建中執決之則紀綱斯稱而屬潮省搆隙海漕飛章容陛下馬革敬沉機敏識聽必商乎求情於古意之外異域出奏敷多讓謹按謚法慕聞多見曰文致柔殺歆曰

敕宣諡曰文毅

忻都諡孝烈

以孝移忠者人子之大節執事有恪者人子之至誠此陵厲險艱而不怠於怦母出入中外而不懈於事君生有餘榮沒有餘惠者也故宣政使簿賓國院使忻都少稱驍勇長益敏明懷策來朝奉身委質念慈親之侍養則行挽安樂之需發而進當迪簡以至討叛西域獻俘明主之寵錫則不擇類而傷愉邪醜正則不越門而禍及多出奇謀以裨將從箕勣遷萬里痛隔終天與土爲壇揮涕如雨泊從二聖於巡幸親見萬方之樂推聞忠讜之言則協誠獻可嬪蓋邪之黨則顯論指陳雖宣政賓國漸陟崇班之容合是易名庶幾無忝諡法志不忘親曰孝愛人長悌曰孝請諡曰孝烈

李倜諡章肅

德深者其行必滋勞大者其報益遠

聖主肇開於洪業而仁人自獻其良謀充有國功以傳世實故集賢侍讀學士李倜由其父相聲建勳庸遂從四蜀之忘首佐中軍之盡蓋義理既貫則謀略沉深識見敏明則機慎密以才自致隨試有称於是簿仕省曹階華泉府累喬擊轂之勞以為靖亂先繙館邸登方求賢而報國臨江出牧知共理以綏民雖誕言之如捷於蓍

蓍然於惡自衷不佚旋踵曰其誣蜮之跡知其猜忌之心公論尚浮而倜之秉彝無泰證按諡法志不忘親曰孝愛人長悌曰孝

鄭阿兒思蘭諡敬愍

阿兒思蘭粵從幷世應事累朝唯殫盡瘁之忠以服船謀之永毅巖巖喬而葉旅無諱祖笏重光而師千不試曰倚遽逢於

聖代宜能屈折於權門遂使蓑笑為文織羅成獄上刑而伏斧鑽嗜戮加焉書室而化因擊忍乃至此事實關於

國體恨空黠於人心悵巍巍其何之痛祚溷之未立戊者謂李陵三世尊多於殺卒之愆故子美衆賢盍坐祠神之罪是則護之家禍誰將服此官刑所頹

綸恩昭雪發宿奸於俄頃還舊物於散亡可以驗滿況冤可以挽回元氣既然而節惠之典雖後十年垂世之名已登信史則夫

國家所以閔恤忠賢之褒者其於彰往勸來豈不厚哉謹按謚法夙夜就事曰愍請謚曰愍

故

歲度謚貞憲

故國之有世家猶深林之有喬木其封培之厚則積久而愈茂其蔭藉之廣則無大而不容是生賢哲之才實負千雲之氣為清廟之拱棟梁隨所用之無不浮也故甘肅等處行中書省左丞嚴忠生長勳閥被服文儒昔武惠之建行臺為

國家而保東魯如手足之捍頭目勞侠之均戚休方大舉平南而嗣子于役浙江衙命欲行口語以代千文諭猶遣其至以頸血而膏原野及乎四方底定諸將論功首錄羽林之孤即試海浙之守若由郡貳專領藩方治多尚於教條憂每先於民瘼於是蠲薛朝右舉最臺端謂世德之作求則官職之式正祥刑按罪節錢屢更分閫調元疑乖載踐知明讞而適用不吐刷而茹柔所謂直養以全剛靜修以致遠則西平之有子卿公之有孫庶其似之禮重易名士當論世

作室之材求之鄧林成器之金出於鑛水故人才之

革最必以其地而見之奮亦以其時迹若東原實望全魯方至元之極盛羣英又以階升由上有作人之

君則下多自致之士然而衆君子維持之不易一小人猜阻之有餘共言及茲良可重咄故廣平路總管王晦奮由孤矛秀出輦愉板於其鄉遂陟東曹之掾少展其用已動當軸之知佐畫禮闈秉聰憲府儀文序正章喻指陳皆能幾莫極儒獻孚合朝論視蒂蓋張崖之儔冀限今古在李孟閘徐之列孰敢後先會舉平南之師妙選贊筭之彥屈居郎署參掌兵機蒞府上功賞無虛級轅門納策出即良謀振裘於譚湖

脫生民於孥戮蓋仁言之一發果天意之潛回忍乎作牧憲州宿威即閫疲精於南浮北走成治於近說遠來撫凭庸之薮嬉則貪墨者惡其容己發奮廉之儲時則尸素者慙其徼名雖地官稍示內遷而親臨已外徙近其藐計實昧初心甫還太守之符遄易大夫之節謂公論為不足惜則英才義德實斯世之采章謂名器可以力求則高爵厚祿皆吾身之讎棄必慨存而今之悵慕者適以增歎於焉定謚雖曰訃貧抔是易名猶為考實謹按謚法德義才秀曰文注不躁進曰靖請謚曰文靖

王晦謚文靖

李謂謚端愍

兄弟同世國本天常師友一門實備家訓乃若吳郡二陸眉山三蘇並擅美于時流芳于後雖有是父則有是子不知其弟昌期知其兄昔文正起家伯季競秀如塤篪迭奏如華萼交輝至今流風舊政之在吳越間閭之孚宛然啓學一言復必成誦蓋已明暲愛之義藹蓁而論讖國家大體謂徼兵萬里令或無名然啓釁一言復必多事識者服其所見之遠而知其所至之宏于後憲節五更守慶再易彈章不遺於權倖攘除必盡於根株民懷去思吏仰成式孟其以理義為悅心之味以格恭為立治之符載歌常棣之詩宜配甘棠之詠考

其資秩徵之誌辭謀行易名抑以勸善謹按謚法安
禮執義口端行善可記曰憲請謚曰端憲

陳思濟謚文肅

開一代之人文必有一代之制作非智足以騰聲古勇足以排根蘗邪仁足以存是理之公義足以行是理之正則知管仲之計利或不知鄭子之宮名知黃霸之理民或不知張湯之律議雖有體而有用知柔而知剛故能布令須條立經陳紀卓然篤吾元之德於盛漢之表而燁然溉吾

元之續於黃虞之閒也簽河南江北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陳思濟從

世祖於潛藩觀

飛龍之昌運于時海宇未壹川陝雄擇遣重臣往

殿西服稽書載筆幕府上功觀其策略之多奇信其材識之足倚輒從外屏入佐中書凡諸憲度之施張命令之出納必上稽紹訓而下適人情謂宜察為風紀之司所以維持乎國是忠良為生民之元氣所以固護乎朝綱至令令式之昭垂猶譬樞機之周密方其權蓋柄政虐焰熏天首以制用立司綻以尚書建術屬拜御史遂率同寮伏陳擊劾之章顯斥猶縱之罪以對揚為失體以盡言為納誠夫何大器難容一知祖縣係田野之樗舒勸分郡實借輸以代賦不

年新易其部民安樂之視如嚴父慈母
調大郡爲府府有掾管統諸州縣繫民咸休則司
牧師帥之責萃于其身矣故常州路掾管孟淳未及
弱齡襲其父爵以二品之秩佩七郡之符計其所涖
若太平之經扼大江婺處之依阻巖險信徼之衝居
閩楚隨俗爲治不猛不寬推其仁愛惠利之心以成
德樣豈承之攸使知禮義則民自懷柔去其太甚則
吟白遷莘引年謝病廣而祝之將直儼美於
不至九卿不暨三事抑何憔哉知惟祖武揚于異代
蓋服官藏光昭前閥計資定謚厥有奠典謹按謚法
保民迪吉曰康寬樂令終曰靖請謚曰康靖

李榮謚成肅

古之善治審其所尚所尚既定則因之而時而利物昭德而顯功其所成
就猶一道也故湖廣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李榮
以刀筆筮仕歷踐清華蓋一品宗班聖旨階階而拾級乃
論議厖暢經濟弥綸之績屢當任使已見
四朝實錄率皆約以推凡載窺簡冊之光猶覺管
窺之煒然古稱良輔而事柳城立而辭備非其德盛仁
熟曷能即尚右而轉東南論白度支而領憲部建明知其忠誠之發越泊持節鉞出鎮藩方屬遺叛
違之襲邊能使黔黎之殫精竭力陳貿焉之宇備
殫靖餉之勞禁暴戢貪抹宏擇惠其計慮之定智略
之宏則經術爲之本根義理爲之涵蓄故祥刑出命
參預籌筴方今想其遐朝忽含笑而入地年廿四

張士觀謚文慤

唐開元十年始給大史制辭兵用之若神不有易名何以
示勸謹按謚法德見於行曰成就心決斷曰肅請謚
曰成肅

伯都謚元獻

成周盛時官人以世而毛原尹單之族亦皆懋德懋
功以能承上休寵其植本之固其流澤之滋祝夫徽
榮於一列而子孫不旋踵景滅響絕無可屢考則我

者培之傾者覆之豈不繫乎人哉故江南諸道行御史臺御史大夫伯都早以世胄入官而秉德端懿宅心清淵文采彬蔚克廣前美屢更憲節再鎮藩垣以寧謐為出治之體以忠真為部上之誠臨危制變守節不渝尤能為人所難脫以太子賓客召還

朝廷咨仗之言多本仁義以目睹耳聞翠拜南臺大夫復引疾不起

聖皇御極卡朝京師覲于邸中天下之士咸嗟惜之而河隴吳楚之民至於一飯必祝此豈聲音笑貌所能致哉蓋其先世有大功在盟府帝勳玉田錫于篤孚恩禮視諸侯王至公之身脫去貴冨其服食節約不異寒素死之日無餘帛羨粟貴而能質可謂賢矣謹按諡法忠肅叡哲元賢德有成曰獻請諡曰元獻

劉二拔都兒諡武宣

繫曰

世祖皇帝天啓神武恢張

帝圖命將出師誅殘討逆所向無敵卒成伐功亦惟王室之幹圍更數世而無之人之歎休矣盛哉故湖廣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劉二拔都兒早忽行伍受任之士克秉戎昭顯著勞効為四方之藩屏為

上恩寵錫名予嘗領衛卒專征北庭修耕戰備攻

守本之版衆畏慕歎息降附其後福建湖南一廣江西草竊間起雲南思播兩江溪峒種羌成釁擾節睦戎以全制勝功最一時賞賚金珠至在行橐囊則由斧院進副使在行中書則由右丞進平章應江西湖廣川蜀安南四省其叙軍撫民之政平允詳核先輩所

稱道猛虎在山其去固用舍足以繫人重輕所謂爪牙之目庶幾如老驥當道猛虎在山之義以之矣謹按諡法師衆以順曰武力施四方曰宣請諡曰武宣

賈住諡文簡

傳不云乎非天子不議禮不制度不考文然則有

聖人之德而又居

天子之位乃能同時制宜以成一代之典章將必有不世出之日弥綸翼贊於其間故法範之垂則鴻猷之暢也品式之倫則休問之彰也維昔

世祖皇帝平臺主宇肇新禮制始定

廟祧而領之太常序正

朝班而統之侍儀時則恕都于思公實以通材敏識在右經畫厥既成功而公之子孫群從咸食其德出一班行踐清職業往往有聞于時君子之澤引而勿替其可徵哉資德大夫侍儀使賈住實公之元子也幼侍公側嘗聞禮樂之要稍長入宣禁衛給侍

裕宗皇帝于東宮及
世祖親征乃領嘗在行間
命中書授官時樞臣柄政第以五品秩出試郡高
寔無樂權姦即誅
召主京師見
上便殿特授同知都護府事寵賚尤厚
成宗臨御再遷秩二品至大三年山東饑
仁宗居潛命乘傳賑邺還奏稱
旨而省臺亦交章論薦改通政使尋除湖南廉訪使
在官一年部內清謐以母老乞歸侍養逾拜侍儀使
使備其世父之葉賚理儀章慈爾班著無違節失度
上每嘉賞焉時

天子方向意文學人謂且大用以疾而薨嗚呼惜哉
蓋其從官三十年試牧祥刑僅再閱歲出入
禁闥忠勤一節弗懈益恭論其世德雖漢之矩侯萬
石君家有不過也然則啓大於前而光紹於後蓋無
憾矣謹按謚法忠信接禮曰文平易無疵曰簡請謚
曰文簡

元明善謚文敏

文章者華

國之黼黻而潤世之膏澤也天之於人才其生之不
數則其賦之不淳有弘深茂美之資而當碩大休光
之運數之為瓌辭暢之為崇議可以震耀
皇明可以宣示臣軌道德仁義由是而發舒禮樂刑

政由是而寧壹譬之景星卿雲白麟朱鳳其出也時
為
治世之貞符碩欲常常而見之豈可得哉迺若翰林
學士元明善氣非養而自充學隨用而不竭進達
昭代光展宏猷如高樓建帆翼順風而駕洪濤其行
無前旁觀以為神而不知其才之致是者非時之力
也蓋自其初以 太子文學事
仁宗皇帝於潛邸固已用其詞藻潔蘭
上衷麻既
正位
宸極遂超掌內翰班治立制賛畫居多洎
英宗皇帝踐祚尤以修舉儀文討論典章為事每群

議
大廷捨出片言莫不膽合于古顯宜於令故以之長
春宮而議中書著此文之著也以之出滯鄂省而參
其政事著此文之施也所學之蘊纔一二攄之已三
飛英而騰實碩大用不究識者有遺憾焉周旋班著
幾二十年而一時
典冊
詔令勳賢銘誄与夫浮屠老氏之宮豐碑鉅刻照映
後先皆能鋪張
景鑠垂範賁休以至筆削
三朝實錄歲之金匱而為昭德表功之地者尤稱
史之才惟

英君
誼碑重熙累洽于上故其雄文健筆浡以增徽承燁
於下曰
建元以來儒臣被遇之盛未有若茲之侈者也以如
晁之才膺如是之眷而或者猶不能無少年用事之
譏然則蓋棺論定今其時矣即惠等名庸可後乎謹
按謚法德美才秀曰文務時成志曰敏宜謚曰文敏

董士選謚忠宣

白右君臣之際蓋必有真元之氣一會而後文武之才
並用揆之以時不數數然也迺
世祖皇帝紹隆
景運正闡宏猷時則有若一二世臣出其智謀勇功
先後傑偉以啁廣
大業恢張啟治不特宜光于一時而留遺
聖子
神孫閱世數四尚足以繫天下之望成安強之勢則
夫
褒典之加顧可於斯而獨後哉故陝西等處行中書
省平章政事董士選自其弱齡起從其父忠獻公全
師南伐已能用其策略先登取勝宋平第賞超授官
勳尋領禁旅蔥直
殿嚴占對之間明敏亮直
上知其才每器異之踐揚中外屢被
親擢其治軍政則再應行院入蔡掘窖其捄窓綱則
一試南掌遂而中執法其殿外服則由江浙江西湖
轄進河南陝西平章政事率以能選不階黨援方辭
河南退休于家會
仁廟御極有
旨謀議
朝堂首條時政十四事以對其言一本經義蓋公之
於學知其大者故見之設施有綱有目而進薦人才
如恐失之後多有聞于時武略文聲進退成裕可以
彰

姚燧謚文

天地真元之氣一會則
聖神代作揚熙秉耀承華協瑞以開太平而必有不
世出之臣挺生其間攬結粹精數為制述於以增煥
盛德大業而儁之五三載籍之上蓋數百年而得一
二人焉其有關於氣運者如是豈徒文事哉乃若先
正許魏文正公之在吾
元實當

世祖皇帝恢拓基圖之始偏道明宗振起末學一時及門之士獨稱集賢大學士姚公燧為能式纂廉矩以大其承然觀公之言而考夫文正公之學則其機籥之相須殆不啻山鳴而谷應雲興而龍翔也故大德至大皇慶之間三宗繼照天下乂寧而公之文章蔚為宗匠典冊之雅奧詔令之深醇固已抉去浮靡一返古而銘誌箴頌之雄偉光潔凡鏤金剡石勒德紀功者又將等之以闕矣作者之域排沮詆訾不一日良史執筆以傳儒林則公在文正之門豈直僕僕而已也易曰黃裳元吉文在中也然則以之節輻輳如也蓋其所學始則究竅羣史以推古今成敗通變之原終則涵茹六經以窺義理廣大精微之蘊其居官之理其事親之孝其脩己之敬本之君子之學則所謂尊聞而行知者庶其無慊焉耳謹

按諡法莊以率下曰正好德不怠曰肅請諡曰正肅

文請諡曰文

王仁諡正肅

君子之學其居安資深而行著習察者將以立其誠蓄其德而非以徇前言往行為已多也及乎進庶幾乎戒之為効焉可誣也乃若河東山西廉訪使王仁自其始學固已秉志之慤用功之密鄉評里譽浸浸有聞稍長從薦恒陽主行省劄副使王所署也民知人

附脩忠之以信持之以公州則順治其篋江東建寧道提刑按察司事江南建臺之明年也移淮西丁內艱去再移山東又移燕南按威三部勤瘁奸臧吏當其罪狀剪受賕罰而後齒不寬及遷陝西河南二副使釋治書侍御史河東山西廉訪使則既病矣獨治

書侍御史常一登

朝其所論建根據愚章不為繳繞識者賢之八拜官而四不行在仕之日不多於閒放之時然觀其出處之大節綽綽如也蓋其所學始則究竅羣史以推古今成敗通變之原終則涵茹六經以窺義理廣大精微之蘊其居官之理其事親之孝其脩己之敬本之君子之學則所謂尊聞而行知者庶其無慊焉耳謹

上前動合　自蓋六遷而以侍御史行臺江南兼
傳訪求遺逸就轉福建廉訪使移湖北
召入翰林為學士舉以本官議政中書至大中擢出
節山南
仁廟御極徵為翰林學士承旨大策明謨多所咨決
而於
國体民命之間每深致意今觀其論建而知其以柔
居剛以恒為明之義得於坤六五之正而
世祖皇帝所以紹遺
神孫於數十載之後卓然為中心垂裕之本者不可
及矣謹按謚法故直慈惠曰文門善可記曰寔請謚
曰文正

阿里伯謚忠節
自古忠邪不並列謚為不合謂其以議構害正媚疾
成風治否相尋肆威明之世有不出焉及乎事久
論定迹遠彰則一時之屈百代之伸校其得失有
由然矣乃若榮祿大夫平章政事阿里伯自其通父
際遇
太宗皇帝
憲宗皇帝著節宣勞善終如始而公尤為
世祖皇帝之所眷注舉從　潛邸以至御極寀畫
奇謀嘉言正議裨益弘多中統初元即佩帝符領中
書左右部於諸路轉運使受任之專羣臣莫並及其
卿成混一之功漸進鈞衡之地而淮蘇用事正直歷

英宗皇帝寵之賜樞朝士引綍還葬故立生榮死哀
固無遺憾而禮重易名考德揆行厥有攸司謹按謚
法尊仁安義曰孝寬樂令終曰靖請謚曰孝靖

王俁謚憲肅

厲筆不擊則鷙鶯不霸則蕭簡不辨故憸
人之抑揚則善類之攄伸此所以君子進退之機爲
正論消長之候也乃若故大名路總管無涯尹王俁
比由治績已著敭稱其後屢更恩節一井戟寄寇以其
扶義濟溺之心形之政問嘗道豺狼而
孤狸歛跡若在山猛虎而
氣無暴而不發甫參朝議遄易郡符雖坎壈終身莫
酬素志然清明在上實
申加義謚責在有司謹按謚法行善可記曰憲執心
決斷曰肅請謚曰憲肅

杜思敬謚文定

培之厚者其末大得之深者其至遠故求忠臣必於
孝子之門論王佐必考正學之自乃若故中書左丞
杜思敬由其父舊起行伍顯立勳勞遂潭紿衛
世祖皇帝潛邸及遊許文正公之門益知講學源委
初仕御史臺都事轉治書侍御史權姦佞辜蓋臣以
失言併逐
世皇獨亮其忠命泊職如故興滯除户部侍郎歷右
司左司郎中出爲順德安西總管就命陝西行中書
省事尋移汴梁總管復入爲侍御史議事

帝悉稱中書察知政事進四川行省左丞以疾不行
召爲中書左丞頒給無政匡贊洪圖大抵以忠誠爲
格

君之本以安靖爲出治之基進退適宜始終全德所
謂西平之家有子而河汾之門多賢豈不信哉謚行
易名所以勸善矧茲丞翰歷事
累朝可無美謚申示褒旌謹按謚法敬直慈惠曰文
踐行不爽曰定請謚曰文定

嚴忠範謚節愍

古者列國有邦交之禮至於軍旅之興講信脩睦尤
重使命故及境而勞入館而饋幣帛餼牽束以
致其忠信誠慤之實稽之儀文常不敢後況乎棄義
榮雠專殺忘敵則行李不返而成命之遂隳血刃未
乾而禍釁之莫遏師曲爲老佳兵不祥宋之速亡由
乎是矣乃若正奉大夫簽陝西五路西蜀四川行中
書省事克國信使嚴忠範出自閥閱服習詩書始從
世祖皇帝潛邸首陳爲治之要在修禮樂而定制度
言議亮切深商
帝乘爰及
龍飛尤見親幸蓐由京尹入領文昌
凡所署置率多名士文武并用一時稱之于後
天兵南伐師次建業以國信使命公直入宋都宣布
聖上所以撫愛南北之仁甫及獨松關吏不納閱
三日宋兵來襲館舍之以威杖節不屈遂以遇害蓋下

旋踵之間而問罪之師已薄京城衝壁輿櫬悔何及矣論者謂吾元之與而宋之亡其逆其順理實昭然故前乎儀真之羈留而威幣之食言後乎獨松之要伐而命戒之不受則兵交使在其間所為講信修睦之意自爾背之天亦豈能獨祐哉鄂生烹而齊則不祀來歙隕而蜀無與存忠魂義魄凌厲千載雖死之日猶生之年易名定謚庶其有慰焉耳謚法臨義不奪曰節佐國建難曰愍請謚曰節愍

碑銘

護國寺碑

延祐五年歲在戊午 皇帝即位之初 大永慶寺之西南八里曰護國寺予公事路之而大永慶其事于碑其說曰 皇帝命予譯寫勅諭神漢言 曰甲被摩訶薩為利神漢言 曰甲被摩訶薩為利神漢言 曰甲被摩訶薩為利

祀者神固是以當之矣宜乎棟之監之垂休錫羨以
燕貽後之人與
國無極其詞曰
陰陽聚散交屈伸二氣合一乃棟下維山川上屬
辰陽明陰幽理誠陳壯方有神鎮天堰大黑之氣委
形身神來象剛毚飛輪
飛龍中天遷
聖人元會遭世此一新朝於不當旦与鄰弓戈俱揖
字無声征關滇蜀南荊陶軌清坤寧物物春神頌作
主歡明煙 帝姬封晉大國均
皇祖有訓式克遵開祠藩是肖像真用其法祀嚴配
昊玄玉罍璜瑑為首罍皮彝和以鈴神芎

紫藤貽其靈貺來續續
天子垂拱坐嚴宸 威王權世仁如麟 千秋
萬歲宜人民

幽州大興龍寺碑銘并序 代趙巫言作
儀天興聖慈仁昭肅壽元全德泰寧福慶皇太后既
顯愛寶冊于興聖宮大備天下之養延皇慶二年七
月丙午
內出旨諭徽政使日識烈門同知使事日孛蘭奚曰
惟昔
順宗皇帝載德居潛實有分地在孟津之東太行之
亞肆予寓舅壁
今天子營幸臨其處若稽
祖宗故事即行殿作大阿蘭若宅僧信比丘其中尚
庶幾明薦
國釐以承
皇祚於無窮令予既命內侍臣晃忽兒不花往涖茲
役維爾一二臣以與以輸式時底績俾予翕受成福
臣識烈門等承
命之明日大徵工師經畫基構計慮尋引具為書移
河南行省出緡於江淮財府即市荊楊大木使就繩
削浮舟以來通若鐵石攷覽繇聖墁之品像繪旛
蓋函庋鐘磬之儀費皆中給又飭左都武衛千户劉
某知事焉某專典供億越五年寺乃成
皇太后賜名大興龍寺斥隆田三百頃以贍寺食而
以其碑之文命臣某序書之臣某拜手稽首而獻文
曰維
皇元誕受
天命仍世作德明配在上淳恩豐澤漸涵煦育東西
極日出入而南北緊於炎荒玄朔之地海虛瘴徼廣
輪不知其幾萬里聲教洽薰為太和庶幾於唐虞
三代之盛矣而迹其所以則若多得於大雄氏之道
者竊嘗觀之自夫象教寄時君世臣固亦尊信隆
事傾悅企嚮而徒揣迹於言語文字之間謂足以殫
盡其道而不知吾佛世尊大圓悲智方便聞修六度
俱證萬有咸宗者以能一本於仁而求諸吾心之懿
而已厥今

皇帝陛下重興文武戒而
皇太后殿下之業承乾之剛
前朝後闕旒纊懌明孝深慈化覃普率是惟有得於其
道而且全得於其心者矣宜乎紹開天地之休垂續
黎民之生煒煌為千萬世皇極之主也矧茲覃
慈造於萬億兆登
洪圖於三五所謂由佛之道得佛之心若明微定倧
衆法之隆叶于皇明維時闡闢与元化并相古賢展
克脩承載其盛德以福
函生是於佛道為一勝相
此種種光照燭無量微塵刹中海寫崖嶂下逮草木
華澤滋豐昔吾能仁出震五天垂世誨知示作昭先
什累之和須聖乃傳
皇元初哉啓運非復念茲法印如手畀受
累聖同符以有九有仁聞既敷讃以銘
慈貢慈輸一雲所覆一雨所濡農不異報工無殊巢
皇哉
令皇
皇侍

長樂孝思孔陽貽厥壽豈以燕萬方播
文母是式武是佐嘉維作
皇極
太母曰嘻予有攸得諸佛慈心在子一慈滕思阿內
猶古帝豐即崇塔廟揆劃斯同尒微改日畫仕以致
其堅其良駿教尒功日識烈門敬拜稽首亦蕃
亦釐亦鈌亦銴棟華攘文綱雕牖磷堦璵沼翼翼左右
長老廣開奉圖實来
慈願載像
重瞳屢回錫名興龍
聖言大哉既審尒居
花彩東西唄讚晨夕懷人盈廷誦言以謹
龍德方中萬目齊觀頼我懷人有懌在顔故開化城
城眉非遥五臺非通青徙白象時廢時興爰穆其幽
即名梵園函香戴来杜社築繁
皇帝孝仁握乾闡坤
順考之子
世祖之孫纂纂蹻蹻為天為君
二聖萬壽俊天而存秉佛之慧為域中尊儒曰作銘
皇哉
有元

李武愍公新廟碑銘并序

太保滕國武愍公有大勲載于盟府有盛德被于江
西十一州而建昌為郡介乎江嶺閩越之間固嘗

公之遺惠于碑今猶
薦事蓋上以承
國典而下以順民志焉初公以益都淄萊新軍萬户
閻攻襄樊遂從
丞相淮安忠武王濟漢渡江略定
淮楚王受
詔日將擣臨安以右丞阿里海牙鎮鄂而以江西行
九江南康入隆興開元帥府下撫瑞建昌臨袁吉贛
南安諸城又南踰嶺至海其北盡長江東西際閩与
相牧郡縣一百五十得户三百萬未三月已上其功
當是時民之望公都如電雷薄發風雨交至忽罷動物
而物無傷翌明年宋相陳宜中諸度使張世傑擁益
王福州收諸道潰兵謀為中興右相文天祥亦自會
昌以衆也邵武署其土人吳浚齊位稍出建昌汀贛
以蕩搖江西六月公馳至建昌乘利備禦會鎮撫孔
逮師出寧都還得鄉民數輩江閩道上械致公所去
同知軍事易仲榮使走福州報府軍盡實而軍中又
從徃搜購文丞相所与建昌故官大家書劄事連數
百家時留戍諸將校曰是欲激公一言遂其私利公
徹知之旦起坐譙樓召諸將校俱前立所逮人其下
趣取書焚之諭以禍順福曰吾念尔輩卜之民不
忍以逆復致凶吾令悉貸尔芙杖數械者自餘從此
皆再拜收泣言曰天賜公活我誠願洗心自新諸校
後或不亮公所為公徐語之曰是所得書往返下

外有達有不達亦安知非姦人某藥於其間令不發
實而縣論之挈數百家民命徇其邪謀柯以安反側
之心已而聞沒以兵十萬據南劍豐公立棲諸將方略
破之八月渡鉅市山聲言必取建昌公遣千户
忻都洪戰艘誘之半渡徐出鐵騎蹂其後退北三
十里橫尸滿野又命鎮撫翟欽往覆其巢穴廣昌潰
走汀州公還而建昌之亂帖息如未附時芙方倉卒
上變適承稼章輒徵之後為數百家計者不過庶幾
私室以待斧鑕重則潴宮為汙池輕則化家為囚虜亡
夫何疑然及公制禦於俄頃消捆於片言遂能易亡
而存轉危而安雖其精神心術之所運而所謂智勇
与仁敬公孰宜熙之哉其後公以參知政事拜蒙古
漢軍都元帥經略廣東逆會湖廣行省平章政事阿
里海牙江東宣慰使張弘範等舟師崖山乘潮薄南
舡縱短兵接戰孰改陸秀夫竊宋祭侍從官承宣使尚數百人得其所懷金璽赴海死降
其宗室侍從官承宣使尚數百人得其所懷金璽赴海死降
凱于
朝十七年三月以資善大夫中書左丞行中書省事
于湖廣後四年承
詔從
皇子鎮南王討罪交趾至其國無梁河絡
筏往渡奪天長府世子率官屬航海遁公部勒舟師
追襲之獲戰艦二百艘公度天長濱江水橫溢則
冒浸營壘非便將大城其府留
軍殿公曰行且戰及
果暴至回趣班師命公以其

皇子前遇其伏兵起永平闕藥矢中公膝次思明州遂夔以其喪還葬都城西永安山南至元廿一年有旨錄公死事特贈銀青榮祿大夫平章政事賜謚武愍於時邺典未行　命始下人人以為沒身曠世之遇至大元年從贈封令復加歸推忠靖遠功臣賜之保儀同三司追封滕國公仍謚武愍公姓李氏諱恒字德卿其先有國河右之賀蘭山曰西夏者公之世也自其父淄州都達魯花赤贈金吾衛上將軍簽書樞密院事滕國忠襄公始家渦川長白山下故今為淄州人於是去公纔靖遠昌之羊已五十年餘矣昔之飲沐公德者長子孫且更數世而猶曰吾父吾祖李公之所全活吾輩易姓以從公飲食以祝公亦若歟焉翔本吾侯啓之以崇報之禮示之以惇厚之風則自吾以及世世凡而取雞与豚登黍与稷以能滋吾之生殖者皆吾李公之德之漸可忽忘哉通相率来請余文刻之牲石余嘗備數禮官考夫有廟制祀之節矣蓋天子縣内之諸侯有采地焉外諸侯有都之邑焉故皆得立廟而非其同氣之尸則有不廢不祔不祏不酹而已降秦及漢若藥公之配食社主若蜀守文翁龔相石慶之立祠郡邑以至于祠鄉南陽渭城之繼起雖其事変古益微尚皆人心之不可終泯者然耳則今李公之廟立於綏靖五十年後非夫秉彝好德之心有動于中能致然乎傳曰紹隆懿美之如是抑庶幾古大日之遺烈哉雖廟而祀之在建昌之民猶為不廢於禮著公之世爵行有國史之傳有奉常之誄有幽堂之銘有隧道之碑有家廟之詩余之斯文為建昌廟而作著也故序其績詳焉薩侯良二千石也名薩德弥實改有体要今既美代還　朝矣建廟之力出於管軍上百户羅滕羅由軍校長百夫是嘗隸公麾下尤有德於公云余既論次公事復系之詩以永人心不一至變則通聚四乘剛其来不窮漢之萃之有廟于中惟廟伊何饗德与功江閩之交盱為軍要守攻更禪驥不知幾宋踣元興如龍雲起維時武愍受辭南指麾旋所次謀若天啓既帖蠻荊拓江及吳水有黟鯀山有豹貙亦順而寧無稽而誅小醜非殺誰敢集我桔鄰之震矣有沚弗蘇盱民晝呼執于余鬻顙天不聞運籌待功有粤武愍提師来徇曰此吾民悼耄豁亂在我懷柔毋欲睽闕尺檄之疑付以束煻去尔芽蘖絕尔痴齊藥甚盱民亟肉吾身豈惟吾身祚及宗姻我耘以社以方燕及秋春武愍在天惠于若人五紀而贏越若朝夕女則有錫罭則有息家有訓言受藏以繹視公如神左降右陟相我後人無我廢敷自公之旋有頌于碑民則思之而未克祠今守薩侯繄公是儀作廟言言肖像巍巍我民脩祀有崇無隳姑山崔崔盱水湜湜昔公来思駟戈金戟今公碩績玉

盛席有餘其馨遲公來格紹余雅歌式慶以勗德

處州路新脩廟學碑銘 并序

處州路新脩廟學成總管盧侯景經歷王君文彪以書抵某請識牲石書曰昔昌黎韓子為鄴侯李繁作又置講堂邀博士弟子肄習其中而本錢廩米皆可繼處以守則固廟學具與宋制無異美及孫威敏公沔徙建今學時則慶曆詔下以公之賢興屾不難也其後宣和盜起學燬黃公葆光為州復崇新構視舊加宏入

國朝垂六十年雖或革或因屢勤工役而朽塡未竟惟剝隘之景之始至祇謁廟廷退即堂廡顧瞻棟甍范基將廢乃与長貳合謀屬經歷王君勾校出入之贏得遺租餘八百石戒有司毋緩輸命計吏別儲時飭材徵工畢於是乎取方授圖線日會浙東海右道肅政廉訪副使李公按部至郡景白事及之旦日廟見公周旋庭陛計陳器設縣之位殊隘宜增闢東西各一楹以廣其度隆棟厚礎既堊既安脩庭豐籍不偏不陂洫池重閣列廡至于會講之堂藉古之閎敞亹亹庶幾星門泮池重閣列廡至于會講之堂藉古之閎敞亹亹庶幾誦之館齋宿之廬下逮廩庾湢凡稱攘傾陊而訊覺摧落者咸易蠲為良外隅內奧堊雘相輝又度地

四陽作新亭具刺

詔書以承休寵俊未半教授林堂寔來右詣与寮

又夫與賢自鄉而國致用於時為大夫士亦祇六藝亦和三事由仁義行非行仁義孰為仁義孰為義士出於農學須其服越鄉而遷則聚所舍凡學之成民用不變少能代先耕則讓畔明君誼辟視為膝箕煬脊脩洋鄉不踈校來歌來議孝訓育告二國之政卒以無暴難魏聖師宜有廟樂唐始崇祠宋四建學邁豆孔氂筐簋間作夫是秩禮亦承于古蓄宗之制穀荒樂祖周公於周孔子於魯例是國中聖雖教父首善自京形于郡邑教行祀舉洋洋秩秩元運重光

恭如天日率土有載爵用脩術

明詔屢仕申嚴甲令憲目宣風良牧撫政吉蠲蒸

式時誦詠青衿載拾子休盛山區海隊凡有官守

挈是夷風化為禮圄括維東藩千里而裹俗群瑤昏
民重孝秀建學立師醫教之始孰為新宮鄰佚氏孝
左宗孫黃亦瘳其美支傾柱敗閎閎五紀撓棟陽塞
日就汙下爰起新功以朕賢者盧佚至止有績悉宅
徵匠以傭材於野有奕使華翩其來屆嘉佚是舉
勉以弗懈介尒高明庶廓尒敘臨凡厥禮容有隆無殺
問財爲出適租是輯咨尒元僚制其張翕廣庭閒閒
穹棟宏宏自門徂堂其翼映軒廡四旋搏土為
業有息遊榮有薦盥蓬尒判洗無訓貽悉
日星与燧挾策而趨晝席而坐勉勉生師箴輕警惰
如彼執御逐左而左如彼稼田是豬是蓺惟二事公
前承拔引異世相望肇不隕問惠我括民知遠之近

式訓程之視公龜準顯允盧佚織是爾伯趣事起敬
民用飲食僚有王君瘝其諾晝載新洋宮禁禁佗佗
神道設教天維顯用民冈敢知惟日康共春則佚相
興則成誦矢詩颺之聲于有聚

温州新建帝師殿像碑銘 并序

郡府得建帝師殿像而祠之承
國制重祠典也初西戎
一乘之辯脫突三藏之言詮東来京師為
世祖聖德神功文武皇帝開揚妙義流通教法言出
契機尊為帝者之師其隆禮備物古無与比而聖師
亦自以朝廷劭師心之學迺極治之訓
詡制為文書新字錄本上之旨

詔頒行天下且命官府并制詰文撤惡以新字從
事内而京邑外而郡國咸立字學使承學小生肄業
其中王治初元
天子申勑列郡大建新廟務極崇侈以稱
像黃金之膺五色之表光采流動如開肺腑計其攘
黎盛廟成而穹殿中時開門堂翼映軒廡四旋搏土為
宇旧祇奉德音卜地城東華蓋山下肇工子来材良
題之美粲爛之華豈止誇雄稱於閭閻之彊而已
也自其磐建庳令元統甲戌亦越十有五年而門闥
之飾過侈弗治長牧惻然用圖厥新事惟
一代制作之盛俾邦安和之隆不形蓁刺曷揚景烈

乃具石請詩詩曰
神聖有作天錫琛符遍至畫畫龍罔羲圖文以理顯
數因象布合而成字肇造倉頡事載言
雯歷六章下逮帥宜散隸一變真行再造紀事載言
由茲有孝菊行數落異域之書亦用義類包括遺餘
史官教失六藝殘剔離方道圖取便俗學點畫既舛
魚豕曰訛蒙之榛楛其謂斯何不有神人亦名百物
曷究其微制為之律
元龍興天佛慧靈明示作斆先覺我聖師
生知謂智大辯才為世利器曰是六書奠之笠之
詰釋一義如陶在鈞字則有母母四十一反切而求
部居秩秩然伍乘除其用無窮譬諸律本肇日黃鐘

數周則復氣至斯應何必窺璣天時式叶蜚符募刻
號公發揮庠講序述日星与乖映焉新書形諸制作
元造同功誰其索篇聖師成能無位有名悚弘像法
為世章程
天子念德詔崇祠典潔齋薦嚴揭于寤聯辭教所漸
守尉所監廟饗巍巍魏魏聯膴巖巖於焉講業於焉設祖
若昔夔夷祭為樂祖永嘉古郡際海為隄仙聖所都
塔廟相望有山華蓋川澄林靚乃卜新宮以承明命
明命自天承之在臣我是藩侯式宣式旬勢廟禮成
佛日增煇影户霞舒瓊筵繽揄雲散肪流瓊墟戰權金敵
痛撤蓋如軒庶語如萱門設樹宜新無撤侈而大之
責在今吏乃崇基構通塗舟青閨關六扉上應靈星
天子壽
天子萬年統有九有承監四方底平像教旁沾
里為化城載籍往古聿惟三重制禮考文非聖曷頌
天德作仇人文寡開聖師臨之皇猷顯哉洋水閟宮
保釐所作尚嚴德心播諸詩樂豈伊教父与佛齊尊
祠秩昭垂貽厥仍昆有石無辭何以警後禮宮詩之
用戚牧守

慈溪縣開壽普光禪寺碑銘并序

昔在宋寶祐二年其歲甲寅史永國公去相閑十年
矣以其宿智顧力輸發家財作大阿練若于慈奚縣

鄉僚趨庭拜恩興伏犯事孔陽不成而肅燎烟所升
結為香雲徧恒河界莫莫芬芬舊此明誠為

西南石臺鄉之東廐壞用前執政恩數請于朝得賜
額開壽普光禪寺斥田租一千七百石有奇海塗山
林又若干頃別籍于寺以為永業於是像佛有殿演
法有室度經有藏懸簴有攫有齋廄以安禪寢有門
闥以限出入有方丈之室有香積之厨有治事之司
有肅客之館魚鼓鍾磬牀笫即具凡寺制之所宜有
粲然畢備初寺未底績而公甍其子玠卿等即奉蒙
惟空西天峯下至是寺回得以設像寘祠禮也十年
為咸淳三年迺起廿露寺高行僧時敏集諸大德律
師標結界相宣秉羯磨佛事二晝夜而寺功告成自
可慶開席要瑩通二代而敏遂受請住持敏往山佛
鑑範公之嗣子開堂說法倡明道要一時能參久證
咸来依止廬笠蜜委巾盂川會化新造之區為大方
之家敏實為之而謂其力能致是是不然矣檀華香
彩影動半空梵籟清聲傳百谷蔵其域而濟其道
者如行莚廬蒲蛻之閒不知身在荒烟野水濱也蓋
其地去支山不十里晉高僧支道林嘗往来遊息而
宋之禪伯進帰子所栖隱石門山者又近在廿里間
帰子与浮山遠公達觀潁公薛大頭諸德同參同遊
想其經行宴坐之處神光靈氣飄揚閒塋之中与香
臺金殿同一布薩要之象王師子豈有異迹哉敏既
退休北逵景星實嗣居之次乎清次慧雲次惟敏次
希道五傳而其孫曾起予法庵復以公選補處能紹
懷公蔭門衍婦侵地以巳疆理迹其弥綸閎漪師

宗猷卓然惟有端緒由實結甲寅下逮至元己卯歲
八十暑霜矣而是普光之境疑疑比隆於三佛滕地
不至莊嚴妙好稱茲像法則不止也嗚呼盛哉今年
秋余東游過龍山而少麻焉其長老守蕪初化故其
宿衲冀葉謀於寺衆具列始末請文貽余嘉永國
有大緣業而創敏以下皆能刻志弘法何其承休孳
美克至於是宜彰懿範無示方來乃序而繫之以銘
銘曰

支竺而鄭川融山紹有谷盤盤如環繫玦湧翠浮青
下蔭麻擬金銀出氣風霓啓鐫其繫普光王有大刹
土地神持地曰此寶所綸於空荒誰為適主當乘勝
輪新啓呈露其時惟王臣永國恂恂揖一切界入種
種因千檀緣玉萬礎載瑕樓閣門開光景橫陳其寺
功未究永國上仙實進為山則由衆賢益圖鉅麗以
廣堂遷乃致碩師說法熾然嘆夫是碩師踊名龍石
非法說法摧鋒破鏑參後四來依之游息醍醐酥酪
滿器而食琪昔在興化前賢後繼一道傳持如手授
券故能弘宗以不退轉在我法中何式弗典琪星吾
上首於法有緣賢賢相證至於忘筌揚旛騰輝一燈
五傳曰予泊臣費珠聽其並持法寶覩韜輝業如
水演波如雲行空不滯名相不卓伐功一華瑞世五
葉泰風供我聞五天聖道場地羅漢栖將天龍擁衛
樂我常淨祈除諸穢雖在山林而多靈異姑神泉發
寶慈雲垂蓋具眼比丘攝衣來會不離牀座得大自

在依止上乘入佛三昧棋九是心目當能佛見無依
無明戒我善根著福田衣為大沙門信心不果舍智
即登琪知解瀚海不登慈航飢渡饑鸞肆其斧吭能
自起信回向心王不動諸念成彼岸梁無謂法道隨
世運貿蓄知伽藍頗力所就永國基之耕則始擇諸
師是承肯堂肯構琪堂構成美迺藩迺飾敷菡勤美
地秩迺穡告仆後人謹其封殖仰心前徽不昧惟德
詩甲子既周而又半之紀績垂鴻有石無詞爰鋪庶
美塚此銘詩於篇斯年船舊
國藁卷下
五

頌

東陽縣秃滿長官去思頌 并序

朴齋劉文集九 十八

至治與元初有貳令曰藏公舒倫既去東陽遺愛在
人忽忽之不忘託辭頌德刻于貞珉下建 今至順辛
未五百五十一年而縣之賢長官秃滿答時公亦竟
去官滿歲美民之思公猶昔人之思載也將順替故
事確石裁辭表世訓後迺未請文予不能却也夫以
世閱五百五十一年之久而令長之迭去迭來名湮
跡淪者何啻數百人若兩公之相去寔乎其不相屬
也乃能並懽民思繼揚歌頌於以知是理之公著在
人心雖千載而有同若世之夸毗恣睢徇人忘己者
之就得就失則有不待辨而明者矣字曼卿本只
溫台部人以族望材謫徙東事閩閩提由昌國州統薄
瀕省譯書掾出長塍之分水年轉而來是邑已以

治璇鞫邑巖邑之民伍什什如牧放豚既入其芷
則便安之毋若東濕聖不云乎三年有成不懈于久
不翫于盈問農何如我穫我耕問吏何如我章我程
商賈遷工作什器粟雖于馴麥岐成穉居有恬熙
行無販鬻規壓知野民則遂遂侯應毋敢侯明神
侯之与存雖泯不泯百年之思僅一秋春令侯去矣
孰佑我人昔舟之僑不競于政曰古遺愛聖以善鄰
殖而田疇誨而子姓誨之殖之教立治定吾聞君子
遠大是知宪觀侯心式救似之翩翩鳧鴈鶄鶄鳳儀
考績升明莫我惠綏治朝求賢徵于既試侯之風載
衆羽一鷺有頰其并有絵其鄉原隰之諫僕侯斯祉
侯德在民時雨春風被拂漸濡洽于田窮窮閭舉子

以姓從公此豈茍然明民之衷畫水之溜峴山之蓋
有繫其思豐碑矗矗義民著壽詩于僕奚告方來
鑒侯之躅

元故海道都漕運副萬户咬童公遺愛頌并
序

海漕之事其有關於國計為甚重矣夫括東南半壁
之賦租入倫 天府山東之儲峙非能無胜翼而飛
行也然率循故常不矗創旬月畢集京師以有人焉轉
旋闔闢於其間故耳漕運萬户之有府有官始宋張
氏自卞勝以倚注尤重
朝廷嘗紓廟算慎簡名流付之操柄雖官有正貳之
殊而其品秩咸在第三金符銀章出入駕三桑傳賦
稼視外諸侯倍列城守牧受牒聽令唯謹其去而翱

翱集近出入臺閫者踵相接也官至萬户廉惟重焉
生順二年其歲辛未有
詔江淮歲賦都府同知咬童公改漕運副萬户蓋公
嘗為御史摧姦擊強有聲出
予進也方公未至人已想見其風采及莅乃事則主
之以誠而行之以簡不琢離以為巧不表襮以為明
凡所施設有順無強未逾時譽望翕然三年壬申公
當部發春運厥既受任蒐求利害而達計其然否得
其畏除先後之實條析而縷陳之時行省參知政事
江公出莅漕事察公言議誠確上輒見之於行春運
最為艱險歲常於浙西倣便裝發是歲淅西被水行
省議撥江東粮十七萬石湊之公慨然曰風信不可
失失則有悞 國計非細故也江東遠在上流俟其
轉運交量入舟如稽緩何徑詣省懇請先發浙西兩
有郡徐以江東粮補足夏運宰相是公言立為改命
各所千户輪番下海即分詣諸倉監裝無錫州長王
倫亦不花頗姦黠累絀指使舉卒讓攫省領法制不
時交裝事聞于省命公驛往勑之一問浮其罪尤
官吏既伏辜而料量亦不虧列郡倣畏相戒不敢
犯公令舟比達直沽都漕運使督綱舡重載轉入河
窘都省常遣官臨視而以監察御史莅其成公須以
卸粮諸弊白之著為定令河海之舡梢碇水夫各不
許離次入踐其舟又不許登岸遊行致爭從綱官与
海運千户監臨交卸自始及將將閱兩月官有賞蓋

而里無叫囂會省部科撥海舟別給脚直注運逾吏
粟薪八萬餘石舟人射利爭欲承載公聞即取姓名
悉附于籍立關使自拈之衆乃帖息於是省臺官以
公廉能實績交章薦之於　朝而公以沙海憂怖成
疾方竣事入見宰相報功及京遂卒訃至海濱舟衆
聚哭相吊聞者為之涕既葬歲而民思公如一
日焉迺伐石請辭將具列遺懿傳示方來予曰公亡
久矣非有聲烈足以啟發於人又非有福威足以警
動於世而民懇懇爲此公之迹湮滅無聞欲假吾文
以圖不朽夫子謂誠能動物又謂有感必應其効固
若是哉公阿睿威部人也由中書直省舍人出為濟
南總管府治中拜西臺監察御史尋遷內臺江淮再

置財賦都府選同知府事復選為副萬户階中順大
夫卒年三十有九公精悍謹敏勇於建事猶為所試
者小耳使究其用則翔翔禁近出入臺閣其所以自
重者必不止是而已雖然高爵重祿人可得也而面
諛背憎出輒嗤罵或至攻發其私而斥敗之者皆是
也則若公結愛於殁身之後而傳信於不可致詰之
餘豈不足以榮厚於抑浮而為拔回世變之一機迺系
之頌以壽于貞石頌曰

嘉興鹽運分司紀惠頌有序

漢置郡國均輸鹽鐵官鹽官天下凡二十八郡而在
大江以南者會稽郡治海鹽會稽地聯東西部封域
廣矣海鹽以地產得名庸詎心嘉興一州境於奧衍
之利蓋水為鹽齊蓋正之以為富國強兵之術遠矣
輸法猶古大人用之數官自受之而以平賈予之而
收其贏若欲左証沒入其物所以佐百姓之急也

核之實抑兼并而防漲夫也當時所舉賢良文學皆
對額羅鹽鐵均輸議者重以安邊足用之本難之遂
卒不罷唐置巡院峻增佔民已甚病至宋始官本
請鈔撥鹽則屬禁加密而公私交瘉無遺策矣漢之
鹽官其制莫詳若會稽所部總廣數千里海濱斥鹵
之地地盡鹽也而以一官領之大數百井而釜十金
而鍾倘笑之而為籍錢人無以避此數也今給本請
鹽之法尚仍宋舊而統之以轉運鹽使司置使貳一
同知副使判官貳四員重其官故常選用能日然煽以
三品銀章出入乘三傳其所部之捴管府州若縣
承命不敢少後官以轉運名則夫開闔利柄隨時變
通諸使判官固得專而制之非如它有司受成法于

上按而行之猶衛石之不可以輕重低昂之也國制
二使捴凡司事同知副使判官歲出分司涖校其當
鹽之次革而下上其賞罰罰禁而私鬻鬻者即讞實
于法任專責重則雖同知副使判官職有等差固兒
二使而与之佯焉其選宜不輕矣嘉興大郡濱內海
置五場場歲有課有官吏以奉其成畫有倉廒以貯
其出納自比年旱蝗至榷法通相頓踣小民終歲勤動積其布縷
亭民疲於刮鬻逋課未償新額日積官民胥為詒戚
若東溟然急則但數耗矣元嶽改元之明年轉運副
使潁川李侯實分涖其郡於是侯在官踰三年能於
聽斷酌知其弊至則講求進其長裁畜吏而誡之曰鬻
私鬻必出於場亭私梟必受之
有火服給本有户帳私
卒伍法所當禁吾不貸之以情法所當予吾不私諾
其屬利所當舉弊所當革吾敢不悉力
自吾身以及吾之屬吏知以簡肅頻以廉率貪而已
凡著令之所具吾與若曹共守之一或不恭吾不以
燃毫黃汝也唱名給本隨至隨与無歎刺之淹無銖
兩之損也按行團竈單馬羈童糗糧所資取諸裝橐
勸其勤而懲其怠不啻父兄之督其子弟教戒之出
咸於笞箠有犯私鬻鬻咸逮而来則為之疚心疾首
推見至隱傳之輕典開其自新使不陷於酷吏之深
文不入於上罪之怪舉雖被重鉗人自以為不冤舍
庶受納雜其色澤為之平糜取足斗釜鍾無羸合侖羸
羸癯婁以次進輸莫敢先後予執籌籌鈞校登耗敗
疏冰飲若固有之無賓客之迎將無庶傳之譏嫉去
之日如始至焉蓋亭户閭丁躬受涵煦之恩感戴不
忘義也而若齊民獲安力作以無隳突之虞以免饑
雞之宮如春風時雨之及物而物不之知則仁不勝
用矣今侯以治辦還司而民之歌德沐德者咸頌列
侯之績刊之貞石示後至楷法通相頌言曰吾儕小
人躬稼而食無尺籍於鹽官而繇終歲勤動積其布縷
粟粒之贏曾不足以當捕逮一敗之至而始得率作興事以遂有
生之樂孰能詩乎其
注請鐫以永無窮之思予方悲世鑒之不明慨民碁
之滋甚而於是舉獨喜夫人心天理之不可以終泯
者如此則為敘而繫之侯名某字丕卿由中書掾入

官宰滿城守泗上皆有惠政在民民為樹碑以頌遺愛有為有守令將陟明于　朝宣其智略紓民隱憂薄海東南千耆望之擢英固其一事焉王侯之門侯之所存茲可見矣頌曰

士第一詩書之教藹然一門侯之所存茲可見矣頌曰

為郡民紀惠而作非其屬之私焉先之以辦課之實亦推本而言之者也頌曰

鹽實地產厥味維鹹海王之國利盡東南齊桓其莢指之成富漢鹽鐵官視為寶路均輸使屬賦及五民寵利而行燕幷相因唐置鹽院宋始定課權其重輕以滋食貨經費之出有國之常權法所密民用疾傷聖元龍興制則因籍轉運名司官以選授籍户給本

課無羨贏請鈔以佑予鹽以平徒法不行人執其柄枝庶盈虧戒不恭命曰是嘉利望于浙西方滿秩將代旦夕解去勢呻喊休吾何辭哉而公之見諭之二副丈李仗持節往泄謂吾奉法濬以視成毋慈于素毋慝于傾官有工脩俾時散給尔有常輸則以時入稽其耗登示之勸懲尔無私聾聾于大刑法令在人昭如星日吾將与汝守而勿失國有嘉量坊民于藝吾飭庾吏毋尔面諛吾少也賤衣麤食嬾令而賦禄行有舍芟蘊粟蠶向有廩有庖敢以口腹貽尔忝勞一夫逮繫株連百室侯鑒孔明寤寐斯室丘民力生食稻与魚何非吾侯昌寧尔居昔侯来蒞頻屢嘔侯既戾心燕及黄堂

治功成矣侯則言旋民之戴侯列宿在驥優侯東來

持節按部以卒保我縦我眉壽顯允吾侯家有詩書倫匪碩望承慶之餘懷仁負義侯所自致床笫如林觀庶鄰楚官守言責世豈嘗無得有失是誠員予侯德之純如金如鍭矢詩揚之垂後楷式

楊巡檢田頌并序

東陽承楊公景安辭枝將去掾吏之農首取之夫暨于楫寬之徒遮掖之士讙然言曰盈歲丙子公之涖官適三年已而原田無秋民將阻飢公口吾其可以官滿自護躬超大府以次聞于部使者請如故事檢

寢弗許庶既都可公受牒當分諸鄉一童一馬撰諸槀壽規田勞農已被往往次舍必於蓬廬食飲取諸事即行既屬京阻閒數旬歸治任侯代退然若無德於民者聞古有借留之典吾將破崖岸而求之不識可乎嗟夫官民之間相臨以勢方滿秩將代旦夕解去勢呻喊休吾何辭哉而公之見諭之二副丈李仗持節往泄救患若已隱憂雖一食飲一謁珠之徵不以重累吾民宜乎民之愛戀真若去子之去其慈母而疾者之失其良醫也迹公之智其賢於世吏遠矣然則顏借寇君嶼謀尚慶查是吾民可已不已之情予蓋有聞敢忘俾乃作楊丞檢田頌一篇以永民思竊附風人之義流為孺子之歌頌曰

大縣置丞丞以貳令弥縫闕漏闢闔成政舉斯加彼實制民命其肆令治縣共理惟寅占位涉筆忘豈貝日有智必協有謀必詢旗載稽治否酌有公論藹然

墓誌銘

元贈奉訓大夫輝州知州飛騎尉汲縣男王府君墓碣銘 有序

府君王氏諱澍字澍夫曩人即以府君之喪葬所居縣北五里張園之原既四十一年爲延祐四年興祖

通籍于朝爲中書禮部主事品視第五得贈府君奉訓大夫輝州知州飛騎尉汲縣男於是興祖將以府君之世業行治葬辭碣墓請於其友東陽柳贄曰興祖不幸在抱而孤無所識知不能悉吾父之聲容而吾祖

母盡常常舉吾父以厲興祖曰尒父勞從而祖學剌志嗜書每授一經占誦數百過務口熟心通乃已衰時六不見而祖之以度程之也尒祖嘗謂我是兒素聞而文氣淩厲其進未乎吾家故艱約及尒祖即世百爲叢委其身晝日接人事外夜尒尤力講不暇方疾既革強起抱尒著牀上泣指尒母而告我曰人非貧賤之患而憂子孫不克成是子其庶乎唯二母之望吾今眞吾母矣言訖復泣下已而遂卒我与尒母知其言之痛而未忍即死者以有尒在耳尒又之涉杪世著淺其智不大見而學亦無所施以吾觀之其涵蓄植立他能子弟不二親也興祖稍長即察識之令茲賴二母不失其家尚竊祿食以有饋祀祖

令年八十有六吾母六十有七葬皓後先先塋
顧恩而吾父之寵第及於泉穸蓋曾不得半辭以養
是於子道不亦至恨也哉吾子幸次而誌之庶有以
慰吾父久沒之魂而且以飭王氏於永久贊謹按王
氏世家由周府君之曾祖諱魏金員祐九年進士仕
至寶豐縣令祖諱克温金季以從仕郎為輝州都孔
目官兵疫起手治粥藥以活病餓者民德之卒捍城
死難祖母申夫人始由輝徙衛州之胙城縣故今為
胙城人父諱文昱不仕以明經教授鄉里母丁夫人
也戰祖字景先温縝有清裁起家郡文學辟中書兵
部令史歷樞密府入中書省為省掾秩滿以
令天子正位東宮領樞密使時嘗奉署牘用恩進一
資授奉訓大夫向美顯矣有子殺國子生贈封令官
五品始子其父階官勲費毋若妻即封縣君景先請
于官曰興祖之祖母丁實保抱撫持興祖以至于今
顏以妻呼延所得縣君讓丁宰相義之於是丁夫人
與張夫人並封汲縣君人知榮二母以為王氏仁孝
之荷而不知景先之所以藉寵于
聖家畀矜其祖母若實以畢成父志而已余聞忠孝
之門克愛祀報若輝州之敷惠執節府君父子之協
世履儒其善厚之澤聲塞充滿至于今而始漸達眾
動焉豈真所謂盈科而後進者耶府君之德之漸蓋
不知其所心也銘曰

繄王愛姓出自諸姬曲周之宗繼別始支于北平

載德甚備福烈揚揚孫謀烜赫有殖其豐而嗇于施
孰不爵祿視尔耘耔維其孤孱孺慕飛有奕命書
責于烝祠亦既顯孚而又燕宜明昭者天不昧人為
鑱茲冢石用永厥敘

有元故奉議大夫福建閩海道肅政廉訪副
使仇君墓碑銘并序 代趙承旨作

仇氏望陳留譜云宋大夫牧之世入金有更翔平詣
潢二縣令者諱輔卽家鄜演臨潢之曾孫昌平府君
實又徙京兆府君生三子其中子則君也君諱鍔字
彦中始亂從府君出避賓客已落落善占對長益通
練於學要能以高氣偉節自致至元八年君生二十
二年矣安西王時以親王鎮京兆喜優勦人士君布
衣入謁王語合意竟留給事邸中名聞公卿間試君武備寺壽武庫使十五年遂出知威州廿年稍
遷肇昌路總管府治中治皆有聲轉福建閩海
尹未赴遭內艱羅於是御史廉得其賢詔
薦諸 朝欲引置言路不果廿七年道提刑按察副使起君明年 制除
用君為肅政廉訪副使問歲自免去曰吾復何為於
斯世蓋北過高郵樂其土風因留居十年大德四年
以疾棄官揚州就醫樂其年八月十日卒揚州年五
十一自承務郎三遷官至奉議大夫卒之日無蠹囊
副褚僑家悲慟之餘聚哭一辭曰善人亡矣至大四
年其子治濟潛浩迺克自力奉君之喪還于大都庇

平縣西山下莊之原藏焉嘉定六年四月辛酉其城[illegible]
葬五里君性開疎与人交辰氛傾盡為改多本卦化
而自持其身絲毫不敢揪之少未仕見白金遺道傍
初不顧已而計曰貧者需似則持去矣即俯拾納袖中僕有問求若至自言適倏
得將營親葬君詢驗果然出金還与之其人泣謝道
姓名君訶之曰我豈市恩哉在威州民張氏兄弟訟
家財吏展轉遂賂更數歲莫能決白亦致困匱君名
諭之曰若兄弟孰与吏親民曰兄弟同氣吏奎人耳
君曰奚同氣以資塗人汝何不知之甚即大感悟相
抱持以哭何君叩頭曰今不敢復有辭矣遂与俱歸
時屬縣吏李芝秀憾令當笞君墅見即命釋縛呼前

曰若軀長六尺徒甘撻楚間不知有功業可指取耶
吾與若三日限若不力吾將重置于罰後君出安西
有從騎十數西来見君遽下馬拜曰我當笞吏也公
何戕我罪又勗我仕今効節兵伍為千夫長微公之
德豈有今日在鞏昌會歲大旱草木枯盡僚吏請出
禱羣望君曰得無以冤獄致是乎取某事按問得實
平反上之大雨三日在閩屬行省臣有以采銀為利
獻上徼厚賚者　朝廷下其事設官賦民而地實無
礦民往往貴市入輸君急救致言者罪建寧劉氏居麻沙村疇中仇誣其有反狀
州若縣將織羅成獻君慮因及之嗜曰有是乎即以
法抵仇而劉闔門數百指不絓一人君仕雖早嘗論

之日不多於開牧之時故其施為注措縣遠不傳今
摭其大夫口道以熟者一二志焉其所書如是其
所不書大抵可見矣雖然猶為試用者小耳第令充
周而究極之則古所謂循吏不是多也君曾祖忠源
仕為定遠將軍蘭州司法祖福亦明威將軍父昌平
府君諱德明隱居教授口樊川處士者府君自號也
後以君弟銳升　朝恩贈奉直大夫飛騎尉昌平縣
男先夫人郝氏贈榮祿大夫大司徒薊國公謚孝懿
諱德義女先十一年卒生三子一女後夫人一年卒生三子一女二夫人祔治高郵府
興化縣尉潛從仕郎太常太祝潛從仕郎大都護府
照磨浩晉寧路聞喜縣學教諭塔曰吳熹御史臺掾

盧亘翰林待　制承務郎黨　國史院編脩官早卒
趙庸承德郎中書省檢校官孫男四人曰夢璋延昌
瞻昌敔昌晉君愛錢唐比過之去来輒留旬月往往
援琴筑以寫山水之清音久焉若新得之故與予同
好相善也今年近祐六年距君葬八年矣而其子潛
丙子文其隧上之碑不腆之言君實知之矧專記纂
尚庸何辭銘曰

藩之涵涵流之漸漸莫或匪泉築之蹶蹶樗之渠渠
堂亦有焉我觀其終有植之隆有蔽之消謂德則儀
不幸于施而又不年不淑其盈不昌于傾以游于天
子則維宗女則維從從其之孔延爾山之原四阜厥宜

故孟議大夫監察御史蕭公墓誌銘有序

近祐三年四月十又六日宰相奏以前祕書監祕書郎蕭公為輝州知州越七日御史大夫復奏以為監察御史五年五月一日卒官卒後五日其妻元城縣君薛氏奉柩殯京城南明年正月十一日始以舟載歸其居大名路元城縣將卜葬前行戒其女壻樸公平生所為詩文記序銘頌纂為湍一篋來告曰吾夫婦窮於學而聲於用其所著見大略具是吾婦人不能志凡外行吾夫在時雖知子子為我考擇其尤灼灼者誌諸幽妥雖斬焉未止將他日有以下見吾夫於地夫贊毀且辭既明年其連郭君德夫實又以元城君之言來速銘蓋贊始客京師公方去官中祕書

屬居委巷遂求一室不能具几席而殫志確立如古獨行君子間一造之坐譚竟晝或時竟日不暇一若知其所學為有源委者夫其養之之充則其發之頃遠無窮也而心於是猶所謂天者不可信耶公少學於翰林學士孫山先生胡公祖遹時集賢學士雷公應翰林學士王公惲与胡公同称文章家公往来三公間其辯然不雜則多得於胡公而芳澤厭滿皆其自致處困能亨往往推極命義之微以紓其抑塞傳者以為是然者之辭耳宜乎公之窮而遂以不振也公平以御史薦為殿中知班御史中丞崔公嘗司之曰是真讀書明理者吾知其不回撓矣尋辟掾大晰其陽王府三考當入流內銓即試祕書監祕書郎比

三載其長吉於朝回帝其最宜於官頴包羅不遷於是復以為祕書郎至大三年先皇帝方正位東宮而武宗皇帝在御公為潛源書數千言以貽兩府其疎曰已已而格君謀國而任人是在兩府宰相元翼也臺臣藥石也元氣受病則有藥石以輔之彼此相維而君心可正治道可成識者多之及為御史首論選官之法固欲備名而責實察言而觀行為執政大臣者可不監其失而圖其終又論興學所以立教師道不嚴蒙養不正望其成功難矣會內廷臣有欲芳澤和寧諸旬大事惠陰陽偏勝理有致然宜合近臣經事多而識慮審者雜議之凡改令得失民情休戚咸得上聞庶有以啓悟宸衷圖回天意他所論列尤多皆精鑿剴直或從或遠其初蓋可睹已嘗曰搜摭案牘而遂日以計期會深文以抵細碎吾無能也其徵於書如是而及以吏事為公若莫不云然嗚呼亦悲其於其陽王府流內銓即試祕書監祕書郎二十上文

時年六十自承事郎三遷官至階奉議大夫其先世
原人中徙大名今為大名人祖諱琮不仕父諱榮仕
為將仕郎衛輝路總管府治中驍騎尉封九城縣子母楊氏
夫大名路總管府治中驍騎尉封九城縣子母楊氏
追封元城縣君公之歿蓋無主後無一錙之貲無一
錙之主媳喪至葵薛氏盡斥簪珥囊以供具薛氏奉
訓大夫慶元路總管府判官致仕諱均女也其慈以
七年某月某日其城在大名縣安家莊昔公嬰言於
歲山先生曰士所以異於人者以義理養心志以學
問養才能以德養身以名位養功業以道養天下以
政養民以著述養萬世又曰盛極而衰氣數之必然
故君子憂治安而惡盈滿所以君子小人之澤皆五

世而斬蓋識之座右恐恐乎懼一言之不謹也公所
為文在篋猶數百篇贊將叙次傳之姑述其也業齊
緊人有生衆萬不齊或坎而流或隨而塞其人其天
執全以斷亦昌於言而德不施於茲与存抑又何欺
有窶斯藏有緼斯襲式慰尔孝謀以章之

方先生墓碣銘 并序

浦陽江之始源在婺州浦江縣有山直其東北曰仙
華山山之南里大姓方氏居之先生方氏睦州諸自
五代末徙来出唐玄英處士千宋有户部侍郎贈光
祿大夫諱揚達与眉山蘇公同為嘉祐二年進士
其子滋亦卒官户部至先生六世先生隱君子也雅

幾無不死者先生諱鳳字韶卿年八十又二夫人季氏先卒於貴為從表姑曾祖某祖某父志仁其卒以至治元年四月某甲子而葬以其年某月某甲子兆在仙華南東子罘二人樗梓克以偏承家女三人適張佐黃蕪趙必侶孫男三人孫女二人貴少親事先生生北長走外歸輒襄其道路所得求先生而納之焉先生每翼張之迨茲商士雖有祿食于朝是敢忘先生教指我去年冬先生嘗手寫詩一章介其孫壻吳菜試春官言近得聾疾晝慵与人語則惟可識自視若外域人將死無日矣然行間楚楚不見老人敗俚態方意其雖聾豈遽衰者菜還而趙錄事以訃至貫為位哭失聲已乃曰先生既葬矣誰宜為蓋用其所知者酬焉尚先生之志也夫銘曰

辭表墓非貫則誰宜為蓋用其所知者酬焉尚先生不蹲于奔而遊于活樂畜之實以鳴其讓有鞉鍾鏞縣若釜鬻鼓閒出聲震轟嚴嚴器之碩者則冏不無先生中身退然榮廡蔽其和音不戀不戀不薦廟郊卒死于淹歸蓋仙華越人所瞻瞻之雖何匪孚用占有封斯隆如車如幔門人作銘式昭厥潛

亡甥故宋太學進士俞公墓誌銘并序

內弟東陽俞仁傑將以月日葬吾甥府君乃自其鄉貽書京師告葬期贊哭拜已南嚮祝曰贊為貧持祿以縻于茲喪不及臨葬不及虞罪也奚贖獨假茲蓋德閎行質諸其幽尚庶幾有以慰

又數年而宋七六館為爐府君諱相字瑩中曾祖諱其祖諱其父志仁其卒以兵間生理銷落蓋晚衍重膇疾宴坐一榻吟呻伯畢之志也夫銘曰

不躓于奔而遊于活樂畜之實以鳴其讓有鞉鍾鏞縣若釜鬻鼓閒出聲震轟嚴嚴器之碩者則冏不無先生中身退然榮廡蔽其和音不戀不戀不薦廟郊卒死于淹歸蓋仙華越人所瞻瞻之雖何匪孚用占有封斯隆如車如幔門人作銘式昭厥潛

其潛蜕於地下則系之曰府君諱相字瑩中曾祖諱其祖諱其父志仁其卒以貴為從表姑曾祖某祖某父志仁其卒以至治元年四月某甲子而葬以其年某月某甲子兆在仙華南東子罘二人樗梓克以偏承家女三人適張佐黃蕪趙必侶孫男三人孫女二人貴少親事先生生北長走外歸輒襄其道路所得求先生而納之焉先生每翼張之迨茲商士雖有祿食于朝是敢忘先生教指我去年冬先生嘗手寫詩一章介其孫壻吳菜試春官言近得聾疾晝慵与人語則惟可識自視若外域人將死無日矣然行間楚楚不見老人敗俚態方意其雖聾豈遽衰者菜還而趙錄事以訃至貫為位哭失聲已乃曰先生既葬矣誰宜為蓋用其所知者酬焉尚先生之志也夫銘曰

其潛蜕於地下則系之曰府君諱相字瑩中曾祖諱其祖諱其父志仁其卒以貴為從表姑曾祖某祖某父志仁其卒以至治元年四月某甲子而葬以其年某月某甲子兆在仙華南東子罘二人樗梓克以偏承家女三人適張佐黃蕪趙必侶孫男三人孫女二人貴少親事先生生北長走外歸輒襄其道路所得求先生而納之焉先生每翼張之迨茲商士雖有祿食于朝是敢忘先生教指我去年冬先生嘗手寫詩一章介其孫壻吳菜試春官言近得聾疾晝慵与人語則惟可識自視若外域人將死無日矣然行間楚楚不見老人敗俚態方意其雖聾豈遽衰者菜還而趙錄事以訃至貫為位哭失聲已乃曰先生既葬矣誰宜為蓋用其所知者酬焉尚先生之志也夫銘曰

男三女壻文壁文奎文器孫女二適呂榮王致平閭門公
則賢外祖通判靜江軍府平官銘曰
始之遂遂若或將之終者
讓其休光耆何嗟美德則光
元贈太中大夫
鄱侯田公墓碣銘 并序
延祐四年朝請大夫德州知州田君澤除去官以廿
中書為考秩進大中大夫而以中山府知府致仕五
年為至治二年
天子推恩目下寵及其世生討爰贈其
詔書於是君之大父母應在邨典得顯贈有差
曰世昌大父也階中憲大夫官南陽知府勳上騎都

尉爵鷹門鄱伯曰誠父也階太中大夫官東平路總
管勳輕車都尉爵鷹門鄱侯曰李大母也曰趙母也
並追封鷹門鄱夫人泰定二年君年七十又九而君
之子居中亦且六十又一相顧言曰吾世鄭人始吾
大父南陽府君遺金鼠掌攝承其州事亡幾病免卒
時四十五亂益急李夫人抱攜吾父與二弟冒嶮抵
險間走渡河北居保定因伍民以著其籍吾田氏宗
仆而復植夫人力也父之以予弟屬吾父曰尒兄弟
留應更繇吾捘尒季還老于鄭美得年七十八以卒
故吾東平府君方在難棘已知畜厲自力於生業卒
能紓窮取裕以開其家及進從學士大夫遊則慨然
興起謂吾今不逮於是俟吾兒既長必求明師教掖
成就之庶其勿替以引乎自吾有知猶常舉之以
督以儆吾父雖遠而訓言在耳敢忽忘哉今吾幸籍
祖考遺德保有祿食歷八官而緣毫不挂於吏議遂
得休其衰髦以下從先君子於九京爾復有子有孫其
深識之又曰吾旦暮人耳吾大父母之葬在鄭昔吾
守鈞嘗改卜窀鄭之新鄭縣韓保村吾子孫生於保
定吾父卒於保定而田氏塋於保定蓋自吾東平府
君始矣爾遊居京師孰能丈辭以著吾志爾持吾言
而往請焉倘哀而畀之則鑱諸窆石表諸隧上尚田
氏永有寵綏居中嘗善於門前致其
父中山君之戒曰子而不諾吾無以反白吾父貫曰
孝子仁人之心予將張之子不服而敢以辭嗟乎春雨

既滋草木怒生至其條暢葉茂而本根之蔭藉或不
能無賴於斯子觀田君之所致知其積累之有自則
夫享有樂康而子孫啟慶之若是我東平府君之苗
播於前者宜其穠之欤之而無已也府君之卒在至
元廿六年十月二日春秋六十有三卒之七日窆清
苑縣馬車村後十八年而趙夫人卒蓋七十又八矣
即舉以祔府君之兆子男三長澤也澤字濟民次渥
次淵淵早卒孫男二長居中也次居仁曾孫男四長
恕從仕郎大都酒使司提舉次恂將仕郎順德路廣
宗縣主簿次恪次懌曾孫女二長適翟居禎次未行
銘曰
田維嫗姓顯氏於齊粤有代序乃別乃支譜散宗繇

逖矣莫稽攘攘鄭郊瑣瑣夫屋相時毋賢豎于育勳畔渙流離式嗣式續基之樸之以有東平爾蕃必流爾鬱必聲保人敬恭言觀厥成厥成伊何以克有子亦仕而優弗殆而止徵其寵章烝畀考妣維考若祖厲邦伯侯封土祁祁在晉之諏曰大爾承曰輔爾休嗟今之人匪朝謀夕車來賄遷貫罔常獲視彼田宗其慶安宅四世百年孫魯孔儀昌其以徵篡則有碑博士司誄維顧詩之

亡友王君景先墓誌銘 并序

景先姓王氏諱興祖自中書東曹掾六遷官至朝請大夫禮部郎中泰定元年四月庚從如北都七月十八日卒留守官舍與其屬還京纂殯文明門外將以某年某月某日啟葬衛州西南小店原距州三十里景先本曲周之宗其曾祖在金季嘗為輝州州佐捍城死難因留墜衛之胙城為其縣人胙城濱古河道比年飄砂擁礫漫沒人廬舍冢墓景先在時方欲求地改兆不幸早死令嗣子毅窮窮承志以獲吉卜而不知景先之遂從此土也始也景先五歲有父喪賴祖母丁夫人克自生殖踰冠學業見端序即起為汝州學正試辟兵部令史由樞密掾入東曹會朝廷議行科舉以興能取賢凡所著令必經景先手乃定延祐四年考成用仁宗皇帝居東儲領西樞進奉署牘恩超一資授奉訓大夫中書禮部主事改大宗正府左右司員外郎尋拜監察御史按河南廉得其省參知政事宜西陌丁酗虐民吏數辜治陵名為吏部員外郎亡虞出蒸燕南河北道肅政廉訪司事建言敦本祭化在篤右儒術自上所會稽漢唐諫臣遺事曰悉覽數百條迂論賞其知要慮囚至大名民有彭甲自服為盜繫獄踰年景先閱其辭遽曰此非盜盜未獲耳已而果得真盜疏免赵而論長吏失入如律滿二歲復以禮部郎中召還死其官春秋纘五十二娶呼延氏一子毅國子典籍景先事丁夫人孝謹夫人餘九十猶在養景先旦暮節時其食飲怡愉樂康志其意也蓋景先敏學強善與人交慎終始平居不屑屑口語而臨事持議卓見廉角從仕廿年家無一凡之覆一塵之耕以寧其居老母丁男孤寄京師平生交友多賻之者其所珠畜經史子集數千卷古名人書畫數十軸而已尤好為詩趣尚恬素辭亦清沖在藁數十百篇往往多可專予來京與景先昆弟之遊命其子毅從學治經深懷密抱見輒傾盡在東垣書疏往來無虛月嘗欲聯轡吳越擊觀山川形勝以攄發其抑鬱今思古之情而景先不及待矣將聚叙其出處昇毅俟葬期鐫之樂石納諸墓中而毅復泣拜以請景先固舊予言其又何辭若凡世系具先府君誌銘此不著著其應官行治之可傳者銘曰

古儒行歟無膴學瞽經用律筑擊見弧鶡孰返其歸赴瀕端車而馳閑煜濩羣飛方翔道斯慱景先進途如發

承直郎管領按都兒民户總管伍公墓碑銘

并序

高安伍氏著籍于其縣之仁南鄉上泉里者實自豫章臨江再徙以来至管領按都兒民户總管諱先輔始嘗慨然称大家望其里中类按都兒漢言健児初世祖皇帝統壹疆宇勅管扈駕南伐駐勇十一萬户留籍漢湘命樞密院即江陵之松滋置総管府為署官比秩三品抡几役之駐行省以輸達于上蓋承平兵民之間而優養之也迨改令其貢賦物估則因湖廣行省以輸達于上蓋承平兵民之間而優養之也迨祐三年公用東朝宿衛恩起家一命泝其府在官三年樞密且方奏公改績宜遷而公以病淹百日當免往舍帰閒二歲復至京師覚體中風眩即日南旋及家猶経紀諸務甚悉泰定二年秋九月疾作遂卒得年六十明年冬其孫允恭十兆襲州臨川縣明賢鄉白竹坑之原将奉匶以窆先期属其父友廣東帥府掾李榮持事狀与其府所上最牘走鍾陵乞辞以揭諸其隧子請太史公書見其紀次三代戰國秦漢事本末可称道或者謂退處士業憤疽更有所蔽然不知治産積居在疋時好取世資而推利任義不拘拳常笑固卓然豪傑之士哉若公甫試而効其可考信者如是是以表著之于後矣公自少有智力用之營幹輒操其贏久之治別業豫章慶安盤里中致名師問凡廿餘事鉤致其情人以不窮至宗飾廨署増築遠道徹工需材常有餘用而不以勞勧誕民為公之民蓋晏如也晩還上泉遣歳荐侵白郡頗輸米麥各五百石從官中給食貧民又大出米五千石下其估賤之九無業者聽以力傭葦剰粟石二百往賑縣南昌進賢日益為糜粥舖行者環其居百數里人倚公以生公攜抱開朗未嘗躬佔畢為學問奮其蹴行徒手致貲箕斂萬緡散施惡不抑不浮誅賓客書僮奴樂起人之急有古任俠之風使位与年可以俱得則漢貲郷功業可指取也嗚呼惜哉以表著之于後矣公自少有智力用之營幹輒操其贏久之治別業豫章慶安盤里中致名師曰黄曰傅公之曾大母大母也曰盧曰楊曰也次曰大父大父也曰劉

忽都公之配而也先忽都宗王女也曰光泰曰朝宛
曰趙寄公之子其麻遊寄更名普安為尤恭後尤恭
嫡也曰普閭公之孫也曰某甲子卒之日也曰十二
月乙酉葬之日也曰承直郎公之階也曰樂泉公之
字也曰樂泉公之自謂猶曰樂乎斯泉云也子不佞
既為掇其可書者序之又系以銘銘曰

道散俗卑用智自矜進乘其時互爵致如風水過
如匪者蒭果孰使然以生惟過而績其機不停
既耳既新有益無傾我觀伍宗由耕而榮翕之數之
信若權衡益枉專己刺神敝形一節臨民民歌治聲
將升于明載輯于寧歛德沐惠我緜我惸志使樂郊
終之里閭直究其庸胡不百齡有饒慶源来裔繩繩

愛卜葬龍迴闕幽扃山榮水長函斛蓁靈曰葬公宮

尚考劉銘

元故大司農史義襄公墓誌銘并序

中書右丞相贈太尉鎮陽忠武王大勲在盟府不朽
在史牒世称真定史氏猶漢之大司農公諡義襄於太尉為從孫而金紫光祿大
夫兵馬都元帥之孫也元帥太尉毋兄鎮真定閫門
百口死武仙之難獨二子先從大父行六部尚書留
北京僅免季江漢大都督府太尉愛異群兒命家嗣萬户翰為己子攜戊襄鄂小
長在行間耳目濡染罕鞅知北面寇千夫從之遷江西左丞又
宣機餘寇手射數十萬户後以宣慰僉廣西行中書省事廉訪使
廣西十八州廣東三州藏府常先蒞以功授承直郎
同知靜江路總管府事時有盜據擊慶檄管往討平之遷奉訓大夫潭州路治中未
行進廣東宣慰副使改湖東在廣殲洞猺黎德俘蠻
舡千艘在湖破山賊柳千司衆七千桔纍踏婁蒙之
楊鎮龍衆五千紹興殪蔡老禍高銀五千紹興殪蔡老禍
林雄劉甲一衆數萬温處間功最一時先是張元帥
知韓海凱旋請以鄧軍還史氏宣慰使時為右丞
應曰臣子耀可耀義襄名也名至右丞進平章政事
襄明日制下授朝列大夫鄧州舊軍萬户義襄
哭踊擔抱前須平章嫡子榮長歸其官平章六子籍
其田宅奴婢口均畀之不自有一毫奉平章与四夫

人之喪逆葬太尉北尋以榮入覲俯伏奏曰是月所
後父之嫡子生十四年矣宜代目領鄧軍
世祖皇帝義之命禁擾萬戶
祿大夫福建等處行中書平章政事起義襄將其師
別錫虎符鞍勒弓矢貔甲兵未出復邮其世舊改授
他帥於是
成宗皇帝始臨宸極即拜資德大夫江浙等處行中
書右丞至則除火餘官屋之隘若干緡禁官市惡鹽
鑊減江東户課金人有訟行省官失儀者肆引義襄
為證　詔遣御史按問義襄以實對言者指為阿
黨義襄退居待罪　上深知之遷江西左丞又
遷湖廣一年復遷江西罷歸贛州屯田軍廣東民丁

名入拜大司農無幾以太夫人年八十乞身歸養宗
親大德九年二月壬辰薨京師春秋五十義襄字處
卿要祖姑之孫劉氏貞順靜嫻不見喜慍事太夫人
為令婦宇子姓為賢母嫻黨視儀焉生子男一壎贅
舊大夫江西等處行中書省左丞女一適資善大夫
司農卿王師聖泰定三年左丞按典式上義襄凡行
太常為定謚義襄劉夫人亦先封常山郡太夫人明
年夏左丞以事如廣州夫人遘微疾比還而亟以六
月辛巳薨龍興寓第享年六十八左丞舍官扶櫬浮
舟萬里此歸葬定將卜是年某月某日啓義襄之兼
合窆姜固山之原都智兆次泣謂屬寮柳贊曰先公
在殯久懼傷吾母心未就窀窆之禮罪也今不肖吾
母亦至大故惟隧道有碑柳城姚文公嘗撰其大節
著之吾將鑱之迺若幽堂之銘所以申吾陵谷之慮
者子其可讓贊窮齡以民事義襄公見其儀觀碩豐
器度和寥悉我赴敵奇略捷出而臨民豈弟如恐傷
之尤好賓禮宿儒名士燕衍無虛日咸德宜後是生
去丞早以令猷再牧佚藩三參機政克踐世官以光
大元帥太尉之遺烈然則義襄曷其死哉尚書於公
為曾祖諱秉直元帥為祖諱天倪都智為父諱權平
章為所後父諱格公之孫男四長鈞承務郎籍田署
令次鎮山長安金山孫女三長適其餘尚幼曾孫男

女五人銘曰

史氏世日佐 國基命宣

都帥執節死西孰存其孤以克保姓匪姓之保實濡
庶慶公主師中屬時鼎盛殖我徙疇覩慷彼無競憧憧
舒舒前騎後乘既輟西師重付宰柄山區海封我藩
我屏三遏曼安不戒而令徵為大農始還朝請
帝曰汝肅予其聽瑩汝儀迺聯陳善謂敬公拜稽首
謀予于蠶目有母揚待臣溫清忠長孝短高聰幸應
詔可未須覆其一鏡公自服官被遇
二聖太尉諸孫獨也淵靚其靚雄何日節其性鞏則
宴娛不縱不營天道匪訛常以善勝遏觀蘊策故想
颺詡肆令豪賢如泗有磨聲于廟階可聞可詠俾茲
人門輝光引映手開玄堂為神之庭公遊于斯死目
當瞑石固次綵山經川亘尚利嗣人罔弗宜稱陵谷

有運於焉取證

師氏先塋碑銘并序

師氏寧夏人而有塋於濮陽之東蓋其徙居三世矣
徙三世而始顯且大若富人之積豫然耘籽之力優則
銓文之功至豈以旦暮計獲為嬴我泰定二年冬江
西湖東道肅政廉訪使師公由二部尚書出宣慰淮
東升秩二品被典式得贈封二代及制下大父諱
其自中書兵部侍郎贈嘉議大夫中書禮部尚書上
輕車都尉追封寧夏郡侯父諱恭自中書禮部尚書
贈中奉大夫河南江北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薛
軍追封寧夏郡公大母惠氏母王氏並寧夏郡夫人
於是以公貴凡三錫

命書美寧夏之俗啓民同

壓而異版郡侯之父諱某仕夏為管僧官在德宁称大姓郡侯生十四歲會　天兵破滅夏以西有旨戈矛所向者髽無遺育郡侯方被驅　太婿昌王見其姿儀頎愍髮澤鮮潤憐而生之解駝鞍覆之使伏其下傳令者再至　太婿不得已宣言曰全宁河西一國不留一童男備　貴主炊爨乎遂收置郎中逆長出銜使命歸致分賦有忠實称　太婿薨郡侯亦以其家卜大名之濮陽居焉又營別業汴之許昌故濮東之墜即祖郡侯生郡公允慎厚尚義不樂為浮靡事平居雖臨阜隸無矜慢崇重儒術教子諄切終身未嘗出一惡言鄉里号為德人卒年四十九葬濮陸第二域蓋師氏之在濮陽肇基於郡侯堂構於郡公而奎墜堅垂丹於廡訪公其所由来漸矣不然郡侯以童羈之身脫鋒刃之難東来數千里卒開子孫顯大之業以余觀之其積仁累德是不特一世

已閻泰定四年進士滑州白馬縣丞郡公內外孫九人其四皆掇文科餘亦有仕資師氏之德其可窮矣乎昔贊以博士教國子晉升羅執經席間審知公之所由来漸矣早世者出也外孫安立朝大節迺蓋備官江右實斐容察公謂贊曰先塋之碑無辭以刻遺芰不彰余雖多罪子嘗司諫奉常所言宜昭潛信後其為我著之何如贊承命叙次復系以銘銘曰

山條川支演迤西来經于夏墟風氣始開其產茂玉琳琅璆瑰或顯或湮由見若異湮為開珠顯為瑞器裴而之用不必並世維宗師氏昌其祖東匪于兵燹將啓其逢辟彼流坎抵平則通大鼎養賢獨家于公孫弘開閤延賓公不四三人然則公顯大其祖之宗者殆不必是也嗚呼士之識奢于躬不克自奮雖歷聲於一時而終湮於身世又幸而代遠

淳[illegible]亦宜蠲承湛恩上[illegible]泉元[illegible]上公[illegible]重遠
公曰斯寵吾祖吾父[illegible]
廟有[illegible]不聲于歌胡考其休濮東之封自吾祖侔
仓[illegible]夏西興雲如[illegible]高曾之[illegible]恭其度止同佑我後
款于[illegible]祀記辭貞珉[illegible]式究終始

周東揚墓誌銘　并序

東揚之學成於科廢學散之後其植本豐故其枝葉茂也延祐初元仁宗皇帝[illegible]出宸斷新學諸[illegible]非所素習抉其利而取之議者咸詬病焉獨東揚大立小隨悚悚乎有[illegible]之地矣四年江西以春秋舉上[illegible]禮部有司試其策語不合意不得第七年復以禮記舉上明年至治元年擢丙科授將仕郎永州零陵縣丞零陵在荊楚上游俗[illegible]民匿東揚至則因其所蔚為開說仁義使知去彼就此睽有巫嫗口國母自詭能言禍福為書數通使弟子行民間愚者爭頗標名其上由是趍門日衆東揚曰[illegible]角三十六方其初亦不過是亟遽[illegible]于法比縣祁雹有焉前牟殿民至死長官故[illegible]其實東揚亦當檢覆得其情讀中一訊即伏論者常謂儒者迂疏少功而不知真儒之効固隨試有成者如此代還赴吏部銓調為衡安路上[illegible]縣尹致和元年三月到官其民聞麥陵之改私相告語曰吾縣多幸

朝廷畀以善人長者[illegible]其惠休于我吾敢自廢于[illegible]
未幾疾作猶張起署文書理訴獄既[illegible]漫剔務去[illegible]
還以五月十四日抵家二十八日遂卒東揚姓周氏
諱尚之東揚其字也春秋六十又一曾祖諱光祖祖
諱山甫父諱子鴻三世皆隱而不耀初宰以王氏[illegible]
氏繼室以蔡氏子男二曰頌言曰永言孫男二尚幼
東揚務為[illegible]遠靖簡不事[illegible]爆衍其學根柢六經旁出
入諸史百家至莊屈荀楊左馬韓柳氏之書皆手自
繕寫行吟坐諷將老不輟北州並邑走書授帖闔郡
迎致以先得為快既耶第需次里居未學之徒常數
十人[illegible]疑辨惑無不厭[illegible]平生所著有禮記集義若
干卷過言[illegible]言歟音刃若干卷藏于家閭言將以天
曆二年某月某甲子葬[illegible]某鄉某[illegible]為窀就窆先
期以其交[illegible]而述事狀來余[illegible]余識東揚京師
油米之[illegible]而東揚[illegible]始歸一再過余以其學交相
證情好[illegible]別之十[illegible]猶未數月而已不可作矣嗚呼
余讀[illegible]城志載鄉貢進士[illegible]周諤潔寧中所撰勅書樓
記服其序述之嚴論議之[illegible]而又得東揚所著雜詩
文惠夫周氏之世再以文[illegible]可尚也哉迺序而銘之
其銘曰

古[illegible]沿經爰稽其實今士[illegible]名輝文薄[illegible]杓皇盛時
載榮經術取人以仁異材輩出東揚始升用鄉三物
射策先登如稼斯鉏邪[illegible]邑于荊蠻用乾乾既陟其[illegible]
亦朱其毀[illegible]俾之年承休遷律以觀[illegible]獻以驗天[illegible]
大車在行將駕而睹彼輦[illegible]其惠休于我吾敢自廢于[illegible]
未幾疾作猶張起署文書理訴獄既[illegible]漫剔務去[illegible]

昆音秩秩寔其方来
吾銘昭之聲于煙薤

元贈中議大夫同蔡樞密院事騎都尉追封
南陽郡伯宋公墓碑銘并序

至元廿四年冬十月
掾拘宜節不阿積資滿客死于靜江驛舍時年四十
有六自公之死讒蔽精戚言論攸伸既而姦臣伏誅
天下睽然知有君子小人消長之分矣初長沙武安
王阿里海牙貳太傅淮安忠武王平宋江南有功上
流及平章湖廣行省致公為掾於時阿里伯崔燕帖
木兒出為江淮行省左右丞深務綏撫新附擇循良
吏為守貳令丞人便安之如承平時中書平章政事
阿合馬既竊政柄一視貨賂輕重不問獄愒黠窳皆
署江南官名海放邊二丞相從中沮止故有隙阿合
馬銳意窮索崔公所應地跡疑似將傳致其罪無
所得時公初升營田府提控案牘疑其府掌有子誣
逮公入刑部徹庾鞫者羅織成之公拒不承鞫者雖
暴酷終歲不能更其一辭會崔公中禍死公得解去
鎮南府祗交趾大將六七人武安与焉公以掾屬從
兵入境破險隘降其若干城方上功京師其秋海溢
潮盛交人乘勢瀆隄灌其軍府舍卒班師武安脫急
雞頸沛公未葺頃刻數尺公乞先離左右也阿合馬敗桑哥驟得
政欲為不得直遽以其積仇累恐

為相人治岐伯鬼史區言為方脉醫金從都大梁曾
大父為尚醫之内診上脉息著聲始折家遷来河南
大父值金之避兵又徙南陽府舊縣曰申州父全多
慧多學依業縣富人楊氏為婿故又為葉人三子公
其中子也公起家試吏南陽府主供給攻圖襄樊軍
用無乏以能擢河南營田提控案牘武安識
公材器拔於衆中故亦能以死報武安焉公之配東
平趙姓生子男四曰文祐曰文瑞曰文瓚曰文琪女
祐三年二月甲申始克葬定
灣之原葬已八年為泰定元年
朝廷載定襄邸之典以寵嘉臣子之世於是公之子
之瓚入為右司都事得贈公承事郎趙夫人始封宜

人明年文璹自監察御史立司員外郎出為江浙省左右司郎中加贈公奉議大夫樞密院判官曉騎尉葉縣子夫人進葉縣太君天曆元年文璹為禮部侍郎升秩四品復加贈公中議大夫同簽樞密院事驃騎南陽郡伯夫人亦進封南陽郡大君時文祐以廣德路筦庫官先卒文瑞以承事郎淮安路沭陽縣尹去官繼卒文琪以福建驛馬提領最先卒而文璹之妻南陽郡君王氏亦卒京師皆寄葬淮漸間明年天曆二年文璹乞告于 朝奉 命書葬壙下并啓兄弟与內子之殯並祔公兆次同域異窆先事請于其友東陽柳貫曰昔吾父執節懷義罣遺誣蠖卒以讒死死三十七年而孫孫十有三年幸叨

上思錫封子嗇惟具著哀榮終始文諸隧石蔽有舅制敢以狀私于執事貴曰公行應銘法侍郎又以禮請其將何辭迺序而銘之且以信夫君子之澤積久而流長者如此其銘曰

士而從仕委身徇義不怵於威井竈而阡祿不以世之死靡二始南陽伯署郡功書不刼於利志立誠有用文無害著其羊勞進事武安從征于交執我膚某制彼繹騶班師而還不亡一夫君子小人同趨異軌有妖者狐含毒跋跋玉以攻全誰圖誰毀憂患遘陵殞厥中身諒共一節可貧明神子也初娶既免而紳天耶人耶定勝相因上聖垂仁率土怙冒赤臣陷先以勤忠孝有齒有封有澤其躬葉慨良滋如雨斯音

有制車旂有分七田子寵疏榮下漏幽泉曷以薦之尊舜豆籩來假來歆遲公其旋魂氣之升炬炳泉列既伸既止上昭下徹翔是佳城相望中葉何必故鄉有安無骸蔣陵之南麟其松楸荐世相從樂哉斯立子孫孫是蔭是麻楊德振華以列諸幽

王山居士胡公墓竭銘

王山居士何以名不矯善不誣實隱於其鄉即以其鄉之名自謚焉象其德故称其名也居士生宋宝慶丁亥得壽八十有九以延祐乙卯六月二十九日終于家閱七年而葬之域曰樂土其地坫嶺迤佐其家居士所自卜而名之也居士孝積于躬而行儀子家中遭易代安隱無覬既老而傅益夷猶林窅間

申之二月三日壽八十二也明年十一月庚寅合葬之日也居士之同祖女弟適余門宋太學進士俞公內行仁儉實以有光狀來請銘余不得而辭也余觀自古史記所載隱德之君子豈必奇迹顯行越衆駭俗為足傳哉亦曰友諸其行而信賢諸其後而無疑焉耳則夫居士之蘊素守沖終於著聖世施一紀而其善行不亡固凜然大雅之遺風也序而繫之銘維以志夫實也銘曰

不懈于脩不曠于行既壽而康以厚其生亡鑒之嗟惜不百齡歸于樂丘嗚安觀寧高利尒後迄觀厥成

柳待制文集卷之十

建安陳淏襄經踵門以謁自通於予予出与成禮淏喪母踰年哀未即死圖詢其故淏再拜起涕泗言淏之同門友蔣易實為淏終窀穸之事令既卜得日淏謀所以不死其親者曰易次而母諸行往求柳先生銘先生樂稱人之善其將有以假寵於而母矣是而來惟先生之畀矜之也淏孑孑子文詎能使而母怡昭於地下雖然起孝之志子其忍重違之按易狀孺人丁氏諱臨宇淑道世籍延陽之嘉禾上里父諱林里長者孺人幼慧讀論語孝經孟子識其大

意古人文字經目輒成誦爨室時嘗學和詩伯父縣丞公戒曰婦人職知婦道詩非所宜習羌紡月服之常破產應之家遂以削孺人門捻括內計盡得孔子又早孤時經喪亂橫賦重斂日暴月尅君素漏窮不敢言文千二十四歸中里陳君騰實君故仕室家際曰此盖一猶不可為乎窮出其智補室罅究芟除蓁翳木久而生道裕如閱十三年君即世孺人益自力於倫勤躬操簿書手執箕箒使節葉可耐而垣株可以覆接廣田疇新室廬諸凡潤飾先業有男子志慶而不能奴者孺人子男四女一適父時長邏十二而季猶未睟穉長入小學關壁曰義延名師訓講肄暇日則應舉小學書立

七指示警厲於諸子而惴惴奉親長不敢生驕易之
句又常常語及之池日子知博習女知順從人以為
義方之教然也孺人贊敏而惡華簪珥服御不競妍
好晨興坐堂理家政問錄賦問來鹽言人人殊而出
語應之各中肯綮或時過午食不下咱僮隸意其海
且休笑而匿畫靡密滋無惰容大抵治家慙肅內外
斬斬踐其庭者見其左跼規矩右循繩尺而和氣充
物溢慝自無因而入也陳氏族國宋中興來嘗有顯
者今浸遠浸澄里中尚五十餘室孺人禮其尊老而
惠其卑幼往來問遺無慁節威疎少長無間言比歲
丙申丙午荐饑里民艱食孺人既為粥以活餓者又
下其藁估稍賑鄰邨其未陷於危者疥不能謁醫亦隨

證注善藥予之曰毋庸使它人知其施實德於鄉鄰
罔如此孺人嫠居三十年貞節潔行足以表見於世
里耆聚謀方欲列上其事請加旌復書適具元統二
年乙丑月朔晨起恭香誦道釋經已忽覺體中小不佳
就寢而疾作樗醫并救子淚竭誠露禱刲股和藥以
進亦棘弗效更十日卒得年六十五卒日油曰豐曰
涓曰渼涓早卒女和適崇安詹天增和先一年亦卒
孫男五元彝佛僧元亨元泰元顯孫女六初君之憙
孺人為卜葳室甫葬而涓夭徵之堪輿家言咸謂不
利及三改卜兆城始宜孺人曰士者得安其靈則生
者宜有蔭藉費雖巨吾敢厝輟之哉凡麗窆而葬
牲而廩庶賓製服飭具每益謹已又曰陰陽拘忌
人子弟六所宜知命油因傳其書為其學焉於是油
所從授書者章貢劉君某復來為孺人謀相墓得葛
山之原維食卜用某月某日營窆襄其月某日掩坎卒
之明年也易之狀曰易狀孺人之行得於宗老之賢
者皆不謀同辭吁信然矣暴易從杜先生武夷樂論
節婦之被旌門者先生曰使世之公論不屈而有賢
守令者出則若陳氏母之操行風節自當表而上之
不然旌復之令何為者哉孺人已矣亦徒以重夫君
子感今思古之情爾是以序而系之俾溪持歸請先
生書而表諸墓上倘萬一遒人之采焉則孺人之成
教遺範備矣以卞被來世而陳氏之不遂泯泯者庶
其有在於是銘曰

遵家孔艱亟返之安其智閒閒生日以遂養日以備
殞於中世有子有孫宜于其家相維斯五不亢不污
高四尺者孺人墓耶

潛居處士馬君墓碣銘

馬氏望扶風而弄徙于南者世以顯禮部尚書公諱大同以政學顯宋淳熙間與蘇陽文公實交相引重詩書之澤洽于孫曾雖所資所籍有淺有深大抵郁如也尚書伯兄諱大方六世得潛居處士諱之純字希文卒以至順元年閏七月乙巳春秋七十又六葬以明年二月某甲子祔在孝行鄉七里雲原前墓嗣子某泰命侄子瑩為書一通著其行業即請銘于所善東陽柳貫拜手稽首而瑑諸緋纚之

研貫幸宵執業淑奉常職在謀行而早暐訴事又知
處士為厚德長者可銘不詘不為韋句繳繞規世浴寡
黨間有一義可為舊勇赴之不訴不撓至元中有司
嘗征商於野民甚病焉處士持綜恩行中書以為與
民爭利非政世事卒處按除之大德丁未歲大優處
士傾廩以餔饑者掩骼以從禮制或欲上其名應出
粟補官之令則厚謝曰吾知盡吾力敢徼賞哉處士
仲兄早卒翁其子如己子尋卒翁其孫孫又卒翁
其曾孫葬祭以禮婚娶以時植其門户如初處士張
書至數千卷蓄古今法書名畫亦數百軸花時約景

潔觴陳俎從賓客歡賞引滿徑醉蓋歲歲常然將死
詔子若孫曰吾無愧於人亦無憾於吾即就木安
焉耳計聞閭居野處之夫咸曰善人已矣吾將何賴
處士之配董氏亦有賢行卒先一年令舉以祔其域
處士無子以伯兄之子後命揆子請銘者也孫男二
禮提孫女一尚幼處士之曾大父諱崇大父諱鎔父
諱熙孫皆隱德弗耀曰潛居去者處士所自命也處
士嘗患里中子弟為聲利塗塞耳目思一洗濯新之
方將創田闢塾致明師宣昭經誼以大變其俗而齎
志入地嗚呼沒哉處士之有蘊不試者如是是已
以表世壽後笑可無銘乎銘曰

士非盜名禮可求野不有著碩孰起渝謝君子尸之

通觀大雅今其亡矣

招維斗孫君受

故平陽州判官潤甫墓誌銘

鈞基書院山長陳士貞通貨立財
奮於化迄淹田州縣益世年七
推恩進秩便蕃優渥而疾疢侵
偶死今葬草幾宿而隧閒之石未有刻辭夫子孟嘗
廢交焉尚幸假茲鄉曲之誼畢之一言則先人有知
將不悼其埋銘於土中也貫既拜而受言則退考前
貢進士吳萊所為事述撰其可書者序而銘之序曰
君諱逵大字宗父姓陳氏陳氏出彭城中世南徙
占籍於婺之浦江鄉曰德政自君始又徙縣東北之

興賢鄉村曰集村君少從鄉先
義下筆無留意然好個儻之
時會邑里初內附山谷獷強
則出相冠攘君山雷其有以
首建購捕之
幕府上其功
路命州
資其石雷之所修
避隊獲劉上之意
縣丞右官八年
事郎溫州路平陽州判官

山方之志矣以盧免歸葬其宴坐之室曰遠觀亭密
容至則命亟簡物從容連日久猶倜倜坐坡塘之湄
翛翛窣居十二年泰定三年六月廿四日卒得年七
十有六清湘介湖北窮源窮脈之為盡以中人產立死而緑多蓼辞君曰我山有泰
也藥發使民知所以教時方有事於四金當空道殣
相枕魔蔓又數十區耳其材瓦葺新學官曰此松某
舊其妖興宜大尔弗食可少償之乎悉論寘于法敝
敝于荷台厳塢之丘封樹莓莓相尔嗣人視崇思膺
凡物之生有寔有皆一胡不然自戕其枝吾銘尔貽
俾泄尔哀

盧氏母碣銘

盧氏母杭州城東人徐姓諱妙安歸里中盧翁翁業
坐肆販繒母常佐之操奇贏聽什一稍稍致饒裕而
儉順之化行於其家穑如也生男女一女適徐求亨
男德恒治岐伯倉公鬼史區言為疾醫里人詣門求
察脉無論富貧貴賤率与善藥士大夫稱之初德恒
兒時行蹙市中得道棄佩力襁抱母母變貌切責曰
才敢盜於群懼非博信之戒也君之先配黄氏先若
是豈無主物哉曷不待其還求審而歸之尔未成人
乍公配封氏治家得母之甚母卒次則士卓真女二皆曰倪細載婦孫男三
儒學正早卒次則士卓真女二皆曰倪細載婦孫男三
已自利如是吾安望尔慈經日不解德恒自少即知
孑別義利母教實然也泰定四年母年七十七疾既
盛語德恒曰汝能盡子道已惟當盡人道則我死其
無憾又聽日語諸孫曰勤讀書語未終而逝
二月十日也德恒買美檟為櫬具服衣為緻治喪刺
卜平而鄉鄉之逸生晓軒色無有能言其感宜行業

惴恐若或失之如是三年得錢塘縣寇山范村之桐
梧相墓者曰宜卜兆若曰吉地以至順二年十二
月庚申奉靈即窆之明年將植碣表墓蒲子銘而
刻之予惟杭故俗家有喪用浮屠老氏之法建壇場
設齋祠歌唄作樂越月踰時舉靈界之炎火拾燼骨
投之深淵燕娛娛賓費數鉅萬以此相高湧曰吾不
忍其親笑萬有一能營謀地湖山左右琢雕刺鏤為
墓治隧又不過奢盛強飾觀遊往艸未再宿而已
夷為平陸其幹禮遠義日趍於薄於愛親乎何有令
德恒卓然扶流俗推其自盡之心成是曰山之禮地
不愛寶繞不祕智是開佳城以封以樹則夫致吾之
孝以盡人之道固足以蔭籍其子若孫芙蓉諦華本

先十二年羊六十八其葬徐村卑桐樹塢數里而近
孫男四浩澄杏子婁留孫女一德恒字仲庸治生厚
交不為市道廣幾柳子厚所稱長安藥市宋清者子
每資其液齋以為衰莫之防焉迺不辭而与之銘銘
曰

生則有養不覩其豐死則有藏不要其隆前林後岡
函和葆沖是盧母阡百世維宗

國一道人墓碣銘 并序

國一道人為老佛之學得其玄微而不滯於名相所
謂遊方之外者也道人頎身廣顙疎眉秀顴常炯炯
屨艸寇繩屨而已然其風神曠朗人望之如古仙翁
客杜若游名山水在數百里間一笻徑造興盡即還

居鄉不為崖異而視世人利計巧取之術疾之若仇
對虎逍人世居建之浦城諸祖以上皆有仕籍于宋
茂故大也既寇而遺兵燹間關離析獨幸與其母姚
出萬死一生中早募調逋百甘節時燠寒曰吾有母
在它無恤焉蓋沒身荼養孤苦萬中徙聯桑鄉泰寧里
耕稼樵漁外託興咏嘯言皆根理天爵二年其歲已
巳春秋七十又二以疾卒家九月十二日也明年至
順元羊三月某日葬大嶺下瀆原合于其配鄧氏之
窆初道人無子已而有子其養子曰鐘嫡子曰鎰女
二皆嫁里中人孫男四曾孫男二道人諱玉成姓李
氏自號圜一翁又別號翠陽子祖諱源父諱樸皆業
儒道人葬後三羊其方外友虛一先生趙君嗣琪自

京師来錢塘為予言道人世業行治如此請子銘其
墜予聞莊周言去智与故故無天災無物累無人非
無鬼責若圜一道人庶其似之矣為銘使刻置隧上
以知養恬而游于玄生不百羊樂哉其天

夷門老人杜君行簡墓碣銘 并序

至元大德間儒生學士蒐講藝文紹隆製作禮樂之
事蓋彬彬乎太平極盛之觀芙然北汴南杭皆宋故
都黎齯耆長注注猶在有能稔互訂交證所聞見
超絶鑿於敗燬殘楮之中寄至音於清瑟雅琴之外
蓬道山藏室奉常禮寺之將寘之以為飾治之黼藻
若子所識張君君錫杜君行簡則以汴人而客杭

曩父子時梁集賢貢父尚書彦敬鮮于都曹伯魯
趙承旨子昂參饒州仲山鄧侍講善之尤鑒古有清
裁二君每上下其論議而緒公亦交相引重焉迺祐
初
朝廷首起君錫為大樂署丞將次及行簡而君錫死
又數年行簡亦死士論靣然歎詩樂之不復振矣行
簡杜氏諱敬其字行簡世居汴城中祖享嘗有官勳
父武鑑卒湖南道宣慰副使行簡自幼器識凝邃不
与凡兒徵逐為嬉戲事稍長學成研窮律本分刊音
節悲憂愉怏槩於琴晴朝月夕人境俱勝鼓琴詠方
適但茲鼓一再行巖酒清而皎蘭潔也學其學者其
抑揆喈孫睿有指法可傳行簡善書蓄古名人墨迹

歷代金石刻甚富然為好事者持去不無係客性嗜
酒客至傾壺倒榼盡醉益歡行簡少嘗以禮部令史
從尚書祭公奉使安南還辟廣西帥府掾江淮行省
又嘗署人匠提舉司都日江陰權辦官舍以不屑意
未移時棄去大寧長據優游湖山文酒間脫自稱夷
門老人得年七十而終泰定元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也其配李氏里中大姓女婦德母儀既順而恭卒後
一年年若干子男二人元士謙也士元南臺察院書
吏士謙渕東廉訪司書吏皆以儒貢孫男五孫女二
俱幼士元士謙將自杭舟載其二孥歸下沛南三家
店之榮以泰定四年某月某日就定先事以狀請于
東陽柳氏曰吾翁早從南北賢大夫士趨翰苑考
于藝文之事時非不偶而身不
朱著名譽之未立也即葬而無
示來裔子幸哀而予之銘焉昔
誄今行簡以禮葬銘烏乎辭銘
遒和德順溢于聲雅南一監琴
絕五音二少濁變清杜氏于琴
神明豈不為世疇隆平江湖遨
秋風驚夷山萬里關佳城覩兮
元故太中大夫海道都漕運萬户周公以元統元年
官明年正月十又七日自吳郡買舟載其柩北還還

銘 并序

海道都漕運萬户周公墓誌
孤鳴徽以白玉絃朱
若天成使和其音薦
夜占隕星鑿亡絃絶
歸来其永寧
用四月十三日葬所居鄉張寺里先塋之次其配汪
南郡夫人王氏戚其子宗哀紝泣拜請銘昔予漫仕
與公同朝及考鄉進士試上京公為留守判官迨今
西遊而公持漕節于吳每見益歡厚與之遊蓋餘二
十年銘非予誰宜為公諱仲孚信父衛之汲縣人曾
祖諱祚金忠勇校尉步軍將官祖諱泉以公貴贈亞
中大夫衡輝路總管軽車都尉追封汝南郡公少警敏稍壯得推擇為山南
嶽累贈嘉議大夫禮部尚書上輕車都尉追封汝南
書吏貢補吏部令史由掘密院掾為中書左司掾考
成擢兵部主事建德路總管府推官崇祥院都事工
部主事中書省檢校官進工部員外郎稍遷上都留

守司判官兼本路都總管府判官兼推官出為河南
江北等處行中書省理問官揚州路總管改漕運萬
戶歷十官皆不俟終更而惟建德推官未嘗上階自
承務郎七遷而至太中大夫食正三品祿終其身公
以文吏自奮於刀筆間挾通敏之資而達之于用應
事制變它人首鼠不決公徐出片言裁其過甚而彌
縫其缺失無不動合機楗揚州之政不隨不激人尤
樂稱道之與人交惓惓幅幅無華久而彌覩故其死聞者
盡傷得年七十元配王氏先卒封汝南郡夫人男宗
後配王夫人出也女長適王某次適郭某次未行銘
曰

粵有才焉隘可而仕不屈於時亦敏於試蔚為通侯

可謂既貴未及縣車終于其位歸從先人丘首之義
陵谷有遷吾銘斯昧

無為子碣銘

無為子少時遊方之內應物而不滯于物人謂其一
代豪俊人也中歲去而遊方之外葆真而全其真形
化而神不化雖列仙山澤之臞要不是過何其異哉
無為子故儒家姓張氏諱悌字信甫居鄞之象山有
別業在鄞城扁舟往來傲兀烟浪自視如臨夷子皮
然好結賓客重交遊奔走鄉左右具捐所有子人無吝
色父嘗以戶門微罪不敢辭父藉以免奉親能備
父老顧以身代雖萬罪當遣詣吏無為子奮前請繫曰
父老矣非其棄不亡者存是謂知生之類無
為而為以貽之來世

二已有歸其一夫銘曰

生之謂寄而亡非其棄不亡者存是謂知生之類無
為而為以貽之來世

劉秀明墓誌銘

彦明諱德智字彦明姓劉氏世家于歙曾祖諱儒望父諱震皆隱德不仕鄉里稱善人焉初彦明之父以張為後於劉生彦明四歲卒而張氏父固在實為之經紀家事教育彦明至於成人張五子其一天而其家素裕彦明尤大父所深愛將使還後夫者彦明泣對曰劉氏無子故以吾父後今既歿于劉氏明其為劉矣德智以一身繫劉氏之宗誠不敢重獲罪於吾父与劉氏也大父感其言而以彦明少知句讀於學好讀孫吳兵法靑究釋老方伎之書嘗曰是感疾已乃大悟求之四書浩有所得久而下筆為文覺其來源源纚纚遂得由庠序選為建德路儒學教授闢進攝其事守郡者誣使文致直學之罪彦明不為動俟間覆為辨說考滿入教授銓翰林院方薦為其屬而彦明翻然歸矣尋授永順等處軍民安撫司儒學教授未上中書刑部辟為其部令史官有奢怒於同列而將撓之彦明曰無感將及我投筆而致之猶進壽福院掾壽福謝去於是都水監復羅而出納五臺諸寺錢粮其田入隸浙西數郡比歲浙西被水有司按實當檢放而院猶責償未已彦明適從其判官出行江南視其牘歎曰官民粮已罷徵吾院田能獨無傷乎悉命蠲之諸使怒其專擅而卒亦無能奪其議者嘉與有豪民誣占寺田三百畝左證意明而院所遣使速賂莫能決及彦明來請鬻路總管府乃卒歸其田考成得將仕佐郎溫州路常山縣主簿適

徐梅次在室卜地得建德之淳安縣開化鄉駐馬原距家餘百里將以某年某月某日定先事其子煜具書世出齎年為狀不京兆杜原父之字銘其言曰葬而不得銘猶無葬也子嘗識彦明京師知其為人而杜君又不輕於許子是可銘已彦明始字千里謂其取義之未廣也易以今字晚又歸知非子莫詩文曰業溪集鄉先生方公回為序而藏之于家家有仁本堂鄉相程公元鳳為大書揭之而陵陽牟公獻記之彦明之祖程公旸也所謂仁本者彦明画服而杜之美銘曰

守經為不制變為通通故能介眾之自躬其明本仁由學以充及試於事章為之中考其成績還有然

集256-150

天不畀年歸于堂封京德有言遺後者豐尚百千年
安此幽宮

于思容墓誌銘

邢為姬姓之國後迺去邑而氏漢廷尉定國葬望東
海子孫或即居或稍徙支派蕃衍尚為盛德之世朝
列大夫益都舵陽等處田賦總管于君思容之先亦
自東海徙文登譜世微也初金季李全據山東以叛
其弟二太尉略地至文登君之祖諱祥隱里中方坐
鑿教諸生兵暴入為所掠見其儀狀偉岸挾刃臨之
偪与俱行至益都稍即問計則叛以他語荅之若闇
於事機者然當其濫殺亦強諫止之所全活甚多全
受褫其妻楊舉衆歸

其一尚劦君官京師嘗題其齋曰晏坐而記之其所自得可知已銘曰

學焉而仕行其所知我安以徐彼競於馳方其決舍有或張之謂天酋私亦慢予隨貴而不年則將尤誰有子承家貽厥慶基不朽者存瑑此銘詩

元故武略將軍鄧州新軍萬戶府管軍下千戶贈武義將軍飛騎尉追封靜安縣男靳公世家河內其

墓碑銘 并序

自靳氏得姓而其事略見於楚漢之策書至近世升名官牒始數數有人而特異也武略將軍鄧州新軍萬戶府管軍下千戶贈武義將軍飛騎尉追封靜安縣男靳公世家河內其

父轉徙兵間行次真定之藁州靜安縣縣人劉氏妻以息女遂依之以居生子男七長即公壬辰歲河南北始伍民為軍而劉氏在籍中公以卦甥當行貼史都督麾下屯襄城攻襄陽漢沔實能以材勇自効阿朮元帥見而奇之俟為帳前至元三年從破劉整受賞鈔五十貫五年領衆隨吉刀海平大洪山黃仙洞諸險隘計功班賞有差九年下樊襄公以步登再被矐賞又破沙洋新城進安省檄為管軍百戶十二年從入覲例錫襲衣鞍轡又賜統奪其所乘舟丞相伯顏忠武王壯之手取金百兩知平居輕財重義慷慨賢下士恂恂若不能言者也初

千戶重功次也廿一年復從忙古台右丞入朝右丞為言功狀上嘉賞不置賚以銀符進階承信校尉仍令符就外管軍中千戶未上擐密院平定兵制復下千戶九年公年六十四請于萬戶府曰昔吾早世父轉徙兵間行次真定之藁州靜安縣縣人劉氏妻以息女遂依之以居生子男七長即公壬辰歲河南北始伍民為軍而劉氏在籍中公以卦甥當行貼史都督麾下屯襄城攻襄陽漢沔實能以材勇自効阿朮元帥見而奇之俟為帳前至元三年從破劉整受賞鈔五十貫五年領衆隨吉刀海平大洪山黃仙洞諸險隘計功班賞有差九年下樊襄公以步登再被矐賞又破沙洋新城進安省檄為管軍百戶十二年從入覲例錫襲衣鞍轡又賜統奪其所乘舟丞相伯顏忠武王壯之手取金百兩知平居輕財重義慷慨賢下士恂恂若不能言者也初

征討行胄夫石身被癰瘍壯強厲虛放歸田里以終莫簡而今男槍繼能戎所上其書北歸倘徉雞豚牧酒間老成顧得如章公即日駕輕車北歸倘徉雞豚牧酒間閱四歲遂卒時則某年某月某日也得壽若干葬某縣某原祔以其配某氏公軀幹頎碩力能挽命守奮身戎行積勳受爵而尤為伯顏忠武王所知平居輕財重義慷慨賢下士恂恂若不能言者也初

遘閔之叛詔軍爭取佳口公得男女毛萬於若干人

會中秋家宴公厚飲食之且戒曰尔不幸厥祖叛黨令首惡服誅亦良民耳誠能以其所親來吾將悉縱遣尔已乃問有来者因令自相保任散還鄉里明年及期所縱男女扶携来謝且大作齋祠祈以福報而陳生其嘗業儒亦在俘中公亟命之冠帶使教二子以學又為請諸當路官之庠校間世言武將出其慄悍而不知以仁勝不仁固銳乘時致功業犯道家所忌而不知以仁勝不仁固若時雨之澤物而非以為物之厲也蓋觀于靳氏之世而可信矣公諱用則始家靜安者也初宇張氏生檜忠顯校尉鄧州新軍萬户府下千户女適張某繼室余氏生汝舟奉訓大夫江浙等處行中書省檢校官徐霖早世女適王克芬猶男二贅令雁為千户鎮守黃蘄贅方從學孫女一適李某泰定初

有詔推恩内外文武日工用其爵次追榮考妣至于三世乃贈公武義將軍鄧州新軍萬户府管軍下千户飛騎尉追封靜安縣男張氏余氏並封靜安縣君公舟強學敏用詳於議法方為時所不舍是能大其門者比歲官杭某嘗与之遊為頌謂其曰吾父起行伍有官勲而質直無華嗜善好義施及于我子孫尚寫録食以不墜其宗使無文字鏡之隧石以昭德訓嗣其謂斯何敢拜拜請辭某曰孝子仁人之志某其可辜遠之迺據其事狀序次如右又繇之銘銘曰

在至元初元運勃興輯其武功口方

各揚其英鑿必有中歟秉勃興若時响降厥物憑生劉錫靳氏操甲從沅自拔行間以善戰名賈勇濟漢先登蹴荆計功受賞百金為輕辭長千夫寵禄禾斁庶孫為清爽山獲醜載世承寧老有子顓服踐更庶幾畢景仰皇明公今已矣慕柏青青子子材良列官外廷齒以疇庸猶序厥井紫綬金魚郵典宜膺端泉之澤非芙明靈本武經文淡有餘榮有子而令卒大其成閫左徵兵丁壯悉行河朔之間屋無遺堵彼鷹草莽山巖寇纓公在師中惟其血誠老氏若曰累善如登尔子尔孫世萬忠貞丈于家石以鴻厥聲

馬仲珍墓誌銘 并序

睦州詩在唐中季有童惲律方處士李建州在宗渡江後有高師魯滕元秀皆清峻簡遠各自名家仲珍讀其芳華深其音潤問詩法於若老成人盡得肯綮措意遣辭初猶稍尚藻澤晚更脫略邊幅直窺歐梅壯年自為卷而製名述序要有深意統曰歲遷戶四十奏溢之為銘貴記序雜古賦又十有二卷亦各自名編蓋其學本之經驗之人事而槩發之於言故能致多如是然反而求之見其約不見其博嗚呼仲琈死矣詩當得傳如前數公無疑齊位功業孰久孰近何足計哉仲琈姓馬氏諱瑩其字仲珍世家建德縣之新亭鄉族故大也乾道淳熙間有与徽文公仕學相上下官至禮部尚書諱之同者於仲珍為七世

舞祖美曾相諱治鳳机諱之交父諱維桂皆畜德不
試母濮氏亦里中賢宗仲玠少而穎發長益潛深精
研經史旁通諸子百家下逮山經地志謠俗方言朝
披夕攬峯華齊英中雖醲郁而外實夷澹鄉鄰子弟
來學往教就其矩度莫不卓見端緒一時名人勝士
景向聲求鄉詩頻交爭取力挽延祐科興議者品量
人材咸謂仲玠有以自効而有司苟知仲玠亦咸望
其出奇一勝以售其明始用春秋舉上不利後更用
禮記亦不利人意仲玠怠笑方益厲氣賈勇為其文
不少輟久之業次所著五經大義四書荅疑及自問
自荅業合若干篇題曰困天集而其志弧矣仲玠嘗
倣漢魏樂府辭唐柳柳州新體製

皇元鐃歌鼓吹曲十有二章將纂之走京師與座
之夜之覽而未及脫藁又嘗手選唐五百家詩五卷
宋南渡諸家詩一卷別有講義讀書記名二卷藏于
家其學橫騖捷出如車適御矢破的也仲玠娶翁氏
生子男二曰鈞曰鉉孫男一仲玠病時始生命其名
瀚仲玠生至元庚辰卒元統甲戌得年五十五閭居
喜自脩飾或佳客時至情景俱勝促觴命釂取琴鼓
一再行自吹洞簫倚歌和之一毫不以貧窶累其心
目署歸雪夢居士天趣自得可涯矣元統元年予
客吳下臘將盡仲玠扁舟疑門語夜衆半請曰夫子
知我文莫為有司為則有以振我度歲別歸神色揚
揚子方張之期其脫達是冬予南還次睦則聞仲玠

十一月十五日以疾卒家先一日力疾語子鈞曰我
死必求柳先生銘不得銘則無以葬鈞既卜歲域馮
塢祖塋之次惟食將以明年某甲子窆延具行
治為狀裹經踵吾廬泣拜道遠命請辭嗚呼予尚忍
不銘吾友也耶銘曰

執昌其詩不售于藝亦嗇其年而卒珍瘁得深行遠
要以永世我銘斯阡質之無媿

元故奉元大夫無錫州知州贈中奉大夫護軍追封
彭城縣開國公謚文貞公墓碑銘并序

翰林學士承旨中奉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上護軍
彭城縣開國公食邑一千戶食實封一百戶臣袁桷奉
敕撰

公諱士元字仁卿姓馬氏其先西域人曾祖阿老瓦
丁仕國朝為中書省平章政事追封秦國公祖烈只
哈襲爵秦國公贈推誠保德翊戴功臣太師開府儀
同三司上柱國追封扶風郡王謚忠獻父貴赤襲爵
秦國公贈推誠保德翊戴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
上柱國追封扶風郡王謚忠獻公母濮國夫人高氏
追封濮國夫人公生而岐嶷甫三歲忠獻公命之拜
客客至公拜輒盡禮客皆驚異忠獻公每稱之曰此
兒福德過我吾家其興乎公生之年忠獻公已為中
書平章政事入侍裕宗皇帝於東宮公年十有二從
忠獻公入侍裕宗皇帝於東宮裕宗皇帝一見奇之
命與諸王同學十有四年學問日進裕宗皇帝每稱
其賢於諸王忠獻公薨裕宗皇帝親臨其喪哭之慟
公哀毀過禮裕宗皇帝親為之拭淚慰勉之曰汝父
有子汝父無憾汝其勉之公感泣頓首謝曰臣父有
罪陛下不誅又賜之葬臣父子之恩天地不足以報
臣敢不盡心以事陛下裕宗皇帝嘉其言信能脫胎
於治導年卒葬終始為狀而以銘累先生賢臣曰而父
雅知子文銘子職也迺序曰崔氏之先出自姜姓齊丁公伋子食采於崔遂曰崔氏世遷宋盧保吳
古徙代序莫詳仝元大間有諱世矛者知自思州始
山縣以軍帥從戰北口踣數死帝許德茂藏其貲全
天兵南下遂以全師効順得授左副元帥領所部領
神山後以城變遇害元帥之子諱義孫史開府儀同

有喜文法膺累遷福州安撫使兼屯田提領即居胙城以葬者也湖南公諱良承字仲欽少靜密有志讀書知大義薄遊錢塘以材請自致江淮行省掾稍遷從仕郎兩制都轉運鹽使司知事尋辟江浙行省掾稍遷從仕郎永州路分宜縣丞未上辟宮邸府掾超受承事郎江淛省理問所知事時執政方病二浙鹽法之弊而莫究其窾卻遞出公備行諸場推見隱訟而困以時弛置之法既不煩賦亦易辦而還衆益才之既代還補中書左曹掾明年擢戶部主事階承直郎勾校簿書綜覈出入勞績孫顯

又明年陞奉訓大夫中書左司都事遷奉議大夫宗正府左右司郎中御史臺掾泰以為監察御史出按青山東未還還授奉政大夫僉嶺北湖南道肅政廉訪司事在官七閱月分治精嚴訊徙詳允雖受劾被黜罰而人不以為苛遷病還卒潭州治所至治元年六月十又六日也得年六十一娶王氏特封廣城縣君子一敏也嘗以國子生從貴學治經介然有立女二長適中順大夫漢陽知府兼管內勸農事盧恂次適承事郎太常禮儀院郊祀署丞績欽祖孫男四性學志學禮學副學孫女一未行葬以卒之明年春三月某甲子曾祖左副元帥府君祖安撫府君父諱慶甸南河北等處鹽銀人

匠提領始又徙大梁為大梁人以公貴贈奉訓大夫禮部郎中飛騎尉胙城縣男母蕭夫人追封胙城縣君邊村之塋安撫居北之中禮部居左皆以其配祔公平居恂恂安言徐視未嘗以氣加人而其中所治信剛果亮直不為回撓故于吏治能執常御變機張鍵閉于情無不盡而于法無所損益五辟掾六遷官皆典章法令之攸司識其統體持其綱要于簿物細故豁如也方出節觀風奄至大故識者惜不盡用而為世道人才計者至今猶有憾焉公自戶部左司暨登六察與貢並居京師遊好最稔而知公制行之詳以能載之于銘亦莫宜于貫貫茲銘公是以無讓銘曰

緊齊庶姓有食于崔別氏承宗燕及雲來基德之厚若種而培維忠維孝則罔後當自公始奮名先藝而木則有松馬則有騄揚中踐外其立不回憲物容典式時討載承承成乂暨暨達財天固予之又軋而摧其權曷以不至耆台翼子胎孫既條既枝非承孰引非用無恢墻堡之虛雙表崔嵬琢此銘詩尚有徵哉

故宋宣教郎主管禮兵部架閣文字林公墓碑銘 并序

諸姬之庶姓有以字為林氏者子孫世仕于魯之李氏而放為孔門弟子元和姓纂謂比干有子逃之長林遂以繫氏夾漈通志辨其非矣自周而降歷千有餘年族散宗遷遷不可考而南粵東甌相繼特起以

科目官學用爲浴丁李宋東甌先盛鼎同州黨然咨
目爲譜緒然不明蓋非一日之積也東甌別譜有張
拾來嘉華蓋鄉黃石山下者目宋武經大夫知柳州
軍州事詳濬孫始顯而公其嗣子權景定壬戌丙科
賜同進士出身調帝州同戶參軍尋升調福州觀察推
官未上廣西經畧安撫使辟爲梧州軍事判官留佐
幕府尋除主管禮兵部架閣文字用薦改京秩階宣
教郎還樞密院編修官以兼報聘辭不拜方遭內艱而
宋既改物遷得高踏遠引全其不仕之節而著其歸
隱之義天固專畀之矣公諱壽字壽王一字州王曾
祖諱師亦宋將仕郎祖諱武父業號陽文公之門人
淑齊中庸尚絅之訓以碩儒望里中用特科入官湖

河池尉退而講學于家李以柳州忌贈朝散郎父卿
州治孫吳氏子司馬法登武舉進士第田普州倅
柳州其家始因之以官焉公初任常州晉陵簿粟
餘萬斛歲久將腐公白郡請辦陳之於公衆得不耗而
眼其舷守愛檄慮因以有具狀當其死者吏抱成
案荒請公占署公隄得其誣服之情未冤一階以
平反上之因以不死又嘗攝壹興縣事興化教
後漸治之以靜其暴知公而薦之於朝者魏公克愚
趙公與橒陳常公林陳公昉於公治
陳公懋欽也凡是數公皆名卿賢大夫甘所利可非
商然者始猥公將特薦公辭以資淺宜先元僚孫
公議之立爲疏奏而次遞遂又於公時三十餘

母使老智慮北更當歟
民公自少抱負不碌碌要有所試於時中罹艱棘歐
哭舜鈐益磨礲淬厲於孝以故卒就平實其居鄉處
氏無子死公割已產擇於其黨立後承宗祭內外族
貧不能葬之喪無一毫假吝曰此吾孔氏家法也端
君二十年寄情吟咏自號盖峯散人元貞丙申得年
五十八以其春三月十日示微疾合掌扶起坐正冠
襟而卒此豈無得者哉公娶諸葛氏先辛子男二長
曰堅夫以曰堂女一適將仕郎曾作老孫男二鈁錫
曾曰勝男一淮適白初喪世州墓下今十得襲吉將
近窆于鷹符鄉信壑之原抗

抄有引文集十一 十七

是堂爲處州路儒學教授以其友鄉貢進士章仕彪
所次事狀千里具言致常請銘其墓而予友益台李
處海運千户端君大納比宰永嘉常以事過公里下
大林氏之世矣尚何說次每爲予言之固已悉
喬木之陰歎人門之美說次每爲予言之固已悉
部鼎致賂吾不爲穀百之遺播而爲殷士之裸將下
爲澤畔之憔悴而爲遠浦之娛臧公之志蓋不然
也然而丽精者厚所養者深谷駒自幼而繞常帥加
因得以葆勝舍之際遂元亮之高沒餘二紀而子弟
之穀脩蓋破詩書之緒其意豐銘以昭德不辭屬善
於予予曷予辭銘曰
題先扑宗曲服于朴公箕其華經其美方序而作

墓誌銘

故宋孫朋府碣銘

至元十三年八月

元故武節大夫刘氏墓銘 并序

吳中 武暗累和之内子刘氏越若昭二十一年
嫁暗 嫁三十八年相暗治生理家事勤苦宅兒務和
宗黨甚得婦道以至元四年其歲戊寅秋七月三日
子家年五十九卒後三月十葬金竹塢其里九川癸
西也刘氏韋錦父曰大麒母曰下子男二孟良元女
一適趙仁本孫男三恭温安女一俱幼歲良以父
命來從予治紀今年春月泉書院仕為真宰試前
政府嫁而母病聘醫致備無所不至閏四月遂以亡
起於是暗失良配哀不勝情將葬復遠良哀經歎門
乞銘石乃為之銘曰

一冲涛劍子集卷十二 十六

嫁則母儀範于而家古 盛而昌有成其壻能以耶之
銘則刃考

柳待制文集卷之十二

墓誌銘

故宋孫朋府碣銘

至元十三年八月

元師渡錢塘下浙東西在
官明孫君奉其母黃夫人在
柳之先歸以避其鋒既受
代即辞還次柵墟筆鄉
人言夫人復往臨海且數日君舍皇追奔及之而夫
兵已薄城下則与一力朝夕與第日無行業將先
入未至遍兵毋子遂俱踰難死十二月二十五日也
一力脫身以其計馳告家明年二月某甲子奉衣冠

柳待制文集卷之十二 十七

四十耳君以父蔭入官初調潭州司户參軍轉建昌
軍船場府録事參軍舉首及格改宣教郎宰臨海縣
進通直郎三試郡書一領劇縣錚錚有能聲舉君陞
涉者葉公夢鼎王公應麟湯公漢翁公合而葉公尤
深知君謂其少年能自植立奉母尤盡孝養要為有
所見而云也黃夫人於君嚴而有恩公退莫歸必詰
其所理之改苟至平允則喜溢顏開一或未然深加
責讓以我見不父決事多當否通易知耳君之事
應悉將以置母於安全母之不舍其子得膝相依以
生是皆骨肉之深愛母子不能自已之至情而亦豈
料夫福慶之起乃常出於智巧之外然則白盡吾孝
白盡吾誠雖死猶生尚何憾哉君諱璹字壽朋孫氏

系出河朔九世祖全照有功澧州當補牙校以讓其
季而南遊吳越占籍于鄞之甬東廂為鄞人是生宗
顯宗顯生忠忠生周生義端義端生諤諤生允諤
布衣領泰縣昌國權酤而辛喪在殯權所火起烈焰
次及之允伏柩上呼號不輟維神尚莽其臨
毀獨龍淦鑿凡儻存一邑震異允杉君為曾祖特授
承務致仕承務生技与其子起子同登嘉定七年進
士第杉君為祖以迪功郎監潭州南嶽廟累贈朝奉
大夫南嶽二子起子顯質顯質君父仕至朝散大夫
工部侍郎南嶽早從宦獻懷公端憲沈公正獻袁公
游及見徽國文公而證其所受遂學雄文望下一時
嘉定更化嘗詣公車拜疏極言天下大計不見省罷

歸慨然欲用其學所著書曰海上纂藏于家孫氏八
世二百年書植而益滋孝錄而屢顯積誠累德天實
臨之入實信之然能致祝融回祿之潛燄息燼而不
能使斧蟄鋒蠆之回面革心豈天道無知有時或然
而其可恃若則未昧也君娶莊氏子男一嗣明將仕
郎死亦三十年孫男三元淳元佐元蒙曾孫男十有
一重紀至元五年其葬已卯距君葬六十三年矣貴
游郡還次漯城元蒙客授是州道君死事悒悒不勝
哀恫若欲析貴為辭以泄其滯鬱之思而重於言焉
又明年至元之元貴蒙
恩召還禁林元蒙迺以其狀并錄三世幽堂之誌寓
書拳拳申前請貴悲君之遘難耀幽者知彼而喜其

嗣慶紹閩者如此則為序而銘之銘曰
生孰爵之死孰搏之母子天性孰構虐之母實有子
子實有社羣生遹死駢首齊野維孝維慈有子如此
不世二儒舊感涵深將騫將翔鍛羽而沉有令子孫
恩廣德音不昧維神尚茀其臨

鄞縣志卷之五十二

人物志

劉陽州學教授張君繼之墓誌銘

繼之姓張氏諱繼祖字繼之世居婺之金華為金華
人張氏出軒轅之後軒轅氏五子其一為弓正以其
業氏唐有龜齡始居金華後乃去隱東海上龜齡即
志和自称玄真子炮波釣徒者也至今縣多張氏尚
皆称龜齡之裔然代遠宗湮莫可考矣曾大父諱宗
義大父諱大能父諱景耀三世皆隱約田間力田以
自封殖而其家浸裕則始扵大父繼之早孤大父知
為令器特愛異之使從學城中而繼之亦克自奮厲
課誦讀晨夜不輟天未曙挾冊映舊光而諷繹之夜
分燈屢涸猶吾伊未絕養其氣以充其所學充其學
以必見扵行其志畯如也延祐間郡上其才行得署
饒州鄱溪書院山長考第成送調劉陽州學教授至
則究心學政擬其優田為之圖其廣俠之形稽其步
畝之實刻石學宮以防姦制獎會守貳開大府檄繼
之攝承郡事時歲荐侵道殣相枕籍方下令勸分賑
飢繼之為設方畧使持券左入受粟右出區畫賑定
衆無雍閉竟事帖帖無譁二年以大父喪棄歸視封
空道遠子告滿百日以例免重紀至元三年再至御

而還將赴調京師未行而卒五年己卯十月廿三日也繼之沉毅敏言論忼慷要為發必有合於義少讀史至魯仲連傳見為人排患釋難解紛亂而無取奮然抵几曰士當如是而已其於嗜善疾惡如口之於味無弗得也大德中縣有桀黠吏酗虐於民民皆恨怏莫敢觸其鋒者繼之踵其姦狀訴之部使者詞直理順卒寘吏於法而繼之亦無幾徹見於顏面繼之有蕴于中若百里之地以少展其志其所樹立有是觀哉繼之生至元丁亥得壽五十三娶唐氏子男三道慶道生道友孫男三塤填垣孫女一尚幼葬得吉卜于資善里天山之麓將以至元元年十月辛卯窆道生以潛溪宋濂所次狀來江拜請銘予借繼之有致用之才而不幸湮鬱弗獲自致於用迺為序而銘之以慰繼之於上中而且以寒道生之哀思焉銘曰

玄真自放于畎于濮以游乎玄樂道著書長山之陽有植其閒世德綿綿不淪以弈繼之強學發開於儒耕不逢年豈繫簪組有子而令尚食其腴載德維辭刻在幽壚

元故將仕郎婺州路義烏縣主簿贈亞中大夫東平路掖管輕車都尉追封清河郡侯張公墓碑銘 有序

南宮安平人金季嘗徙宣德之徙南宮南宮張氏其先蓋安平之在漂陽歲部禮

中書東曹掾權江淛行省左右司都事當以事如溫州詔告來作府君捧詔上壽意愉愉如也期以冬還奉府君就養錢塘未及期而旋笑語益懽曰吾撫尔久矣是夕疾作因留作醫藥喻無旬而卒即載其柩與北歸又四年始得視窆以大德五年十月廿一日定以九年某月某日府君在江西值中更茶法歲謂宜倍賦府君獨言江南新定多取以自利不若薄征以利人議者多是府君法得不改在瑞昌完嘗浮之農見其磁楠之檬莫署興起學舍作大役而力田之農見其磁楠之檬莫而不見徵發之及已比境有訟獄當讞輒移府君君雖鉤得其情而論法常務平允在漂陽歲部禮大旱貧民竇不能具春粟出倩竣市粟代入其數

義昌未久民知其善人長若喪行巷哭皆哀益府君外柔和而中健敏居官治家細行必飭方是時同府寮寀多列顯要府君獨一抑首降氣則美膚豐標可指乘也然養完守固坎壈終身而蓄其蘊餘卒受榮名之報其必於天者何若是信哉府君之父諱德林贈中順大夫中山府知府上騎都尉追封清河郡伯母石氏清河郡夫人白氏先卒子男二國瀰管領真定打捕民匠總管國維亞中大夫濟寧路總管兼管內勸農事無本路諸軍奧魯繼配苗氏無子卒林氏亦卒子男一國紀孫男八樞棟杓早卒某某某某昌寧永寧孫女五國維字輔卿應十

官嘗以德安屯田總管出議鹽法山東其所固辛定著為令材問蔚然為時知名人故卿典行得棄鄉府君自朝散大夫漢州尹上騎都尉清河郡伯以載祭令秩蓋古之人祿不逮養則無以及乎親而逝茲克自樹立尚儆沛渥以有齊約勸忠興孝之道仰良顯美繫之銘銘曰

君子觀時用謀治亂既抵既平疏為濤瀾亦順乘傾昔公仕初益有過計必即其優必要其至矧是沒身閭閻二紀乃永寵章乃顯奕世本於天者有抑斯崇氣至誠事篤徐通不錮其傚不併其光穠之教之穫之屢豐其實匪多公子今善世誠以升惟克光厥

大辛界稊侯圭侯冕貴于泉幽碩碩蔥蔥公姓

泰則有儀垣碑六尺載趺以龜妥刺斯銘鑿壁用藏永昔來瞻孫曾具宜

塔銘

萬壽長老佛心寶印大禪師生塔碑銘并序

佛心寶印大禪師西席萬壽十有七年諸緣既稔百狀具陳言隨道流緇素歸仰其大弟子等因入室於公掌稽首而白師曰身如虛空緣有患生刹那應却形蛻神留昔我佛祖覩法遷變雖存不存示作標指是窣堵波何間生滅以幻待幻看非幻者我諸比丘將為大師鑿深攻堅豫卜藏域辟則聚沙即以成佛豈不百年非見實見於是禪師植梯徹笑為作證明恪成其崇二十尺而趾之廣三分觔二在高梁河西

師以萬壽為法與青州為不死嗣音有人信我天竺雪竹岫公在江之南景歸洞山是鳳將示化遺戒其之奉書疏走半萬里起禪師脩卅霞宏智故事樽師曰吾住山三十年如孤舟抵岸倚著自在何能以身而更依物即指香為岫說法謝遣來意然則是諸此亡業塔信道而期之永壽者不猶賸乎解梁柳贊時官頃塹幣祝聞賭愛作序得得曰落在世間吹毛一塵載地不庵學山与鄰陶甓瑒石丁寧丙成之自我尔以為神若何所見尔別同異謂旁法身無生成義生知涅槃滅見舍利人塔強名等無二語衆論之来顛到其中以鏡取照影寶形空我試萬壽非廓而通我贈靈峰非積而充是浮圖身

墓表

寶印幅本無所藏由智頴集但見脉光從一家入如琉璃樹如泰珠粒自性圓明著塵現前一爪髮塵毛孔萬千對此頁石說法熾然我尔重来後五百年

元贈承事郎婺州路浦江縣尹金府君附表

府君姓金氏自其上世占居九愿慤有称于鄉蓋晚而見其子德潤仕學有端緒遂以考終近祐三年去其葵凡世業行治丙文翰林學士丞旨廣平程公亦既植碣隧上又七年為至治三年今天子始巳大寶下詔改元嘉惠吕工寵及其先定卿之制自一品而下正從品各七階官勲雖次

美於是德潤以承事郎為常州路宜興州判官品在第七得贈封父母妻明年五月命下即所得官贈府君承事郎婺州路浦江縣丑其配吳氏追封宜人德潤拜受感泣尋以書走京師丐銘於其鄉之友柳贊曰惟吾父派慶啓祀以施及於德潤故德潤自著仕籍四遷而泰令秩遽遽已辭於其鄉之友柳贊曰惟吾父派慶啓祀以施及聖代廣孝崇仁遂徹渥澤被飾泉壤實惟肆遄不耀于朝而卒追昭于我後人者抑有自来德潤拜命書哭奠墓次若假茲空於法為宜敢籍是有請贊方執筆隸奉常以為行銘謂告大府歸奉

功為職而君又以義請而可以讓昔吾鄉先生陳文敬公有言浦江在婺為山最邑北賓客商賈之所轴湊民生其間往往樸茂質實而長吏至則相與安樂之雖古書傳所載禮義之俗不過如此蓋自以為他邑所未見以贊劣所逮聞則若府君之輩濡儕伍幾是以當之而今四十年中日遷月革寖与向異力農務本之習亦少衰矣觀府君克萬於其身而有俟於其子孫則樸茂質實之遺其郷施久近豈不卓然可徵哉然則為之後者烏忱於其先則無愧於鄉邑以承國家之休寵以自託賴其来襲者庶其在是府君有三男子其中子則德潤也吏部方録其事狀之効將

叙勞迁秩駿駿用於時金氏忠孝之澤其益滋乎泰
定元年歲在甲子秋七月初吉徽事郎太常博士柳
贇撰

代雅公作官原墓表

先君棄諸孤時甚蓋始仕禄不遠養也於是太夫人
方未衰甚迎侍官漢鄂遂来京師忽念歸曰吾廬人
事干後出已卧數年即世顧先君卒十有九年後六
年爲至大二年始忍死啓先君之殯合葬于官原地
次其明年甚骖

朝奉議樞密院入中書爲右司郎中屬

武宗皇帝推恩内外詔凡臣工咸得追寵其先遂贈
先君中順大夫上騎都尉封清河郡伯太夫人清河

郡君亡幾甚自兒歸奉

詔哭葬墓下凡將脩治先塵冀朝夕謹守龍興路命下後隨傳去又六年
霜露之思而兩術轉運使命下後隨傳去又六年
今天子大廣孝治申宏褒典自一品而下正從品各
七階官勲爵次差甚遍以非才備數參議中書省事
秩視三品得贈封二代於是先祖贈中順大夫禮部
侍郎上騎都尉封河内郡伯祖妣劉夫人河内郡君
先君贈亞中大夫秘書太監輕車都尉封河内郡侯
先妣河内郡夫人又明年甚由參知政事除工部尚
書數月遂宣政副使品在第二有司加贈封如制乃
遣先祖嘉議大夫禮部尚書上輕車都尉河内郡侯
祖妣河内郡夫人先君中奉大夫中書參知政事謚

軍河内郡公先妣封如故甚材智淺下弗克肖似每
惟先君訓言在耳敬已勤
上夙夜朝朔敢自出入班著餘三十年致兹泰寧慶
列侍從有禄有位是皆祖考積善成仁不享其隆以
施及於甚遂得遭值
聖明澤露幽壤重封徽爵褒帶光大實雄
國家寵綏臣子之至厚然椿庭世美則所以垂杜乘
既于我後人者抑有自矣先君嘗躬行率奠之詳有醜
道之碑此不著著其顯安
命數於
兩朝而可以託賴来裔者如右述祐五年歲在戊午
二月十五日丙子男中奉大夫宣政副使甚表

武德將軍劉公墓表

武德將軍益都淄萊蕭户府管軍千户劉公既歿葬
之幾年其孫源龍翥鎮守龍興將北歸其鄉謝碑公
墓著其功伐表示来世詒林直學士李君伯璵為之
請辭於余蓋千户初起民伍署為軍校在滕國武勝
公麾下驍為材勇善騎射每攻城掠地常先登陷陣
累其功藉至錫金符長千夫固宜録之忠武將佐之
略其學士武聽孫也余嘗探次武隩功行文之建昌
新廟之碑知其善戰善陣而能克成厥勳者抑豈無
資於父子之助哉謹按千户諱用世家遼東自其父
諱協始以
親王移阻哥管驅户官奚居淄川故今為淄川人福

既老千户遂承其職至元六年以丁户隸軍簿郡檄
權署千户九年武陵叛又有功第其次上之運真
詔南攻襄樊千户實以其軍從三月破土城先登以
功秩當賞十年四月破樊城又有功第其次上之運真
受
宣命以千户領元管軍十二月破武磯堡據其木柵
四重決濠水灌城中即以其所樹雲梯登陴殺獲甚
衆會行省官分道進兵千户復從戰丁家洲殲其軍
衆其戰艦功狀上十二年命下進爵武略將軍十五
年九月還從武陵南征次廣州敗王侍郎軍闕部口
又敗殘制置軍海珠寺下十六年正月与宋兵接戰
崖山千户手擒其都統制祝永昌副將孟德又得陳

陣軍人錦松以歸而宋之遺燼湮滅無餘矣凱旋第
功即加武德將軍錫賜金符鎮守泥興千户二子長
世恩有膂力能挽強命中自武陵牽攻常校弓矢以
從崖山之戰武陵出奇計作排棚度与南舡相當選
善射者七八人命之射而世恩与焉絃不虛發自卯
至午陸秀夫遂抱宋衛王赴海死初以行省知印權
署銀牌總把命未下旋得耳疾以其弟世英襲父職
屢以功進齊在軍餘二十年慨然曰昔吾父吾兄少
長行間閒百戰出萬死中賴
國威靈受
主師成業以獲斯寵今吾兄之子已能荷戈帶甲宜
從世嫡之例還其祿秩吾退居田里私心安焉故源

元文類 卷五十二 十三

大康王氏共城墓表

袁州蔡金說等撰

文盛相資遺燮則得抱并慧喜海艾城豈閒良臣故夫閫居恭慶之志一葉全百十杉膏血之中則天必封培其後使世食而不休暢隔以獨跳生存此誠謂何能私爭蜚江盈杉是人民之慶安為縣在東門以史縣有一坎城故當置縣其地岡阜完爽水泉列其針指也以高者氏之墓而王氏縣人也莫知所在

大康王氏共城墓表

袁州蔡金說等撰

大康王氏之墓在共城縣之東門外其地岡阜完爽水泉列其針指也以高者氏之墓而王氏縣人也莫知所在

寘其中又時出營取糗糧以餉之他日六兄竊踏其舍道遇哨兵為所擄致府君舊百死以計叛之而兵亦卒不能害亂既定凡府君之家与依之以生者完輯如初而比近井落至百里無人聲府君七兄弟居同室食同竈同生同死自少至老莫名一異由府君之順成之也中統始元南京諸路都總管府總署府君大廉縣尹府君為時賦調以供軍勵耕殖以重奉縣以理聞無幾棄去退然邑里間人人知為謹謹長者中丙己田給宗姻畀之券不為意寖昏寖耄至元十一年春秋七十又八卒家即葬先墓之次其配李氏少君令婦老為賢婦後府君三十六年而卒年八十六至治二年第三子元亮狀

朝以恩贈府君從仕郎追封李氏宜人泰定二年元亮進奉訓大夫江西等處行中書省檢校官品在第玉加贈府君階奉訓大夫官非梁路鄭州知州勳飛騎尉賡太康縣男李氏加封太原縣君於是去府君卒蓂餘五十年而天恩優渥蕃寵及門祚生有祿食焚有号牒向之阡隰嗇者或泯泯無繼或靡靡未聚獨王氏之宗前承後引輝光日起支庶日滋謂樹德不由乎人吾不信也然則府君之全活厲黨於乎殖一存之初不期吾分為而為之耳初何嘗有計較封植之心焉觀其所致遂其所施嗚呼累我府君三男子長成行司農宣使早世次中殤又次檢校子男三女四孫男二檢校字長卿以明法選吏臺部由中書左曹掾為鄧事官經歷光祿寺主簿亦卒不能宦亂既定凡府君之家与依之以生者皆鉤稽微理翦材欠縫為鈔三千定而畀語聞肖登之賞典時論推其清幹方積年勞馴致顯融余忝府君之累當重封未艾也泰定四年余以文學繫官紅右長卿不鄙而与之遊具論其世如此請余辭表諸墓上余又聞長卿言家有金源補官誥知其上世嘗封上護國而亡其誥詰雖不完至今存焉則王氏之啓慶其源固有自来迺為考次行業使歸刺家戊辰春二月日在丁酉文林郎江西等處儒學提舉柳貫謹

雙峯先生墓表

雙峯先生卒於至元丙子而葬於大德丁酉死骨既朽宅兆加圖距今將三紀孤棠善亦且老矣迺始勤勤木其外飾項炯可立請予曰昔吾翁學得於已而信於人謂其必將有以自見就令不大闡澤於時顧豈不能取世一利一級如躬者之必至於教而巧与力遠垂俾復失晚遺改物以幽鬱死尚辜家書一二俾存餘澤未盡殄滅惟是隧間之石未有刻辭敢不由乎人吾不信也然則府君之全活厲黨於乎殖以代私于執事使崇善宅以為之耳初何嘗有託不朽烏是在執事而已予忝可立久敢之文而皆業於文不鄙見箋其何敢不諾然而聲迹不相副非也徒將考言課行則有禹氏之述在焉

氏名良　先生之友而參政眉山楊公之客也記世
戒裁按先生車氏之諱若縮字經臣後更名埰而字
既行芙蓉者尊之配其德称雙峯先生車氏籍占
之黃巖龜部里斷自永嘉徙来計其時固唐末一字
之交也曾祖諱理隱焉家山有至行名載郡乘祖諱
似慶父諱景山皆老於儒先生少警敏而學又早成
年十六与其父偕以名上春官不中第慨然曰吾家
數世理藝不遇我豈能終与造物競哉然聞皇帝王
伯之略道德性命之奥由學以致顯吾力有未至耳
乃与從父兄諱若水宇清臣合志而共講焉久之覺
胸中浩浩數而為言闊放無涯涘於是車氏之學擅
雄於州里間王華父守台州上蔡書院城東湖上

首以賓禮致之雖政事繁有關失亦藉以弥縫調解
兄皆以學故也咸淳末公特恩授官得迪功郎調建
寧府浦城縣尉郡守趙公景綸薦其學行而丞相王
公爚亦雅知先生有史才將延入史館奏方上而國
事去矣丙子間兵棘州興盜鋒孔熾先生感慨不能
容去之曾祖隱處馬家山得壽五十五子男五濬老璞老天瀠
卯卒馬家山隱焉遂以其年十一月癸
為位父兄後与先生同學而成者也次崇善璨老記
賀氏臨海大姓女先生卒時崇善璨老尚幼賀夫人
攜之三徙遂依外氏以再造其家進二子於學有成
道焉卒至元癸巳八月庚戌年六十一合葬故所里
鳳凰山之原十月甲辰葬之日也孫男七伯潛

景公炎伯靚伯禮伯成延年孫女五皆嫁為士人妻
曾孫男七女二當先生自力於學時里中仕者雲起
門户烜赫過者不敢側睨未五十年已聲銷景絕五
墓所在夷為畦遂而先生之世卒然秉禮方以昭德
炳幽為事則天之定勝久矣初先生之季父韶漢先
生諱安行早登潛室陳氏之門陳氏為紫陽文公高
第弟子其授受最有原本清臣既委己就學得其宗
要而先生又繼起從之凡天人之精蘊義理之詳微
毫研纖究節蘖露知之而必可言之而必可行
若天地陰陽日月星辰之運行春秋體理禮樂刑政
之分合孔門諸弟河汾關洛之緒傳荀楊佛老縱橫
捭闔之機簡會精衆說歸於至當則有性理要指訂

覈禮經分判制度謂喪服之親疏隆殺深衣之續衽
鉤邊緣家禮之證定註號之引援方廣有所未盡用
廣頭在下之說以改正深衣辨內外正降之義以圖
列服制其學蓋淵於禮吳清臣世謂毛峯先生所著
書若宇宙略紀別自傳學者和先生之書或在或亡
則古人類雜言之而世未有深知之者系曰學以善
己而行非其觀也言則成文要以知其類也屈信者
時是尚論其世也鉤深藏密繫後人之利也

金谿羽人查廣居查廣字廣居少入金谿望仙觀棄憂為道士優去之上饒龍虎山中從盧阜黃孝師王翁學為詩尊師愛其類已授之發率敬以只應

君更感激自奮嘗東游至鄞海上還渡浙想庵休山
人之得楊推官仲弘詩七言今體服其雄逸又得范
太史德機詩五七言古今體服其清峻皆手抄口誦
心領神解期与之俱化泰定丙寅余以提舉學事淛
豫章君將游京師屢過之与極論詩道而余銳欲翼君
以進會時暑不果往因稟其詩西之清江百丈山求
情余曰君方外人豈不能復入東謀一再會乎君強
笑領之初与君同為詩者危太朴後与君上下頡
頏者王漸玄翰揭曼碩余家善是四人以為江右
後來之秀帝京乃以書言君及美余為之西向哭哭
已則曰天果不欲昌吾詩乎胡為使君之駕將騁而
遂蹉乎又胡為不祿君之玉未璘而已歟乎余寔莫
知其故也君早孤貧厚而近迂而交多畸人靜士雅
嗜佳山水杖屨所適覽結奇秀資之賦詠無避晦為
使幸至中壽則不辭而及於古擬詩乎哉君以天曆
己巳秋得疾目鐵柱延真宮其冬十二月道友鄧居
明与其徒葛世蕃迎歸仁壽觀卒其月庚戌年四十
六明年正月戊午葬原臨川處士孫君嚴常
奎章閣郎官揭君曼碩武夷徵士杜君原父九知君
君之墓素既銘而納諸幽矣又欲余言表墓以貴名
於地下蓋之善君有始終哉是年至順改
元秋九月既望東陽柳貫述

墓誌

亡室盧氏墓誌銘

盧氏諱淑英之前溪人
淳祐六十一歲于癸卯重紹至元三年丁丑歲冬十
二月甲申葬于梅塢子男三由同自孫男三鉅顯猶
在天出世為國子博士恩封宜人再以貴出提舉江
西等處儒學加封浦江縣君生宋咸淳庚午一月一
日歿于順辛未十一月九日祔成先塋俟吾他日同
窆太常博士柳貫誌于玄輒約諸其幽

殤孫墓壙誌

中殤童子柳和生庚申歿壬申年十有三月甘柳
氏外氏家七歲從塾孫章一歲從出從小學師十歲歸
山中誦書篤學不舒而能性慷慨知自立於禮志如
成人至順二年辛未冬十一月祖母浦江縣君感
卒童子亦病明年春漫處爭數醫才旅已其夏五月
丁巳天又明日乙卯終之柯柏橋東大父太常博士
墓重哀童子無致天之理而不克年乃遷葬潘宋之
墓子卒莫月日于玄塘約之壙中

古香流通處

豫章樓銘有序

江西等處行中書省治龍興而龍興古揚域豫章其郡名也迺泰定四年秋八月甲子重作南樓子城上實備雉門之制題其榜曰豫章以為治格章明則民胥悅豫有以靈承

上恩名從其舊具新義焉日既南至大合讌張樂以落之相臣臨席賓寮列坐酒酣歡洽咸謂新茲傑觀增壯商服宜有銘詩昭示永久則以其辭命贊贊不敢讓為之銘曰

雄星有野維地有區九土三條辨方制隅揚域入斗

亦高所數春秋戰國搶裂彤如中江而西爰闢邑郡置茲豫章望楚引吳漢曰秦郡建侯以居提封所既海濱甌甾洪始名州癈郡之餘雖則分疆百雉雖都觀察節度幢纛麾符作鎮開藩列宸委呼守牧之良若史有咎宗制庶府謀帥選儒迺心肝臍考義日跡以年而命稽實本虛

神元應天統御方輿既定南紀於安里閭時哉

裕宗正位望儲錫是分地樹江帶湖

世祖有詔雷行電舒曰惟龍興由夫澤箴其替其曜

乾道与俱異指同音草之迺孚遂簡宰日建行中書以張國威以宣廟謨亦訓亦尊無劉無孳課則民庸

賦則兵車謹脩侯度職貢方輸當而毅之仰抑揣

曰今高朗攀昔隘洿匪增匪埤匪刻度不在奢名不在誣即物豫章在志古初嘗惟不卜牲饗不謀繇脩我有嘉賓亦賚其徐毂載玄裹騂駠色茭娛賓其虛其敫載吳燃蜀柯趙玉燕妹碣極之戲前砌砥之夫次衆父陳

本徽廖廣講禮有容流風回俎以我豆籩易彼忻妥

聖人設險有不可踰域山累路循迹之麗治在邱墠

謂若蒲廬古然今古問牧棄勞宰日維垣志範其駭

大閒克已小體自好繫此江粵聯宰日賢仁涵義寤

三歲一會畝有遺秉野無遺秈縣宰日賢仁涵義寤

麟遊鳳鳴可坐以須載騰槖囊飛閣渠渠臨茲治城

如承盥盂由顧陰俟覓占鋪抹應數千年考筮薦可

洪惟
寶命天降神扶
弗宗支一本而葵前星未
麗于南孤焚光所被川
宰昌作樓非以聚輔圖
豈樂以許陋儒屬辭實
杭
江浙行省治所門
戴治城中如龍鸞翔集
關而交衢連于其下比
遺址闢隘埤高冠以飛
拱北
尊
君親
上之誠焉閱三十一年天曆己巳十月樓燬
常見閣中書以為樓宜
省東南民
令齊此焉出
宜先百使新
畀府使
寫飛鳌
月訖工凡役工一萬六
一千七百九十有七
人
吾
而左右司都事鄧
始礱石請文用
望有九有
建侯
并牧
星貫玉繩江湖兩淮日升月恒昔在
揚益次杭
爰擇牧守
燕遊以時
興言
引首北顧
我納
其分雖殊
方半萬里
上公惟
玉燭時調
威行令

有截中夏侯悉允備旌鉞天
天子壽化日此南實饗雲
養正堂銘有序
大興君耶律公作堂于信都私第北參政江
日翰林學士旬趙公為大書養正堂揭之樓閣
朝夕觀有攸而無懈忘所養所存顧何嘗不在
於斯我旬為之銘曰
肖形天間莫貴人圓
理脉故純尔氣之積志壹
勿汎以極勿淪以汚勿舍其車其此而
堂肉及膚曾是錢微一動一靜有順無
函之在中則莫吾病惜故則存惟怠則

問不容黍乃相先民示尔繩矩維克
不雕以完心焉童羖以之應物泊無涯將以之制
支于真常敬信都公含和蓄剛其發不抑德流光
其光既流内美益充謂義伊何養心於中亦
佛耀而躬顧瞻堂揭名昭義豈我敝其訓已
支心為非得已為是終日斟侯維新視君子求仁
侯鵠賓似神聖彙宇之内對日所擊者道無不在
易心經論語勿昧我欽公堂以諗諸内

蕃劉石銘有序
燕府照磨官休石州人篤學工詩文博秀特植冥冥
庭下嬉良弟剛石循令予過山陰見而愛之乃為
石穀歸作蕃劉石銘

興雲吐霧誰為厥私天啟哲文敢私為
常静持正有植之脩非臭非色非聲非香
如英瓊瑤如玉如璋具既庭既直亦峻亦武字之舊劉
以配寶璐使鎮郊逵百神尔主明德惟馨式穀是与
臨

陳貞命字祝辭
子友陳君子仁之子貞寇而篤實字曰履元亦既
於名夫元即善也履之而行仁智兼用成物
之功不其至哉貞来問義乃歸而祝之
乳有四德天而行白元以始亨貞上繫下履
亦順而安險陽之際闔闢降升剛柔相交出入相乘
不捨夫氣不息夫形方其既會已張其紘及其遂窮

敬忘之分不能絶其美春必有夏久必有徵使冬不春誰陰以
變而適正化道乃成體天者粤惟心享仁首四端
与生俱生生以顯仁智以藏情疼為詰耕蜂彼春蔡
不缺其實兵望其萌不揣来沖曷就其盈體驗擴充
一木於誠親信支已分既四推之事物豈有餘
陳生甫寇進學孟孟劣名宪字履元
維以訓程新新不已善元并本既固寢蕃無傾
去需為志爾毋憍輕爾幼儀一毋近刑久莊學功
聖猷是經一宣烟嘯閑歌自鳴其以予言質諸禮庭
鄭泳寇字祝辭
玉里義門鄭氏之老順物者吾友也宜得稽曰嫡周
之禮祖共詩孫而貴之以成之道焉不都

或賓過采蘋池夫既与閘醒字實予責予惟涉以潛行為義潛行乎大川而涉其津涯有從容暇豫之意無造次急遽之容古人每以通道譬之有自来矣而順卿又方敦涉以學乎閘諸易鼇潛之為用不既大哉乃為製其字曰仲潛復申其義為辭祝之既以承順卿閨家之美而又以觀涉之績于其成者固在乎此辭曰

古人畫寇維以責成其成謂何反身而誠忠君信友事親從兄由乎仁義至於殘形三加有禮禮不虛行箕賓命字為設其名尔生魯涉早嘗受經未離幼志已及弱齡設筵并首古訓昌言程吾觀於水析義甚精水圖以折派而不盈自夫昔人之潛而為榮剖舟任載僅若浮萍而能剛毅与水爭知其性若不將不迎潛泳其間雖順之承過涉必誠從恒匪貞譬如學功簣能致亨自獲不息宵寐夙興斯涉于庭寅游于明弗心之潛則寘于升咨尔生涉學維深厥哉不競逝波日驚晦用遵養魄將載潛燃之脂本之性情字尔仲潛戒尔獨知非伏於潛欲抵其平滄浪之歌有濯斯纓尔慎持之一如承佩珩尔世孝義槩尔門旌泉擾雖微神歆德馨由微至著有聞無斁棄尔祓禍揚尔翹英式根訓於以無忝所生

贊

祐治之間

三宗纘懿公如景星光于五緯歸臨許常楊時乎並世藻火人文咸韶

帝制

廟杜巍巍風清日暘

上方倚公公則歸美被褻駟駉繫公不死有嬴容儀瞻者誠心

王叔能象改畫像贊

身廟崩而心山林學孔顏而志皐益生色雖仁義之充體皆盛大之積此所以為命世之寶繼陳序之

王繼學畫像贊

粹然冰玉之英展也星鳳之瑞卅則咸之鴛憂鳳閣不用則置之朱崖僭耳老知歌固將挾玉局之飛仙以游太鴻濛寞津之際所謂瑯琊之宗磐公之子而盛德之世者也

韓明善畫象贊

融液粹和淳涵清粹繫清而道曰以光藝仁而仁至於熟乃所謂畫錦之旅常有行宗支蓬萊之雲氣舒集斯文之胡福我觀之為篇目宜其表盛德之流澤人式如金玉

自贊畫像

好學而莫或致之聖道而未与乎尊榮老而歸休亦為之見也壯而溺仕初而不得志貧賤也

合幷歲之優游服終身之靜儉則拄笏而看山飲水
而著書尚庶幾可以傲兀夫無窮之世變也

歲

思學齋歲有序

清河張生受業于高陽先生將其端緒而能益致思
勉之功可謂善學者矣予以思學名其講肄之齋而
歲以發之其辭曰

心外無學學原於思思而有得乃驗於為仁陽義陰
理公已私克復注来敬義成持權之有要心實制之
堯舜与人同此秉彝勿蔽凡民雖聖可希而況學者
執復有權是故君子學如恐遠方其来思戒尔外馳
如止水源不波不隨及其既思毋惑多岐必端其趨

必底于真若執權量以計豪楚若引圭臬以真方雅
克審夫是勿置尔疑思學之功本末相資學而不思
如御舍轡思而不學如行無蕭明善擇善真致其知
進德脩業行見於施下學上達在尔學孳孳誠而誠
夫何遠而悅親信友讀書誦詩涵養擴充冈或弗祖
繹以藉玉綯以蘇衣緼是的美暢於四支維敬之與
維德之儀彼暴棄者志遊神馳以其邪思果於自欺
非踐其形禽獸紳矮五三世執籍典訓具貽後儒翼傳
秒忽無遺精義妙道日躬只輝思之而至主善為師
吾黨張氏嗜善如飴數學于高陽涉其津涯亦既勤止
牧之愈聖日引月長盡思夕惟愛閣齋居以燕以頤
楞口思學名言在兹若工有藏予為之鐫學思自彊

傳

劉節婦傳

劉節婦徐小字桑嘉婺蘭溪人家為大姓世有顯者
節婦生二十七年歸同郡金華劉似之伯之六世祖
祖諱渭宋嘉定庚辰對策集英殿賜進士第一在州
里九為聖家節婦歸閱再期孕而未育伯之遘疾死
及其男也節婦泣撫曰幸共劉氏之宗恭隆已吾有
二心何以見忘地下言訖徐嗾嗾與
節婦惡笄蹴服常如初寢而所以
出賦祖以保門户者悉身自任
字其子潜自始學至于成人為
之潜所遺二子滋蔓有立而
義自持易奢為儉而婦又以順
称為望家若茲可以自靖於其
一簪居且四十三年而婦寡亦
居異縣不相聞有友葉君謹翁
其二子璇璣又嘗從之問學知
為予言之盖歎世有推復之典
節婦之遭變涯憂鞠窮艱苦斯
躬而已信又能使一不弱婦毅

之中比之再造其家幼豈少哉嗟乎節婦之名人同不崇得之而世固偏予所特刻節婦行未采於風人名未登於策牘斗獨予之以是名而不疑者稽之聖黨之論而斷以史氏之法宜是人心天理之公而何私之有然則世豈雖或不明而人心之昭灼悖而未昧彼詭節梏之題而修閨閣之崇以為節婦之得博顯揚藉是亦惑之甚矣予竊聖之作劉節婦傳

節婦陳東陽縣路西里宋鄉貢進士師道女適同縣泉村傅賀生一女而賀亡節婦時年二十四賀世儒家素貧節婦居喪盡禮堪堪內外嫡憐其無子而貧咸勸之改適節婦以死矢于眾曰吾寧餓死無辱幸生乃成人而養其姑甚謹已雖望食弗給而甘言柔色之益劬躬碑志節衣縮口而累九第編穀衣之贏則別為之儲峙五年始克葬而空之哭告于廟以其從子似嗣教之李而不廢於耕會高陽許先生栖隱八華山中去傅氏不十里節婦雅敬先生遣以束書授之孝倡說開其講說而知夫義理之宗緒邊能承節婦之志以終植其家節婦今年六十有一而倡既有子矣賀之得配與傅氏之宗驗也故貴是以論而著之無使其聚力也里之耆耋乃上節婦之志行于

韓勸婦傳

于大哥節從

近制加之旌褒雖未狠下而先之先人泗州府君嘗與賀之諸父同治毛氏詩故相善也於是質作而言曰婦人處于閨門之內有三從之義而無四術之教苟能因其所性之善而遂其所獲之正則變愈極守愈堅雖當患難流離之中而貞女烈婦之事史常不乏于書然究而觀之則其薰染漸漬必非一日之故小自未必知有注孝邊於經而尤理孝極盛之時吾安得有考於天文地理井田封建宗法兵制之書會粹其說曰舉書首考伏生孝者孝之始孝者萬事之本不敢穿鑿以求必宗大近小以馴致於遠夫謂制度文為之粗有廣大精微一步故承之講肆者皆体驗切實可以措諸其用而自程其子姓於孝益嚴而有節晚乃分其兄子立遠之建安受業文公之門今文公集中有与傅敬子書即其人也賀蓋先生之玄孫也仁義之澤蓄厚而流滋不得之於聞聞之懿然則

明朝旌褒之典一事而得夫婦二人獨行有洋尚足以表吾鄉里於其鄉而信于其鄉而信于其家節婦之志行不獨信于當亦章之可矜如是豈非吾鄉與幸路行之明効大驗也故貴是以論而著之無使其聚傳焉

韓勸婦傳

韓節婦劉姓絳州西平縣小吏韓羽妻也韓劉同里閈居葛婦十八歲歸焉筠婦劉視韓族稍大節婦知重其宗抑首促氣從婦職至元二年筠父子仁病筠從醫者求方注善藥治之其藥雜草石等法當屑為劑筠自運機碾軸石隨誤傷足數日風中其瘡死明年子仁亦死筠有弟節婦即去居鄰姆劉舍晝夜撫一子二女以哭曰吾夫家不昌姓踣氏是其責已蓋訖喪屏蓍珥益治桑絲理生業輯輯有條緒及子有室女有徒則又哭曰吾與婦加合畏而同族其復遊以為是於鄉俗漫漫昌裕過其門者識與不識皆留目嗟異以為是於節婦始寓家甚微今浸

長為按實上州若府府具上中書禮部又明年下莊復如今筠死時節婦年二十七楚居實六十年去喪呼禮愚樂深乃見節義盛衰損益之間君子蓋深悲倫叙興之化俗于古昔徵於書作韓節婦傳

韓節婦傳

睿武宣公河內人材勇善騎射至元中從平江南有功鎮偏裨為將帥鎮吳而即居之子孫食其保境安民之德尚數世益滋武宣第三子諱居實為福密院斷事官者娶獨吉氏偏吉氏楊州路總管禮之女也韓劉同里閈居葛婦十八歲歸焉筠婦劉視韓族稍大節婦知重其宗抑首促氣從婦職至元二年筠父子仁病筠從醫者求方注善藥治之其藥雜草石等法當屑為劑筠自運機碾軸石隨誤傷足數日風中其瘡死明年子仁亦死筠有弟節婦即去居鄰姆劉舍晝夜撫一子二女以哭曰吾夫家不昌姓踣氏是其責已蓋訖喪屏蓍珥益治桑絲理生業輯輯有條緒及子有室女有徒則又哭曰吾與婦加合畏而同族其復遊以為是於鄉俗漫漫昌裕過其門者識與不識皆留目嗟異以為是於節婦始寓家甚微今浸

起祐三年斷事官卒京師獨吉氏纔三十三其長子十七仲子未冠周而諸女皆幼獨吉氏自京師扶其喪水陸數千里還葬河內先塋挾其孤幼廬于墓下三年將還吳哭頭自擔曰吾為寡家婦不得與其夫偕老吾力猶能使子有立而女有從舍是吾無所事於世矣即指去瞽珥盛飾服御取其儉素而益以禮自治其身推之以及其家內外憧指遍千待之各有恩意未嘗示之以威而步趾不敢越節愈度樹其家規自祖祐薨宗姻戚乎門户租繇外凡賓客之饗燕時節之觀游靡易之色詬咤之聲不使接於耳而動於心閒歲長子九思幸撫其孫以經紀家事而未講而能安以行之固天性之善然里耆嘉其貞節為上其行于郡郡移廉訪使者按實上之行省以次達于中書於是禮部議旌表閭復如令事下有司為大書貞節獨吉氏之門以表其坊貞節婦亦自樹立豈敢使然亦其主節以乘剛處險慎守不變為義節而致享惟其正焉獨吉氏一弱婦人中歲喪其所天非有理義之激昂詩書之化導獨能舉德厲行自厚之風振衰末之俗雖鄒魯習禮之士猶退讓莫與之爭易曰安節吉注有尚然則節婦固親於其世而可知矣九齡嘗從子學治經故子為繫次其事如右

書

荅臨川危太樸手

去冬歸自錢塘從元性所得竺蘭入春偶為親舊奪逢留匆迫邑再閱月而歸五月初始聞元性將遣人西還因奉數字為荅今又被四月十日所惠敷情辭謹藏風誼激昂可見學古之志不凡近如此某二月中附書至霤溪者邮不曾投亦不知付之何人也所需荅君碣銘豈即席居聊似是浮陽上攻病在脾賢嘗勉其急服補瀉之劑後不知遂服与否黑若此則其徹瓶已見彼美比數十年學者大抵有自利之夫其自利之心根著于中則未得謂得未至謂至自

高者恥於問自多者恥於求而若剽掠機辟緣飾淺末已足以雄夸於衢作之材而為饌取名譽之資矣無惑乎頹敗委靡而莫之振起也獨吾友捐棄俗學一意古初謂不宜顓嘗涉迹於是乃肯過相推予將以質其所疑證其所聞而為東端用力之地此在不肖固當竭其單智鼓其盛氣以進吾友於光明偉大之域而環碩其中不無瑰瑋譎怪之患甚自而高益學以致夫道羣聖人載道之言具於經可見已古之人所以底至於道者亦曰其尊聞行知而不敢以吾一已之私係累於其間耳區區愚慮比見鍾陵時已略陳之今信道如吾友願一來之羣聖人之蹤以端其本而參之以周程張邵朱陸諸儒先之論以要其歸涵養益密識察益精則發之文章自然極夫義理之真形之歌詠自然適夫性情之正芙切不可模倣令人以日淪於冷下而莫之救也願不肖日勉之而未能以近刻目相望甚遠暑濕万万自厚

荅余華宗景瀛書

承問尺法老蹟不能多記姑即其所省以荅來意蓋自宋徽廟製大晟樂時禮官用大禹聲律身度之說請以天子中指為寸於是所製器服悉取之以為長短廣袤之節當時固有非之者矣然紫陽朱公編類

家禮於深衣製度條明言度用指尺復注云中指中節為寸而秦漢楊氏又引說文云周制寸尺咫尋皆以人之體為法似亦準之指尺矣至於造木主條謂身高尺二寸博三寸厚寸二分縮而四周尺當省尺七寸五分弱程集与書儀誤註五寸五分弱溫公圖所謂三司布帛尺即省尺程沙隨尺即布帛尺今以周尺較布帛尺是七寸五分弱即是二說同出一書已不能歸一況諸家互有同異考乎不肖往在禮院時因更造時饗祭器嘗与議斯事而及於尺法院之老吏云庫中有前代玉尺下連於索得之其製作極工然校之周尺省尺又復懸殊蓋

玉尺定下其議乃若准尺游尺隨方所用俱難準以為法然是尺法非有聲律高下之差不若且從文公之說周尺七十五分弱者庶有據依吾爰以為何如柳吾黨之學體驗擴充其事固不止是願益自察識以進於光大之域此則拙者區區之望也

柳待制文集卷之十四

記

重修省府記

迺至元二十六年制改江淮行省為江浙行省自維揚徙治錢塘統有兩浙江東而以淮東西分隸河南明年始營宋秘書省故地其制視都省稍降殺焉於後福建省罷全閩八州亦併來屬地蓋益廣山區海聚民伍兵屯奉賦租受要約者衆以數百萬計出諭施令風動雷行東南半壁藩維晏然朝廷常選重臣以臨涖之柄任專則其體貌宜特隆位望尊則其禮制宜特異臺門設樹平津開閣所以辨堂廉而示等威者其品式昭昭矣與壞補弊猶有待乎其人何哉宰臣若曰吾為天子專制方面所居廣居所立正位權綱收攬有翼有嚴其命慕僚相時畫敷完舊飾新無陋無奢中統度程迪出緡于府徵材于市工用官傭役用農隙昉自堂廷達于門閭易剞敲為堅良化闐筭為麗密堲城塋淨垩覆鮮新鄜稜藻井動采交輝表漢廷之黃閣映中天之紫垣先是壘石北墉象乎列岳歲久摧塌增崇加衷埭立簷際秀出林麓百司之長庶府之屬奔走承命於其左右者咸改視易聽以為士大夫之治於其官猶人之脩於其身也身脩則心正而物正官治則事理而民安德則觀諸其身政則視諸其

官然則一省署之修舉而元僚學相之素蘊畢見於斯推其洒掃廷內之心豈不欲澄清天下而無一物之不得其所思夫垣墉樸斲之勤又豈不欲佐宣廟謨保乂

皇家而致篤恭治平之效觀隅知室聞樂知德信斯言哉左右司都事袁某實董其役宣力維多屬旌儁功宜著成美爰考春秋之義式昭棠樹之思官僚氏名列諸下方其歲冬十二月既望謹記

勅賜天妃廟新祭器記

海神之貴祀曰天妃天妃有事於海者之司命也其別廟在吳城西北隅蓋漕運都府治吳專領海漕歲運東南之粟三百萬石實京師常以春三月夏五月上旬之吉開檣劉家港乘便風不兼旬達直沽口舟將發臨遣省臣率漕府官僚以一元大武致天子祭祀之命薦于天妃得吉卜而後行精神眇邈如父母之顧復其子無少爽也至順二年歲在辛未行省左丞買住公實董漕事將祀之夕會平章政事易釋董阿公入覲道吳因請公祗薦裸翼日公齋沐入廟跪奠惟寅顧見黃尊罍篚豆踐列參差喟然歎曰國家敬恭明神潔蠲器幣之意豈若是耶乃五月某甲子

上御興聖宮公奏事次請更造天妃廟祭器如式以昭神貺有旨即賜交趾所貢黃金飲酸承舟各二又內出白金五錠為二百五十兩 勅公董成凡器

藉置廟中備常薦六月辛未公棄金還吳具宣

恩旨漕府官僚望闕稱謝已發公幣所儲比年賜金五十兩揔之為三百兩申飭金工準上供新制為祭器品十二香奩香奩各一件其可名者合四十有九匱而藏之平江府庫祭則出陳之其籍則繫之漕府而且稽其出納焉漕臣曰惟古神聖制器尚象而祭為尤重致明誠達氣臭用其所貴非徒物也天妃之祀列在中祠垂五十年雖祭有常儀而祭不稱物猶有待於大臣之論奏

皇上之垂仁然後數周而禮備使不文之金石其何

以彰

君賜格神休臣實基懼遞來請辭臣某昔待罪禮廷竊嘗與聞明德邮祀之義乃執筆書之俾後有考其諸器數具列下方

全寧路新建三皇廟記 代人作

三皇廟祀伏羲氏神農氏黃帝氏即古所謂三皇者三皇開天立極之功千萬世帝王所由宗而歷代未有祠祀之自我

聖朝始夫既始祠之而其尸祝之事乃獨託之醫家者流所以神三皇之道以興物前用

陛楯甍崇像圖煥儼春秋薦事牲碩酒清禮典斯應
神亦寧止於是　公主授使者命屬太史某記其成
役不得辭竊嘗考之三聖人天而知夫道在天地間微
顯幽圀各有攸當而洪纖高下其歸一致蓋身
察陰陽六氣以有四時水火升降之象神農辨草木
色臭而審其燥寒平毒畏惡之性著本草立方書對
症和劑致利天下黃帝坐明堂觀八極察氣推運作
內經以命臣色脉方餌三皇之書大抵以醫傳其書
傳則其道神雖以醫家者流尸其廟事未為不嚴且
尊也然今郡國之制豈無他祠而　公主顧獨汲汲
焉而不敢以為後是其心豈不欲弘推斯道上以壽
吾君吾國中以壽吾民乎嗚呼此麟趾
騶虞之化而肅雝之德之成者也某雖不敏敢誦所
聞以復使者之命而且以為記

見初亭記

國子博士劉先生眉人而葉其先府君宦之南陵南
陵先生仕國也始府君去蜀也其返乎暨十年風氣肇
是於東西行道實經事定吾其返乎暨十年風氣肇
開九域大同則里墟井堙婦之齋曰遂初而府君之志孤矣其後先生即仕府君
以耆壽左右就養御至南陵六年卒上距生之日五
百廿甲子年不滿其德猶為歟式先生既卜黃塘之

于眉而去之不自意復體曬于宣之土也宇宙之初
一天之運父子之初一人之身可知者天而不可知
者人則子孫數傳之後樂安重遷知誠宣人而已安
知眉為西南大州也哉今反壤始樹而已享已宇則
詩書手澤之存俎豆聲容之接蓋洋乎青神裁眉之
在牒而一泉一石之秀潤一龕一井之芳蹕皆其見
似聞名而心目瞿瞿者也地氣之虧疏鬱氣之成常繫乎其人古
有不得以間之矣然予聞風俗所謂鄉先生生而教于閭塾沒而祭于里社殆其人
欤蘇長公稱吾州有近古之俗三今未知其能然與
否也府君蜀之君子其辟咡之所詔趨庭之所教先
生得之宜詳則夫近古者三將自一家而刑于鄉國

仁興讓舉民皆力作易治而吏以優游無事吾為南陵幸之矣府君之欲遂其初先生之能見其初果不在茲乎先生之子鑄嘗從貢國子學今以進士上第授官侍先生南歸故貫以是詮之先生而并語之若夫府君之世業行治與卒葬之歲月則表墓者當備載之而記者不必具焉七月六日丁丑記

常州路城隍神新廟記

城郭以慰民凡而高城深隍以溝以封欲其居無隍患有圮也夫民所瞻憑可得而褻其式哉常治毗陵盡江之有神是宜世載其英以歲時承報於無已若古侯國始造縣鄙建其神仙以制其牲幣尚門行户毫之私坊庸表暱之微可得而褻其式哉常治毗陵盡江

界山方地千里統郡縣四在澥以西為大府矣當王師南伐時其守臣嘗阻兵不下火及城中官寺民廛蕩為烟埃獨城隍神祠直金斗門之西汽無十甍尺橑之損或曰斯城斯隍非不高且深也旋鋭一奮而十數萬生口不能恃以安固神將無責爾乎然命之或去或否視其順昌而逆亡則斯神之靈蓋蠖乎其不誣也於是延祐五年去燬城之歲餘四十年所祠之存者瓦漂棟敗堵陊榱折而摠管府知事廣陵趙君琦適至愀然曰茲吾所涖地大而物殷凡以逆雨寧旱消沴弭疫而可後乎迺請于其長議以克合方練辰程物屬徒庀工而勤禮興義之士咸來薦力未期而廟成首

象孔儀祭品維旅廣庶崇阿丹堊白盛修亘麗密不節不豐仍歲比境或以饑告而環常四野熙焉樂郊民之怙神如巨防之有截而藐障之有屏謂焉萬懍愴必求諸其類者豈不信哉又二年而君以代赴調京師過予曰石謹具子為我記之常維延州來季子之封也俗故桀驁而好讓今其民非昔之死孝死忠者之子若宗弗保聚教訓晉及三紀上之涵育神之廕休有引翼其不泄衍以碩乎君之職司坐幕府治文書而已宣其餘智新美是祠俾民康共而維今奉牲潔粢來娛神保顧瞻廷宇洒掃弗亟有不興其甘棠勿剪之思乎是皆吾記不得而略者也君清粟有猷今進階從仕郎為穿山場鹽司

鶴山庵記

今惜其將老而勿究於用使其得政而施設焉可以觀其事神治人先後之宜矣至治二年六月廿八日將仕郎國子博士柳貫記

異時吾鄉顯家閒族相望而敬宗仁親之義如一日焉自廟祭寢薦外春秋洒掃堂域登其餘餼合醮以樂有長長之序與貴貴之等蓋其率禮成教者在是而今去之纔數十年則以吾戴弁蹤履之身而委其先於馬醫夏畦之倫者有矣孔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然則長者之舊聞親之而不傳不亦可慨乎哉至治二年予官京師鄉之友唐君楷字公則使以狀來謁曰楷之先君登仕府君藏室在鶴山下山距吾

家數里凡室於山之麓者唯吾姓為大菟峯窈谷邃泉秀樾所以扶露神閟披發奇采若顓頊自効於斯故嘗脫山為庵庵處久敝撓楷既撤而新之會吾子徼解衡州明正書院山長歸復即其後構重屋四楹中以寓府君之祠而兩壝以列羣從之主祭則咸薦其脩徹則旅奠而酬禮昭與昭齒穆與穆齒今吾伸府君於羣從之上不揣其昵以及其遠反其始以厚其本吾之常尊固有攸在矣矧谷宗其宗傳之於古而合子其著之楷將有鏡焉嗟乎非禮之祀鬼神弗歆先王制為廟寢之式尊簋之數奢不以僭儉不以陋故禮者履此者也是雖墓祭無文而場室有典後世或因而致祠以歲時

序齒逮賤縣之敬宗仁親之義猶為變之正者公則年多於予其有聞於長者亦若是否乎予方悲顯家閥族之不能以皆傳而遽得唐氏子孫之足述乃辭以告鄉之父兄子弟其有興乎明年二月十又九日將仕郎國子博士柳貫記

遺清堂記

人有千金之蓄必留遺其子孫以父子祖孫主於恩而義有弗恤也然而不旋踵移踵而問之則已與袖中之藏簡併失之矣親之愛之何嘗不欲其貴且富哉顧吾有重於千金輕於鴻毛無所待而長存無所恃而不滅一言之訓遺之數十世蓋昭乎實龜之足以昭明而即命是可忽忘之耶真之馬氏父子再從

宦於南子不識其父而識其子叔敬與之交信其所受之正矣始其父卒潭府推官顧言曰吾以一清遺爾子孫吾以為豐爾母以為孝爾資揭遺清扁所居堂上以承諸其先下以詔諸其後之是意也豈以一言易千金哉請發其義乎無以辭焉予聞舉其所有恃以子人謂之遺而遺必有其物矣投桃之報瓊與帶之華不滋於獻紵故有所遺者其遺隆昔子之先君子推其所蓄以慈歎遺於子而子又能兢業奉持以保有所遺如臨冰玉如飲流潛不泥滓以取義也不翕訾以陋故禮者履此者也是不窒塞以廢權也淵然澄穆之天洋乎陟降之地人

若不足我則有餘彼韋楊氏之在西都皆知所以愛其子孫皆知所以遺其子孫矣然丞相之宗不繇于太尉之濟論者謂大烏覆墳有閫厥祥而不知經義有限心德無窮方其遺之初固已卜之於此而言子張欲知十世之問夫子蓋以百世可知者荅之嗚呼以予觀於馬氏夫豈曰遺之一言而止也叔敬五兄弟頡頏並奮而叔敬尤有能名今以吉府照磨官辟掾江西廉訪使者之幕鑿英騰茂其在斯乎

瑞州新修仁濟橋記

瑞州治高安其南西壑谷諸流匯為錦江橫貫州東下注章水州之郛郭如環玦中分而廛廬衢巷夾其兩涯民旅族居而錯行者恃橋為命橋一日不葺則

徒輿歛述公私交裔雖官調水夫剌小舟待潮隕一
羽於深淵若將委之因涉者之思利而知夫郡政之
大莫先於橋功矣昔橋未建聯艤繫筦直州治為浮
梁隨波降升然僅僅以歲月計成毀宋淳祐壬子掘
密院編修官鄭公守郡始相方宜橋鑿巖架虛既成
九年而一毀毀十有一年守董公嗣成之成三年再
毀下逮至大己酉總管蒲公作鎮時閱歲三十六而
橋役大興役大故功鉅衆方期之以久會泰定三年
五月癸丑雨水暴至勢怒衝決明日壞北堤橋岌
岌不能支又明日而至頹缺參伍之一而絕岸奔流
浩渺數十尺行者躑躅獨居者顧慮徒自晝焉莫司莫
續其年十月中大夫太原傅公適以麾節涖郡進父
老庭中曰吏役於民我謂郡政爾謂民庸有先於橋
功者乎衆謝曰吾所欲也而未敢以累公於是長貳
謀協寮采從封內之人輸財鳩力如趨父任公復
求得嘗承蒲公橋事而幹敏有操略者李榮等七人
使主其出納命郡錄事陳德敬總其凡以扁役賦功
自經始至成公日來勸相工忘其勞不勵咸飭詮曰
吾窮鬱隙窟室而根治之不遺後憂利勝計哉蓋北
堤當水衝舊中實土囊外傅以石水朝夕灌激客土
銷址則無恃今索石增厚至十數重執度於之其袤
七十五尺其廣百二十四尺上覆屋為楹閒七以補
廢還故又謂南墩東西削方水與石鬬石不勝則反
手磔裂宜易博為銳逆水入之以殺其悍諸梁木之

之弱且撓者甃石之破且朒者咸除撤繕理釋於堅
密不苟不媮厥既僝功列樹兩柵分為三達節東西
行者不得方軌並駕以撼震致害所為長慮遠引無
賸算矣自鄭公畫橋議至於今成者三毀者三近或
三四年八九年遠至二三十年寧曠歲觕時以俟夫
守長之仁且惠者出新智開永圖然謀人人不同豈
仁且惠自三數公外舉無稱哉蓋事時鮮儻有當為
而懈於為有能為而不逮於為者雖仁且惠徵諸一
橋作輟之間固莫之盡也大抵人才之著見因於所
遇而終求必取贏之心焉向使瑞有是橋一成不毀
則之三數公之所就于彼而不于此吾將不得而訊
之況得而頌之乎傅公名顏字顏卿歷佐部寺參掌
留鑰上京以善文法致譽于時出佩二千石印綬典
領方州嘗未期月宜人之政灼灼可道惟茲橋功在
公為細而公之所志若謂成法不傳將後何觀書來
請記其迹予嘗忝公同朝不得辭則復于公曰目睫
之患易見水潦之害易知而隱於不瞩沒於未形限
於不自達為難悉也今公發政之初不迂橋事以興
是役所以自任乎父母師帥之重而求盡其心者可
槩見於茲四封匪異千里惟同顧吾之職得以弛置
開塞有大于一橋者乎公惠不聞聞斯行之矣然則
諗橋功於細德豈誠知公哉橋舊即江以名而今榜
仁濟　昭獻元聖皇后所錫命是役也靡欽一
千二百八十五定役工至某萬某千某百某十明年

十又一月辛未考成始終橋議者郡監牧佐掾縣令長及州之義民皆署名氏如左考成之月其日壬午

謹記

龍興路醫學教授廳壁記

凡郡制為醫建學因於三皇氏之官而師生講肄則有堂有齋豫章望江右實臨省憲治所學宜大且完矣然自始作宅土曠遠藏息無所衿佩之遊反若不能充視他州者廬陵謝縉翁教授其學之明年惠民藥局嗷又明年有司將修故事肅政廉訪司照磨官程君介縉翁謁於行省曰學昔有堂孑立樊墻中視融回祿猶不我相而殄藏之教道遂何所容寄我今頹以藥市餘地作新公署而講筵齋館之當脩者併以序為使夫來學之徒取其安近易其回遠而因以興其趨善樂業之心焉豈曰便私我一人而已中奉大夫參知政事董懷常公聞言而喜以為職思其憂類當如是即以圖畀府若縣出官帑資其成役厥既儆功堂庭中啟齋室翼舒明邃寬爽不亢不卑鼓篋遊歌至者咸飫縉翁以余雅尚斯文乞辭鐫石龕置壁間以示方來余則復之曰子以教道臨諸生亦有事焉否也夫所謂事上而準的有志以為鏃羽而不求諸其道顧獨諉諸其器於事乎何有蓋今所傳醫經世謂出黃帝岐伯吾不知其與五三載籍孰先孰後矣然其論陽明陰濁之候剛躁柔陵之應推以切脉察理而詮之藥石鍼砭宜無一不合乎易文之動靜禮樂之進反雖混其名於九流之中而其實則有道焉昔余竊讀其書見其顯解密義併旁聯絡巨細畢備而恢夫傳註纂述之家反更蔓延其說以自迷其源自塞其迳卒之執液齊假攻劫為戕毒人之具者彼豈出於技心忍行哉由講之而不詳擇之而不慎故耳乎茲事幸為署居以蔭麻吾子而吾子又能根本魯鄒之學藻績倉扁之術以幸濟夫私淑艾之心則為是豫章之學者目受規矩耳接聲律莫不歡欣踴躍底至於道成教象於一邦流華問於京國吾將於子在乎此子尚勉諸縉翁拜手謝曰余敢不服子之攸

雲從山崇真觀記

筵然謂子之卒書之也余曰諾遂書之泰定四年歲次丁卯冬十月朔日乙未記

介豫章江山間多古神仙窟宅而許旌陽之迹最顯著旌陽晉人晚得道以靈劒殲逐蛟厲輔寧吾民遂陰役鬼工鑄鐵柱置郡牙城南鉤鎖地脉使永永無害今鐵柱延真宮是其處也地勝故法隆而其徒亦滋以盛宮有華隱堂真靜大師楊君湛然實君之嗣其法者周君克恭尤修行成信既謝提點宮事則謀相宅別營真館得琉璃門外亢爽之墟考筮惟吉崇基傑構堅密遂嚴若化若湧而殿庭藏室廣廡高閎象乎明靈之都矣甫就功會玄都大宗師張公代祀

名山為著額崇真觀登諸祀籍即命楊周之徒是承
是主以毋易世迷宗示有先也初父老言茲地故為
雲從山旌陽未升真時蓋寓藥爐丹竈焉至今宇其
山而未有著其跡者然儲精凝神則未必不在乎是
是周君雖名作新其於志古有合乎哉楊周君先後
化去繼以吾君德新而道紀堂成又繼以徐君希真
而觀制無一不具吳希君皆嘗專席延真退隱是觀
遊恬入漠如執左券以相畀授亦稱夫華隱之多賢
而崇真之有述矣自至元二十二年其歲丙戌始興
觀役逮今至戊辰歷載四十而凡聚族於斯栖息有
容褻飧有繼稗松重篁加圍合把徑逾林蔚屏却氛
塩步跬城闉俾乎嘉遯方徐君者年厥事而雅欲余
欽次本末既重為其辭則介余故人子王漸以請曰
昔吾先師規作別館以祠旌陽不自意雲從遺址之
偶于其卜諒哉仙者之靈也然吾猶及見吾師樹立
之勤而底法之不易使更數傳則委之不知孰明其
源此吾願記於石而有祈於後之意吾今且以祈吾
子矣余曰子之道宜傳奚區區取必於吾迺入閱著
書上下篇總五千言者子之教蓋本是本之如何曰虛
無曰清淨曰慈儉曰柔弱絕餘智焉彼其初欲人深
自斂縮以全其生而至於寓形宇宙之間若存者既足以植其宗壽
神矣妙矣然所謂緜緜其若存者既足以植其宗壽
其後而況旌陽之靈超遙乎九清玄覽乎八極顧雲
從鳴鶴之迹而時一下之有相斯祐尚肯薄其鄉遺

其世哉襄余幸承泰雍晨采之澤周旋圭璧牲幣間
頌歌瑞應歸懷黃老之日蓋久而徐君不鄙托記故
執筆為辭其上以昭聖人在宥之仁其下以開方來
纂緒之重然則因余辭而觀之名以聞與夫因是觀
而余之辭併以弗墜其有憑乎余亦不知其至也嗚呼天下之事要于所終凡若是而已宰
足觀哉宰足觀哉

采衣堂記

古者童子之節緇布衣錦緣錦紳并紐迨其加冠猶
服采衣采者染夏為五采而朱黃青玄纁為其等焉
然則將責以成人之德衣用緇布飾用朱錦示一文
一質之義也故自人生既壯而將始免於父母之懷其

玉隆萬壽宮興修記

郭景純與許旌陽同時寧為旌陽相宅得豫章西山之陽曰逍遥山者居焉後於其地拔宅升真即建祠宇以奉吳黃十一真君之像夾輔面背各有攸尊亦既無秦於禮又即十一真殿舊址築重屋一區上為青玄閣下為祠凡自唐以來嘗有所施與嘗主興造之官僚以及歷代主持同袍士庶之有功有績者皆列主而祠每三七日集子孫妥侑之意無弗逮焉經始於泰定二年之八月閱三年而考其成朱君遇余請記余與君有雅故知其猷為敏裕而信其成此不難也然余聞鬼神之交於其間三年而考其成朱君遇余請記余與君有雅故知古有其道而若受明祈永則固帝王一心運量之所致民興興焉降泰及漢禮壞樂崩黃老最先出一時怪迂之士乘其淫昏勳之以祈禳却之方大抵末矣然而曰宮曰觀猶不過謹夫壽宮交門槐陽鼂廟之迹而更斥大之壇席文鏤黼蔽極盛人以為宜然為提舉宮事其祠秩之次浸比隆於嶽鎮矣然則祀隆而宮盛非以昭應之受書玉清之定鴻適會乎其時我至元丙子宋社既屋有司上江南名山仙迹之宜祠者於禮部玉隆與居其一故凡主是宮率被受璽書如令至治元年臨川朱君思本實事居其席始至見十一大曜十一真君殿祖師祠堂推剥弗治位置非據謀將改為則以狀請於 教主嗣漢天師會方教大宗師吳公亦以香幣來祠因各捐貲倡首為像西以奉吳黃十一真君殿舊址築重屋一區上為青玄閣下為祠凡自唐以來嘗有所施與嘗主興造之官僚以及歷代主持同袍士庶之有功有績者皆列主而祠每三七日集子孫妥侑之意無弗逮焉經始於泰定二年之八月閱三年而考其成朱君遇余請記余與君有雅故知其猷為敏裕而信其成此不難也然余聞鬼神之交於其間昭然而曰宮曰觀猶不過謹夫壽宮交門槐陽鼂廟之迹而更斥大之壇席文鏤黼蔽極盛人以為宜然

耳嗚呼其去黃老為治之本何其遠哉古者明於神事必皆精爽不貳聰明齊肅之民而今之為道士法者亦豈其徒欤不然所謂重黎氏之遺胄而果能勝夫宗祝之任者欤旌陽晉人是嘗有德於吳楚之民及其功崇行成超然上征而山川炳靈鳥竄斯在今雖去之千載覽旌羽蓋猶時臨睨乎故鄉則夫駢群帝之御挾飛仙以遨遊不即於是而棄即哉十一大曜天神也十一仙真神人也吾無間然矣乃若列主於祠而享有烝嘗之奉者又安知不出於八百地仙之籍也哉雖然精爽不貳必來君而後足以當之自始有宮迨今何啻千年營繕之功不一而獨祥符政和得傳以其有記故也然則朱君之為是役績用章灼如是欲不記得乎無其時而有其人天下之事烏不可哉朱君字本初受道於龍虎山中而從張仁靖真人處直 兩京最久學有源委嘗著輿地圖二卷刊石於上清之三華院云

建德縣修學記

建德縣在其府附庸縣耳然制宜有學治門之東舊學在焉比數十年嘗屢名繕治而但取苟完無處經久今令尹襄陽張侯永堅至以故事展禮於先聖先師見其壞梁撓棟毀塗缺甃盡然曰學為風教之首政之治否常繫於斯吾且圖之而未可以旬月計也則以禮致知經之士豫章范介而進子弟教肄其中使知興學之端蓋在是矣既明年獄訟漸稀期會少

余曰今大縣戶五六萬中縣戶一二萬而贏以今撰古今之縣古之鄉遂也古之教者家有塾黨有庠遂有序國有學自閭胥族師黨正州長其屬民皆有教治政令其考德糾過皆有勸戒故閭側左右塾之出入受教者即其視養於庠而進射於序者也曰賢曰能則鄉遂大夫以禮而賓興之者也曰有道曰有德則大司樂之教以樂德樂語樂德者也州鄉之考察其法詳司徒之卅選其制嚴學校自閭井而興閭井因學校而睦幼之為小學壯之為大學內之為國學外之為鄉學鄉吏教於鄉師保教於國無一學不厚於民無一民不麗於學其先後有序其始終相成蓋如此夫以鄉遂之所容裂之為二十五黨二十五庠

又總之為一序周之鄉學既盛矣乎然視今縣戶五六萬與一二萬而贏大約地雖不踰其其民亦倍蓰於古而不啻矣則學宜益廣教宜益修政治宜益軼古人之乃至一學之僅存或倚席而不講其故何哉蓋古人之於學如堂室如食飲朝夕處焉饑渴須焉而今之最盛者不過設講務講誦課文辭而已耳其餘則視若亭傳或月一再至或春秋餞己即去講誦文辭雖不足觀夫德行道藝之成而涵揉磨礱其具固亦資始於是矣若張侯之建德必先之以使民知學焉然後拾其廢敗徐起而完葺之工不踰時役不煩民而祀饗之庭生師之廬藵藵殖殖揆夫鄉遂之制與或過者然則倡之軌民於禮而納民於善固推夫易直子諒之心而成是孝弟順德之化吾見百里之間薰然建學立師之效豈徒曰務講誦課文辭而已也昔魯僖公能修泮宮國人誦之蓋觀其祈而欲與大與小以從之于邁見其馬則以為載色載笑而匪怨伊教鄭至昭公衰亂極矣城閎之桃達子羽之不來國人實重刺之一庠校之廢舉繫夫政令之得失亦觀乎其時於今

聖神在上尊經右儒收召耆碩詩書禮樂之教蓋洋乎磐宇之內矣而張侯之興學教士適當斯時子貢曰見其禮而知其政聞其樂而知其德然則尚論其世而取為五百石令長楷法其將有取於斯文豈以余書為可廢哉其歲冬十又一月丁丑朔越五日日

南至記

永嘉縣新學記

溫州治永嘉今永嘉為上縣而溫州為大府矣府有學縣亦有學猶實庫遂序之異名而同以化民成俗為義也永嘉舊學在府城東歟華蓋山下延祐甲寅燬明年令何君玉作禮殿又三年令王君貢作門廡講堂基構粗立而墜災塗堊未底厥功越十四年為至順辛未令趙君搭納字敬卅繼至諗于衆曰縣實有民庶而能教則由教以之道而學其器也聖師臨之吾敢不飭於是擇日校圖簡材庀物士萬其蠢工舊其巧凡新作弦誦之齋十六楹間而自殿及堂門閎窓瑣之當緣飾者庭當陸氏之當加甓者咸考度

以致其工像繪合章樽俎應式宿有次舍限有垣墉族庖計廩位寘左右鯛目具美不陋不奢既釋奠告成君優諗曰凡茲學功有賢府侯以為之覺爰有縣長貳以為之鐘吕故吾得上下受盡以敦事於其間今庠舍苟完遊歌之徒亦稍集矣然則學豈徒器而已乎迺使來請文表示學者蓋古者學必有先聖先師之祀自始入學而皮弁祭菜學入官而宵雅肄三以夫人性本善而所以磨礱遷革卒要其成者猶有待於禮容樂治之功則示之以敬道而責之以為治遂有民斯有學在堂曰庠有室曰序有逢大夫以明有功正歲之屬民讀法所讀者三

物之法也三歲之帥吏興能所興者三物之能也屬之帥之其人則正與大夫其事則舉與教焉而已政何適而非教教何適而非道士生斯時見大節踐大義出閨詩禮之訓入謹仁讓之習樂其事勸其功人人有尊君親上之心故曰官先事士先志夫已仕之事即未仕之志亦各有其職焉惟不以政自為政教自為教則與學以範民無非道器之所寓舍器而論道是謂誣道吾不謂之道矣趙君學古知方篤於自脩其為永嘉甫期月耳民既樂生士亦趨業君不以為泰而獨汲汲焉惟學之為務又欲徵吾言以申警之然則世之尚觀美侈名譽者以為儒者倒不知政何其謬耶倖宮既作而魯侯之德以明鄉校不毀而子產之仁益信吾檢於趙君而溢於辭豈知言哉是役也縣教諭信安沈元禹實終始宣勞法宜牽聯得書書之所以嘉善而勸來壹是春秋之義也至順三年其歲壬申春二月甲子記

退藏山居記

仲和寓物城中而題其齋退藏山居或者疑其近誣余曰是則仲和之志也於是仲和將老著山林樂閒曠豈獨無是心哉顧其力有所未暇而因以著其志焉者實也其又何疑且居水者未必知水居山者未必知山彼窅然深峙然高者非水與山也及其內外之分既定榮辱之變俱忘則寤寐食息之間見夫烟霞之卷舒雲日之吐吞凡其目接於吾前者皆足以樂吾之有而不能以病吾之固則居水而知水居山而知山以其志之存乎是而不暇乎其他也今仲和擇勝乎聲利乎奪之塗解縢乎覺夢是非之圃方且以行招紐幽蘭而延竚雖不必踐苔蔭樹采榮攬秀而咸風之高翔已與夫雞蠢之得失亶乎邈哉彼見仲和混混於流俗之中而不知其中之自致乎道固未嘗不充然得而遁然樂也仲和得之蒙莊氏蒙莊氏得之周藏史其息深深其智昏昏所謂遊方之外烏乎退而亦烏乎藏然則余尚未能知仲和之志況或人哉

鎮江路錄事司題名記

鎮江古丹陽郡岸江為城以地望為鉅藩以戶版為下路故亦得置錄事司署長貳員三統治城閫職務繁簡豈與他有司並哉然以屋閭之土無根著之民上承大府之供億下徇賓客之迎將窮日力憊精神而為之猶不免乎譏讓凡署是官如被重痾殷然無復施張遑豫之意矣至順二年名進士護都步丁字成之初筮來為其長曰吾有土有民有政有教是豈不可以終致之哉於是事為之制而其治必本於民情未再朞職修事舉向之譏讓胥為變敬成之亦自以其得之於人者得之於心哽大飾署居貿石求前任人名氏將序而刻之因寓公治亭石君來取文以冠其端予曰官有署署有題名以著代也其法出於

國譜人表書其拜罷而人之善惡自不可揜蓋乎
史氏之法之遺矣鎮江之有錄事司錄事司之有長
貳負自建官來餘五十年往過來續纔書百十治迹
所存宛其未泯然則索照於鑑考轍於車一從一改
皆吾師法之所在而可以弗思矣乎非成之之強學
敏識奚足以語此予故得而具識之至順四年其歲
癸酉冬十月庚午記

甫里書院記

學者貴諸聖人苟其言自孔氏則天下後世取而法
之矣論語載言歷敘群聖人之道而繫以三仁八士
逸民師摯之倫謂夫舜仲通張惠少連彼七民者同
於潔身屬行雖不能依乎中庸縣而之道固一世之

高士我不得中行而得狂猶裁其過甚以勉其不及
是亦聖人之徒已後乎孟軻論夷清惠和之風而卒
歸諸孔子仕止久速之時觀乎聖人則知賢人足以
證夫揚雄氏之言之正矣唐有甫里先生吳人也隱
居求志擇乎仁義道德之塗而以蟬蛻汙濁為潔觀
其自憐有賦慨敢諫鼓之不陳進善旌之不理而平
津閣之不逢其人身隱言放自靖耕釣之中有異乎
鳳兮之歌而庶幾簞瓢之樂則進而齒諸七民之列
聖人不沒歸斯受之矣而況立祠薦豚館遊歌資於嗣
系之良而成於守牧之賢於以彰熙代文治之盛
盛開郡國興化之美逮若先生非所謂百世以俟聖
人而不惑者欤先生陸氏諱龜蒙字魯望始居臨頓
而避地松江南旁甫里故有祠環而居之皆其族
姓雖譜佚莫攷而證諸祀典尚不為無據裔孫德原
服膺儒業竊嘗有志於私淑之事中歲出其餘力建
學立師教里中子弟規制粗立閒復自念吾姓居吳
歷代有聞而自吳縣男德明以文學顯太宗時文通
先生淳光明啖趙氏春秋之學下逮先生高不仕之
節成獨善之名百世雖遠聞者興起因其禴祠之所
在而併築宮以修先聖先師之祀豈不益為可久總
管趙侯風儀閒而雋之為移廉訪使者按實上之行
省次達於中書而禮部集賢院國子監咸請著甫里
書院之額即署德原為其山長厥既受署滿且代矣
而猶篤不能忘益治當具而未能具者於是燕居有

暇妥侑有祠會講有堂游息有齋翼有堂序宿有次
舍雖庖廩圄湢之微無不完飭割私田以供粢盛稍
食凡四頃有畸又將東筐幣聘經師開來學而勸獎
作興之功出今逾管錢侯光弼為多侯曰是不可以
無述也迺請予文刻示永久謹按先生天后朝宰相
元方七世孫探研六籍窺見奧義而尤邃於春秋得
文通所纂書伏誦而深求之曰君子之於春秋沒身
而已蓋方時叔季棄腐竊枋藩翰宜驕朝無正士之
迹野有梟獍之群先生獨立窮而不憫雖微命
叠加堅辭不起身之所處無非揆道之權衡而春秋
達於其用矣使當孔子之時引而置之二三子間視
將夏猶將晚焉大廈將顛一木其支故寧自偶於沮

弱荷簦之傳以無蹈危乎膺喬固溝之轍不然先生豈輕世肆志者哉若昔並祠三高於松江震澤之上彼固人物物論之攸繫乃令配食先聖籩豆在筵論說在序仰高鑽堅洋乎如在則夫泝而求之以卒造乎其閫域用則尊主而庇民不用則中清而中權先生之道行則聖人之教立德原栖遲韋布間能推所厚以厚諸其鄉觀禮之士固已稱之然竟屏遂序之教則有司存變而之道亦在賢守牧之嘉惠焉耳若先生生之立言制行則唐史隱逸有傳此不必著著其閥於名教而足以繫乎逸民之後者若是是為記元統二年歲陽甲戌春三月己丑朝製

洞山如存精舍記

金華張仁喪父踰再朞所以慎終而追孝者無所不致其謹既卜兆洞山惟食又相其左為家舍一區前塋後窴繚以垣墉翼以庖廡門闔奮舒什器森列儿廡麻之制略具將命浮屠人居之而以汎埽塋域護眎松柏之役付之閒則問名于高陽許先生先生以如存命之而為之說曰親之亡事之如存焉而所以其如存者則顧其心之思弗思何如耳仁既受而服之又請予為辭以著之蓋仁之父諱某字輔之于嘗得其鄉曲之論知其誠善不伐懿然篤厚人也自少失所天奉母徐居於別室力生興事一以勤嗇為本人初不見其有為之迹而生道日裕固成於孝敬洽於惠和者其效如此生至元庚寅卒元統乙亥得年

四十六耳輔之娶徐生子男二長護次即仁女二適武義嚴文奎浦江吳汝霖孫男三士元士慶士權孫女二皆在幼方護仁之卜是洞山之塋也嚴巒揖其脊磵溪東其吭土閼而鮮氣融洩而浩墓師曰宜卜士曰吉遂坎為玄堂而以至元三年丁丑之歲秋九月癸丑奉柩就窆又謂吾父之致養於吾祖母也未嘗一日去左右肆今死生異矣而謂其南別為窀穴以需他日上壽之藏焉斥田若干畝籍之如存取其券書焚而誓之曰浮屠人之居吾子孫不得據而有之以敗吾之孝焉若護與仁所以承考而慎思之者如親之存無弗謹也嗟乎孝子之事其親生則有養矣沒則有喪矣飲手足形而旋葬之棺周於衣槨周於棺土周於槨若是而已然而厚之為易簀之為儉亦顧其所得為者而為之君子猶謂義也義之所至禮從之矣故楊王孫之欲裸葬以返其真自為則可而充廣之所謂木若炎然此則盡於人心而不可以施其親之義也張氏家有百金之產其賢足以等中人而上之其善足以為子孫數世之居守之則夫厚其親以厚其身厚其身以厚其鄉將無所不致其謹焉厚之歸而仁之著也通其亡而不亡存而實存豈曰祭之日儼然見乎其位愾然聞乎其歎息之聲是之謂存焉耳然則如存之所以為存

求之先生命名之意斯得之矣護仁其善承之執先
奠一月扐直丁酉其日甲戌太常博士柳貫文

記

崇福永樂寺記

吳江四封以水為城泖湮港淀綺錯綦布浮屠氏之
居間見於旋菠間水鳥樹林各具殊勝楚粵之郊無
是景也由州郭西南去七十里有塘曰荻塘有地曰
雙楊故未有寺而有寺實始際大師永真字無相常
熟姚氏子早依慧照大師圓公薙髮受具嘗出遊方
過雙楊愛其融結完厚據勢不蓄將求席地脩習禪
觀里大家周氏因聞生悟斥其地數十畝施而歸之
真誅茅結屋作華光王像昕夕祈叩焚指自誓將與
道場積誠上孚神與嘉應緇白之侶善其成行聞者
見者垂施恐後真度其力與時可以建事延大與土
木宏啟寶坊居佛之殿演法之堂懸篋之樓楗藏之
室若山門庫院齋廡庖廩凡以序而為凡所締構必
極堅好單鉢趙庭鐘伯答譽曉然壯觀將與名藍望
剎角麗而爭華矣內戚謝節使臺閩而起信為請於
朝有旨錫寺額曰崇福永樂之寺使著甲乙流傳之
令而賜真紫衣師踊嘉其白業而煥飾之時則宋淳
祐之七年也真尋以福建轉運使劉公之招出世建
寧之安國閱歲謝歸至元十五年年六十三示寂于
寺之方丈度其徒二十餘人而若普顯普修普信普
曉普淨普達則其上首也顯繼席十年而修實嗣修
亦端一有為益建大閣斷木為廬舍那金身坐寶蓮

華上旁列千佛別印三藏教經五千四十八卷函盛
度置龕楯左右如龍宮之湧現而帝網之寮開麗且
密矣初真肇基嘗掃草建標曰某當作堂某當作室
後必有成吾志者人固疑而未信也今千楹萬礎雲
蒸霧鬱此為大方之家雖其願力弘深有以致之亦
由緣迭得人克濟斯美可不謂之盛歟予修傳信曉
力規作闡若依乘佛智幸就功緒為吾之徒被服三
衣蠲除五欲有宮居粧食之安無更錄賦租之累固
祖德之封培而法源之流衍者也惟古招提其名迹
緣起記前楹機傳在人口周於聽聞以有文字為之
紀述故能久而益著今奉吾寺六世百年傳持一道而
碑版無辭圖牒未載何以揚德訓勒專製作其往
請辭於是其徒元暐方建業大慈教庠乃介其宗主
天泉餘澤乞予文之于石泉與予異名同行不得辭
則為次序其言而繫之以頌頌凡六章章十句頌曰
巖巖像法決於冢中如月印水如雲行空觸之則是
境境圓融我行江吳湖澤西東憧刹相望殷其鼓鐘
其一 雙楊之洲土非根著灌木深蒲叢焉叢薄孰開
精藍揭名永樂鄙棟鵬驚層牙獻攫法眡廬門門
樓閣 其二 於維永樂炎始經營以華光王為護法城
一華既法五葉同榮施道零流百川就盈致非力致
成則天成 其三 緊實際師昔在佛世宅茲空荒修三
摩地是舍利光珠潛五閱乘大因緣揮發神智譬如

酌泉望洲一器 其四 際則往矣百年六傳孰引孰承
其世多賢謂是永樂雖名梵筵如一微塵栖於毫巔
即佛觀佛說法熾然 其五 法不虛行以人而重四分
六儀三時禪誦樹影水聲皆其機用以我是心歸美
讚頌缺

撫心寺重建佛殿記

釋氏緣業之說儒者在所不論然自其一曲推而致
之則有感必應無微不顯是皆一理之形非崇虛翼
倫比也棟宇形器之末初若無繫乎道然迹其廢興
在人成壞因時是以古招提其名迹之汙隆示民情之向背
所謂有緣有業者豈不較然著哉大都崇真宮提舉
道士薛君玄義乎方外友也比歲退隱貴溪龍虎山
中以書詮予曰我仙浦里之有薛氏始唐旗頭大將
軍大司徒公史不傳而譜佚我不知其去公若干世
計是官銜爵級必出於唐末五季用武之際始一時
之權制以司徒之後稍稍向用儒術至宋太學博士
邦彥與其子南城縣尉顗尤好浮屠言建寺里中請
額稱心度僧甲乙居之繼遭寇燬紹興初顗子習導
熙中習子徹復先後增施園田重新基構架虛為樓
範金為鍾寺制方備而宋社已墟會里民有倡亂稱
兵掠仙浦而過者寺則再燬我薛氏家亦浸潰而浸
微矣為淳熙之役者思州南丹縣令則我之曾祖也
泰定三年我自崇真南歸主僧妙善以復寺告重念
我先世克崇因果成是精藍傳序在我適承其廢而

我寄迹老子法中莫能躬薦土木之勞惟當傾倒囊
楮佐興凡役以樂我所生善謝曰此檀越之弘願
而比丘之勝因也予其敢有弗虔明年乘布工材畢
具三月壬子佛殿成其崇裁尺縱廣裁尺又明年兩
廡成門堂齋寢各以序為莊嚴麗密耽然盛觀過者
改視知薛氏之猶有餘誠為緣業則我所未暇嗟
往迹而一以厲方来如餘誠為緣業則我所未暇嗟
夫稱心一席地無法炬之光明無說鈴之化誘賴詐
氏之多賢訖重輝而再盛玄義妙善雖則異名同行
要其尊祖扶宗之意炳如也是役之興殿為巨故題
其額曰稱心寺重建佛殿記尚亦史氏舉凡之例哉
元統二年冬十又一月望日製

藥師院記

藥師院栖僧數百指在清江鎮市闤中蓋不知與作
緣起而藥師者如来之別諦以名于其刹固謂衆生
顛倒四病得瞻如来妙有光相猶有瘥者獲伸暍者
霑飲何必身踐耆域之場手探方已之劑自然安隱
饒益稱吾法已由宋寶佑戊午至今大德丁未院嘗
三燬賴其徒多才良故能顯致信施屢憤屢興愈新
愈盛東西行者每覩之以為市區隆美之候像法之
流亦繫乎人哉皇慶元年歲在壬子主僧士選性玉
相繼經畫而大佛寶殿成豐榮麗容貴異衆稱善士
何定山上座果日實旉材輸力院衆奮踴因相顧言
殿役最鉅厥既底績迺若寺制之當備吾而可誒其

貴於是從裁倩斥衣盂建法堂普閤裒輯勝貨作三
門以和又攻石陶土增築繚垣齋廡庖舘集鱗比
蔚然煥然目睹心球生大歡喜以為如来覺苑化現
湧出隨所敬禮而得開度譬諸智井鑿深更取清泉
以悅衆口轆綆不費水味益佳施者受者皆名報恩
為國貽慶熙則古德之以是名院究其緣起不在斯
乎泰和二年以和遊京師款門求記為次其說使歸
而鏡之以昭来者九月三日記

慈慧卷記

先儒所詮大抵依智以成言而假喻以顯道今大經
所說堂塔廟象馬車輿衣絨纓珞抱衆寶以嚴飾
約四法而安住將以示開遮之相該權實之用為大
根大器人設也然而衆智有偏圓情識有利鈍玄徒
白羽隨順修行猶有待於即境生悟因事達理則莊
嚴像法殫極華好使人目覩淨光耳聆妙音足踐化
城而一方千佛十方萬佛光明勝幢融攝所至即名
寶坊何嘗不認大經所說為真實義哉思昔一士依
止雙樹下著僧伽黎衣在家出家說心王法獅名
善慧則吾婆人也雖內院之分身已化而松山之行
道猶存至今緇素之倫雅崇性相之論王量額為上
首靈運恐後成佛抑有自來慈慧卷在郡城西北隅
故為王氏第學佛人周覺聰蚤持內
典有所證入誓息諸緣歸誠圓覺即以安處施作伽
藍構殿像佛啟門通道播彩香華既已備諸供養又

謂瞻仰吾法依於一相而流通衆妙實在契經掄材
徵工程作大華嚴閣瞻盡經八十一卷度寘其上斷
木塗金為盧舍那佛化身一軀繪經變千佛其左其
右時節大會四衆咸集煌然燈散華吹螺擊鼓誦經歌
唄歸美報上在大城中隱然為象王一窟矣於是遠
近傾信稍以貨來委施無幾而覺聰謝世子覺照承
志尤謹拓開後隙地益建彌陀殿翼以齋寢總若干
間而庖湢廄井鐘磬幢蓋取所宜具皆以緒成凡施
之出於其私與合之於衆得田若干畝而薰蠟茗劑
之須無外求者覺照不懈進修謙己能受閩旁縣龍
丘有苦行人葉性空嘗徙道自在迺虛左席延而致
之俾以一音演暢申祝國釐而次以滋利羣生蓋其

志不以述事為已足而以弘法為己任使居善慧之
鄉咸修覺照之行豈有壞訣於其間者執予友張君
子長居通慈基間嘗道予往游覺照淪茗蓋供遹誠
致辭丐予施文傳信方來昔予講禮之暇稍窺覺苑
之際見世之談實相者達空假之原論無學者滯有
漏之因方憫為悲之竊喜覺照不壞形體墮業識而
能作是方便以自修自說在於晚季豈不猶賢矣乎
卷蓋作始於大德癸卯三年而覺成十年而聰化去
又十五年覺照作別殿而卷制粗備扁誌序績而將
有賴於吾言吾言何足賴也元統三年歲次乙亥夏
五月既望蜀山居士柳貫記

龍華寺記

吾縣所貢山曰仙華山山去縣尚十五里行未半道有
浮屠氏之居榜龍華寺者經始於柴氏婦胡而緒成
於其孫善義龍華廢寺額義請於官揭而顏之用舊
典也初里大僧師遠蚤遊諸方泰禮名師卓有見解
依庸丘不傳本靈隱而不化去返栖故山將以究了己事胡之母子竊深敬之
為卜其居之右作積善庵迎之以來且命義從之游
庵遠庵居六年而寂於是義拳拳弘法之念不懈益
勤問至錢塘或導之入謁淨慈愚極室中極啟之道
要義愈感服時及庵信絕學勤繼主西峯義往來洛
扣二公尤披進之秋江湛方自華頂起單錫婺城北
圓覺庵義一見與語合意即介勤請住積善厥既受

請撰日入庵開法而四方慕道之侶知義可以依止
來者如赴義又益治禪栖規恢法會是歲坐夏者餘
五十箪縣主簿趙君郁見而韙之始勤義請故額以
寺易庵又明年湛還住華藏衆亦隨散義愀然曰有
寺無僧猶虛器也吾可以求之人乎迺以傳姓承宗
之事付之兒子自乞祝髮受度焚香設像遙禮遠公
為之師焉蓋昔以遠故作庵而遠又嘗嗢我以禪悅
之味者也遠為初祖則由我以及世世傳次住持尚
吾祖母崇法敬僧之意有在于茲義誠知本哉自義
受服三衣荷承大法晨營夕計唯以堂室未宏像圖
未飾為己策勵凡窘身節口以有鉢緣之贏不以給

外敵侄術絕引聲麻算張而演法之堂耕檀之林香
積之厨叅峙臘列森邃蕭森有匽度有
田以給饘粥有林以備薪樵園可以眡井可以汲規
諸方大雄氏之宮亦充奘矣而義之言則曰是在吾
法猶為未具復關地其後建千佛閣覓閣為普賢殿
四楹藻梲楯上下映發位盧舍那佛閣中而旁寘
賢劫千佛坐像其次斷木縣彫塗金遲采相好莊嚴
若幻而出香華幢蓋備諸雜飾時節大會有式有度
然皆有以資之無外求者吾縣雖斗絕而絓塗所出
披緇衣褐之徒鮮屬外壹甘寢美食如返家舍有以
陰翼其向道之誠古人建立叢林其意正惟有得于
此焉耳義之為是寺役也閒三世四十年若其伯叔

兄弟與其故妻之姊姒咸有所助而施之出於檀信
者亦十得二三獨里士趙君某及其內子張緣契特
厚既捐貲相其造閣之役度僧之事又斥腴田若干
畝歲入其租以供普賢會凡費所謂有以資之者也
今立祠閣每西食必祝淨屠人所為修其社報蓋如
是而已趙君子友也閒持義之言請予曰義耄且衰
矣深惟夙植善根攝是正念殫智畢慮開拓精藍雖
名有漏之因實觀無窮之利然我能書興於前而不
能必其繼引于後則植者有時而仆築者有時而壞
華飾麗密者有時而埃蠍無餘我為是懼亦既筆為
訓辭以傳示於我後之人且謦言於佛而以天龍鬼
神祉禁而誘迪之矣意猶以為未也檀越為我謀文

顯著於石使有目咸睹有耳咸聞豈不益為可恃哉
義之所以必假吾言以致其請者以君之不我歡也
予受言已則辭而識之曰佛法被于天下名山大澤
之間壽國福民之祀鼓鐘相聞未抵歸於釋矣然其
人豈能皆以說鈴化警流俗必使之塗塞耳目以同
入於幻觀不可救止而後已也蓋亦有山林特起之
士返流自照發真歸元用其善巧方便間修至于積
之之久而豐居廣籍迄就功緒則簪進而為山水至
而成渠若善義之于龍華始奮其孤孱之力以卒成
是偉異之觀雖欲不歸之緣業詎可得乎然則義之
假象以顯智因境以導達又豈不欲率此土衆生同
登淨覺而延茲堅根碩葉之蔭於方來而未已也耶

乃若田業之籍於寺者或義所自施或得之衆施與
凡佐其肇興之費者細大畢紀將托茲石之陰繫而
銭焉其不私人之惠又如此嗚呼世出世間有二法

仙華山化城精舍記

仙華山之南麓蹊術北引原田度澗岡前行可數
里至東峰之下有谷窈然中藏有泉滃然仰出其土
田宜樹藝浮屠若空者受絓于山北之皇安普利院
出叅禮名師遊浙東西僊且休矣始披荒得之剪茅
茨室度可尋丈將自食其力以修習禪觀究了大事
久之白衣人稍來依止而室隘莫能容之師空清衍
比受請樓氏主其墳庵長者憶聞空苦行而嘉之為

徙家其廢佛祠位于中以嚴像法作齋寢涵使可
繼處天重空西和南題其榜化城精舍表緣業也于
是龍峰主僧永鎮首施田若干畝且勸發長者斥田
山園總若干畝歸焉空受施已知其道能懃可信益務
私田若干畝且勸發長者斥田
力生勤事不懈進修而門廡鐘閣咸以序為始圖觀
音大士像于北壁塑像土為之飾以黃金範銅作鐘
亦若干金而藏有田若干畝施而入者若干空所經
紀者若干擯捌之墟化為寶所猩施之穴現成法筵
瞻者生敬是佛之為教尊嚴廣大可勝贊哉昔吾鄉先
成就如是佛之為教尊嚴廣大可勝贊哉昔吾鄉先
生方詔父隱山南東嗜詩好遊採擷奇秀摠發芳華

是山之勝裝無逸美矣殆且藪域距精舍不數十舉
武予時方教國子赴京來歸行為銘其孤樗梓鑽石未
槲子歸江西之明年始率里友買田具施請寫祠植
碣精舍空曰吾師也有施道焉其易敢不承及子絮
酒以往空作禮迎勞問甚至問詩法于先生師之亦宜
間數歲空攝衣入謁曰檀越為我識精舍本末予以
先生故屬筆夫奚辭予觀自古佛者苦心窮形離智
斷念冥伏于空林灌莽之間晝日力作食草木實晨
暮稽首合爪崇法事師如承父母而加畏慎疑蛇
蠆蟲文斐於前以為是偶然者其心精進絕有退轉
故能攝受諸難返照自性平等衆生入佛三昧其堅
苦悴辱若是異時壁觀一婆羅門身心寂然非有放

光動地之祥而法印真乘燈燈不昧天下叢席籍以
為宗今世祀益歸祖風不紹三衣改飾伊滿罽供將
明小果之因難甚一華之見於斯時也使無識超見
卓如空等輩投于渙滄歸潔其身而思滅苦本之士
猶得托焉以廬則澗盤之上不名一迹可不可哉雖
然念結據之不易重付累之有人此又繫乎緣業之
洪纖予亦安能知之也至元改元之明年青龍丙子
春正月丁巳太常博士柳貫記

橫山龍神廟記

婺衢二水會於蘭陰合流而下為蘭溪治城占水之東
而直其西南有山橫障衢水之衝者橫山也水方湍
悍而巖崖扼之汹湧灣洄匯為深淵宜有龍神潛於

其中出光景騰雲氣蓄滉雷雨而潤澤群物其為造
化之府章章異哉然則神之嘉惠於茲土舊矣而民
之報事于神者宜何如山故有龍神祠比歲因廢不
舉厥咎在民而吏亦安能無責乎爾重紀至元二年
其歲乙亥夏秋不雨赭原焦野民憂無年長牧憔吏
為徧禱群望靡祉歸幣神弗顧答州判官王侯庭鉦
獨深繫心焉乃進父老而問郡故得龍淵之迹郊郭
數里而近練日宿齋屏却車騎親即其廬取香辯書
齋意厲深潔誠額于明神垂瓶而挹清泠張斾而導
先御見山際升雲如纍有頃玄陰四塞甘澍滂流四
境既足萬禱咸蘇民吏交口歸德于侯侯曰盍新祠
廟昭答神貺乃出淥錢以為民倡又明年廟成具石

未請刻辭嗟乎神智變化莫靈於龍矣淵飛而天行豈有迹哉然而窟宅斯在將嚮潛通雖未可的然求之方體之中而亦不可漠然委之方體之中惟夫以心感心以神格神則所謂神智變化而為靈者無在而不在真若薈之官沼可摻而擷也王侯以實延入官廉靜寡欲而篤於愛物肆旋政龍維神物不聞則已聞之其有弗饗者乎然則廟而祀之以申儆于方來是則不可以無記也乃記而鑱之於石

鄭氏旌表義門記

治古之時家自為宗而宗則有法若制為冠昏喪祭之儀與施之親疎隆殺之等凡因人情立人義而繫乎一家之政令者皆是也然宗雖敘于一家而法實周于天下閭典黨率胥成孝敬之風化洽教壹是仁讓之俗於斯時也義且泯至于道隱民散代衰禮替而宗統服紀蔑焉無屬借鋤取帑勃蹊閱墻或不待閱世而繼見之矣則夫棣長民之柄者將以致夫潛轉密移之功亦安得不為之率德厲行使之知所勸而強于為善善者既彰惡者斯癉于是又取其出于天性而和諸物則人人可以制而行之者命之曰義字其民曰義民表其門曰義門扶衰救敝名存與存君子蓋有甚不得已也記曰大道之行與三代之英丘未之遠也而有志焉大同之世吾不得而見之得見小康者斯可矣然則舉斯世之大而義之間見者僅僅若是是可嘉也亦重可嘆也吾里鄭氏之以義門被旌表且三十年於茲豈有迹哉然而窟宅斯在將嚮潛通雖未可的然求之方體之中而亦不可漠然委之方體之中惟夫以心感心以神格神則所謂神智變化而為靈者無在而不在真若薈之官沼可摻而擷也王侯以實延入官廉靜寡欲而篤於愛物肆旋政龍維神物不聞則已聞之其有弗饗者乎然則廟而祀之以申儆于方來是則不可以無記也乃記而

昭穆有序貴賤有差出相助也入相保也服勞於作息之間而維繫于禮法之內雖等之十世以至於百世可也初里耆列其事于縣縣令長上之大府具移達于中書下之儀曹請用廣訪使者覆按如章以次達于中書下之儀曹請用故事賜旌表亦既報下大書其門曰旌表孝義鄭氏之門矣今文嗣文泰文厚文轟皆不克壽而大和方以踰七望八之年益經紀其家事潤飾其門戶凡欲納之于禮而範之于義而後已會朝廷方修通制頒行郡國若曰諸以孝義旌門者與免雜役縣復準令有請及轉而上聞由部而奏咸謂宜如制令即賜蠲復命既下大和感激恩奮拜手稽首言曰照朝之所以惠綏于我厥里之細毗者可謂至矣吾高曾祖考

之所以啟佑于我不令之子孫者亦可謂厚矣大和老且及之警殫餘晷課諸子姪力耕以奉公上而暇則詠歌帝力終爲盛世之氓戊戌擾亂之際早捐館舍吾先人抗身艱厄上奉尊老下慈孤幼數喈橫斷以紹開先業至于吾世而吾兄文嗣吾弟文泰益綵綢盡殍餘績寸修其疆訟以畢益塗朘桐瘵再世宜易然哉今進承旌復之恩拔諸什伍之籍譬之塗翁行筆得免牛羊踐履基休甚幸使不謀文顯刻金石則何以述績芳猷傳之來裔乃以其文屬貫貫則復之曰義出乎人心而還以制乎人心者也自其動于所感或不能無欲而世遂以爲欲勝則害義義立則利無與存彼蓋知夫孟氏義利之反矣而不知記禮者之言固嘗深致意人情人義人利人患之辨而又必曰舍禮何以治之惟其本一介草莽之臣其鼓舞興起之意夫豈私一鄭氏哉機動籟鳴必有得於言意之表者而貫何足以知之貫里人也請以是刻之庭曲之碑以俟毫過而且以貽諸後人云

重修適意庵記

烏傷漢縣也直其南東鄉曰雙林村曰滿蜜有朱氏者世居之按志自晉東陽太守諱垣始徙至臨海太守諱況遂占籍爲縣人東陽與金華將軍諱禮齊楊州刺史諱幼三基皆在村旁蜀山下而金華更廟食其鄉民歲時歌舞奉嘗之不絕譜云五代之亂一翁十八季翁最得上壽嘗治鐵作羅漢像使季人奉其一散而居于村之西東至今縣多朱氏人謂有像者爲朱氏之世之徵而像尚八九在然族散代遷昭穆有不相通者矣蒲墟後用朱氏昏嫁導餞儀物烜赫有光改名赤岸其即居者衣冠引翼詩禮纘承里鄰聞家而尤篤盛于季宋兄弟聯登甲科至七人皆以文雄一時迨益六十年餘子孫班班有祿仕而抱道不試者亦能善其身以善其家晉齋之澤雖有衍我

子家東距赤岸不贏三舍若溧水州判官繼善字性初與其猶子震亨字彥修不獨子予有交友之誼而重之以親戚之好焉今性初不可復作而彥修懃懃語予曰吾家故有適意亭吾高祖東堂府君字元德之所作也府君與宋工部侍郎毅齋先生徐文清公友善二子實從之遊府君時先生之家居也爲作斯亭延而致之以資和允講習之益蓋先生之學出于文成二公而深體力行沉潛剛毅清風勁節凜然如冰雪孤松即府君之能致先生與先生之屑意于府君其人品高邁固絕人遠矣府君下世亭且缺廢吾曾伯祖贈婺州路總管府治中君嘗一營治之而自記之及吾世而亭燬於寇初面亭有池吾季父溧

水府君除瓦礫興搆築復作亭池上未成而季父卒官今吾將經營是亭即故址作金威祀以東堂府君侑且為別室奉先生之主焉蓋金威神祠于鄉府君始作亭而吾子孫承宗弗墜尚先生之教秩而祠之示有先也子能為吾記亭與作之自而繹張先美以垂訓於方來尚吾季父之志也夫敢予晚出企瞻先生猶神龍之遊于玄間威鳳之翔于千仞而見且不可況欲藻績而形容之以自附于知言之士其將若何而自靖之耶獨念往嘗竊從鄉之耆艾講聞先生立朝大節想其面目嚴冷言論剴切雖出藩入從深簡穆陵之知而終始難進易退之風人至方之呂獻可范淳父則夫府君之以桑梓之故進得與之交從

款密必非尋常木強之人固其有所不為者矣亭為兩公游息之舊實成揭扁近不即夫溪山原麓之遠不示之操存省驗之要而必曰適意云者意夫兩公遊於亭上之是時也攬烟雲之卷舒瞰卉木之榮悴雖萬物之變交乎吾前者有不勝窮而吾胸中天理流行之妙悠然沛然亦即其所處而樂其所安夫豈有一毫舍己從人之私得以涸吾之意而敢吾之適也哉凡朱氏之所以導之建德且三年矣既不亭實肇基之耳今亭目完美矣而有祠有主出于原始要終之意無弗厚也赤岸之有朱氏緜歷殆餘千年肆揚州之治行第一傳信史牒金威之功烈宜祀簡在人心下逮東堂府君之取友輔仁又得文清為

崇化堂記

吾鄉友吳君師道為邑于池之建德且三年矣既不欲屬民以自厚而又不欲鄙夷其民以遂拂其可善之性則孜孜焉以學為務謂今之責不在于簿書期會獄訟予奪之間而在于化導表率漸摩薰染之有其具於是督道租斂餘藏飭材庀工作講藝之堂七楹間還嘉定崇化之舊其制高爽麗密足以起靡陋而支永久矣既成以書來告曰我將日進其學之諸生講其所是而禁其所非以知學非身外之物而勸相與起則固今之職所宜為蓋其一以是自勵而其

一以是勵諸人子其為我記而啟之何如夫講道修政仕者均有責焉然其所施有緩急所就有厚薄要未可以槩論之也故今之去民為最近而其教民為最切朝發一言於堂序之上而夕可以達之荒村陋落之隅所教者不一二而所感以化者已十百其故簡且易致如此世顧迂之何哉六經群聖人之言載道以行乎萬世者也賴諸儒發揮闡奧瑩然無疑今雖去之逾遠舉而措之則大之可以善天下國家小之可以善吾身學何負於人哉人適負之耳士不幸不生聖人之時不被聖人之澤不得盡吾之性以盡人之性是則聖學之時矣而又幸而得乘道統絕續之運出於諸儒完經翼傳之餘進獲所承而退獲所守

有弗講焉講之無弗受也有弗修焉修之無弗至也是豈不又幸之人乎建德屋山為縣茹蘭之溪經縣治西流會于堯溪以入于大江蓋大江以東窮徼絕域也其土風實土著而賤遊徙其民樸寬簡而少鬥訟令以平易治之輒取能名去而建德為善邑矣吳君志剛識明果于問學而其學為有原本者起家進士三遷而為邑于茲既因俗以導民而又欲累善以成政乃作斯堂進諸生而日講焉先之以經術將審其所是而格其所非則有先儒訓釋之言具存學官按而求之聖人之道抑何遠乎爾自君之悉心于學也作畫星門新兩廡鐫紀產碑範銅為器祭以備物成禮是不一役而斯堂之作續用尤著蓋學初徙于

宋嘉定中堂之上為六經閣幾于天層已而閣未克為則以役大費巨故也若昔記其成者鄱陽柴公中行也石既燬不復成矣柴公名在慶元偽學之籍其言必不祿祿顧予何人而敢襲其遊塵以犯是不韙之誅我君訪而有得則請大書刻之以為斯邑之藻藉吾言何足儷也

婺源州重建晦菴書院記

孟氏之傳接乎孔子孔子未遠也紫陽之書浙之濂洛亦未遠也然而繼絕學于人心陷溺之餘振墜緒于世衰道微之後放淫距詖而天下一治扶世立教而經籍大明是則聖學顯晦之候而道統絕續之機立學有莫過焉有祠禮綵義起而以教道結民心在於邦

典有是徵矣謹按徽國文公紫陽先生朱氏世籍徽之婺源而自先吏部府君始因仕留閩遂徙建上先生維生於尤溪講學于崇安而黃墩故宅吏部固嘗居之中歲還省墳墓議將考室而黃墩未果棲棲土思繫夫典則固其不忘者如是先生之學出於龜山之再傳而實上承濂洛之緒統婺源故梓則春陵之營道而武夷晦菴則溆浦之蓮峰也尸而祝之比諸閭里使讀其書為其學者誦絃于斯揄揚于斯則祠墓之建其視禮之高堂樂之制氏孰為輕重哉自先生歿享孔子廟庭而郡國之祠將偏天下獨婺源為縣時僅僅附祀學宮後其所宜先如軼典何至元二十六年江東按察副使

盧公擧行部次縣悉焉愧之方議經始書院時饒州路拋管府治中汪君元圭歸休里居以狀白公吾惟文公里中子公為書院吾之子弟竊將游焉請身任其責毋煩有司公既相其成役又謂先生講道雲谷二滕公以鄉後學列于高第弟子并設主登侑重鄉學也複命有司請之行中書著額為晦菴書院猶春陵溓浦之並揭濂溪道固一而已矣晦之一辭授受有原先生蓋已服之終身今又擬之以開來學表義抑深遠乎哉初所卜地在學之東位皆東向其後即縣升州亦因而弗革延祐甲寅院燬于火於是汪君捐館久嗣子南輦監察御史良旦同知福建都轉運鹽使良厚重于再造為買北郭民居僑立書院其處占地庳下神弗寧止生師所廬亦窘燥濕遄返其故以聿崇新構方有事于能者而賢太守吳郡于公文傳適以麾節涖郡粵初展禮即有志斯事爰及暮月弊革政通民既樂生士亦敬業乃因其時圖為興復除撤蔽障改闢大達面勢端直臨乎正陽位夫子廟於右而祠文公于左講舍中峙列廡翼舒門衛有嚴階陛有戟煬饗委積有庖有庾溪山獻秀卉木交蔭藏修游息無不具宜其經畫繼巨出公捐投而掄材計傭委致金穀不懈益勤則治中諸孫思禮思仁光輔實以承志為孝而能績于有成可謂尚賢好德之世者矣山長黃嘉老幸力役之無怠樂書院之惟新緘辭將聘請著石章惟予來學若何自靖然嘗反復

予七篇之旨觀其推明群聖之序而知孟氏之承二聖者非空言又嘗紬繹乎集註之書考楊墨是非之辨而知榮陽氣化人事盛衰得失之論所以闡濂洛垂教之微言著百王致治之成法者為全功善乎先正魏文清公之言曰韓子謂孟子之功不在禹下而予謂朱子之功不在孟子下以先生配孟子則當以鄒邑四基之祠而視吾婺源故里之祠矣然則新是祠塾於先生父母之鄉而聚其鄉人子弟以時修習禮教于其中有學孔希孟之志扶正之用予知于公之有是心也而若汪氏之世善修于家而能為人之所不能為皆足以質諸先生之教而無愧於是乎書

新修石門洞書院記

石門洞自謝靈運初開境幽而地勝前人篇什郡國圖謀志其曲折縣與景合矣然觀靈運尋最高頂新營所住諸作不過蠟屐好遊伐山開徑之一事而若仰挹雲霏俯濯巖瀨于以悟仁智動靜之體得內外交養之機此則深探密察學所自致靈運烏足以知之哉靈運之南出永嘉在采景平間下逮皇元至元三十一年甲午之歲九百三十三年矣部使者王公侯按節過之乃始徵用廬山白鹿洞故事築書院山中置師弟子員使朝夕講肄以承國家敦儒育才之美占地幽夐而宅心神明為學之方蓋得之矣自時厥後職風紀者以為先務或補葺祠館或經紀膳羞

隨其力之所至有敬無斁常若聖師之恭臨乎前也
至元改元之明年歲在丙子春三月肅政廉訪副使
魯公至道廉問温處道出青田溪上艤舟登車祗謁
廟下顧瞻楹桷慨焉將仆乃與從行掾屬迪何崇禮
謀曰是豈前修作始之意乎惟後至其敢不飭首發
棄捐俸屬邑長李蘭奚令張智白之郡府掄材鳩工
視其陊敗易致堅良不亟不徐以啟新功于是揔管
盧侯景以暇日親來計度命長若令涖其成役自郡
監牧而下若邑之察吏院之師生咸有所輸未踰月
禮殿儀門論堂經閣齋廡庖廩以次及于爨下之專
棟甍桷如砥礪如鮮好整比軼于舊觀又新作靈
星門六扉以嚴等威公遲修釁菜禮告其成勤進諸

生而教之曰書院據穹林雪瀑之勝既新美矣爾曹
將歌于是有義理之融液興紛華之輕鶩執業而興
克義而得得之在我求之在人是惟聖師成物之仁
而亦憲臣勵學之意山長王時中起應曰時中不敏
敢不敬恭乃事麗水令劉伯泉既為礲石具乃來請
文予曰學者將以此物知類求仁入德固必有講有
習而於山水瓌特之觀則亦何資乎爾庠序之教復
于唐盛于宋聯而屬之脩且悉矣然四書院之作尤
為統有宗而會有元若李渤之于鹿洞朱洞之于嶽
麓往往擇勝林樾寄懷泉石撫雲霞之討卷攬森曠
之往來所以為高深為流峙未嘗不與陰陽之降升
理欲之消息者相尋于無窮學豈有他術哉亦驗諸

其此而已石門層巘球立縣瀑中瀉清冽之氣氷人
肌骨道書以為玄鶴洞天宋紹聖中劉涇巨濬作郡
紀其勝于石而来南宮實書之去朱令作亭王荊公
述文時應不遠而巨濬文已略不及之然則土木之
功其可恃耶王公經始書院距今且四十三年由執
憲之多賢而繼獻之迭見故維持增飾益恢雅道掃蕪苔而
之勤肆今魯公又能迓續前徽維牧尹之英思廣藻芹
修祖豆鋤榛梗而起誦絃時維徽恢雅道掃蕪苔而
之樂相茲率作迄底于成將令蹈詠之徒而忘批闔
之剌則臨石門之境者如挹洙泗之波履書院之閾
者如游鄒嶧之郊自明善誠身以馴致夫化民成俗
之盛于斯望之矣昉輶傳之載來換人文之日朗書

院之所恃以久者雖與道體同期于無弊可也公擢
至治辛酉乙科進士上第有聲有政需用于時名伯
篤魯丁其字至道西域部人二掾皆由儒選而崇禮
官由山東鄉賦登名春官矣其歲秋七月初吉太常

趙州路學歸田記

博士柳貫記

凡學田始皆官給歲籍賦租以供春秋時祀師生饔
廩其緡理步畝載之戶曹之版明且悉也然自五十
年来緇白殊流皖属角立校邪飾偽之徒騁其私智
謂學田無適主吾可以冒沒而攫取之或鑽石藏土
中或逃路竄鄉籍籍為口實得往符牒未及下而收攘已盡起訟理雖勤卒以屈言

莫辭滑亂糾錯莫能正定迫其久也是非得失擊乎法理欲消長存乎人彼為是狡獪徂詐之謀者舉無以自匿於鑒空衡平之下校官去來捷如鄒傳固莫知所適主而仁人君子執法持憲以臨乎民上斯王之矣颺州路學田之在青田縣黃肚黃裏兩源者宋康定初鄉守孫威敏公買之民間以隸于學有田有山有園地總之為十三頃八十六畝四十步砧基在學圖牒在有司焉可証也至元二十七年僧官楊總統倚法始橫延慶寺僧師晟因構証詞陳之總所利兩源之便已豪據顯攘飾其言曰盧使君約建寺於唐乾元中施田二十頃四至內無官民田土宋宣和元年改寺為觀三十年而復五年知州黃榦光孟奪之十寺未嘗無僧獨無一言及之何也且約起群盜據州以叛自稱刺史吳越遣將討平之即其所施亦得入學蓋學自康定有田建至元三十年歷歲二百五十頃五十畝盡還路學其見佃湯文等十二甲徵到之田矣歸之于學理則宜然郡府方上其議明年詔旨誕布凡膴學地土貢士莊田禁毋侵奪於是郡符首下挈其田還界路學亡畿寺僧素禮如京師愬宜政院院臣納其偏詞不以遽之省部直奏言宜如師晟所陳畫田三頃七十二畝付之寺僧而寺僧復沿是啟倖心不盡奉不饗郡守酌情論法檄青田主簿榮瓘教授杜熙躬即其地量計田山地凡十四頃二十二畝以三頃七十二畝予之寺僧餘十頃五十畝令路學依驗砧基帳籍入其賦租自皇慶元年以始郡具上帥憲二府報下如章越五年延祐三年僧元清者再愬之宣政大變其詞謂所餘十頃五十畝皆在盧施四至之內學非所當有復奏回付寺近而學遠僧猜而儒柔獷者怙勢柔者執理蓋久而莫能自明乃皇上御極之明年元統二年戴錫暨耆申嚴學校地土之禁職事趙良乘若干人彙詞白郡府府檄縉雲主簿鄭伯咎學錄薛元德與青田縣官重行檢括其冬僉憲吳公按部至郡府備成案上之得失宜奉詔行事吳公去而憲副李公實來良乘復白寺僧慢令之狀公取閱案之悉知其姦乃具移檄嘗盧公責之所屬且俾經歷王君視書牘除元標貴肚田五百三段合三頃七十二畝入之寺僧外餘田地山十頃五十畝盡還路學其以歸田本末具鐫諸石俾後有考盧公謂予嘗執筆綠奉常其言宜傳信方來乃使請辭予學於孟氏者也知息邪距詖所以正人心而闢聖道者其趨甚正至比之禹治洪水周公膺戎狄孔子作春秋究而論之君子以為知言今去程子又數百年所云近理而非朱翬之比者果安在哉歸田一政耳可以識三公正人闢聖之用矣春秋重歸侵疆而書法各異然則謹而著之不亦可乎李公名端字彥方保定人歷仕館閣入御史府出節東閩再轉而莊東浙擢嘉擊

暴不揆不務而尤尊其所自振揚風教臺本于儒學者稱靜齋先生吳公名燾字承禧廣平人再遷御史自汴移浙令為廣東憲副廉靖有為淵然儒者盧公名景宇彥遠大名人世傳政譜守江陰守三衢皆有惠愛是三公乃所謂仁人君子臨乎民上而為之適主者也若憲掾馮君迪杜君士謙武君瑛闕君國寶之佐其幕畫經歷王君文彪之宣其猷為法宜奉聯得書凡署牘官僚亦列名氏下方重勞烈也教授林管陶革諸器色猶缺今當輯費求之杭市并致工師選弟子負肆其考擊絃歌之節惟奔走率職子陽事也而敢以累公曰諾不遑時舟來得琴一絃三絃五絃七絃九絃各一瑟一篴凡笛簧各一巢笙和笙各二塤一搏柷敔各一而若鐘磬之編簨簴崇牙流蘇雜飾與柷敔之推鼓之方及秋藝成會上丁釋奠出而薦之音節先諸儀文畢舉官師在位諸生綴行算不逮耳動心知召和之有道而致饗之有容而公之於學蓋若衣食之維絲與粟無或忘也間即長貳案謀所以補敝扶傾之略謂禮殿講堂役大費巨不葺則蔽易撓為堅責誠在予自長貳而下咸應曰惟公所命乃以成畫授之教官凡梁棟桷榱之朽蠹敷之弗任者尒求良木而更置之貎鎮塗壁之毀頓弗葸者爾合衆技而繕新之次而齋廡門閣垣墉庖廩咸使完整足支永久蓋學之租入無羸校官既殫力表率而有籍于儒者亦輸財就舊營新固已偉矣而門衖側出猶有待于宣公闢而正之則自鄉邊物改以迨於今曾幾何時歲紀之推

移慶節之更禪已受不可考而究圖學政扶樹教基亦不為無人獨春秋二丁有祭無樂識者議其禮制之未具以為大邦蓋元統元年其歲癸酉浚義王公昱自汲郡易節而來明年春躬執祀事于廷卒徹嘆曰隆禮備樂厲益明德國有典常吾為守臣其敢不飭以速厥庶于是教授潘子陽進復于公昔前任人嘗範金伐石為鐘磬各十有六藏之尊爵之府而絲管陶革諸器色猶缺今當輯費求之杭市并致工師選弟子負肆其考擊絃歌之節惟奔走率職子陽事也而敢以累公曰諾不遑時舟來得琴一絃三絃五絃七絃九絃各一瑟一篴凡笛簧各一巢笙和笙各二塤一搏柷敔各一而若鐘磬之編簨簴崇牙流蘇雜飾與柷敔之推鼓之方及秋藝成會上丁釋奠出而薦之音節先諸儀文畢舉官師在位諸生綴行算不逮耳動心知召和之有道而致饗之有容而公之於學蓋若衣食之維絲與粟無或忘也間即長貳案謀所以補敝扶傾之略謂禮殿講堂役大費巨不葺則蔽易撓為堅責誠在予自長貳而下咸應曰惟公所命乃以成畫授之教官凡梁棟桷榱之朽蠹敷之弗任者尒求良木而更置之貎鎮塗壁之毀頓弗葸者爾合衆技而繕新之次而齋廡門閣垣墉庖廩咸使完整足支永久蓋學之租入無羸校官既殫力表率而有籍于儒者亦輸財就功不勸而趨皆以承公之意故也公每旦望入學延

見章逢語及仁義則諄諄析理納之于善言近指遠
可服而行詩曰豈弟君子民之父母傳亦曰見其禮
而知其政聞其樂而知其德然則君子成是豈弟之
德以有禮樂為之具焉夫民重土著則三德可興不
事恬淫則教易入而化易孚今公治睦甫及再朞知
以柔惠撫循斯民而又以禮樂鎔冶多士所操之術
與前是數公無弗同者特其所值之時有不同耳嗟
乎易致者術而難致者時詩書禮樂殷之而善如此
刑名慘礉歐之而不善如彼守其道以守其官公之
宜人之政尤審且子陽子友也因其請記輒論次如
右最其成功製樂為要題曰建德路學新製樂器記

浦江縣修學記

竊春秋之義繫諸侯之風統凡刑善尚來者之有取
於斯至元元年其歲乙亥冬十又二月既望謹製
校庠序之教所以開人心興民行其效必要於遷久
而後見故古之善為政者每以是為急先務焉簿書
期會刑名獄訟非不可以資富禁淫然而國之大賢
在禮與義使其養之不豫戒之不風則素絲安保其
不緇荃蕙有時而併化履霜堅氷波頹風靡習俗之
移人亦何所不至聖人有憂之於是聯比閭族黨之
衆而納之仁義治之中仁義與生俱生非性外物
也存養識察一致其力則盡己盡人莫非仁義之推
雖以吾舍哺鼓腹之民而躋之鵲巢鷰趾之化之上
者何所不可然則校庠序之教其作人之效固若此
奈之何徒視之以為飾治之具而已也惕其庶幾盖
校庠序通謂鄉學異名而同義若今大州小縣建學
立師泮而教之雖非比閭族黨之所升然入孝出弟
有作有息固皆三代直道之民特未有以先生良法
美意淑之使舊教之使成而善謂今之學非古之學
亦惑之甚也吾鄉邑浦江無名山大澤以潛發其奇
無珍貨絶產以阜通其利在州部中介然下邑耳宋
嘗以著令有廟有學矣自地入職方以來閱歷二紀
而餘不知其更閱幾令而其宮庭堂館又幾更營繕
而完葺之往往斷削朽鍰之不時繼之形已繩繩而緎見彼其視為飾治之具者亦茂
焉若是而已則所謂以教道結民心抑何望乎爾耶
禮義之不章風俗之日卑識者蓋深嗟而屢嘆之矣
重紀至元元年之冬前陽林侯以臨于益而咸厲厲飢侯為之惠鮮困窮催軋姦枉
以礼登吾黨之士申儆未幾令祐政舉民咸聾服乃
之曰學為教首所為率厲而風動之者則亦有其方
矣今制官期滿三歲即以代去教道之流行民風之
變易吾未敢為若等望之也吾縣户嬴巨萬故家裔
耒藉籍猶存其忍坐視吾聖師之宮傾陊弗支而緩
吾誦絃之舍胥為茂草之區以重吾令長之隱憂乎
里有耆壽之士張某乃與松江府儒學教授吳某合
辭以復于侯曰殷役最鉅凡飭材斲工以續于成願

慈吾力毋煩有司而若他有籍于學者亦相率勤功於是堂庭齋館門廡庖庾皆無一之不理棟桴巍然堦域截然脈棱並擢塗壁相鮮像貌應圖陛戟中度東西行者為之動目易觀蓋侯之究心斯學也精密整比軼于家政方牒訴叢省符檄瑣委謹繩墨而嚴勾稽且日不暇給而侯之是心經度計慮靡閒益勤雖一楹一楠一氓一覽必為之深顧遠省釋于安固而後已侯之知尊夫子而欲以顯報罔極之恩者豈徒事乎宮廟室宇之微將有大於是者而職則未可以有為也侯之才敏用裕果足以彰科目得人之盛而一洗世儒腐爛軟熟之蠹矣越明年功既告成教諭四明徐墳亦以月日將代謀于學之老張恕方樽顧乞辭琢石以永侯德謂予以諸生起家嘗進列於朝矣風人之賦述者之辭竊有意焉洋水頌僖瘖乎無聲微子之委而孰委哉于因有謁于侯曰人性本善道之善則善矣道之非有所界而增益之也夫域方百里有順而道之非有所付之而善非善教乎教者因其固有民矣制為官師治而教之之地而謂之縣有土且有民矣制為官師治而教之簡其民之秀美使合樂習吹舞勺誦詩以歲時修理於先聖先師然則耳之所聞目之所擊既皆先王道德之容而口之所講心之所惟又無非中庸性教之實是道也變而通之謂之政神而明之謂之教教在是則政亦在是顧吾所以存而主之者則在乎此而不在乎彼焉耳傳曰善人為邦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矣又曰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而孟子則曰善政不如善教之入人深也且勝殘去殺善人之政必百年而後可克己復禮聖人之教則可以一日而歸仁夫可欲之善與大而化之聖則有差等矣子所謂校庠序之教其效要于遲久而後見者著為善之應而以常道望乎人則易從何異之云乎林侯為邑於茲且三年矣其於敬教勸學之方蓋不徒取必于卓犖之端倪仁義之塗軌全體夫堯舜之所不能無孝弟之至情其兆見於今者已若此其效咸于遲久者宜何如哉軒先生之從曾孫也又軒之學吾鄉先正太史成公實先得之其延昭流澗于我後侯之嘉惠吾學篤不能忘遡其源委亦粤有自矣至元四年其歲戊寅冬十有一月日南至記

詩府君新廟記

許府君廟於其里照仁而食於其鄉以能福民而享其報也狄則府君之得廟祀於功烈被於天下則天下祀之被於一鄉則一鄉祀之被於天下者若禮法施於民勤事定國禦災捍患則封為上公祀為大神者皆是也祀於一鄉則若鄉先生之歿而祭之於其社與夫桐鄉之奉嘗沔陽之墓祠生有遺德歿有美報尚皆人心之不能自已者然耳禮非一定之謂去鬼為厲畢之為鬼尊之為廟廟

之為言貌也朝踐饋熟報氣報魄神之則其道隆禮之則其物備府君以得如存矧子孫世世里居則廟而祀之難而死英爽赫然愈遠府君里人晉許孝子敦之裔孫諱瓊宇世英具材勇有智略而尤精于騎射宋宣和間睦寇作擾擾邊年年春盜兵偪城郡守庸知府君之有勇智而可倚以為用檄之至郡與盜逆戰屢挫其鋒盜為引却郡上其勞補秉義郎尋攝郡事盜方日盛兵攻城勢甚危立如生猶能戴所乘馬歸家明年降于鄉曰為廟之自朝至日中殊死鬬殺相當府君遂以戰殞僵辣而城中兵寡力竭左右無援府君率精銳併力衝之自朝至日中殊死鬬殺相當府君遂以戰殞僵下分軀于星紀群岡陵之卅邑區于南下兮畫閒溪之青駁兮降兮若輻衝而輪倚驚有人兮庚至神變化之無方兮睨鶴城之良是泠風

紀我巖關之陽初府君在時里有淫祀為厲于人人患苦之府君命左右將撤毀若有物陰掣其肘者衆哗府君名乃訖火其棟梁而厲亦尋熄府君之以正除邪以剛濟難神而明之生死不貳固有皎然而不誣者矣自巖關有廟而水旱之祭雩兵疹之禱却災疾之祈禬民畢趨之二百有餘年於茲府君之有德於民與民之有報於府君誠之至而禮之盡也舊廟位置湫隘弗與事稱八世孫熹睿議改作未及為而卒於是其弟熊取為己任而拓基營財鳩工輸費一毫不以累諸人先中堂次外門次廡序合之為屋十六楹間而廟制具矣扵繚墉象貌儀等內外顯敞視舊加倍而熹子怡尤能承志以相其成起工於重

馭而雲輿兮忽而來役而逝孰祭享以安予兮敞壽官之崇祀簪牙磔其鶴翔兮撒毀若有物陰掣其肘者衆而容與兮擘桂枝以淹晷嘗槩寤招亘其虹委神瞻懷之煮萬兮一揆篇之翕張引列星之燦爛兮播舟木之斲芳此百物之精兮亦反陰而為陽猶其實之本虛兮固神道之維常愴予懷之耿耿兮萬圭臭而合蓍光有牲盈俎兮有酤盈觴亞巴以屢舞兮被雲衣其章章神晏娭則錫之羨兮歲豐樂于金穰泠消兵寢兮黃耆無央民獲承祀兮奉豕與羊禪寸誠而歸美

柳貫撰

序

共山書院藏書目錄序

汲郡張公自始仕好蓄書泊通顯笑益腆乘奉錢轉市四方積三十年得凡經史子集若干卷既以藏之其居共城蘇門百泉之上而類次其目錄如右迨祐三年公參議中書省之明年簡來京師寶客授其家閒乃得其所謂目錄者而觀之蓋其所儲自五三載籍外釐至百家之言咸在亦既嚮嚮其腴澤而攜其大者用之天下國家其緒餘則以數遺後人若公之心可謂無累於富者矣然經以載道史以載事上下數千年宇宙之

運古今之會相尋於無窮者曷嘗拘泥帝王之盛道在人心固莫非全書而秦之不燼秦自煨燼之漢之表章六藝亦表章之書無毫髮損益也當時庶幾執識綜以談經而經始離黨私門以議史而史始誣傳註紛述之家蓋讖起矇興十百古人不啻雖以向歆父子之錄略班固荀勗之甲乙元嘉之有部崇文之有目僅心於一時中秘之藏而已況夫世變不齊文字日滋吾而特數十之楮欲以殫窮其名類吁亦狹矣今公所聚之書浩穰若是則譜而稽之固其勢有不得不然者而豈膚之云哉其言道德性命至矣而制度儀章於今尚幸可考詳於禮樂矣玩載之詳而又原於人心為易入

則伯夷后夔之教是宮旁薄洋溢千萬世而一日也
然五禮六禮之殊倫五音七音之易位遂有取其遺
迹俯仰高下清濁之數一切廢更質亂之用綿蕝以
易三朝之儀因同室而秦都宮之制上齒之俗徙於
鄉飲之不脩成人之道息於冠禮之不講至論鍾律
則銖黍既差均節何有五量三統已因之無所適主
雖奉常所肄亦且弊樊於蘊蓄之部樂園之伎而鄭
衛不足遽笑嗚呼亦安知五帝三王不相沿襲之士改
其流遂至於此耶此有志之士改張禮樂之興而庶
幾乎人心可正世教可隆者矣舜禹湯文武周公之治
可得而致也今
上而鋪敘倫之

君下而明理宣化之日大運之議碩必有及於稽古
禮文之事者聖賢遠矣精神心術所寓條在書籍在
籩可縣舉而將之也非公之墅而孰有獻於公焉
何足以知之輒因序述而寫有獻於公焉

東亭圖序代趙承

東亭圖圖東亭之景也凡亭之景十數而不以名焉
亭最勝也蓋東南出古邢城三十里許有村曰實村
是為魏國張忠宣公家別墅而東亭以方名則今大
司農彥清父之為之也墅景於村亭景於墅墅有林
有畦有堂有廬有百泉之源有蓬鶴之山浮嵐動靄
朝餐夕狀頃刻萬變亭蓋一舉目盡浮之亭猶圖也
圖猶亭也始張氏之上世庶宋金隱約於是村者百
有餘年追忠宣公以宏材偉略事
世祖皇帝出入省寺為時名臣而今
學被遇
四朝秩躋第一班亞疑丞直詞讜論實簡
上知村之輩稚莫不誇艷公父子以為村榮而公亦
以謂此水此丘吾先人所嘗釣遊水原木本吾無須
史忘也故自忠宣公去治第于城而猶即村為墅其
後公以魏國太夫人服舍官歸墅居遂築亭端憂
讀禮外騶賜白雲行樞嘉樹屹峙亭之思參焉如新庶
今身在
朝廷乃心內不在林野聞嘗指圖而諗余曰吾有是
圖猶其有是亭也圖在手即亭在心雖然見圖而不
見亭則畫為幻也見亭而不見圖則亭孟實
畫為幻而幻亦為
實也余復之曰可圖者亭而不可圖者亭非亭也圖者
其幻而不圖者其實也方公年盛氣壯又得遭值
聖明藩次
鴻業鋪張
大猷是皆有責于公之身凡天地間肖翹之品動植
之類直公圖繪之一物則夫託一亭一墅於粉墨之
微以為實而尚欲余言系之抑又何也公之家其
先德之隆世澤之滋則固千載一時之勝而其實宜
非圖所能盡若余之耄言乃其所以為幻也畫者孰
誰爾丘楊光祖也序者為余余異興趙孟頫也

席御史文集序

監察御史元城席公卒三年始蒐贊為文以銘其墓又從其家得遺藁雜詩文若干篇公之友勿海閻君時亦為御史閔公無主後將刺傳之而贅為之序公之學蓋出於榮山胡氏涵濡義理之真而含咀道德之華初不為葩掞彩澤以飾體逞巧要自致於用而已居京師十餘年始得郎祕丘而曾尉乃無一事雖食粉廩數萬益甚然其氣夷慮潛終不肯希寵藉勢一剔賣人門户獨其融悅聲盍之餘時時發之聲歌無所病於心故無所失於言大抵醇如也又十餘年入御史署逕有言責于時嘯詠之情亦少減矣而忠誠惻悱凡所論建祐七年余與西蜀侯巖亮甫並客京師閻為余道治亭閻君顯卿我友也去蒙國體民命尤懇懇焉不幸多病卒不得伸其所言以歿而賴以有存者獨辭焉耳學而不能自致於用崖非命哉考其辭而知其心則公之學要為不悖於其師矣乃若嗣君薦甫友之諒生死不爽設淑然欲公之言傳世信後其誼可尚也已詩曰惠于朋友庶民小子嗣君其知改者乎延祐七年三月十二日國子助教東陽柳贇序

閻氏嘉禾堂詩序

宇宙間粹美純和之氣鍾休發祥固專萃於人矣然而地之所載神之所形或亦間見於物物豈能偏膺哉始氣之盛而不過有時渙然而相感熾然而相符者是則烏可誣也始余知讀訓與見周書所列歸禾嘉

粹美純和之華蓋以氣言也感而不過或于其人或于其物是皆感之而應莫之致而致之一禾之瑞亦曰自夫閭氏者始而豈一家一鄉所能獨當之哉余既喜其所聞而信其理有實然乃為之序

一月朔東陽柳贊序

送劉宣寧序

昔劉君將令鄱陽仙井虞先生序以贊其行蓋未成而遭太宜人憂於是服除吏部再調君宣寧宣寧為縣縣大同府實戰國趙地漢屬雲中郡高祖追韓王信至平城被圍白登後魏道武徙平城都即皆其處按圖在單于府東南而屬門馬邑東北唐稍於邊境置使節度經略其北去應門三百里者曰大同軍則名明其西雲內州非郡故地特不知宣寧何自始隸豈遠民有國升府為西京在其肘欤初其城臨西北邊民生長騎射閒而譬於戰鬪挾弧鬱孤乃敢雜耕牧塞下人謂其風氣勁武俗習堅強然以文法吏治則若束濕何也及

國家肇迹龍荒奄纔方夏時則大同視古雖雜益遠藩王籍兵宇圉而雁塲不驚鼓柝無警垂及百年革慴而恬易悍而桑注注報譬之人故一有賢令長沐之以小惠則愛戴藏悅不啻乳兒之於慈母宅生司牧而有社有人益無苦二

雖而於今為易易美鳴呼是豈可以一日之故哉乃所謂必世而仁者乎子

送王吏部蕃憲總南序

河北薛鐵而屬主秋大兩水然定瀛易固同其惠美

然大行以副從谷諸流乘高而下合滹沱

滋陽二水奔放橫溢蓋將澤鎮定而後枝干瀛易向之糸韹既化蠭坎則為是數州之民生意殆極斬斬廟堂閣而憂焉乃輟朝士注視其箇叢勸分凡以安活之者幾無遺策於是 臺臣又言曰燕南應訪使者治鎮而定瀛易皆其所部今民阽於饑去食新稍數月不有以寧衛而深養之譬諸人已瘥痺氣一散敗全無日矣其議遷官以閘而吾友王君景先實由吏部郎出蒞其使事嫻於口吉是嘗持御史節按河南命即行都人稚耋咸一日首擊巨蠹去之用是廉問一部肖司犯我然景先孺者平時不務為鴻尤之行向獨遇事英發以謂天子方張治具而邺民隱頓容一衆痛其間使善類枝實之學仍踵狙洫北抵猶一日也公且老下是則之易不知景先之心亦行其所無事而已況今煦寓杓既凜曜瘼於將疼若安紲焉急則中絕緩則養傷矣本之在是令先生伯季与先子俱下之道一誅強鈿梗之心也而有異乎夫是數州之民其母以困悴為傷而覆用自慰則知朝廷慎簡寵懷之意蓋在乎此然子特懼君之惠將不能久專茲部也故於其別先序以為信至治二年四月九日東陽柳貫序

理成隱居圖跋

吾鄉朱卅梅先生在咸淳間為名進士美中涉憂悳要自比管寧陶潛而有志不遂功復挾其耿耿者北

來京師又自視如機雲二氏入洛時通侯貴卿見輒慰藉先生皆不肯少降氣柳降久之得試江東一縣而歸雖身衰章服而心遊塵納則故畸人靜者也其居理成林庵鼓霾塵井參錯閭巷東平張公夢符為以意圖之湖山亭館花木禽魚之勝公而下咸以意詩之或曰先生非克隱者歟則使而笑曰吾未嘗隱而亦未嘗不隱然謂我克隱則誣其後去越之上虞令任歸理成蕭詠山水間十餘年以壽終國則是而人則非矣凡愾然曰吾鄉綜名儒故國子博士梵公歸恕抵其子方林實之學仍踵狙洫北抵猶一日也公且老下是則朱卅梅伯季磨其化之子時來知言已竊識于愷悌之意焉

上京紀行詩序

延祐七年賀以國子助教分教北都生始出居庸踰長城臨灤水之陽而次止焉白晝討其關途覽麾之雄宮殿物像之盛凡襍之於前者皆思以使人心洞神竦而吾情志之所觸感亦肆口成

詠節而錄之蜕三十二首嚢盧冢家之子於通師蕭
僧之區琢性溢目收攬一二而遺其千百蛙欲多取
悉勁力何可得哉貫越西之鄙人少畏累遷家雜學
疽荒落志念迂踈頗父師之箴言在耳常恐焉弗勝
乃述韋以孝句劇故問廟西廡之武以竊陪從臣之
末

龍光炳煥照耀後先山川閎奇振發左右則夫記載
而鋪張之有不得以其言語之蕪拙而俾廢也今朝
夕僕汝歷叢退誠田里以安遲暮而諸詩在篋懷久
七去吾友薛君宗海雅善正書探囊中得舊紙數枚
曰請宗海為作小楷掲為卷豈直歸諸田夫野老以
修韋遇之萬一而顧賜

鼎湖薛天錫里遊弓之痛有踪於心尚何時而可已
耶復三年至治三年十一月五日東陽柳貫自序

高氏四子字序

木之於植物類也而白芽蘗之微擢之以至於盈把
而合拱則兩露之所滋息起力之所培養以能化遂
其才而為繩墨之所不舍蓋顧於其初而知其末之
所至則夫牛羊斧斤或得以閑其生而戕其全者豈
木之罪哉徂徠之有柏木之固也公輸新商之有柏木之
所蘊而本嘗以膏子從子受經則其義有不得隱匿
者矣深體而密察之是在四子而已乎何言哉

閬元宮圖後序

右閬元宮圖一卷宮本宋理宗女周漢國長公主葬
在杭州清湖蟠西第成於景定辛酉公主薨明年

下嫁駙馬都尉楊鎮其後公主薨鎮從之遂至元
辛卯而藉於楊氏三十年矣道士買得之為宮用其
法塗堊繪治又三十年當至治辛酉燬于火天壇臘
一周而廢興廢襲不可後詰者如是圖所載凡皆
楊氏之舊而宮之制不与存焉志其變所以無忘其
始也初理宗無子度宗自福邸入正儲貳而謝皇后
女獨有公主兩宮最所隆愛有司希旨為治第帷帳
供擬下乘輿一等居半歲猶以逮被庭更卜和寧門
東穿堧垣為直道內官宮婢朝夕通饋問而是時第
在清湖者惟居楊氏母方已未庚申間賈似道振柄
還朝以功伐自詭上下蒙蔽諱言過事規裹樊秦蜀
之賞賜不能償土木文繡之輸將豪驅保遏半至兵

燹荐起而鼎之存亡邊弄可復計況夫第宅甲乙去
故即新僅若撫蒲之一擲者乎雖以竹宮桂館之名
易跡臺榭室廬之舊而枕藉回極猶卷舄顧之豈將与
是朝夫昏同盡而役已屢抑番休送王之在天者人
力果不足以勝之耶不然風簷既遠舞節時廢歲重
川后藏其禁訶掖除獨何為者耶是數之不能不察
而物固其中予亦不得而知之也作圖時宮門未啟
其堂禁嚴户森竦邃密矩引繩墨緻疎鉅鑿精慮算
若不能為之處縮而臺事沿沈輻飛過半道士顧揆
益之然大略可想見已眉叟真人今上皇宮方更為
汝啟以備祠秩功未竟會朝京師以圖示予予嘗竊
識其舊乃為序藏而凡有得於秦離秦秀之意聲若

蔡汝其後焉嘉定二年五月廿三日東陽柳貫序

齊太史春秋論紀序

論春秋者知聖人經世之法寓於一筆一削之間而
不知假魯史以著侯國之行事其盛衰離合之端其
成敗是非之迹有不可掩夫子魯人而魯實周之宗
國幽厲傷之舍魯奚適奉奉是心夫豈得已然而王
必曰天王亟必曰王正隱為託始於嗣以深示撥亂
反正之道蓋常若文武成康之臨乎前而典禮命討
有其宗非止於詳內略外而已也經之所書有常有
變常者固不可變而變者則所以為常首王人次封
爵此常也主會主兵謀從違則紀於變矣先後之
倫或殊歸名之實不異以宋齊晉衛而偶秦楚吳越

則祖鬻熊之宗太伯仲雍之派夏后氏之苗裔之
秩道何少恩我道在中國分義猶存故能遏亂賚於
其始及其既散則大權下偏外裔日侵擯盟征伐被
得專制進而序列抑以志變聖人一心曉如天日造
化權輿見於特書屢書將使萬世之遠臨之而耀謂
其班王室於侯邦舊衣冠於左衽不知言者也貫自
受讀竊疑列國之事豈皆史官承告所載要之據實
古文各有其本而貴賤榮辱夷考不誣春秋在天地
間相周猶魯視魯猶列國以為為魯而作則始隱終

會異以一統萬蓋始皆終吳亡二十國之史記而為之著也間嘗敘類成書曰諸國統記降周於魯尊為內屈也先齊於晉以霸易視也繫荊及吳懲僭以正也其道名分之意所以經緯乎書法義例之中者則亦先儒引而未發之奧矣去耳子何言焉貫既得而誦繹之復次其單陋質之先生以自屬謂子嘗知春秋幾何不為孔門遊夏之罪人哉泰定二年八月廿一日東陽柳貫序

嘉溪圖序

太原既稱山水之圖而嘉溪以地配名宜絕勝矣其地勝故其產不凡珠舟異植雜羽毛之物不能以獨當之而勁心瓌特之材注注出乎其間詩曰瞻彼旱

麓榛楛濟濟又曰瑟彼玉瓚黃流在中明沃玉無瘕品美器無窳味然則論其人而不本之其地可乎予友臨君其居嘉溪實宦遊于南每亟道溪居之勝所至即以嘉溪自名其堂示不忘其先也蓋君方從事於江西廉訪使者之府用清裁敏識致聞于時其暇

能有取於斯以為治教之成此其驗也今吾府建治千洪而凡江右十一州所部之政令皆得考察其盛否而以待剡牟之方膺使之擇而操斷秉鈞之英又極東南賢俊之選鐘呂調均冰玉燦瞱華露鉏暴成慆化行鴻軼游譽洽于中外僉乃以是時首名薦書而益遊羣俊復能追求典禮示之弥文以風厲當世自余觀之洪為期之顯大以詫其得人之勝者夫豈私一仲謙乎哉然則徵仲謙之潔廉不能以承賢使者之殊知徵益遊羣俊之算樂不能以流仲謙之華問而余茲序述特以當異時和鉛吮墨之深資駕騄騏於寂廖予於仲謙有後焉耳

題北江詩序

憲幕諸公送許仲謙北上詩南北江西三府考第既成遂將陟明天官之版于時江篆多才芳咸賈勇賦詩期君顯大以詫吾府得人之勝不鄙蕪陋投簡請序予曰李唐盛也宜阿館之好遇有行役必擇名園廣塘徙倚乘興徘徊聽鳥次舉洪鼓於騶維闕別之中而其情文所至將已不已常足以動民人之說思章太平之休觀延及于宗聲徵未殄篇什所在如攬畫圖故夫同人論世者往

爵於人之朝者其等分曰公卿也曰大夫士也公尊於卿卿尊於大夫大夫尊於士矣莫尊匪公莫卑匪士尊臨乎卑勢相維也卑統乎尊分相承也至於勢分不能以相形而才德之論立君子蓋有權焉權非其實之謂也逆若古之皐夔稷契伊傅周召則所謂有疑丞輔弼之德與才而又當夫疑丞輔弼之位與名者也天下信之後世稱之以有其實焉耳昌黎韓子唐之名史氏也論其兄會與其友盧東美張正則崔造喜談經濟而以王佐自許當時謂之四夔是四人者雖處而未仕天下固已許其與夔皐者伴緣韓子而論而高四夔之行君子蓋有權焉權非其實之謂也然則處而未仕既許之以王佐之才又因其才而遂予之以其名亦何所不可哉晉寧王君出宰烏傷之明年予過縣境以客禮見君君見其二子而問字焉予間與二子接愛其氣夷色莊學端識敏年不可及志不可及膏粱綺紈之習不設於心不游於慮雖出入廛閭志泊如也聞其名伯曰輔字公弼仲曰弼字公弼其所取義則一辭不費而意已獨至有足嘉矣然予則以為輔取特車之意而弼者承弓以致其用者也皆有資於人而人亦資之以為用故以是二言偶諸疑丞之間以為王佐之別稱人之與物有異用哉夫以二子之醇質美行進而之用無不可者冠而笄宜獨以二言製為之字又首以公輔公弼之

何如哉閩治鄧鄧東南大藩府也他有司舉吏最朝出坐庭治文書決訴訟課賦租餽廷常玩玩盈須史閑而中照鹿官獨以勤校諸三四郎匣印奉筆上馬往歸下景坐廳君無少累於其心者然則脫鹿官受梏優於他有司舉吏而書務之閒適如是殆古所謂東隱者耶至元五年春玩君受盍壯官且暮矣而子來東始与君會膳次出手書氣象一巨編請予評予得而讀之則君之所賦与凡為朋勝友之屬而和之者咸在焉和而聲應言短而意舒量是大雅之風而治世之音也鄭古縣勝地岸東大瀛海其巔巖谷島嶼蓄洩雲霞變現光采注注不一仙者之所蒞鬱而人處得之蓬萊文誰

吉筆有奇氣而要益方揚先大父先大夫憂葉之隆而睹其富若之弘親羊未老暮道日脩則夫廣前陝白筆之聲以益敦素業之義其進於前也夫氣儻我景尹先生鄭君子之高文允也君實從之游焉其即以問之當有莫逆於予言者矣

柳待制文集卷之十六

序

蔡氏五慶圖詩序

自養老引年之禮不見於庠序而家自為攻人自為俗雖以君子庶人之老貴富有於其身者曾不得隨年為品以享夫貳膳常珠之奉則徒行徒食猶為限於力制不獲已然也至於與之疑年而扉之涅塗抑豈先王亦慈惠訓孝弟意哉夫以五十始杖而不從力改八十與之杖而復其子九十就問焉而復其家所為引户校年隆禮備眷而優游於侯道之中者或不能得之於上而子孫私之隱其涼燠蚤莫之節適其肥甘輕煖之宜樂其志以不違其心則

亦一家之曾閔一鄉之四代而已學者謂其有仁藏之施焉錄而書之固亦細雖世變之一機也浙東廉訪使者治吾發自子歸里亟聞其掾蔡君美之賢間雖一二見然未悉其所以賢也今年夏忽以書致吳郡朱澤民所為五慶圖要予序蓋君美世家滁竹而僑居雲間大母徐九十猶在養父捨巖翁亦且踰予楚萊兒戲嫂親之歲矣於是君美復有三子二孫蘭菲芝驊服和顏順每時節上壽五世一堂陳饋羞薯休有令儀天之顧綏蔡氏厚矣而君美又能不薄其厚既託之繪事以寫夫不可名言之誠復求能言之士聲之詠歌流之管絃以章茲一門休顯之節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又曰樂只君子遐不黃耆

然則天之厚君美者宜獨其子一諸君子之所以為
之美厚者又宜獨于其一人一它哉頌令養老引年
之禮火於庠序者如彼而得行於私者如此則考老
仁義之端斷自君美發之木鐸振鈴昌彤筆書焉若畫
与詩与夫不腆之言則亦未為無徵乎尒

江浙行省左右司題名記

行省得畫地紊民其職制睟內中書而合左右曹為
一司官號宰屬署郎中員外郎四都事員三率用
首臺名臣凡外廷之謀議庶府之案承兵民之歸今
財賦之簡稽左右司實贊其決而宰相質其成焉重
其任故隆其選也昔以江浙名而治于杭者有地方
數千里故名城三十三在江以南吃為巨鎮而土貢
方輸之歲上京師者尤為天下最矣自建官以來
由是而調元樓路執法南端者代不乏人蓋其學相
事業彰竹既試 朝廷信之天下賢之後世稱之其
所自我如是官豈能以重夫人 能重之耳王頌三
年蒼龍壬申之歲煞蓋費君 東垣韋君臨沂王
君實居是官而樸懇孜孜惟恐必於良楛始吳將歸朱時妻張
協和金玉春慶職備事舉方而晏安曰得考求故實
猶縫闕典既列令任人名氏鐫諸樂石而前是之嘗
官於是者亦併表而繫之且使其左方以俟來者之
繼書焉嗟乎江浙之有行省之有左右司固有
國之常經而斯民所情以為安者也令為官此人而
其人之所以不朽而常存與天隨世湮滅而無聞者

則有在矣傳曰三人行必有我師焉詩曰敬鑒不遠
在夏后之世然則宜獨觀之更代注過來續新新無窮
前脩之軌蹈即方來之監視指目具嚴歲訓斯存有
官君子尚敬之哉

朱節婦吳氏序

婦人有一節之禮有三從之義守以勿失惟其心焉
然而篤有一不幸嗣潤未立奄喪所天迺能矢夫人
室之誓死遂承宗之託君子之論亦烏得不表而著
之以興信厚之風以振衰末之俗夫豈為一正婦私
哉武康故亭侯基下邑其地在高平方與之北迫聖
人之居而漸涵聖人之澤其來尚矣民有吳氏女生
十七年嫁為同縣朱茶婦入門而嗚姑善其祖順婦

黨化其豬雞館莫與違禮內外無違言閱六年其似
疾舅一女生再葬父母嗚姑憐之為謀改適吳沮溺
盍順刀刺腐肉報煖者鼎中以死自誓曰夫既以
身事人而有二心即亡何以見吾夫父母舅姑亮其
確誠不能奪及終喪益嚴奉養而自力於機杼教其
女使服女事擇所從必於良楛始吳將歸朱時妻張
舉子數月已而張亦吳卿為保撫恩意曠郁人不知
其非已出也北攄室有女三歲年二十五竟卒吳
既請於楛聚為立後而尤愛翁其女方嗚亡姑老寡
則以身溫其衾席食飲必具旨甘姑嘗瘡瘍殺手皆
節問痛甚吳已暮為吮瘡瘍畢愈人以為孝感
蓋得壽八十三以沒朱氏素艱險而吳惇然一婦人

繫其有庶子又早夭徽哭無所哀乎義之大則無所承嗟乎義之大則學爲大夫士猶鮮克知而況能踐之則名吳婦之貞堅節特操潔智慧德天性實然而其土風道厚固不爲無助尚可湮沒而無傳哉江湖行省左右司郎中賢君惟貞朱氏穹也聞孟子道其外姑卓行如是故竊爲之序以俟夫觀民風者采焉

宰相徽揆詩序

徽錄師與京兆杜原父爲方外友前是二十年于茲矣原父識錄師見其躍形華髮葛巾藜杖相羊湖山雲月間無求於人而意每自得以爲依隱玩世若吳宗元元丹丘之倫其制行未必過是也原父比辭徵

和璐武夷山中間以書來招錄師攝水偏屬祝融之至未旬浹一昔化去錄師之以死託原父而原父之能承其託亮哉是豈心芙夫今原父卜山中左渠原之窪奉錄師窆劍以藏而庸林遊居之莫苟知錄師者咸相率寄詩以相辦者之誕蓋得如千什焉錄師揚歷而遊方之外其居庸林景久交天下七最廣肆今御燄風以上沿稷名山而一息其神飄飄如鸞皇之薄乎重玄豈復有戀嗚躊躇之意而諸君子者因其不能自已之情形諸聲咳氣歎之間盡是悉不爲萬里離露悉惻之新辭凡在篇者皆可傳也哀死有詩詩則本于是三良黃鳥始然則常而傳之亦可也滕騫薦序

序義子之序錄師益在諸君子後我子則東陽柳某道傳也

金石例序

六經唯春秋有例謂其以一字制褒貶可舉此而通彼也史氏用其法載言紀事故亦有凡有例然泰公倣之以爲史記徵例云爲聖王經世之大權太史公倣之以爲史記徵例云乎我自先秦兩漢而下論誤功業爲銘爲誄著之金石其爲辭錯雜參舉乎史氏使無例以爲之統紀則涉且靡矣金石例之作其貽得諸此乎昔于入教國子蕃文閻公以集賢侍讀學士領大司成每休暇造公見其蘭冊彩披筆墨交錯稍即問公此何爲邪公曰吾儕金石例彙聚既繁奈二富固若

俞器之詩集序

俞君器之既冠流離無薊門閱其生之不淑而悼其志之莫伸間則作而言曰困而不學民斯下矣子世之困者由困致亨有學而已曰自夙夜籩辟於學久之登名天官有仕資矣凡其窮居獨處單行遠適所感有壓合壹發於詩而和平淡泊之音見於言間子是以知器之有致亨之具而詩其寓耳迹祐初子客京師器之亦自餘暨代還益流落不偶而氣是以昌其詩者固未嘗餒每一過從則哼酒引滿取自作詩歌吟賈勇為樂泊子入教國子而器之懷廬江今尹章南出矣又數年子還奉常則聞器之既受代即死廬江器之無子其婦羅氏數千里奉柩還貫地卜葬且為之立後凡所以經紀家事者尤盡心焉今又將刺其所著詩而請予序其篇端羅氏之不忍遂死其夫如是哉羅氏故翰林直學士羅公漢臣女始羅公得器之於僚舉中而妻以是女於時器之母子未相聞也于後器之得官歸母尚無恙羅氏之致養於其姑者甚謹蓋器之之連兵禍以有母故器之以身徇荐記全其母与羅氏之欲表其夫以資不朽是皆天典民彝之所以不泯而常存者也況其詩之有關於世教者讀通鑑諸作真得史外傳心之要雖欲不傳得乎器之凡行有翰林應奉君潛所次俞孝子傳在此可略也

送段吉甫赴吳州判序

今年春予以流落不偶薄遊中吳則聞吉甫縣常熟州判官受代將北上錄其近作數十篇寄予益怙夷容曳悅可心目予是以知吉甫之優於政而遂於詩雖不近名固隨之昔白樂天劉夢得皆以進士久次與州于吳採摘物景描摹山水謳吟略徧非惟二公去不忘吳而吳人之思公者亦曰山川猶宛然閱乎無聞以二公之去此久也常熟名州於吳為屬郡吉甫少嘗侍宦遊焉盡戮清香之適豈能貸夫角弓慕棫之思吉甫去是而刑儀天朝凌青遡黙直不旬月間耳觀時所向幾舒風學使決科取士之効顯白於天下予雖退老山林尚能歌棫樸之雅以興君子之風將其行也先之以言

提舉司廳壁題名序

予至官之明年稍葺署居完故蓋新既又稽歲積得前任人名氏并其治官遷秩之歲月與起蓋公許公亟貳貤從廿五人將刊列于石而虛其左方以俟書者之繼書焉即庖以序序曰提舉學事古無是官宋中世建學立師始用是入銜尋復省滅而以轉運使副泝其程試進黜之要有勸誘無儆令統屬既尊時議稱為學臺

國朝稽古右文制史官名提舉儒學乃得專署初猶分領諸道後唯行中書治所合置一司錄視秩第五而臨擾乎枝庠序之上曹務甚簡師資攸繫非館閣掌故之目聲實兼茂者固莫宜居之余以聆出後至

念聽前脩未嘗不郝然而慙羞鄭公許公於余為執友貢公劉公比接班行而吳公方令儒林之望也執軌轍之似昧衡轅之非徒欲希風驟景以竊貶其光塵殆不書効下里之顰纂樂角之巾述之愈近而求之愈遠夫嗚呼余所偶得若名也其不可必得者實也執開其先執引其後因余之孱而併派詳彥之實之美豈理也哉夫承徽乎照乘之珠而迫昭乎炳燭之鄰此余之所特以全而且以祈之方素何讓焉泰定四年冬十又二月廿五日東陽柳貫序

斡勤氏三子命字序

西浴斡勒班敬故嘗与予遊地日見其三子而問字焉子曰父之愛子無所不至善其名所以善其身子謂責善則離是主恩与義而言之也夫以離為不祥而以善為不足責不幾乎傷恩而賊義豈誠也哉子者我今子愛之而欲其之善得為父之道矣予請釋其所以名之意而字其冢子泝曰宗理其季子淳曰宗厚而為之辭曰直言德理言用厚言本也蓋字書謂泝水名詩人假為恍惚之惚故釋詩者即訓泝為信其曰泝直曰泝義者必其中之直而後外之美形焉以直內之敬而无妄之誠所由立也至若從水從容而為容淳按韋而為淳質也曰誠曰質其之於義各有攸主矣且天下之至動者莫如水誠而不盈安而弗撓則動靜相形隱顯淪漣而文理生焉夫理以用言但美而以厚言本何哉蓋亦反其始耳故達必洞洞盈不溢跡如薄在盎洗濯曦郁芬馨勃興弗厚也雖然學為人子學為人弟求諸吾身而已惟心無私曲則自知之明自信之篤而善為誠善德為實德矣然則直非學者之始事乎更至蒸慎於誠大流行之餘而晦藏於文理昭晰之後期貞篤其弗虧僾惙其弗厚而益固則理之与厚又豈非學者知終之事乎嗚呼養之不直文何所施蕃繡之華由質迺見兄兄弟弟一本相成三子之年予不可及矣因子言而有發焉是則尚敬不鄙問字之意去耳子欲隱安得而隱哉

送王雲卿教授赴官嚴陵序

送白彥昭序

柳子謝歸浦易之明年邑之屬鄉興賢巡檢白君之
聘三年宣成美材以月日代里文吳立夫為東北路
餞而虛其首簡授柳子序余孟未嘗接君而烏乎言
立夫曰吾客授馬達山中迄彥昭之署居見彥昭旬
恂恂謹方業於讀書講閑理道如無所事事者一歲
迄其實則田疇益闢百餘里間雞犬相聞歲亡兵革

悖一拆之驚一尾之警實無聞焉嵬嵬巍巍君之
惠若知君治任有日愕眙吁駭謀為留行計不可則
相顧失色不啻寒之梯裘濟之亡楫以詩書禮樂施教
如是固吾詩之不足而所為請序之意焉耳抑子曰
朝廷樹官職張治具不愛太牢之入捐而予之以養
其良心善性其制織悉備美故雖鄉亭游徼逐捕之
吏未登命秩亦使之受祿於水衡賦租於畜夫之任
任之保民之意既誠既切肯少卑其官哉然則予也
與民而淳固易直之風不能勝夫牧擁蔽處之習紡
織橫而鼷鼠鄰四畢撲穿孫山巨澤曾不足以萃其
怙侈滅義之心而況挾智自多者以為是烏足聘吾
私而罷劣弗堪任又不過苟歲歲月俟終更掉臂去

嗚呼臧紫之不償功序之不立果誰咎哉興賢為鄉
在浙水東一席地易治耳而賦曹樣歲滿第得九品
官彥昭藉世祿之資初筮得之未足多也然余特嘉
其不憚於讀書講閑理道而能坐致宜民之効有合
於夫子告康子之言曰書為序以賡承立夫之請以
光大彥昭之志而余也獲附於知言之義抑其幸歟

送趙永嘉序

昔予來粟事時讀皇甫湜廬陵縣廳壁記而疑其言
之過許也以為縣地方百里令秩三百石凡而政治
教令承之於上者吾得推而下之於民亦何至如東
漸如墜鑿而惟擿觸撓讓之避我中歲出從霍蘇澤
涉世故則自慨赤緊望縣而下見其處勢蹴踏遑遑

而惟湜之時何以遽若是耶談者每謂古今異宜而
獨為縣之難在昔已然又何惑乎今今敬舟之改今
永嘉予知其無擾歟雖然永嘉在浙水
東為大縣矣而寡言其大則非謂版籍之蕃庶有土
著而無亢食也非謂邑屋之宮麗珍貨羊而市賈充也蓋曰大
也又非謂邑屋之宮麗珍貨羊而市賈充也蓋曰大
邦雖藩元侯作鎮諸使之輻傳所臨賓客之道塗所
出飾次舍而具委積商牢飧而供勞遣惟縣之求惟
令之責故寧保鄣之不先而無寧趨辦之或後然則
長民之臧累若是而已乎縣之所以為大亦正是而
已乎以敬舟之才敏用於裕一出手致是無難也抑湜
所為歎息言之者何耳裕裕乎其官而民監信荐
之猶脊弄徹而有法以斜飛之豪民舞智而有制以
禁格之以理道為權衡以法制為術勤亦固反諸吾
訴勢挈而有理以照燭之賦役趣數而有道以均調
身而信貸諸吾心而無歉焉耳敬舟猶擊好閑晏居
數年涵養益熟體驗益精發其素蘊而治蓋海隅方
百里之地若挾利劍而割犀兕駕輕車而騁康莊也
知乎之遲鈍怯懦尚敢鼓譟一言以助發其聲銳哉
玉順元年冬十又一月丙午鳥蜀山耕樵人狗貢序

浦江縣官題名序

浦江自唐天寶間始縣而縣在浦陽江源之溪上故
因以名焉入
國朝稽合户版宜為中縣署達魯花赤縣尹皆正七

品主簿品亦從八其職視有正貳而
則何歸於理而已粤初定職制迨今踰六十年官政
之有去來深政之有廢舉其簡於心與載之與論
者其書其不可捨也然姑以滿三載為代而通計
之亦一官閱二十人而贏其間以最即遷以故遞注
又所未論予惟縣人壯而游仕於其累任知未悉也
而得諸耋老之議則為之長者若忽都魯沙公之抹
荒拜盥葉時明允兒思不花公之儒雅温顧卓有
猷為其今者若趙公泰之久於其官而民監信荐
公友直之履格有守終始不變難遠或數十年近或
七八年而暉章章可考不誣則夫天理之著于民
心事又豁突真如衡之在腰鑑之在曜尚孰得而蔣
移之哉他官署皆有題名而茲縣獨闕至正改元之
春達魯花赤波羅君白陝西行中書採選署始來方
以勤敏幹慶職業為事乃命吏稽積得前任人名氏
合若干人將鏡之榮石顯示方來請予文以冠其端
予曰題名為紀年著代而作無褒貶也然政有憂樂
行有善否由茲而視尚稟然勤德之義与史法之垂
傳後之君子因其有紀而益思所以盡其職分之所
當為則民之信之天實臨之為善之効庸有既乎是
惟波羅君奉奉彰注勤来之意而子不腆之言亦不
為徒敝而已也夏四月壬午序

海隄録後序

昔陽夏謝景初吳興施宿嘗先後令鄞姚嘗深淹

隄之役夫謝之築自雲柯至上林為隄二萬八千尺
旋之築自上林以及蘭風為堤四萬二千餘尺而王
文公記謝事書而不詳樓宣獻記施事謂隄之為字
近世尤甚大率歲調夫六千役二十日計工十二萬
費緡錢萬有五千勞費如是民力有不能堪乃列于
府于監司而縣出緡錢四千三百有奇邑士大夫鄉
人助亦三百萬提舉常平至助穀三百斛築隄四
萬二千餘尺之中石砌隄四處憧五千七百尺而已則
餘隄皆不過用土其庸費錢穀之多已如此而秋潮
之漲悍不常田功之像倫礫尤切於是議建莊置田裒
其歲入以供脩築之費庶幾民有息肩之望其為慮
遠矣嗟乎今去旋公又將二百年田既籍之於官而

湖汐之侵嚙日益為害救災捍患固當隨時制宜然
已昔已效之策在然人亦不可棄而不省此海隄錄
所以著文公之記而歐公所以旌公前後區畫二隄欲使
人之知夫海隄之役不可以不加之意而攖其輕重
以為損益頡在乎人之施張闔闢何如耳至元四年
戊寅之夏州判官葉君恒方再興隄役而施君之石
隄淪沒已久方定議壘石代土以為經遠之謀度其
長至二萬四千尺有奇工有緒矣明年己卯君始購
得舊錄於里民王氏喟然歎曰此吾事之鑑也泯泯
無聞侍乎將重刻之梓傳示無窮乎嘉君究心隄事
藏忘不遺如此而其不沒人之善又如此因其有作
改表而出之宜獻記文藉錄不載而鄰黍有之亦併

繫焉

引

龍氏敘族小錄引

泰定三年秋有

部陽高年弟八十人一四六九十人二四於是萬載之
七龍君天衢奮然念吾民著若知之事吾龍氏
聖人發政施仁所以興起斯文者至矣東山龍林
始石井晴居隊革後徙萬載令樓虹潤之東山龍林
散千指然聚益多而情益疎族眾費錢穀之多已如此而秋潮
年屬登八泰吾欲即是大會群從之長少陵勝致慶
使知聚猶有在於斯而因以示夫尊尊幼幼之等焉
尚庶幾有以紹承德意則以何如衆曰唯哉乃

以二月廿八日革凡宗盟于君所居之中和堂冠裳
儼雅莅凡靜嘉肅交尊臨于姓承事外叙真榮禮備
綽成卒徹有容載於載後野夫林叟瞻視駭歎以為
治於休明時蹤摩又其彝斂見於是莫不崇龍氏之
宗服君之賢而君漠圖其裔列升降之叙又裒其儀
章歌詠之辭永予言冠篇子不得而讓也蓋族籍則
散散則不篇是以先王制之宗法以謹牌合為之繫
食以厚交接道此於節度數嚴於文夫然故一合
漾振語而孝弟之心生信讓之於州閭黨逸之間洲
家支庶調亂之華而又將淪之於州閭黨逸之間洲
古人所為觀於其鄉而知王道之易易者也然則
聖神在上感化一機吾於龍君重有取焉其年四月

說

社鼠成更字說

予友杜君年過四十而猶自媚于學教焉如恐後於人者以予僑而歸休且有一日之長暇以竭磨淬從諸其所疑益于茲二年而弗有懈焉閒忽拱而言曰昔吾父以斌名我而朋友以國寶字我予嘉其義之弗協也而欲更之子其有以易我予曰字備貌亦作斌份而監藏第云亦作份則從文從武而為斌韻固已非之而不收矣傳曰文質彬彬然後君子謂文質適中而後得為君子之稱七事豈非鑒救胡之失而欲人之所以為君子常以是而論之而驗之夫蓋學可勉而至德必養而成養之熟不輟固學之至未至孟子所謂知言者至之事而養氣者得之功然則配義與道之氣以直養而無害則知為致知言德為成德而踐於君子之域也果矣古之君子愛其人則憂其無成憂之也深故望其成也切望之忠也憂之亦忠也子之盍君亦忠吾之忠而已故敢正其名曰彬而奉其字曰思成且字其說以復於君者如此烏溪山耕樵人柳貫述

題跋

跋鄭宣撫手簡

此資政宣撫鄭公七帖子四十年前嘗見之鄂家陵書而尤以易壞為可憂矣初紹興八年胡忠簡公以樞密院編修官流謫泰檜王倫死而公為臺諫与同朝安府遣奉檄送貶州將實之死所公為臺諫与同列勾龍如淵李誼共救解之而秘書省正字范如圭勃令所刪定官方崧卿亦為言之吏部侍郎為檜陳善發得監貶州置獄十年公以禮部之策七事豈非鑒救胡之失而欲稱陛其意者乎又

豈非外示恢順而內實蓋夫忠規之益者乎第一帖所云切冒今來某遣回謂是已曾侍郎開字天遊由禮部守碧先是開与檜論和議忤旨遂有是命開懼復抽嫁基力政提舉江州太平觀蓋未嘗至婺也李泰發即莊簡公光也以紹興八年二月罷以殿中侍御史何鑄劾其任情故也二公皆檜所深疾則事二帖固公在臺端時所遺與趙公以船與十一年出宣撫川陝明年五月就命為川陝宣撫副使至則於階成州營田抵秦州界凡三千餘頃歲收粟十八萬斛十五年奏減成都府路科糴米三分之一及本司撥賞錢二十五萬川米脚錢三十二萬緡賞錢二十七年奏減兩

三萬四千緡於月又奏減科數蠲額錢歲二百八十
五萬緡則第四帖所謂幸而一出遂蒙寄委及緡錢
已与蜀人減科需二百萬緡待罪所減科數蠲額夫
豈過哉公自紹興十一年入蜀至十七年六月罷證
以第五帖跨涉六載之說則未罷統一年也義榮待
制兄謂默成先生潘公紹興八年潘公以中書舍人
攝起居郎庭叱向子諲与俱罷歸閭里中遂不復起
季誠必潘氏兄弟後一帖當与潘公所云伯聞道貌
清臞心以通疾於公福慶淵公墳寺名也与公居相
近潘公為墓每必過公以是知之蓋公當秦檜主和
柄國之日雖未嘗過為崖異以取憎疾亦未嘗俞訐
異未精審耳是吾之所不是尚望纘子而執筆者焉

題楊仲弘序祖浩然求母事

蘇文忠公同時有朱壽昌者為郎已乃棄其官行求
母四方復竟得之同州文忠實為賦詩且識其刺血
寫經禮佛懺悔數事至今壽昌賴之以傳然談者或
議諸搢紳而不知母子天性固求無不獲也吾友仲
弘甫序祖生謂大倫壽昌亦知言矣乎予則以為生
母子相失共閒垂三十年當是時寇孽作連歲歉
饑姓其能免死刀鑽臲身
囚縲復為民妻已甚幸矣矧閩崖嶺半萬里黃口
稚兒亦何覩其有立而卒致我以歸也我然則生母
子所遇之時与生所以求之之意視壽昌益艱險矣
雖微寫經懺悔而積誠之至天弗違之況同性乎
報之來庸詎必是而已

記宿本春秋纂例滋

右陸文通先生春秋纂例十卷平陽府所刊本末有識云泰和三年五月十三日秉文置其裝標猶用宋紹聖間故門狀帝蓋金仕宦家物也近祐三年贊客京師而得之校其中闕七十一帝從別支假善本三家公穀主釋經左主載事由漢立學官師資殊手書完裝緝成裒先生之學其於春秋粹矣春秋言之短則其道繁然矣先生嘗承趙學著其所聞為書曰纂例徵旨辨疑此其一也贊將讀而繹之益求二書以參業焉天既開余以例安知二書不踵為余有

耶蓋私竊喜之按金章宗之十二年改元泰和其三年則癸亥歲也於時北學務趙閑閑公秉文即公名知為道氏所藏無疑後癸未求七年章宗復土中原癸於兵又二十五年而金亡是書免於灰殘蠹滅以萬數一存於辟藏凱覆之餘傳閱幾蛀幾室而至於余迄而計之亦一百一十六年物也況今無板本豈不尤可珍也哉得書後二年八月廿五日解梁柳贄記

圖

跋松雪翁重畫陵陽牟公所作朏韓返櫂二圖

宋自端平初士氣漸已萎茶薰鼠一二閹寺實為之兆或者徵其阮弊而深抵之不知霞車之道猶一蹄

也原始要終之論君子蓋非少貸焉故端明殿學士陵陽牟公時在西掖棘棘有言未幾以姑娶太守章夫國承聖風旨以媒孽公短者才如蜂蜚公審知之作高力士為太白脫靴黃太史羅鄂返櫂二圖且自為黃當是時公之氣固已高揖李黃而与之有視一二熏腐直蛇蜮耳就使沉香亭樂府承天院塔記足以為吾詬病雖朝夜郎夕赦道曾何傷哉至德紹聖而後為何如公之先見不可及矣悲夫淺端平十五年癸卯龍庚申冬十月四日東陽柳貫書松雪翁重

盡二圖後

題東萊先生手書送張孟遠序

呂成公白其孫世妹君發娶為余甲記童時從諸父

丈人行道公履和兼態与人居冲然也方唐与文陳同甫以文辭相高氣震厲無有敵閑之者久而二公未嘗不悔于其順而同下其又也張孟遠公同年進士籍太末過公序以酢莫有能閑之者久而二公未嘗不悔于其順而同下其又也張孟遠公同年進士籍太末過公序以酢其勢謂僕方自毒其厭纏得孟遠之超軼絕出則窒通而狹廣其無處乎余意孟遠亦明儁人哉即公而歸必有不与磨礱同病者矣孟遠亦以公手書此序識君華之藥也清苑楊君祥嘗主慶州遂昌簿得公手書此序余客燕見之詩曰維暴与樗必恭敬止況斯文之未泯而典刑之具在言之与可已也東陽柳贄書

跋高安蔡輔之家藏真五世祖仲容場革告宗制賜進士第命中書行詞其書勒鄉貢八十數基

則南省第一人也此高安蔡中允景祐五年賜告日
石揚休者會稽新昌人王御史中丞奉國史載其言
行詳焉諸孫鑒字子重朱文公嘗稱其學詩書之澤
蓋与蔡氏相為演深今去之三百年想其一時科目
之盛而人材之彬則此告之存真如寶龜之遺世其
聲休猶足動人可玩而不可褻也

題天野飛雲編

客有携雜詩賦一編示余其識天野飛雲而不喜撰
人名氏余讀未終嘆曰是狙潛而厭華幽光而嗇
詣其多得於騷家之性者欤何言之甚佰也夫積陰
之氣為雲凝薄氛翳太空忽不知其所如雲非
能以自神也凡其所以神者風無之耳彼見其態九

天為一野渺誰馮而誰翼海以為陸望而駭然
也耶柳以為超無為而鄰秦初也耶然則詩矜而騷
萌肇於屈宋而成於揚馬豈獨求之聲而合哉客為
我翅寥廓而重訊天野之飛雲還有以荅我則騷家
之苗裔庶其在是矣夫

跋吳越國命官墨制

右富籍中吳軍蘇州長洲縣令制署云天福三年
七月日而年月日与衙幅疊用吳越國印按天福晉
高祖所紀元以世考之錢文穆王元瓘未平之三年
也韶以攝丞知縣事猶進秩守縣令銜其一時一國
之制然武肅王始受梁封為吳越國王唐莊宗入洛
乃賜王册金印則此所用印是已夫受其封尊奉制

兩鎮用其印章自署官屬何名為僭我世祖傳統五年賜告日
石制書有寶印年號謂吳越亦嘗稱帝改元而五代
史獨不載之世家子竊意錢之建國受命于梁梁亡
無所拘屬則改元而繫之吳越者有不得已為唐斯
錫册遂一用其正朔至崎嶇其民使之完富安樂蓋三世四王數如一日是宜子
孫繩繩食其忠順之報於無已也秦漢而来每命一
官輒刻印使佩之其章嬰率有差等隋唐軍興始用
版授後易以告身又有墨制大抵超於便宜吳越以
墨制令官史既關書而蘇於三吳之壤為中前唐後
宋第曰始蘇名州豈當時流傳載姓而王之裔孫旨
化主簿君適得之識一家之鎮寶哉

題趙明仲所藏姚子敬書高彥敬尚書趨句
詩後

高公彥敬畫入能品故其詩神超韻勝如王摩詰在
輞川莊李伯時泊晚口舟中思与境會脫口成章与
有一種奇秀之氣人見其出藩入從而不知其游戲
人間直其寫耳姚子敬所書趨句十餘首昔所遺見
公詩之佳豈必是哉京斌有隱者何得之最与公交
鮮于伯機同學為詩年近八十而終嘗作詩題公墨
竹亦蕭疎可喜因明仲好尚不啻手錄遺之或可并
寘蓬衍中也

題此還諸詩卷後

贊念歸既切方次前許卷軸間留為山中故實屬筑
命考試進士上京抵冒寒泛千里驛行風凌雪厲志
念艱窮田想蘧遊蓋不啻鯤魚之思沫而蓼蟲之詠
甘也間詮之藝林情誤楊若迂鎮以為蘇李後上下
數千年詩人賦客未必能以此非深涉此土今吾徒
驅馳使事單擾寸管以分刊銖黍於經術詞藝之間
非
皇靈廣被文軌混同亦安莊自与於我故鞮鞻疲
曳之餘竊為詩一二以賦物寫景然抒吾懷之耿耿
而閔吾生之孑孑情在其中矣傳曰聲成文謂之音
考聲与文則吾不知之也泰定元年四月十一日贊

白題

碑文

跋虞司業撰嶺北行省左右司郎中蘇公墓

自予遊京窮促迮日知遇事者一二言和林城其地
沃衍河帶左右灌輸宜雜植黍麥故時屯田遺跡及
居人井臼注注而在蓋陰山大漠蓋南數千里控扼
形勢此為雄要大德中遣庭嘗一屬矣七爨
天子為輯右丞相順德忠獻王出鎮其省事至則思
兵勞農脩傳置頒貨財而先是王所遣留屯徐海
目張其亦以其田切来上未踰年士氣民情安全
初王薨而振亦遘死屯耕事即廢雖重日馳授
予讀公墓隧之碑而知其述作之意公歷憲官其設
施無一不可書者和林之事紀載獨詳此則史氏特

書之例也夫事以顯諸文文以實諸事虞君之為是辭固以公之制行於古無戾其業盛則其言豐其理直則其法備不有得於今必有得於後矣然子區區表而出之則以其不盡於用者為公悲而以其相於斯文今不敢必其寖安者為世戚因予言而興起於斯文今不敢不敢必其

魯國王文定公家傳後題

自紹興和議成而在廷在野諱於言兵養安忘恥至隆興內禪則已二十年而矣夫壽皇始志未嘗一日不在中原柰何淮江剝襄之師出輒敗衂尚敢望其關洛而窺恒衛也哉淳熙初年魯公時以翰林學士大對極陳自治之策其要在攜持法守觀釁俟隙今未可以輕淺動也於是首當帝意即日除簽書樞密院事尋由同知進使遂代趙魏公為右丞相又代梁鄭公為左丞相壽皇任相其專且久者獨公前後凡十二年其一謂摩詰其一謂浩然告然隱襄陽鹿門山終身不仕子美獨高是二人而惜其不得見之當是大曆初元索居夔州時則艱難深亮其心與上踪請釋房琯先後一機耳見世之以勢大抵多公義之也論者以為難幹弱支似矣而相宗遺大投艱之意為何如是不知古之君子其謀人之國者料事制變有本有末而先後利鈍初不暇計私者為不足道也舊傳摩詰作輞川圖好事者遂多諸鎮節度使印紙墨臨倣此幅有李少傅題尾又有諸公詩不若以詩求畫家有輞川集每每亦近古文傚在唐為最世相家異時李之楠萌於則亦書生無用之空談而已天下之事蓋必審之而後知體之而後實有所得於庭堅不祀之論律之則公之此心固與諸葛孔明王導祖逖者同諒矣不然

柳貫敬題

跋唐李德裕手題王維輞川圖

唐詩辭之盛至杜子美集合比興馳突騷雅前無與讓然方駕孟軻獨以子李太白而尤高孟浩然王摩詰之作後人謂清詩秀句為知言是不單論其辭矣摩詰本太原人其別墅在京兆藍田縣南輞川口即宋之問莊紆壑遶美既擅名關輔而又得道友裴迪相與吟嘯其中蓋去尚書右丞在乾元以後沖襟曠度放寄林水物豈散娶拂之哉子美有解悶絕句十二首其一謂摩詰其一謂浩然告然隱襄陽鹿門山終身不仕子美獨高是二人而惜其不得見之當是大曆初元索居夔州時則艱難深亮其心與上踪請釋房琯先後一機耳見世之以勢大抵多公義之也論者以為難幹弱支似矣而相宗遺大投艱之意為何如是不知古之君子其謀人之國者料事制變有本有末而先後利鈍初不暇計私者為不足道也舊傳摩詰作輞川圖好事者遂多諸鎮節度使印紙墨臨倣此幅有李少傅題尾又有諸公詩不若以詩求畫家有輞川集每每亦近古文傚在唐為最世相家異時李之楠萌於則亦書生無用之空談而已天下之事蓋必審之而後知體之而後實有所得於庭堅不祀之論律之則公之此心固與諸葛孔明王導祖逖者同諒矣不然

集為人誦之今京師塵土中忽見此圖為之慨想盤
已然予亦嘗編愛古人者哉

跋鮮于伯幾與仇彦中小帖

異時論至元間中州人物極盛由去金亡未遠而宋
之故老遺民注注多在方事書大同乃徙四出嗷遊
江淮無復限制風流文獻蓋交相景慕雖恐不得一
其將去官則大德三年也又二年而公亡矣公在時
其書人已貴重況今後之二十年餘明珠拱壁果何
以珠惜哉

題秋池權觀圖

四十年前予見杭越間吳侯邨第有此京耳今皆化
為茂草荒墟而畫圖形似寂然在目感衰之變何可
勝計予蓋不及見時況後於予者哉

書文集賢撰歐陽復初父墓誌後

論季宗人物世称丞相信公之節之義而信公之學
蓋出於歐陽氏歐陽氏有曰吳齋先生者當穆陵時
侍講禁中最為江文忠公所知慶陵入主今家有其
書廬陵之學大抵歐陽氏之學也國子進士字致遠
於元生為從子是嘗与信公友善集賢君所誌宜得
其實然不知致遠之名猶及附見信公家集否乎世
學之重復初其慎之哉

跋歐陽文忠公墨蹟

此六一公集古録中元結銘陽華巖銘跋尾也結誠
好奇笑所以汲汲於奇者豈亦有猶而然結何可及
哉公之此論不宜為然千百世而下為人為文皆當

取法於斯焉柳好奇而不失乎正繩之為結公固知之他人不知也

題楊文節公手書學箴後

廬陵文節公始登朝與新安文公並名學術詞章要有同者然公廬陵之光儒嘉慶新安之博碩精俱足以上當鼻陵特達之知矣此學箴九十六字是文節退墨新淦魯貫之摹以示予謂敬齋箴官此箴之目而此箴又敬齋箴之凡它惟得九方皐相馬法者可以審其同哉

跋江陵項平甫先生初仕為李文定公作盤居詩

項平甫先生初仕為李文定公作盤居詩括自其先人始家江陵而栝之賢墓至今存焉後以服未越冠伯男曾公愛其才薦之文公文公遂器許之由是登朱張氏之門其書具履犀集中平甫世居言官胡銓嘗出力攻文公羞与同鄉里祗称江陵學本經誼於根橘業必極盤奠計其輦行當在李文定公之前蓋文公守南康文定時從之遊二公同出異流宜其交相引重不置也文定廬山人作書院建昌取公擇尚書白石庵山房舊名寓之而盤居考文定實娶之所平甫賦詩六章題云為山居主人李敬子作所謂贛峰之陰雲居之陽其地去書院應不遠一時文獻之盛輝有乾淳遺韻下晁則芾然矣宜當學攝承山房祠事因覽平甫之詩而有得於文定之所以自樂者歸亦倘其齋盤居敬心最久建昌郡文獻之邦令其書列之學官則是龍澤山中一草一木皆能知公措辭之麗

粹乎尚德之意哉敬心早志於道令翰林學士臨川獨有會于心手抄以實歸秦言將寘之雲林山房以與初議棄地講和時也其假辭春秋著王伯內外之略君臣父子之倫以竊附於復讎之誼令其書列之學官則是龍澤山中一草一木皆能知公措辭之麗

而記義之正也而況故老舊傳漢南州高士徐穉子
亦嘗讀書其地先賢軌躅宛其未泯而可忽哉里佳
士熊君明淑興其景行之思割已田以廣祀事賢矣
曩貞內翰又能倡諸縉善之交身任買地建祠之責
豈不尤賢乎蘋蘩晚出澡芳勤學敦三誦緇衣之章
以庶幾乎聞風於千載之下而有以窺伊閩淵源之
所自在此而不在彼也

跋谷平李氏家譜

谷平李氏始唐應宋迨今天曆改元之明年籍譜以
見者十九世蓋西平第七子觀察江西卒葬宜春子
孫因留居而谷平之祖上距西平七世并譜見十九
世為二十五世矣西平葬背在臨宗貞元九年其歲
癸酉閱五百五十二年而得今已巳夫固遠哉以五
百五十二年之久而更二十五世之蕃其嗣流支庶
有源有委可考不誣則以譜存焉耳譜為明宗敘族
而作者也使道散俗媮之餘知禮之家又不為之立
譜豈系以聯屬之則仁義之根株既磔而孝弟之條
肆愈戕世變日下將不心如塗人而已此家之有譜
所以為防範人心之一物而世固鮮能灼然知之也
今谷平此譜之存由其積累之有自而維持之有人
李氏其知是意則雖更閱二十五世而至于千百何
謄乎子是以具論之

題江磯圖卷後

此江磯圖淮陰龔聖予先生所作余初見先生龔實
湖東年已七十餘騅駿秀眉膚肩逸氣如古圖畫中
仙人劍客時時為好事者咏詩作書畫韵度沖遠往
往出尋常筆墨哇町之外時余稚齒方出遊諸公間
雖不敢奉杯先生為之而心實仰慕其景行之忠

子澄則靜春先生劉氏其諡清之前帖言其始病而後帖遂悼其死又以見兩公為夫交之誼死生之亦豈令人所可企及哉謂時論之變何世無之在朝在野顧其自處何如耳故家文獻雖遠猶存因獲墨為之降歎輒書其後而歸之

跋朱張呂三先生手帖

當三先生之學行於東南之時小人或公肆詆欺而誠合志孚尤不為無人蓋未三百年陽消陰長之候肇於熙豐成於建紹而極於秦檜之間上溪李莊簡公則尤為咸陽所深嫉者也直徽猷閣浦公德鄰以默成先生猶子構莊簡家而與三先生問學切劇文公嘗誌其墓謂曾覩貢賤時嘗以詩文兄及貴絕不

與通使人來致慇懃亦輒不報其自信為何如此卷三帖曰提刑中大者德鄰也德鄰以提舉湖北常平茶鹽改湖南提點刑獄公事故帖中首及湖南諸郡寨關與修復石鼓諸事舍人公集序謂默成也今見公集中曰文潛文授者莊簡二子也宣公帖去都督府書寫機宜文字特毋夫人喪時所遣成公帖亦居曾夫人禫服時作也今觀三帖隱憂世故殆學業蕭然君子之言是豈與隨世移滅者耶哉帖今為歙姚徐氏家物徐氏而能聞風興起則亦豈不得為君子之徒也耶東陽柳貫跋

跋司馬溫公備通鑑草

跋鄭貢政雪竹賦

昔予暘鄭公子有保愛其先世故物如寶玉大弓四

一紙凡四百五十三字無一筆作草則其忠信誠懇根於其中者可知已永昌元年其歲壬午晉元帝即位之五年也自巴丹王敦將作亂至十二月葬容貌入零支而還每事第書裝端一二字或四五字其下則以云云攝之於今通鑑是年所書凡目時有異同此或初藁而後更刪定之耶通鑑公辟官置局前後漢則劉貢父自三國七朝而隋則劉道原唐記五代則范淳父至於削繁舉要必經公手乃定此永昌一年事公不以屬道原而手自起草何耶然則文忠宣之手澤所存猶足令想元祐一時際會之盛豈固以翰墨爭長為可傳哉

跋韓魏公手帖

此魏國忠獻公手帖末用安陽病叟印識所書名上筆意方嚴儼然弁冕辭之容其心術之所形固足以獨本朝而壯國勢矣公八世孫性字明善定為荅歐陽文忠公書蓋文忠以治平四年自改府出知亳明年移青又明年有太原之命堅辭不受遂改蔡以太子少師致其仕忠獻時亦自陝再易鎮鄉部文忠褒於熙寧五年忠獻襲於八年皆是熙寧之政清肅治平之舊而宣靖之禍已萌其必辭而亟請有以見矣人以德之真而前料其必辭而亟請其遂請有以見矣人以德之真而前

取失隋念先正賓政公所作雪竹賦真迹不可復得則永名手筆雪竹於卷復請里中前輩用行草結體雜書是賦其後予三十年前見之公家陵雲山房今病耗十志八九悅神簡之未也如白水之再見為之驚泫雜真把翫不能釋手蓋自公下世家之所藏皆雲散鳥滅而此卷乃獨賴其猶子子外得不為他姓之所靡奪意此山之靈在所護持使先正之高風勁節因是再泯猶足以為後人憑藉之地不然一燃墨之微亦安能傲兀世變而獨存哉此賤賈改公未遑時作觀其負荷蓄起之辭既有以信夫平生事業之著至於積羽將沉舟鑠可拔則脫節竟斥流離之狀又已先見於斯使當時媮合苟容之念一萌於心則

蒲繪雲月離鑽冰玉彩為之拭拭以益往慾誰其信之此士大夫所以磋身礪行常不敢弛也葉公昌父小草出入章草義獻之間潘公布聲行書全倣顏徐迹其詞翰風流猶足想見承平故家文物之盛謂予知有管仲晏子則予豈齒人而已

跋家中所藏文公帖

予家藏歙文公苍文劄明府一帖語真意切當為門人高第之宰于近邑者教也所士幸幼安過此極談佳政与諸朋友書不謀同辭若雖即其實而贊之固所以深致策勵之意也學欲其成已而成物使夫學道愛人之訓講之不素則雖有是心而倒行逆施民

有不被其惠者矣然則所貴乎游於大人君子之門而望其漸摩成就之益者蓋在此也幼安濟南幸稼軒於時必為本路監司而考之文公集中及門之士字文財者五人帖既不著氏名亦莫之莊定矣然以端財嫂後來已多樂来也文公下世家之所藏皆獨藩文財有兄弟曰端財其猶子子外得不為他姓之所靡奪意此山之靈在所護持使先正之高風勁節因是再泯猶足以為後人憑藉之地不然一燃墨之微亦安能傲兀世變而獨存哉此賤賈改公未遑時作觀其負荷蓄起之辭既有以信夫平生事業之著至於積羽將沉舟鑠可拔則脫節竟斥流離之狀又已先見於斯使當時媮合苟容之念一萌於心則

序并其二告為卷請為後題宋制甲科第一人注蓋
言節度判官第二至第五注制度推官掌書記五人
自為一等故告中云謹件夏明誠等五人慶元二年
右丞相則京文忠公鍔參知政事則謝惠心公深甫
何公澹此渡江後極盛之時于時吾鄉耆碩俊乂參
立朝野各以文辭義理相高以有儒先為之表儀也
今去之未二百年耆老凋喪典刑放失獨文章之
褒情猶及与聞前脩莊論之一二而於碩往哲何其
雖獻踵武之甚稀也每一思念為之凜然因逢憲請
題而併及之亦庶乎其有聞風而興起焉者王正元
年辛巳夏閏五月九日柳貫病間書

柳待制文集卷之十八

題跋

題文正公手書越布帖後

南文正公起家越布落職守饒洎之再貶時樓
公鑰為郡守實迎公於境上公喜為留旬日公
去後樓公追賦詩有曰鄱陽山中歲又雁水之舟
初非欲要其區區報德然公之高義公聞而遣
之若則大一時會面輸心之意如此後世
龍章義之誠兩公先憂後樂公不孤矣跋其
故在餘姚徐氏過與相從論及此事因
文獻足徵將不以是而已

題范賢良手帖

近日士論尚論世家范氏最高平成都八門望雄
於益州相望吾鄉蘭溪之范氏其一成都之
于前開敷陽文公其駐節之公溥夫其一蘭溪賢
德之淵奧示鄉學之範圍而的繫乘濂洛之統緒
可誣也此賢良公手帖其家藏寶藏
然則曲阜之雅文貞之篤豈獨亦哉

題王將事帖後

王將事則由舉升之真脩江南後國勢有難易茲
之取固非乘升之真脩世重輕淳熙中孝宗臨御滋久

古香流通處

陳立炎

雪蹴恥之志日益拳拳事王公實以中書舍人
賀余國正旦使奉幣北庭因藤命射意將以孛詔
公一發破的固有以張中國之威而褫胡衆之魄
于時衆正在朝四維未殄公一儒臣單車銜使乃
折衝禦侮於尊俎間尚得謂之無人乎我此公遠
嘉禾所荅親寵手帖既喜途中不甚極寒而又以
小中爲備偶然其言誠切有味使當引弓抽矢之際內
忠一有不正秖以貽辱命之羞示行己之恥簡牘詮
竹人將嗤視之亦何足以爲子孫奕世之重哉至順
壬未公之元孫君起淮南官吾邑以帖示予故予識其
後以歸

跋蔡忠惠公謫黜帖

蔡忠惠公之於書如孫吳兵法奇正相生不可端倪
固當爲宋書第一矣此謫黜帖用彩紙作草筆意奕
奕神蓋彩紙不留墨行草尤難也

跋李陽冰篆天清地寧四大字

賢尊師正順傳贊其先世蒙州使君所藏唐李監篆
天清地寧四大字偉奇動挺宏非少温不能作矣按
是四言出老子下經天地清寧者道之用也克其
開廣物以生而侯王以天下正道固無爲而無不爲
學其學道其道之四言若其權輿乎昔李監之爲是
書已莫知其所因而褒州之得是書亦豈能逆計爲
系之爲是學用是道書然則謂世間有形之物必有
其兆茲可徵矣今幕師將篆本赴諸鐫刻故予系

跋范文正公小帖

三哥諫推手簡

歐陽公撰公神道碑言五代之際世家蘇州而富
公誌公墓敘公之先始居河内後徙長安公與帖乃
云成閒祖先元是藍田人藍田在長安西則五代之
上講已久矣其謂天平世理欲訪祖宗文字及先代
官告并三訖自傳聞革令集中不載蓋公有此志云
未及為耶三哥者其尊屬也又謂鄉中多不識地里
使然以田機得數頃萬曰則婚嫁可以指望於以見
公篤祖敬宗出於真誠而發於其天性非苟而已宜
與於是然則出常盛際而光益一代宗臣子孫百世
其由来遠矣

許下帖

此許次許下苔聖帖宇太示及省病兒子李啓
候謝家兄弟俱遇省[illegible]
士公以慶曆八年由鄧州永守改明年三月十一日
次許得書忘前省放進士時也欽聖不著姓今公莫
可考而獲題纂欽聖於何兩攝代

翰長帖

此苔論長學士帖不為謝言近以北事謂見今聞
貧國之好不復言之甚憂其先憂後樂之意何
如哉嘉慶曆十歲公弁使吳升知好姑之中國故曰
恩矣垂五十年庶國熙公守也所云遵上之人旦趙
後事或稍寧息有補不惟公家子孫珍藏
亞門戶一覽宛然如出古宣宣坐否以比暨許凡世大
胙廣而凡士大夫皆

朱氏三帖

文正二帖忠宣一帖皆與長山朱氏文正前帖末
明道二年表延之領後帖知潤州明年實元元年
景祐四年十二月自蘇徙長安今月十七日至毋陽禮
月十三日赴潤前帖首云慶曆五年公自右諫
月日似矣而季与譜頗不合慶曆五年公自右諫
大夫參知政事除資政殿學士知邠州後帖云大
來此既不修學又無事与它句當兼異姓恩澤卒
所便次陳乞語出真誠不為驕飾知為公言無疑
公勞孤隨母遷淄州朱氏登祥符八年進士第時
以朱為姓後乃復范氏及貴乞用南郊恩贈朱氏
心常慚士而以蔭官其子第三人此所謂七哥宣
母承耶前帖称秀才後帖送稱官人則補官後
朱氏於公有長育恩宜於死喪患難極意料理
休戚必置懷抱至於居官臨滿宜須小心廉察
黜奸則睦節飢寒可憂更防兒姪不識好惡之
其忠厚惻怛之意溢於言間雖子孫世守之可
宣帖緘題云尚書右僕射范某外封且識以高
公印必脫歲存相府所遺公之父子以忠義冥
筆一畫皆謹厚有法度視夫蹤急如馳風興雨

尹師魯二帖

二年公上論遷都事与吕文靖異議黜知陝州

眾集賢校理余靖言加罪言者非太平之政坐
監均州酒稅而太子中允館閣校勘尹洙又言
義無師友乞從降黜亦坐貶崇信軍節度掌書
鄧州酒稅此二帖皆尹公在鄧時公所遺問若
給外月月有橫費家如之至於收檢邻酒賖
醞合花蛇散和方送上此見朋友有採邨通財
而惟君子樂道為能盡之也其後公鎮鄜尹公
監均州酒稅與疾來鄜以存沒託公則公之於
謂生死不易其諒者矣然楊洪二公跋語第二
自均來南陽時且以不須与衆云云為戒今帖
無此語然以動止休勝及報他貧且安也等語則
孔均時美恐此或非此帖也前帖衙縫有王厚之
伯陰文十六字印知為順伯所藏順伯臨川王和
之孫好古博雅為中興第一徽文公与之友善集
載其書問可考也田元均諱況蓋謚宣簡云

韓魏公与徐州孫龍圖書跋

南文正公皇祐三年以户部侍郎出知青州光烟
等州安撫使明年壬辰公年六十四徙知潁州夏
月二十日行次徐州而薨時孫威敏公守徐實為
殆喪具赴告于魏公魏公方弄判獺部遣文致奠
移書威敏請令幹吏同辦惜一老之不勌歟保障
無人情至辭哀有薦葉時二人之意并是公守廟
大臣謂公不當与趙元昊通書請斬公威敏知諫
上書為辨乃得降知耀州則威敏之於公可謂有

始有終之知而公豈私厚公哉此帖今藏范氏固當
附之祭文与之並傳可也

跋蔡忠惠公帖

清溪為泉州屬縣此帖必忠惠守泉時所作蓋忠惠
以皇祐間請郡便養遂得來泉一尉貪墨於政未為
大害的忠惠猶按發某私曾不少恕於此見雅別淵
愚古之君子未嘗不以之自任提刑司封奠考其人
所謂承制不別狀者按宋制景德中置諸路提點刑
獄公事以朝臣充副以武臣閤門祗候以上充天聖
閉延明道二年復置內殿承制武臣官在崇班之上
此或其副未可知也觀光以此相示深志所聞若夫
尚論忠惠書法而俾余子言哉

跋范文正公黃素小楷伯夷頌

文正公以寶元元年赴潤道謁狄梁公廟為之作記
立碑又十三年皇祐三年鎮青社用黃素小楷書伯
夷頌寄歸才翁蓋去公薨未歲耳於是公墨妙言事
忭旨出殿外服知其道之莫可行也所以仰歎古人
而於伯夷之清風梁公之大節窺深慕焉揩公之迹
可以諒公之心矣所謂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豈
非其徵乎

跋雒陽五老圖

雒陽五老圖今藏姑蘇朱氏朱氏收兵部郎中諱賀
之爵蓋郎中在五老中其次四作圖時年八十有一
其孫後以金兵迫逐渡江僑居姑蘇開畢氏收

是圖遂以地入畢氏而易得之圖爲朱氏物數世尚
寶藏無恙而其曾孫德潤復以藝文遊縉紳大夫間
世澤之滋於是乎在自兩河失守棄家南徙是不一
姓問其系緒且吃莫能道況望其實有先世遺像
而尚論其世如吾朱氏者哉

跋蔡久軒書謝丞相遺事

宋有天下晏安三百年固學術扶持之力而小人乘
間抵隙亦或藉爲惡直醜正之具元祐黨慶元偽
學所以誣蔽正士銷沮元氣者如出一轍然格人元
大不遏其披猖橫潰之鋒而徐爲覆護圖回之計未
嘗不深致意焉嗚呼亦天相之矣徐鼎一蚩妄人而
欲誣誣文公售其姦欺使惠正在當時不有以顯斥
其非而陰折其萌則貽禍斯文將豈在秦李下耶此
惠正遺事出久軒蔡氏久軒親西山先生孫所言宜
有考是可以正史氏之失矣予故得而具論之

跋胡古愚鑒坡小錄

麟臺備太史記言之職而北門掌書命唐宋之制然
也今併屬之翰林專且重矣記言一職耳而孫覿撰
麟臺故事上中下三卷載纂述論撰之制已不勝其
詳今古愚所次小錄殆孫志也然特備古愚之所經
見而前後沿革猶有待而後具循序而升近在旦夕
乎顧因古愚續錄而有請焉

跋張魏公書心經

紹興二十六年魏公既葬其母夫人遷次江陵上書

乞祐中
上方紹隆文治蒼俊在朊天下庶幾日望隆平陽
鄭公實朝夕左右孜孜潤飾以成其豐洽之功者也
于役公分蒲持節久次外服元老大臣懷想不置移
書問勞曰其閒積之存固可以想見衆賢和朝之盛
矣某等承乏班行嘗得驟聖諸公厭揚之末光今
幸世公竊竊翰墨於典刑淵謝之後貢元寤臣獨豫
齋王公迂齋趙公与公如大鼎之三趾為四方之具
賭大雅曰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請歌以壽公又曰
雖今之人不尚有舊請并歌以為世鑒焉

題章仲長所藏松雪翁書洛神賦

洛神賦大令嘗屢書之世傳十三行者以其所見入
石非可遂以為據也柳誠懸謂人間合有數本則固
不必是豈他本誠懸亦未之見耶此松雪老人所書
全篇雖白用其體然應規合矩可謂善學大令者以

令一觸目廣本一見便疑其非淑不知其中固有不可以偽為者矣微仲長蓋未足以語此

跋晉卿所得羊方仇三公詩卷

某年長於晉卿而出遊諸公耆老間乃在其後於時望人固知為神物而不可狎近之也然二公之於晉卿皆能破去崖岸折輩行而交之則二公之鑒賞益足以自靖有殿而私一晉卿者哉方韶父劉元益吾鄉前輩而某之友也韶父國子進士元益太學內舍生嘗与仇仁近在京庠同業最久且故兵後皆以詩鳴其貽書予晉卿而遣之於道非有所覬為利達計也今五公相繼下地而晉卿与子亦既老矣然自其著聞榮之意与朋友共之其屬望古書之繫于其後豈徒以詩鳴而已也自淳祐庚戌至今一觸目廣本一見便疑其非淑不知其中固有不可以偽為者矣微仲長蓋未足以語此

跋晉卿所得羊方仇三公詩卷

某年長於晉卿而出遊諸公耆老間乃在其後於時望人固知為神物而不可狎近之也然二公之於晉卿皆能破去崖岸折輩行而交之則二公之鑒賞益足以自靖有殿而私一晉卿者哉方韶父劉元益吾鄉前輩而某之友也韶父國子進士元益太學內舍生嘗与仇仁近在京庠同業最久且故兵後皆以詩鳴其貽書予晉卿而遣之於道非有所覬為利達計也今五公相繼下地而晉卿与子亦既老矣然自其著聞榮之意与朋友共之其屬望古書之繫于其後豈徒以詩鳴而已也自淳祐庚戌至今一時而觀之則世好之酸鹹已屢屢乎不能以相入特未知後是又如何耳晉卿裝治三公贈詩成卷因識之其末如此

題高尚書畫雲林烟嶂

房山老人初用二米法寫林巒烟雨晚更出入董北苑故為一代奇作然不輕於著筆遇酒酣興發或好支在前雜取編楮研墨揮毫乘快為之神施鬼設不可端倪今俗工極意臨摹豈能得其仿佛我昔來元章嘗石見輒拜子而甚愛其能無備容乎

跋張直夫先生所得家樞密四詩

樞密家公之奉使祈懇此何如時蓋雖命万申而運祚已去爽然羨里之物痛甚庭之哭公之是心知有名義而不知有死生春秋之用深切著明固一世之帝人哉於時吾鄉張直夫先生亦以太學諸生從徐東都公一見待以國士雖其言議曲折縈旋傅而增言在坻前懇懇如也先生之嗣子摳賓藏益謹復為辭請京地杜原父用隸古書之摹于其後書德裒德裼惜勸作而言口爽齊之事於商為烈而太公謂其感人扶而去之然則公之所以自靖有殿而世祖皇帝之所以函容覆護之者是皆綱常大計之攸繫漢唐末除胡可擬我公詩四章其一雪山辭也著聞榮之意与朋友共之其屬望聖先生則誠在矣宜

跋葉面庵撰書俞累齋先生墓誌

累齋先生學足以致用而湮鬱弗偶一時牧伯之賢鉤其行義至則款門額交如陳蕃之於徐孺子李及之於林君復亦足以表世而厲俗矣葉史君其高第弟子也實為製文銘墓且即書之揭德振華不其至哉然子於史君則重有嘿焉與磐公同諒可也嗚呼悕矣

跋仙都府君王公手書頌畫

昔仙都府君讀資治通鑑取其有關於天下戰守大計者凡九則手書之題曰碩畫藏于其家時則南北分裂畫江自固時也其後晉齋先生裒篋得之裝池成卷識夫為學之大用固在於此一道相承將以誰之事功豈曰呻吟佔畢之末而已也自淳祐庚戌裝

逆令元祐乙亥閱歲八十有六而貫始從其家傳
寧撫事變之滋異攬遺墨而興嗟則夫新亭舉目之
感又將若之何而自已耶

跋歐陽公二帖

此歐陽文忠公二帖用澄心堂紙作書藏起居舍
人范公家今其六世從孫俊出以示貫因与京兆杜
原父同觀貫前後見公集古錄跋尾真迹百十葉意
勢揩与此脗合無二況杼山劉公南澗幕公平園周
公冊稽李公石湖范公孝叟歲月審訂交游一一詳
具而公在西府時所作杼山定為荅蔡忠惠帖中
所有幾缺賴平園題語尚足證也後帖所謂吾儕言
雞取信蓋各自有病痛固所以深砭忠惠而亦前帖
用快太過之意不容二公將百世之下誦繹其言者
寬餘裁薄庸有已乎范氏之澤積久不泯又可因是
而察見之矣

跋中書舍人潘公与方新州帖

里中方祖茂字仲實家藏宋中書舍人黙成先生潘
公遺其祖新州太守手帖一紙由新州初蓋為徽猷
閣門主簿將之官時所得其言當官唯廉動不苟為
上不惠人不已知又謂老夫起白屋歷仕二十六年
無一畝可耕一掾可居然俯仰無愧怍正自可樂豈
舍人公与蘭溪范少保為姻家而新州范之分出又
肖其家愛之深故戒之切也予泰梓晚出多及与
潘范方三氏子孫今去二百年而子孫之出於

三氏者注注尚皆以詩書傳業相規如曲阜之履文貞之笏則其世澤之滋有引勿替徵之於此于可信哉祖茂距新州五世其從父尹樗實為請題故書以歸之

跋舊本瘞鶴銘

銘在潤州焦山下刻於崖石久而崩摧霾塵故不復得其全文歐陽文忠公以舊記稱王羲之書為非又疑顧況号華陽真逆而此書類顏太師沈存中真以為況至董逌書跋則謂陶弘景著書不稱建元直以甲子紀歲今曰壬陽隱居弘景著書不稱建元直以甲子紀歲今曰壬辰曰甲午則壬辰果天監十一年甲午十三年也和景以天監七年游海岳住會稽來永嘉至十年還茅山十二年弟子周子良化去弘景為作傳即十二年在華陽可知也又謂注時邵興宗孝次其文闕四十二字而六字不完又有六字不知其次今按此闕三十四字而八字不完又當考求他本或賢之崖石庶得其真耳

書夔本易程氏傳後

易程氏傳版本惟夔學舊刻經東萊成公校定最為完善皇慶癸丑之歲版不存矣而故家所藏亦多蠹落予舊有是本攜至京師曰与臨川吳先生四明袁先生談次及之異日吳先生請用他書質易予曰可周易遂舉以歸吳氏南還求之數年不可得且託燕君子長從朋友借本校正亦不可得至元丙子秋至

城与子長會重言及之子長忽曰前是數日有人於是書詣子求書規其業有服膺處宛書即意其為州學故物以先人嘗為教官懷或人之議再度也故稍為子長謀之明日子長以書來予其且纔鈔十楮而即用故紙裹潢示存古之意焉今讀易者必曰自程氏計其梓行於江浙閩蜀與屢數十本大抵取便零墨易於轉售魯魚夾彔隨開隨得承訛踵謬嚴為故常成公所校本文公素所稱善學者何自知之而子獨拳拳求索今茲偶得以為厚幸其与俗好異為例如此識于卷末示吾子孫其勿輕棄

蘇長公書登州海市詩後題跋

右蘇長公書自作登州海市七言古體詩一章凡十二韻集有小序而此不著登州岸東大海每春夏之交於波瀾晻靄間見城郭邑屋樓臺觀闕參差隱見而人物車與騎從輝輝不絕如織之類往來雜遝不啻通都要區之實出系前里俗考言海市以為異餘時莫之覩也長公以元豐八年八月自陽羨迎知登州十月十五日至登二十日召為禮部員外郎念奇觀之非時而茲游之叟弃乃懇識致齋於海神廣德王之廟明日見所謂海市如春夏焉因作詩紀異視昌黎公之望祭衡嶽退休里居与資政尚為忘年之鄉公宣政始用而興興弃治而以直道終忤於紹興黃唐突鑿空天下之理無窮而人之識有限以有限之識而欲盡無窮之理其自獻於鄙而莫知其終始者笑海為增塵與龍物在何所不有

二帖前一帖是潘公居里時蒼友所作後一帖則卿公在益昌時潘公嘗貽書問候此其複簡所謂記念猶存欽佩不忘者其相輔以仁相勉以義必非世俗浮夸溢譽之常言前輩交情真切懇至尚可以為觀古者之一鑑詩曰維桑與梓必恭敬止而況翰墨措存典刑未泯子其無歎鑑乎

題重摹唐本諸葛忠武侯像下方

右漢丞相諸葛忠武侯畫像重摹王齊賢家宋文公所識本齊賢姓王氏諱師愈丞相曾文定公從父文公作寧菴記所云侍講王公是也諸子即謂伯海兄弟伯海諱瀚李官主管仙都觀是生曾孫先生其家寶藏忠武侯此像錦襜玉軸鉅其漢飾之美芙蓉

先生自少獨慕忠武侯之大節至摹此像刻石齋中比竒子孫不振以像歸富民而石亦敝剥予嘗即家訪得之摭致數本植德令劉君幹來與予同有嗜古之癖曰以其一寄之幹來愛其名筆而惜其漫漶不真復求善工移寫繼索寄書請題按文公撰侍講碑文敘其學出於鄭先生潘公而受易論語統於龜山楊公令長沙日故上劉子駒廣漢張敬夫皆居郡中因得遊從講質則從子駒借像臨摹而請敬夫題着蓋是時也文公於慶元乙卯題辭謂子駒劉丈而兄呼齊賢兩家風有事契故親之耳是年初改慶元距三君子之亡已久又四年而山頹梁壞公亦已矣忠武侯有佐王之才而時則不偶有經世之略而用則始有竒之知而未嘗一試作後一帖則卿公在益昌時潘公嘗貽書問候此其複簡所謂記念猶存欽佩不忘者其相輔以仁相勉以義必非世俗浮夸溢譽之常言前輩交情真切懇至尚可以為觀古者之一鑑詩曰維桑與梓必恭敬止而況翰墨措存典刑未泯子其無歎鑑乎

跋蔡忠惠公帖

清溪為泉州屬縣此帖必忠惠守泉時所作蓋忠惠以皇祐間請郡便養遂得來泉一尉會墨於政未為大官而忠惠指授甚多其拯曾不少恕於以見推別淵愚古之君子未嘗不以之自任矣近刑司封莫考其人所謂承制不別狀者按宋制景德中置諸路提點刑獄公事以朝臣充副以武臣閤門祗候以上充天聖問罷道二年復置內殿承制武階官在崇班之上此或其副未可知也觀光以此相示潛志所聞若亦尚論忠惠書法云何俟子言哉

跋范文正公黃素小楷伯夷頌

文正公以寶元元年赴潤道謁祕梁公廟為之作記立碑又十三年景祐三年鎮青社月黃素小楷書伯夷頌寄蘇才翁去公蓋未歲耳於是公屢以言事忤旨出殿下服知其道之莫可行也所以仰賴古人而於伯夷之清風梁公之可以諫公之心實所謂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非其徵乎

跋陽五老圖

睢陽五老圖今藏姚蘇朱氏朱氏故兵部郎中諱之裔蓋郎中在五老中其大父四作圖時年八十有八矣其孫後以金兵迫逐渡江僑居姑蘇閭畢氏世傳

是圖遂以地入畢氏而易得之圖為宋氏物數世尚
寶藏無恙而其曾孫德潤復以藝文游縉紳大夫間
世澤之威於是乎在自碑河失守棄家南徙是不一
徙明其系緒且吃吃莫能道況望其寶有先世遺像
而尚論其世如吾先氏者哉

跋蔡久軒書謝丞相謝事

宋有天下晏安二百年間學術扶持之力而小人乘
間抵隙亦或藉為慈直醜正之具元祐黨籍元鼎
學所以誅蟊正士銷洞元氣者如出一轍然格人元
老不遑其救獨橫潰之鋒而徐為覆護周回之計秉
鈞者不深致意焉嗚呼亦天相之矣徐喜一嘗安人而
公論所貸者也嗟乎以是而論一代風俗似矣而人
物之論固未之盡律以吾孔氏家法則夫優劣可否
矣

題子長作謝太傅王右軍畫贊後

世言晉室崇者莊尚玄虛公卿大夫以清談相高率
至於虜国短祚而王謝二氏尤為人門之望尤不為
公論所貸者也嗟乎以是而論一代風俗似矣而人
物之論固未之盡律以吾孔氏家法則夫優劣可否

其非而陰折其萌則貽禍斯文將豈在秦李下耶此
惠正遺事出久軒蔡氏久軒覩而山先生孫所言宜
有考是可以正史氏之失矣子故得而具論之

跋胡古愚鑒披小錄

麟臺備太史記言之職而北宮掌書命唐宋之制然
也今併屬之翰林專且重矣記言一職耳而覩
麟臺故事上中下三卷載其述論撰之制已不勝其
詳今古愚所次小錄殆孫忐也然特備古愚之所經
見而前後沿革猶有待而後具循序而升近在旦夕
予願因古愚續錄而有請焉

跋張魏公書心經

其母夫人還次江陵上當

數人物而以為晉之清虛其流始起於季漢發於魏
節之徒知以名檢自勝而不知其流遂至於是而莫
之止也嗚呼安得中行之士而與之論中庸之道乎
因併論之子長憤懣之乎

跋趙文敏帖

往子在京師從文敏最親且久寫當有講於書法曲
折蓋書雖末藝而必以學為基識為機格而區區
求精於筆墨之閒者望路其閫域雖矣蓋文敏之書
根於英姿敏識而成於倩機絕鑑非可以一蹴至也
猶記寒夕宿齋中文敏談餘誌論墨費臨顏柳徐李
諸帖既成命取直迹一一攤披不憚轉指向背無不
絕倫而精采數數過之予問其何以能然文敏

曰亦藝之而已蓋則習之一心手俱忘智巧之在
古人猶其在我横縱圓闕無不如意尚何問哉數生
良頗好書而未知其方故以文敏一帖遺之而喜其
所見聞者若是生其即是有發則子莫之知也

題倪生蘭亭二十本

貞觀開蘭亭始出趙模諸葛政馮承素歐陽詢虞世
南褚遂良摹寫諸公又驅臨之乃若蔡君謨薛紹彭
謨薛紹彭則以蠶頭燕尾鋒穎畢露而於其間又有肥本瘦本
一奇孝忠武本最光入石而於其間又有肥本瘦本
五字損本不損本之異自重鐫別刻相望而起歐大
一集古錄跋尾凡九首而九有訛於蜀賀月本祥少
存十一於千百抑賢矣乎

題趙龍潭草書坡公赤壁二賦

自須浮沈班樞頻誉講盟
墨猶未之見今以米赤驛
栖而上許並端寄方圖平
盛際其流風遺韵尚彷彿
三行筆勢雄毅如驅六州
之行周旋步武自實遺然
屬本式

跋楊文元与劉子翬帖

右楊文元公与劉子翬縣尉手帖一紙今藏劉氏家
紙墨尚如新蓋公坐以學黨久斥起為秘書郎遷
將作少監留官京師子翬初築為嗣致書
通問於公而公小楷細書以答之與一筆少緩正以

皐陶之魏紫曽子之戰兢
心學之正造次之間純明
夫竿犢必致其敬謹又以
和之所著見者如此想其
然則子固亦必有以當公
復降歎而以其帖還之劉氏

行狀

故宋中奉大夫秘閣修撰仁山金公行狀

曾祖天鷟
祖世正
父夢先
妣黄氏
妣唐氏
妣童氏

能以禮法自範其家仲則三十府君諱天錫於先生
為習祖娶唐氏盛年而寡守節終身教其子至於有
立長子千一府君諱世臣於先生為祖奮孤而能定
心經術以游庠序聲稱籍籍鄉里娶其賢是生桐陽
敬翁諱夢吉先生之父也學博聞多志尚新然祖母唐
夫人尤深訓程之雖屢從舉子試場屋不利而家學
克茂簡實啓大之芙夫人童氏生四子先生居其三
將震散前以事留蘭邑夜夢家數辟門畫虎甚文已
而真侖復并屋大吼覺而自語維熊維羆男子之祥
吾殆得男也耶歸而先生已生遂以祥名稍長應庠
序課試更名開祥後從師友謂開祥非學者名歸而
稟於其親定名履祥先生幼而敏睿父兄稍授之書

律曆靡不研究 後以充極於用當出游杭都諸公
貴人爭相引重乃謝 進牽制藝盧之榮輒弗售謝歸益
深閉固拒思其言 之有味而以迪切即史館編校起
之則已不及於用 天劾郡嚴陵屢殿先生舊隱處故有
動書書院宇棟雖具誦絃久絕鄉守雅聞先生之賢
而竊敬之致書奉幣廼檀來聘將備文憲上蔡故事
其書曰此邦之士知尚儒術久矣而義理之作興不
能賞夫利欲之相沒動臺之有書院正所以崇名節
而振雅道況其地靚深幽寶七習于此果能專一其
志向而以讀書脩業為事其於觀感興起之誠有不

少哉先生感其言為之一起至則曰嚴先生懷仁輔
義之說攄發仁義之與而極言之聞者皆知義理之
學真足以動夫人也于時宋將改物兵燹乘之所在
緯騷先生之居尤卜與盜近回望其妻孥避之金華山
中驚悸稍息則上下巖壑追逐雲月探幽討勝寄情
嘯詠而是心之泰然者初不以亂離之糜毀撓之也
久之始歸就室宇州黨之間頻知宗向贏糧景附踵
屩雲從戶屨常滿而以襍之為羅關設迎致惟恐或後
於夫嚮昔氣誼之崇者間亦惠然應之講道論德諄
切為人即有餘暇不廢纂述謂古書有註必有疏文
公之於論孟製集註多曰門人之問而更定之其問
而略之今皆為之備補附益成一家言題其編曰論
孟攷證通若大學文公既為定次章句而或問之作
所以反覆章明其義趣者尤悉然後之學者尚有詰
焉則復隨其章第衍為疏義以暢其支申蕆惜義以
總其會大學之教於是乎無毫髮之滯矣先生早歲
所注尚書章櫂句解既成書矣一日起然自悟擺脫
眾說獨抱遺經復讀玩味則其節目明整脈絡通貫
中間枝葉与夫訛謬一一易見曰推本父師之意而
句畫段提其章指與其義理之微事為之概券證字
文之誤表諸四關之外曰尚書表註而自序其述作
之意曰書若二帝三王聖賢君臣之心所以運量謀謨
省經綸通變敷政施命之文也君子於此券跡以觀

其用察言以求其心以誠諸身以措諸其事大之用
天下國家小之為天下國家用頗不幸不得見帝王
之全書舉而僅存者又不幸有差誤異同附會破碎
之失券論不精則失其事迹之實字辭不辨則失其
所以言之意書未易讀也燼於秦灰於楚鉗於斯河
偶語挾書之律久之而代生之耄言僅傳孔氏之壁
藏復露尖生者漢謂今文孔壁者漢謂古文頗伏生
齊語易訛而安國討論未盡安國雖以伏生之書考
古文不能復以古文之書訂今文是以古文多乎易
今文多艱澀今文雖立學官而大小夏侯歐陽又各
不同古文竟漢世不列學官後漢劉陶獨推今文三
家與古文異同是正文字七百餘事獨曰中文尚書

不幸而不傳於世至東晉而古文孔傳始出至蕭齊而始備唐貞觀悉屏諸家獨立孔傳且命孔穎達諸儒為之疏夫古文比今文固多且亦但其出策後經師私相傳授其間豈無傳述傳會哄以大序不類西京而謂出安國小序事意多謬經文而上誣孔子朱子傳註諸經略備獨書未及嘗別出小序辨正疑誤指其要領以授蔡氏而為集傳諸說至此有所折衷其或不無遺漏然之憾子茲表註之作雖為疎略苟得其綱要無所疑礙則其精詳之纖悉固在夫自得之若何知耳小戴禮樂記第十九鄭玄目錄云漢武帝時河間獻王與諸生等共采周官及諸子云樂事者以作樂記事又云樂記者以其記樂之義於別錄屬樂記蓋十一篇篇雖合而略有分焉唐孔氏正義則謂劉向校書得樂記二十三篇今樂記斷取十一篇餘有十二篇名猶在而記無所錄矣正義直以樂本樂論樂施樂言樂情樂化樂象樂章樂師乙魏文侯分十一篇而每篇之中又各自為章總之凡三十四章先生獨有疑焉為回為之反覆玩繹優游涵泳則見其所謂十一篇者節目明整聽然可考而已義所分猶為未盡於是一加段畫而旨義瞭白無復可疑此學者所以貴於平心觀理及其理融見卓則雖跨越宇宙而與聖賢共講亦不過是而已也司馬文正之作資治通鑑取法春秋繫年著代紀書永劉恕作外紀以記前事頗其志不本於經而信百家之說是非既謬於聖人不免傳信而自帝堯以前不經之事非有王朝之使則譽史何由而見況左氏所記戎閩凡若此類皆一時之例摸孟折衷一以尚書為主下及詩禮春秋去舊史諸子表年繫事復加訓釋斷自唐堯以下以辟經為辭乃用部氏皇極經世曆胡氏皇王大紀之例摸孟折衷一以尚書為主下及詩禮春秋去舊史諸子表年繫事復加訓釋斷自唐堯以下資治通鑑勒為一書名曰通鑑前編凡十有八卷要二卷既成以授門人許謙謙曰二帝三王之盛治道之極宜後王所當法戰國申韓之術其苛法亦既已論次而春秋以前迄無編年之書則是編固不可以莫之著也故先生自題其編有曰荀悅法鑑之書志在靡替而遺值建安之季王仲淹續經作疾病而聞江都之變泫然流涕曰生民厭亂久矣天其或者將啓堯舜之運而吾不與焉則命也此先生述作之意而人不与知之嗚呼微哉先生之學以其紀稟齊之精識得於義理之淵濡而成於踐履之篤又閱研窮經義以究窺聖賢心術之微應考傳註以驗參伍錯綜而致體驗不加段畫而旨義瞭白無復可疑服膺儒先識量之確無一理不致體

而不為臆決之無證白其壯歲韜奕蓄銳致其人十已百之功固已深造自得乎優柔厭飫之域迨夫晚莫意馬見凝心和體舒所斐皆粹養所逕皆寬平於一動作語默之間自然不冒大和之內而無四護撓覆之弊學之成已蓋若此也先生神爽清煉器宇靜夷平居淵潛儼恪深自晦藏而內積忠信與物無忤非意之干自不能近蒲且不阿視人猶己久与之居念益生敬四方學者承風依心肅襟造請方輦轂寒胸膈輒剖纏莫能自解而親其矩蘄聆其誨言固若消亡隱慝軒露如人有疾疾察脉製齊適其淫沉滯滌之候而中夫攻尉補瀉之宜動悟乎格不俟終日其成一時折衷而不入則竟以養之徐而制之漫漶

磨墨未嘗無盬而鋪施之也先生萬於分義先人後己終始不渝嘗有故人子坐累母子並繫奚官分配隸毋子至不相聞先生聚取在拖為之物色經營傾貲贖歸其子後貴先生終不自言相見勞問而已而其推以成人者又若此矣文憲王公之學得之文肅黃公黃公則文公子朱子之高弟弟子也其授受之淵源粹然一出於正如御一車以行大達如執一籥以節衆音和鸞揚鈴聲律度數脗合潛通無弗同者盖先生始獲進拜文憲而遂從登文定之門二先生鄉丈人行皆目以為得之晚而深啓密證左引右援期底千道雖孫明復之於石守道胡翼之之於徐仲車不是過也然丈之所示曰涵養文振語肇

甚簡而先生服之終身常若有所未盡焉者先生家故貧中歲依二先生以為重而患難之扶持死喪之赦郤二先生不遺餘力焉文定卒於咸淳戊辰先生謂文定當世巨人治喪之禮四方之所視儀當厚無薄則考按禮制而為之議曰為師服者弔服加麻心喪三年古之制也布衲俗服也今之服緦功以上者皆用之生綃鉤領之衫俗服也今之服緦麻者亦用之服今緦麻之服是不得全喪父無服之重也設衰古士之弔服也其服已矣白布深衣古庶人之弔服凡布皆麻古以三十升麻為麻冕之布以十五升麻為深衣之布深衣之麻自司馬公子朱子嘗云用極細布為之則深衣之布用緝代麻久矣其緣則孤子純以素是喪父既除之服也孔門喪夫子若喪父而無服則以喪父除服之服為若喪父無服之服其純用素可也其冠則庶人之弔素委貌失其制矣以白巾代之而加絰於冠可也加麻之帶緦服之帶也今用細衲用細麻而小可也加麻之帶緦服之絰也今可也所謂疑衰者擬於衰者也文憲方与治喪者首遵用之而先生曰亦有弔於深衣之制為之外傳又若干言焉六年而文憲沒先生相其家以治其喪事又

其門人制服如初鄉人始知師弟子之義皦於
不可闕也先生於紹定壬辰得年七十二娶徐氏子男三長
次類次頡頡有志於學早卒先生中年築居仁山之
下文定爲書其扁曰仁山書堂學者不敢字之稱仁
山先生先生又別自號次農其說以爲農田百畝七
農夫食九人上次食七人中次食六人下次食五人凡五等百畝均也而地有肥磽力有彊弱子
力貧體弱不能爲上農之事庶幾其次次不能爲庶
幾其中中不能爲下而竟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所以載道立教之言
卒復三年其歲丙午九月甲申即葬仁山後隴所註
書有尚書春秋大學疏義指義論孟集註考證通鑑
前編合若干卷傳學者雜詩文又若干卷藏于家而
曰昨非存藁者弱冠以後四十以前之作也曰仁山
新藁者辛未至乙亥之作也曰仁山亂藁者丙子以
後之作曰仁山續藁者壬辰以後之作其自題曰自
丙子之難而生前之望缺自壬辰失子之慮而身後
之望孤曰亂曰憶所以志也初文定確守師傳參訂
訓義於易大傳本義啓蒙大學中庸章句論孟集註
太極圖通書西銘之外凡文公語錄文集諸書商確
考訂之所及取其已定之論精切之語裒敘而類次
之名爲發揮已與諸書並傳於世矣而若文公戒公
所輯程張子之微言曰近思錄者宜爲宋之一代
而碩未有爲之解者亦隨文箋義爲近思錄裴輯十

詮定而文定殁乃与同門之友汪叢會草續補校正
篇次先後一仍文定之舊且爲製序而冠之文定之
孫宗玉先生殁時凡所註書僅僅脫藁而未及有所
心定故悉以授許謙謙尤能薄稟遺志益加讎校今
皆刻板以傳元統二年里後學吳師道務書學官請
食於何王二夫子矣自
柯州學而郡亦列祀先生配食於
聖學不明羣儒雕鐫組繡分裂破碎千五百年而周
程張邵五夫子電徹繼絕六經之道煥然復明於天
下而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所以載道立教之言
人極賴以扶持人心賴以開悟者千萬世如一日也
然而宇宙之間光風霽日之時不多於風雨晦冥之
變龍鸞鳳之蓄不多於鴟鴞蛇虺之羣章明開拓

之未幾而蠹壞剝蝕之隨至人心世變其相爲閻闔
於茫昧不可致詰之中者君子常視之以爲學術治
長之候道南之學肇於龜山楊氏而豫章羅氏延平
李氏實繼起而集承之天之生賢固不數數然也文
公先生子朱子屬當道統總結
傳之緒凡聖經賢傳之訛於分崩離析之餘者既悉
剔之正之以還說體之全而傳註訓釋之混於得失
純駁之間者又悉披尋搯之以成宰制之公提經挈
領別類離倫其學始於精微潛思終於真積力踐行
著習察之幾即致知力行之具洒掃應對之粗即精
義入神之妙世之所謂空言無實而足以欺世盜名
者非學也當時及門之士無慮什百而文肅黃公獨

得其傳顏氏之無所不說曾子之一以貫之有自來
哉文定何公早嘗師事英公与聞真實刻苦之訓而
文憲王公則又得之何公者也何王二氏生同里同
志於道同時易名有司以謂何公之清介純實似尹
和靖王公之高明剛正似謝上蔡時稱知言而先生
則自其盛年親承二氏之教以克己為切已者也盤溪
之步起寒之講切礪琢文憲王公立志持志之訓
謨嘯齊道牖而將詠聖涯其所資者深所造者遠矣
雖進不得為諸葛孔明之起赴事會而崔州平徐元
直之知為偉人者不失也退錯得為陶元亮之任運
歸盡而其所願為魯仲連張子房者尚皦然而不誣
也蘧轗槃道著書忘老英華之敷遺芳澤之流益豈

不足以表儒行之卓犖師資之重哉一世之短千載
之長以此較彼孰得孰失必有能辨之者矣方何王
二氏之寫道於鄴也有通齋先生葉公諱由庚者年
輩差先於先生而文憲狀之行文盖嘗引以為友學尤靡於經
亦不遇以死文之行文憲狀之文憲之行通齋誌
之則夫先生之學之行紀載而鋪張之將矣屬予貫
實單弱早歲回緣父友幸嘗洒埽師門而少長屢遭
家難為貧游仕有志帶鹽不得終承先生之教以卒
弟子之業罪也何言註以謏之足以承先生之知貫則
友先生之有望於謏與謏之不可作矣貫誠復死竊將

以是自勉而謏之子元乃以先生之子類之請銘雖
辱中屬辱於貫實難不敏誼不容辭於是即其家
文關於出處之大要者而叙次之併追繫昔所
以為行狀一通錄以遺類使白於先生之墓而且
以區區傳信之意云耳謹狀
狀
元故迪封從仕郎溫州路樂清縣尹黃公行
狀
曾祖伯信宋故迪功郎累贈朝散郎
祖夢炎宋故朝請大夫致仕
父坰宋故承節郎
公諱鑄字希顏婺之義烏人姓黃氏黃維吾婺望宗
雖稼章雙井之黃亦由之以徙義烏黃氏家譜有明
著復自稼章雙井歸居浦江於太史公庭堅為諸父行子
之則夫先生之學之行紀載而鋪張之將矣屬予貫
實單弱早歲回緣父友幸嘗洒埽師門而少長屢遭
家難為貧游仕有志帶鹽不得終承先生之教以卒
弟子之業罪也何言註以謏之足以承先生之知貫則
友先生之有望於謏與謏之不可作矣貫誠復死竊將
表贈朝散郎伯信娶忠簡四世諸孫女封安人生朝

請公諱夢炎起家淳祐庚戌進士為朝散大夫行太
常永燕樞密院編修官兼權左曹郎官以朝請大夫
致仕先配陳氏繼封宜人次配方氏生承節府君諱
坰坰用進納恩補承節郎少以疾廢娶徐氏徐氏蚤
歿繼娶吳興丁氏而儒林郎兩浙西路提舉常平茶鹽司
幹辦公事諱應復其壻也於是丁氏屢有子芙朝請
公即命以其第四子拔製其名曰鑄而祝之益朝請
公乃王公同為宗氏甥異姓為後亦厥幾以義起禮者哉朝請公既老公始
來徵年十六而朝請公歿杭承節府君疾不離執喪
公扶柩行涉錢江歸卜塋域反壤而樹既虞而祭人
謂其知所慎重如是則可以承其宗振其家矣已而
江南內附官府新立州覽墨驟故家巨室用於泥求
之便數而偏於寇盜之侵慶傾貲破產易若轉掌公
於其閒獨能用柔行智隨物順成不洩忿以合行不
崖異以絕俗離黠膏大駔亦忍不加悔賴是以幸全
門戶無墜其先然性本表曠遇人無貴賤皆樂為之
傾蓋窶人至其鄉者款門亟文則授餼廷慰別去學不相聞後再見之亦莫
命飲盡其歡欣往往剔去學治經後從鄉先生更習詞
能即省為何人也公始之原在秦孝子頵為蓋北二里而其南一里則
既不問邑求辭於道德性命之說而其制行自與之
合中年七下世變得其興衰理亂之故於諸史悉康

中細辭微言拔發大義獨深會于心而赤幟屑屑為
人言之衍字端方尤工篆籀曰此吾心之藏阬也平
生無所嗜衣取充體食取充口居常怡怡自得家人
不見憂慍之容至其與鄰翁野老酣嬉淋漓有晉士
之逸而無熟人之狎以此終其身之死而不亂亦是
公將仕郎未赴銓而易代餘五十年為泰定四年始
以子貴封從仕郎溫州路樂清縣尹服銀緋優遊
值明禋當任一子推与其姪及阮攸乃泣致仕恩補
仕樑之外又五年得壽七十有五而終公生於寶祐
丁巳三月二十七日而卒於至順辛未八月十六日
公娶童氏承信郎監嘉興府倉監鹽場伯永女令封
宜人生子男五長潛應奉翰林文字儒林郎同知制
誥兼國史院編脩官次淳次淇二人曰詰出後劉
氏姑之子太學內舍生應龜更其名鼎曰滋即後公
從弟禋滅而後父家益落其所以奉公上承賓祭者
公一資之女三人長適貢師泰先二十年卒次適劉
咸劉拱辰孫男六人樽標揮
陳充讓其一未行曾孫男一滿
順二年由諸暨州判官滿秩
都秋蓐及冬十二月塾計至京潛即日解所居官閑
起奔歸久卒之明年十月十三日葬縣北崇德鄉三
益山之原在秦孝子頵為蓋北二里而其南一里則
朝散公三世大葬也方潛歸擇歲域相墓者曰第山

集256-252

為宜而其地則故屬之公子山後劉氏諱矣劉氏子
鼎遂奉之以定凡吳墳伍備與蕃輔其
貴一出於潛而不以談諸其家潛實棕貪故也丁氏
世家吳興之安吉儒林府君初諱華官中大夫
太府少卿總領淮東軍馬錢糧父諱伯庸華官朝奉
郎淮東制置大使司幹辦公事二公慶元丙辰窆定
葵未進士也儒林府君初葬之南麦簿故公生南陵
廟舍兵後丁氏家譜公往奉儒林府君及其兄將仕
郎仁東來為嫁其雉妹而舅養府君与將仕終其身
春秋家祭則別為位以祀丁氏之世曰吾以一身為
三姓祭主禮固如是也吾子孫其謹識之某少屢公
之知遂得与潛定父文字閒而皆坎壈不偶於時及

潛耶世科某亦濫叨仕版抗表南北垂二十年踰見
公而公方以耆俟為州里一飽乃不意夫大塋之窆
已遲及之去年夏某將浙右諮以書追遺於吳門告
公葬期意將俾某述公之世出行治以告于世之丸
言君子取文以表其隊詎敢為而未及為今既復上
其冢以辭故竹而擊之如右亦用其所知者酬焉之
義也謹此

祭文

焚黃祭文

維至治三年歲次癸亥七月辛卯朔男浮化郎國子
博士貫謹因便人南歸令男卣具家饌之奠昭告于
先考高郵縣令贈承事郎府君之靈曰貫忝遭聖
朝乃至治元年秋由國子助教進博士三年春
貫一出於潛而不以談諸其家潛實棕貪故也丁氏
世家吳興之安吉儒林府君初諱華官中大夫
太府少卿總領淮東軍馬錢糧父諱伯庸華官朝奉
郎淮東制置大使司幹辦公事二公慶元丙辰窆定
葵未進士也儒林府君初葬之南麦簿故公生南陵
廟舍兵後丁氏家譜公往奉儒林府君及其兄將仕
郎仁東來為嫁其雉妹而舅養府君与將仕終其身
春秋家祭則別為位以祀丁氏之世曰吾以一身為
三姓祭主禮固如是也吾子孫其謹識之某少屢公
之知遂得与潛定父文字閒而皆坎壈不偶於時及

寘數謹告

先泗州墓焚黃祝文

貫幼而多難長始知學因緣齒士忝冒登朝比由太
常博士出提舉江西學校踰秩五品於格得贈封父
母妻既平官則以其名列上已叢命下先考承
事府君加贈奉訓大夫淮安路泗州知州飛騎尉浦
江縣男先妣宜人加封浦江縣君恩澤之光照映
門閭顧貫何人克紹藻誼是皆吾父吾母夙揣
全德不享其隆留以遺貴故得幸遭休洽之世蒙被
孝治之福重封疊爵旁及泉壤豈惟胄胤之華抑貽
積累之厚今以善公挈家東歸恭捧命書祭于
墓下并奉錄黃一通焚燎以告魂其不昧

祭七室浦江縣君盛氏文

告我祖貽作嫡令族既壽而儀亦匹以續同是有連揖裳緻幅先六十年亂離刺促我泗州公弗堪荼毒往依姑氏空谷遘与君家據聞狄屬時君方髫婿其良日我母曰嚮請婚于欲問笄期同不疑何卜納采委裘母子就木遽成配偶生理日盛殁前寢後左振古觸飾無華藉飯止蔬羹共辱夙興盥櫛一燈夜屋頎影誰傳君績我讀艱難困苦徹君自力雖顯榮霞我無他長研味榮禮因緣當士技等工祝弄令登朝游改章服干從外補出長閫為

載君偕往章江之曲官衙蕭蕩亦有梁肉看矣三孫始戚相逐時節伸眉笑言謖謖小君之封寵數華輝自君得之如蠶斯興履泰由約歲貽杼伏神理在弦間者莫燭淵秩來歸同投俟旦易著幽貞詩歌蕩輒期与君同料理松菊庶幾彼各保胡福天既厚之又奪之速俾君不遐由我罪酷曉索孤憑宵爨儻宿執視我相執調我鍊夢帝成魔波濆社揖人生如電曾不轉瞬盛衰相尋何有斂縮鬱鬱夕陰隆隆朝旭究觀其終種不及秫君以襲生之死不竊歛有裕余歲有恭葉兒錐未立尚繫胎穡婦全之義君則何趣惟是貧家動若潛東六易暑霜催經理毛益卜新阡洌山之麓奉君就窆車已發轅牢脩在遞別君一哭

僕我同穴斯言可復

祭孫拒文

維至順三年歲次壬申五月己巳朔越十又一日己卯阿翁與汝阿爹阿姊以家饌祭于中殤童子阿和之魂曰嗚呼汝果何為而死也汝性非警敏而知務學為家法習不能輕而知順親為大行其言動頗笑適有類於吾而吾之所以愛汝異他兒者以汝為可託以嗣也去冬之十一月汝祖母死汝適痞作既月乃止而面目手足稍覺虛浮醫言濕熱在肝搏血所致宜當進常劑而其方服餌俊進候退迨今春莫兩脚腕拘攣肺氣煽臻弄更醫而證日以加氣日以微雖藥食交進未嘗而忽奄然逝矣吾羞莫膩其故也吾幸以文儒喬有位序而家學之重顧後無繼大懼不能下見祖父居閒二年見汝誦書習字稍稍悅可委意詩書之脈冀汝以不絕而疾病俊凌方長遽折使吾裹莫之年重罹此變安得不惕然而驚盡然以悲也豈亦行莫神明而貽禍天既厚之禍於汝耶抑汝之父母不當得汝為子而反以開汝之生耶棺殮既周三日而葬于此汝之魄氣無不之其體魄尚歸安家而吾世家于此汝之地汝生于外此上也一祭而訣老淚潸然忽不知吾肝腸之如割也尚饗

立祠植碑後祭方先生文

維順元年歲次庚午冬十又一月丁丑朔十又六日

士展門人柳晉實奉仙華處士方先生之主窩祔于其藏所之北化城僧舍并樹碣墓之碑乃以性洒之莫為文牛之曰嗟通塞之在人而道固不為之增損苟其行之弗愜則有言焉其庶精者為文辭徵於辭則有險有易得於氣則有醇有疵若其賦物而寓景悼屈而傷離動乎性情之既達尚述作之昭垂始先生之潛學幷啓秀而揚華驚方騁而遂驟初服而去之以雲月為户爛以泉石為弦韋悲天未之四風折瑤草其遺誰攬物華於篇詠不留夫篡組躡而藻璣惟游興之飄颺飛山龍則水涯蓋睨文吳謝之二子榮有志於龍雲上下之相隨夫何蘇澤之益已舍宿草之懷於是酌飛泉於中興之東送夕陽於岩城之西灑銅仙之清淚睹鈞瀨之風滿舉觴擣而徑醉掃苔躃而留題或登高忱慨或吊古嗟咨或疇曙而徙倚問蒼長与道松故其奏軸之隨身無非殘山剩水之輝茲鄉閭之一鑒雖年耆而未衰飈風欻其夕興馳玉軟而驟雲蠕上吉土於陽岡奄十霜其若駛逝揭德而振華豈承業之敢私縉紳莪莪而為銘亦既瑑于麦石之碑重斯許於僧廬并陳主而寓祠在古人有祭社之義曰以永高山仰止之思雖所冏之非厦幸松檟之堪依遡仙華寶掌之間有先生之厥基緬風最与月夕氣協靈其来嫔予意夫斯文之英崇豈恕掩於蒙埋不揚于時

星則蒸為菌芝眇方來之未涯庶不朽其如斯實夙風親矩矱竊仰光儀悲莫酬於樹劍淚徒沾於主衣爰因為位之初併矢心以薦庶來假來寧靈其有知尚饗

祭許益之文

維至元四年歲次戊寅春正月丙申朔越七日壬寅近故白雲先生許兄益之大葬有期先一日辛丑友弟柳貫馳詣几筵薄陳香幣之奠侑之以文曰朱子之學上窺聖賢心術之微中啟儒先機籥之秘稽經訓傳而道闡於有言即事觀理而學本於自治凡精思審察之功所以為真積實踐之地雖寘樽於衢人得挹滿而靡酔然尊聞行知則惟鼇峰獨得其至蓋一傳而經北山之疏剔濬淪義益精而辭益不費延年德等差而得之魯齋其前承後引之亦建安之翁季所謂真實刻苦之訓暮何嘗判知行而二致方性言之丕顯而揭堂舩山之猶未瘁非徒耳受而面承更益筵講而序肆茲寒泉一勺之多下注雙溪但見其可酌而可厲以仁巖之達識而遊於二老之間其傳緒之真固的然歸之仁巖之王氏之世緬鄉學之重光山為暉而川為媚奈何聖蘊之宗遂壓戎馬之氣兄時弱年展也立志士之從師猶女之從人必先介而後贄方登門請事之初已得其人於進趨旋視之際曰微是子之精凝其何以當任重遠之寄會先生起從祠壑之特招而承顏接辭之素願因得不踰陛

而自遠人十其功而已則百之學必至於充類而為知晝晝靡以加飡夜燕斬而照字披攘典墳采摘訓傳務為高深宏遠而不躓於習俗之舊豎苟蹈道之弗顓亦皇邮乎室之空而躬於私淑諸人而户外之屨翩其來萃善待問如撞鐘叩有小大而其鳴聲則隨以異虛而往實而歸無不厭滿其心意故周旋動作之形常足以觀端槩正韄之所自昔者安定之徒亦惟於此有得而足以振聳群睨然而病寄蓬蒿環堵之居名在方嶽大臣之議或飛劄而上公車或顧廬而勤枉轡乃魏野之莫回豈朱雲之可更望駒谷之遺蹤抵以興尊德樂道者之一嚆聽金華之古墟炳哲民之遺蛻當成公嶽立於

東而雲谷有朱衡蘧有張若養賢之大鼎聯踵而參時彼一時雖號於專門而窈究其樂本同出簡章之一吹頃耆艾之論亡變風作而雅廢庠校至於喪儀射鄉為之失位其言偽而辨者又不過沾沾尚口之窮截截褊心之刺兄子斯時獨能矯輕警惰屹鄉社之長城表斯文之徽幟以其服之於身者倫之家既興於孝而起於弟非元方之難為兄則吾季方之德之誠或其有二考大行已若然何致遠之恐泥百年七十而疾病半之方托餘生於波齊胡為莫極之夢遠掩泣麟之袂駭巷哭之相聞嗟善人之無類雖諸生越有心喪而弔服加麻禮適侵於義制用循踰月之期勉就田山之窀孟子謂所性根於心其施之四體者皆生色之盎睟莊周謂嗜欲深者其天機淺循而致之未免行名而失己然則理義之悅天爵之貴兄既優得之宜乎出此而出彼若稽造物畀予之隆則有子承宗有書在篋皆足以施澤於方來而為傳序不朽之計貫幸甚同門夙承末契自童習而白紛曾靡忘於兄事雖蒙霧有行潛獲沾於微潤而鞭駑並發難進希於逸駟中徑官以漂流偶叨塵於班綴兄未嘗不為之喜動於中遄郵緘而藉慰以兄念我之深固將脫略涯分引以自比而我之望兄實若炳燭之鄰竊餘光之衣被迨倦翮之返栖相德儀之近只而龐公棲入於鄢城鑿齒有時而一詣引短綆以汲深操鉛刀而就礪庶暮景之桑榆不胥為小人之歸而君子之棄者先駕之摧輪宰後乘之無躅繼令以往孰砭我愚孰撤我蔽恐乎籍湜之莫保其終以自貢韓門之深媿幸工倕之遺譯誠底法而未墜臨藁絀以泄哀矣余詞以為誄諒精爽之如存尚烱然而豎視尚饗

祭袁侍講文

維至元五年歲次己卯冬十月丙戌朔越四日己丑友生文林郎前江西等處儒學提舉東陽柳貫謹以炙雞絮酒之奠致祭於友故翰林侍講修史清容先生文清袁公墓下嗚呼哀哉士不虛生學當論世道泰時亨豈人自致要其所遭有利不利或乘軽軒安行萬里或取廉莊出門車轂當可之時際可之仕有

後有先何適非義昔公感羊蟠靈員智韓和家庭知
酌取隣親書節門如琢就器及其仁熟不績而藝一
奮其飛進儀禁遠世年三入選掌
帝制詞體深醇載振其靡干時班行相頡易視國老
求疵延紳郎吏剌裁政與牽引經旨有考有詢必究
宸眷藝賢付以史事前劉繁蕪斟酌義例衆方指目
適觀成
命書遷燎既銷潤染樂只英第角巾此門
駢被何取之庶不視其履珍悴之悲竊傷吾類自公
已而世識日詭孰雅而哇孰素而紕亦既十年逝乖
往執休否亨屯吾何望美質昔窮寇承公教指屣澤
堂延句童客寄覩仁親德類裘蒙鄰燈嘯登翔幸聽
班屃月夕風晨頃壺冥筵進之席間引以自比洎佐
成均公光助喜乃俾永嗣翹子講肄予何能游以旅
公意漢比楊鏃崇南掛轡談笑交欣軀吟忘寐謂吾
与尔後死則誄弔类遠時予心規聒来拜望門不見
涓子公神在天公言在耳雞絮雖微有泚如水嗚呼
菜哉尚饗

誄

馬景莊誄并序

新定故城千峰遺搆有大雅君子曰容堂先生馬君
質不去華通不易矜節孝之風刑于其家而儀于其
鄉當是時守牧之賢若方公回鄭公君疇阮公論第

注注高先生之行而以愛士之禮禮之章逢者流蠭
倚之以為望者餘二十年予幸當不其二子解
堂拜先生於席前退而從二子遊如習射鄒嶧之郊
奉匜工祝之位禮讓興行非一日致然也伯子景莊
舸子景仁齒皆長於予故予得以兄事之而其伯舸
友悌特隆景仁出接四方賓客入自力於學景莊佐
先生經紀家事纍纍細碎有條有理閒亦從吾徒遊
衍上下窮幽極深又若不屑於世故而趯立塵埃事
物之表者也景莊未三十時郡守察薦舉孝以其名
上之外中書為畧丹陽書院山長以不樂遠去親側
棄不就其後部使者屢薦起之辭益力曰得朝夕左
右視時涼煖調適旨甘致其養以承其歡昔予過先

生見景莊容色不盛訊其故知母夫人病數日景莊
脫腕恩誠聘醫製劑必審必諦又數日母良愈則復
出聯尊姐如常時其孝愛蓋天性也予後客京師開
景仁教授桐川乞告歸省求又家卒而先生春秋高
若無以訹尊其志者景莊忍情輟泣開折至理先生
雖強為寬抑而思子之悲終焉戀在懷閱三年乍八
十五亦卒然景莊氣完而貌甘養深而守固予意其
將平格老者曾無疑也泰定三年子補外南還則聞景
莊以前二年甲子之十月十九日死矣年六十一耳
誠強者或不能以必壽而裒贏者乃更以自全豈豈
理之固然耶景莊論元椿娶賈氏子男三泰之申之
孫男六說誌詔誌銘

謝孫女四曾孫男女各一馬氏本出扶風而白常徙
睦族望尤著宋兵部侍郎錫大受生通判漳州軍州
諱昔昔迪功郎望安節支諱支諒生容常先生諱洪迪
功於景莊為大父徽文公同朝以學相引重而迪功復居世舊住
受業文公高第子黃文肅公之門當文肅修定禮
書時親舉講貫閫奧學淵源有自乘軒惟其識大者
遠者之不可以一二素故能不以富貴蠱其心科舉
累世志益至二先生弃世而禮之教行乎其家老矣
然築則卷景莊之人常知按學問以求君子而不知君
子之盛有出於學問之外都觀其所愛而可知耳泰

之特奉景莊之慶蔡匯湖先榮之次驅書告白与我
先人遊今而在者非子其誰子可不為之一言乎予
既重茲交誼乃濡滯為詞而以誄子其神焉誄曰
漢藝石君以孝謹稱由奮開之而建是服昌用承厥
其究不矜蒲易維行進止雖恒有服于躬匪學以飭
僮御訢訢指規蹈矩使暢其風大猷可并東雖之墟
小阜大陵裴祥于人美輯幹穀馬氏儒門世德孫丞
匪前孰引匪後孰牖憑依之述之其培曰增方時淪汙
禮壞樂崩維克思誠仁讓是興其興伊何一家剛當
有大斯立諸細曷徵懿敏手足形以免旅旅有行斧堂
有鴈鶺脊惟共子世界集如登相其家書剡在閣緗
庶幾見崔蒲之聚青為揆攘之歸昔周茂對之嶋
詒是官郎獄每先於洗澤乃吕獻可之薨迺外服爰

撫淚凄麐矢辭作誄匪說之滕百年飄風颺滅祖烈
斯文在焉其尚之徵

啓

賀李參方除廣東轉使啓

伏審自淮易節驂旋建臺聽領上星辰之候入衣繡之榮漢重煩直指之將雖云慶紀而升固亦
選賢而授蓋皇恩為丘民之司命而領制蠻服之
捉喉崔不盡乎方伯連率之舊宜乃申寄夫祥刑使
者之按舉特戒失伍累豈無其人求牧与匆必有
任是賀者肆時程準而屬鬲不遏蟻聚而等屯何煩
催致於兵符亟可究親於民瘼誰言漢他矣兵之去
子未易草敷我謂周原膴膴之皇華居然成化望旁

按部即奏安邊林惟棻官比義具良史之才主靜存
仁者之用謀王斷國是養其氣於至剛立教以人心
納斯民於善自試金鑑之初步共窺繡線之奇胸
荼藤立供奉在遲遲漏點籌筆登柳史所烈烈霜氣
更皆太學之夢墨綬曲臺之禮樂將備儀於明著
遙窩直於寶儲奎閣然藜引中天太微而上艤船下
鉞乘北風裘氣而來凡而閩區越徼之成縉詔若寢
綱范滿之再見吟酣芍藥殢花之句需題扶青黃未
之碑點鷖之集魯門何至用諸侯之饗辭蛤之蜃合
浦祇汉形燕士之歌酌泉而我自不貪閭浴而民交
相慶坪見崔蒲之聚青為揆攘之歸昔周茂對之嶋
詒是官郎獄每先於洗澤乃吕獻可之薨迺外服爰

無深於隱處此皆名世之真儒亦越爽邦之祖先本之豐者末必遂而積之厚者用必周人惟善而我之瀛州有真學士道將廢而有命龍斷彼賤丈夫物成臣居一代之行明招方勤於備築而前聞九務矜苑羅作世采奪倚公華制其為泰學省受服民編童未契而下交編除光以明耀鷁舟訴制有趨經從駒隙在山靡望賓戲優指鴛行之舊倒心熱賀之私惟不廢於職國瑜蜀使之踵茅屋石田甘老承於窺鍊梅華玉節以歸杜陵之曲有懷歸倚莫言宜

賀張希益除禮部尚書啓

伏審曉寵形廷陞華即官上右方參智密之謀尚書發行遂主儀文之事豈心朝紳動色將令儒服增榮寫以庸禮而謂我即天命卿而猶歲覩日秩宗詢四岳盍自古以九歌制部揆五曹亦目睹而茲劇品式采章之數有討論焕飾之功此豈足關於意然要以恭編於國寵列大比賓興之伊迓而莽文任之宜卓考眞行而不拘焉尚古人之獨見觀其深機賢才或由是以朋并陽倏則遐亦乘之而主泰故反汗道彰於漢廷乃改紘必共於和葛揮犹睽舌之司華此精神之運甚惟某宣猷發英氣星斗能芒決決大國之風得詩樂本調飄上林之賦目是仙婆能奉於員元朝士之間臨藉出建才子之右方執簡登圖丘而議禮洎援亮入西演以

先漢設科以始傅之經術莫非明道正義之言證事為壹是尊主庇民之學亦嘗究觀成代之良法未可墜爲異時之盛文徒令談者之約紘見謂儒生之破碎非特達遭逢於盛際曷庶幾鋪繹宏猷噬六籍之寒灰菊苗古訓苑百王之墜典上師天明肆時御閱先憲之求猶昔學校貢英之意如某者以而辛苦壯益深流間曰盛澤之弊摩竊窺考亭之述作主人謝客艾尔五窮小子學詩慚子多識頑言志未歌而已豈慢政專對去然至若相如靡旁之辭夫公孫愚戇之策一燈夜屋難營美論以摸嬉萬棘秋闈明直禁兵而廉戰聊我而拔涯塗置酒伯於在三何嫣小却如趙沓者有

幾已媿先登奪標到手以若驚濫吹及門而實懼益
蓋伏遇某官華傳正學審贊化機師保萬民備悉彌
綸之威恢恢乎九德獨持監裁之公是以識之審故擇
之精所謂樂其善而忘其勢蓋親得於履旃之至論
匪徒專乎筆削之微權辱此兼收寵為殊遇某敢不
益磨頑鈍仰副陶成科舉利祿之文姑爭馳於場屋
道德性命之學敢有昧於淵源抒謝情深數陳語淺
不勝感戴之至謹奉啟

通高副提舉啟

伏審龐疏宸綍光領儒紳禁路雲霄直希踪於峻武
律林兩露乃屈意於斯文蓋司存獲引重之榮則老
我遂蒙成之幸輒抒衷素併闕前旌恭惟某官言有
樞機學無雕飾方七分說易拓開心上之經論及一

名薦書掇取穀中之科第顧何嘗以成己為德徒自
詫其獵較從時歸乘半剌之車仕得初筮之吉曲江
宴幕排銀榜尚春色之冲融廬山飛雪灑石缸更麝
襟之灩淪越三載如始至方千里猶一家屬聞臥疾
以興謠已復問鈞而作賦出門西笑共期直上於蓬
萊懷緻南旋未免低回於蔡水雖大鵬有六月之息
然神龍無百尺之蟠惟江鄉均視枌榆是楚材實生
杞梓比乘涵育端俟封培觀魯侯之旂云將至止問
群人之戍已迫踐更戒導從以肅驅載殺脊而偕往
風宵命駕來暮有歌某愧甚負丞幸我聯事庶幾泉
阿雙劍之合幸成塤篪迭奏之和同官為寮此席既

陳內翰

柳待制文集卷之二十

石埭江柳先生文集二十卷卷中所錄古今詩五
百六十有七首雜文二百九十有四首初先生為
文多不存槀年四十餘比游燕始集為書名之曰
游槀及官成均轉奉常則又以職司名之曰西
槀曰寄京槀出提舉江西則又以地名之曰鐘陵
槀自江西還而家居則又以所居齋名之曰靜儉
齋槀間嘗西遊吳中則又以游名之曰西游槀游
而歸休日對烏哥小歌咏自娛則又以山名之曰
蜀山槀未幾召還集林述作日益富尚未名槀
而先生殁遂為人乘問持去今所存惟七槀瀟與

不隨世以磨滅考則一而已先生素涵匡濟之
蘊而不能大振於是悉敘其英華發之於文震盪
江洋自成一家之言或鋪張制作之休懿或昭明
神人之感諷或序列典戎之功伐或闡陳善治之
攸繫肆華而成其光敭萬丈
自不容掩初未嘗區區求工於篇章之間也國子
監丞萇田陳公裒掌評之曰柳公之文獨關無乃不可居雖異
如泰山之雲層鋪疊湧杳莫窮其端倪天曆以來
海內之所宗者惟雍公伯生豫章揭公曼碩烏
傷黃公晉卿及公四人而已誠者以為名言嗚呼
先生之於文可謂善觀會通而能宣至矣可謂善繼其義門黃容吳永
文之昭著若矣使先生得大振所學功烈愷悌施於

一時孰若斯文之傳永被花無窮哉輕火於沈燔
後得乎此宜不足慕慨也是集既成廉訪使者余
公閻命廉使阿牟八哈刺寘浦江學官尚餘七分
詩九百有七首雜文二百四十有八首參加詮次
遼復同戴君尒類謄為二十卷題曰別集使先生
之子卣藏之俾世世謹其傳焉至四十一年辛卯
歲春正月甲子門人金華宋濂謹記

有元盛時金華柳文肅公黃文獻公俱以
大章名文集刊行于世板留學久殘闕不
完多以不獲其文觀覽為恨前教授廬陵
蕭伯齡曾為黃公補刊以遺不之補及貴承乏于茲
齋名而柳公之文獨關無乃不可居雖異
鄂而姓與公同又職教是邦得非待予以
然其闕乎乃覩檢閱闕板百餘召工計費
宋米壹拾肆石有畸官冷俸薄懼不能濟
適前鄉貢進士杜桓來謁乃曰先生是舉

誠斯文美事豈無好義者成先生之志倡支
米叁石陳曾朱助素貞鄭義門黃容吳永
和皆量助緡若干桓仍補其不足命生員
威文崇董印工應源等刊完永樂肆年正月
望日起工四月終畢凡歷日壹伯伍拾柳公
之德業文章已盛傳于世茲有不待言姑記
補刊文集之顛末云是年十五月望日金華宋濂謹記

附錄一卷

元故翰林侍制柳公墓表

公諱貫字道傳姓柳氏其先由展季仕魯食采柳下因以爲姓子孫居河東者在唐爲官族宋南渡初有自解梗杭若生子曰森又自[illegible]之浦江家於縣西烏蜀山歷四世至公曾祖之邕祖考諱蘊俱輸晦弗仕皆以公貴贈奉訓大夫安撫使男姓俞氏諱塤迪功郎鼎興府崇德縣主簿[illegible]考諱金忠翊郎高郵縣令入[illegible]皇朝以公貴贈奉訓大夫安撫使男姓俞氏諱塤迪功郎知州飛騎尉追封浦江縣君同擢右科進士第曰命之曰資義取以爲文爲貫故公因署

[illegible]附錄

其名爲貫云公幼有異質穎悟過人嘗侍泗川府君謁神祠得旁人所遺金珠可直萬緡家祠其人復至而還之泗州府君大驚知其器量不凡期以遠到卅歲遭愛經於同郡金先生履祥云能完其旨趣而於微辭奧義多所發擇既又執弟子禮於同里方先生鳳括吳先生思齊柳先生貽三先生隱晦以風節行義相高聞出爲舌文歌詩皆憂深思遠辭慨激烈卓然絕出於流俗清標雅韻人所瞻慕公左右周旋日漸月漬不自知於興之俱化也杭於宋爲故都向之宿儒遺老猶有存者公編游其門無不折行輩與爲忘年交而與柳先生開南陽先生淮陰先生應龍永康先生遠句章戴先生表元陰山羊先生應龍永康

胡先生之純長洲兄弟次九容往來郎無慮日凡學問[illegible]未文獻之源流歷歷在如指諸掌然於論議言必有徵不徒事談辯而已公亦性好也[illegible]公亦性喜爲之旣譽由是名聞於一時初東平王公侯許使者節按察屬部夫辟學政教官之暇遍之更迎致前代賢士大夫之遺老於之學者補其處於是泗州府君爲之迎而主教於家公一見輒加器重[illegible]爲之公年甫弱冠殊未有仕意後十有餘年始以察舉列江山縣學教諭又爲建寧路儒學正江山乃川陸山窮處人所至日寡公之生也外大父[illegible]閉門翁不鄰書與人所至日寡公之生也外大父[illegible]事人多化之而家考赴選集於京師中書左丞張

公思明晉令子弟來就學達官貴人爭欲交公皆奇其才公悉當教授一州用薦者特授湖廣等處儒學副提舉未上改授將仕佐郎國子助教由助教爲博士轉將仕郎前後在弟子列者千餘人業成而仕後多知名遷徵事郎太常博士時方承平稽古禮文之事次第益舉遍有所討論公援據詳洽古今之宜而爲之折衷廷議莫不服其精當沅州歲貢包茅四十重來涯舟摇多致覆溺公請以它貢物鎮其舟空令以爲便勳戚大臣請益者三百餘家文移山積又格不行公慨然爲若行易名以上凡三月而畢臨江守李侯[illegible]爲部使者所知亡使者亦力辭甚誕後終於大官當得謚其子忠於諸甲辰又臨江舉公曰安其

集256-263

宋論之狀屬論為之引
[illegible]忘辱將於公家久矣公為最深所以圖公於不朽
以死者之重也非溺其誰是用佛讓著而授之俾刻
為其論云
柳居河東為唐望宗於宋南遷并世外官公生其季
建公益除以文易武承考之意迪祐初元朝之俊
公俾其姪翬翔後先于于而來列于庶位詩書禮樂
氣非吾事由中而外退也蓑蛇遺世獨立一紀于茲
國之老成日益淪謝鋒車柱門公不俟駕有懷欲陳
覓舜吾君輪當次對乃以計閫乘北而歸公乎矣臧
士林盡傷宋其一鑑斯文未喪儀刑具存表以石章
刻在墓門翰林侍講學士中奉大夫知制誥同
國史同知經筵事黃溍述
元故翰林侍制承務郎兼國史院編修官加
先生行狀
本貫婺州路浦江縣通化鄉胡塘里
曾祖考蘊
曾祖妣童氏
祖考補之宋迪功郎嘉興府崇德縣主簿
祖妣金氏
考金宋忠翊郎高鄰軍高鄰縣令
皇元贈奉議大夫淮安路泗州知州飛騎尉追封浦
江縣君
男
祝允氏追封浦江縣君

先生諱貫字道傳祖抑氏其先出于有燕至晉為士師食采柳下自以為姓六代而公為最深所以圖公於不朽河東實建父中先生七世祖鎛始從趙忠簡公渡江家河東遭抗于森復自杭遷婺之浦江森三傳至蘊生崇德縣主簿補之崇德生高鄰縣令金高鄰先生父也以咸淳六年庚午秋八月一日生先生於烏蜀山私第先生甫有異質雖未成人時即不苟玩當隨高鄰遊林祠拾人所遺金珠可直萬繪容同其求而還之高鄰嘗與甫及寇遷變姓於蘭溪仁山金公履祥仁山遂宗朱文公之學先生刻意問辭即能究其旨趣而於檄辭奧義多所發揮既又從鄉先生方公寓與公遊而公卿薦剡相繼公不起也蓑蛇遺世獨立一紀于茲公寓與粵謝公翱拾吳公直齋將歷攷先秦兩漢以來諸文章家大肆於文閎肆變化無不如意先生嘗不自以為足復博觀羣籍出見前輩南陽伏公遠白章戴公表元永康胡公之純長嘯兄弟蓋咨叩其所未至諸公皆故宋遺老注注嘉先生之才無不為之傾盡淦山羊公應荒得太史李心傳定學端緒旦諸勝國文獻淵源之數歲華宦海棋系如拒諸掌先生又遊悉愛其說自是先生之學絕出而名聞四方矣

國朝大德四年庚子先生年三十一始用察舉為江山縣學教諭至大元年戊申遷昌國州學正江山乃大山窮絕之境昌國則越島實海島輿中先生皆以詩書變其俗考而至京師左丞張公恩明一見輒器重俾講子師事之當事儒為名

公卿者爭相延譽如恐弗及吳文正公澂嘗語人曰
東陽柳君卿雲甘雨也天下士將被其澤程文憲公
鉅夫以畢一九授之曰文章巨印今屬子矣延祐四
年丁巳先生年四十八鉉書以士論所歸特授湖廣
等處儒學副提舉未上六年已未改國子助教階將
仕佐郎至治元年辛酉陞博士轉將仕郎諸生皖之
如洙泗明其後裔之曰方樂千餘人去為良御史名監
司若甚恐泰定元年甲子先生年五十五遷太常博
士階微事郎時方承平稽古禮文之事次第並興遇
有所討論先生參酌準古今敦繹評議莫不多
之勳臧大臣請謚者三百餘人文移山積先生為之
贊行定名三月皆畢臨江守李侯倜為部使者所劾

他使者力誣其誣後官至集賢侍講學士應詔其子
欽入金陵臨江 先生躡之卒明其非罪核囚者欲
以其相配享孔子廟禮官承望風旨惟恐有忤先生
毅然持不可事遂變有神降于洛郡長吏列上憤官
請錫封壽中書下其事先生以為神姦熊鼓民下治
將亂請檄所部禁戢之沈陵歲貢包苴四十餘艘苴
輕舟搖押行吏多沈江死先生建言請損其三之二
附他貢以輸浙東西每三歲更造隨舟民甚苦之舟
一滲輒棄不視先生白相臣建船司以備沿之其當
新者聽給漫入贓吏錢毋病民會有力沮者不行監
察御史馬公祖常薦先生堪任風憲章上弗報三
年丙寅先生年三十七以文林郎出為江西等

儒教授家省寇二府撤先
生海其決先生為鉤摘隱伏所平反者甚多滿秩而
歸杜門不出者十餘年先廬數閒惟蔽風雨而饘粥
或不繼先生處之裕如也先生雖居嵁壑海內仰之
猶如嵩泰山作鎮海隅莫不以其出處為斯文隆替
之候風紀行部必過門承問而去至正元年辛巳先
生年七十二 朝廷更化徵用耆成臺閣近目有
以先生名聞于
上者於是有
旨以翰林特制承務郎兼國史院編修官趣先生於
家先生即冠帶見使者退謂人曰吾今幸親 榮近
溺陳堯舜之道以贊太平之治死不恨矣會 詔舉

從行江浙行中書留主文檄二年壬午夏六月至官僅七閱月竟以一病不起實冬十一月九日而先生年七十三矣省臺樞府而下皆來歸館閣之士至於布衣江集賢大學士吳公直方國子博士吳公師道與公素共筮起在成均為同僚友至是哭之尤哀家孫頴奉靈輔南還諸公相與陳葬都門見者皆咨嗟隕涕三年癸未冬十二月二十二日與夫人盛氏合葬通化鄉荊山之阡盛氏累封浦江縣君先十二年卒子男三人長同同知孫男三柜穎樞柜天女一所著書有文集若干卷今石竹帛遺文若干卷近思錄廣輯三卷字系二卷藏于家先生為政寬簡不事威嚴而人自畏服其治繁劇若神即之無人壽風中久與之處未嘗見疾言遽色雖有桀驁者亦其德容莫不消釋孝友本乎天性季弟實出為人後遇之有恩不廢在家者生平以奬進人材為己任諄諄勸誘至老不倦人有一善播之恐不亟士類咸樂歸之讀書博覽強記自禮樂兵刑陰陽律曆田乘地志字學族譜及老佛家書莫不通貫

國朝故實名臣世次言之尤為精詳善楷法二篆籀京兆杜公本謂其以篆為隸以隸為古章草有奇氣雍容紆徐如老將談兵甲馳驅不見有喑嗚叱咤之態有言之一代之儒宗者矣先生既沒同門友戴良既著哀辭一篇以悵無窮之悲復恐先生之墓表碑銘記先生沒後之七年其友烏傷黃公為著石表辭一通以科弟顒至先生遂以文拯於天下天下之士識與不識咸能道其姓字雖武夫俗吏不通文義者亦爭得先生之文以為榮先生之見於世頗能文而先府君也先生家浦陽江之上自其先世知於當世久矣然其所以知先生者徒以其文耳而文耳而已哉嗚呼先生已矣其不可博之妙尒既又盡知之也今想其溫如春風肅如秋霜粲如雲霞之卷舒嶷如崖崿之森峭恢恢乎而有容也汪汪乎而莫測也澄澄乎而不可接也以之而在官則官治蓋將無所施而不可然則先生之學之在家則家齊以之而在官則官治蓋將無所施而不可然則先生之學直直文而已哉嗚呼先生已矣其不可博之妙尒既與物而俱化矣自非石表之辭慈叙而鋪張之後之人何自而知先生雖然非公之善於形容曷足以致是哉良故鄴公之深於知先生者視公為何如哉公少先生十歲而其出游於先生之歷中外也又最親且久者惟

為深曰不讓而蒐輯雖言之不文辈猶易也它日太常特為定諡史官特為立傳尚有來於此謹狀

至正五年十月　日門人金華宋濂狀

墓表碑陰記

其交也久故知之深知之深故書之審公非有私於先生也良猶記寒夕宿先生齋閤中先生擁衾語良曰予之交友滿天下然知我者莫若黃公我死必求表其墓嗚呼先生之有望於公至矣而公固有以慰先生之望哉先生之子貞將刻公所著表辭於荊山之所良因書公之所以知先生者附見於碑陰世欲求先生之為人更當有考於斯至正十年八月既望

門人戴良謹記

增附文十五則

勅令

奉

天勅命勅曰先生之道具存方冊非得真醇篤學之士敷繹於後則道固默隱而不彰矣爾柳貫性資高朗學問宏深安貧樂道澹然無求執德不回久而益固是用槩以好爵列之京闈可授翰林院待制進階奉議郎爾尚益懋遠業以富顯

擢欽哉

至治元年九月十二日

議

元故翰林待制柳先生私謚文肅議

天地之運陰陽之化置太和於生物之地置太肅於成物之時蓋兼達變之極非濟之以至嚴則盛者不堅實者不確而發育於春夏者終不足以有成故降之以霜露沍之以冰霰使昔驕虛暴溢者一旦收斂縮閉折挫而無遺寓深愛於至畏之中萬物莫知其所由然故肅者天地之所以為教也惟人也亦然導之以柔惠誘之以慈良俾人見而化之者春之和也臨之以嚴恪以摧其惰慢之氣持之以介正以格其邪僻之心不怒而威不言而厲者秋之肅也育材篤善於和成德莫善於肅嚴肅之君子其猶霜露之教乎故翰林待制浦江柳公先生負瑰雄絶特之才畜峻大剛方之德發而為文則沉鴻而雅勁見之於行則端重而正直怠色不形於面媚言不出於口所學以聖賢為師而不戾俗以為異所至以教化為重而不阿世以為同起為人師入造曹子周旋禮樂之暑毓教吳楚之區晚歲就徵入掌帝制其於闢異端扶倫紀黜淫祀排勢官勁氣直辭可輔羣詞危言卓行可激貪懦迨其退而燕處凜然神居屹然山峙喜怒不著語默有恆可謂有德君子矣先生既卒而元亦亡時異典湮節惠之禮未舉門人咸嘈數而稱曰士有易名況先生嘗有位者乎惟先生之文天下靡不聞知以德配之於義為稱先生之德宏深博大茲不敢擬議然表見而易覩者非曰肅乎請遵古者私謚之例以文肅定謚如何衆咸曰允哉遂謚曰文肅

記

柳氏譜記

柳氏浦江著姓也鑄始遷祖也師顏其宇河東其故

天台方孝孺

所居宋建炎初其遷之時也瀚字宗海鑄子也森字子林彬字子均儆之子也森之子何監字元潔縉字元積也監生三子禪也沽也慶子斷不繼也祐子則友與更友子新亦不繼而更無嗣也彬之子何溫也溫之子福福子周用用與子而周子嘗嘗子施亦絕也禪以下昌為不字非無字也為其絕故不字也縉子補之字山甫其官則崇德縣主簿也崇德之子則知高郵縣事金字時聲也高郵嘗以子貴贈四川知州封浦江縣男則元之時也其子為誰賀也諱貴字道傳也實不然大似魯公耳與實奚亦不字賀無嗣而實後俞氏也次子嘉諱者何尊之也昌為而尊之學為當世師而名聞於天下雖無序目可考然按其文多係元統乙亥至元戊寅四年間所著攷文肅於天曆二年己巳自江西湖扶歸卧蜀山著靜儉齋稿十餘年為至正壬午起待制而沒則此為第四冊可知冊首一幅有柳氏道傳印章又朱印一百九面今所存只五十九面厚亦不能及十其為殘闕幾半然也又出靜儉翁自贊小象字畫與此稿本無二自泰又言文肅尚有手訐下論語及蒙古書詰勅皆從兄自幾所藏大抵文肅文氣龐渾筆畫嚴正無一縱放畸侤人儼然起敬不得拜其遺像而似矣凡至人精華不滅類有神物以為訶護此祝融氏所不得占盡者斯文幸覩盥挼呵凍以書柳氏賢胄永共寶之崇禎丁丑至後三日後學張燧識

跋柳文肅文藁冊子

此柳文肅公手書文稿十四首予友朱君翼之所藏

屬予識猶記丁丑冬嘗跋公遺稿蓋元統乙亥及至元戊寅間作此則其前六歲天曆己巳作也前此者廣長各尺二寸許視此方幅幾倍若書法之剛方耿介與中縫之朱印尾冊之圖章則與此皆無略異焉己巳為公淵材歸蜀山之年夏四月則尚候代江右時耳先君子工書法酷類公非直優孟形似予嘗載懇臨摹一幅雜原稿中歸之柳克復筆終不能辨與晉穆帝令張翌寫表右軍不能自認正同時甫一紀再展公稿而先君子不可復作矣把卷為之長慟若公之書法推轂於昔賢宋承旨人物記嘗稱公蒼楷法工篆籀妙處不讓李陽冰胡元瑞詩藪曰虞楊於妙來閣

書掩此不待予品騭也順治己丑花朝夫次張燧題

序

送柳道傳赴江山序

劉原戴表元

古之用人權尊而法疎權尊則易於取人法疎則人得以盡其才吾觀周官六卿屬吏多出於其長所自命漢晉之相沿三公皆得開府收召名士故薛宣有欲吏朱雲之嗟而桓溫亦以能容孟嘉為喜然不聞於庠校師儒之員有所辟置惟其學行有稱於鄉則人自聞風裹糧而從之此非獨其人之難而道固不可易而屈也科舉興銓格密其說先哉之以中人可能之文藝然後拘之以愚不肖易成之歲月以至江

南異時自通守令丞主簿尉若錢穀刑獄諸像若州縣學官注調一決於選部法不可謂陋而人情往往不樂於為通守令丞諸像而一聞師儒之號雖百里之學亦趦趄畏赧而不敢輕赴彼誠知夫通守令丞諸像不過簿書胥吏勾稽剖析之類而師傳之職有不止是焉者則法之所不及又繫乎其人之自為之於中書行署行署長取闕升府宰士奉牒以次禮進其人廷授之觀者以為榮而吾友金華柳道傳得儒之江山焉江山固衢佳邑氣清而俗簡貴僚使客車馬之跡罕至道傳又金華良士攻文章通記覽不患無以盡其才昔夫子嘆十室之邑必有忠信而憂好學之不至道傳往而以好學啟動江山之人道之成也豈惟江山間江山之風者且將四面裹糧而來於以為明時興文美化之助以成諸公能取人之名不亦可乎道傳曰唯是為序

贊

蜀山靜儉翁自贊

好學而莫或致之望道而未見也壯而漫仕初何與於尊榮老而歸休亦焉往而不得乎貧賤也若乃企卒歲之優游服終身之靜儉則枉笏而看山飲水而著書尚庶幾可以傲兀夫無窮之世變也

又

照乎春陽凜乎清霜無求於名而名日彰數教成均議禮奉常方期盡皇猷之黼黻奈何岸烏巾以徜徉是將使江山雅趣皆衣被其文章之光也耶

安陽韓 性

又

偉貌長身端臞若神即而就之煦然春温海闊天高冀窺覘其宏度霆奔飆豎查驅駕乎雄文來趨蹌之楷佩作儀表於薦紳出入容臺振百年之禮樂昭宣帝制煥大號於乾坤惟其具該博崇深之學所以繼光明俊偉之倫仰瞻遺像有涕雷巾倘使泉壤之可作庶幾士俗之還淳翰林學士承旨嘉議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兼太子賛善大夫門人宋濂拜賛

又

經濟之才宏博之學識見之高制行之確誠一代之偉人乃萬夫之先覺

眉山蘇伯衡

五賢祠待制柳公賛 門人戴良

朱學之傳至於文安四葉綿綿公得其師猶水有源際茲休明儒雅勃興乃以所挾揚於帝庭帝嘉其能俾居縉紳與鴻碩為倫莫之與京於樂辟雍曰公是宗髦士三千于于而從頌聲有禮公訂古始佐明文治成我皇之志大江以西政闕教弛武子之澤一墜於地公往化之有若時雨歸卧窮山垂十五年流水去住浮雲往還鋒車薦至乃掌帝制惟公出處關時隆替出與時行處與道俱煥爾岐陽之鳳忽焉空谷之駒千載曷窺蜀山巍巍

祭文

祭柳待制文

嗚呼哀哉委河海不足以盡公之閎博摧深披星斗不足以喻公之華辭麗筆當其揮意遣言搖毫行墨下追班馬上睨莊屈莫不陶落乎神化凌駕乎傳匹而況律己溫恭接人忠實行非難繼而動有典則言不乖忤而心存整飭追古人而興徒豈庸態之能測信人物之標表誠當代之英特至於居官涖事務殫厥職緒正奉常之儀禮化洽成均之訓迪提文印於儒臺啟藏書於石室皆足以垂譽來今騰輝古昔然而官僅階於五品祿不上於千石曾未得歷禁林之

納獻究蘭臺之謨述何厲翥而鵬飛忽颺散而星沒嗚呼哀哉國殞其良孰禹衛石人珍厥師莫有務式彼縉紳之在位因閣而膈恤公之棺者有以駭都門之見闖臨公之喪者有以感等近連姻姪壻紊振柩當靈車之遠還情怳怳以何極瞻荊山之故墟日徜徉乎履舄長裕於玄室痛幽明之夐隔莫以酬夫舊德列籩豆以告哀尚愀焉而來格嗚呼哀哉尚饗

祭先師柳待制文

戴良

嗚呼先生文場之師文林之雄天既生之其必有意將豐將隆先生之生雅厚英邁越自成童展也得師叠叩嚴南繼謁仁翁衆理之淵至道之腴遂燭而融

乃充新得飲彼豪英一變温恭先生曰嗜庶廣見聞觀厥會通龐材碩德一二編參有符其同遂發緒餘衣被海内揚厲文風王公盛里緘幣走門惟日憧憧二十年間穹龜鉅碑照耀提封我業已修曰驗於為以攄厥衷實類初試邑校州庠繼登辟雍青衿甫子聞訛而附鼓篋而從司誄奉常領教儒臺聲甚溷溷包茆有貢覆溺江湖再歲而蓬先生疏之俾附軺傳以活疲癃從祀匪德禮官悼威莫敢告忠集議之頃先生折之氣厲言雍及阯洪都曾未期月教雨其像乃嚴矩範乃聘名師乃飭儒官我疆我得先生正之慚屈盲聾已則有稟先生均之廩士告貴報政而歸蜀山之下浦納之東飲水著書葬薪照宇歲且十終

四海環眴英聲如山炳煥猶龍飛劉交章論薦公車上達帝聽帝曰俞哉命掌厥制士論稱公而今而後庶其大用以收厥功天胡不仁賀歡未安門已吊凶嗚呼先生今其已矣士失所宗良也登門幾年于茲肇自童蒙月夕風晨婆娑誘掖猶記德容教我食我戒我勸我在庭之蓬臨別謂我若子之質蟄而必洪窘益賤寒乃我之責可不篤厥躬若闕厥躬一朝棄我山摧谷崩事若夢中先生之生踰七望八孰曰非窮仕不滿能亦云顯崇先生之生得正而斃固亦無憾我意不充哲人其萎道日淪喪孰繼遐踪我悲先生夫豈我私亦哀道窮輪車既駕恭陳薄奠矢辭告哀嗚呼先生魂魄毅兮覽我哀恫

祭故翰林柳侍制先生文　鄭大和

維至正六年歲次癸未十有二月癸巳朔越十又八日辛亥友人鄭大和致祭于故翰林侍制柳先生之靈曰自河圖授羲浴書畀禹而人文之肇已萌煥乎有殷郁乎蒼姬漸至暢達而彪炳自時厥後或晦或明迨春秋兩漢之壯偉華贍猶為可尚至魏晉梁隋之降詩淪靡有不足稱自後或盛於唐復有五代之淆陋再闢於宋又逢季世之殘零蓋未有若我皇元之盛治作者之迭興也是故許文正之丕顯性言直造周程之秘奥姚文公之恢拓文體上追韓柳而爭衡偁之導之以勵多士鼓之舞之以風四方而撼撼文學之美亦何翅龍興而雲集虎嘯而風生公時壯年立志已宏從師問學負笈擔簦既見巖南於仙華又詣仁山於溆水而所謂知行並進者亦惟誠篤而粹疑於是悉心以傳授若性理之精微文章之準繩公既盡得之矣宜乎志益篤而學益進故其氣貌之温温德性之蕤蕤使人就之則儼然而威即之則肅然而清蓋不可以意而將迎公不自為已足而猶廢寢忘餐究理會原趣經訂傳必若庖丁之中其肯綮易牙之辨其淄澠渢渢然後數暢融液發為文英此其積于中者既久而見于外者故能韙辭而榮姑其勢若黃河怒瀉達於四溟其氣若白虹橫布貫於太清其文焰萬丈之長猶火之燎原煒赫乎宇宙燁燿乎丘陵飄然如曳明月之珠毅然如建干將之戟森然如

列昆陽百萬之兵讀之則洞心駭目服之則睟面盎
背如觀火龍吹龠發之文聽錫鸞和鈴之聲壯矣哉獨
以斯文為任而先一世鳴是宜為國之楨作帝股肱
而措天下萬世於隆平胡為初主賴賢應典儒臺而
遂十載輪迹於林坰惟德性之沖淡恆葆淑於醇靈
固不以賤為辱而以貴為榮然縉紳之基學者之
依憑蓋有若鳳凰之與景星于是有詔起公直赴神
京吾意天其或者將使潤飾乎皇猷黼黻乎帝廷而
作我儀刑泰之何德未溥施道未大行而遽即世於
玄扃豈造物之難知抑神理之不可徵吾將有問於
彼蒼果孰尸夫筮何賢人之蕆瘁而儒者之救寧
一世之矩萬世之長惟微言之尚存為學者之服膺
大和幸承末契深締交情以區區之合簪剡上其事
而致旌復之命曰規曰範敢不是志是銘一尊我公
之素營諸孫弱冠俾之受經視之以辭而責其有成
則公乎我之隆有德義之交并敢不深加剪伐我荒機剔迪我聾盲膽
服膺自今以後其孰能致屬治益邑仰慕維新旅
荊山之阡有四尺之瑩痛哲人之不可見惟松楸鬱
其青青樽俎既嘉籩豆既盈薦以牲牷侑以粢盛諒
精爽之如存庶來饗其芳馨望蜀山而矢辭哀涕洟
之如傾尚饗

祭故翰林待制柳先生文　程汝器

維至正三年歲次癸未夏四月丙辰朔越二十又三
日戊午浦江縣知縣程汝器致祭於故翰林待制柳
先生之靈曰嗚呼先生之學閎矣而不盡章章於天
下蓋所能者在我所不能者在天也先生以伊洛為
宗修諸身徵諸人究之也精積之也深以先生所能
措之朝廷推而達之天下斯民將享其德儒者之用
可暴白於後世矣吾豈意夫權之胄監置之太常遷
之文董思小子之斐勤歸與之嘆一丘一壑者殆十
有餘年天書徵取圖將黼黻帝猷綸王言而聖代
文章煥焉與周漢同風嗚呼吾又豈料夫宣德揚休
之志鬱未及展而造物者已趣其終矣所謂天者誠
莫之能為命者誠莫之能致屬治益邑仰慕維新旅
槻言歸薄陳一奠哀我尚饗

柳先生詩文為元人集中最上乘不特世鮮元刻即
明初翻本亦為今所甚珍余近鈔宋元人文集當事
校讎目無善本不獨鈔本多譌即刻本亦難遽也迻
於翻刻之頃惟事矜功護短不肯自認才學有限以
闕文疑譌留俟後人以致舍胡臆測三寫成烏前鈔
周益公集中詞科舊稿首序原鈔以錄者自錄為錄新
鈔改雖為由譌復傳譌當吾乎也甲辰冬盡緒水竹
垞先生門下容周姓者持柳文肅公集求售據攜映
鈔元板閱之見字畫纖細疑譌頗多乙巳春臘得彭
城錢氏收藏明初翻本又借金星軺所藏　國初翻
刻本兩校之下慨夫一解不如一解不獨令人不如
古人也顧靡不挽誰使之然固於暇日以緒水為主
卷之明初　國初辨其筆畫錄其疑譌以俟政高明
未必非明窗淨几一端也宋蔚如跋

楊文安公評先生文云如老將統百萬兵旗幟鮮明
戈甲煜煌不見有喑嗚叱咤之嚴余於己酉長夏假
宋蔚如家藏鈔本手自印寫通得五百三十四紙覺
篇篇與文安公之言吻合非文安公不能定先生之
文也嗚呼盡之矣錄竟時
雍正七年閏七月七夕日書於杏花小樓太倉謝浦
泰心傳氏謹識

乾隆乙卯春從同舍蔣寅崙館中得天順本柳文肅公集已自詫為希有惜中多爛版字跡糊塗十五卷慈谿黃氏藏本慈谿記後十三篇盡從闕如是所憾也壬戌八月十日書

船友鄭輔義攜是本來像太倉浦星瑩抄本觀其跋語知自宋蔚如藏本傳錄蔚如蓋以影抄元板為主而以他本輔焉者也取與天順本彼此參對不特字跡糊塗者十可補其八九而且十五卷中所闕記文俱全其餘之賴此校正者不可枚舉以云影抄元板未必子虛行款字數刻本悉同推增附文十五則刻本所無文肅集得此本當為最善矣　　錄人黃丕烈識

傅與礪詩集八卷

（元）傅若金撰

明洪武十五年傅若川建溪精舍刻本

傅與礪詩文集二十卷江蘇巡撫採進本

元傅若金撰若金初字汝礪揭傒斯爲改字與礪江西新喻人曾安調言長語記其少年家酷貧以織席爲生又改業爲針工後有所激乃讀書詩文遂脫然人凡用以勉人之自礪則亦奇士也其詩法授於同郡范梈虞集宋褧以異材薦佐使安南歸除歸廣州文學教授至正三年卒年僅四十所著詩集有初寮南征冀使還新寮牛鐘音等編范虞諸人皆嘗爲之序至正間其弟若川彙錄之名清江集明洪武中又刻其文集十一卷附錄一卷今詩文總爲一編不知何人所併也揭傒斯稱每讀與礪詩如復見范德機德機七言歌行勝與礪五言古律勝餘亦相伯仲王士禛居易錄則稱其歌行得老杜一鱗片甲七律亦有格調與傒斯論小異當以士禛之說爲然古文蓋其餘事然亦和平雅正無棘吻蟠舌之音雖不能凌跨諸家要亦一時之尚才矣

傳與礪詩集八卷一百七十五板元
廣州文學臨江傳若金與礪著
有范梈揭奚斯虞集胡行簡序

天啓紀元冬仲小吉宋銀戚
中杜貢之南溟衍酔任堂已
前進士胡居敬
渝薩蘇袁山水家為
洪之氣鍾為人物代
以詩鳴于唐二百章
章顯于宋焯乎其相
大史博庶文林繼以
章鉅公莫不揣摩而
興於詩者咸師尚之
呂之音寥寥
者莫不歸驅于
本而嫒之若刋根
廣也發垂鏡擇之友
序其端發余觀三閭
彼其至矣著矣之
兄之情睿學之勞
物之美不可盖而
語以發見後
鄧胡行簡序

洪武壬戌仲冬
渝川百
丈山前建溪精
舍新刋

翰林高平范公

孔子曰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夫詩曰興者感發志意觀者考見得失群者和而不流怨者怨而不怒四者之事不同而其序皆有先後蓋見他日論詩禮樂則首曰興於詩論人之志識人之志者孰不足以言詩說以師說演繹以善之矣新物傅汝礪妙年工於詩著編曰牛鐸音者讀之連日不厭聞其音而樂焉以為誠諒尚者曰孔子之

馬而檄視已矣余雖欲為矣庶鶴村若與者能日足為擊詩者之余以天下同其姓字者衆也姑置勿易之曰突鴈且以衆而欲於政繩也元統三年

詩之為學至於漢魏者三百七千至於唐始矣唐人諸體之作與代變焉其論文曰江之流閩商越各單越正宗字之所主賢談之意遠矣淺二者未足以知乎

其沉平雄壯與消者亦衆而貧賤相望發明前事者則浦城楊仲弘江右范德機其人也楊之合作系與趙公最先知之而德機之高古神妙

諸君子未有不許之者也甚後馬伯庸中丞周意深則思致高遠亦自成一家觀者無間言玩進士蔡天錫者家長於情殫靈清婉作者皆是

之而與前之諸公殆駸駸乎可發得也德機之里人倚君與遊識德機其人品於詩道諸君也蓋

原師教日之間詩學博論名勝之地士無不倒屣之魯文名者搖之倒屣之魯文名者未足以知乎

而迎之以為上客甚者踵閾以之以為上客甚者踵閾以

其沉平雄壯與消者亦衆而貧賤相望發明前事者則浦城楊仲弘江右范德機其人也楊之合作系與趙公最先知之而德機之高古神妙諸君子未有不許之者也甚後馬伯庸中丞周意深則思致高遠亦自成一家觀者無間言玩進士蔡天錫者家長於情殫靈清婉作者皆是之而與前之諸公殆駸駸乎可發得也德機之里人倚君與遊識德機其人品於詩道諸君也蓋原師教日之間詩學博論名勝之地士無不倒屣之魯文名者搖之倒屣之魯文名者未足以知乎而迎之以為上客甚者踵閾以之以為上客甚者踵閾以

翼蘇豈非其風韻足以及於乎前哉公相知者多散出於今

忌諱清閟之浦海濱之木不足以久頹吟詠無所良可惜也

初中州號通禮樂而北方之遺風余尚有可起乎者何幸於

體至湯鼎虞公稍變其法始以遺風余尚有可起乎者何幸於

衰陋之氣亦已盡去大德十年庚寅自定錄使還以家貧親老豈無一枝以為

名東南宋季耿耿忠義之士

集256-279

雜著

清安堂賦為惠南李縱作

夫何茲堂之靜佳豁我心懷悅波于兮峽事迫兮來阿讀予書兮

仁和宋志祥伯植點校
第傳芳川六弁編刊

譬木交戶而蘇陰壯觀谷藻以開涂泉心爰順時以息養況願君子之所慮感人生之長勤慨遠近而非常諮逝往以自極恃離析不見之是圖燕居忘仁以自極恃止恃慙吾歲暮而其休何

黃鵠飛兮翩翩其羽雖高飛兮不遇其時兮高飛何為兮安所棲

黃鵠歌為王氏作

黃鵠飛兮翩翩其羽雖高飛兮不遇其時兮高飛何為兮安所棲

敬業書銘

君子學思冏或愆惟德如何遠乃大君子于學思冏或懈詩書六藝遠如何遠乃心有道以興友輔仁遠上達不思者鮮矣

書念母閨室為服用力乃有得聖或問念亦之于往號曰予號而望欲之敬之遠實迷基有前

楚辭

楚漁父渡伍子胥辭劒圖歌

吉月美君子有德以壽也　吉月之正日既商
止君子之生辰亦昌止天錫之德孔茂且植先
善常易惟君子之
以康爾君子之慶
宜雖雲其善伊何如山如阜如岡如陵如
福　其善伊何如山如阜如岡如陵如
慶雖雲其亦范于天華之
德音孔昭　德音孔昭
之德矣政事孔明　政事孔明
遷曰爾君子時邦之
吉月四章三章七句一章十句

傳與編詩集二十卷　吉月之正日既商

五言古詩

編詩五首

天上圓中央四角下相承春時發新葉員脆誰能知
朝榮雖可喜夕悴已萎衰何以慰嘉客但有清江水
已成冬何以解寒結束薪與芻秣馬待朝發
槿籬編孔密桂菊被三徑蘭以為芳佩秋以為貞
蘭以為芳佩秋以為貞命駕出東園言采其芳英
苦易侵故葉苦不盈掇掇盈懷袖懷袖何所有
采采芳蘭葉芳蘭生河畔灼灼有光輝
采采芳蘭葉芳蘭生河畔灼灼有光輝
采采芳蘭葉芳蘭生河畔灼灼有光輝

食未遑飽夕寢詩能安獨舟渡
已石橋邨聞道路設盛不擇處
富貴豈當同憂患

少年行

長劍倚天外若平川驅車駕馬
露芳草揚鞭風白日雖舞雖上有柳入子明眼難朝
神坐酌美酒見莫辭且飲千金
裕豈不好遲疑當如何

雜詩四首

皎皎素明月始出今安淨雲濃
川葬回互天地亦相疑爲知寒卻
厚明終不勝翰
朝帝黃河流莫駐長路踟躕長相
歌欲發聲先悲仰之不見鄭木以為輪自非
制作聖何以通萬代徽遠遊子勿用歎苦辛
庭前已河陰難見陳高
歲二素明月始出今安淨雲濃
川葬回互天地亦相疑爲知寒卻
厚明終不勝翰
有恆運清光寧久曆
寸陰重所捉片言害所藏行役惡
辱具日致否通邪離常修正大安
豈遠人撫心徒自傷

未明發無衣食終飯次來石大江天同流巨浪山樂
寒谷蚰蛮崖古老識色其榜有
民庶精沒與大塊息冏思開元中出入秦帝澤卿臺高
話杯言視青玉滿思樂日潔車臺氣何持爽酣笑秦華
小家歌湯瀣考顏聞雪中梁
夢昏烟平斥壁成唐家商問
載但故還騎鯨信緣緣捉月
達寄享都然安之去勇貴何
見憶白骨烏斯來清小亦學
墾棄流歎酌之杭去指不得
晚悲

寒竹篇

寒竹依澗阿石生何年歲息因孕地生成籍玄宇春陽
散華景枝葉被光彩及茲芳盛節變但恐霜雪催思曜谷貧薄在君子風
人心興中歲聘司牽拙好淫棲魂雲海流性諒靡遷
梅花尚
素芳何皎皎服羅江洲夫人采惟江風飄歲冬抱龍自持

集256-285

自幽城北門平野一望遠接
等為不生白日何氣蓋地
化為土衣冠滿路悉是馬
足將為生民恩自淺

八月十三日至京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悄君子心懐上 [illegible] 路九圍環照雖節陳古生獻
寫感懷能忘心懐況九行美勿重陳店易復何求

送別崔子典

人生若浮雲同聚會合乃在故鄉
月洞雲深杳杳小相好暫失誰復知
當萬里行業為此辭同心不可違
暴風拔木鳥失其巢同心胡能忘老苦仲春
云樂樓上春花發春江水綠春鳥鳴
隔柔翰時詩到開花共攀折
故舊合依有樂此

西行出周道歷覽至平原淫洲何乘舟浮炬二公營洛邑王業亦已艱大禹忽離亡泰秀復羊亡不見舊宮室但感喜所之流水戚諸侯誰跨六合開商周法令一朝廢并吞稱二秦悠悠阿房宮三月烟火焚
餘仇猶待殄堅

和周伯猷詠水鶴

美頸擅奇姿閑雅有餘閒
不鳴明之公淥醪風采動三軍
隔柔翰時到開花共攀折
故舊合依有樂此

贈崔宣和敬百祿將事無懈

秋日提揭翰林

涼風發時至天地何蕭索
無衣江原野黃葉稍疎落
時端能淹遠行云卒邑單無恒舍南北異故鄉同苦辛
無厭弦望若孤舟三秋白露晚一葉以隆寒

朝出圓南門北顧望城闕
縣谷有安駝知音明天地
貫白日鳥獸相親馳為君長嘆天道安可明

西行出周道

豈無梁風流安可由見復加發發無影增感

送仇雄善歸光州

李秋寒風發時物動凄人勞不貧人事違多所恨情為江雲合君水中泥曲館徇微採時帖詮能詩大道長阻逢中路頓征回湖歌越南門白莫誰水西雖

送蕭介之

斯子秦吾都負志雄圖門宮閥何神就月入新章動經高閣遠事業狂管坊雲及燕台信豪地日古雪愛才

說近芳卓恩莫不遠云如長不樂悲

舟之懷若莫要長不

木訪菊龍山川悠且長小齋若鬼沂洞結洋

說遠裕禮泰云亡當心者費手與

頭胡氏有菊堂

紹凜有俊暴感悲時物動託在門有酒復盈瓶日莫元化爲知榮悴表

九日曾飲和胡古愚諸公

凜林霜已至榮木遺故枝酒非兩性物至卿共特沃言愛重九良及期飲福余尚議如遊若能陰陽可通誰氣日已渴佳長榮益懽難合愛此凜神奇大古不絕其手且同歸

聖人望者宜制作配天湯般輪宇規矩經義故有陶鑄播在斯須弗容若熙神化無窮不遠細前各對當者愛崇時朔云歇圖方莫盡既具尚先民不可忘彩知大古世崇六以為堂

和趙隆秋夕雨

落景翳重城凝陰起初夕幌靜弥多宿簾聚復迸恒念獨氣委化時易既明月皎前牖清風振綠葉感物懷所詠歌良可

集256-293

淵明圖

淵明高世奇節良原謝仕誦云偶忘去而娶疑人生驅衣食機操檀累之扛已不足頌五斗奚以爲辱故不載中作者與焉明

題雪舟山水圖

黎美蓉奇石碎研連孤嶼初霽旋成風新枝凝承露盛時物化感彼芳蔡度故人思久要風雪昔年良諾山阮詎非倫求羊謝同遊處心願自此從今至遲莫

九疑圖

鮑已白賁朝旋已清江澄霽草突已春風基近相蔽飛鳴各自適雖居亦有次雖慎思有則盡若工乘隱微洞庶幾悶淵翠鴻爲侶息飛鳴求其樂光集良未實復至凌訣斷使我懷江海遠徐淑秋胸安常恐陋元風尚飛人棄漢

題袁宏泊渚圖

秋氣集空渚月彩泛微波夕坐延遥思中流閒歌詠舟近相即的的望歸河高懷屬山鄉良會更多未知白放下視此復如何

人拘閑日將見何期短褐老方堅時清風坐來滿

題石牖畫

漢使數公搖千秋見落雪珊瑚風牖時有微香出黃遠物

題畫水小景

曉煙籠高樹野水連幽草漁艇泊柳川業使似孙川島墨下卸波聞黃鶴綠陰坐見老村斷行迹迷沫雲遠公高後盈路間一與祈猶見餘去中石映書人來無數何處江上系船山若待如

義字已明泉鑿新倚窗雲從狀函紀七登處提遊門施亂石成小徑依窗山欲滴日泉洞映疏不受塵風中詠幽境何聞秉長廊疏鐘落平湖窮山影遠嘆來應照魚鳥終日閒琴書有時至風

迎秋氣歌松深更換調山翁野村飲理獨立無人見

題畫梅

使卷思多愁悵暮山遠

老梅亞清池寒香動疏風流泊月下孤山水來昔孤花何映免江翁忘機狎鷗聚上武陵漁何處問津

七言長短句古詩

奉題仇工部壁間古松圖狀

蒼松在山自高古淮木翳之人不覩忽然窗間向堂上舞滿坐嘆息長風生松杪偃蹇半將疑思神會寫時巢鶻虎豹毛爪連拳拏乃知巨筆老且神力幹造化操斤鉤皇天不為朱生貌色山中豈無材木倚松巳為人愛猶見尔為尔生貌色山中豈無材木倚松巳為人愛猶見尔為尔生貌色山中豈無材木倚松巳為人愛猶見尔為尔

大紀淵挑連鳥逼且人紅出見之坐右神森森夢驚鯨度海疑從檜出鐘入竹出易致 一作別語無愁今誰賞翁已素壁走龍須風雨蛟疑日應長歲昨逢毫雲正愁炎天忽若對清秋玄珠滿把君能掃綠酒千鍾 一作不用求古來豪富詩書積皆見轉墨相連閣君不見盧家莫愁在何處武昌統風雨江上常疑聞 一作聽寒坐中歌恐風雷黑摩挲直如見溟涵秋夜長 一作如歲長如何夜夜清人不能寐尋琴

賦得秋夜長 高 蘆龍江人

秦趙滝兼善御史壁間劉伯希所畫古木圖

遠樹含幽姿近樹亦古色水僊嘗見畫不得乃在君家中堂之素壁青林寂寞行人窮白澗微茫斷煙隔入門得

八陣圖成泣鬼神三江右繞周寒暑蒼波噴浸圖且堅雞子結成生理全久當化鳥非為怪大未成羊亦可仙玉精隱月相照射金液流霞相繞纏輕清已判中黃外元氣猶浮太素前英雄事往惟存石天衡地軸今誰識江上常疑霧雨寒坐中欲恐風雷黑摩挲直如見溟涵仗罡步斗同沙磧長路相將拂劍隨天陰勿使精靈

滿滿雪飛生落日便思歸翁爭小後飄來寒風聲如君夜眠愁雨黑留客畫堂秋清劉侯學李成畫手稱獨步時見作古松盤屈百怪鉦鼓來人情年芳安得剡溪寫其趣 一作雄安得剡溪寫其趣

慈烏夜啼為劉氏子作晉寧劉氏母王

慈烏夜啼烏生子為劉氏子作晉寧劉氏母王

慈烏夜啼烏生子養育其子成人仕為藝文監筆庫吏得祿以養其親士大夫皆歌詠之

慈烏慈烏何母養汝時乃在劉氏庭樹間喈爾烏子尚乳時安知何母宛頸獨宿日夜畏汝生憂患喈爾烏母自苦今汝逸雖有風雨巢棲阿母身蔽覆不使烏子

集256-299

集256-300

君不見道邊不材木拂
盧百圍安所用
龍西節婦歌爲閻毋田氏作（明宋仁訓撰仁字為神廟江陵）
龍西節婦生何苦二十夫亡子方乳琴瑟趙閒黃鵠舞
鏡中畏見青鸞舞自從十八嫁良人年七（三）年作（淮安燃）
征意漸落啼痕污燕支粉月光閨中坐憶劉郎南浦春潮生
報消息至今死卻如無日秋明北斗心悲風夜
落巖泉泪誓將玉碎不瓦全門戶有光輝八十紅
妻擁北堂柏舟那忍誦共姜節義重千金門戶有光輝八十
及其為人才能達共感激作憶昔行一首以贈之
憶昔兩夷狡肆鬼魅魍魎惡何為留若魚在釜命在坐
宮觸關陝之疑拱若適足蜀川得
困蹄卯到從事持其邪人士所送
楚牛夜備長林東公然入城歌宇帥況論過邑殘黍主
至大間夷寇野鵲劉莽兵鬼亡肆
毒入城登元帥庭大叫抑視其
為幕白府僚吏稍之捷其源於鬼
遂以宇事聞會執政有銜元帥者以
府者坐之後八年朝廷亦知其枉
宮觸關陝之疑拱若適足蜀川得
困蹄卯到從事持其邪人士所送
及其為人才能達共感激作憶昔行一首以贈之
憶昔兩夷狡肆鬼魅魍魎惡何為留若魚在釜命在坐
楚牛夜備長林東公然入城歌宇帥況論過邑殘黍主
巾未解漂時結人間萬事可勝悲斷江波日夜駛君
不見會稽愚婦輕薄兒
辛巳題陳客議溪山圖事可勝悲斷江波日夜駛君
不見會稽愚婦輕薄兒
陳公遺食一事無開閻
猶憐清湯淡刻松陰生坐
在清溪曲樹下風聲出
堂聲森森文人避世嗟
史脩圖賞可憐九老圖
清風欲生之不可通我
題順元帥府都事楊廷筠雪巷後
陳公遺食一事無開閻母田氏作（明宋仁訓撰仁字為神廟江陵）
猶憐清湯淡刻松陰生坐楊廷筠
在清溪曲樹下風聲出
堂聲森森文人避世嗟
史脩圖賞可憐九老圖
清風欲生之不可通我
題順元帥府都事楊廷筠雪巷後

出郭城頭下村日郎市上風前越陂聖餘鳥雀悲
荒垣只見狐狸出古墓唯聞鬼哭來重毛遂奏秦軍老去長蘇說趙功盡卻
歸來伴公子秋來不足歌
隨陵萬騎逐星火朝燈夜起相照公子雲摧鉅鹿下秦人
高將連遠事比行
傷哉行
傷哉何傷哉出門踏荊棘徒哉子勝為之哉
龍驤若未奮忽復西過吾聞文翁治蜀教道法行者化
之高古不動長安道
廣西謠
廣西謠一何遠北山婆七山婆七何遠北山婆七何遠北山婆七
來捕賊苗可死官軍掠我妻與子
八十里山行
桂林之區錯雜百蠻嶺南有八十里之高山跨天蹄延閩
徼人倚巢落刻棘牢勢連大宅軍規
作作巢落刻棘牢勢連大宅軍規
徼人倚之作作巢落刻棘牢勢連大宅軍規
徼人倚之作作巢落刻棘牢勢連大宅軍規
徼人倚之

天性況復所由來出忘身爲心何有馬之前垂
回首別墅松臨謝傅棋故劇
野曾即今未浔解歸田賦
朝川

東溪行爲孙州烏江楼浚作

東溪主者湯卿軍少年領
身守平性白雲閒逸重
青山左地日光迎客翻五
沙鷗分鷺村梁久客意
白國科扇小論中閒楼
局比庵古有高

代文曲

良木施葉霜飛文落前
紅顏舍杉盖風給
[illegible]

上林朔日無來鴈帝
繫城御婦詞

繫城朝氏子一生長閨
閒明鏡不慢治蛾眉誰
君期時華始去一身未亡兒女小
行行舟河水梅妾心終不論
年別離那可道

七是魂子歌

吾聞飛星宿光時晨彩舍光或
滅閃電熒見神指昌家六芽七星
天上還悲失白榆匣中欲見開玄
逢次何忌浔以晷弥月永然到宿
新晴試筆當廣庭閒霽生青
奉使不識天文經歸來庭有足機
石長他人間知客星

送儀敬大御史之南臺

御衣國人北闕有時況
府中文治相楷作長
恕夜被漆黑照子天

但恐吾道終淪沒 故人拜卿史走馳除書百憂集
文氣冥冥欲回越 感君行把君袂 瀟湘洞庭霜始清 蓬萊弱水風能至
愴送君行把君袂 瀟湘洞庭霜始清 蓬萊弱水風能至
蓬生對策遭英主 草拘明廷起高第 冊閣終將集鳳翅
青雲早見驊騮驟 一生忠義心所留 身至霜臺仍黑頭
感君氣槩重結交 今冬我從柏臺謁 鵷鸞秩滿衣南下 勃江海
寶劍秉行年十年吾聞 天師張大文初 夜愛松民宮庭導日 温方
至元二年冬不雪 一天士星親過天求百神罰 官之孫住龍虎山 領祠官列 者

地下曹瞞那得閑

未簽簽題卿福所藏勤耕圖

未簽簽題卿福所藏勤耕圖 未簽簽去年拙而今年足人家耕種少得閑一
春強半田中宿塘上水生未欲齋春禽愛近落花噪出
入無人看門戶野庭一任人來去有時耕罷赤長吟歸
來不記入村深書編從挂牛角上詩卷閒留桑樹陰田
家小心畏法令嘗願秋租得餘膳鄰翁昨日到城還聞
說縣官有新政民閒甚馬不禁牛有牛耕田君莫愁

喜有後題羅天圖 喜有後酌君酒為君壽井青百年知為誰今人
喜有後喜有後酌君酒為君壽井青百年知為誰今人
之心古人手是誰幻此靈鶴解人意坐令見者嘆神異
鵝兮鵝兮滿何慧跂不學汝上精衛禽銜石填海恨海
深又不與蜀中子規鳥空山夜啼於達曉梨花亂開春
日晴嗈嗈來踏樹杪鳴風裏花開時見尾煙中樹合但
聞聲閨中少婦驚徐喜卻憶春未郎遠行郎遠行兒在
腕郎歸來兒在目想君得書郎有期正是閨中聞鵲時

題薩天錫歲寒圖

松樹青青氣干丈野梅幽竹連庭爽月下微風總秋開
屋前大雨落鱗長有君攜壁有此奇君更與此同霜姿
乍開清滿縣石泉若流雲生古陂我昔村居過樵舍

小事微范淹恭敬待人皆
今晨見壁百感俱集成此
此物最寒能一心
寄漸昔部中春不華熊羆
故人青春起高第才名豈是尋常者衆將心事同殺
直以文章最是曾德鮮為時初已燕柏蓋逢君五
心如古書窮家籍力研六義述風雅一朝桑經毒
即忘地望長相給王前
二時巡部者絡衣幾處達人聞駐馬近閭初命仗華
錢塘多勝景崇蘭洲有
萬山潛入青天

烏金子為郭文所作
烏旅上屋檐上生時作巢養
三雛特母食一雛長簡說
何鄉在樹母呼深雛求時
顧安雖愛二雛集堂翁安
樹間舍哺以食教以言今日羽翼成將搏鵰不言
武氏滅李蕭武田夏
孰不有歸武氏有歸貞且慧
志不可奪義不可屈命子有
不有子蘇氏有子等以明
子雄樂雖一雖死一雖
何鄉在樹母呼深雛求時
顧安雖愛二雛集堂翁安
樹間舍哺以食教以言今日羽翼成將搏鵰不言
武氏滅李蕭武田夏
孰不有歸武氏有歸貞且慧
志不可奪義不可屈命子有
不有子蘇氏有子等以明
子雄樂雖一雖死一雖母教
烏施上屋檐上生時作巢養
三雛特母食一雛長簡說
何鄉在樹母呼深雛求時
顧安雖愛二雛集堂翁安
樹間舍哺以食教以言今日羽翼成將搏鵰不言
武氏滅李蕭武田夏
孰不有歸武氏有歸貞且慧
志不可奪義不可屈命子有
不有子蘇氏有子等以明
子雄樂雖一雖死一雖母教

之盛長箭者先
子雄樂雖一雖死一雖母教
烏施上屋檐上生時作巢養
三雛特母食一雛長簡說
何鄉在樹母呼深雛求時
顧安雖愛二雛集堂翁安
樹間舍哺以食教以言今日羽翼成將搏鵰不言
武氏滅李蕭武田夏
孰不有歸武氏有歸貞且慧
志不可奪義不可屈命子有
不有子蘇氏有子等以明
子雄樂雖一雖死一雖母教
烏施上屋檐上生時作巢養
三雛特母食一雛長簡說
何鄉在樹母呼深雛求時
顧安雖愛二雛集堂翁安
樹間舍哺以食教以言今日羽翼成將搏鵰不言
武氏滅李蕭武田夏
孰不有歸武氏有歸貞且慧
志不可奪義不可屈命子有
不有子蘇氏有子等以明
子雄樂雖一雖死一雖母教

韓幹畫馬天下聞幸力遠到書將帥忽從北右見神駿
落日蕭蕭雲雄深利氣開日逐飛鳳風驟十三匹
神龍變化未可知天閑光芒有時火去年割馬喧都部
沙南近來一匹無君處下入駿同駝驅
題劉煥宗明畫
刻畫苗時變若馬天閑
世乃神駿今見畫圖前四匹
人按論其間當千里長安富貴
家乃得存此圖使常持獻錦天子
題畫
昔聞神駿今畫圖前四匹
到城府誰依湖石閒茅屋
白鹿歸漁舟鷗鷺朱青燈
生氣逸手中之造物
今楚亡忽然遺我四老翁
到城府誰依湖石閒茅屋
白鹿歸漁舟鷗鷺朱青燈
生氣逸手中之造物
今楚亡忽然遺我四老翁
題李將文章畫始末並使臣錄石生光如許者尋君坐楊下
為君誦詩神蒼然他日清廟製琴瑟若有長材安弃捨
劉宗海山水畫
昔聞山水邑樹藝皆卿徐
追前人後之作者指一士
篇元氣功摸盡思通鬼神
一生清苦苦十年不見
白日雲間起窓户頭上松乾
生氣逸手中之造物
今楚亡忽然遺我四老翁
到城府誰依湖石閒茅屋
白鹿歸漁舟鷗鷺朱青燈
題李將文章畫始末並使臣錄石生光如許者尋君坐楊下
為君誦詩神蒼然他日清廟製琴瑟若有長材安弃捨
悅聖俞近時詩下樓悶倫論
牧牛去聽衣愛遠
牧牛山復山山上山
雖高山上山
雖高山上山
雖高

言性七鷺四坐乃仲山人張其口喃呻万物同一氣
卿酬於人豈天意終近者遇子嘉陽城知我貧薄謂說清顏回屢空吾豈敢
詩鈔多貴介吟嘯亦風流君不見松柏空自材
贈蜀士謝茂才
成德
途江達近皆名山仙翁翰墨多從還五田輝七宅富
并寫佳七篇人間謝君子之得其道家積群書日誦
上必欽求能如物東海可方不都君早時至性無庶
出落野華志寡諧鑿圓鑿方枘歌以贈之
年十月某甫作

牧牛圖為袁氏之子送其經歷君達潮陽而作書
有竹木水草其間一牛食以禁
牧者手令於其側而各自得焉蓋民之就牧者有善
是牛善養之而不為鞭則可終歲食其力矣觀者易
說去潮而潘令之治潮民多施於其第且關潮民多施君
者易景南輔於之行求請作歌以題其後乙巳元旬四

我生田間食牛力牛高馬命古所惜漢相行邊第自問
第玉堂見心先感看畫此圖誰所畫牛為牧者何關慰
晴令閑生芳草十歸還巢通谷林下牛飢或自飲養之勿害天考全服箱可以致遠道力牆由來知
東潘頭家七雪刀買黃牛
題香室僧所藏胡志河畫牧牛圖
有年再問長民如此牧養民得肥國當足君不見去年
題畫贈馬鄧文詩松柏圖
達官能馬飽芻死農家高牛恒苦飢春田百畝用牛力
出入飼之須以時平林茫茫雨如霧牧前牧自知路
孤松直立若為人作之不得水然穿地得水然穿地

五言律詩

發武昌留別諸文

客子南來久京華地望通交遊舊遠別文物變清朝
漢峯先動幽燕雪新消芳年各努力流歲不相饒

江州社日偶風

江州社日及商客行人慾念鄉誰知風物異感此生芸館
酒治醫飲清談送別閒風物未將動堅坐且論文

大霧過安慶

水郭浮慈雲星江空連海白山遠入淮青

古剗須到無流未可停過天牛晚風雲開暖日旋喜滯因土俗近佳有入相
巨石中流伏檻前盡日旋喜滯因土俗近佳有入相
或過三峽源疑及九洲輕舟已漁釣錦纜待發華
下船悵留侯

蒙傑閣休運乾坤屬遠談自須成漢業豈揭報韓恩
西嶂長祇青山感昔遊同時多英傑重見王侯

對雨

金京餘二月驅雨獨今朝歷馬忙涼通積水海
宜深潤澤已史淨塵囂萬里平如砥歌樂聖朝

秋七王京夜迎七銀漢流動斜纖錦靈駿月星多開秋逢櫂天帝
子幸容舍

八月十四夜聞雨

京華萬里客念久雜群月幸中秋見雪驚靜夜聞本
驟迎翔野點滴帝雲百感西風栗屋聞千點小

中秋有感

萬里中秋月孤舟海客心雖聞熱似同閒陰洋流晃
出西江水天旋北極深若論今夜意不聞桂枝斟

靖寒霧龍鱗濕所以巡達多近侍宗社荷元勳
印旋籍本無生靈係聖朝閨門一騎至血淚萬行紅桂
月虛秋發梧雲曉葉疏孤臣望北掩袖立西風

葉逢章地張切感成清塵畫竹盤殘月露生席倚望夜獨坐龍
盤長安今年大春

海子上

獨步金河上遙看碧海陽橋疑通路舟成到方塞
室寒仗杆龍虎夜出珠浮槎八月槎應念客星孤

即事

即斷漢淵中心傷秋淵秋花光元在漢同動同安龍安

社多佳氣公相是法獻底憂
未有龍庭使簡讀兒開雲山秋望遠星月夜攜明達
施多竹堂深居鏡入城疑聞走神鼎且可慰群情
閒布政使遠從北極來日降三韶動天抱五陵風謝
送安西王繫星恩上台

寒江獨釣圖

使節遠從關天書下
表兵猶動陳陽駕未還
中秋同王舍人
皓月開良夜清樽洗晚顏
翻分華未向山傑覺初閑
城關臨秋迥庭柯宿露團
金菊舊時序對此感流年
木扇烟庭度蛩悲砌下蟬
古來同此節共引文章筵

閒起閒大江清文見行人向何處白雲青處
贈賀秋海遠色赴高樓日面小洲合倚棹廻
長天吳海遠色赴高樓日面小洲合倚棹廻
廬隱鴨度倚柱見龍
湖延英望山野信知遠塞雲出白遠橋
高年餘菊水別菜在望山野信知遠塞雲出白遠橋
陰迎客徑花向引猿聞風欲酒瓢
和張判官
遠道動相憶明時不才偶承天漢出視到越裳來
聊書登殿罷酒杯天漢出視到越裳來
聊書登殿罷酒杯天漢出視到越裳來

酬景雄載
迂闊長安出羈雌又住天春歸萬里別朧盡一盃疎江
溪逼歌席猿猱斷客眠前相思亦即見真恍論公賢
和王中伯寄子伯兄校書
閒有閒士快逸於閒下棄官捨萬金之貴坐萬里朝
廻千金之貴坐萬里朝丁憂建業閒居尹京題詩沛
雪驚逸興感恩悲情秋風動江水遠思滿松陵長時安
得見清論共忘形
酬李十二白同張十二博雙鶴見寄
一老庵閒歲三年建業居東林寺裏白雲初
物理朝競事詩此時君同白不如君子慕高
悦君高興遠年老愛園廬
南宗頓覺日東園臨遠年老愛園廬
水生嘗差入詩巫得山遊陽化去
楚士燕歌遠出山李白不識田生眼
日開琪樹青天下玉筆看春長不死文采映芝蘭
送李森高夫婦
孝德鄉評在鳥情世事違孟光能隱第史不同歸夜
所悲燕侶秋風惜別衣家足文彩閨房有光輝

望北思舊舊朝廷失意星
落長沙白雨留建業清湘山夜來五更照淚痕

涼師守歲

日月催時序乾坤隔歲陰
客頻開文石稚侍弟完深情語笑不知疲老名

除夕次韻

尋君已出洛父老向空村
餘深村白山憶故園黃花有同心詩旦共論
星歲逢庚午感年思關東

送聖書使

兩關除書下三山錫使來慈恩不堪辱
笑容暗記卓老上日裁不須愁浪款水雲滿烏臺
衙前安邦郎署華出帝京星連百粵動風過七閩清
海東南入應須日夜生到官須苦問常使慰鄉情

發通州

燕鴻經旬發吳楓此日秋
津長林暗斜月絕壑明孤舟
水村

對樹龍慈合官梅花曲通入天迷遠近衙日得西東酒
旆青絲水漁舟白映山一時還閉戶才落何必城中

河西務

驛路通漕舟放舍倚河清曉西日去帆平野江花
到客邊逢閏愁水擬妻孥定好行

查納口

運道通漕舟深淵書兩河魚偷沙樹小魚傍海風多
晉秋入行日二三民共喜又一年半轉笑歌
成汝為侯人莫羨嚴光無

劃行旦復莫愁坐相逢酒行日暮書聲好月明
河曙鴈人家風雨急水鄉花色晚今似舞衣

長蘆

水國常含鹵沙場業煮鹽海風吹雨過山氣帶雲
陳切通市知來處落潮依舊還

蓼灣

淡雲平湖白鷺花遠樹青田分倒影中流亂魚蝦
鴨頭春水綠鷗背夕陽明

湖中方洲留別

七言律詩

題王紱畫

道士騎牛風過吕梁山水窟樹湖黃
家學存光業傳畫妙入江湖行吟偏山水窟樹湖黃
巖勝翁仲青雲湖湖
城市逢君地庭軒高枕客問花陰通秋曼永永見懷
雨懷飛舄看雲盡意滿留味覺久猶恐過黃梅

題陳與之

千日清江過南風滿客地長蘇墅人有
第餘双鯉遠家棹一身有涂城愁眼莫厭把盃頻
聞說避秦地花開忘歲年

桃源圖

送雲門僧遊浙

杜錫遠蕭水風乾向武林海紹興相逢江
地通香氣潮來合光青亦知無住著頭處得安心
吳越青山亂隋唐古寺多雨中持鉢去拄下掃
淨唯請在心法秦

七言律詩

題王紱畫

道士騎牛風過吕梁山水窟樹湖黃
家學存光業傳畫妙入江湖行吟偏山水窟樹湖黃
巖勝翁仲青雲湖湖
城市逢君地庭軒高枕客問花陰通秋曼永永見懷
雨懷飛舄看雲盡意滿留味覺久猶恐過黃梅

題陳與之

千日清江過南風滿客地長蘇墅人有
第餘双鯉遠家棹一身有涂城愁眼莫厭把盃頻
聞說避秦地花開忘歲年

桃源圖

送雲門僧遊浙

杜錫遠蕭水風乾向武林海紹興相逢江
地通香氣潮來合光青亦知無住著頭處得安心
吳越青山亂隋唐古寺多雨中持鉢去拄下掃
淨唯請在心法秦

明時進用多英俊漸宇一經

秋興

天上進旗卷漠漠人間鼓角送悲酸山河古說名邦壯
月露浮雲堪慕遠楊柳秋聲已客寒老露清
地今清湖赴九江歸去收書經石室坐來杜陵獨愁
西風檐淡都門別莫愛清樽倒玉缸

和宋子奭病中

知君憔悴對醫師掩卷閑遊興已衰
愛時苦愛杜陵詩閑向落日國危前城潮高秋建業
自有群公勤翰翔不妨獨臥對牛斗

寄漢陽黎還州

白老意氣欲凌夜五陵佳氣依然
方士言我儕去建安受訣神信然杖錫更開重女上
樓慈悲高一悟然
舊日桑向嵩瑟一渡愚公長安已衰客心莫問長卿倦
嶺雲孤岑故人金天門時虎星辰外雲氣從龍雨露
宜風山時攜日前人
題張許公祠

將軍結髮事先朝百戰山河血未銷按說一再垂能慨
慷無聞去病最嫌姚邑劍戟逢秋峭嶼雨旌旗落葉潮

自古英雄須剛食精靈何代待楚解招

送湘中李從事赴辟幕

長沙上游山水窟湘中李子古說名邦天開翠岳三楚
地今清湖赴九江歸去收書經石室坐來杜陵獨愁
西風檐淡都門別莫愛清樽倒玉缸

和宋子奭病中

知君憔悴對醫師掩卷閑遊興已衰
愛時苦愛杜陵詩閑向落日國危前城潮高秋建業
自有群公勤翰翔不妨獨臥對牛斗

寄漢陽黎還州

白老意氣欲凌夜五陵佳氣依然
方士言我儕去建安受訣神信然杖錫更開重女上
樓慈悲高一悟然
舊日桑向嵩瑟一渡愚公長安已衰客心莫問長卿倦
嶺雲孤岑故人金天門時虎星辰外雲氣從龍雨露
宜風山時攜日前人

題張許公祠

將軍結髮事先朝百戰山河血未銷按說一再垂能慨
慷無聞去病最嫌姚邑劍戟逢秋峭嶼雨旌旗落葉潮

從來涉武須傅業要在假周老盡心
元才

北閣今最雪湖暮國畏人知月寒窮水遶三部
雲時蒼語失九疑端木細飄天上梁梅花商嗩嘹南軒
山陰鄰得秉佳興起遠商軒自詠詩

客館對雪

主人並禹清最出獨座客擁毳白晝冷空閨雪花晴近暖
故劇論盡松開心元劇漢卿盡松開心元劇漢卿
但使年豐成國用數論遂子公黃金

元司

每歷風城多滯興擾君如軍更來書
送賀尚書致仕揚一赴上都

使者懽行止曉風華臣傳詔到新相
江左俱看起謝公路經秦峽秋期湖天遠漾河神氣通
閒說至尊方宵旰恩榮合行色後宮鴻

送唐子華赴嘉興照磨

閒君秋思滿記所行李今最黃花晴近暖
江城江憶張生盡神淨句日山使起湖湖青天海入
閒談題高韵詩興酒成一醉歸斷腸斷圖

和保大常元日

日射天門海霧晴雪頭仙路象旒迎
花氣向歌風聲動客遲古劍不論萬里事雄若定淵中
元旦

宮湯橋

詩奏作橋導水上行春通清江窗中天接五湖潮去
地連三楚北來通書雁共鳥雲汀漲鳥鵲波湖月清
關詩隨物象為何人採鄉

次韻春雪

才是天花散點寒銀樹尖青條綠柳金池
飛舞細無痕縹緲飄飄不住春庭積很應知年穀景出
臨水閒賞似梁餘柳遠苑習通飛觀花宜雪泉湯伏

山河滿目今金盛文武方多國未屋
九重城闕擬清都萬井閭閻俗國初但見鉤陳月轉秋砧動知雞犬亦安居劍陳
星主風照思輔治由來府朝不重書一
逶山千騎接神都穀滿秋田露下初舂黍不論
人烟多見入雲居百年禮樂成周典萬古
真有新詩證風雅諸公才氣並淒虛一
黃如雨羅神都郊向新京神馬初日月遊
風雲遠隨紫宸居少陵謬許陳三賦司馬
愚且九閱嚴守虎王堂金貝清晝一
公事畫永登京觀

七月十一日登劍
閣一馬上
梁城秋早五雲開望入青山定幾回
行客指棚看潮腳西風識雁來
孤村燃火宿猿哀古關門寂寂人烟
絕一路寒水桑麻繞劍長

白日西明洗馬溝山上峰巒似劍
鋒勒勒訪前朝業況南征忘後患
四壁光華照早秋諸人傾盾使文州
書吾亦為君並拂衣

梁州樓居村先
君主簿
梁州樓居村先
君主簿並拂衣
天德炎漢若須扶
曾痛力謂綿竹國

西風傳舍蕭瑟前臨北
趙州石梁宿李嘉佐上有吸果羣僧
趙州南禪石牡丹李泰伯刻晴望夾水流日月隋南去
山捲風烟翠魏開向耀誰識見仙翁更驗馬今迎使者來
却恨素人爲原海謝勞心力望達來
磁州
晚出邯鄲塵滿路武安洪相起西風裁山落向雲間落
滏水船從地底通秋草尚疑春戍漏野花無復漢家紅
古來富貴皆黃土莫嗟行不快歸
武城

滏陽縣前秋氣悲路人皆說舊時
西伯拘幽尚有祠堂柏
西風落葉成多感行過羑
汲縣

汲上荒城連故宮山頭芳草秋風
淵明歸去無人見獨倚斜陽數雁
欲寄高樓千斷腸目斷飛鴻
萊州
萊蕪
萊蕪
萊蕪

崇仁峡

南舟夜宿渔龙潭久雨初霁
天湖游湘得青字
天子只今劳道使将军何日逐平戎

赠黄天荡

君能突阵毛风烈落子抱擂鼓断鼍
外湖边村处处闻应往野樵
来此道逢兵法却道逢人问姓名

寄雅正外

江北风沙鹰扬通梅张
却望洛阳城阙恨送书
桂林春色好莫飞归雁为传人
正月交游事变频两眉锁尽
征上春季恨无穷愁里
明朝发前方计迟迟不解倚
寄湘南兄弟

送罗君宰蛟州

君居驷马社今陵远
春来潮水无双洞一
潮北驱龙只相望何处灌
园叟

过故妻墓

湘皋初草绿纱巾濯江东风恨细
尘疑神女解和云花阴午坐闻金
简得旨时残梦在惊心不是
悼亡诗

洞庭连天摆

君说古庙危洲缆鸡摆断
江寒水混渝巴歌人夜出风
北倚蹋平芜京国故人何处
老于樵居频近仙楼东望洞
和黎别驾飘然拂袖去
登岳阳楼

送罗君宰蛟州

文字缘迟客恨长又把环瑶问
屋高莫苦怀乡国事
物色新抱漆洞庭秋水净
山横三苗过峡青猿啸
府中使幸君知己应共峡
猿啼

龙翔寺

死王官职尚青紫先帝旌幢拥百重
琅函时出脚水经迎小凤去花
到堂宾道剪烛行人闻泼墨
渔父

太白題詩風遊處古堅蘚索文藻流余晉宋前潛水夜明余古來臨殿俱無迹風雨號高猶獨立海月石城春暗秣陵烟

儀真城下萬廂即晴日顯錦綉文章擅江淮送使旗舊聲催鼓鼙化閒風雨玉馬駕元暗水雲

吳文定公寬行書蘇文治平雜詩卷

吳寬書與黃王所寶

臨臣侍講黃金殿閣吏依光

莫故人期未至淚家看

送御史之南墅

旅館天寒尽日生綉衣臨訪吏訝隣人失避驄短劍實慈師後見清尊聽擬別時同

金陵墅畔相森七馬首飛霜已滿林寔有文章兼論鬼

曾無風采稱登臨東隅地限誇豪傑

吳楚誅求棟閭敝千戈飢饉轉關心

送姚仲礼御史巡視軍王待御

文章御史久為卿南去金陵道路長百粤雲山逢楚大

六朝烟樹入隋流淸秋按部行驄馬落日登堂詠鳳凰

新喜諸公振風采早聞當道去剔狼

都門相送意遲遲諸別路秋生白羽車霜雪拖看鵰去疾

孤烟那問馬來疎翰南岸依恩重

白面少年空解事剡农行歸定何如

送張良佐歸可之舊廬在南宮

老去歸心切初歲已明經石田無恙在

閒道卿心与詩思夜窗寒竹影

送梁尚

送劉漢璋

高堂說文治五嘆遥指

新鴈諸公振風采早聞當道去剔狼

都門相送意遲遲諸別路秋生白羽車霜雪拖看鵰去疾

孤烟那問馬來疎翰南岸依恩重

白面少年空解事剡农行歸定何如

送張良佐歸可之舊廬在南宮

老去歸心切初歲已明經石田無恙在

閒道卿心与詩思夜窗寒竹影

送梁尚

送劉漢璋

高堂說文治五嘆遥指

題梁氏湖上別墅

梁公舊為湖北使君築此湖上別墅今公捐館
後主人攜江亭白魚杜水志工部李廣州德裕
題詩壁也予讀藏其詩卷公孫子清墨
跡亦嘗旦夕遊焉今子清登大別題黃鶴
樓又將詩卷東下過予漢陽官舍晴窗展玩
日月蹉跎祠堂先人儀容髣髴緬想公之謝
客風流不減當年矣子清其寶之

次韻曾子固感舊

[illegible]人[illegible]髮鬢絲過於今子[illegible]
[illegible]書劍客於仕未[illegible]
[illegible]幼聆罷無入見杜牧詩[illegible]
又洗清子曰思歸行李何時[illegible]
[illegible]愜終狀錦為誰榮駟車動[illegible]
[illegible]秋愛合黃犬書回莫雪飛
[illegible]正霏微

宋氏西亭

[illegible]家亭子渭城西[illegible]
[illegible]妓藜州酒柱間桑梓[illegible]

[illegible]於牆下秉燭何時[illegible]
何日相從覓奇勝新詩還[illegible]

重午獨公館

[illegible]林[illegible]中值重午鄰物[illegible]
[illegible]劍今朝[illegible]雨來中[illegible]
[illegible]人[illegible]有故園意而客[illegible]

送熊天瑞南歸

豫章先生[illegible]憂[illegible]老[illegible]
日月蹉跎[illegible]青如[illegible]
[illegible]國今最却南去將詩[illegible]

送林秀[illegible]柯亭[illegible]
[illegible]香下五[illegible]儒臣代[illegible]
[illegible]索[illegible]入會稽[illegible]
[illegible]山見說多仙氣應得從[illegible]

詠林廣文種竹

高齋叢竹[illegible]如玉[illegible]
新[illegible]都[illegible]雨[illegible]
見說主人多[illegible]客來[illegible]
[illegible]業[illegible]山閑[illegible]
況[illegible]天[illegible]

相過況是熊座俗青閒留題宗

寄王君实

北望初知憶首即遠隨車望幸滁陽流水道
沈上杯相起顧風中使有情依曲酒近舍有
上林此日無來鴈吟罷題書紙自

送王思文上舍

京華日夜憶庭闈路接南天思欲飛南岳數峯開綠樹
洞庭千樹入霏微館中共惜何當去江上應逢未
來歲花開凝相望恨忘期

題江南生畫微五言京國無依客江南有釣師
蘆洲隨陸棹雲嶼逗漁絲秋色仍含露天高雁
南翼赤成記

黃公迎念永升十日夜高堂白髮稀

題紅牡丹竹圖

閩娃種竹今成圍統舍肯壯旺妨菌更教移即通好
風憶故園荒欲盡為君振起望一題詩

久為御史絕公府恩出柳門起朔黑水船開龍北
青天惟見鴻南征蒼茫沙漠外落日望庭闈千行
郡門吏一騎塞垣歸

題王宅山水圖

山中築室真堪老身後知音即是君試向滄洲
觀此畫煙波千頃風

送孫伯起歸北京

浮世百年那得知此來同是不同悲雲間投老星如
舊海上求仙日月遲蓋地只今生意滿定高爭似
愛可居真下客青山相期

送孫伯起歸北京

中築室真堪老身後知音即是君試向滄洲
觀此畫煙波千頃風

送王思文上舍

京華日夜憶庭闈路接南天思欲飛南岳數峯開綠樹
洞庭千樹入霏微館中共惜何當去江上應逢未
來歲花開凝相望恨忘期

題江南生畫微五言京國無依客江南有釣師
蘆洲隨陸棹雲嶼逗漁絲秋色仍含露天高雁
南翼赤成記

黃公迎念永升十日夜高堂白髮稀

題紅牡丹竹圖

閩娃種竹今成圍統舍肯壯旺妨菌更教移即通好
風憶故園荒欲盡為君振起望一題詩

久為御史絕公府恩出柳門起朔黑水船開龍北
青天惟見鴻南征蒼茫沙漠外落日望庭闈千行
郡門吏一騎塞垣歸

題王宅山水圖

山中築室真堪老身後知音即是君試向滄洲
觀此畫煙波千頃風

送孫伯起歸北京

浮世百年那得知此來同是不同悲雲間投老星如
舊海上求仙日月遲蓋地只今生意滿定高爭似
愛可居真下客青山相期

七言律詩

元日朝賀後同敬

景風雲會霜華光又
時良會龍袖拱天顏今已
滿芳屋主恭酌香醪以殊
恩非達人

李龜年新近時人傳誦
仍題其後

梨園舊部擅清絃白髮
白集遊再光如氣盡成蕭
索人

御製詩集卷之六

和邑山臘寄第

天子開朝慕治安
仗下形庭度玉鸞
適係未皆經部直
盡殷懃雲甲第高
暗宴親諸宴地自
文章且共支敬仲
敬禹兄勇若指思
家言翻似上書還

和日南苑春水望雲山
天連雪雨人煙外風度
家樂香陌年言好時
歸同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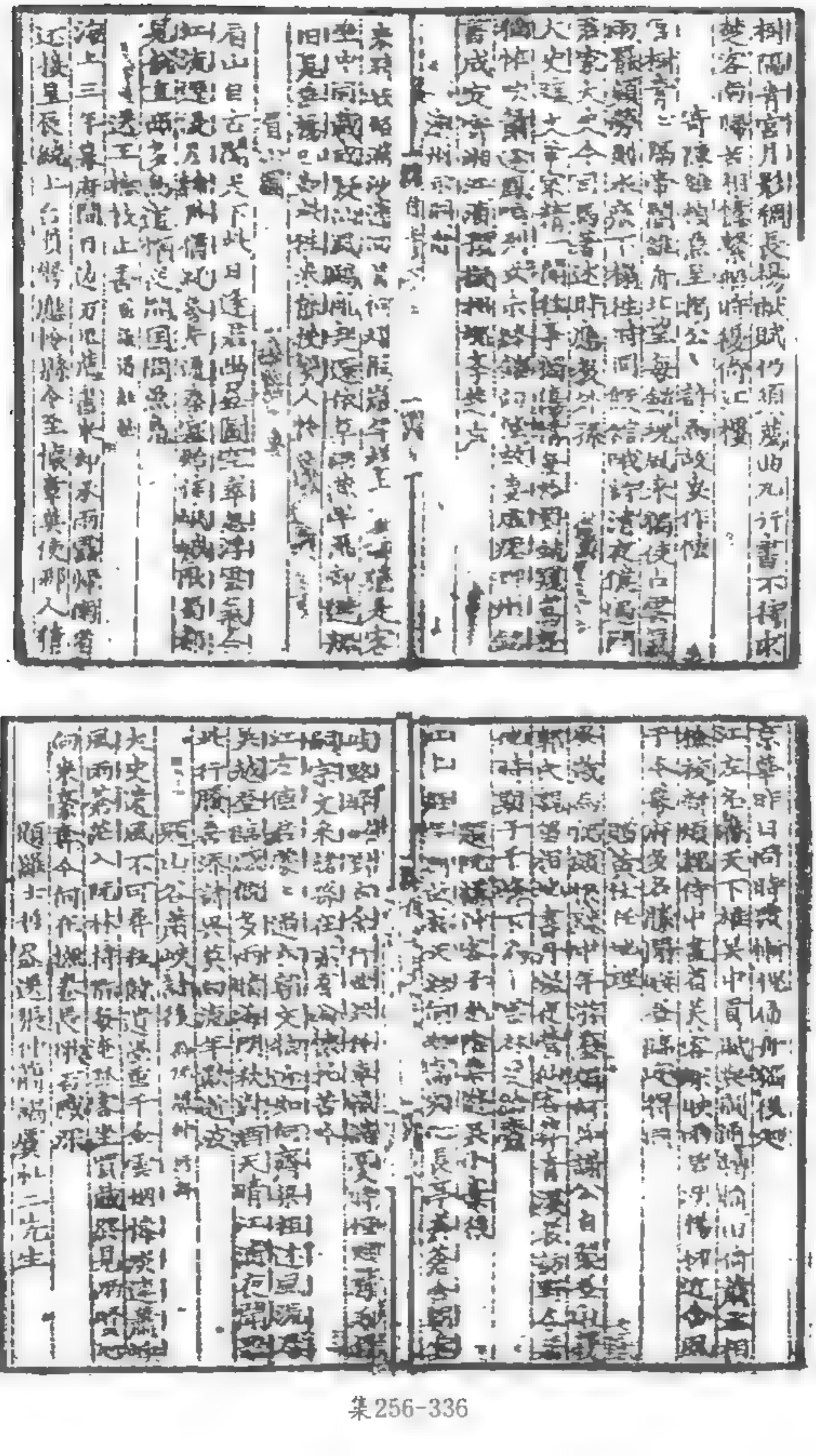
送宋知閑文播還故鄉

零落帝城本愛志閑
自愛雲山入微心溝
宇遇長沙誇何更同
送還宗許史應夫

送仲孚陳文集還北
京侍親命

日月流文集
乾坤星映非
有侍親承
御史春

集256-335



集256-337

江汎清漪轉詰陵掃朝有時風亡竹譜琴中夜月復變
遥知益賊今全息關使寸情將見稱

去年京國飲餞群賢前日滿湘易君邊史只今勿用武
莫枉書生銀甲矢雲

西江石承

西江浙福不可復計軍衆石邊將冷徒雲亭通三萬
崇侯天河飛西運道不容乃滿滿飲行遠知漢軍多出是
事江波浪

題裴忠敬別業

崔尚江國久為客況有洞園不堪行役向風泫故池引
盡通北中多野趣有因微澹琴夜幕閑
金陵風流著汗青君年於曹閣極上書自薦千天子
皆勉詔能明弘星燕剪地開天漢元狩之前浦湘南下西遷
遥遊且希明時出自古賢良盡漢文

遥薛所方歸海楓零闌地陽南來幾清江潤春深發故鄉家在惟
明年柯處求先壠北望淚偏傷

漢江獨山圖

前清天寒見鵲鴿淋子永歸心轉切故人相發眼酸青
譙樓白雪依仙館不到離鴻寫遠音

宜江元旦

地望天門拜冕旒宜江晴色滿雲浮故人作郡分銅虎
新歲開春謁七牛花竹樂催振鷺出宴餘香逐鮮旋叔
昔聞江日平猶記坐使今最散百憂

[illegible]守對雪見懷

江雪冥冥滿郡城天門遲望九重情南國雲台誰畫像
使君寺古遠教銘不知天月遲光芒劍回恨玉田來雁
不見銀漢久迢迢

[illegible]命西歸宴

[illegible]頭傳中[illegible]術官[illegible]
[illegible]沈湖邑[illegible]風[illegible]
[illegible]去歲元景說[illegible]
[illegible]高[illegible]野雲[illegible]回而日
[illegible]留客鳥[illegible]分深采[illegible]
[illegible]去歲類南通[illegible]使[illegible]
[illegible]藏君相[illegible]
[illegible]兄[illegible]
[illegible]

送劉子猷赴饒州

湘西相國舊知[illegible]悄征帆去時文[illegible]
舍第南洋借板[illegible]

劉煥華山居圖

題李子德梅屋

[illegible]屋梅花好幽人[illegible]
月中晴夜氣當書[illegible]陽當
昨日[illegible]芳樹喜相逢春思獨何[illegible]

送劉仁宗赴[illegible]

一宦萬里同[illegible]全連[illegible]文達[illegible]
特平[illegible]
使一[illegible]
武功[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月[illegible]

[illegible]南通[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司空山前露士愿白雪
松澗深回漢使車澗底
畫圖非日看芳草閑讀

別劉損宗

長沙城中夏不清長沙城外楚江明綠人尽已忘歸路
過客當時問入京空有使者通外門安得置身雲霧裏
相逢又作長途別後湖山主送迎

送張秀才北上時將赴海

君家別業鏡湖邊江月松風好共眠八竅玄元光已混
一心仁智欲雙全

送友人歸故鄉

別離況四方秦已秦雲起洛陽中秋值故人論心江月
白把酒菊花黃歸路經三徑家園對二水東上有青天鳥
影逐已南

古意

君家白紵曲元種變新聲舞袖迴如雪歌塵起似雲
新聲含古調陰律奏清商人歸春欲暮還家月滿樓

歸舟風

明落拙喜顺人卿校尉歌公在洋興深今見落知津
獨令文字存遺愛此日維舟倩鬼物

贈陳與之

處士窮居已白頭春來迎汝五湖舟不逢太守如卿貴
空使時人憶阮遊大雨辛文物見風流
家獨清詩語稱好事扶桑相送客

贈劉天予

飛鴻初到關度嶺高心樓代三至堂上尊堂千載事
海樹微茫遠望難回首故園李白在床下過予錦水邊

高明樓

江上孤城映水回市中皆指出樓來有客悵王粲賦
草裏波翻白日珠錦陳登門直
陳千百尺應俯泰與誠同月不杯

贈劉天予

每聞華貴多新語不與紛華得異書散憶舞時天子至
觸疑仙役世人驚幾年蓬萬成虛苑尚家千載青山照倚閣
洪日閑君聊倩問誰是高陽舊酒徒

送紹興守

翩翩使節出雲霄五月松風滿路飄
遠山元與許相逢花底尊前遠別魂
峽外名山何日指樓臺花發時

夏湖伯浦宿泳山湖

潮上群山翠陰山浮高閣倚清岑天垂野鳥風帆盡
烟下蟾陵雪兩深文字數從名士得塵纓頓為故人賒
却憐城府無仙分但見溪源不可尋

贈侯秀才

異人墨訣世稀聞病起論文喜見君即事尚方知不淺
君三月歸南還五馬翩翩曉業開郡邑表思多下之

偶來蕭寺辭同伴
徙此臨池增華勢
洪都拜晴

識非相過極悲聞鐘
浮空能爰八分筆
送行忽起青冥思
送晉中州之漳州學正

嘉語之南塘四林五月更遙君題詩豈敢懷千里
清雅者仙松殺深鄉寄相思
愛逢金馬門衣帶兩竹間試墨研生雪
送行忽起青冥思黃鶴高飛自不群

宿鷺蒲潮新近相聞潮水夜
坐聽潮程感行客揮涕送
答張維晴

昔年曾客上燕京身到名魂不才雲士有星今始識
故人如雨日同來應將薄
祇荷新芽正擷恨治心先
送晉上人道場東禪學士

寒山寺前江氣深吳王池苑正蕭森閑根堅刹秋堂對
竹裏熊燃夜倚吟禪客往還無定跡古人興廢不關心
將詩為訴利供養想見拂塵談時

君家柴門聽雨除款頻鳴鼠不如相下酒香勝客
竹間詩就遠見高高飛每自惜貧故人
海上他年却踏日課舟還重故人
答張仲舉

送性道原遊方

九江東去蠡湖深數點山排出靈金破春遊雲滿谷
本杯亭渡月浮汀有時鶴不熱陳錫何處龍未喜聽經
路遍諸方應得道故鄉煙樹正青青
題同游玄同寫所遊圖

清秋動客懷偕子落日逢君處淹留共葉
天南鴻鴈百舍群飛遍稻梁明其集

五言長律

壽陳晟謙都事四十韻

杜在宋施祥伯謂公舟

集256-349

彦伦才似欠要共成毛義喜竟免介推焼山雨如玄豹
天風仰鸿鵠逸人駐攀挽聊復寄歌謡

隨方叔高木[illegible]
趙柳千章冷開軒四面臨流水行舟綠漲平隈雲竹間斎白石沿堤漾碧苔時下垂鈎坐空愛鈴都因結構好途右主朱崇士敬明
前基藤題姓茅開門不淨石倚扶朝法林霧墨天遥
愛清瞻巖壑心閑自逍遥感於定非尋

奉和蘇渡経太液池二十韻日二明仁殿進詩数
戚酒深許皇恩太液波遥西苑路清切建章過聖明思善道
掌天倶近恩流海共深蓬萊駐青雲露瀛洲積翠波花氣分
禁苑鳥語入宸歌侍従金鑾殿承恩玉輦過日華臨北極雲
彩護南柯共賞昇平樂何須問法科

送余機秦府長史之常州判
王上親友士部君家少年綵綸三鵲出名姻九寘傳月
杜陵舟楫動宮掖佩鳴珂去劇裙釵色歸多綺人自笑
鵬搏青雲覩龍門暮雪観聖談春月商歌遠山河北海歓
月下垂鈎珠還合浦外岳亂視前梅嶺日
蛾謁五侯華家遠京華未識家温凊意茫然

送無方之二人遊高麗
高岡山河遠三韓道路通部国
将蘇遠天上恭拝白海中風波
未容峰岸近偏恨本枝同子
[illegible]

宇宙生良[illegible]朝廷得鉅儒九秋芳桂発三日[illegible]
春草歸程及早鴻捐[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多險蛩夷心戚戚驟動巖壑何人更討琴明日別蛟
諾發長沙南望軍傷心斷
送楊明府裕北上
京國衣冠集勝流昔年恨子不同遊龍樓禮樂開經
班馮文章寄筆精此日送君須共醉公旌士足深謀
金門裘奏三千牘玉座春曛十二旒無復風塵淹白日
池知雲漢倚清秋明年海上通仙念應有書來慰別愁
傳奚鳴詩集卷之七終

五言絕句

古意

人言道路遠直傍天涯去頭上雙鳧舄一水隔煙波
雲中鴈友人信出飲未歸家窗掩深空知向誰家宴
明月不至深坐喜憑臨
感舊

故子成歌體大苗夷君須共醉公旌士足深謀金門裘奏三千牘玉座春曛十二旒無復風塵淹白日
善前溪水中日夜翻成藻蓮子不逢人殘書語皆遍
寺八

藏器望成龍將期不滿一尺雄知音
感是弓上弦雖絕猶當續歡如秋
思峽猿別淚滋竹長江水知已
聊以頌新鏡照妾生光彩時識作同心千年志不餅
紅梁落驕馬僊作碧蠻終繫在
白鞏千里得相隨
古揚花怨

潘池白如雪無事學高飛莫作浮萍草漂零不肯歸
即事

官家禁弓箭不得行人把捕間馬上冠纓人青山下

日上清齋開山處舉相集詩以群木中時見孤松立巨木為伐材木森自歎作詩論松柏材大何足貴

送道士李山人還羅浮

羅浮三萬丈常與白雲平我欲從君去天風引玉笙

題梅

常開宜雪後至與風清影侵書卷香來伴讀詩人如不愛何處更尋知

大澤泥涂冷朝廷杖屨閑時攜一樽酒來訪不問主人還

題畫

風吹落葉白露成秋雲萬里無人寄誰與題詩贈所思

題畫

兩過閩音慕招禪空中起空林聞叫石一夜愁山鬼

題畫

三湘連海岸九疑除翠黛遠水不為顰白石不受龍高堂莫肅肅未遠風雨

題畫

松杉白日冷翠潤青煙空江白雪起遠相看相合日落沉舟晚長天見孤塔

題畫

青山野服白髮明髮木入蒼煙思長風夜來空

題畫

小築青湖頭空林白露秋誰家一斛酒遠得守淵州

題畫

上苑桃株少流沙道路長君王知遠漢節終得羌若王

題畫

洋陰卻夏暑水影涵疎櫺閒門莫詩已成長吟不歸去

題畫

群仙衣鮫服飛度空中去翠羽明銅扉影不關宮闕面對千年愛心期漢阿嬌坐中見之黃金屋

題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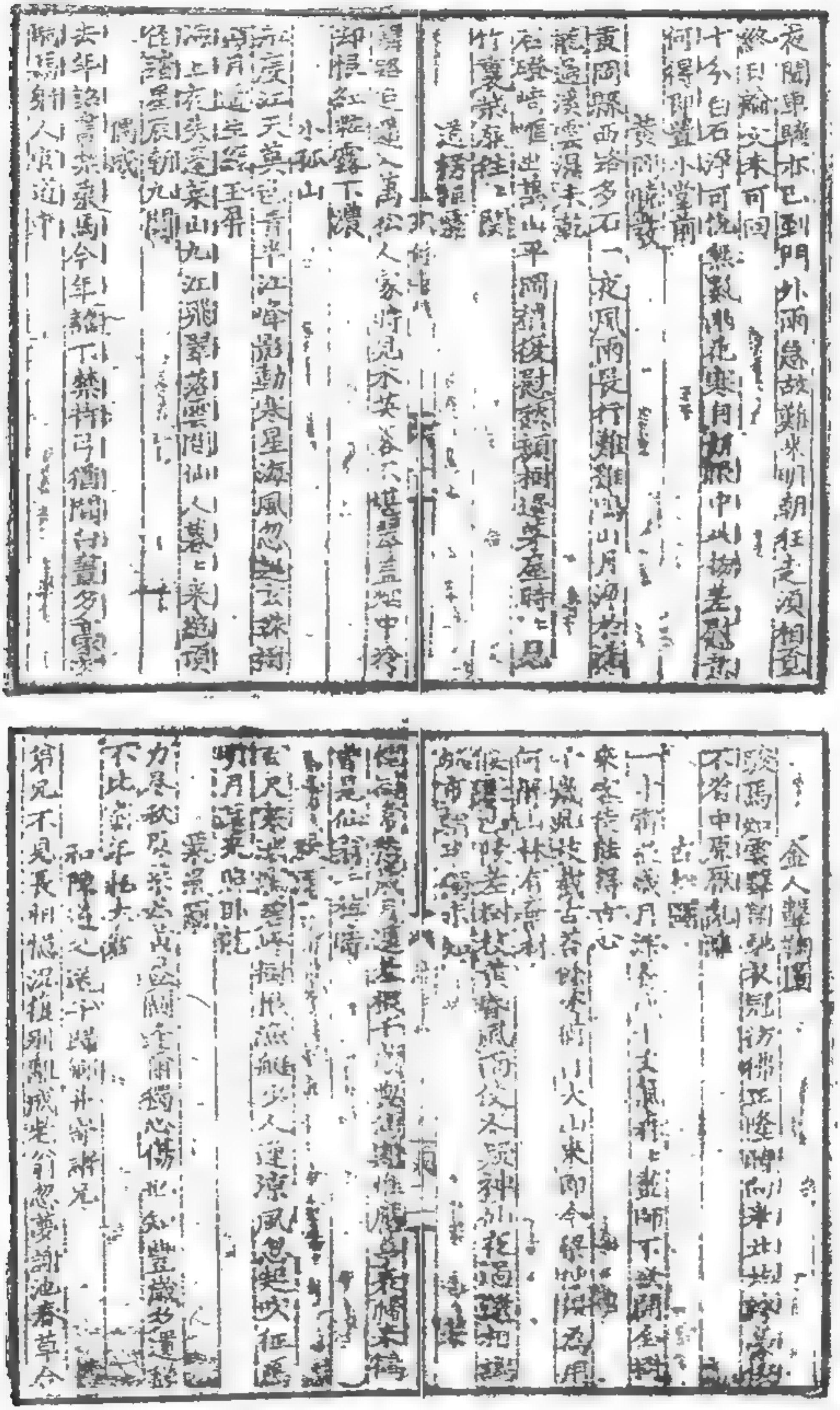
秋天雲錦爛芳蹊到玉洞氣候同心相親不相違一枕花底極清華宜清宴林下風流君中影

題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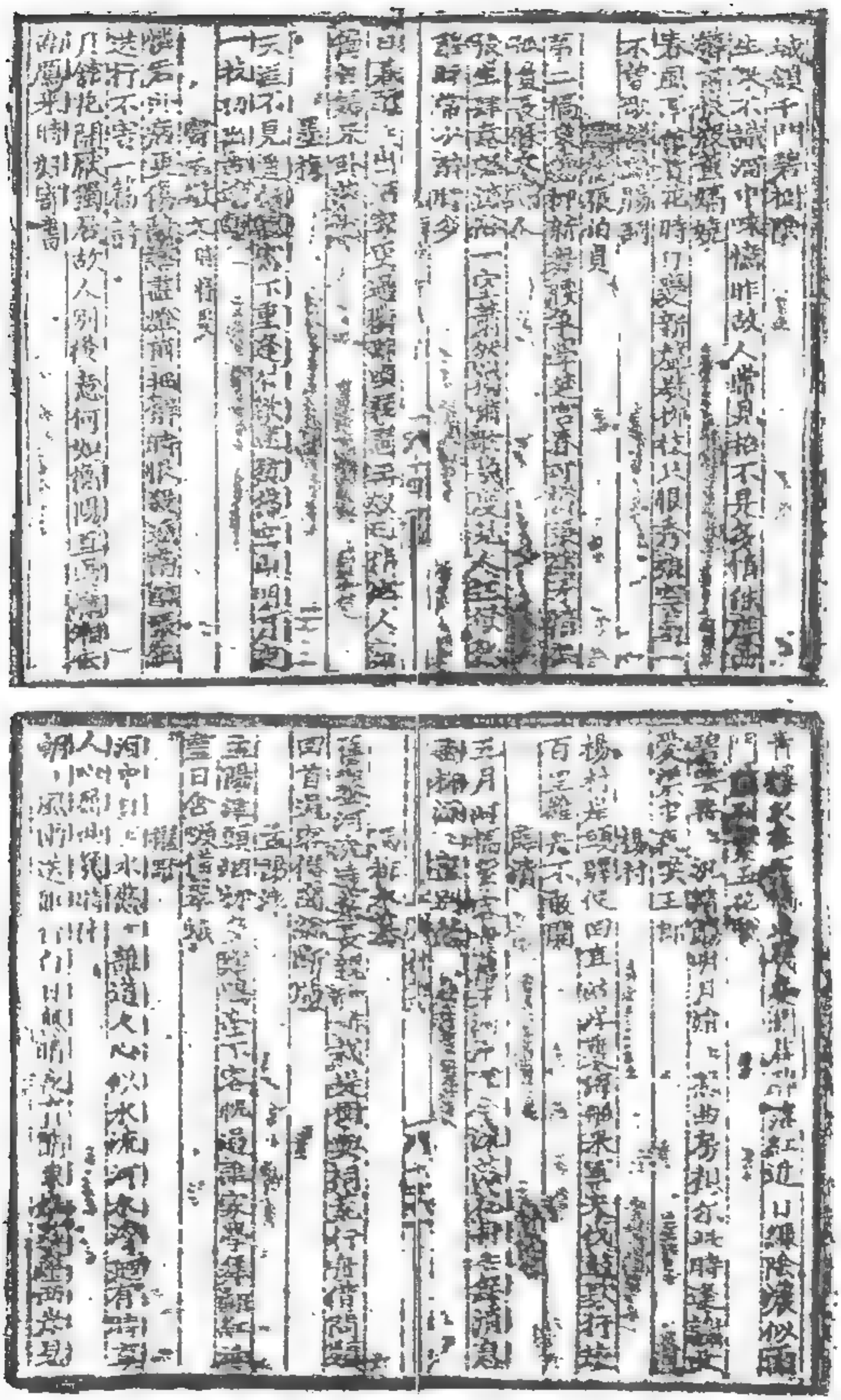
惡予成消渴金人說若冷

集256-356

集256-358



集256-359



集256-362

集256-364

傳若金詩在滕國卓然傑出者胡元
倫持論甚正詩數多引傳句惜梨棗
漫漶致烟糢糊此本洪武間刻世不多
得重錄珍藏尚有兩傳萬曆庚子秋
徐惟起識

傅與礪文集十一卷

（元）傅若金撰

附錄一卷

明洪武十七年傅若川刻本

賦　詔策　制表

卻杞賦

維至順壬申十月之吉大臣既奉遺詔祗嗣皇永天命
奉舊章雲合九族日臨萬方船丕基於既遠衍休運於
無疆迺興典籍陳裡杞成有司協議稽底職故能考壇壝於陽
爲祇社於天地於是春官謹位辟氛埃使清明垣線丘而規合石
陳砌而方平祖惟洞百靈以起走群二氣與降
端其時鑾蹕郎翼以相承

廣州文學士吳
門傅若川次舟編列

升儀牲既成案盛告絜赤犢名陽遂之火素液淵方諸
之月黃琮祼瑞而俶祖奏肆鋒始於是皆將以表
至誠通明靈罔不因清酒以摩位放圜方而成形也
望帝方以春秋嘉盛肆命重臣攝行大典載升星羅飄
裾雲委對越上下潛交幽顯儼臨壇而翼七射隊車以
匊七凡百多士亦蕭且和駿奔駢列佩玉委蛇御史執
法曰斜其儀端白簡以山立鐵柱冠其嵯峨于時萬境
疑淨羣聖開寨星騶七以沛恩津烟登于千霄天門開兮
般倕七以振霧芳菲七于而揚颸閒乃酌以玄醴搗以

白茅三脊迭遊八音不清蜷龍夭矯於賓慶威鳳翱翔於雲旗祥光燿以淨宇景氣郁其霞郛樓訂倚神具醉揚空晨旋靈神之去兮福祿羊昌皇祚兮介福億年世脩祀兮永宅賓客降止工祝將脩整既咸稽首而作歌歌曰帝承天休膺大寶兮靖榮于郊敬宇吳兮慶雲下流被百穀兮嘉德同休以永保兮

觀瀾賦

洄乎深哉道洋乎不可揆兮萬化訴乎其制源浩浩吾涉於於沂泗觀清者之如斯兮沛百川之方至乍渊渊而迴復乎中洲朝雁翔於江漢兮夕余情以若傾兮悵紆徐徐而上征長風過海翻以混滯雲列其交馳兮氣飄飄與相亂霜余目不知其遠兮下莫究夫大尋繫連流之有滿兮直稽夫源之導心與境其適遭兮宴合乎斯道嗟末俗之波流兮蕩力所至畢百物鄉風來王招文學之士營仁義之流風其瀰倒觴雨集之溝渠兮溢朝盈而夕枯使河海可蠡而測兮豈云異夫漢汙亦惟淵之始兮積之以浩浩陂混混其不息兮期以厲遊被毳坐以井觀

従漢宣帝尊孝武廟為世宗廟詔

詔曰孝莫大乎尊親尊親之至莫大乎樂章德禮報情之至也高皇帝定有天下以詔子孫為漢太祖廟樂奏武德文始五行之舞孝文皇帝采讓節儉敦尚德雅樂奏復三代之舊以五行之舞孝武皇帝攘討四夷之治以興制禮作樂改正度易服色建封禪宣威德遠被夷貊功德莫盛焉宜尊孝武皇帝廟為世宗廟樂奏盛德文始四時五行之舞

其出ヒ母度

擬唐玄宗令州縣
朕聞養老尊賢實敦於禮敎
也將其敎者不可以虛行
宗至盖古者聖人制夫鄉飲之義以爲政教之本架去
狙豆致其尊讓以成禮也而非爲飲食以昭德也
爲沈湎孝弟之行由是而興貞觀之盛蓋亦
階發國用和平故飲於學者可以明人倫鄉於鄰者可
以知王道世斯遠矣朕甚慕焉任外理心思求復古
者風雨時至閭閻歲登既富教有底必導以禮樂宜令

州縣歲十二月行鄉飲酒之禮封建褒禮讓俾地民興行
宣示厥邑其勗哉
王答
擬唐景帝立河間王
皇帝若曰嗚呼小子德爾恪恭尚學好禮敬忠謹慤
厥格古建國肅王爾于東方爲漢室輔嗚呼靡不有初
鮮克有終汝前念慈惟乃
邦昇余後嗣欽惟毅我爾其受茲笇杜往又予汝土風
疫癘ヒ勿怠奉乃民儀乃有德俾予一人以康前亦有
福聽之休嗚呼欽哉惟予恭世ヒ永保命
擬唐過陽城諫議大夫制

擬唐宋璟進無逸圖表
臣聞天道不息而歲功成君道不息而天下又晏以大
禹致ヒ繼日不足文王亹亹ヒ與天同運用能肇基夏業
新命周邦垂大訓於後昆著微矜於未世自古臨于逆
由斁于逸樂未有不致殘民怨國亂身危者也故成王
以幼沖而嗣業周公作無逸以陳戒言則古昔必稱先
王達而廣三宗之緐紹近而周三后之劍始以及天命
之微民情之隱靡不畢備欠覆爲訓豈唯一二之敷監
斯誠萬世之元龜也伏惟
皇帝陛下纘述聖圖勵精文
治寸陰是惜時禹之勤一食不遑曠女之德允協善始

尚克有終臣等心切服膺之義力微衰職之補謹手高
尚書無逸為國以敬伏睹張之左右格言戒無虞燕天地
之化因革而增其廣大日月之運由是而益其光明臣
等不勝恒款之至

天曆改元湖廣書賀表

天曆在躬一人有慶王言作命萬國攸心中夏以開出
之資當中興之運宜兄宜弟而後以教國人作君作師
惟其克相上帝懋纘武皇之正緒用享神祖之丕基日
沈月昇尚緝光明之學風興夜寐敬宅厥皮疇時罪肯密之心海涵
淵流羣生咸遂臣等旬宣南服聯望北辰袁同更始之
民於賛維新之治

元旦賀箋

春王正月成艮始於東方帝座前星繼明於南面事
嘉之會福祿攸降中賀恭敬溫文仁明孝友從撫軍守
監國允重宗祧秋學禮冬讀書益榮師傅宜此元良之
慶肇啓德惠之施某等臟守藩邦神馳望苑日重光海
重潤庸發揮樂府之和車同軌書同文尚協賛
皇國之大

留守司賀元統改元表

聰明嗣位正一統以書元曆敷天下以興北民而更始舊
教所至幡忻交通欽惟　天授英敏日彖聖學總古
道學於脩文武之光持盈守成而振起於繼惟新是圖某等職守藩邦
十月之良乾元統天嘉祝萬年之永

天曆改元湖廣賀表

龍見維時式除紀乾之運虹流在旦有開出震之祥光
溢九圍幡飛地姓欽惟　淵聖睿哲克本於天倫尊德義新於聖學旋
鄭難屢奉之允孰其中肆膺曆數宜興春秋之富侔諸
天地之長臣等職任枌榆禮陪稱慶喜臣賀美以報上慶
吳楨應制之照望欽福以錫民尚求艱一人之慶

皇太后受冊賀

皇帝表

大明四照統掌臨於乾元長樂三朝奉歡於漢汗光
啓玉冊福溢瑤宮欽惟　英文聞生明宵有執以武
皇之正統斬世祖之洪圖受命而後為聖人尚隆與孝
尊說而著以天下益厚彝倫肆冀
居京守典朝儀十月為良式觀
禮文之盛兆民與孝
求歌德教之加

司農司賀

皇太后受尊號冊

母儀治内璇宮夙著於坤稽帝德光前玉冊誕敷於渙
翬恭惟　乘順居貞恒守求訪者率病馬今年秋舍於衮相掾相人
周南翼復嗣於五承養厘天下群臣以爲徵音某
職近天田光依月殿瑤池愛奪願違大有之年長樂受
朝宜衍鴻釐之福

記

寄齋序記

傅子客遊京師數歲貧不能自居恒寄於人而讀律視
以衣食前年有日南之役既還待選天官業遂廢而益
貧居無恒宇求訪者率病焉今年秋舍於衮相掾相人
趙德隆所誦明時坊何氏第之西事因題其門曰寄寄
以自別於土著之民使求記者有所踏客有感其義者
曰子以子之居寄於人者乎一言寄可尔誦之寄乞何
哉傅子笑曰子未知之乎夫人莫不寄也而又有寄者
焉豈惟人哉凡物莫不寄也天地物之大者而亦寄焉
天寄乎上地寄乎下人萬物寄乎中乎夫二氣之運絪
縕磅礴充塞全載穹然高者吾不知其所窮矣視然四達者吾不知其所極矣廓然
有所為主者故知天地未嘗寄也而受焉物之寄人寄於
天地也而又受人之寄乎之客京師其能自買宅而無
待僦屋以居者鮮矣矧乎又客於能居者之居乎客誠
寄也而所為主亦寄焉故曰寄乞曰然則子之寄也奄
然所任其寄於身予曰否天之生吾人也育之形而命
之以仁義由是率而行之口道此吾受之天而任其寄

於吾身者必能保之而不失達則充其用以充乎生人
大然後能仕天天之所寄而盈其責也孔子曰文不在
茲乎孟子曰當今之世舍我其誰聖賢自任其所寄之
重者如此凡學其道者庸可不知其任乎客起而曰今
之矣請遂記之

南窓記

君子之治其身亦先其心而已矣心惟虛而後能受天
道惟明而後能不蔽於物虛以立體明以達用是故君
子之居惟時游息以方鶴陽剛以自附而陰晦而弟道
斯內外交致其養歟衛人王良輔教厚而志於學往年

其養者其在斯乎嘗由是而勉之以達於用則賢者之
室無難升聖人之域可企而及矣若夫徙倚以騁懷斯憒世長往若之何哉非二公相望之意
而良輔豈宜早為是哉

蘭雪齋記

夫君子之托物其美惡必有擇焉欲知士之賢者亦
視其所居與其所好菜者友人張天彝文雅博涉三
淡而趣遠所居列置古經史名書畫間以卉石錯以琴
尊而朝夕游息其間植芳華以媒詩味統滄清泓而自濯臨
其志尚之異不賢而能之乎肖鴻李供奉白之辭以

名其齋曰蘭雪而屬予記其義蘭
之香益王氏佳子弟也今年余遊湖南良輔復從其舅
尹翁之鄙邑以余有通家之好因出中書許公所書南
窓二字示余曰斯余昔者讀書之所也翰林范先生嘗
為之銘今先生且不可作矣子盍為我識諸余於翰林
為郯子弟而辱知中書以二公之所與雖未嘗知其人
猶將申一言刻余於良輔有通家之好者乎夫窓虛室
也洞乎中徹乎外而南當陽明之方長養之次良輔之
進脩於是挹廣牖之薰敬義日之來牖戶疎朗吾因以
淑庸可既乎是銘固天彝養德之所也吾聞與善人居
久而與之俱化吾嘗

者恒過之入其奧詢如也芬如也忽不知旨余以仁矣即其瀑瀑如也潭如也忽不知潮余以義矣對應時至麥憲若滌天彝為余慢擊而歌之為幽酌白雪之操往往使人坐而忘歸於是知天下之所信賢者也信知所好慕而有餘興而歌之為幽酌白雪之操往往使人坐而忘歸於是知天下之所信賢者也信知所好慕而有餘興君子之所養不係所居乎請以是為記

梅江記

鄒為邑居羣山之阿山多石崢平地厓隅辟竦上起天半水泉之發間關出石下脅流千折繞復稍迤平為其山川清氣之會孟冬董於江宜蔵凡物之滅其芳潤華采不為逢木脊必為秀民鄒治之南有梅江邑士張世傑常居其滸久之因采以自號夫名者實之所生也江有梅地氣所宜昔人名江亦必取其所宜木矣而分者實不見斯物焉此其芳潤之積菁華之蘊意者不在於梅而在世傑矣又何必生佳木奇卉而後為江之秀異哉然吾聞江之為德會流大者其澗必廣為受小者其流亦狹士患不志其大者為苟志之勺水之生可以為河海千雲之出可以雨天下世傑亦大其得由是江而道乘之歸乎汪洋浩乎演迤所至愚可涯涘哉

竹村記

昔自古稱有材展蔵變地其土多丹砂貨金美竹之利歲充貢上國天下所珍焉然世俗嗜好視竹於丹砂黃金則其人者亦天下之所珍也儀真陽羨席卑鈐縣君其為人慈足以當此乎嘉家辰龍城南二里席豁之村泉石清美君種竹其間而樂之遂命其居曰竹村今宦游千里之外而恒不忘千懷非其心酷嗜之不若是且辰固多丹砂黃金而君獨酷嗜夫竹審尔所謂其人天下之所珠而異乎世俗者也夫竹虛心勁節

有君子之德焉雖處村野而致用於國家君為政廉恪問審守之以正承之以虛所立有近夫竹者自是千雲育而直上歷霜雪而不改吾益於君有望楚多材豈虛語哉君因所居號竹村暇又號虎谿老人云

閱道堂記

新喻去城南僅一里楊氏道初之居在焉楊氏代業儒先世兩登宋進士第道初乃弗自利堂推以讓其居故有先人之宅既完且美道初乃弗自利堂推以讓其昆弟而別作屋於宅之東視舊加敞凡祭祀賓客之位戶牖閒奥之次藏脩葺息遊觀登覽之所靡不

合慶屋成名其堂曰閒通宜之前廳事西如已堂而餘
檻左回廡南右曰嘯傲軒軒之北有高下可晉之勢各列其宜
而成溪于堂東屋附竹并築植檜桐木芙蓉叶暎往還若
竹所間間因其所植林檎江頭近員林橘
迫于堂而有得與予大異生之物化之大暴生之物
船接乎吾前對岸人家竹樹之間或出或沒遠近皆
弟而已矣奉先思永弟之業小而以聞嘯傲閒通宜
而立大過猶居而勿有父子
之道也不其宜哉遠人我人兩非
之過矣余聞之孔子曰德不孤必有鄰又曰益者三友
可謂孝弟也已哉世之學
勿慨予則自今觀民之
得矣是不可不記

美竹齋記

江南之產善美竹而竹
池館園囿善為點綴下至
謂人以用即公上所需與凡庶人供饋祭祀賓飲記載
東服百工之器咸取資焉馬竹之利斯博矣然其產
或不擇所宜土則稈材夾植而或阻遠
不易乎居人則率美竹者有出
非好事者有出

傅與礪文卷二終

常州義役錢記

常州義役錢記

常州以衝冦迫白為州籍民所占田三十一萬八千四百又六畝有奇歲賦民錢三千四百五十緡米萬二千又百石有奇始為州民二萬戶既生齒日蕃貧富易其戶籍天曆初屬歲荐饑民多死徒吾并之家莊緣為姦利往往私取其田而虛其賦入之數於公其無所於徵故占名籍中者為田六千四百畝以歲計為錢五百二十一緡有奇為米二百十又三石有奇會其直又為錢三千二百緡有奇可理常歲賦入徒按籍坐所指戶收責之方保首正歲終不足恒係累鞭扑以督之其坊保首正貧不堪役者率棄其產業至鬻妻子以代責入民甚苦之以故富多田者慮害之及輒詭析戶役役貧者前時有司坐視官賦無所詰太守余侯之再為是邦不忍民之日窮且斃而莫之恤也念得錢萬數百緡為孳息之母歲規其贏以充計上可已其害乃身率僚友捐俸一月以風其下勸人聞者爭願出錢得中統鈔以緡計萬有四百遂終州下廣盈庫寄主其藏廢興出入之籍以時散之富民牛

貲生息之刀以緡計入其贏三分於歲計可得錢三千七百四十緡有奇每歲當民租入時官具文書出之以給前賦之無所於徵而代去役後之至者不知守亦仁矣然猶攤同時役屬一旦代去役後之至者不知守而行之維守衰吏役漁其錢而惠以不勞謀刻石具其事始末凡出錢者悉載名其上以示勿廢其為慮又遠乎於是州別駕樊君與者宿士民咸善侯所舉為予記為予民者使出賦以給公上者也傳曰有人此有土有土與有財故公賦之出緣私田所入今官有常賦民無恒產姦弊相乘庶子蒯樞長民為理能不惻然十中

耶者矣有心可以為民忠矣後之不循其政者將不愧於刺乎侯名泰故禮部尚書明肅侯璉之子世為下邽望族文物典則聯其名家先為州別駕時脩政教之本興禮樂之具增置學官之產作人林而實興之既去人猶思稱其德不已又是復來參欣奮日思就化比閭黨術誦經相聞士君子相望侯之惠君多樊君名琪亦名臣子孫儀狀豈弟能從侯為善治者

江東神廟記

祭法徙禦大菑捍大患則祀之雷岡有神祠曰江東嘉靖庚申廟者相傳其神姓石氏漳國自先秦時已血食

歌土漢額陞陳侯墅過而祀之神遂顯名由是歷唐宋迄
今靈異益著衆封顯仁元慶忠烈靈惠王恒陳化竹國
而大庇寧于民人其事其前後加封至四字王號南海
北境即莫不有廟食而其
陽上清觀者則載之錄事達魯花赤曲思不華公始創
立為公前在職為政忠孝誠敬奉人以身還民水旱疾
疫而有所祈禱神應響至故歲去籍民猶朝夕不忘其德
公亦夙夜思報神之惠焉乃至順壬申公既還至已陵
即白為觀道人以奉香燈迎致其神祀于上清心有所
藉之神以卜其休咎而陽之人咸得有事於祠而徼
福於無窮公於神人之交庶幾我曲致其誠若歌詠為舞
不可刷也而可格矣可告也而不可瀆矣善者福之
者禍之禍福人所自為神豈利夫事祀而私比於人哉
君子之立祠像神本以警夫世之不敬而作人之善心
爾詩云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觀於是祠有不
惕然而儆慄然以興對乎鄉人張孝子時為述其事來
求記于既次序始末又申之以神人交接之際作迎享
送神歌使侑祭之庶幾知所事焉為其辭曰

下平聲陰陽連若見于旌旆若聞鐘鼓之山于降神者
洞庭浩于湯乎鶴之山于路阯長磬崇庇于侯神者將
降于東海而夕霞見焉世傳崑崙山有五色水赤水之氣上蒸
而霞意其為物熏蒸而成形薄附而不固則不能有所受
霞之類耳凡物之積而不厚凝而不流霞來接一身又云大
載而謂可栖乎道家書云五色流霞者亦寓言尔然吾聞天
地之先一大氣也鴻濛既分三才列焉細縕相摩萬象

陸子在几芳菲芊善崔神愉之芳既開衆安歌芳又喜
續既湖芳我堂逝將遊芳不遐我鄉歲無凶芳神之慶
世備祀芳民弗忘

西霞記

新喻為山水邑慷道蘊德材技之可任之士顯于時者宜
數倍他郡而代不多見是必有薄於境以累其志以泉石為趣尚烟霞為游息甘長往而不出者焉浮
雲富貴固不足以易其高也去吾君不能一舍而遠斜
川宋氏有隱君子焉曰道震父嘗若人之徒數前年嘗
一過之見其左右圖史蒔名花木設琴瑟尊罍鶴客取

出焉日月也星辰也風雲虹蜺烟霞雨雪晝晦
變也無非氣也故氣也者與道合化與神俱行載六合
而不墜形萬類而無迹天地東氣而立人固不離乎氣
也昔人有御風而行乘雲而擧者矣則抑又異怪焉
太戴禮曰天道吐氣地道含氣山川平地者也覆天
吐之氣而山則含之君子目而誠乎四體潤之而成流吐之
煥然五采之觀養乎萬物凡植物之近於庭若異木奇卉恒必稀鮮乃
而成文由是呼吸天地之英卷舒陰陽之化可以潛乎
宜火加茂密焉或者厭其多植之而不敷
泰物凡世之人莫尚其高擧者已豈徒擯之云乎哉余
雖蓬密亦宜而幽人勝士樂與之居者惟竹為然尒夫
既高隱栖之趣而氣之理竹為最記
竹之宜於人以有君子之德哉故君子之交處也莫心

新淦亭記　竹澗亭記

新淦之鵝溪有廖隱君貯敏者性嗜夫竹自號竹窓其
縣中山父題偉嘉落人也雅好賓客而嗜竹猶其祖故
屋傍美竹而作亭其中名以竹深日與族人賓友
往來游談其上論古今之事教其子弟皆能積學綴文
辭而楚楚與俱立聞居鳴琴誦詩酌酒以娛父
兄於是既樂之又其族日大別築室於溪之近
二里所五湖則亭亦與之俱徙而益拉竹環左右以拥
之以幽曲水玉森立雲霧凌亂虹霓如也賓客尚非七賢
名亭其戶牖所嚮儿席所臨映之以惹構綠
盧可與有容其節勁可與有立其材美可與有用其蔭
遠可與有成直也可與正杜潔也可與厲貪高尚也可
與抗世是故多而不煩近而不褻就其深而莫究听極
爲久矣竹之交有似乎君子也然則與之君而不厭其
深密且益加培植焉者亦其德之似者歟觀於斯庶忠
厚以固其本仁義以暢其枝使其生息益蕃以遠則所
謂深者不在乎竹而在廖氏之澤自今其世々君有斯

二仲六逸之流得其怪者或寥矣而塵土關茸之番焉
亭記

新淦州建興寺施田碑

因澗吾趣焉日者君合客燕亭中乃出鄉先達及今之
士友所賦詩歌示余使記其事方顧氣西至霽雲四起
主人舉酒謳淇澳之章律嶰谷之音客醉起舞而和之
竹色照座衣袖皆碧相顧樂甚忽不知其何鄉也於是
知摩氏之培植斯竹蓋累世矣族君以故基蔭在今過
當其盛焉凡植物之近於庭若異木奇卉恒必稀鮮乃
宜火加茂密焉或者厭其多植之而不敷
雖蓬密亦宜而幽人勝士樂與之居者惟竹為然尒夫
竹之宜於人以有君子之德哉故君子之交處也莫心

虛可與有容其節勁可與有立其材美可與有用其蔭
遠可與有成直也可與正杜潔也可與厲貪高尚也可
與抗世是故多而不煩近而不褻就其深而莫究听極
爲久矣竹之交有似乎君子也然則與之君而不厭其
深密且益加培植焉者亦其德之似者歟觀於斯庶忠
厚以固其本仁義以暢其枝使其生息益蕃以遠則所
謂深者不在乎竹而在廖氏之澤自今其世々君有斯

亭記　竹深亭記

州之交衢有僧居曰建興寺者蠻唐武德中始其徒盛

大支為院十有四曰列在右代遷時移今所存者獨六院而院各有田以飯其數歲久捐增益之獨寺正殿為公堂故有田百六十畝有奇歲入租八十有四石以資燕飲營造之費者前是未有所增焉至正改元會州之東十里所普惠院主僧悳鐙年且八十掌供行脩用積其贏餘買田二百畝之在欽風鄉名租以大石計百又五十有奇歲以充衣盂之費而年老不欲以生産自累念世之諸緣若大緣幻非堅固實有不可執而存者而如來自無量劫捐捨身命國城以用布施由大願力幸證佛乘洞知其法於斯世凡今吾徒得以安坐而飯其利益者蓋亦思其所自而報萬一聚於是慮以其所置田捐施建興以益常住之産庶田入正殿為租石三十其百二十石則六分之入支院正殿之田先會其租入募工聚黃金薄莊嚴無量壽佛具足色相繡飾牀坐以稱他飾其後歲所入者積以待棟宇之有攻壞及凡像設器皿之必新者資以用焉寺僧狀其事始末請予文諸石於乎鎣公其學佛而有見者乎世之貪於豐已而吝於及人者田連阡陌至不能給公役悳宗旅之脩徒孳孳自營以老鯛所述於後而為佛氏者資施於人者也乃有證者倂書其事以致頌率一旦年老大悟遷捨其自業之利建興使傳之永久其於恒人果相遠哉然吾聞始者佛氏之立教將使人信其法者益衆則自天子公卿下遷庶民之富多田者率悔棄常腴以惠養其徒大者一寺田至萬億小者猶數百千吁亦盛矣由其教宣廣食指之積不啻若聚恒沙以數諸佛田之多不若是則不足以給故食於其教者亦有推其始者耶夫有所施者必有所利施於人而已矣有反其施者者矣惟不利其利而利莫大焉鐘公可謂善推其始者矣善反其施者矣若太史焉以希福田利益吾疑佛之道不專在是而亦非鐘之志學者尚思其大者乎

高遠堂記

豪城郭劇地朝夕紛紜馬觸物接而不為累隨俠近之見斯其人志於高明遠大者耶由是而力焉其所立亦覺之過焉者舟車日不絕於城市土不得尺寸閒出門未跬步往來憧憧理相接也而張君則慮之居於是乃若忘其所以高遠名其所居之堂覘其志潛於卑近者我嘗得之其所親之言曰君之先本單州人縣保州軍事推官七

傳至信州通判自沈徙居新淦至于君之身十有三世矣君起敝起廢凡幕轄應州郡計事勞當署邑都曹而行省借授轄之幹都州稅副既滿代當復調其建用且將未已前後治吏事數十年所至以才譜爲當道所知凡直指宣撫使部使者及行省命君所事州縣長咸出苟事他郡恒必擇焉俾君自隨君卿當其運智施謀新設做多平反之功先後薦章十數高語具在金憲府屢表揚所過不敢忽其意者衆多慶慶民之實名軍役者千餘人旬日而正其籍徙權南海納貨所賦入以鉅萬計俾數月而事集且未嘗有所汙云夫爲縣而不可而君則弗爲是非其處不深於厚道能若是乎故雖慶城郭劃地而有高達之趣爲陂塘而見知其上苟怕勢聯盛書錢穀之細若不足以煩君有以之爲政其存心亦可知矣昔晏子之居近市而宜置敝隘其君請更語高明爽塏之地晏子辭焉人至今賢之夫君子所存豈以其居傑吾高早遠近哉必志其大者矣雖然余聞之爲高者必因乎下行遠者必自乎邇爲政寧不已九仞可成爲舉足不已千里可至焉是故聖人之道下學而上達夫欲近而驚遠與安於卑陋而不求達乎上二者胥失之故予於張氏之堂不徒飾大麟以極高達之義而欲徵諸其實

延齡丹室記

世之脩煉以攄養閒暇服食以導和氣而已未聞有能長年非其人負磊落不世出之才遭時不用遁居山林以事神仙輕舉之術必其年且老無所用心而實是以扶衰養壽者也夫以美妙之姿當文明之治且夙夜勵學期一日出而試用於天下而遽自托於避居扶老者之所爲聞者不能無感於斯矣求其志必有在爲清江吳德文質美而嗜學委從師習明經治舉子業方年富力强攻不已將白鬚

序

李氏大學治平龜鑑序

龜以卜鑑以監帝王之道以述難聖人不敢易爲故卜之文陰陽火候之訣術數之說不能外焉爲其出於假借惟假諸外以喻其內可改所謂延齡之術者專事乎其外德文稱學窮理必有得於其內而不求乎龜則不能知大事監而不求乎鑑則不能正天下平是故善爲治者以前言爲龜以往行爲鑑吉凶不常以此而行之由一身而達於天下其猶運諸掌矣此無他知所以爲龜鑑先之說以爲

序

李氏大學治平龜鑑序

龜以卜鑑以監帝王之道以述難聖人不敢易爲故卜而不求乎龜則不能知大事監而不求乎鑑則不能正天下平是故善爲治者以前言爲龜以往行爲鑑吉凶不常以此而行之由一身而達於天下其猶運諸掌矣此無他知所以爲龜鑑先之說以爲今帝王爲治之要道也宋子朱子所著通鑑綱目其言簡而義嚴其辭微而意顯可以戒者悉附著于其下名曰大學於平申其義又引事此類凡庶廣三代下及漢唐歷代之君善可以則惡可以戒者悉附著于其下名曰大學於平公處輔相之近其言易以行李氏居山林之遠其言難以見知然則李氏之言聖人不廢況於經以行者乎居今無知其嘗則已苟有知者采而上之使不見棄則於帝王平治天下之道豈徒無所補哉李氏雲陽人字

明佐寫經積學蓋有志當世之務云

紀史奇蹟序

伏羲造書契而文籍生孔子約史記而春秋出夫載籍既滋非聖人孰制作焉載筆削焉聖人者萬世人文之表也後之有述嘗求與之角武亦卑矣有捍於世文不史之記事左氏而上勿論雖秦燄以逸于宋簡策之載亦繁矣覽者懼人之不能日月以竟也則有搜羅剔抉提綱於日檃要於會存什一於千百者其為家不一而咸職於捍世苟戾乎其君子弗取焉侍御史魏郡宋公文雅宏博周於當世之用掌憲臺因以

送李思舜詩序

皇帝即位之初鄭王仗來宣師因召其府謝壽李思舜吳文人王復因清江范謹來告于傅若金曰陳之奉元人李思舜為鄭王府說書召且供九同舍及嘗所與游能文辭者咸賦詩道離別之思總如干篇為一卷請子敘之且曰王府所受重托領安鎮北遷北諸侯王未朝及貢獻者必見之王亦計其當行與否而進退之其合給遣里貴飲食賜予之節壹委之王之屬所謂壹其心志者也王之府置記室人其一人為思舜又曰王甚賢王甚愛思舜前年王奉朝京師及還將以思舜往不果今既來召思舜與其終得侍王左右未聞其制唐諸王侍讀家道外戚后妃之事較然可以垂後者萃而為書凡十有五卷命曰紀史奇蹟而自敘之持以傳于世嗚乎盛矣乎古今史所載大者讀山海小者流江河猶不足以其極難歸嘈古博涉之士朝夕窮講之且不敢竭盡自為書以傳者無與也世之食厚祿于位者苟遑吾事烏亦幸矣尚何力以及此哉若公者賢於人人遠矣吾聞以古為鏡可以監興衰孔子翊三人行必有我師善者從之不善者改之而已是書其興衰之鏡善不善之師乎使覽者而有擇於是則所謂捍世者庶有在矣

送李思舜詩序

皇帝即位之初鄭王仗來宣師因召其府謝壽李思舜吳文人王復因清江范謹來告于傅若金曰陳之奉元人李思舜為鄭王府說書召且供九同舍及嘗所與游能文辭者咸賦詩道離別之思總如干篇為一卷請子敘之且曰王捍御所受重托領安鎮北遷北諸侯王未朝及貢獻者必見之王亦計其當行與否而進退之其合給遣里貴飲食賜予之節壹委之王之屬所謂壹其心志者也王之府置記室人其一人為思舜又曰王甚賢王甚愛思舜前年王奉朝京師及還將以思舜往不果今既來召思舜與其終得侍王左右未聞其制唐諸王侍讀家道外戚后妃之事較然可以垂後者萃而為書凡十有五卷命曰紀史奇蹟而自敘之持以傳于世嗚乎盛矣乎古今史所載大者讀山海小者流江河猶不足以其極難歸嘈古博涉之士朝夕窮講之且不敢竭盡自為書以傳者無與也世之食厚祿于位者苟遑吾事烏亦幸矣尚何力以及此哉若公者賢於人人遠矣吾聞以古為鏡可以監興衰孔子翊三人行必有我師善者從之不善者改之而已是書其興衰之鏡善不善之師乎使覽者而有擇於是則所謂捍世者庶有在矣

吾今戍無負進士試吾見進用也有日

送南雄教授劉務恭序

天下同文盡海隅郡縣凡置吏以治者咸立師而教焉嶺以南三大府其地之美且近者莫廣東若廣東地美且近者莫南雄若主化自北近者固先之矣其民宜庶且富而易以為教夫既地近而化先又庶且富易以教焉一變而曾者殺由是可以至道矣新喻劉君務恭以廣西儒學正書滿新授命教授南雄南雄去吾江右惟踰嶺吾江右故人物之鄉君固吾江右士也吾聞南雄守楊侯賢而愛人先禮義

復刑政君至教其民孝弟忠信以服楊侯之化使之知君者尊之親者仁之長者敬之幼者慈之蒞事之暇作夜息稽以養其生棺椁以送其死邁豆簠簋以承其祭耙耜以為室廬絺麻以為衣服金以為曼胥鐵以為田器而皆勿以為兵姦宄不作禮樂以興使人稽吾江右果文物之鄉南雄之俗果近吾江右文物之鄉而易以教劉君學文同道則夫教者余將與君共勉焉

贈儒醫嚴存性序

儒者通六籍之義明萬物之故其於百家之言非

已事之必探其本始察其維與極其歸宿而後止焉醫家自黃帝下及秦漢以來岐伯褚澓之徒凡以醫名世者其書藏天地之化推陰陽之理察人物之生凡四時晝夜風雨寒暑晦明消長之變與夫民生之動靜不備舉其術鍼人五藏投之藥石以攻其疾養之飲味以物其生是豈易言哉世之語曰其術若夫通於儒之義明於萬物之故而醫或不必盡儒者而儒者未嘗不良其為醫也良醫人藏存性

在世之醫人行若道行矣

雄孝圖集序

事親而以孝聞不是名也事親而遺其親而孝聞名曰不朽於後世乎夫使其名不朽於後世乎夫使其名不朽於後世其亦由文辭哉岳陽民張琦生二歲而失母于兵長而求之三十年不得而不倦風雨牲復晨昏糊呼鬼神為然行路相泣幸能終其母使二親終壽於其室家之雖貧匱力業致養莫乎二親病能則于為父疽帶婦為姑抽洗凡所以順承惟其志既殺葬祭情指於禮遠近莫不稱其孝焉事聞朝廷命有司旌其門且復其家又令史官張大其事以

詔後世白京師及四方之能文辭者閣之爭為賀述稱詩古文凡若干卷名岳陽之文而好事者樂其有裨於風化也既刻與其舉成集又次第為圖十二各首以事以盡夫文辭之所不及者別為一編使子抗敘其槩將俾傳之嗚呼詩且遠成孝子之名於不朽矣乎大事超人之常也惡乎取名哉世必有不善事其親者而後孝子之名始見聖人君子慮人道之日壞忧焉夫常世之善事親以勸其不善事親者則琦所遭非常者乎且今世有踽踽涼涼不徒詡氣也今夫射不志乎發不能以中的御不志乎緩不能以及憒射匠輸與圓不志乎規方不志乎矩不志乎準繩不能以成器為文而不志乎

南征稿序

元統三年詔遣吏部尚書鉄柱禮部郎中智惠善使安南而以若金為輔行其年秋七月辭京師明年夏還至閩下杜沒萬六千餘里道途所經山川城郭宮室壇墓草木禽蟲百物之狀風雨寒暑晝夜明晦之氣古今之變上下之宜風土人物之異代所以盛於心發於情宣於謠而成詩歌者積百餘篇內弟孫宗禮見而錄之其

於是有所感焉夫古之望華遠使

古之作者而能合道辭與是故志以為主而氣以充之必至之道也河東孟夫偉好學有才識爭喜于鄉下第歸其官由是辭掾還司憩海岱之間史有刑部掾院用且未已暇日即讀書為文不廢几上志記叙述銘贊賦頌之作各極其體汲汲焉古作者之是度惟恐其不合蓋能先其所志而充之以氣者也夫南北之氣異文亦加之南方作者婉容而不枯其失也靡北方簡重而不浮其失也俚君兼采其長而力矯其失能合古之度不亦宜哉然君方壯進於學不已譬諸登山者足益壯身益高余南歸當與君相從君其勗哉

鄒林樵唱序

白騶雅降而古詩之音遠矣濮魏晉唐之世其康衢擊壤之異也風聲氣習日變乎流俗陵夷以至於今求其音之近古不已難哉慶陵鄧域之有采詩至岳陽得疏船鄧舜黨所著集曰鄒林樵唱若者來長沙以示余古韓幽澹閑遠有自得之趣近詩亦甘清暢可誦特異乎流俗斯殆古音之近者歟吾聞湘江之濱楚放臣屈子之所遊其文辭之被芷土者山巔水厓之居人必有得其遺音者矣然風騷多慕憤邑鬱之聲而羣唱者不類乎是嗚呼余得之矣治世之音安以樂亡國之音哀以思鄒林樵唱其安樂之音乎吾於是慶舜榮之遠治世而蓮屈子之不遇也

歐陽斯立詩序

詩本性情為隣者也古之聖人以成政教予嘗恨今之詩不復古矣而其人性情豈異哉昔者孟子對齊宣王曰今之樂猶古之樂取其所本之

古之詩也故夫善言詩者不徒以其辭而以其所本正矣雖或未工不害其為教亦失其正辭雖工何益哉古鄒歐陽斯立氏以能詩托鄉先生間余能知詩不已以識別今既十數過鄒托其所蓄時余未能知詩不已以識別今既十數過鄒托其所蓄時余未能知詩不已以識別今既十數過鄒托其所蓄時余未

燭乎吾後矣呼吾左右上下肅手吾身之中推起
所感焉斯慮矣是故道不在圖而在夫人法不在言
也慕君自歸淵明歿於中州於外不識未有能著者
道法豈外求哉

王安民管班集序

夫規兩於銖至徹也而百鈞起之譬寸於尋至近也而萬里基之君子象離
千尋始之求諸於跬步至近也而萬里基之君子象離
以成文片言以見道豈徒以博爲哉求有其要而已已
陵王君安民稽學爲文有志於古之作者余過岳陽得

其所著管班集閱之詩古文凡若干首短章衆幽大篇
雲委本之以六經貫之以百家出入書册之門步趨韓
歐之徑要皆不違乎理而必發於世教其於學可謂博
矣其爲言可謂非拘拘者矣而其
名集乘前於小管班之義毋以百鈞之鉢千尋之寸萬
里之跬步數吾知自視欿然不爲奉世之辭而舉徹以
見著也故自管而窺豹猶因文以明道指一斑以論全
豹不可而全豹之章不難乎一班以論至道不
可而至道之文不難乎翠辭昔者孔子嘉詩以一言爻
義於三隅示學者以其要也今君之學固亦得其要矣

舉善開志之實者其概不到
於覽管則志實宇宙於是乎益見君之所學日益充積
文於物乎典語詩於教乎風雅特而出之焉然虎章豹
然炳吾且見其變化猶龍乎又豈窺豹一班而已哉

送清江孔學恒詩卷序

清江孔君學統能力學才藝兼兩氣卓犖如千
將鋏不可斬視出爾大夫將皆敬之愛之奇其才
以爲必見用于世今觀親烈支將是敬孔林指點燕薊
亂離生之所蕞萃於是邦之士夫

與詩以壯之余觀其家藏
深湘之流分派演葩華逸
爲夫子之道凡論其詩讀其書者承當爵如穿帷爲堂
人之自乎學禮造曲章而無絲竹之音入宗廟而見琴
瑟登而心和神會於千載之上他日施諸事業必求無

序

衡州判于公復學田序

郡石鼓書院故有田在屬邑茶陵若東西莊凡六百畝有奇於陵此自為州三分其一入州學獨東莊仍為書院田不幸莊近官壩寺寺猶恃地阻險而大衡又遠枝官力弗能制數奪有其田事即聞有司恒受僧賂易置曲直前後數十年田三復書院而三奪之默文腴藏學官雖未得田猶不可以歲時致敎僧鄉得其腴腹之以滅跡自是積十餘年莫興理者後至元三年程義爭為山長時會監察御史部使者俱至郡以其事白之御史諮有司得實即移湖南兩府使復田書院而罪寺僧且徵田租御史去寺之主僧泰路落府文法吏求解吏受賂乃檄衡判府于公會茶陵守吏詳詰其是非實欲縱之泰自喜陰使人行賕於公公弗受泰乃疏通公至茶陵悉致寺僧案得其姦狀上之藩府文法吏受僧賂者數有司得實即移湖南兩府使復田書院而罪寺僧且徵田租御史去寺之主僧泰路落府文法吏求解吏受賂乃檄衡判府于公會茶陵守吏詳詰其是非實欲縱之泰自喜陰使人行賕於公公弗受泰乃疏通公至茶陵悉致寺僧案得其姦狀上之藩府文法吏受僧賂者數

送李尚文之廣西序

海之遺世或可居矣昔者孔子不遇於魯斷而去亦何固必之有李文尚之廣西憲僉陵孝純文靜美而有守不苟合則去不合則去亦何固必之有李文尚之廣西憲僉陵孝純文靜美而有守

子學不成而不阿其不遇於鄉辭而遊於洙泗之間學為之者久之志稍不合即復若泰去且遂為嶺南之遷尚文孔氏之暢而奔孔氏之徒也尋求於海內也有以見於浮海信於居夷者哉吾聞聖人之時雖科舉暫廢而四方牧人之長慕聖茂材薦達遂者夫以湖南之大而使士之不通儒道以通達吾懼彼人之不知而誤子之不能屈已以求合也然今嶺南兩府多賢大夫嗜道如飢渴求賢若不及而隱獄上文法吏不法吏不能成矣幸復其田衡之士德公者

君子之道豈因寒於近而通於遠哉

送孔學在詩後序

送臨江孔學在詩曲昇於廟漢之京師詩文凡若干首
仰人傳若金釭其後以終仰者之意嗚呼孔子之聖其
猶天地乎天之於人不忘其覆矣地之德人不忘其載
矣天地之德不可忘也聖人而可忘哉是故莫大乎孔
子之道莫遠乎孔氏之澤自吾生人之父由其道焉世
不能忘其澤覆地無恒不能久其載日月星辰無恒不
能久其照四時無恒不能久其變化聖人合德於天地
故其道亦無恒焉是故君子脩其身而信於民其必有恒守者矣吾聞濮君之尹鄂治
鄉也喬士者身不至京師不足以昌其道為聖人子孫
者身不及闕里不足以正其宗不昌其道非忠也不正
其宗非孝也忠孝之失君子不與今茲一舉而二德具
焉而又先其所厚庶無愧聖人之子孫矣且京師之楷
紳大人佩服吾聖人之道沐浴吾聖人之澤孰不欲冠
冀吾聖人之子孫者乎學在益宜不忘其先矣詩云篤
念厥祖聿修厥德富貴其外者焉學在名思保厥先聖
五十四世其先出十世祖積仕為吉推官子孫遂為西
江孔氏云

恒齋詩序

長沙管兩府之會郡人山甚易君多學其士大夫游足
為鄉邑宇令之賢否日聞焉數為余稱舉鄉尹蔵明府
之為政忠順以事上惟勞以莅民父於其道而不廢當
名其齋首之室曰恒齋斯其治民將於婚身者與頃徵
辭以記其義嗟夫人而能恒不可以作巫醫況君子之
臨民者乎夫恒者悠久之道天地之經人之常也天無
恒不能久其載日月星辰無恒不能久其照四時無恒
不能久其變化聖人合德於天地故其道亦無恒焉是
故君子脩其身而信於民其必有恒守者矣吾聞濮君之尹鄂治
鄉也喬士者身不至京師不足以昌其道為聖人子孫
者身不及闕里不足以正其宗不昌其道非忠也不正
其宗非孝也忠孝之失君子不與今茲一舉而二德具
焉而又先其所厚庶無愧聖人之子孫矣且京師之楷
紳大人佩服吾聖人之道沐浴吾聖人之澤孰不欲冠
冀吾聖人之子孫者乎學在益宜不忘其先矣詩云篤
念厥祖聿修厥德富貴其外者焉學在名思保厥先聖
五十四世其先出十世祖積仕為吉推官子孫遂為西
江孔氏云

清江王君孝感詩序

臭易爭舉親也而可憎焉嚴乎事神也而可孚焉事
親而憎鄭事神之孚敬清江王君奉二親克致其孝敬
居長沙之日孝益加焉親嘗有疾且焉君火至滅燔

于江東之神而親疾以瘞乃為廟於其居之側身自尸祝祠最久春之以報神功德於無窮凡其所以為親考可謂至矣今君之母年且九十而康寧如常時君復有子以承其家而嗣君之志神之所報君又庸有窮耶嗚呼赫如而幽也寂如而明也不可度也而於王君之求應荅若是其疾神果佑人而行哉吾知善老祐之不善未見神之可誣也故曰孝弟之至通于神明人之敬致事神之福者其亦盡吾事親之道乎

送南寧路總管宋侯之官詩序

郡視中州遠王化地重而多險故得人則治不得人則亂守令恒難其選雖其佐吏朝廷亦皆優其祿秩以厚之而三歲特一遷尚書御史屬會行中書視大府所上郡縣闕員合此其名數而加銓擇為至正改元潭別駕朱侯以覓信廉慎受知于時遷授廣西南寧路按管夫實則艱得信則民任廉則不傷財慎則不擾於政合是四德而為郡南寧之民且庶哉南寧本唐邕州其地王與左右江犬牙相入而南控交阯朔郡猺獠出沒不常宋因南漢升建武軍鎮以節度國朝復邕州即其地置帥府統道宣慰司都元帥府元貞初始分

新之邦行之者乎漢史稱良二千石而他日有白鄢名至闕者請於兹行占之矣同鄢多賦詩相餞俾予為序之

送德懷父上人求母序

德懷父上人者新喻錢氏子也幼時以其祖母之命旋徙浮屠師受業雲山其母段氏獨鞠之然卒踰段氏始自是恒鬱鬱不樂無何頻其夫偕入洞陽因留居十餘年不肯還雖其夫與子數往來以好言慰之猶不許且曰必致又俱來乃可歸上人聞之益自其戴於不許即日被色戚戚思慕不可遏與人言常若有不足於心者語及鞠於母生凡可以用其心者無不至普出往求母以歸余過豫章適疾甚又諸往不許則又日夜思慕泣下不已益得精江過之天寧日擊其事狀如是察其志有可采憫焉者嗟乎夫人莫不有父母之愛聖人作經孝先百行釋氏書亦有所謂大報恩者七篇近出其徒多誦其書不由其道視上人所為亦可少有忝矣夫不能親而又禁人之親其親獨何心哉其同學瑞中與儒者合於是行乃相之謂上人曰讀孔氏書其心肯與

送熊立義游京師序

余學孔氏者宜樂誦人之孝故余既賦詩贈之又序其卒于首以堅其志云

送熊立義游學廬陵然後北之京師序

清江熊立義將游京師自懼其學之未充而請所益焉因為之辭以告之曰凡土地之產可用於國者多矣而未由人力之至哉松栢非不材也不先之以培植不足以中梁柱南山之竹非不直且達翠革也不絕之以括羽鏃礪不能以入深培植之而大矣羽鏃之鍛之而利矣雖欲勿用人其舍諸於是立義且將東足卷輸還之廬陵新師取友講切舊學益培其本以植其幹仁義以為

羽格忠信以為鏃礪然後持之京師求試其用若是則立義之行將有成矣然猶自鄨南才疎遠之儒不敢信其能必達與否也而又請益焉則又為之辭以曷之曰九州荊去中國遠矣昔者聖人之定土貢未嘗棄其風土所生之物焉況士之有用於國者乎今吾與子固皆荊之士也無所用於世則已苟有用焉豈以遠而棄於聖人之土哉行且見子之貢矣其往勿疑書以為

送劉伯原道武昌將之京師序

京師固舟車文物之會而遭時休明聖天子更化群賢

彙進天下之士荀非其彙許之意屢矜之行而適世
長往執不延頸引首覬一至其地以觀禮樂之盛哉而
或不能勇於自進看時其才不足以自見歟抑其力不
足以自振歟中退而自見力足以自振而不能猶是或
者其人室於田宅之養游於妻孥之奉而所樂不在是
歟曰有志者視之其為人何如也清江劉伯原蓋所謂
士之有志者性時能討孟湖江漢登武呂大別諸山訪
神禹藻水之蹟求文王南國之化觀古賦詩北望天際
未嘗不慨然即有乘雲遠舉之思而運劂不進以需其
時焉今既遂其時矣四方之賢豪師長者且相屬道路矣

送饒介之序

饒武昌視江西少北去京師為遠其之京師為事者之志是行其事於自達矣爭鬬鎌臺之下見有以干
金市駿骨者牽為告曰千里馬且至矣

送饒上人序

必之學淳屠氏而扁焉者禮其師說之見聽於孔氏也
但討辭以自衛而絕游於吾徒吾徒者不以其說之不
合於孔氏而黜之不與之遊於是道之相去益遠矣其
不憚見黜而游於吾徒者則學而溺習之期人
者是亦孔氏之徒矣而厭其眼而屠其屠而氏其氏或
者亦托焉以障其迹耶清江興化隆德中縉書俾文贊

自以孔氏之言教授於其宇都之賢士大夫多與之遊
今其志汲汲若不足將行四方求名人鉅公而訪之以
歸其高明而恢其所未大豈余所謂孔氏之徒而托焉
以混其迹者歟何其樂聞吾徒言而急其求也夫孔氏
之言道高遠也而不為虛實使不可即焉近也而不為
嘽使可輕焉微諸一身放諸六合達之萬世人病勤且
晝尔求之則不遠發之而能至謂吾淳屠氏而不資孔
氏之道者自欺者也謂吾道日廣大而校孔氏之道者
欺人者也自欺不明欺人不誠不明不誠道惡乎行而
德甲昔反是反是動不樂與之游我吾見其陛也辭之
其降焉

贈魏仲章論詩序

湖水為虛而無不容矣其源也譬之泰華為高而不可
弁矣閩閩越多淳暑學子行而見之有石而自衛者徹
苟不足其所已能而必之通都大邑文物之會求名人
而私淑之斯學之蓄蓄也審能是進於道矣況文辭章
詩之道本諸人情止乎禮義古之人非盡學而能者三
百篇雖曹鄶小國之風聖人取之亦奚必通都大邑之
求哉然吾聞古之時淳俗未去人知禮義其性情無大
相遠則其言辭同和近也故雖塗歌里詠在今之學士

大夫且有不能幾其語者而不學可乎學也而不求講其上可乎新淦饒仲章妙齡秀質敏學好問於為詩尤所篤意清遠之節俊邁之語觀者謂稱其風儀其師陳直之嘗為序論其集而稱之京師諸名公聞僕雖不及識之者猶人范先生歐陽公梁厚齋與則學者所共宗仰也而今先後逝矣退老于山林矣謂善學者矣而猶厚望於先輩之以文章名天下而及見之以知詩式編等遠遊於江湖鄧虞公浚儀馬中丞其俊舳不同要皆保然不可及者僕余一言以發其槩頗余何足

自足特遂北遊觀諸朝中朝之作者以廣其進是固余所

彔究其所得而窺窺諸君所與可知矣今者其志若不

送習文贊赴試富州庚序

國家革人材廣文治然科舉所取士益自奮為學舉者日多江西歲就試且數千人而預貢禮部南人纔二十有二於是不能無遺才焉而朝廷心恒視其缺之小大所寧而錄之使各歸其用國初定令儒生額試吏部縣者僅廩之而不增為者有矣及此年偉進既多正塗日塞持法者病其壅於治也則開之門而固拒之冀杜其濫而儒者亦稍錄是和哥尼為凡子弟之有志操仕者苟非爵世胄之算其不由刀筆要身則不能以遽干本其時使之然歟識者知吏治之不可不資於儒也顧名實何如耳新淦習文贊將以儒術飾紀司之所料察行一改善其上必先知之行一吏不善其上亦必先知之而融陟係之矣吏於斯者可不慎乎然文贊以儒名者也用真儒無敵於天下而況吏一州乎昔者孔子謂子夏曰女為君子儒文質之於儒無將為君子歟毋使由他而吏者得以藉口則豈惟一州哉大府行之矣豈惟一府哉達上下行之矣

贈世醫李宜畑序

醫之論世尚矣曲禮曰醫不三世不服其藥故疾病之所憑也而必世醫之求以其業之專而施治之習耳業專則視證必明施治習則取驗必速新學之士苟非儒者有博辨明敏之資得名人師之則於軒岐以降家之書猶且不能句讀望深究其學以達於治況生徒係矣不精得乎新淦李宜卿儒而世其醫者也以儒故明乎理以世故習於施治相若父子嘗為醫官宜卿年甫冠而吾祖父之志不敢疑先生大夫上多敬禮之至宜卿嗣守先業益充其學問而不求聞於時頃年有自京師來者以文公而又餘利人之進承若是乎宜士之趨之也然余

以行吾志耳爰以名為哉平居蓄素燕遠近有疾者輒貧富貴賤有叩焉輒應之無所擇且不盡責其利家有堂名曰誠求即其所取義而存心可知矣孔子曰君子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宜卿守世業以行其志非素位能辭太醫檄不受其名非不顯乎外殺是亦可謂君子也已傳所稱韓伯休宋清者豈斯人之徒歟

鄧雲章利市序

鄧雲章利市為武平居蓄素燕遠近有疾者輒貧富貴賤有叩焉輒應之無所擇且不盡責其利家有堂名曰誠求即其所取義而存心可知矣孔子曰君子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宜卿守世業以行其志非素位能辭太醫檄不受其名非不顯乎外殺是亦可謂君子也已傳所稱韓伯休宋清者豈斯人之徒歟

蓋有相觀而相資以傳者裳溪是已夫六經諸史百家之文聖賢君子以載道述事而垂世不朽者也而藉慧悟敏久棄亂棼不可理要在其能

傳故九圖書及今人之文辭欲有遠示久者必資其裝褫之功藝雖微惡可少哉於是新淦有鄢氏者世其業且數世矣其曰雲章者一日袖是快以請曰吾先世本道鄉詩書之後其業斯業以名者自吾曾祖始吾曾祖業之益工又恒與一時名士大夫游歲大比吾鄉之角藝場屋者自吾家為試卷必捷必奏名春官歸利市卷子當時縉紳士所贈言至于今手澤之氣猶存也而吾祖父之志不敢疑先生舉賜一言以張之嘗其試鄢之藝余固有承其切於斯文矣而又餘利人之進承若是乎宜士之趨之也然余

清江多名山其氣神秀而大者曰閣皂曰玉笥仙老所
宮焉玉笥之西數十里有山曰西峯若相傳南昌尉梅
子真棄隱於其上石室故又曰石室山能興雲雨以
澤其土有司歲致祭遏民水旱必禱之夫有仙者之跡
而能興雲雨致祭禱其山靈矣靈秀之鍾固亦鍾乎人
我西峰觀有李尊師環閒者吾支平江文學尚寯之兄
之子也清脩仂學攻為辭章將遊京師覽乎舟車人物
之會庶幾遇名人真仙發穆其道妙而大其觀蓋其志
不啟浮湛山中焉於舊所聞而已也吾識李氏志父昆
季文雅宏博其出仕多儒者之政師承文儒之風居乎

靈秀之境而力學攻辭章不局其奉閩有不出之而進
於道必名其山矣人之能因與地之靈相發我昔師之
先世周柱下史瞻嘗書道德五千言俾世有用之而治
者師之出毋亦有意於用世乎他日歸益得其家學吾
將能之問禮焉

送張聞友遊湘中序

士之遊必之通州大邑者豈徒藉登覽之勝而已觀乎山川人物之富於是發其氣益其見聞於有進
於道者矣荊楚之邦地大而物蕃其鎮衡巍群山宏爲
其波洞庭彙水瀦爲其人屈原宋玉賈誼之流百世濛

鄒魯之風然濮北之京師以觀其會南至越裘以極其
遠凡吾氣之所發見聞之所益而於道少有進焉遊之
助也聞友之是行也其所感通將有問於余者予其將
觀乎衡山灣庭屈賈之流而學問文辭有所增益者乎
施諸世用亦將不啻乎君子書以為贈行序

記 銘

東墅說 并序

前衛山尉滿子謹恭謹信以忠孝自力為政壹本乎愛人自尉衛山攝縣事輒能使民歌詠其政既去而思之可謂難矣苟充其道仁不可勝用為當白鶴東墅得湖湘人文薈萃富衆師復以示余求余為之說說曰

大哉氣之機乎天圓而運四時行矣地方而載四維張矣運者不息孰知其極載者無疆孰知其窮其為化則大矣

余為之

栢栝說

物之異者不當其稱阿止亦必異夫常有之物夫兩
之而翼者飛而依之天下之常舍也或集于野求林簿
而依之天下之常舍也或集于桑或集于柳或起
于榆枌或擾于人物以生精氣翼之卒也棲棲之汙也擧無所
擇隨其志之苟安斯止而止矣夫何擇之有鳥有鳳
者兩足而翼海而飢啄以異乎常舍也然其為德
五色而文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翔于仞之上俯
視萬物之細擇其止不止最其集之卑與其走異常舍千萬
時之治也以其人矣非人不可以徒治士之顯也以其
才矣非才不能以徒顯世之所望乎士者豈徒私其才
於身哉固將盡其用持國家之前已陵監縣鵬公克謝
之子月魯英歌而餞并學師友奇其才之遇而期以忘
顯也相與字之曰元英是謂國朝之英而將為國家之
用者歟夫天地之間元氣焉人物以生精氣賁之人
物以異列星之英五行昭其耀矣羣山之英五嶽尊其
秀矣草木金石之英惟物像華芒劉芳草理瑰怪笑
那千將鋼鐔之鳴內全其天外著其用矣古今之士懷
剖用之器負不羣之望德施當時名聞後世若是者人
之美乎故知天下不徒治人才不徒生材不徒用詩
曰思皇多士生此王國王國克生維周之楨元英而為
國之楨幹無負師友之望也

竹山說

滿坑王君讀書能文辭喜談老佛之學以竹山自號其
所棲隱湘蔡栢鬱昆季競勝余嘗往吾茨谷今
宇適之且徵其說余未嘗識君也獨於其所自取號而
知之孔子稱仁者樂山以其德之似也夫王君固取其
矣有取之之敬慕備矣君何獨取於竹哉夫茂密者

未必皆材榮華者未必皆實家敎慈脩者未必久而不
變今夫竹晝而不比分而不孤清虛而能堅林壑之趣
也不能隨其美翳雪之厲也不能易其操昔之七賢遊
於林下逸放於溪皆惟竹爲是好夫固有所取尒王君
紋亦斯人之徒歟惜余未之識也何時訪君山中共造
竹下果有得焉必以語我

鑑翁說爲醫者甘明對作

夫窮理以致知猶鍊金以取鑑修治之必精而後明可
及爲工之治鑑而不精其能成業鮮矣況其所鑒乎凡
爲學莫不然而醫尤甚窮理之不深視證之不明而求

愈人之疾是不治鑑而求照必鑑之不明無損於物醫
之不明幾何而不殺人哉岳野甘君明升踵鑑翁若以
醫者業習又博通天文地理陰陽法象之言其於軒岐
以來名人所著難素活人諸書窮討之必盡見其義故
切脉以知證辨持鏡以鑒領要藥去疾不啻若鑑顧疑
然翁於醫學殆所謂業之而精者數吾聞昔之神醫有
所持鏡鑑能照見病人五臟六腑者蔑幾翁之詔矣翁
見病人腑臟固以心爲鑑哉作鑑翁說

王經歷名子說

動用監經歷王君孟衡以其二子及其兄之子皆未名

仍問於余且徵其說夫問名古之義也余不敏何足以
此於斯雖然嘗聞其略矣不以日月不以山川不以國
凡若是者竊知所避爲君之長子年十有五既道之以
學將責于成人其勤未可以已也請名以進兄子年十
一知所以事長矣必敎之讓請名以遜幼子生甫三歲
划目望其成長者也請名之以遜夫人勞而學長而敎
使之知遜亦以立父母之道此幼而學長而以有所稱
爲其子之志乎昔者孔子聖人也而必曰吾十有五而
志于學今而必曰不敢夫然故至于立至于不惑至于
知天命至于從心聖人且亦然而況他人乎君子之道若

大路然夫固行之而必達嘗請遠千里者中道而不進
吾止也苟不止焉其至必矣進也其不止於中道而求
必至乎請字之曰公至余益潮進于成人矣遜順也

論論雲峯師以止堂名其額定之室而偁其里人申
一言以證其義遂爲之言曰學道亦有止乎曰道無窮
止則罔功學靈可止也然則無有止乎曰學必正止乃
有定學惡可不知止也故止非直而不進之謂矣其所
而不遷之謂也且天地萬物從不肯止矣輕清而浮

者止於上重濁而載者止於下鱗而泳者止於淵翼而
翔者止于木蹄而角者毛而伏者齒而趨者止於叢茹
林生而上植保而能言者止於土故蠕穴處者之所止
也田里農夫之所止也道路行者之所止也觀所止以
聖賢止于道德通達者人之舍也孔子曰於止知其所
止鳥曰爲人君止於仁爲人臣止於敬爲人父止於慈
爲人子止於孝與國人交止於信斯之謂矣抑又有義
焉止也者定也靜也動而不撓於物也夫人之心日馳
馳乎與物接萬事變之紛紜攻取而後能應惟
靜定而後能不亂不亂而後能更事理迄性則至道矣
是故止于靜者德之始止于極者道之終止乎止乎其
始樂道德者乎或曰師涉屠也其道以清淨爲家閭通
爲宇宋熙爲戶庭吉科爲基無有止亦無：有止吾恐子之言不類其師何如子笑
而不應作止堂說

張伯龍字說

陸川張氏子弟之秀有舉爲臨江之新益直學者曰汝
用本名某篇者不知其某名而用其字以名之名既上
不可以易也所與游者固易其字曰伯龍而屬余爲
龍說余見伯龍好學而爽能將欲進而有用於時者其
實觀易見龍之象而有得乎夫龍者物之至神者也聖
人取之以著乾剛之義而亦消息進退之幾學者於是
得時行之道焉九曰潛龍勿用以其時之在下而不
可有爲也隱而未見行而未成故君子居以養其志學
以充其德狄く虽或躍健不息以俟夫二五之位交君
臣之德合而後施其澤於天下其爲用豈不博大哉然
遊是則爲允矣抑有悔矣君子成之故龍宅乎九重之
尚殿欲元氣登降六合發扇三光之精用之以兩天下
儻其時焉是故善俟時者莫尚乎龍善言龍者莫尚乎
易且龍德之大其來豈一日之素哉中庸之於上故物不素其養則不能成乎名孔子曰君子不素
其養則不能成乎用君子不素
伯龍誠有志君子之德業欲其尚進脩之以及天下文
明之時吾見其澤之施也有漸矣

張生德常字辭

仁義禮智人之常德也在君子無以異於人者君子之
異於人惟能恒有其常耳常之爲言天也博矣哉夫天地德
至大矣天之尊也而失其常
則不能以覆地之卑也

而失其常地則不能以載常德之實在天地且不可磨況人乎是故父子有親父子之常也君臣有義君臣之常也夫婦有別夫婦之常也長幼有序長幼之常也朋友有信朋友之常也是謂五常五常皆天生烝民之彝也故君子誠之爲貴君子之於德我故君子誠之於心脩之於身誠故無僞無僞故可久可久故不易不易故謂之常孔子曰中庸其至矣乎民鮮久矣庸常也夫人之於是德豈獨非常性哉由之而弗能知得之而弗能有之而弗能常君子果異乎凡民也已

臨泉齋

天下之士心慕朝市之榮老必違山水之樂志者懷壑壑之勝者恒乏當世之慮處乎榮而蔽乎賢而有見焉者不忘斯世苟非道義君子學以爲邑故官治其人乎惟中山余遊衡之鄒邑得惟中王君爲邑政簡而民悅家素之大川環其居育林翠壑參差交蔭朱泙雲月明露孕勝几席之上朝觀夕游吾知其樂於嵩也審矣乃今出仕於外自是而升將致顯榮然其豪也不必鄒乎嵩朝出也不必鄒乎嵩堅常以隱臨泉編其讀書之室以忘其腐取夫泉何居惟面之在天下猶水之行地中往者汩而未嘗息焉來者淈而未嘗竭焉蛇蛇之以行滔滔之以河海君子體物而觀妙莫近於斯是故逝川之歎聞諸孔子派泉之喻發諸孟氏惟中蓋學晉孔孟而有見者也不然奚取於泉哉今夫發蒙於山成流於江委於海洋乎吾見其流動而無已也浩乎吾見其充滿而無際也惟中觀於斯泉反諸吾身以止流行必有得於中矣孔子謂知者樂水惟中庶其知者歟夫知者爲學不厭惟中其不厭於學歟涉倩洞泉而時出之亦取如是而已惟中名得臣其先本出晉陽徙居於秦如若父世有長者之行通義周

題跋

書安南使來書後　萬傳春川次典翻

安南使至京師之一月阮非卿持紙即余求書大紙共十二番為一帙其作大字者三十七紙七可四千年書酵畫兩二事及岳陽樓先生桐堂記次者十七紙紙六十字則書前後赤壁賦又其次者二紙七百四十餘字則書克己銘既畢為書之又如克己銘字數不欲書也大抵書古戰場文而余亦不欲書古戰場文於余求書之意未盡副也且其求書於余亦以余嘗使其國而見戰場於今日也且其求書古戰場文於余將以余為不仁是余前日不足見知乎再聞伐國不問仁人有問焉君子且恥其對今而有矣豈若好功之主窮兵以毒天下者哉余不欲書之藉曰文以明古有風刺之義而其辭則已腐矣自余幼既不忍誦為況書之乎若祇不可虛反則精書漢文帝賜南粵王佗書以曉之嗚庳余書不足觀也遠人之求及此蓋萬好於文者矣豈不深可尚哉

書御賜珊瑚洲硯大明冊後　萬丁

右御君敕渭所賜至元十四年丁丑歲大明具注曆一本盡國朝混一天下始頒正朔之制也其十二月下所注與今授時曆小異而加詳焉有長星煌星柱上公降庶大夫卿大十四卦七十二候自金正隆戊寅迄大元至元丁丑百二十年歲易而建酬革命之始改元置閏之次粲然具見若八門占雷五鼓卜筮十干推病人卦勘婚凡以使民勤事力業趨吉避凶者亦莫不備至嗚呼古者聖人順天道敬人時所以重民事也今觀我元受命頒朔之勅而敬天勤民若此其至敦園之所以與勤實開先輩言國勅曆庚午歲閏十一月而宋曆誤置閏十月今驗之果然大閏月以定時成歲者也置閏差則時不定歲不成矣宜宋之將亡也是故曆象之制有孔子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隋唯之棠洲女雞鳴之思賢妃後世無畫之者若唐貴妃楊氏病酒而玄宗視之嘗時未知果有此否即有之亦常情尔非若閨乳之君洗兒之賜為大可怪而劉書者爭傳之以啓天下後世之議何其薄哉然使玄宗之勤政恒如初年時勵精求治不躭于樂不溺于嬖此亦何自而至焉嗚呼宮闈

之內可成者多矣古之人君左史記動右史記言夫有以

題宋尚義所藏宋馬麟畫皇都春色圖後

宋高宗皇帝以飛白書唐吏部侍郎韓愈早春詩一首賜其臣馬麟以其意作皇都春色圖一卷進之今孫傅ノ問為新館宋氏所藏余惟此圖合韓吏部詩宋君臣書畫為三絕宋氏葆之宜也獨因是有感焉唐之都至今宋已墟宋南渡汴之都亦墟矣當時君臣能無黍離之歎耶今距宋南渡又二百餘歲宋故都之墟益可感矣而書畫獨傳其流風韻可想見然圖之所作以父遠者有大於此者有大於此者有大於此

跋李以謙所藏范先生墨蹟

范先生人品重一時而文章之高古神妙名公作者莫不服之觀其必傳後且不朽其書亦猶動有神氣清勁無塵駭俗情苟且之態所以尋繹其為人此尉和答鄉人李君以謙所遺長句即是物而其季曲溫厚要非世俗之作之比見先生平居行苦峻潔不妄與人交而於鄉黨鄰友則未有不曲盡其情若觀於是可見矣亦以致之哉嘗先生在時鄉人之不知者鮮有視若東家丘者焉及先生歿文章益可貴重於是矣人知其不易得矣若金家居去先生之舍不世豐恒最勝之遠有得於先生鑑多而今不可復見觀於此帖尚可起敬者已

題廉敬亮所藏乃祖字誌

右新喻廉敬亮所藏故宋太常丞太山黃先生所為乃祖幼聲字誌之文者也嗚呼逝矣空者聞足音而喜矣故人之不忘其先者雖琴瑟書策猶所不敬焉況名若字本乎先祖之言可以訓若子觀太常幼聲始冠切切焉責之以成人期之以相業使大其鳴於用本隱聲以沒是有非人力所能也吾聞書之盛者其發聞必鳴以振發其先世者將不在於七十餘歲敬亮能不忘其所由生矣乎詩曰無念爾祖聿脩厥德敬亮尚將其德而勿替乎將見聲之遠者益聞于後矣

題廉監鄙忽都哈剌公所藏大小學二圖後

監鄙忽都哈剌公至州之始首進多士訪民俗利病而論政所宜先遂出舊所藏大小學二圖使共訂之將揭諸壁右以為學則示人知所嚮方嗚呼可謂為政之本者矣昔者子游聞諸夫子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故欲化民成俗不由學校區之簿書期會之急是豈知當務者哉二圖之作可以觀政矣

傳燕鴈文卷七終

贊頌銘戒

孔子贊

大道如砥以步以趨行興禮會藏興義俱出入魯衛周旋陳蔡發述三王超踰萬代執不繇約惟純之則執不純繇惟行斯飭匪爾貴聖儀將亡言瞻之加見于堂

淵默贊爲臨潮蔡柟雲作

惟心之燈如水斯靜惟神不測響斯應省予若對其深罔極若然而彰其聲孔揚及思無咸守正在默方寸之功清博之澤

故肇慶文學袁君遺像贊

天淪星地蘊奇和內藴著威儀江之區化于德域之士瞻尔式歲六十將衰又嘲厥生奄遺世神不昧儼明〻百孫子思勿忘

慶雲頌

至和絪縕鬱合乎休烟非烟非霧鬱輪囷乎煥其燿日不可名兮玄爛成文乎非烟非霧鬱輪囷乎煥其燿日不可名兮玄象宵〻孰營其精乎王澤廣被洽斯世乎靈用昭假集此嘉瑞乎天祐匪常自貽多福乎明〻在上胡皆休惕

于　布衾銘并序

衛君靖卿得巴陵楊布一端製爲重衾縕以蘘花之柔夕寢而寒憫之惻然自適不啻若錦繡之美也

屬櫛著金銘于其寢遂爲銘

成衾維何匪蠶伊麻匪絲伊布胡美靡弗備樂是偷素雖則紛紊眠若綺統匪公孰于蠶唯分之安矧在四體既充既煖既寧既止緊錦衾之繽軌與易吒夙興夜寐天余求心莫顯密室慊慊惴惴斯衾

尊所樂齋銘

前儀湘溫理內充其證內新大莫窮歟不盈寸散彌空

心官在舍入復出智人持之久乃一中廠外著莊以栗
獨居如衆夜若日神明移先不可必惕生舊危慎安吉
猗離彭君暮居室以敬為所思罔逸動應酢務靜慶密
謹而存之求勿失

清江慈孝寺鐘銘并序

去清江城南二十里丁家渡當江廣水陸之道歲
春夏水潦巢溢舟人因阻險晏重利行者病焉里
人劉允成思拯前患乃致浮屠之能任斯役者得
新俗庶橋乎僧永弟特踵走上下即好事有力
若勤共出錢造舟為橋以通往來其南屋浮屠令

守之庶勿廢事未作會郡幕長月忽難君適至興
利去弊政先仁民華走君勿主其事令出郡人士
翕然從風以勸且無敢沮撓者華得錢若干萬緡
橋為方舟四十有五為浮屋若干凡木石工作
之費橋萬五千緡有奇屋五千緡有奇既成橋君
割奉入錢二百五十緡畀浮屋令範金三百斤為
鍾勒歲月其上志始末焉集賢趙公僕斯樂與人
為善者為題其橋曰月橋寺曰慈濟橋以君名寺
以善彌昭勿忘也始工至元五年己卯九月畢工
明年十月又明年至正改元辛巳四月君移官工

如愷去郡肇興劉氏子本來綉銘且著君之不
可忘者烏乎昔鄒孟子產以有君子養民之惠而見
稱孔子及以其乘與溱人溱洧則猶不免孟軻氏
不知為政之誠而其存心則善矣甚矣古之君子
之難哉近世之為政者非徒惠不及民且多濫取
以自利民病甚至莫之恤於是去乎產遠矣其能
知政之本急所先務而又割其奉入以建永久之
績如月君者夫固無愧古之君子而足厲後今之
人哉詹之閒遠目不朽將有類是鐘者已銘曰

江之前不可以揭不可以揭有坦斯濟民之德不可以
虹不可以虹有鐘斯鏞鼓鐘鑿鑿震彼宜行執其轡之
於閩厥聲閱止佐于天子天子萬壽德音不已

自懲

嗟人為人維忠與信爾職于是式穀爾身宜言而矢勿
言而出惟爾德之疾宜斷悠悠宜勤休休惟爾施之尤
爾惟弗覺爾則殼殼爾譬云然心胡不怍爾尚少時寔
克勉之亦既壯矣反是不思日月稽寺曰慈濟橋以君名寺
夙夜以安爾止

傅與礪文卷八終

故中奉大夫湖廣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贈推忠守力功臣通奉大夫江浙等處行中書省左右司郎中明年與平章阿里海牙用兵占城以公參知政事行省安南國王陳光昺既受封于朝至其子日烜不請命而立名入覲又以疾辭至是師次其境諭使開道給食以觀其所為而日烜又不聽遂移兵討之明年春退師復同知湖南宣慰司事秋進師占城等處行省

公諱淵字伯川姓氏縣人父仙有長者之德當金季亂

居通衢客舍老時不取直里中兒竊盜瓜　旗兩副

即覺支多取瓜遺之戒勿恐曰吾園蔬足汗公勿有智謀好騎射年十七從千夫長討相類射殺營中兵

營歸中劉大奇之郡將段某亦奇公以女妻焉至元初始從軍攻宋襄樊河南統軍鄭某器公辟掌戎記後立行中書省以公為令史遷右司都事至元十一年平章阿里海牙分省至岳宋臣高世傑也判口與我軍相拒公督軍未

敢授承務郎行中書省左右司員外郎是年從宣慰西十四年授虎符進少中大夫全州路總管兼府尹行中書省左右司郎中明年與平章阿里海牙又明年入覲拜中奉大夫參議行中書省事二十年改同知湖南宣慰司事明年詔鎮南王脫歡平章阿里海牙用兵占城以公照磨湖占城等處行中書省事十二月師次安南先是安南國王陳光昺既受封于朝至其子日烜不請命而立名入覲又以疾辭至是師次其境諭使開道給食以觀其所為而日烜又不聽遂移兵討之明年春退師復同知湖南宣慰司事秋進師占城等處行省

參政事明年改賜明珠虎符授湖廣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冬十月鎮南王會諸道軍士十萬於來賓遂分道而入約俱至瀘江濟師公與參政烏馬兒以舟師出欽州十一月戊戌次綠水口遇賊船五百艘公分兵擊之明日復戰又敗之俘百餘人獲船數十艘斬首千級溺死者甚衆十二月己卯公分道進北江安南軍塞江口水陸俱進艘艦之衆勝我江陵功授其都事未

幾從攻瀘城死守不下公親犯矢石日將士晝夜攻之留公守萬刹自以軍濟江直走其國廿五年正月王軍還經安南復命公將舟師百艘防海遇賊船二千

公帥將士輸誠運王命退師敗以海道隔絕請棄舟俱陸行以還王不聽聽於是舟師自拂澨分道出內黃關戰伏兵發潰之斬其三將右丞程鵬飛別以 旅江遊舟師至東潮阻水乃夜自他道馳及鎮南王軍踰道至公力戰却之至竹洞賊復大至公又與鄧戶劉珪擊走之三月壬辰至白藤江聞日頗短以精兵數千出我後公垂會將士逆戰天忽大風潮水逆落舟不得進退敗乘風以小舟數百合步卒夾兩岸擊我軍四面矢下如雨公被大創十餘猶奮臂督將士力戰而賊益遊軍船公退就念不死無滅安南明年使者至求公等會公已被毒臥見使者言狀即北面拜舉首謝使者且必歸吾屍遂避裝倚馬而死使者以其喪還時年四十有九事聞上嘉悼又之三十一年八月日始克葬沐之開封南原鄉又二十九年為至順元年公贈推忠宣力功臣通奉大夫江浙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護軍追封上黨郡公謚忠定夫人追封上黨郡夫人公賦偉音聲如鐘讀書通大義作字得顏魯公法其在軍興士卒同甘苦上所賜予悉散之麾下故將士樂為之用夫人既氏亦有賢行公歿氏亦以撫育孤幼為心人既氏卒乃以祔焉又二十九年為至順元年公贈推

父身勤王事以殁兒子輩生長富貴聲亦知而父苦耶至感泣終身不忘子五人炳煥煒燁炯炳燁燁父殁王事思報懷遠大將軍來州路總管後官至嘉議大夫廣東廉訪使煒副陽州統課使燁燁俱早世炯今甄用監令史女三人長適西臺御史趙元善次適京畿漕運司同知鄧其次適淮西廉訪副使陳思謙孫五人珙璋珪璋炫謂其友傅若金曰先公忠烈宜在信史然不幸炫諾兄即世今又不及炫求文以刻諸墓道懼日月久遂湮沒不聞於後嗣不肖將何以自文哉子為我敘其事庶作者有所採焉嗚呼我，世祖皇帝以神武造

區宇一時智能畢出為用公特起行閒乃以刀筆事軍旅卒平江南立功萬里豈不偉哉然竟屈以還可悲也夫余性僕使祠之遺老猶能談其事云謹狀

故百丈尹張先生行狀

魯貞某

祖柔宋鄉貢進士

父仲寶宋鄉貢進士

先生諱希文字質夫瑞之新昌大平鄉人幼頴敏好學長益博洽為文章淵永性急義又多朴善謀早有志當

出喜言治化之術凡鄉里姻族有爭必折以理其力徵征稅貧不能自輸者出私錢代之大德中蜀人蕭侯來為郡得先生進客之問時宜先生為疏民間所利病與吏弊數十事侯大悅因薦筆具條教下之屬邑數月大治方伯連帥部使者至取其所條令他郡倣行之孛魯中為江西行省檢校官屢先生為吏行省檄應中書錄古贛諸郡囚籠陵城有未其贖得免狀即白應中平反之詰數人吉守將怒橫為民患數持郡長吏短長吏不堪或不從將言將怒聞長吏子方待數騎獵城外且歸日未夕遽嗾吏逮庠逼欲斷

之城外見其病且跣行乃遽馬老城中更取衣衾裸而與之使就醫以壯語在慶先生書集詩序中然不止此其親戚貴先生家居時見城中仁濟施棺民歲有溺者以告郡守頹身任其役舉能成楊又嘗出私錢為治石梁攔江里其倡壯來道甘飴之去梁一里所民有故制紙幣及漢天師者父廢先生復之編曰醫張道院云先生故有疾亟不事藥餌嘗劇客讓辭欲起起已復故自若即客布辭去必固留之日為常不懈一日從容語客曰醫即陽家言明年我當死果死吾不為天先時其子泣惟嘗蓍蓂至京師迎先生踰不果

行者亟長吏子及其從者捕掠城門內遲明官吏盡出詣府第錄奉服謝乃得解部使者聞其事一無所詰先生念莫敢執訶者曰應中即今吳其事委委以法上之當幸徙所論自問應中即今吳其事委委以法上之當幸徙所論自是郡人世堵無何先生去吏延佇物入將京師以為授百丈尹不赴所居積書盈四牆若巢然人因寓書巢先生京師名公卿大夫士日造巢中與語或竟日乃去簡大常李孝方以清介自許和與稱巢同里巷有弟客死京師其子來歸父喪貧未有所取具先生聞之即以所質玉養和從寫人質錢二百五十緡贈之既發從先生洪

二月二十一日先生竟卒京師年七十有四配胡氏先先生亡有男一人即汝懋文一人適李謙黃氏有子曰大郡遣孫男一人平生所著有丁祭攷一卷十三卦攷一卷詩雜文若干卷捧行于世次惟既卜以某年月日葬先生於鄉來請狀其行事以視之謹狀

傳與碑集卷九終

行狀

故朝列大夫愈燕南河北道肅政廉訪司事
贈中議大夫上騎都尉檀部侍郎追封天水郡
伯趙公行狀

曾祖温

祖德

父仁金鈞州同知

公諱思恭字仲敬姓趙氏之先出有
嬴伯益之後周穆王時造父爲王侍御有功賜封趙城
子孫後以國爲氏散處天下代不乏功業晉趙之族在
金時多顯官貴人趙氏彰德安陽之族在
會檀部尚書諱秉文以文章顯名當時益公之壯父云
公之曾大父大父父隱德弗耀父仁字壽之孝友勤儉篤
儒律之學仕金爲鈞州同知金亡不仕　太宗皇帝特
命與名士田雨顧鈞三教試官來傅四方試憲中選者
復其家故檀道經國會
詔爲燕南存恤文儒戶是已公才識通敏
讀經史明理亂之要治
守高公鳴聘任非史郡
舉平章且貢部會河北河南

道巡行勸農使佥公爵聘勸農書史來幾入爲刑部令
史遷大司農掾轉宣徽院至元十六年授承事郎宣徽
院照磨兼管勾承發架閣明年遷主事階承直郎廿年
院陞二品改經歷階承德郎宣徽掌共天子儲后以及
侯王卿士食飲膳羞錫賚百用之需素掄叢劇伍雜其
人公在幕府十年出内必當蚤弊無所乘入臺臣薦公
能廿二年擢授奉訓大夫燕南河北道提刑按察司判
官治辨冢諳道廿八年入拜監察御史山北憲公上疏
請免賑貸廷議異以其便宜屬公請行既至即奏廢以
勸富民之積粟者收其繩徹誅其捐瘠又照冤費罪任

率一倍反復數四公素敏給事無留難至是猶若冗滯
瑣屑之為者至累月而後理人多訝之及異時政府讀
深文吏搜索脫略其處輕為奇衺公立按之用
月八日大乘百餘列伎樂迎佛城西高良河步以歸德
計織漆提樂儲普華倚相權並緣為奇衺公立按之用
事者挾聲勢求解不聽未白相名公至省詰曰國家事
佛求福利若弗欲敢壞撓耶怒不可測公從容對以侵
撓之實且曰求福所以安上利民耳今疫人乘大役重
衺歛以病天子民使愁怨塞道且乘其和壞福利孰大
於是相熟視公辭不少屈卒從其理十二月改大司農

經歷進奉政大夫管糧大總管兼大農營公誠之少卿尚公周卿
條務農重本開民休戚數十事入奏上前公敷對詳敏
上嘉歎久之可其奏二十八年詔改提刑按察司為諸
政廉訪司加朝列大夫以公參議南河北道肅政廉訪
司事所至務大體先德後刑恒以仙居令古靈陳先生
訓民之語條為令以諭所部使人知孝悌忠信崇本抑
末寬過遷罰之方歲循行諸郡首察博士弟子員課孔
子廟庭升堂誦說務明教化郡縣有豪民不法者必痛
繩之不少恕其次滯訟淫祠生死獄之冤者蓋不可
枚計故吏畏其威而民樂其惠終第其勞諸道皆

省臣皆賜第京城中及所部郡縣各開田得取為業召
壹弗受既卒家無餘貲夫人焦氏金進士澤州焦茂才
女茂才與元好問同年相友善夫人貞靖淑慈能自鑒
相成其志年八十有二後公廿五年而卒合葬公墓子
男三人侃通國語選翰林國史院譯史年十九先公卒
元綱奎茂異由宿州儒學正擢縣南恩府史轉御史大
夫掾受去　文皇帝觀署湖東廉訪司經歷拜南臺監
察御史遷內臺西台東山東兩道肅政廉訪司事陞
湖南廣西道廉訪副使移湖南湖西道廉訪使參議諸道

人方大用矣天網讓父蔭授修職郎簽書鎮江節度判官廳公事未幾以兄天綱

其名中書屬左衛副校官遷用廕者言楊公衛教授
邵衛學綿蔚以祀先聖師弟子無所廩公至首葺廟庭
訪得故所賜學田千二百畝之侵於也者復之以共祭
養而軍中執經受業者多至百數十人皆能談仁義知
尊君親上之道矣無何丁父艱去官弟子踴泣送者塞
官道眾除任饒之樂平州教授云撫臺隳侵廢莫樹淺
池南學以新游士有業樂平故冬藁鄉守佐撓終三年
代去十不一二而公在邵校楊州事半之無敢肆攘者
民懷愛思士歌其德秋垂滿湖廣省牌為掾廣參忠寧
通事無留務時平章高昌王雅敬士見公尤加禮遇自

三以下皆字而不名比七月陳去諸相國止之不肯留
二其年等授將仕郎南安路總管府知事南安江右之
窮遠郡吏不知紀事害政公至理凡郡之滯訟及屬
邑之不法者數十事不彌月悉就繩度獄為之空上猶
虞其民且亂吏皆道遮公往攝之即出令復其流逋捐
論以禍福許之自新民大喜相謂曰是公更生我也乃
均賦役興學勸耕以富以教民既樂業始薦縣署大僚
學官及毀廟之在祀典者釐渠疏池涅塗者覺之病涉
者梁之大旱公禱雨上猶立應還擢子郡亦如之是歲
蠲租二十餘萬石因奏有之公在郡立下令徵還其營以復民業瀕
湖松杉公使人自閩中致二木千餘株植之治後之金
元筑物遷承務郎潮州路總管府經歷始至謁于金山
之神曰潮之民困矣疇矣然且尤矣吾何以安之禱神
其相予亦竭吾力而已矣兩不以至公者神實在上潮
人聞之喜曰此仁人之言也吾民其有瘳乎奏罷百詞
訟蠲賦欵均力役之征潮飛大治歲日歸聊學舍擇七
弟子員陳說經義申以孝弟之教潮故昌黎韓公過仙
之邦而文集未列之學官乃刻修偏鄉中有力者校焉
之以惠潮士潮守將以營中不利士率緣部曲雜居民
廛而因奪有之公在郡立下令徵還其營以復民業瀕
湖松杉公使人自閩中致二木千餘株植之治後之金

山將與韓木俱不朽焉先是仕于湖者會更屢乘憧
使者行部懼棄以及其親用雖大而所至徙倘其政使
為凡而以擾敗者亦先後相望獨公在幕府時郡無强
猾部使者至深異之盡發私謁案牘無所受郡有石刺
煩及郡之士民强留之不可得爭錢追數十里大該
相帳餞之難去民猶思之不忘過東西行者時く候起
居與其戚來也既出嶺遂告老于朝居久之加奉訓大
夫以臨江路總管府判官致仕命下而公卒一年矣公
兄弟五人曰惟宜蒂達者蚤少母孔氏且歿以蒂達屬
伯兄九萬而惟宜屬公子之既室且甘有子孫矣乃相
為昆弟如初公既退休意以其先廬墓惟宜而分田以
給之別自築室於峽之柏木嶺益闢地為園池環室間
俊植脩竹嘉樹藝花卉果蔬麻蔬日課童僕治生産窗
客性還時相與賦詩酌酒極吹談登臨之樂坐則引其
孫授以詩書年時年六十有九後至元己卯十一月廿
六日也夫人孔氏生子惟德雅善幹蠱有所植立不墜
其家學女適胡適宋孫男二鐵頑麟兒女二將以至正
改元辛巳九月十有一日乙酉葬里之都岩嶺林之
原距峽七里許嗚呼公始以一布衣上趨京師眾知卿

相身致顯榮以及其親用雖大而所至徙倘其政使
歿稱不得辭而善良者感化既去人猶歌頌其德是可
有銘於後世者已若金與公同郡在京師既辱與游屢
家居時又亟相見故嘗得其行事列敘始末如右庶執
筆紀述者有取於斯焉謹狀

詩與傳集卷十終

誌傳文

龔隱君墓誌銘

治江龔隱君卒之明年將以其月日葬邵西簡洲橋之原其子益哭以請曰古之葬必有銘今盍銘先君之德其可乎予郡人凡若益其哀益昆弟而不使先君之德不著列花石左右坐客其中焚香汎乎予郡人凡若益其哀益昆弟而不使先君之德不著請則來君文人徐必芳問為狀而叙之君諱茂宗世居宇國英其先本人九世祖大從宋高宗南渡占籍清江應五世生其府君軍文聰文聰生生而岐嶷長而好學性誼和厚然甚分與人居教若不可抑人莫歷涘平居孝友睦姻勤倫率下肼文文不以後先盛衰義益其敬親處疾人晝夜不解不脩自養者而力資之君大父新喻縣都書父臨江鎮税務副使皆務積德始君幼時聰嶷其頂曰吾分遺子孫者孤惸吾方寸耳吾平生恒教人以善吾先世及吾身未嘗為不善嶷其善以大昔其在若乎書能有知即為意盡"徙用世之學故自拔舊為功名顯顯及父歿張氏不樂君出試足不仕著之終身凡衣服食飲有所施與常慨然所命畀疲洽親

指時上哀慕其親不置歲時為素祭曰是非吾親動勞之日耶遷窆之日子孫攸湮酒吾前不已晚沿一掬以酹之終日閒其酒觀所有盛約不為動猛然慟哭客因語君真率若吾亦自幾其率好讀史觀古今事成敗真偽恒不釋手生前至元辛巳歲五月十有一日考終于家享年七十有二君曰死矣子何言又問不應五世生其府君軍文聰文聰氏有斷機之訓僕甚恭僕甚四人為長曰璋王璋

始真婿周邠周淑貞婿熊會徒元慈元恕元一元鼎元璋元明元卿元晦周淑貞婿朱開珠男六人元大其門以待子孫之興其實積所其近鄰吾親藤氏自叙軍而下雖代不乏積世之積至隱君之身又不食其報以天之何以興其後者亦將久

夫人姓蔣氏新淦玉峽人先世自子雲隱居郁木洞子孫散處山下近地其在峽者至宋莊懿盛遂經其地爲新家峽云曾大父德安進士仕至衡州守有文名大父某父某遷東鄉春龍不仕夫人性貞靖寡言不妄笑鈴平十七適里中張氏諱觀保字德明相于夫子几理財用井井編治食飲雖衰晨晏必和顧君將專力外事閒暇輒從賢士大夫游酒故慷慨山水間無內顧之憂延祐六年顧君卒而隱君之悼亦繼夫人之喪之如隱君存時旦日夜諄諄諸子猷學使勿墜先業又十五年而夫人亦卒子男四人雲龍虎雲翥雲友孫男四曰善力學尊賢敬友孫有所對立自其父殁雲獨以家聲自任雲龍雲翥長其弟妹至于有室家不使憂其母龍復其從父某蚤世孫三人適陳德志梁有胡炯皆同鄉士族孫男四曰善力學尊賢敬友孫有所聞于時秦心奴觀尚幼孫女五曾孫男二將以年月日葬信里寶塔之原從子遵者鼎遠其父命請銘夫人之墓狀稱夫人平時自雲而下衰麻以哭若此敬百指雖婦德弗爽雖母教弗忘千後之人有履

艾谿張氏墓誌銘

張氏世爲新淦人桂珊俱隱郁木洞子孫散處山下近地其在峽者至宋莊懿盛遂經其地爲新家峽云曾大父德安進士仕至衡州守有文名大父某父某遷東鄉春龍不仕夫人性貞靖寡言不妄笑鈴平十七適里中張氏諱觀保字德明相于夫子几理財用井井編治食飲雖衰晨晏必和顧君將專力外事閒暇輒從賢士大夫游酒故慷慨山水間無內顧之憂延祐六年顧君卒而隱君之悼亦繼夫人之喪之如隱君存時旦日夜諄諄諸子猷學使勿墜先業又十五年而夫人亦卒子男四人雲龍虎雲翥雲友孫男四曰善力學尊賢敬友孫有所聞于時秦心奴觀尚幼孫女五曾孫男二將以年月日葬信里寶塔之原從子遵者鼎遠其父命請銘夫人之墓狀稱夫人平時自雲而下衰麻以哭若此敬百指雖婦德弗爽雖母教弗忘千後之人有履

有徵可驗必有興者興子丘墟之變考伊貞覡所謂
[illegible]
[illegible]

金罕傳

金罕者大冶人也其先少昊金天氏之後已姓少昊文
金德王天下色尚白生有功德於民既死其神為西方
帝主肅殺子孫因先世有金德之瑞遂姓金氏周之時
有自西國來朝者適昆吾氏世稱昆吾氏夏之時掌為
侯伯湯滅之其後世或稱冒昆吾氏或曰非也西國

昆吾氏金姓湯所滅者已姓之國蓋已與金本同出然
不可考矣罕之祖曰鍛始自昆吾氏自三代訖戰國皆
[illegible]其族日蕃盛世多隱者罕之祖鍛白昆吾徙居大冶
大冶之人與之俱化觀後生從革從革生伯鈇父昌勾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之其封爭爲民吾俟學頗有謝曰臣頑鈍不能脩先世之業陛下奉拔臣左右今得侍陛下誅其過矣今更封臣列侯非德之宜臣所善越人石生隱居山中玩世應鈍自臣有尺寸之用爲石生之力陛下不棄臣頑進石生而封之拿平使爲臣頑頗非長者隱居山中玩世應鈍自臣有尺寸之用爲石生之力陛下不棄臣頑進石生而封之拿平使爲臣頑頗非臣竊蒙其利陛下萬世磐石之安也上善其意遣使以安車名石生至即封爲越鄒侯利參軺王信趙利陳豨皆之陛反罕常以謀軍中尉從上擊之居無何英布反上病甚惡人臣飛仙之術遂頗棄人間事學道引輕身他日謂西生曰吾與生當壹別去願生自愛後五百年其來我旁云

望城石室中是夕風雨晦冥見一龍奮迮而去旦失罕所之太史公曰余先相傳曰帝少昊神明之後昆吾侯信其苗裔邪何其興哉高祖以布衣取天下多昆吾侯之功然當其受封退讓如不自勝必推引所善何謂不肯本矣世常言金石交有以也夫

湖南郡學建大成殿上梁文

集大成而爲聖人經綸不朽作前殿以居王者觀梁維新屹上棟下宇之規倣左壩右平之制簡湘沙色珠泗書禮樂之文民到于今識文王之典章下動而變是以四過者化所存者神與天地以同流大成至聖文宣王道繼三王教垂萬世我聞在昔詩書禮樂之文民到于今識文王之典章下動而變是以四過者化所存者神與天地以同流大成至聖文宣王道繼三王教垂萬世我聞在昔詩

采歌舉相紐管之力故能百工具作庶績用成矚戶謂坤闢戶謂乾乘則合變通之妙大木爲宋細木爲瀹捨材適位置之宜于以稱日星山龍藻火黼黻之文于以容鐘鼓管磬簫篪塤之器備高數仞煥乎爲華以翼飛檐正五音展也金聲而玉振爰效閟宮之頌用歌洋水之章

梁之東湘水攸同如帶新行其流靡窮

梁之南維嶽巍巍下人仰止高明是臨

梁之西有煇者奎熹之章式旋于顛

梁之北星環于極如拱衆人懷于有德

梁之上惟天蒼蒼惟聖伊合孰知其量
梁之下有彝有堂遹追孔脩陳常時夏
伏獨上梁之俯風雨仙除神人以和夷聖門有百官
之富宗廟之美祥吾道如四時之行日月之明文教
末昭彝倫益厚

歐陽文公送之廣州儒學序

古之使冀有介圭有擯介之數有九有七有五有三擯
之名有上有次有紹人之多所以備儀文慎辭命也然
諸侯聘問之道冝若是也我國家奄有大合率土爲臣
新天子即阼則一遣使傾正朔於南交馳一傳可也以
尚書一人行以郎中一人副又聽其以文學之士使爲
踰柔遠之事亦重矣豈非酌古人簡介之誼數元統
改元之使臣清江傅君與礪皆相其行聞其辭命之
傅君之助尤多次年南交來朝貢其人往往稱傅君之
能於是廟堂特以學郡文學旌之嗟傅君在京師好學
能文章尤長於詩楷紳問每誦其佳句語曰誦詩三百
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爲詩
本人情通物理其言溫厚和平長於風諭故能詩者必
達於政而善於言其或不能則口耳於詩者也今傅君
以能詩名中國以能使名遠夷不亦宜乎記又載夫子
之言入其國其教可知也其人爲人溫柔敦厚詩教也舉
爲郡極東南之瀕意其東南深溫厚之氣磅礴積于斯
故其民庶而富而教與馬剝以能詩之士教其人爭異
時觀風之使采詩之官至于南粵序以傳厚之俗和

平之聲陳于中朝相仲之世其翕然四是吾傅君之為
教乎其行也叙其事以為之兆云至元戊寅四月物吉
翰林侍講學士中奉大夫知制誥同脩國史兼國子祭
酒冀郡歐陽玄序

揭文安公送行序

元統三年秋七月詔假翰林侍講學士玉堂内司丞徽政院使相掾曾慶甘肅行省參知政事廉訪使者金憲行
省宇與瀕海學有本末為文章有規矩至於歌詩筆
札入而不自得焉其為出處進退之節又能知
為國體要自泰漢而下遠于我朝凡使者南還于我者又當何如也故參於送傳
之末云至元四年歲戊

送江鼎至都堂都堂大喜立收還制書且以得傅其輔
行序

徽政事為甚重而君命以不辱及使還首脩其制授以廣
州儒學教授嗚呼向非朝廷知人不能使傅君非傅君
之學不足以稱朝廷任使使朝廷皆若用傅君安有敗
事哉然傅君之名由是而立傅君之榮由是而基他日
任朝廷之事必有大於此者又當何如也故參於送傳
君之行不及廣州之說而本於此事云至元四年歲戊
寅四月十有一日揭傒斯序

送范德機詩序

范先生者臨江之新喻人少家貧力學有文章工詩
不好為歌行年三十餘辭家北遊燕市見者皆驚
異之相語曰此非賣卜人也已而為董中丞所知召至
館下命諸子弟皆受學焉於是名動京師遂為左衛
教授遷翰林國史院編脩官與浦城楊載仲弘蜀郡虞
集伯生齊名而予亦與之游為伯生嘗評之曰楊仲弘
詩如百戰健兒范德機詩如唐臨晉帖以予為三日新
婦初日比漢廷老吏也予獨為范德機詩海内無異若
比燕臨晉帖始未遍真故皆評曰范德機詩如秋空行
雲晴雷擣雨縱橫變化出入無朕又如空山道者辟穀
學仙瘦骨峻嶒神氣自若又如豪鷹掠野獨鶴哢群四

衡無人一君萬里差可彷彿尔晚尤工梁緜吳興趙忠
敏公曰范德機滄浪歸我同嘗讀之若其楷法人亦罕及
其居官廉直門不受私謁歷佐海北江西閩海三憲將
而有閩海之役柴米千斛朱僉利物舍歸而貶之廣集書
陵陽中將其骨同郡傳嵓金瘞其神今皆有盛名其平
生交友之善終始不變者同郡熊勃也楊中將刻其詩
屬熊文舉序為書其本如此嗚呼若德機者可
謂千載士矣楊中字伯允若金字與礪熊勃字敬興尤
詩皆千錄後至元六年正月五日集賢直學士朝列大
夫揭傒斯序

范德機詩序

山居之江海之使無由上記即日伏想神相台候起居
萬福某株守六六耳近來武昌與鄉友傅汝礪會其人
如手力學所為詩賦警拔可愛真為人靜愼又可尚謂
將北行介之以見無他出門而瞻望泰山黃河以洗窮
鄙之卑陋此其志也與語當知僕之非妄未由奉侍更
冀以斯文自愛不宣

與范德機書

范先生與集同歲生又同在故平章董忠宣公館中千
不到巫山夢未休宮闕朝陽起宿羽人人解賦上林花如何西海還東島
自古詩人天所放海堧鄉士舊來語使星曾照鄧家筆
教雨還沾越嶠南土風頓挫是良藥世味撇慢留餘甘
先生三館客仙人五羊應共騎赤豹王堂遠見明月
大度嶺高多久嵐朝路憐才留未得送歸空復歎文章

右謝端歎德

耶學山之赴辟書勿隨使者屬輶車橫經又合君高座
上家先須過稚川廬黑夜文星南斗外青宜鵬路北風初

未期莫落梅花樣待韶光生席正塵　右金華黃溍

早年文采動公卿此日承恩出鳳城萬里舟行休悵遠故鄉親老得歸榮路經梅嶺香雲濕潮落珠璣蹙海門開日長恩校理勤將餘力訓諸生　右張孟功

輶車已出瘴雲深遠愧儒林乏碩音向海濤官有廣文堂下馬裝無使者臨中金千年國史舊書節萬里蠻荒入壯吟今日東歸人共羨班衣如錦映家林　右張翥仲舉

貢玉堂中客梅花嶺外逋儒衣輕結束相席且淹留古文為理詩書日一洗明珠坦腹橫拇陳飛動摧雷電徵花犯斗牛王揚州有留沈謝本朋侑前華袞

零落風雅道阻絕千人一人晓十度九言休之子年方盛許名朝與倚才華紅錦段塵土黑貂裘物監無人薦雞林有價可裴回漢節王褒在荊州風詔論功早牟比屬中條高禹泰郡縣津梁督公侯象跡奇中牒銘波南外舟楫花迷越徼柳色記廬潯諸老皆青眼橫經尚黑頭和思應有寄浦絕雙蠻證　右王沂師魯

京國今多士君詩獨有名才能諸差薦歸命達人驚陸賈掉舌能成功馬援窮兵豈成青蛾坐上落無物黃紙書中劇有名有志仍知學竟成青蛾坐上落無物黃紙書中劇有名春來夜雨江湖夢林浪高舟舞與動刻門番柳柔堪折泗水飛花遠相送寒子京國尚蹉跎東南持憲故人多貴惜分豪終軍謝簡穆一官何足悵三益亦堪嗟臺閣諫意思深士精裁鑑去上知君入權羅　右趙孟頫

專相待山川暫遠行且令海上文物變風聲　右大原王守誠

勝友千人萬人白鏡劍芰荷衣人上只解愛君詩我獨多君智畧奇一朝去住安南海憔悴為里宣皇威君專對真不辱朝廷益尊遠人服　右安城劉聞霽

光不見舟究塵風雖五色不是鳳吳一旦詩名動天上前年湖詔赴交州今年載書東海頭係人騎羊沙何許歸裘先落江南州樹枝雪窓雲鬢綠服趨拜庭閑妻別有佳期隔后宴相旁月照滿湘水君歌有所思我歌遠別離落花飛絮春去盡杯酒相逢都門時一官冷熱何是非文章句可名不朽滄波早製令禁筆莫遣玉堂人特火西北年少饒才俊跌蕩京塵名益振已知聲騰隆九州更有鶯鳳起千仞行鑾薦宗無金璧抽裏橐將五色筆心緒腑白成文只惜筆頭輕寫出昔聞指紳傳一首

五羊城下南風起茉莉花開荔子紅　右貢師泰

上國邦物造南交亂用餼包茅罰不貢大鼓往常載旨
尔忠仍孝其民樂且湛皇風高邈七紫海靜波し葵酉
羊初啟朝廷議所遣衆星皆拱北二使遷行南譽曆天
文簽冊書風吸含羊千時過一下五上登三因拉儒林
虎將同虎穴探惟才非久次其巢不常泰玉鴈湘霊瑟
龍駒伯樂驟天香仙桂竭氷纔野葵盤有士方寶討多
艱蓋屢詔吴鉤俄有贈楚笠暫曾攜暫食如水棗遲持
數寸斜往來非屑ヒ氣宇正凜ヒ藝圃超転急文場用
戰酬眼空寃外雪心入筒中蠭周楹方聞警飞官已閙

鄭高才儔狗監奇字識龍龕文選精備熟義又玩実既
草書懶竹將棄火麻魚餵懷慨詩千首風流王一窘千
形無不合撤慨有餘力畫成風結惠生餘事寫寓珊雕題楚文楊禿筆僊徘徊行
石砦苔訪過松庵礪齒彙中石清心海渚蘋英雄高自
量勤業古猶貪歌聞揚冒入校宮拉掌談酒行戛樂舞
書就侍臣馳　陛裝撰不極原

水飲何慚毛遂盟於長常何當貝合軍出門天正白滿海
日初涵雕矢摧猶羽鳥教敗僧投錯龍蛇三伏氣烟雨九
夏嵐飄炎江初溫衣塵大自煇已多行土操何有餉珠

留升衆興欵選家今教
由赤貢誼擅才尊紅蕖
高里何堪慰綸忍好愚
廣州教授安南使只雙
雪皆才尊動公約論詩
燈笑歸舟宿約都門共
與子俱來共相逢問里
舍井所重無鄉非所戀
舍石交故今至應家子
親手出都門如惜此盃
忍遠行根青然傷肺肝

右郡作送行

右鄧作送相

右危起

一四

十年文采動公卿原國謹英
十年文采動公卿原國謹英

河舟兩扶相領各有期等時不勞力歲月日夜馳君呪
懷至實我獨何能為
早蓬端賢達大廷觀倘天諭下南撰龍符使計宮臣節
納氣秋風使考星尚念珠方熊著俗聊從博士訊遠經
蓬山西頭三千里北看憶衣裁
秋書苦寒癘雲收計船君合到
心盡南圖海氣浮雲蔡謝從方士乘舟採道故賢人事
臨險不作經年別有期看花上兗道

右業城倪道原二首

看湖亭根先生袁州廨地
題此亭余未重游司猶譽雪霜明

右哀萬里慶達

廣州儒學東南冠才子文章天下傳豈但門生如着豆
定知島戶畫輸四山頭慶鹿過堂下海上鳳凰鳴日遠
對與頭詩處百首峯巒梅驛寄長程

右襄城劉士弘伯謙

青陽先生文集九卷

（元）余闕撰

明正統十年高誠刻本

元余闕撰。闕字廷心，一字天心，色目人。世居武威，以父官合肥，遂家焉。元統元年進士，累官淮南行省左丞，分守安慶。陳友諒陷城，自剄死。贈行省平章，謚忠宣。事蹟具元史本傳。闕以文學致身於五經皆有傳註。篆隸亦精，微可傳，而力障東南，與許遠張巡後先爭烈，故集中所著，皆有關當世安危。其上賀丞相四書，言斬黃榮寇之策尤為深切，使闕計果行，則友諒之能陷江東西否，尚未可知也。其第二書謂往時察哈布哈（原作察不華今改正）曼濟哈雅（原作孛蘭奚今改正）并力攻斬黃賊，幾就滅，忽撤散各軍，止有布延特穆爾（原作卜顏帖木兒今改正）駐劄蘭溪，盜之復陷浴江諸郡，實人謀不臧，誣以布延特穆爾本傳知丞相托克托（原作脫脫今改正）雖有功於江淮，而實階亂於斬黃之地。又第四書曰，蘭溪之功，布延特穆爾平章為最，曼濟哈雅中丞特因之成事。布延特穆爾傳亦采用之，則又是非之公，足以信諸後代者也。其詩以漢魏為宗，優柔沈涵，於元人中別為一格。胡儼雜說曰，初危太樸以文學徵起，士君子皆想望其風采。或問虞文靖公曰，太樸事業當何如。曰，太樸入京之後，其詞多誇，事業非所敢知。必求其人，其余闕乎。問何以知之。曰，集於闕支字見之。後闕竟以忠義顯，乃知前輩觀人，自有定鑒云云。然則文章雖闕之餘事，而心聲所發，識度自殊，亦有足覘其生平者矣。

重刊青陽先生文集序

有元死節之士合肥余忠宣公閣既沒之數載當
國朝洪武初勅命有司祠公于安慶春秋祭祀其旌忠勸義之意厚矣先友吳陵張君彥剛好古尚賢嘗裒輯公之遺文鋟板以傳然其所作散佚四方弗克盡覩其全君恒以為憾至今又數載矣予宗姪況陵縣丞憾蓋聞考剛之風而興起者臨民稍暇復取忠宣公文集鴻者正之僞者補之遺者益之積乎斯文之傳與否然晚生後學仰企前脩霑溉餘馥有不能忘情者庶或於茲見焉

正統十年春三月吉日

翰林院侍講學士兼經筵官淮南高穀引

青陽先生文集若干卷武威余忠宣公所著也其前集若干卷已編梓行於世續集若干卷及士大夫忻慕公高風大節摭之文辭若干卷則維楊張仲剛氏採諸四方而裒集成編者也所散逸者猶多仲剛尚訪求之次第附焉嗟夫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公之德追配於古人公之功有補於當時文章雖公餘事然片言隻字必求前世作者之精英而議論雄偉多過人者使公生全盛日則斯文自可垂示於後奈何值勝國板蕩以孤軍當日蹙之敵竟伏節就死功德之卓異夫誰可及也余讀公與執政書慨然憂國家之顛危惻然憫生民之困悴凡攻取平定之計設施措置之方如指諸掌當時官荀且偷安譬猶焚烈火於積薪而臥其上雖言之剴切痛苦會莫之恤公死節之志已決於此矣夫公雖視死如歸彼其國步當何如哉余竊謂國家不幸而有忠臣士君子不幸而為忠臣夫明良相逢都俞吁咈之歌不待指轀殞命以為賢也張巡顛杲卿王尊章諸君子豈不願為稷契哉不幸臨其時而取義焉耳公蓋其傳也使夫居宰輔守民社握兵符者皆能如公之志則國家安有危亡之虞哉　聖朝以忠義勵天下公之祀已載於秩典名已傳於信史雖其死不為辜而其慷慨英烈之氣凌青雲而貫皎日者與天地同不朽也仲剛以全集示余爰容曝辭不獲乃述其顛末如右仲剛名駿以孝行稱士林是集之編可見其知所慕云青城山人王汝玉序

文莫盛於三代而三代無以文名者其名不以文也漢以降始有以文得名而其文已不復三代之盛矣嗚呼豈惟文哉文者德之華行之表德行之不足而名能文者亦偽耳是故山之寶氣結為龍文日之回光散為霞采十圖之末上干霄漢秀色而繁陰必其節幹勁堅根柢深固非風雨所能搖振者有元古文聲教所被鴻儒秀士萃于一時繪繡錯施韶濩迭奏著作之盛擬諸三代至如服章雄偉翰墨以益戎事而能樹駿功守大節誠無愧於古人則四海之內百年之間青陽余先生一人而已至正之亂天下騷然名都大邑所在為墟文武之臣鮮克勤事而先生以孤軍守蛻城持必死之志處就危之地岌乎江上與天為

頹齡無幾朋舊凋落已盡呻吟疾痛中忽得同年余君廷心詩文一帙讀之輒泫然流涕而嘆曰嗚呼世安得復有如吾廷心者哉廷心文章學問政事名動雖古之人有不得而兼者廷心悉兼之世豈復有斯人哉元統初元予與廷心偕試禮京師是科第一甲實三名三名者皆得進士及第已而廷心得右榜第子喬左榜亦然唱名謝恩予二人同一班列錫宴則揩肘同席而坐同賜緋服同授七品官當是時予與廷心無甚相遠者其後予以應奉翰林需次丁父祖父母三喪七奉母母歿養江南沉淫下僚學殖日益荒蕪而廷心方由四川入翰林為應奉為臺為省聲光著如千將發硎莫敢嬰其鋒文章學問與日俱進如水涌山積莫能窺其奧於是予之去廷心始相遠矣又其後遠遁府變予以母喪竄伏鄉里深恨不得乘一障以効死而廷心以贏本數千守孤城危然為江淮保障者五六年援絶城陷竟棄節伏義與妻子偕死生為名臣殁有美諡於是予之去廷心又大相遠矣嗚呼廷心已矣世安得復有如吾廷心者哉或者以為廷心之死乃天之將喪斯文予以為廷心雖死而斯文固未喪也廷心之孤忠大節之以照朕千古煒然為斯文之光而何喪之有焉使皆如世之貪生畏死甘就屈辱而猶顒然以面目視人者則斯文之喪蓋掃地盡也豈非廷心詩尚古雅其文温厚有典則出入經傳班義援引百家皆趣精深而議論閎達固可使家傳而誦之歟

青陽先生文集序

頹齡無幾朋舊凋落已盡呻吟疾痛中忽得同年余君廷心詩文一帙讀之輒泫然流涕而嘆曰嗚呼世安得復有如吾廷心者哉或者以為廷心之死乃天之將喪斯文予以為廷心雖死而斯文固未喪也廷心之孤忠大節之以照朕千古煒然為斯文之光而何喪之有焉使皆如世之貪生畏死甘就屈辱而猶顒然以面目視人者則斯文之喪蓋掃地盡也豈非廷心詩尚古雅其文温厚有典則出入經傳班義援引百家皆趣精深而議論閎達固可使家傳而誦之歟

李祁序 字一初 又號希聲

附青陽山房記

青陽山房在今盧州東南六十里巢湖之上因山以為名盧州余公讀書之處也余公之未第也躬耕山中以養其親即田舍置經史百家之書繹未則却坐而讀之以求古聖賢之學是時禾有青陽山房之名也及其出而仕也不忘其初刀劃其屋之壁陋而加葺焉益儲書其中莫休官暫次之暇以與里中子弟朋友講學于此於是始有青陽山房之名然而未有記也文客京師詢公于翰林奉不鄙而與之論學因及青陽山房之事而屬以記詩不獲退而思之余公世家武威而屋淮西武威之俗以馳馬試劍為雄淮西在宋時為極邊其民操干戈持弓矢習戰鬥賴國家承平偃武修文未百年間余公以儒自奮文章政事燁然為時所宗而名聲遂流聞於天下是雖風俗與時移易而余公以枝葉之資出羣之材超世之志有不可誣者矣向使余公習其故

常當國家經武修文之餘風俗與化移易之後不知學問其天資才智自足以取富貴不過富貴之人將以號於天下曰儒者則未也所貴於儒者以其能學先王之道也故雖窮為匹夫其言其行猶足以化民而成俗遺風餘韻亦足以起人仰慕於無窮而況於有位者乎夫青陽山房以余公而得名不然一田舍耳故地不自勝因人而勝人不自賢以學而賢其矣人之不可以不學也余公之有是山房也非以自私也欲使學者讀書於此也里之子弟被余公之教皆曰青陽山房多書吾其游焉讀書而有成郡邑之人慕余公之義又將曰青陽山房多書學之者衆吾其游焉讀書而有成四方之士聞余公之風莫不曰青陽山房多書學之者皆有成吾其游焉後來繼今聞風而興起者又若是將見賢才齊濟出為邦家之光青陽山房傳之不朽矣豈不盛哉山記所為作也若夫湖山之勝深者涵雲天高者薄霄漢蛟龍之所蟠虎豹之所躑躅怵而為風喜而為雨聲色動乎太虛變古人之所爭今人之所貪遺墟奧壤可喜可博則又青陽山房之奇觀也當有名公顯人妙能文辭者游而賦之記不備錄余公名閥字迹心至順癸酉進士及第初命四川同知擢翰林應奉遷刑部主事復入翰林為脩撰拜監察御史轉禮部員外郎出為湖廣行省郎中徵入集賢為經歷尋改翰林待制今為浙東廉訪僉事云新安程文記

詩

擬古二首

昔在西京日縱觀貿前閭皇七九衢裏列第起朱門借問誰所居丞相大將軍平明事遊謁車馬若雲屯芳藥調羹鼎鼐拂龜蓍酒尊頌聲美東魯逸奏出西秦迴風薄閨氣十里揚清芬東家有狂生容顏若中人謬言擬宣尼幽思切玄文著書空自苦名宦乃不振悠悠千載下安有揚子雲昊天轉時律大火西南馳勁商發羣籟白露降嚴威攬衣起視夜明月鑒薄帷翩翩鴻鵠羽振翮凌風飛寒蛩悲紅蘭委芳菜桐葉亦離披喬木千丈松孤生泰山隈凝霜裂其膚磨礱終不移草木有至性明哲宜戒哉

白馬誰家子

白馬誰家子綠繖曼胡纓腰間雙寶劒璀璨雪花明南出金華省還過五鳳城君王賜顏色七寶奉威聲夜入瓊樓飲金鎮滿繡榻燕姬陳屢舞楚女奏鳴箏悚慨頻宴從英風四坐生一朝富貴盡不如秋草榮繁華固貧賤千載有餘名

擬古揚沖

揚生仕州縣謀國不謀身一朝解印綬歸來但長貧茅茨上穿漏頹垣翳綠榛空牀積風雨鶡牛止其巾幸苦豈足念捐身豆成仁

天門山保寧知府楊冊梓人作記

楊干情地志名山屢出王但言隱孙匡崇冠峙萬梁井絡
通遥甸天經列鉅陣屢峰如劒蕊苔歷乱發金塘玉壺既嶇
愕天門迥開張宛玉連紫蓋井泉濺石床入門護脩竹中
夏若寒霜靈島多異色中林皆妙香耀真啓幽室積石構
瑶房萬里秘冥奥千秋阻秩望惟應學仙侶結桂共相羊

送鐳伯温之江西廉使得雲字

祖帳依仙館車蓋何繽紛使君驅駟馬衣上繡成文中坐
陳綺席羽觴流薄董情多酒行急意促歌吹殷況我同卿
友問舘復同羣初睇麗神壑遥望澄遠氛迴毓望双闕五
色若烟雲蒼茫歲年徂東西岐路分道長會日遠何以奉
殷勤惟有凌霜栢天寒可贈君

送李好古之南臺御史

都門相送處旭日動蘭暉綺樹曙鳥初下金溝聚衛飛分騑
向遠道把袂恋音徽去七江南陌應看滿路威

送普原理之南臺御史燕東榮士安

霜著紀南天雲霄盡榜懸兩幢猶可對二妙古難全夏木
龍彫檻風華度繡筵時應聯騎出誰謂非神仙

送霍維肅令尹

握手蘭宫外朝光滿禁塗山寒知塞近苑靜覚驚踪草七
雖縛跼悠七征輈駐還應赦時念不羙抚金吾

秋興亭

涉江登危榭引望二川流双城共臨水兩岸起飛樓漢渚
深初緑江皐迴易秋金風揚素浪卅露麗綵舟登高及佳
日能賦命良儔御者奉音酒庖人供膳羞一為山水媚能

令車騎留為語同懷者有暇即来遊

安南王留宴

將命坐藩服式禮奉國賓賢王重意氣延客列華裀七
高堂上圓方饌八珍齊優禘趙女歌曲一何新遺響從風
發雕梁落素塵中觴每傳滿暮今難具陳厚往已有愧慙
報恐無因

九日鄂渚登高

南州理秋極嘉節協乾陽羣英慕中友臨眺陟崇岡維時
天氣肅芬菊已沾霜雷七風振谷清露晞墜叢在泉泛金觴佳賓未易合良
岫曜景迺川漲微徑出丹林列坐泛金觴佳賓未易合良
會安可常莫曾幸文雅敵酬寧計行預恐还吹帽煩君成
太康

呂公亭

鄂渚江漢會故亭宅其幽我来窺石鏡無得眺芳洲遠岫
雲中没春江雨外流何如乘白鶴吹笛過南樓

詠井上桃花

本是仙源種移向禁中栽為愛妖嬈色偏臨露井開

先天觀

仙客錬金地蒼山深幾重至今龍虎氣猶在琵琶峰七前
石路整金澗盡楊嶺万壑開阿宫千年奉丹鼎日七采三
秀人々吹玉笙既要王子晉復命黄双成方朔金門步春
来多自豫青鳥幾時還御書寄君去比關悽美緑南山思
遠遊勞心如御水東去復西流

黄鶴樓

黑光黃鶴嶺帰魏楊楚材灌江
朱鳥峙淵井緑荷開隠見長沙渚想望陽雲臺晴霄一仰
止輪奐信美我淮南儻好道日夕化人来

別梵時中

桃華灼ヒ柳絲柔立馬看君發鄂州懊惱人生足离別不
如江漢共東流

宴晴江山拱北楼

漢坻開繡閣蕭然似渚宮晴江畢楯外列岫綺錢中樹色
青錦緑荷花女臉紅賢王敬愛客樂宴意何終

山亭會琴圖

連山環絶壑雲木乱紛披中有抱琴者有如荣啓期蕭然

絶塵軒 元兵寺二首

網車開翠峴山水下巻龍江中室牀擁樹杪盈榻紅心静
二陣城境静六塵空應似青蓮室齋香開緑水中

壓雲軒

軒轅鑄鼎處仙臺成昼圖寒雲生洞渚暝色入蒼梧如霧
靚丹閣非烟起玉炉年ヒ漫未此無處挽龍胡

大別山栢樹

奇樹如蛟屋盤龍上虚空孤生雖異桂半死反如桐香帶
金炉氣色映綺錢中靈從后皇服年随天地終常瞻北枝
翠終古贊懿ヒ

竹嶼

秋水鏡堂隍孤州入森茫地如方丈好山接會稽長紫夏

林中合紅蓮葉底香何人酒船裏似是賀知章

題廣邵菴送別圖

南州山水麗中田歳事豊時貞文物聚遺合朋輩同済
衆君子班坐蔭青松迴洲環僅月丹林結緑虹翔鷗方矯
矯鳴鴈亦噰ヽ即趣情已展染輪思弥工予亦幽棲者纓
冠朝北宮披圖誦佳詠邈尓想高風

送危應奉分院上京

岐路傷清樽金輿夾緑梅還如向姑射詎比幸丼泉死樹
紛成幢関榆始委銭従臣倫寵近載筆慢城遠

題程應奉山水圖二首

水如刻溪水山似剗溪山想見鉤魚叟扁舟常不還花陰
玉堂署曲几對雲峰為問江南客何如九里松

嘉樹軒 為胡士恭作

嘉植将百歳積翠廣庭間高柯出閭巷低枝蔭井乾流音
従風颯芳氣散如蘭別有清霜節将同綺樹看

鶴齋 為薛茂孔道士賦

葉縣飛危鳧華亭唳高鴻鮮堂若青田鶴蕭洒迺仙倫刷羽
與樹側振喙華池津翫塁霄漢逸氣已冲天錬液諒有
驗城景入無垠還乘過緑嶺舉手謝鄉人

禎祥菊 為沙伽班院使賦

徧花已萎絶新花迺再芳 都緑禀金氣特解傲司蔵搞旋
生殘艷蔵鞋出故房應憐蕙草質戚顔委徹霜

賦得九里松送吳元振之江浙左丞

結駟向青郊松陰九里遥言従天竺寺自度小春橋偃蹇

成芝盖蕭瑟陰閣枕相送將伺贈期君保後凋

龍女峯贈程子正

戰龍起新峯羣鳥亦翻飛龍立生抱琴峭故山仰視天際鴻漸弄席上絃清音發疏越逸響遺澗泉悠悠風翔漢娥亡乱婿川清風自千古何用能尊玄

送觀至歙赴婦德知府

善理崇富教長辟等烹鮮況茲久凋瘵望治劝寢綏組承明裏結駟双闕前燕郊芳草歌商堰大火懸高楼薄青漢旄磨珠慨然授子昧時用載索往甘泉應開兩岐詠為予書汗篇

送黄紹及第婦江西

上林華落盡東門餞別初峰線横葦遠金波溢樓梁舍鰋不能飲躑躅此城陽念子正英妙冊泉婚緑梁翻然阻山岫懇尔問緇居芸閣誰同坐蒲生乾共書時應有詞賦為寄北飛鴈

送晉式南還

孟冬寒律應原野降繁霜客子遊覽結旬還故鄉驅車出城闕旭日懸晶光綺宮上爛々翠閣後蒼々豈無京華志瞻景發清揚富貴在柔遠貧賤有安行恒恐歲年迫華蘭澗紫芳君者沙上鴈暮翻乃南隨陽

題施氏西岫書堂

中智貴得性得性非易求美君潭水曲松竹繞層丘春秋嘗佳日兄弟各命侍撥纓陵晨術屐席面緑流衆羣峰出泓澄綺疏周組荷承編字黄鳥響幽谷清猿攀起坐玩芳帙為樂群優游河陽耻巧宦建春扉旋愁安得周公瑾為館孫仲謀

送方以愚之嘉興權官

帝仁同禹江典憲輶朝發我友膺時選御命出承明是日芳郷留列餞多鉅卿挑開疑組色為賦泗遠慰千里行文夫有遠業文墨非所營勉布惟良政持用舍皇情

玉霊坡為周伯温賦

江梅有至性能怡君子顏開花競芳節秀常春寒惟与玉同色還喚雪易殘芳香拂羅袖如薰金博山置此賓席上人々別意看

題劉氏聽雪樓

羣峰擁臨盤脩竹聳青々簷向曲池好聲惟雪夜清天寒

題光禄主事席仲衍海棠圖

沉香羯鼓打春寒絶見開時又見闌爭似君家舉樟棗年

年歲人有花看

送王其用隨州省親

都門楊柳萬絲垂城下行人馹騎催新裁五色衣漢皋秋晚遊娼少夢階波寒獵火徵我有愁心似征鴈隨君日々向南飛

題合魯易之鄱江送別圖

欲去更還頑依々惡所知今朝去京日似子渡江時

宋顯夫學士輓詩

紫陌暗蒼苔松門近太行悲笳翼長轂引魯素綬弓鳥菟故筆誰探取神書來共藏愁尋荷索地秋陰結女牀

馬伯庸中丞哀詩

結纓趨魏闕俛仰二十霜化遂易遷逝故老今盡亡維時

遊公門時節會高堂崢嶸奉餘論炊爨論炊爨晞朝暉童制若縛繡陳聲若宝瑟張儀若龍文鼎燁若照夜璣忻眠出工巧約妙極豪芒抽思究皇術振藻詠時康是時朝廷上才彥俟有望公如逸翮出萬里為留行念此今已矣松柏香茫々駟車入珂里穹門委舊衡珠移青淵涸桃盡故蹊荒龍火出勁秋王衡變春陽朝荣計已殞夕秀豈不芳感彼摧輪始惻々我心傷

祝蕃遠經歷輓詩

逸軌安還轍鶯川有怨思蒼苔生舊館素簡委空帷冀勝誰相弔虞翻少見知惟應問道者應莫為泣離

題紅梅翠竹圖

竹葉梅花一色春盈々翠佃倦舟辰休言畫史妄情思却

題蛾眉亭

空亭瞰牛渚高々凌紫氛澄江萬里至華嶠兩眉分落日無霞彩流光成綺紋憑軒引清酌休憶謝將軍

南山贈隱者

君家南山下南山果何如開如陣雲黒向背凌空虚木客采藥滛悠女詠蘼蕪何當牽白犬見君巖下書

賦得慈恩寺塔送李惟中赴西輦侍御

祇園開塔廟遐眺盡三秦珊玉裁文陸金銅結綺輪高標双闕外流影覇陵津攄轡還登眺題名繼昔人

簡亭

奉詔過東都揔轡臨越壃覧此崇山阿亭樹猶晉餘陽林

積珎木禊館蹁躚渠徵風旋輕瀨宛委寫成書秋抄霜露滋清商滿縣隅紅蓮洞綺疏蓋微瀾見躍魚籍芳泛羽觴眠聽良有娯消搖大化内豈必三月初

汪尚書夫人輓詩

喧々引長綖簫鳴閨井開旌連綺霞閣路指敬亭山衆底鴛鴦掩城中翟益還尚書老峴國誰與襲芳蘭

贈澄上人

壞色衣掌護七條手持經卷意蕭々頭陀寺裏相逢後又向天台訪石橋

贈山中道士善琴

山中道士綠荷衣新抱瑤琴出翠微已與塵緣斷来逢人猶鼓雅朝飛

題紅蕤蛺蝶圖

蛺蝶既無數秋花亦滿枝終焉不飛去似怨弄芳遲

自集賢院公標楚甸私第得李奇甫所畫

入中林平岡駐我旌延望失來術周覽多所經栽之石窓
轟窗之巖岫冥離之雲朝陰梁之樹敷榮閑弓射鳴鴈擊
谷援弦聲仰憐山人居俯悅洞下耕蒼龍啓春候金虎收
光精權家既非學農用或可明頒言同載者為爾鑄阿兵

安慶郡庠後亭滿董令名天開圖畫

鯨鯢起襄漢郡邑盡燒殘蒸城獨完好使者一開顏省風
降文閫弭節導曲千双池夾行徑累榭在雲間天姓聳峰
出地迥滄江環霞生射蛟堂應沒逢龍山開錦華堂上命

酌煩危闡主人迟瑶爵但云嘉會難豈為杯酒樂此罷
民安覲淵猷恒彩清川有急瀾明晨起驂服相望阻重関

題周伯寧畫

綏機起無象平陸忽成汪蒼生既猶屯日馭經紛紆舉目
墟里間但見萬壑蓬惟有王官谷于今似畫中

九日宴咸唐門

今日良宴集玉帳設金罍縣實稱此嘉辰令徳應重乾燮
秋陽升湛〻江景鮮西馳三濠津東瞻九華山文湍帶粉
蝶娜雲霞綵楠清歌送銀爵泛此秋花妍嗟予遠征人別
家今四年采薇夜帰戍操築朝治垣微此一日歓苦辛良
可憐中觴感前誄撫運當太平補荣感唐郡迂舟拠江前
臨川射長蛟雄風推八埏堅儒綴徒役任重力迺綿武功

既成文徳何由宣微勲尚有済敢愧魯仲連

登太平寺次韻董宣副

蕭寺行春望下方城中雲物変嘆客帆檣出漢陽多雖漸平堪對酒使者陽春曲消盡征人髪上霜

三月廿九日郡庠後亭讌盧塔先貪事

暮集欸江渚列席當蓬牖斯亭信顕敞翠嶺帶澄川潮駕宜城歩山積司空原青松紛被徑紅桃競發園衆賓起為壽繁轉出嬌絃中觴念遠離歳行已再遷漂薄有時合浮雲未見旋今朝不為樂来會知何年

寄題琢秀亭五祖寺

宗老来相報黄梅盗已平傳聞一峯下還有九江横象構誰能壊香臺積可成憑詢幾小劫又復到昆明

題溪楼

溪水緑悠〻高楼在溪上日暮望江南舟中采菱唱

奉和白南上人喜雨之作良雖不作詩不妨一觀也

出車横門道来敬晩溪水標耕不違年軍士常飢餒奉牡老羣望恫迫忘汝尓皇〻大司命配天莫南紀方屯蹇時澤極民出顕死雲章変膚寸雨勢来不已睇領三峰深行阡九江起開房荅奉〻擢葉方泥〻説郊君牡騂餼野田畯喜未論車箱満已見沽酒盲斯民既云樂兵甲行可洗赫靈有取社壽天誠在已淫陰無往轍薄伐有函理撫事非偶然涼薄那致此騁辭継周頌屢豐自天子

嘗登大龍嶺橫槊視四方原野何蕭條白骨紛交橫維昔休明日茲城冠荆揚芳郊列華屋文榱被五章乘車衣錦繡貴擬金與張此衡誰所為念之五內傷堅儒課乘障來賴天降康捴陽將解甲皖邑憂開壃耕夫緣南畝士女各在業念子中林士振策亦有行我聞三城美龍嶺在其傍連林積脩阻下有澄湖光明當洗甲兵從子卧石牀

七哀

敖武誦采阻周會歌東征聖哲則有然我何敢留行斬牡祀怒時釁啟前旌野布魚麗陣山鳥鵝吹聲函関何用塞受降行已成路逢故鄉人取書寄東京寄言東京友勉樹千載名一身未足惜妻子非無情

葛編脩輓歌景先

昔別情何樂今還語向誰幽房通貝闕空館宵無絲未通徐公墓徒懷有道碑高舟望湖曲悄淚灑江灘

淩孝女詩

王裒慶摯義女亦有淩娥哭漁奉慈母妻涼蔭女羅幽檄啼憲鬱芳樹羅製歌超逸城南路諸姑將謂何

賦得鉅野澤送宋顯夫貪事之山南

堤上柳沉沉春蒲泥陌深舍濟田東滙関汶水北流深落日依中泣浮雲積太陰徵茫看不盡渾似別時心

夜坐和成太常二首 諡叔

片月生碣石撒光桂玉弓秋河空宵寇遥聽建章宮哀鴻知時鄰南飛正汲汲君思親味惻心中牽牛表官

雄華星動綺錢汎汎鵾鵲觀悠悠清漏傳無才愧三益虛食念有厚綿思至申旦莫繼瑤華篇

送康上人往三城

曉路通高嶂春城入大江草生垂鈎浦人語讀書窗蕭客移茶鼎行田載酒缸幕寮誰得似高步絶紛龐

又

東閣衣長別南宮關嗣音相知誰復舊為恨果如今江漢無時還奎文永夜深凄涼勉魚地落日下遥陰

送李伯寔下第遠江南已後續增

草滿章臺墓松欹石柱廬憶帰司隸里能誦伏生書夜哭閉茅店春祠樽酒俎傷心夫與子庭樹若為舒

送李伯寔下第遠江南已後續增

之子不得意南行無悰辭官河人杏客路雨絲絲古木淮陰市春城孺子祠樓然十里別為賦小星詩

送張有恒赴安慶郡經歷

美滄江鄭氏義門復大家浙東第一家五字以推之省風滄江浙憑軾歷高門惜閒屋幾何九世今不分解驂青松林愛此季與昆檢身事先訓禮度尤恭溫生祥亦何用有後天所敦常棣閟叔咸厲階悲婦言一朝或問倉喪敗寧異論清源無濁流芳蘭有競茂楊毫誦勿替勉哉賢子孫

大口迎駕和觀應奉韻二首

晨光開翠嶂廣路淨炎氛王馹度流水華蓋爛垂雲既御天宛馬亟朝鯷海君都人望旌纛樂我歌采芹仗出彈筝峽川原報騎分天行瀾大化時邁耀前聞整蹕傳清道激吹入行雲日暮望雙闕草木亦欣

送王閣赴泗州行捕提舉

蒼莽吳楚會縱橫維坂流春氷未洋渚芳杜已生洲楊旌朱樓前張獵青山幽獻功效大兄亦致公子袁酒抵之為樂何蹉跎不侯

待制張廷美姑阿慶詩

護葵榰望国灼灼詠桃夭採觫染芳藻短髮未勝翹始聆白雪句無傳黃竹謠蘭萌初映砌春霜已降霄秋擣裹故龍鸞蓬颯廻腦金尊與瑶席帰鴈之奉仁嬌

雲松樓

初日高樓上卷幔對黃山ゝ出雲漢爛煜發青蓮泰差非一狀朝夕看屢妍九華承雙玛敬亭附驕笵漫ゝ雲異嶺沉ゝ松霞泉清欲坐中起如聞帝女絃靜有幽事樂動無塵慮牽清揺悦心目茲道可長年

碑

慈利州天門書院碑

皇上稽古明道勑躬建極孜ゝ於治者十有四年慨然念生民之未遂徹化之未洽遂詔大臣澄守令之選更考績之法使之務農桑興孝校以其殿寔而進退之維時貢俟阿思爾海牙來監慈利乃均賦號訟剔除奸猶期月之間民志丕應州有廟學既敝且壞侯與同知州事楊君雄偉判官李君伯顏焦君克忠勸其邑人萬文縄耆修完之天門書院者国初時州民田公耆作之山中傍隣潦峒職教平至棣棟揺腐神用弗寧組入覃士無以養名存実廢弊所為教於是山長張德明以請於侯ゝ益大懇不仕以

非賢不使故爾民得賢侯以治以教俾尔游平詩書之淵而息乎礼義之園其小人服礼以事其上其君子力學以待用則上之德與民之幸其感於古豈不侈且大哉宜有銘詩以昭化志功章於無窮前侯野仙海牙君之昆季世系勲閥具見州學之碑銘曰帝萬保惠惟守惟比詢於台衡命以六事貫侯根之葱利是監去其螟蟲使民耕蠶既網既紀於學有事民誰子耒惟此田氏惟此田氏譽長厥里相侯有作丕慮厥志厥初奎聖啟處在河樂是侯興式遹於嘉嵩梁有佳井絡所委湊默轄敘為望於澄山有松桷是斷是劉是緑是鰼為棟為桶陟其在筵龍章朱延臨爾炳然降觀於宇秋之有序仲配在下笙磬祝敔牲齊維旅侯入即事其儀伊詔於之擊鼓有士如雨侯陳其書以

教以語以酬以酢以論以報執爵興薦之事老父理融於中和暢於膚有頌弗即於天常於帝之極昔帶弗課吏祇事以文今著孔嚴民童聿興楚公之孫兄弟先後克廣帝心道民於厚天門之嗟新廟有儀侈茲侯功俾民逐歌

安慶城隍顯忠靈祐王碑

城隍祠古不經見自唐以来始稍之見之今自天子都邑下逮郡縣至於山奥海嶠荒墟左里之内無不有祠然以余觀之民之事神與夫神之著靈於民鮮有聞如舒者也舒故楚壤也其俗巫鬼今乃它無所祠祀獨於城隍出必祈反必報水旱疾疫必禱一歲之中奉嘗薦嘗設牖幢於迓者無虚日五月之望里俗相傳以神生之日也民無貧

富男女旋侃空巷閒出樂神吹簫代鼓張百戲游像與於國中如是者盖三日而後止其祠瞰鄱為特盛至正中賴六盭起江淮以南郡縣陷没者十七八獨之平所在為壁舒特以盜竟大小格鬬前後百餘民率咨神而後行卜朝以戰則朝而捷卜夕以戰則夕而捷群盜未嘗一日得志而去者故其城郭廬屋賊他郡為特完民不忘神德相率出泉以新其廟又請於朝乞崇其號以大報之中書下其事太常博士議升神於王號顯忠靈祐十四年夏四月報下帥守及民以少牢祀神於前殿而揚言於衆曰夫舒大嶽之裔也非南方諸國之所能擬其神之著靈固宜且吾舒人親上死長既義而忠神之雍休亦其宜也乃為銘詩

岩之大嶽時維皖潜臨此大邦為望於南神宫於鑠追房綿閣王几在中卷衣朱舄其靈有赫其聲有鄙使人齋明奔走是宜彼憎不臧盜兵以狂蠆也於疆其旆夫之我民集義弗隨樂之殷輪鼓之冀創斧之其衷伊與帶若旣日神之正直宜福之錫天人之綽具曰旭卉明者昧之端若觀火天日者人之成者大相彼草木其固可言此有榮木蓁彼雨露彼有顛由自毋承者凡今亂邦孰無神依民失厥通胡能有右捄之舒人為君為國先民有言自求多福其文厥行孝父長兄弗祈於神丕乃降祥而自不義不率不迪來憎於言神吐不食古師之克執律以報今我小康設忘厥祐厥福之休有光牲幣殷章升真于王禮行既具樂奏既卒工祝致告祖賴無極其自於今無害有年

民樂斷ㇾ丞衍於神

化城寺碑

小河出霍東流至六北轉南折以入於洮河曲有洲二參
互衍迤帶之以清流被之以嘉木齊頭諸峯雜列其前森
蒔峭麗如屏如戟可指而數禪師洪陀泰定初自邢開元
寺游淮過而樂之州民聞氏爲買其地乃築室前洲居焉
學佛者聞其行多往從之室隘不能容六人乃委貨利輸
材未築廣其居又而從之者益衆而人之爲築者益大前
有門中有壘左右有序爲庫爲庖爲廐爲庠西以接
僧鐘魚鈴磬凡浮圖之器皆具陞其傍聯絡二洲滙水其
中以溉田爲園以蔬爲場以樹藩植梨棗桑柿棗竹之屬
數千本春土膏發則率其從又優傭塞負來出耕而躬爲

耨衆亦勤田力作力齊而養多凡食百餘人而稍麥麻菽
果茹不取於人而常裕務閒即合其衆講其師之說曰殊
其寺爲化城皇孫宣讓王雅敬佛棄浪爲外護六人之事
佛者亦無不禮爲余聞疏嘗歷事江南名僧其才幹敏其
行敦謹而動若其言辦轉善於誘人平生未嘗一錢有
所得悉以俾其弟子使治其居故人慕而愛之而說此易
也然余聞之古農工商士皆用世之人也浮圖淺出其道
以出世爲說而須世以生故言道者病爲聊學出世之道
而不須於世故君子取之禪師松江人姓陸氏初事法忍
海翁師後受具於開元明公錄曰洋ㇾ清川篤ㇾ蘭階名
標化城斯實實所芝陽落井卉拙瓊英翠嶺表隱瑤溪環
宇寶樹朝蔭水華晚研未暗靈鷲已薦楓園朱鳥殷宵倉

記

含章亭記

坤者天下之至文而世謂坤為含章者美而含之六三之事非盡坤之道也嘗觀於地山川之流峙至文也風霆之流形至文也鳥獸草木之羣生至文也故夫子贊之以為光大又以為化光又以為美在其中暢於四肢天下之文孰加焉而三獨含章何謂也夫乾尊道也坤卑道也故乾主於五而坤主於二若三四者爻之無位者也乾之四近於尊故曰或躍或可以進也坤之三近乎卑故曰含章可貞以為以時發者相時而動之意故曰可者僅詞也若四近於尊而括囊矣上擬於尊則龍戰矣是故龍君象也若六五者可謂至尊而非擾矣自非中德何以能吉故曰黃裳黃中之色裳下之服夫惟有是中德故不失其體也無棣徐君子謙博古而通今自監察御史郎官署為諸道蘭政廉訪使者政理蔚然俱可謂之文矣惟坤之六二可以當之非六三之事而其名亭謂之含章者人不知其所云也余與君處江夏凡期年知君之為人沖然賢者也曾子稱顏子以為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虛君嘗慕而師之翠居相與不言不知其有編也然則君所謂含章者其必以此耳吾化弗迪於吾道者然後為之刑政以齊之則刑政者先王所以輔治而未嘗以為先也是故教成而王政成而治可與為亂未嘗攀之以惡而與之以善易之以亂而治之以治使其民至於如是我亦盡其性而已矣有弗若世所謂斷章取義者欤君曰子之言然雖然論含章先儒

學校之教聖人所以盡人性者也夫人之性天命也天命者諸生備予者也其理仁義禮智其器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其文昏喪冠祭朝覲會同射飲軍旅此性之體統也若夫忠信也而流為殘賊禮讓也而流為淫慝此性之失而非其本然者也聖人之隆基也是故為之學校之教師法之化禮義之道所以正人性而定天命也而世儒之言有曰殘賊爭奪淫慝者性也必賴聖人為之教然後忠信禮讓文理興而生人之道立是不知性者之言也今夫鳥之鷇也飛而遂其雌獸之生也走而軼其羣然止於飛走而已也惟人之性具天命者也是故充其知可以通晝夜之道而知幽明之故窮神知化德之盛也可以參天地而贊化育何也所性而有故也今曰性無善也必以聖人為之教而後善則畔鳥獸以由于學校之教師法之化禮義之道亦可以為忠信禮讓之理也其可乎是故括囊坤宇聖人所以盡本之性也引重致遠聖人所以盡馬牛之性也學校之教師法之化禮義之道聖人所以盡人之性也其教已立其化以行其道以成之後世是忠信立而殘賊息禮讓著而爭奪寡文理明而淫慝平其動之神其漸之也深則夫民之心可與為善可與為惡可與為治可與為亂未嘗攀之以惡而與之以善易之以亂而治之以治使其民至於如是我亦盡其性而已矣有弗若吾化弗迪於吾道者然後為之刑政以齊之則刑政者先王所以輔治而未嘗以為先也是故教成而王政成而治可與為亂未嘗攀之以惡而與之以善易之以亂而治之以治使其民至於如是我亦盡其性而已矣有弗若世所謂斷章取義者欤君曰子之言然雖然論含章先儒

攸縣學記

之迹息而天下之治皆苟且由其知治而不知教而其
者遂至亂亡相尋終莫能勝民之禁、者皆不考乎此大
元之興百有餘年列聖丕承日務興學以為教業庶幾
徧於中國雖成周之盛將不是過夫後大縣也自入職方
以距于今吏猶未能為民立學蒙古月魯不花君來監縣
乃曰學校之教先王為治本也遂出其田祿以為民倡民
歡樂之乃買地於州治之西攻其正位肖孔子及顏子以
下十四人之像於殿錄七十二子以及諸儒之從祀者悉
繪之於兩序後為學舍廩庾庖湢以安厥其師弟子前關門通
厲於大衢立表而題其上曰貢士之庫縣之學、甫成會天子以
舉校考吏課君方樂有學校教民也而乃以憂去其同年
支成君遵室家於穰入朝為禮部郎中言君所以待穰之

民甚厚而篤於教思如此故既去而民至今思之而愈後
之未知而以教而民未知所以學也為子誦其所聞以告
之君操行廉白為政以愛民為本日常惓惓若已傷之
是可謂良有司也況于於君亦同年也故為記之

湘陰州鎮湘橋記

湘水出零陵北至湘陰入洞庭而湘陰諸山谷之水則會
於城南為東湖以入湘方春夏時水潦降而洞庭溢則湘
水不能入湖因以漫漫為大浸州為湖南北孔道九行者
之陸出與夫鄉民之有事於阻者每涉湖則有風濤之虞
否則又為舟人遨留之患宋之時州有鄭氏婦率其田人
作大堤絕湖以屬之州為二水橋以疏湖水行者德之謂
之鄭婆橋當德祐末橋數百為復之至大德中旋敝州人

黃仲規乃以私財命其子惟敬率衆為石橋南北楗石為
崖中衆石為高柱布木面石其上為屋九楹覆之以與民
為歷易其名曰鎮湘橋歷四十餘年至元初覆木又敝屋
且壞惟敬之弟惟賢惟德葺其舊得錢萬貫以告州人
將率其先之功州人樂為相之又得錢二萬五千貲庀撤
覆木施石梁更作大屋中為道左右為市肆橋廣若干尺
袤若干尺上可以任大車下可以通千斛舟飾以綵繪遠
而望之爛若陰虹之飲湖中行者之遑來與州人之市於
此者若由康莊而履堂與不知其有湖之阻也夫水天下
之至險聖人為之舟楫以濟民而舟楫需人之力人之力
有限而涉者之無窮也不須人而能濟有無窮之利者惟
橋為然夫橋之利大故其費亦大非若一舟楫之可易具

非有司與大家之力所不能為黃氏非有大作業大廩藏
而為有司大家之事力有不是至父子相承乃克成此夫
亦難能也惟德之子天禧有才藻通經術屢領鄉薦余校
藝鄂百時得其文以置前列其擢第也將亦易然黃氏有
子如此必多益於人如是橋類也故為記之

漢陽府大成樂記

禮樂出於天而備於人卑高以陳者禮也絪縕而化者樂
乎地其用行乎陰陽而通乎鬼神夫人者天地之大和其体極乎天蹟
之會而禮樂者觀會通以行其道也其君臣上下實主之
有其文升降揖讓級兆清濁之有其度禮以著鄭樂以為
和節以別同和以合異是皆天之所畀而非人之所為也

然心天命也歌哉而無以治之則心梏亡矣礼樂者先王用之以迪民心而史天命者也是故朝覲會同禮樂以接却社廟享禮樂以成軍旅賓客礼樂以治用之於天神格用之於人鬼享用之於民而民事治故習俗美而侵侮傷淫之心無自而生天下之大政豈有出於此者哉洪荒之道邈矣堯舜以還歷夏商周礼樂始備而天下稱為極治成康之後浸以就弛至靖康時兵燹里中人尝見礼樂之時禮雖粗具於經而亡散者亦已甚樂之道蕩然雅頌所存特其文而已耳是故其礼失者其俗汙其樂濫者其教衰天下之治所以不及於三代者禮樂不足之故也皇元之興諸事未遑即定著孔子廟祀之礼既又令天下廟祀用大成樂今雖具而史亦鮮能應詔制春秋算萬類以該

吹行事夫礼樂者以人深而成功大孔子習民使之飽聞而飫見之然後入有礼可以畧見先王之道而樂又不倫由史之為政不知本末與所先後也如此漢陽府孔子廟祀旧亦備用俗樂河東譚君知府事乃率其同寅相與出奉金作雅樂器教授余時獻以其事来請宰臣是之為遣一封傳作之乎江數月而樂至為琴瑟笙笛塤篪各二特鍾特磬祝敔鞉鼓各一簫八編鍾磬各十六擇諸生肄習之八月丁丑有事於學宮人聲在上樂奏在下翕如純如疾舒以慶禮儀既舉觀者咸作而歎曰礼樂之用大矣若夫子監於四代樂取韶舞其治所先在放鄭聲欽若皋教以迪民性夫礼樂之存有如頴羊篤于明靈求匕是享於是州之士相與樂

譚君之政而喜民復見先王之樂也咸頴刻石樹之廟廷余為之書而使歸刻焉

新修大寧宮記

華西神川原大寧宮者華人以為古后土之祠也宮故金徽祠宋真宗幸華山賜今額以華山道士武元亨主之其後元亨以祠隘請於朝改作之於神川之上宮初甚修復之然庫隘不能如舊觀金正大中乃加增拓下距於今二百有餘年故屋皆壞無能修葺之者里人張某欲以私力加繕治之未及為而歿其子某乃追成先志以錢二萬五千貫具材木鋌璧會工藝自門至寢為屋若干楹凡期月而成左氏曰共工氏之子曰句龍能平水土為后土之官故祀以為后土盧植諸儒從之遂以為后土句龍也蔡雍則曰句龍社神也堯祠之稷以神桂與棄也漢后土祠在闰壬地社稷之位在未地為王肅之說者又曰社與稷皆土神但生育之功異故有二名耳史記武帝初郊雍太史祠官言當祀后土於方澤丘為五壇一黄犢太牢具天子從之乃東立后土祠於汾陰睢上覬望拜之如郊則漢以下地祇有社又有后土之說紛紜莫能統一以余考之皆失也鄭司農曰后土社神也蓋社以地言后土以神言社之有后土猶郊之有上帝也曰帝曰后皆能宰之稱天子之社神曰后土猶郊之神曰上帝而五方主侯而下之社神亦曰后土者亦謂之帝不以嫌也五土之神吐生萬物而稷者五穀之長也人非土不生非穀不養是以先王尊而祀之勾

龍有功於水土社與稷有功於稼穡故以配食其神曰祀
勾龍以爲后土者猶所謂帝嚳而郊稷是也又周礼以血
祭、社稷五嶽其以血祭則非人鬼且其祀先五嶽則不
得爲勾龍亦明也古之制天子祭天地諸侯祭山川庶人
祭五祀位有貴賤故祀有大小而后土之祀自天子達於
庶人所以生者一也王者爲群姓立社曰大社自立社曰
王社諸侯爲百姓立社曰國社自立社曰侯社大夫以下
成群而社曰置社大社國社爲民祈報也王社侯社自爲
祈報也大夫以下無民又莫爲立社又不得自立社故與
民族屋百姓之上乃立社以祈報之今國都至於郡縣皆
有社獨置社亡耳民春秋雖有社祭然無壇壝主位牲齊
儀章皆不應於礼其事亦以生者盡其爲之禁夫不祀
其所得祀非義也祀其所不得祀非礼也后土者民之所
得祀者也今雖不能應於礼能修而祀之其賢於失礼而
犯義者也余之同年光禄主事虎理翰君家於華義張氏
之斯舉也而屬記於余是爲記

梯雲庄記

晉地土厚而氣深田几一歲三熟少施以糞力恒
可以不竭引汾水而溉歲可以無旱其地之上者畝可以
食一人民又勤生力業當耕之時虛里無閒人野樹禾墻
下樹桑庭有隙地即以樹業菽麻菜無尺寸廢者故其民
皆足於衣食無甚貧乏所以得官爵故其為俗特不尚
豪傑歆出而仕由他崎岐百里數百家之聚無有一人儒衣

冠者獨楊黃許氏以儒稱於鄉三時力田一時爲學塾衣
博帶出入里巷之間其族數十家化之皆敦於礼每歲時
上塚族人各具酒饌群至墓下推長者一人主祀以次奠
薦既竣長者坐少者以序羅拜之然後皆坐相與行酬酬
之禮子弟有爲小不善者則長者譴讓之衆皆進曰
長者言然請改是乃已至於再於三而終不改也則
衆相與擯屏之不與同祭祀如是者已三世矣嘗詢其族
人許氏之祖有義甫者攻詞賦有聲於時其弟恒甫君
治經義通周易號松谿先生然皆隱不仕恒甫之仲子克
敬始以赦官歷太常奉禮郎博士國史院編脩官而孫寅字
可宦與余同登元統元年進士第擢翰林國史院檢閱官
中書掾中書照磨名聲益顯楊黃之許遂爲其鄉著姓郡
守爲表其邑中之屋曰梯雲坊其後河東僉憲楊君士傑
行郡至是曰楊黃者可宦之所生長其田廬丘墓皆在於
是又命有司易其庄爲今名以風厲其鄉又使知儒之爲
可貴也夫儒之所以爲可貴以先王之道之所在也是以
古者少使屋學老使屋塾不如是者不列於王官不可以
長民故時不貴儒而儒貴後世之用人不必盡出於儒者
也則民何由知其可貴而貴之比年朝廷設科以待天下
之士民始稍知所趨向獨晉俗堅強不輕而變今賢使
者殊其宅里明其書賤示其好惡其意豈爲許氏計哉書
常袞爲福建觀察礼貌其士俗以不變而況上有用儒之
君下有風厲之使吾見晉之人父詔其子兄訓其弟其必
相謂曰弗若許氏不可以同祀弗若可貴不得以爲秀民

來耜以業詩書以語民之拙丶特若卹魯矣然余嘗聞之民可以身化難以刑誘可賓為人俾丶篤於孝謹有位於朝行顯譽矣乃以親老棄其官而養人皆賢之以賢者而化民如草尚之以風也其有不從者乎故余為記其表閭之始且以覩其成焉

合淝修城記

至正十二年寇起淮南自浙西江東西湖南北以及閩蜀之地凡城所不完者皆臨合淝之城久矣且夷倉卒為木柵以守柵成堵至民賴撫以完其後金憲馬君至願而曰以公議修其城遂發公私錢十萬貫召富人之為千夫長百夫長者備小民相故所圮夷盡築之富人得官發錢無甚

貲咸喜助所不足小民方飢得傭錢爭來執事鼓不設鞭扑不施捧罍荷畚躩至競作自十三年二月朔戒事九月畢城四千七百有六丈又六門環為陴睨譙樓重門皆起樓櫓繕陋必攻者覺之計用木若干覺四百四十八萬用人之力七十七萬八千城成繞不至者今期月矣余生長合淝知其俗之美與夫所不從亂而可與守者有三焉其民質直而無二心其俗勤生而無外慕之好故利不能誘強悍而無暴弱可乘之氣村強悍而無暴弱可乘之氣當王師之取江南所至諸郡望風降附獨合淝終始為其主守至國亡乃出睥天下既定之民布衣育秀者治詩書朴者服農賈昏喪社飲合坐數百人無一顯者無

九供役之人則載之碑陰

大節堂記

皇帝御天下之十五年念德之不宜民生之未遂乃詔丞相更守令之法著考課之令歷東朝臣以為郡縣親御便殿賜之酒而諭遣之於是天下之吏人丶舊屬以治所謂六事者以成功名稱上意宗正郎中幕君建之守安慶也獨鮮所有事其政清淨而已在官三年頴大盜起所在奇衺之民群起從之殺守令據城邑時天下久平民生長不識兵革而郡縣無城郭無兵備卒然有變吏往丶盜未至先去而城陷有不去者盜而民不與之守城亦陷明年十一月盜入宿松破太湖潛山東多徙家江中為去計君獨無所徙而治城隍計軍實以示民必守不去越明年春盜入

桐城以桐人来攻城君縗民出擊之盜敗去白二月至於
九月盜之来攻者十有一大小百餘戰皆敗之盜大忿乃
悉衆而東舳艫數百里鉦鼓之聲動天地王師敗績小孤
山十月癸卯盜逐北至城下城南郛久殫為民居而聯群
艦為城盜縱火舟燒聯艦々濱火入南門燒民居諸守將
乃無恐且戰且樸火甲辰盜傳西郛戰郛之旦具甲寅盜力攻
又戰郛之相火所經撤民屋材夜棚之明日傳東郛
無所得利諸濱者聞城完且相率来援盜望見之乃夜引
去余来成郡道聞城陷矣比至乃完問故父老皆曰賴君
完我君時亦去則民無與為守民無與為守則城之完不
完蓋未可知矣方朝廷更化時吏皆蕭藻其政以角一日

之能君若無能然者及臨大變其所能者乃若人之所未
易能君誠不可以小知也予觀於今南方之國不類於艦
其所力攻有能守者矣而頻於艦為難頻於艦為難頻於徼幸於一勝
有能守者矣而屢勝者為難民屢勝矣至於敗且危於是
不去而上効死以保其下々効死以衛其上卒能因敗為
功以危為安如君之為者蓋千百之十一此人之所難能
也魯子所謂臨大節而不可奪者君其人耶郡治扈瀆
六西至於懷寧又西至於潛山又西至於太湖武夫義民
列柴相望百戰抗盜賴君以為根本而無叛意東至於池
又東至於姑孰數郡之民賴君以為藩屏而無死傷之禍
君之所完不既大矣哉余抵郡十日盜復大至與君率衆
繼之盜不至者今再暮矣十四年春三月朝廷録十月功

特加君中奉大夫秩從二品慎官以下各升秩有差余因
名其聽事曰大節之堂所以揚君之譽於無窮也雖然治
之有亂猶旦之有夜也後之人坐其堂而思其人思其人
而懼其時有不協於其行不完於其民者獨不歙然於君
者乎余之名堂又所以勸於無窮也時與君守者達會花
赤西夏阿尔長普照麼楊恒録事司達魯花赤莫倫赤録
事黄面倫台録判樊理榮錫摧悚革縣達魯花赤烏蘇福
安慶萬户府經歷郝瑞千户李思礼郎永堅王國英許元
琰賈伯英也先帖木兒立番交住洪保張彬路忠金嗣元
葛廷齡百户盧顯宗郎文質韋均權書世英 宗達周文
謝茂陳士達楊買兒朱傑李壬祝孝茂夏興侯興祖呂重保
朱臣孫朱惠說彈壓嚴繼祖伍子雲張宏晃閔保揚州等

序

送婦彥溫赴河西廉使序

河西本匈奴昆耶休屠王之地三代之時不通於中國漢始取而有之置五郡其間自李唐以來拓跋氏乃王其地號為西夏至於遼宋日事戰伐故其民多武勇而少文理然以予觀之予家合淝七之戍一軍皆夏人七面多黎墨善騎射有長身至八九尺者其性大抵質直而上義平居相與雖異姓如親姻凡有所得雖簞食豆羹不以自私必名其朋友七之間有無相共有餘即以與人無即以取諸人亦不少以屬意百斛之粟數千百緡之錢可一語而致具也歲時往來以相勞問少長相坐以齒不以爵獻壽拜舞上下之情怡然相讙醉即相與道其鄉鄰親戚各相持涕泣以為常予初以為此異鄉相親乃尔及以問夏人凡國中之俗莫不皆然其異姓之人乃如此則其親姻可知矣宜其民皆親上死長而以彈丸黑子之地抗二大國傳世五六百年而後亡非偶然也自數十年來吾夏人之屈合淝者老者皆已亡少者皆已長其習日以異其俗日不同少貴長賤則少傲其長兄強弟弱則凡棄其弟臨小利害不翅毫髮則親戚相賊害如仇讐予猶疑江淮之土薄而人之生長柱此者亦因以疑及以問夏人凡國中之俗今亦莫不皆然其柱親姻如此則異姓之人可知也夫夏小國也隘時分裂而區七之俗未必合於先王之法及國家受天命一海內收其兵甲而摩以仁義養之以學校而誘之以利祿今百餘年於茲紘誦之声內自京師達於海徼其教亦云至矣而俗逾日降如此吾不知其何說也我祖宗之置肅政廉訪司於天下大要以風俗為先而其職以學校為重故世謂之風憲是得先王為治之意也故嘗選任尊官非道德爵位出乎庶僚者不得與是選所以為民表也今皇帝用兒名公為御史大夫公乃歷選朝著盡校諸名臣為廉訪使而燕歸君彥溫以樞密院判官而為河西君少擢科目能古文辭有大節由國子博士五轉而遷是官今為廉使於夏必能興學施教以澤吾夏人吾夏人聞朝廷以儒臣為尊官以涖已必能勸於學以服君之化風俗必當丕變以復於古其異姓相與如親姻如國初時如余所云者矣

送月齋明經歷赴行都水監序

中國之水賴禹治之而愈平而河獨為患至今未已者何也河矣禹之道而治河者不以禹之所治七之也蓋河出崑崙合諸戎之水東流以入中國其性勁悍君人性之有強力其來也甚遠而其注中國也為甚下又君建瓴水於峻宇之上則其所趨治也固且中原之地平曠夷行無洞庭彭蠡以為之泄故河嘗橫潰為患其執非多為之委以殺其流未可以力勝也故禹之治河自大邳而下則析為三渠大陸而下則播為九河然後其委多河之大有所瀉而其力之所分而患可平也此禹治河之道也自周定時河始南徙訖於漢而禹之故道失矣故西京時其受患

特甚雖以武帝之才乘文景富庶之業而一瓠子之微終不能塞而付之無可奈何而後已自瓠子再決而其流為屯氏諸河其後河入千乘而屯氏以為太史馬頰河者是其委多河之大有所馮而力有所分抵偶合於禹所治河者由是而訖東都至唐河不為患者千數百年或者以謂王景隄防之力及大不然使無屯氏及德棣諸河之大無所馮而力無所分景以羣文之防而捍猶鏜鞳之駕而可以捍大車之奔吾不信也惟河之委既多大有所馮而力又有所分景之隄防特以捍衝水之行溢者耳比趙宋時河又南決至於南渡乃由彭城合泗東南以入惟而漠之故道又失以河之大且力惟一淮以為之委無以馮而分之故今之河患與武帝無異余嘗以為中國之地西南高而東北下故水至中國而入海者一皆趨於東北古河自龍門即穿西山踵趾而入大陸地之寘下者也然河天下之獨水也凡水一石率泥數斗嘗通出梁宋觀河所決凡水之大未盡沒地中漫不見踪跡河之行於地方也數十年而河徙千乘自漢而後千數百年而河徙彭城然南方之地本高於北故河之南徙也難而其北徙也易自宋南渡至今殆二百年而河旋北迴其勢然非有他說也比者河北成金堤輸豐沛曹鄆諸郡大受其害天子哀民之墊溺迺命丞相平章政事兒名公御史中丞李公及禮部尚書蔡不花公沉兩佳有邸及白馬而祀之河之患不已乃會諸老臣集議治河者諸老臣無能言其說惟尚書蔡不華公以為當濬河舊道復引河以入彭城而待制楊梓人力以為棄道不可濬設使濬之而河未必能入廟堂無所從遣都水使者相其便害或者以為當築隄起曹南訖嘉祥東西三百里以障河之北流則漸可畜以導之使南廟堂從之迺置都水分監以任其事選朝臣之知水者為都水而吾同年月君彥明為元幕將行以問於余余不知河事者雖然諸有之曰不習為吏脈已成事以事已成者為君言則古所以治河者可見也今河惟不反故道則其勢可障而排之使南使反於故道由漢之千乘以入海則国家將無水患千餘年如東都與唐之時河亦不復德棣之間漠人指以為太史馬頰河者尚未泯可尋究如綫河之道是將大有所寫而力有所分非若一淮之小而抢其勢而使之橫潰為吾民害也今夫廟堂之議非以南為壑也其應以為河之北則會通之漕廢其係於朝廷甚重余則以為河比而會通之漕不廢何也漕以汶而不可以河也河比則汶自彭城以下必微矣則吾有制而相之亦可以舟以漕書所謂浮于汶達于河者是也余特欲防鉅野而使河不妄行俟河復千乘然後相水之宜而修治之特一人之私言也朝廷方事隄防固無事此迺以彥明言者似迂遠而不切也萬一隄防不足以禦河則余之言或有時而驗尋故為之叙

送龔時中赴都水庸田使序

國家置都水庸田使於江南本以為民而賦稅為之後往

年使者眯於本末之義民嘗以旱告率抑之不受而盡征其租入比又以水告復逮繫告者而以為姦治之其心以為官為郡水而民有水旱之患如我何於是吳越之人咻然相譁以為厲已會天子問民所苦迺以為民實水旱姦逯劾逐使者破械縱民而以聞上朝議乃歷選公卿有學術知大體者為之使而吾侯君時中以江南湖比道爾政廉訪使而還是職自君之來官僚叶和吏畏民服政以大行命下之日無不相視嗟咨以惜其去獨其文余閭躍然曰東南民力自前已謂之竭矣況今三百餘年昔之盛者衰登者耗今其貧者力作以奉生富者悉力以供賦有持其產為酒食予人七皆望而去之其窮而無告甚於前世益遠矣其可重困之今而得賢使者以蒞之修其講論相

其作息不幸而有水旱之灾則哀矜而為之所民之窮者其少瘳矣乎今之水旱之實繁者其枝披其本蹤者其幹拔況於國與民乎哉故善樹木者簡其實而厚其本善為國者蹤其賦而厚其民理之較然者也時中慷慨有大志臨大事果毅不擇利害而為之今其行也其能有以大慰吳越之民望以副朝廷之倚注也必矣二月初吉式發鄂城舟木繁盛宴僚具在各為詩以餞美之子故首序焉

送范立中赴襄陽詩序

宋高宗南遷合肥遂為邊地守臣多以武人為之凡百餘年間未嘗一歲無兵革故民之豪傑者皆去而為將校累功多至節制鄂中衣冠之族惟范氏商氏葛氏三家而已三家之在當時貴不過通判顯者或至知縣與府族亦未

甚大也皇元受命包畏兵革休養元元民既富庶矣而又修礼樂定治具諸武臣之子弟無所用其能多伏匿而不出春秋月朔郡太守有事於孝衣深衣烏角巾執籩豆罍爵唱贊道引者皆三家之子孫也故其材皆有所成就至學校官僚亦有焉當宋季時諸武臣之富貴賤三家等戔如也而百餘年之後惟儒家子入為弟子出為人師隨其才之大小皆有聞於時雖天道忌滿惡盈而儒者之澤深且遠從古然也范氏世多聞人立中尤通敏由郡直孝為襄陽教論宋亡時蜀流寓之士多在江漢意必有老成典刑人也有老成典刑人與之遊立中將行將大有得范氏之後有大顯者必立中也於其行也書以贈之

李克復總管赴贛州詩序

仁皇帝即位錄憲來功致高位者無慮數十百人獨韓國李公以甘盤之舊為家顯位平章總百度君臣一德鎔精冶古而韓公相業見稱於天下後世者設科取士其家也元統初余忝論薦許借如京師與諸同年求韓公子孫得之今佖倣太常相往來又識克復也田於京師比來佐泗州而君復為泗州屯田撥舉日與君處念天下士所以復見前代賓興之盛者由韓公士不及見韓公見屯田不其猶見韓公乎且與太常同年忝使納札故以太常之事君者事君朔月歲時必從諸傑交遊君弟君服亦輕裘緩帶以一小吏持馬過我之必為之傾盖而後去君色嚴而氣和有李而知休坐終日屹然於先朝人物故實無不熟而知聽其言譬如環之無端坐客無能置一辭也去年秋既

書淵宰相以君有門閥且久更事非散地所宜屢奏為賴
州路總管州之長貳及諸屯田與九州之人往賀君閼在
次舉琖拜君言曰仁皇帝之文德入人也深天下不忘仁
皇帝必及於韓公朝廷録勲舊家貴言君嫡文之興可俟
矣請以為天下賀又曰韓公致中二千石請以賀君又言江之
保功名以有光於韓公能以道術昌其家君兄弟能
西文教之盛者曰吉曰贛多士彬彬焉人之所以屬於李斜
目之興也於韓公之始而屬於李獨不於韓公之季以治
哉贛雖号難治君處之余知其為易也請以賀於是程洵
州賦詩四韻坐客人士皆為詩以道其行使書吾說以為引
我国初有金宋天下之人惟才是用之無所專主然用儒

序

揚君顯民詩集序

者為屋多也自至元以下始浸用吏雖執政大臣亦以吏
為之由是中州小民組織字能治文書者得入臺閣共筆
劄累日積月皆可以致通顯而中州之士見用者遲漫寡
況南方之地遠士多不能入繩墨矯治或甚則南北之士
往不屑為吏故其見用者尤寡也及其久也則南北之士
亦自町畦以相譽甚者晉之與秦不可與同中国故夫南
方之士微矣延祐中仁皇初設科目亦有所不屑而甘自
沒溺於山林之間者不可勝道是可惜也夫士惟不得用
於世則多致力於文字之間以為不朽而文辞者有幸有
不幸者至於老而無所用矣而其文又遂泯不顯是又可
哀也比年大江之南山林之士有挾其文藝遊上国而遇
知於當世士之殫冠而起者相踵京師大官之家甘有其

客而週知於當世者亦比々有之若豫章楊湜民者抱其
才縕不屑於科目甘自浸溺於山林之間當士群起而有
遇之時而又終不肯一出以干時取譽其中必有所負
而然也予雖不識顯民然聞其人力学而操行通古今之
務江南之士漸其澤而有名作甚衆其弟子之登科目仕
加縣者亦能以政稱其家固貧而年又将老迺日勤然吟
味以自樂無少怨怒不平之氣其殆古有道之士耶余讀
而愛之其弟子除潁持其所謂水北小房集者来京師将
刻之以傳於世余為題其首使後知顯民南州之士有所
負者也蓋有道之士也

貢泰父文集序

余天性素迂常力矯治之然終不能入繩墨矯治或甚則

公貴人能求賢常少然自至元初蘇回執政乃大惡儒者因說當国者罷科拳擯儒士其後公卿相師皆以為常然而小夫賤隷亦皆以儒為嗤詆當是時士大夫有欲進取立功名者皆強顏色昏旦往候於門媚說以妾婢始得足寸此正迂者之所不能為也因翱翔自放無所求於人已而皆無所遇予既歸淮南泰父亦以親嫗辭官歸除隙推官不相見者為家久去年大原賀君為丞相薦羅天下人才之有政譽者而泰父之治為浙東西第一遞得復名為應奉余適入朝為待制相見益歡計其別十年矣吾年少於泰父鬚髮皆白而泰父鋭然面紅白如舊出其別後所為詩文甚富且大進益知為泰父真豪士也夫以士之賢之道則得聖人之言學於聖人之言則非惟不得其道弁所謂言胥不能至矣金谿葛元喆舊以文章名江南既擢

第其文文傳於京師衆謂元喆之文宜為天子粉飾太平鋪張鴻業以傳於後世會有守宰之選遂以為興化録事余知元喆終以文選非久於外者也於其別也故与之論文

送許具瞻序

余讀周易之謙未嘗不擁卷而歎曰聖人待小人之心一何如是其至也夫陽君子也陰小人也小人盛則干君子故陰至三則履君子盛亦未嘗不下小人故陽至三則謙謙亟也陽本實而云虛者不自滿假故屈而下於陰也是謙以下為德者也初而謙七下而又下者也三則浸以上矣故以鳴謙鳴者以言謙也三則益上而位高故以勞謙勞者以功謙者也以功而謙厚之至也厚之至而民焉有不服者乎故三之辭曰勞謙君子有終謙而民既服君子

送葛元哲序

文者物之成章者也在天而為三辰在地而為川岳其存於人若堯舜之治化孔孟之道德仲由之政冉求之藝一皆謂之文今持以言辭之精奥精於周公孔子二聖人之於言豈有求其精而然哉而其文何其

之道終矣謙既終民既服進而之四何施而不可聖人之心猶以為吾之待小人若未之厚也又自反而檄謙故四之辭曰無不利撝謙其德已厚其謙已揚進而之五而小人者之終不可以化入也柱是乎有侵伐之師故五之辭曰不富以其鄰利用侵伐不富以鄰德之盛也利用侵伐順之至也聖人之待小人至是可謂尽心焉耳矣昔者禹征有苗六民逆命益之贊禹惟在於謙禹遂有舞于之舉此其所謂撝謙也歟格則其侵伐者禹終得而已乎哉祖宗受命汎掃六合以有亳舜之仁不是過也頃者盜起海隅剽承慝洽愛民猶子堯舜之仁不是過也頃者盜起海隅剽民財伀官漕其罪可誅而區々赤子又特一將校之力所能舉盡不以為罪止於格諭盜又止我省臣以求降此尤

可誅也而亦從其請且曰德不下宣此吏之罪遂盡變易金海之為宣慰及其郡縣之官選能當其任者得三十八人親御便為給符傳而諭遣之嗚呼此所謂無不利撝謙而為之所以待苗民者也三十八人之中天台許君具瞻當治黔具聡余同年進士也其行端潔其材勇以幹前知武義時擒金華縣事武義之民群訴憑府請還君金華之民亦群訴於憑府留君不歇其去其得民如此可謂稱莊選矣故余為道聖天子愛民之深與夫所用具瞻者如此非惟勉具聡亦以告夫民也

贈刑部掾史錫彥通使還京序

舒岸大江為城北走黄頭東距鳩巢所謂四通八達之地也自之興所在從亂舒介

其間而獨彷徨義乘即不與之共戴天故群盜環攻之舒亦不少屈挽日治矰戟弓矢以與之相格鬨益大至則男操兵婦給飽童子負石空巷乘城與之決戰如是者今五年其勞如此故其富者日貧而智者日死以耗入其市廛里蕭然適其野榛莽沒人不見行跡至其館舍蓋不治鎮牽不具委積不充使者之道此怒而去者往々有焉其以公事來者多眠賂以為喜慍喜為春温慍為秋凜或怒而去則民相與詛踏曰禍其始此耳不甘食安處者累月而未審逮無事迺已淺儀錫君考通為秋官掾亦以事來屆郡浮畮每食蔬一器飯一盂鎖之珍羞則辭壽之財則絶然以怒持節至軍中勇者執手以勉之劇者涕泣以勞之其屆此特久而民愛之如始至惟恐其去已也傳曰有功而見之則說也君重其民情而閔其勞民之說也亦其宜也臨川毛順孫受君尤至與士大夫賦詩以美之余故處合記知君為掾廡而有能以為士之美君者非譽也故序而冠諸其首

為高士方壺子歸信州序

堯舜之時以逃幷為朔易元興舉幸先有之天下而之而幽幷始為土中以為四方之極然其地去荊揚數千里而氣苦寒而多風非其士著至則手鼽而足裂其屆處服食異用蒲萄果茗魚鰕之物不能以易致皆性之所不便故南方之人其至者恒少非為名與利無從而至焉又況浮舟老子之徒以遺外世俗為道其於名與利蓋有所不屑故其至者尤少或至焉者則亦名利之人也高士方

壺子至正中至自信州余始遇之以為名利之人也徐與往来見其氣泊然其說充然人與之譚當世之事則俛而不答獨其性好畫人以私求之始為出其一二皆蕭散非世人所能及嘗為余言太行者天下之岩險也其雄傑奇蔑非江南之所有天府之藏王公鉅人之所有皆古之名畫余所頻見者今皆見之而有以滿吾志充吾之所操吾非若世俗者區區而至也余曰賢我方壺其古所謂善操枝者與夫輪扁之為斲知斲之為得不知有王公之貴楚之富故其為技也古今之善斲者莫加焉今子棄於是矣其有不屑於物其尚能望子耶於其行也相率為詩以贈之

送李宗泰序

淮東南西北道之地其民忠而能守国者三郡曰廬壽舒白之與壽宁先治戰倫與民為守至輒敗然不能保其近地民無耕收而長淮之餉道又絶以致父子相食而後潰廬大郡其南沮澤之地大而有名者三十六俗名之曰圍地廣而足耕而守與將才下余嘗識之凡其日之所營夜之所思非宴樂之事則捄克之政也民有持耒耜於門者則曰名使奪而辱之民飢以死城大而不能守乃欲四境卿兵以守之又無以食以賦富者大都剽吏殺人而莫之禁至以其兵去之城遂陷余至舒時国門之外數十里之地皆盜棚也幸戰而勝乃為援則旁近之地令民耕之築壘以護其作役其不能耕者時節与之繒城隍修矛戟而又明其政刑平其賦斂治其爭訟暮月而頗張令民之勇者無敢譁弱者無所悵如承平特然惟教民之術有未治耳方將與學士修其庠舍共講唐虞治道夫人性命之說則禍亂有不足支者若姑孰李宗泰志學而行端文吾所當延而礼之者也而力不足宗泰族人陋在姑孰者聞多自扶杖宣將往来之文義之所不敢止者姑序吾懷而與之別

藏乘法疏後序續增

天下之書博者未嘗無要法五百聲十二管可以盡天下之

音聲十千十二支可以盡天下之甲子象形指事轉註諧聲會意假借可以盡天下之文字其統之有宗其會之有元充之而不窮合之而不遺知者創物其有功於世類如此佛氏有法弧書會萃名義而藏十二部之理無不在誠要法也西菴遂公罷講遊方二十年歸乃取而脩訂之補其所未備白其所未明去其所未安明性相析機宜刊定名體目曰藏乘法弧流濡須有道之士文公無學以衣資若干貫刻之板以惠四方昔邵子皇極經世以元會運世衍為十二萬九千六百年以盡事物無窮之變其文博其義富蔡西山撮其機括為指要一編其有功於邵子大矣遂公之書是亦大藏之指要與余讀傳燈婆子請趙州轉經純禪床一市云轉經已竟云只轉得半藏半藏全藏姑置勿問五千四十八卷一周行頃何為而轉之此父西菴不傳之妙因書之卷末在學者所自得

青陽先生文集卷之五　門人淮西郭奎子章輯

書

上賀丞相書

閫以微才叨蒙柬拔伏惟閣下以不世出之才居大有為之位此誠千載一遇之會切欲奔走左右以効微勞以報知遇之萬一特事親日短烏鳥情切急急謀歸而閣下眷顧之恩筆舌莫既南至金華不勝依戀固念下之報上不限遠邇苟有尺寸之功即事左右之道撫問彫瘵屏除姦貪所按郡縣粗見條理持以上無知已即榷謗議老親衰病旋棄諸孤塋廬次又遭倣擾墓廬後役辛苦萬狀情切痛恨以為當賢者擯棄之時乃有天災艱難之事仰天號痛譬猶中流遇風波無所維楫私心自分惟有與城俱

斃而已伽荷天休偶全性命且聞閣下為時一出董師淮南其喜何可云喻也瞻望前茅為日已久況聞旌節已渡大河限於守城不能親詣轅門以聽約束今遣縣尹陳東德迎近馬首事上常禮惜易塵瀆伏計不拒部內地圖就用呈上覽敢可見大端小邑城郭不完方議修築去年飢饉不能進兵今冬欲調各縣義兵掃除餘孽二者非有錢粮不能成功倘朝廷儻賜粮數萬石鈔五七萬定或若犬馬之力少得展布部內之地可以澄清外有區區之請世祖之取江南或日中未食或中夜以興艱難一非偶然而致也國家經費太半仰之非砂礪不毛郡縣之所比也今若不幸半論於監切計以為江南不定中原殆難獨守中原不守則朝廷不能獨安朝廷不安則宰相不

能獨富貴伏願廣忠集思勉圖大業以作後人趙湯蹈火無賞無罰火難集事仰聽光範多所啟言粗陳其大者如此因布區區伏望垂鑒

上賀丞相書

前聞六轡已至廣陵遣縣尹陳秉德迎迓想徽崇藹比日翔氣應祥雪瑞屢至伏計天聲所振遠迩畏懷神介動釐多福下情良慰小邑僭庇粗守今歲賊人三次見攻皆已克捷但所部縣分民寨多爲殘破止存懷寧潛山兩縣百姓賊勢燄、將及於此城中軍壯四千精銳者不滿千人僅能城守不敢抽撥若此二縣民寨不守孤城亦危孤城倘危則淮西之地盡爲艦長江之險誰與控制古人謂解雜亂紛糾者不搏擊批亢擣虛形格勢禁即自爲解今南方獻以斬黃爲之首往時朝廷太不花平章攻其北卜顏不花攻其西卜顏帖木兒平章蜜子海牙中丞攻其東賊勢大窘將就擒滅忽調卜顏不花軍入安豐蜜子海牙軍之桐溪拔廬州而太不花平章亦還河南往憂止存卜顏帖木兒孤軍駐蘄蘭溪已致盜勢復振武昌隨陷沿江諸成聞風皆潰豈天未欲平治天下亦由人謀不臧以至此耳今聞河南之兵已至黃州以孤軍而討群盜恐未易定妄意以爲卜顏帖木兒蜜子海牙二枝軍馬先係蘄黃收捕軍數正在大人節制之內今二軍收捕江東、、爲尋常蘄黃乃腹心之疾一軍之中得抽勇銳者如王達中萬戶胡伯顏同知使之由望江登岸勦捕而已自兵起之初大郡皆破安慶以蕞尔孤城如寸草以當疾風賴國洪休上下血戰至於今日基誠不俟斯亦人

似亦易破南畿平所謂一舉而兩得者也若二軍或不用捕檄麾下兵多切望垂念淮西之地止有此城急調精銳三五千人星夜錢粮賞犒與本路兵一同勦捕望江宿松之盜亦策之善也自非窘迫不敢僭易干瀆伏冀垂鑒

再上賀丞相書

前聞斧鉞出鎮淮南兩遣屬吏詣謁前茅皆至廣陵道阻而還近承台劄伏審大舉已至耿山降附踵至室家相慶以爲有穆々還衡之望其爲欣慰何可云喻茲遣懷寧縣達魯花赤亦速甫齎狀前詣轅門呈報兼有晉見上塵台听切以爲淮南之敵今有兩枝一枝在濠一枝在蘄撝必先擒其首余當自定今廬州安豐別無官軍似難下手惟蘄黃乃有可攻之機近日潛山縣報蘄其僞官吳右丞投降大軍攻破沿江諸寨昨日郡人自賊中逃來云白水包家富義丁攻蘄水甚急白水諸寨萬戶陳漢所部也西兵既進如東首得一軍乘機併進寇必難支所索王建中胡伯顏等正係節制之內軍馬今宜城已降姑就犒賚即日文有阿魯灰平章收捕之軍得一鈞帖調來共攻望江宿松蘄黃之寇東西受敵決然可定蘄黃既定可以合兵東定廬州安豐更得一重臣監軍多與錢粮建中伯顏等許以優加名爵則無不盡力淮南有可平之望萬若或死人可委江西省完者帖木郎中亦可統率謀計如此不知尊意以爲何如此外又有私請城守之急錢粮功賞二者而已自兵起之初大郡皆破安慶以蕞尔孤城如寸草以當疾風賴國洪休上下血戰至於今日基誠不俟斯亦人

所難能也今倉廩之錢糧不充所上戰功又以朝廷隔遠不得准報今幸閣下照臨其地若麾下錢糧有餘曲為接濟城治可安所舉有功陞賞聞見者而言如蘭溪之其閒早與推除庶易以使人也蕙以菲儀就用摯清此部吏事大府之常切望不拒

再上賀丞相書

春末聞九重加惠淮土特起大臣出鎮雄藩罹民俱慶如旱得雨當遣懷寧縣達魯花赤奉微礼祇迓邇間復有台衡之命此雖一方暫失怙恃當此多艱而得元老大賢幹旋元化天下之幸其可濟乎某受知公門為日已久軍中之事不能悉陳粗言其畧以俟上執事皆知將亦易定特以委任失宜賞罰不當以致餘孽復張江表大振所謂委任失宜者夫將之用兵如近宋科目有其才譬秋之於奕非學可至惟用大臣或用謫官夫戰陳之難如赴湯蹈火市井貧賤未得富貴者心志俱衰豈能有為覆軍殺將皆由於此用人不當官者至用賊用賊之弊尤為難言一則使天下豪傑有以窺朝廷之無人二則功多賞濫者皆起作賊之志將恐一械城賊復起目前之事未見快意將來蓋臕有不可悔者矣如安慶小邑世襲官軍善戰者少酾戰之士多田野市井之子故其於此事不盡責世襲軍官而多用田野市井之子佳士得其死力克捷俱多朝廷選將不限有官無官惟擇能者用之而以廉公大臣臨之以行賞罰則將得其

人矣所謂賞罰不當者比見軍將勇怯在上有若不知而上之賞罰與外議絶不相似頗聞慶刑之典多出愛憎或左右便嬖為之營幹以近軍所賞聞見者而言如蘭溪之功卜顏帖木兒平章為家奎子海牙中丞特因之成事者耳而朝廷頒賞中丞屈上平章次之中丞部內得官者數百人而平章不過五六人此猶不過有高下之爭耳如廬州開義兵三品衙門而使者悉以富商大賈為之有一巨商五兄弟受宣者此豈嘗有寸箭之功而有功者皆不受賞職至之日得賞者皆以城降而未嘗者皆去為越用兵之道紀律為先故街亭之戰武侯不得不誅馬謖知高未破狄青不得不誅陳曙比觀諸將略無忌憚擁兵不戰誰與相督竊棄城無復問罪不惟不罰甚又賞之遷官增秩之功無異故之攻城如燎毛兵之拓地如拔山某之守此智勇俱乏特以有功必賞有罪必罰奉以至公罔敢阿比是以列郡多陷小邑獨存朝廷苟於諸部悉以廉公大臣監之信賞而必罰天下亦不難定矣夫江南不定則中原不能獨守中原不守則朝廷不能獨安朝廷不安則宰相不能獨富貴此膚淺易見之說豈足為明智而言計亦大賢之所不厭聞也夫某之不肖豈定亂之才特此邦之民天性忠義故易與為守而難與為亂然亦戰守五年大小咸鞏迨日江南郡縣皆破此邦獨完如洪爐片雪大可凜乚者也謹遣奏差丁正前詣台階白事諸所請求具如別幅伏望鈞慈曲為准報豈特門下之士賴之孤城得安江淮有可定之緒亦國家之利也謹奉狀上陳以聞伏冀照察

與中書李相公成誼叔書

別後九三奉書而使者以久留不還伏計道梗不能上達閣下位望日隆負荷日難特切爲之懸心比聞賀公復相迺大可慶慰聞尚在軍中不知置左右者何人相知魯見任否江淮賊勢本不難定特以考察不明刑賞失當諸將玩竭迷致難圖區區小邑雖曰上下一心幸尒完固大類紅爐片雪實爲可憂耳今長江萬里止存此城如大病之人命脉未絶猶有復生之理失今不救則首尾衡決江南大難定也茲遣奏差丁正等前赴左右白事諸所請求惟閣下是賴倘蒙朝廷俱賜准報不惟此邦之幸未破城邑孰不以安慶自勉國家亦有利也緩急之言具別幅上陳不善爲斷使還賜教以匡不及不勝幸荷不具

與月可察尒平章書

自旌麾致討高沐兩嘗奉狀候問起居皆以道梗不能達比聞兵威振揚賊勢消朔驛置頗通謹遣山長秦宗德千戶也先帖木尒持微礼謁棘門獻歲餞春狀惟屢茲新正即清氛浸天下蒼生均蒙福祉

與國子助教程以文書

近救良過舒始聞動履之悉所寄高誄尤慰下懷乾坤卦說問商主簿言已付貢公想惟所戚藏此真玩齋矣多事以來不特儻筆受此荼若閣館閣文臣亦有差使之勞此際當得優游芙子美近有書言鄉人多相思者欲取公還山中斯文無人得且住爲好紀千戶輩如京師軍中諸事左轄公諮次得賛助一二言畢賜惟報爲荷僕至軍時賊勢方熾然心安去歲又有讀書之樂今年賊沒平惡況百出每俗事不如意歸思浩然近又有同知之除似未即得歸奚泰何七自救閒除礼部向有一書見寄手病不能裁吞彦中惜未嘗一見款茂七並煩致意何時袂晤話此苦辛未見自愛不既

與曾舜則書

別後屢得書及紙墨之惠良切契誼江西德星所聚年穀屢登深爲可喜徐鄧之寇僕父與之比鄰無長不足畏況在己衰而逃者也下晒此間窘迫則公等皆天上人也徐朝升羅粮江右百望維持得滿載早歸爲好有便時七惠教雖相遠即同見也餘惟自望不具叔良佳否頻道致意手病不能多書

與危太朴內翰書續錄

史館兩得從游豈勝榮幸匪七南行又辱惠書及詩文蔚優游雅候動履多福良慰七七友人趙子章北上覲光謹此附謝子章有學而能詩佳士也得公諸先生處不及別伏望致下忱爲感餘惟自重不具

與劉彦昺書

閣記事奉復彦昺茂異文契足下李崇泰來辱四月中教墨且審舟揖善達無虞深慰所想兼承爲布銅香模璧謝諸貺感佩七所聞京兆公還朝勤黃官軍攄音可喜區七孤城無援粮之兵虛願望者皇天悔禍耳先大夫墓銘率爾呈醜軍務輳輻殊無清貺幸删前之昏雨軒集中

樂府擬題甚古中朝名賢多未如此用心五七言亦佳欲作數語冠於集首竢後便當寄達也景濂宋先生文集不審板在何處得一本寄惠爲幸望仝意耳附去漢板二斤大能明目開胃亦服食所宜也風塵滿眼闊河阻脩何時良晤獲文字之益祕斯文寥寥令人短氣便風幸望音問以慰懷想老懷耿耿臨書馳神秋向熱惟多愛爲吾道自重

銘

濟美堂銘

觀夫封建之命侯貴象賢考室之詩與斯朱茀蓋人以人而貴家以材而興情之所願孰大於此濟美堂者丞相賀公所居之正寢也自公之先奕世載德忠貞以茂功而基業惠隱以厚澤而亢宗名冠庶僚勳配名族故能保其富貴世守茲堂蕭何之第不爲勢家所奪晏嬰之廬當守先人之舊愔念茲多懼思貽無窮故取文子之言以爲扁表所以貽先烈示後昆庶幾持盈之戒不忘於侑坐良相之業可續於箕裘恭登公之堂知公所以命名之意謹爲銘曰皇慶有極析木之津執爲林匝作我世臣烈烈賀氏祖

孫承德肅恭崇構奠茲王國厥茲有室爰考斯堂儉不至陋華靡攸尚國箕乃逾童前檐翠觀後麓玄武榮並梗鳶制惟旋馬跡承恒嶺隅鏡瑤泉漪文井繞庳庭惟公先王克濟昵美其美維何黃中通理忠貞庶法相我世皇啓茲陪輔爲時廟京惠愍肯構樹立有茂惠農商工澤深仁厚兩公之懿後先相望故屋不斥疏爵弥光礼賢於館廩族於室廟窣皂貞庭具鍾食出有旌榮入有圖書龍光載錫戚里通車德及累世至於今公奮庸於位開誠布公登選俊良挈彼宇棠隆於平康天子是君民命是賴敦功盤石奎裔河帶小心寅畏念茲厥初欲其曾玄眹此渠渠百尺之木其本必倍浥源泉其流無既惟忠惟孝爲本爲

青陽縣尹袁君功銘并序

紅軍起潁六縱掠江淮之南、方之地椎都鉅鎮諸侯王之所封藩臣臬司之所治高城深隍長戟強弩之所守環轍馳十餘日荊棘沒人漫不見行跡青陽小邑也非有山溪之險兵甲之利罷羸熊虎之衆以爲之固也昔者行戍過之其邑屋無所燬敗其民安生樂事無搖鼓之驚其館人具酒肉芻粟迎勞使者無衰亂窮苦之態如治平時問其所以全則皆其尹袁君之功也君初遊太學舉茂才五轉而尹茲邑爲人端敏精強重知人情里俗與其所疾苦而其心一以愛人爲主本民有閒訟徒容召逮不數言折之庭中未嘗有留獄也邑有積惡吏之所不爲理者悉薄懲治一切與之道利之冗吏悍卒不敢入縣門以干其公大家武人不敢肆雹其鄉與其過人其治既已張矣乃以其暇日作伏羲神農黃帝祠祀之俾民知所本始吉月望日衣深衣角巾拜謁孔子廟退坐講席橫經析義進民觀聽其左以習知立身行已之大端於是上下相率惟君言之爲聽張弛禁止無抑其教者其治如此故民德之而無畔心及嗇番君即委家野處令民爲保伍自守其地而身往來督赴之相民之良者收其豪以爲己用其無良而起應者誅磔無遺有盜率民逆戰如武夫健將然其勇如此故民恃之而有競心卒能外捍馮陵內固根本至於今日休也余出入亂中以觀南方之民或盜而叛或未至而迎降撞搪譎惟有如鬼蜮豈獨異性人哉由吏政不足以浮民心勇不足以振民氣民興而善者亦莫之能守也使天下之吏皆得如君者用之則亦易治不至若是極也今亂而定也湖湘之間千里爲虛驛馳十餘日荊棘沒人漫不見行跡青陽之民於是益以君爲有德於我也平屋梠謂皆曰我君而不忍名字君邑之故老與其學士頼銘貞石舊君功德聖於我也於志義無所讓乃爲之生程孔昭請辭於余、故史氏也

銘曰

銘君名俊字孟敏富州人也鼓元受天命弁臣萬邦如山如澤或生蛇龍馮淮逾江殘吳嗇楚信讎厚兇邑無完者祖茲青陽番人所畦君治有政民亂無階亂民來既俾民爲伍君先以勇衆鑷厥武民以爲城治以爲兵大邦攸畏小邦攸憘相彼亂邦哀骨如麻尒父尒子耕稼歌亂之所定棘生有尒室尒家寇爲安宅君功在時民亂弗知既克底靖功爲君歸載其肥矜及其旨酒祝君無歸亦飛難老念之詶之易由畀之至於孫子懷允無止南山之華其澤如英媲於君功民說無疆

勉學齋銘爲汪民作

飛黃之疾一日千里駑馬弗輟十駕可至聖源於學不以其才或利而勉殊塗同歸人十已千人一已百孰云余憙而聖可作行百里者其半九十里弗勉不入於室尒祖好脩厥有令名勉茲學者聿觀其成

錮府君墓銘

元至元戊寅八月十六日鄱錮君殁既葬而天下兵亂不克立竭墓左今海宇晏夷家子曷始刻銘以胎厥志君諱斗鳳字友梧毋李妻鳳翥北斗間而生故名君疎駑儒度

墓表

葛徵君墓表

君諱閏孫字景先姓葛氏累世皆隱合肥巢湖之上有以
部使者主公都中賢之復交薦授集慶句容校官既而慨
然曰大丈夫坐廟堂佐
天子出殪命以保文庶民不然從節出萬里外紓憤夷狄
耳奈何棲棲服章逢卿井耶遂絕江渡淮遡河濟過齊魯
之邦遨遊燕趙問遡秦漢故都南還吳楚登高酌酒弔
古豪傑遺跡發為詞詩背磊落壯奇當時虞文靖公集揭
文安公奚斯札部郎中吳公師道皆咸交君愛其材雄贍
爭言於中書擢應奉翰林文字未上而卒年三十二以辛
之年十月十五日葬鄔義城東潘超之原遺詩文若干卷
燬於兵父諱琛岫字傑夫兩淅鹽運提舉大父安朝宋國
子生君家世簪纓光奕史牒宋贈檢校太尉中書令左僕

射封潁川王浩八世祖也君克繼詩書有志弗獲顯庸惜
哉配朱生曷燮三男子曷燮亦夙復業儒文聲動縉
紳間銘曰猗鳳鳥昧靈飛奇曷火氣則浩跖而老顏而夭
匪天道乎

文行可用擢翰林國史院編脩官復辭不赴召而教授於
其家諸生不遠齊楚之路皆來從之余嘗謁君湖上弁堂
拜東夫人君侍側須髮皓然進凡捧觴進退旋辟惟謹爲
好言溫籍之毋夫人年八十餘耳目聰明世、然樂也食
下始出坐館中爲諸生談先生之道諸生環列脩整咨若
有得焉者間以親故入城中城中人無少長爭候迎謁以
不至其家爲恥君與人言無貴賤不肖率依於忠孝其語切
直初若不可親及徐就之乃甚有味久而不厭也里中有
閒訟官府所不能折者君以一言決之其見重於鄉如此
以故鄉大夫有大政與大獄多以詢君、亦通練諏慤悃悃
無不言諸大夫陰用之鄉人多蒙其利此余之所知而鄉
人未盡知也至正五年毋夫人以壽終於家子性昂之君

衰經癃然衆以爲若者不勝喪如此是年冬余還京師而
君逝以死矣嗚呼聖人之道猶天然而一本托理近精粗
本末無二致也而世或務於高虛若德合一官行庇一鄉
若往之薄之以爲不足爲君平生不事大言高論而先生
行事皆聖賢之實用其用以教人亦必以此雖不肯出仕
以盡其所學而其學之可用蓋不待出而後見也其文章
平實稱其爲人有文集若干卷藏於家配倪氏子男一人
楨黃岡縣學教諭女六人皆適士族君之殁以至正五年
九月癸巳其壙在十二月癸酉年六十一明年其友余闕
表其墓曰昔予登第還里中里中長老言朝廷召君將合
肥之學甘露降於松明年又降於栢占者曰國家養老之
瑞光顯聞享有祿養凡七年以壽終於家自君之沒允之
治民日有政譽轉尹當塗公廉勤毅以治行稱徵爲翰林
國史院編脩官君子曰天與善人者孝者善之紀也故孝者
積誠而不已其能然乎抑一鄉人之士過君墓者式之

澧之茲利有隱者曰張君積學廉操居州之雍沙鄉雍沙
之人稱之以爲能孝君父時年始十四即養母而能敬
生事大小旬盡身力一不以屬母而務有以樂其心母素
多病君自侍側具湯液飲食坐卧起必自扶掖之而未
嘗去左右如此者十年間適市心動亟歸脈母火發
惟家人無在者母病卧且驚不能起君冒烟煽襆幅撲滅
之徵君母幾不能免母病甚嘗割股肉以療之夜即焚香
籲天願以己年益母壽母殁哀戚甚躬負土爲墓不以委
僮奴人是以謂之孝也良重信之有爭訟者不詣公府而
詣君取直其里之麋廉泉者鄉人素賴以溉田迮祐而展

夏大旱泉竭衆相與祠其上喪豚敗鼓卒不能出泉乃水
以走君曰泉閟禾且槁民不知死所矣泉其或者聽孝子
乎君爲沐浴而遂再拜爲民請泉出如綫衆譁曰泉至矣
君乃又再拜泉沛然如初所溉方數十里之地是年獨得
歲人益齒然謂君誠孝子也君性介直不阿鄉里敬之有
枉曲爲期者見君面輒發赤其事寡婦有恩義經紀其家
事如其家九細行類此多可書者不書大其孝也君通尚
書以授其子允文亦博學有文章元統元年貢于礼部中
高等授同知泰陵州事君以子貴封承事郎英德州同知
榮光顯聞享有祿養凡七年以壽終於家自君之沒允之
治民日有政譽轉尹當塗公廉勤毅以治行稱徵爲翰林
國史院編脩官君子曰天與善人者孝者善之紀也故孝者
必有子今於君徵之尤信君諱杏孫字子春以至元己即
十一月二十一日卒年五十有四以其年某月葬州之懷
德鄉永樂村青山谷張氏世爲蜀之安岳人曾祖文震宋
吳潛榜進士官至知江安縣相圓避亂始遷澧自圖而下
皆世治儒術然無顯者顯乃自君始是可表也

雜著

題宋願主簿論朋黨書後

先生之時上與下同患故國家之政夫人而得言之君廉公所謂士獻詩史獻典瞽獻書百工諫庶人傳語近臣盡規親戚補察故凡事之得失政之利害國之治亂上無不有以全知而慎脩之而至於無敗蓋天下之勢如操舟舵師失利豈特棹夫之患哉而九同舟之人患也故有憂天下之心者無不有以盡其言不盡其言者是不憂天下也有憂天下之心者由有以知其得失利害治亂之故不憂天下者是不知所以得失利害治亂之故者也夫天下之大患在於人之不得言而得言者不以言與雖言之而不用其甚者至以爲俗雖有憂天下之心之人而知天下得失利害治亂之故者亦不敢言而國遂以亂亡如秦李世蓋可監見而世主終不以爲戒何哉三代而不若宋之一代人心世道猶有近古內而宰執侍從臺諫有奏疏御監以下不得日奉朝請則有論對朝臣上殿則有奏劄密與天子酬酢於殿陛之間如家人父子之相與外而監司郡守凡所職事皆得以疏開天子親御筆劄以報之目有書至萬言者若事大体重言者不以言則大學京學諸生與凡常布之士皆得詣闕上書言之至其晚年權臣執命士益採羣鐫冒刀鋸而論事不可壅遏其下與上同患如此故能外捍強國內脩民事傳緒三百餘年而後亡雖先王之世人心之微亦何以過此也予昔與圭齋諸先輩脩

斯禹

題孟天瞻擬古文後

秦燔燒詩書百家之言漢興稍摭拾之諸子後出然頗襍以依倣之說如國策諸篇多剽敝之流所撰甚至竊取他書以足之如見秦者豈盡短長之舊哉孟君天瞻善模倣先秦文章多能似之其讀國策當能辨之知予言爲不妄也

跋楊侍講遺墨後

像重揭先生好稱獎後學人有片善即誇道之不去口況於通家之好故人之子有可誇道者耶故世称先生爲忠厚魏楊公亦克樹立世其文行此忠孚之報書曰人之有善若已有之以能保我子孫黎民信哉彼竭疾者聞先生

之風亦可妮矣

題徐顒詩集後

余君叔良来京師與余同寢處凡兩載羹藜飯糗之餘相與論古今人詩皆有造詣尤長於五言其精厲有謝宣城步驟平淡閒適不減孟浩然叔良年甚少將来何可量耶余嘗論學詩如鍊丹砂非有仙風道骨者不能有所成也叔良殆有仙風道骨者耶旦晚余將有越中之行與叔良同處不知又在何日臨別殊難爲情謹此尤不欵含吾叔良也此亦足以名世豈特區區外物哉

御書賚

今上皇帝潛邸廣西時書方谷字賜臣毛遇順謹拜皇

德湖靚泊如大虛海上洛日惟書爲娛穆々玄雲垂若脂素神馬登河驚鳥翔霧臣順密賜含孟造玄雲漢在上湖可寶焉

藩岳禱雨文

具官余闕謹告於南岳藩山之神曰凡列於天地之間者吏食君祿以治其爭訟神享君祀以禦其灾患無非事者也自盜之興同安之民農失其耕工失其業商失其資吾吏日夜救々以圖利之安集之以思報君食然自去歲以來田苗屢旱雨澤不時百姓饑死此則非吏之所能爲而神之責也夫所謂神者以其聰明正直而能福善禍淫者也昔者凶盜播尒宮廟既尒褻盛而吾民紓忠迪義以殄滅之而神乃禍民而崇弗福盜所謂福善禍淫者安在吏或不職以干天和神乃降灾於民而弗正直者安在夫群神雖舉各有攸職能興雲致雨者惟山川之神耳尒神受命作岳司命之寄不於他而於茲又吾同安封內之神也水旱之責不於尒而誰將近雖雨無及茲與神期三日大雨田禾熟成將率吾民脩尒宮廟奉尒祭祀不然將與民圖厥置汝其無悔

勉勵葉縣尹手批名伯顏

西海祝文

告青田縣尹葉承事聖天子憂懷黎元而承宣者不能道揚德意反以厲民君莅邑之初即有政平訟理之譽若漢黃霸循吏恭皆可師法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君尚冥盜脩美政以追配於前人固不俟欵公堂酒二樽專人奉勞

西海祝文

維尒爲濟瀆位宅西翰輸陰景湯泊金天我有駿命釐域茲筵祀事惟常於皇無替

后土祝文

媼靈旁魄合德於天食於汾睢爲古方澤有嚴毋事褻瀆齋明斷我亟生永沐光化

西岳祝文

節彼靈岳荒於華陽二儀鍾秀三條分方興而祈々嘉祉取々以報以靈神休惟永

河瀆祝文

永伯之德稱自前古肆予寧神罔有弗至粹庙伊嘉況載薦閎茲廉人以翕慕橫

江瀆祝文

水德之靈神宴位長鴻紀六州澤施三壤秩祭允宜飛潛
資養我報以祀神我昭事

中鎮祝文

岩々大岳爲望於冀宣德禀神作鎮中土惟中最建四方
之極神祐我民列岳所瞻

西鎮祝文

天作高山典司雲雨作福於下秩配君公有嚴榮鎮奠我
岐下惠於西土民人所賡

湖廣省正旦賀表

二儀啓曆申逢首祚之期四海登圖詭際朝元之會普天
均慶庶物皆春中賀遥撫休嘉功深對育與民同始須鮮
細之寬條屬吏在迩布晝衣之新憑光揮縛與益固皇基

臣等猥以凡庸叨陪亮采身江湖而心魏闕遥陳晉錫之
詞内君子而外小人顧介泰来之祉

正旦賀箋

伏以青陽煥景丕陳元會之儀彤史表年申告履端之慶
和薰率土喜治岩宸合德無疆徵音有馥六宫進御人涵
穆木之恩九廟烝嘗時謐采蘩之事茂臨簪律益介鴻禧臣
等遠任旬宣阻趨朝覲拜盤獻頌仰瞻玄武之光桂殿迎
春早應高標之瑞

聖節賀表

伏以華渚效祥光臨者夏大廷行慶忻對上儀凡四表之
尊親同一心而舞蹈 功超報古仁治含生竭智附賢特
重合衡之選輕徭薄賦屢頒綸綍之恩德與氣游壽宜川
至臣等旬宣江漢企望蓬萊永露絲裘遥獻無疆之頌齊
天寶命顧符有道之長

書合會易之作頤川老翁誦後續集

至正四年河南北大饑明年又疫民之死者半朝廷嘗議
蠲賑以賕之江淮富民應令者甚衆凡得鈔十餘萬錠粟
稱是會百多小稔踰喜逾已然民懼此大困田業盡荒高廩
沒人孤兒之跡滿道時予爲御史行河南北請以富民所
入錢粟貸民具牛種以耕豐年則收其本不報覽易之七
詩追憶往事爲之惻然

濟川字說

濟川者應寧張子端之號也子端世以活人爲功聞於時
其艱於衛生若川險者咸以舟楫濟之乙未春避地来歸
神卷求予字并說予方欲濟時艱得其人亦可尚已而言
曰濟川者司命之謂忠惟舟弗懼於險弗懼於疾畀終其
天者爲正嬰於疾懼於險迺戕其生爲夭之也者靡有司
之者也嗚呼惟天生民有欲汲汲於利蛟龍蟄
墨之淵風濤險巇之所阻車馬限於往来罔知福厚者唯病
夫涉情痛於中氣戾於外寄育盥寮之府疲癃殘疾之基
賊理伐壽齡罔攝養者唯病夫身此醫藥之利於人
猶舟楫之利於天下二者固相若已雖然巨君正國樊倫
陽以利天下其道其術亦不外於是說舟曰若濟巨川用
汝作舟楫此子端之志也此其所以爲號也此濟川字之
說也

贊曰

詩

楊平韋崇德樓

重城控秋塞丹樓耀芳甸靖霞上氛氳蒼林下愁倩長河
城邊急積岨窓中見遠鷹臧屋延行雲歸鄂著大賢謝鄉
相乘帰化卿縣春亟觸寶題餘花飄玉研方從董園樂陋
彼誦梁轉伊予去山澤寒齋秋草徧載覽登樓篇益重臨
淵羨

八月十五日慶州分司對月

玄武夕始正華月生秋是金波何穆々緑桂滿中輪徙倚
出西陸照耀此臨閾光派河宿隱氣隨商律振餘輝動軒
房紫蘭含微津皇天降嘉歲五政亦已陳樂哉一巵酒允
矣同庶人

有所思

春風起寒色春衣方重熏新裝拂羅幕清唱入行雲記色
若流月芳澤謝蘭芬嬋娟信無度我思何在君

長安陌

浩々長安陌瑣樓夾廣廛鸞驂御溝上芳樂吹樓前駿馬
追韓媽金尊約鄭慶功名有時有且得樂當年

伯九德興學詩

上德撫玄運顧俊尹神京三雍叅髦士五學訓齊氓登歌
陳羽縣竊刀奉飛牲優游樂清化大道嘉方行

送孫教授

皇情重聲教首裝尔載馳遵城南餞外礼殿左江隰揮讓

陳椰品弦歌蔭蘚帷全勝宜春郭花落閑門時

賦得君子泉送起公權為黃州教

君子泥已久遺井郡齋中本寓思人意燕全澤物功銀林駭故舞玉鶯落寒桐幾日趍官舍橫經誦養蒙

賦得春雁送司執中江西憲幙

春風起蘋末旅鴈尚回翔乳鴨嬌同逴新漏短可感應悵洞庭水非避寒垣霜客路煩懷奮題書寄帝鄉

賦得蛾眉亭送王德常御史赴南臺

江亭望華岭望々似備眉掃黛偏能巧含顰知為誰嫵々微雨裏脉々夕陽時千里乘驄去因之傷別離

南歸偶書二首

帝城南下望江城此去卿閑半月程同向春風折楊柳

別樊時中應使

光祿橋西惜解携春星欲傍露盤低自來宮柳多離思更着城烏在上啼

龍丘萇吟贈程子正 重出

戰龍起新室群鳥亦翻々天際鴻俯喬席上絃清吟發踈越逸響遶澗泉悠々風翔漢婉々兒娟川清風自千古何用能草玄

策 續輯

元統癸酉廷對策 第一甲第二名

臣聞之周武王曰惟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之靈重聰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此言君天下者凡以仁而已臣嘗思之天地生物而厚於人矣而於生人之中尤厚於聖人其所以厚於聖人者豈其推生物之心以加諸民是仁人君臨下之大本也臣謹稽天地之驗之往古則仁之為道莫以之為周祖宗以之而創業後聖以之而守成其理可謂至要而亦可謂至難矣恭惟○陛下有聰明睿知之姿有寬裕温柔之德愛民而好士神武而不殺爰自初潛仁孝之聲固已播聞於中外今茲誕膺付託龍飛當天輕徭後薄賦歛罷土木之役恤鰥寡之民而仁厚之澤果有以大被於天下當天命眷祐之初人心歸向之日又能不自滿假拳々以守成之大

計下詢承學之臣碩臣庸愚無所通曉然臣觀陛下策臣之言反復乎三代及漢守成之艱難而深訾乎今日當行之切務自非聖心獨諗深有以考之於古質之於今灼知上天作君之心與夫祖宗創業艱難之計若不啻為是言也臣伏讀聖策曰古人有言得天下若為難臣以為人之於仁憂患而思勉若易安樂而勿失者難夫造草昧之際英雄角逐之會而世主之心所以不敢暇逸者鮮不如敵國之在旁嚴父之在上其思所以康濟小民惠鮮天下若蓋續屢報而寢屢興此其勢之易然者也天下既定方內無事兵革不動四荒向風天下之臣又日奏祥瑞豐年頌聖德若聲相聞於朝歌太平若是相踵於道雖以創業之君尚不免於不終之漸況其後世乎蓋治

平則志易肆崇高則氣易驕志肆則敗慶之心滋氣驕則
愛民之意熄如是則豈復念夫先世艱難勤苦為何如哉
甚者至以其祖宗為昔之人無聞知見其先世勤儉之迹
則田舍翁得此亦足矣此亦勢之有必然者也陛下以
天下為難此臣所以躍躍忻忻而不自知陛下此言可以
承宗廟可以奉六親可以有群生可以彰洪業臣拜手稽
首而為天下賀頊陛下永々无忘此言也臣又讀聖稟曰
自古持盈守成之君莫盛於三代夏稱啓能敬承繼禹之
道殷稱賢聖之君六七作周稱成康能致形措夫以禹之
功而惟啓以文武之德而惟成康賢聖之君臣莫若殷
亦不過六七而已其後惟漢之文景而言文景之治猶不
得此之三代善繼承者何若斯之難也臣以為惟思祖宗

得天下之難者則於保天下也斯無難啓太丁太甲太戊
祖一盤庚成康文景之君則思祖宗創業之難而保之者
也築紂幽厲桓靈則反是故伊尹之於太甲則明言烈祖
之成德周公名公之於輔相成王也亦謂於文王之典
武王之大烈蓋知其祖宗得天下之難則必能求其所以
得之道矣夫祖宗得天下之道即其子孫保天下之道也孟子
曰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此仁者祖宗得天下之道也易
曰何以守位曰仁此仁者子孫保天下之道也夫仁之難
成亦已久矣持盈守成之君若曼之難得者宜我臣又讀
聖策曰我祖宗積德累世至於太祖○始一天下以致至元之治厥惟

艱哉頊予冲人賴天地祖宗之靈紹膺嫡統繼承之重實
在朕躬夙夜兢々未獲其道臣以為陛下此言可謂深知
祖宗創業之艱難者也當其巡天西下又詔定西夏懷高
昌北取遼金南取趙宋其經營開創之事有不待賤臣之
言而後知若夫祖宗所以得天下與三代同自太祖○
也臣嘗妄論之我國家之得天下之本則陛下之所當知
而其仁義之師自足以服暴亂不用智力而其寬大之德
自足以結人心至於渡江臨鄂興建元之詔觀之則我國
家得天下之本一仁而已矣故以曹彬之事命帥臣而華
夏之日市肆有不閉以火易之元建國號而中統之紹天
下所歸心大祖既以七十餘年而平一之世祖○又以

四十餘載而生聚之德在民心功在史策以聖繼聖傳至
陛下吾祖宗所以得天下之道是即陛下保天下之道也
然曰未云獲者是即文王望道未見之心也臣何以多言
為臣又讀聖策曰子大夫通今學古其求啓之所以敬承
六七君之所以不及三代其故何歟及今日之所以持盈守成
孰先孰後孰本孰末何以致刑措稱賢聖繼祖宗之盛悉
心以對毋有所隱臣以為三代及漢之君其見稱於當世
者雖有不同然不過守其凡世之仁而已矣而昧陛下之
所以持盈守城之道又何以他求也哉洪水滔天下民昏
墊而成允成功者禹之仁放勳者湯之仁太甲以之處仁遷義太戊以之治民梲

懼武丁以之嘉靖嶽邦祖甲以之保惠庶民盤庚以之鞠人謀人之保屈此所以紹聖賢也以言文王之仁則無凍綏之老以言武王之仁則無榮煢孤獨滔其養而無有一物安阜而人莫能保矣異時陛下五刑不試如周成康聖野之作如商諸王夫然後可以答上天玉成陛下之心生物奉恤厥君而已耳其所以教化行刑罰措仁之決於民故也漢家制度視三代雖有愧然高帝之寬仁愛人實臧秦誅項之本原文帝之務在養民景帝之專用成業實卓然為漢賢君其不及於三代者無太甲仁義之功無成王緝熙之學故耳以今日之道而言臣則以為守成之本仁也所當先務者仁也至曰功曰利曰甲兵錢穀曰簿書期會曰禁令條教皆末而當後者也然就仁之中而其本末先後亦不容以無序也有先王之仁心有先王之仁政孔子之告顏子曰克己復禮為仁此以心言也孟子告齊梁之君所謂五畝之宅百畝之田與夫學校庠序之類此以政言也有是心無是政則其心終不能有治於天下有是政無是心則其政亦不能以自行必有內外本末交相通貫是即堯舜之近也陛下有頗濡明睿之姿可以致脩身之功有堯舜君師之位可以推愛民之澤不宜佃於迂切安於卑下而不以聖賢自期也臣頃陛下萬機之暇取孔孟之言而深究之体之於身接之於事求其何者為欲何者為理知其為欲而必克之知其為理而必復之明以察其幾勇以致其決日々而克之事事而復之則自心正身脩而仁不可勝用矣或於聽朝之時或於進講之際數召大臣延問故老深知咨訪其事為今日之弊端而未盡革其先王之仁政而未盡行其事為今日之弊端而未盡革其

未明壽禪師平生著述甚多唯心訣者其猶般若之心經也孫城祐上人頃作觀心堂於廣福寺及見西菴遂公明教塔銘是編即以永資刻之甫畢工屬余歸自范陽請題其後心若萬化之原也述則愚悟則聖存則治亡則亂易所謂差之毫釐繆以千里者正指是言也是編於心之細無不燭體用無不該三藏十二部精要之言無不在是先民言聖賢千言萬語只是欲人將己放之心約之使反復於事求其何者為欲何者為理知其為欲而必克之知其入身來自能尋向上去此又永明著書立言之心也元統甲戌五月謹題

憲使董公均役之記　浙江東海右道廉訪使

古者井天下之田以授民民百畝易者倍之再易者再倍之其養均也則九壤程九貢厘三十而一近郊十一遠

郊二十而三甸稍縣都皆十二其取之又均也小任以力
則上地家三人中地二家五人下地家二人大任以兵則
比為伍閭為兩族為卒鄙為旅州為師鄉為軍其役之又
均也之一者正政之大端也大端具而又為之刑政以防
民情為之學校以道民性為之公鄉大夫士以登民材其
制詳故不亂其本深故不拔是以商周之世皆七八百年
而後衰也自經界疫於是田不在公而養不均矣養不均
則士會民數皆不可知而賦與役不均矣養與賦與役之
不均雖周公為政不可以言治也淅東古千越之地也其
地之微無甚貧甚富之家山谷之間有一畝居十畝之田
者祖孫相保至累世不失又其士專故其小人動身而飭
力其君子尚撲儉而敦詩書非若吳人之蕪舛武斷大家
收穀歲至數百萬斛而小民皆無益裁此固易治之地有
賢師帥為之制而道利之其亦可以庶幾矣乎然余嘗行
郡以觀民風其疾人之役於官者往々閭左之民也而富
人則有田疇役甚者或不以徂歲終保正弥貧而輸之至
破產者無算此其田雖近於均而役則不均也至正十年
秋冀城董公來長越憲省民所疾吾乃細田者吾雖不得
而行而役不可不均於是擇其部吏之清強者委之以事
以衢州路經歷王仲謙西安縣主簿張輝住治金華者
田縣尹葉伯顏治武義求嘉縣丞林彬祖治永康而蘭溪
州達魯花赤怯烈義烏縣達魯花赤亦憐真浦江縣達
魯花赤薛阿拳八哈東陽縣丞蔣庭益自治其邑義烏縣
則復以衢州路錄事范公秀為之輔而捴管陳伯顏不華
拾領之先期一月令民及浮圖道士各以田自占其或竄
匿及占不以實者沒其田令既決乃保以一正屬民復訟
而書之具其田形疆畝主名甲乙比次以上官之按故牘
而加詳焉之曰魚鱗用以會田別為右契予民使藏之曰
兵為至勞坊里正主首次之館天步又次之凡民田多
者役其勞少者役其逸又其少而不足役者則出錢以助
奇田不助者則以待夫不虞之役其一人而有數保之田
者各役之即貴其田則買者丞其役凡一州六縣之田二
万六千四百二十四頃四十九畝役者一万二千六百六
十八名故役而今復者四千三百名所未役而今役者三
千四百六十名役而不復者休而始役之冊成一留縣一
歲所一上憲司於是野無伴民公無逸征強弱有倫賦役
有經上下和洽歲以有年蓋公之遇人有礼故吏盡其力
其使民有義故貧者戴其德而樂其複富者服其公而忘
其勞以故為是大制政不肅而成民不擾而治也傳曰天
地養万物聖人養賢以及万民公之是舉無礼与義則誠
貴者矣維今之人毋替公政或推其所未及則越之民樂
樂利今其福豈可既哉故於終事也其下咸頌刻石以示
不朽以閟嘗陪其末議而知其梗槩遂束焉筆事至丞辛
卯十二月記

梁習寓語為蘇友作

人若近賢良喻如紙一張以紙包蘭麝則蘭麝香而得香人若
近邪友猶如一枝柳以柳穿魚鼈魚因臭而得臭

君子相親姑簡將春無夭色之娟目有清香之談人小人相親如桃將春有夭色之娟目無幽香之談人

附送余廷心赴大學　維揚程廷珪前壬申年作

蘆葉蒲々江上秋吳船三日住揚州殽花深染青綾被雲葉新裁紫綺裘官驛馬嘶風滿樹別邊人散月當樓明年征鴈將書去人在蓬瀛第幾洲

兩伍張氏阡表

張氏本卿陽人其先世有諱堂者徙家淮南之兩伍卿子孫繁富皆有美田在湖上無貧者君之祖子可始為儒教于君父諒商日誦書不問其家生業見異書無錢質衣買之故君家在諸張中徧貧而教子益不怠君諱共辰字景

星少以儒為與化縣教論榮明州學錄泰州學正雲南行省相與府建康路兩舉教授改將仕郎主安豐霍丘縣簿而卒弟妹字景山亦由天長泰興教論揚州學正真州教授以將仕郎滁州判官致仕初張氏雖盛然皆農家無聞人自君父以耆學著稱鄉校建君兄弟登仕版有聞舉故兩伍張氏遂稱江淮間君為人寬厚不嗜利屢貧晏如不以動心拯性剛介好賢而疾惡此乃夫與之交者一愛敬之君兄弟仕時其父已死矣君每與人言其先世必為困流　曰吾先人以儒者望吾兄弟吾兄弟今皆讀書為儒官雖貧亦何憾哉余往吏淮南聞君伯仲之名甚習　君之孫天永遂得其先世之緊如此重為慨息蓋維俗之敝　矣來之季時其地專用武故民

即楊州教授滁男三人長天永次天奇天享至正六年二月述

多尚勇力而事格鬪有號為進士登科第者往往甘武學也混一以來其俗益降民之賢者始安於農畝其下則紛趨於末以爭夫魚鹽之利其積而至大富者輿馬之華宮廬之侈封君莫之過也故其俗益薄儒以為不足以利已朝廷設科以詔之今三十年民亦少出應詔君父子自拔於衆人之中傾家以為學可不謂之豪傑之士哉天永自樹立甚弱冠屬文敦義異時非能振其宗孚詩書之教能淑人心學之至可以為聖賢其次不失為善人其緒餘亦可以得祿以振耀其宗族夫孰知不足以利已者為其家之大利與君之於鄉可表以厲俗矣君兄弟殁兩伍之墓隧不能整乃改卜倪邨葬焉君配陳氏子二人禎桃源縣教諭男三人天序天庸天祐娶李氏子一人癸將仕佐

題黃氏貞節集

皇元至正十二年余關奉旨出守安慶時遭擊事嚴日尋干戈憫亡無須臾得遑懷思越六年丁酉撫金谿吳級以書抵棘門請題其母黃氏貞節集併錄其所撰祭夫文及訓子詩三十韻讀之辭義嚴正風節凜凜令人增氣槩所恨行伍中筆硯廢置久安得從容諸先輩墨之後思發其幽潛孚然關也方以忠君為務而級也拳拳以孝母為念聲相應而氣相求是可無一言以慰人子顯親之心耶及觀黃氏年十九嬪於吳曾未幾而夫死涕泣誓不更嫁破衣弊履身操井臼賣舂瑣以奉姑之喪日訓二子以

學夜分乃蘇男長以家閨門肅雍動止無纖
愧悚叔德著於鄉閭令名達於朝省足以表儀於當世矣
若古之衛共姜曹大家班
吳公奎章虞公皆有叙述同里危素叙其詩曰世之人不
能以天而有愧於黃氏者多矣嗚呼我國家以仁義肇
基朔土乾端坤倪靡不臣服列聖相承風教宏遠宜可以
登三邁五超越乎漢唐矣胡何自兵興以來州縣被蹂能卓
然以正道自立者僅不一二見其餘責降恐後不啻大泉昂
昂丈夫真無女婦之識良不悲哉且天下有可爲之機而無
敢爲之士民情有向善之意而無漸善之才遂使淳良化爲
梟惡骨肉轉爲仇讎叛渙奔離益相戕賊聞黃氏操行如
此彼獨何心朝廷百年休養之恩寧不辜矣此予讀黃氏
詩文益有感焉宜夫德人鉅卿咏贊不已盛朝所以旌其
門復其家胎名於史冊者豈偶然哉予又聞黃氏之子級
以一介貧賤奮不顧身集鄉丁擊強暴里閈得全非其母
訓之素能若是耶是皆可書淮南行省參政西夏余闕識

題段吉甫勸教別野圖

玉署掛新圖如君隱君峰高乃段上業更是秋初游客
看常在溪声聽却無只此同登望豈必命柴車

青陽先生文集卷之九終

余忠宣公死無後君子悲之遺文固所
欲見然不可多得郡官能輯刻傳布可
謂有功於名教矣況其詞氣卓然繫群賢諸作殆敵
其半似於公無所增損況方來爲公作
者無窮列自爲集可也嗚呼安得世之
任方隅者皆斯人乎莆田彭韶謹識

周翰林近光集三卷扈從詩一卷

（元）周伯琦撰

清初鈔本

近光集三卷、扈從詩一卷、江蘇巡撫採進本

元周伯琦撰。伯琦有六書正譌、已著錄。當順帝時、伯琦以文章知遇、出入禁廷、因別裒錄所作、爲此二集。近光集乃後至元八年庚辰由國史院編修擢翰林修撰同知制誥。至正元年辛巳、爲授經郎經筵譯文官。二年壬午、爲簾內官。四年甲申、陞監書博士。五年乙酉、改崇文監丞、迄於出爲海北廣東道肅政廉訪使。凡五年之詩、扈從詩則至正十二年壬辰、由翰林直學士兵部侍郎拜監察御史、扈從上京之作也。近光集中述朝廷典制爲多、可以備掌故。扈從詩中記邊塞聞見爲詳、可以考風土。而伯琦文章淹雅、亦足以摹寫而敘述之。溯元季之遺閒者、此二集與楊允孚灤京百詠亦略具其梗概矣。

今天子在位之八年當至元庚辰之歲進群才一新治化時伯琦繇國史院選擢翰林修撰同知制誥屢從大駕上京兩視草大述遹以稱旨才爾知主上晚而詔奉香酒以仲秋上丁代祀曲阜宣聖廟遣上今冢宰臣大為上言明宗皇帝尊號玉寶書視版璽礼太室王賜衣幣是年十有一月三日建宣文閣設弟子員稱選擢翰林修撰同知制誥屢從上京兩視草大述遹以稱旨才爾知主上晚而詔奉香酒以仲秋上丁代祀曲阜宣聖廟遣上今冢宰臣大為上言明宗皇帝尊號玉寶書視版璽礼

閣天日詔冢臣略勝文閣實明年改元孟冬月也特命為授經郎復置經筵又命冢臣經筵事經筵既學舍在宮門外隘陋弗稱文官先是授經郎學舍在宮門外隘陋弗稱於是有旨以玉德宮之西殿為學上親選宿衛官及勳戚子弟年二十以下者三十人為弟子員受業閣下太官具膳留守供帳上命是年復科舉取士斜中書撤奏請上都運

悵留出

進講暢金織對衣及書詔褒文明年建試選舉內宮上御宣文閣設弟子員稱千萬弟子員各編次材給俸又二年陞監書博士仍兼一襲入則通籍出則翌書以示其異尋又命攝授經郎以教宣上御慈仁殿特命設榻賜坐進講畢退賜金織對衣及書詔褒文明年建試選舉內宮

九月癸巳建孔子廟於興聖

上御慈仁殿特命設榻賜坐進講畢退賜金織對衣及書詔褒文明年建試選舉內宮

學是後日侍講讀歲兩有衣幣之賜冬十月大監兀魯檢校書籍

上嘗曰卿等日侍朕側朕有過失卿等宜直言無隱庶幾輔導之益也

一日又命集經筵官及翰林國史院諸儒議取士科中書撤奏請上都國子監及諸路學校貢舉如舊制外增設蒙古色目科鄉試會試皆分兩場蒙古色目人第一場試經問明經義次試古賦詩詔誥表內第二場試漢人南人第一場試經問明經義次試古賦詩詔誥表內第三場試時務策第二場試漢人南人第三場試時務策

泰定庚申廣東憲台陞解之日上猶眷眷以便養為言乃允官給上驛加賢書如舊制外增設蒙古色目科鄉試會試皆分兩場蒙古色目人第一場試經問明經義次試古賦詩詔誥表內第二場試漢人南人第三場試時務策泰定庚申廣東憲台陞解之日上猶眷眷以便養為言乃允官給上驛

而南中塗少暇遂風木之思不能自已乃上疏乞歸養其略曰臣聞人子事親有隆而無殺有始而無終有始而無終者百行而南中塗少暇遂風木之思不能自已乃上疏乞歸養其略曰臣聞人子事親有隆而無殺有始而無終有始而無終者百行

仁英兩朝說書歷官清華著有撰述後二十年文墨寫念先世嘗為今上世守其職蓋四祿于朝者一紀而在館

而伯琦文章際

今上世守其職蓋四祿于朝者一紀而在館

翰林國史院

積誠不至燭理不明不能有所感動裨益然

觀　聖上崇禮耆之任賢使能日偲：然亮同

德湯武同心戮在論思千載一遇非假大鮮

何以示久故自入侍至今凡拜恩罷陪曲礼

奉制敕承顧問侍游後則有紀述歌詠所以

序揚

王德軒遠下情虛懷詩人美潛体理之

叙於通時周召故徵於帝代作者然當益謹

盛大典之日豹侍九重把精光其可以真

素像傳乎於是次其月量為二編題曰

卽自予而使　朝廷而觀之身親江湖衆預

近光集目録

卷第一

歲庚辰四月廿七日　奉寫北巡吹

大口有

吉伯時由編修官陞除翰林修撰同

知制誥兼國史院編修官明日署事

庭從上京

過居庸關二首

越居庸關至於帝代作者然當益謹

次韻大學士康里子山見寄二首

上京禊詩十首

宮詞五首

王師待制史院道碑江南

七月十二日奉詔看洒使曲阜

代祀孔聖廟作

詐馬行有序

立秋日內庭視草

越五日別翰林諸友

過婚竿嶺二首

八月六日丁亥釋奠孔子廟三十韻

望泰山作

寄大學士康里公

題李奉使詩卷 并序

九月十七日承詔裝造冕旒

明廟置文場宴中書有衣幣之賜

十月四日

冬至親祀扶翼 清廟 禮畢退自上京道中紀事十首

上京作

恭下執事謹賦七言八句

十一月十八日承詔裝題宣文閣

賜得伏神洞送道士存道元師赴雲南

賜作

十一月廿八日奉詔裝題宣文閣

玉正改元歲辛巳正月廿八日面賜

抹脊撰特拜宣文閣授經郎兼

道作

四月十二日庵從

玉泉次韻左丞許公

扶承 制書追封曾祖妣方夫人都

陽縣君作

是年復科舉取士制承中書檄作八

月十九日王上京即國子監為試院

考試鄉貢進士紀事

九月一日還自上京道中紀事十首

題李光裕觀音贊

延画楊妃調鸚鵡圖

壽許左丞可用 九月

十月十二日奉詔裝

禹宮學大宗衛官等二十五人行享

于礼作

十一月廿八日 明仁殿進講作

伏承 恩賜青貂裘作

明日承 詔裝宣文閣寶作

明仁殿進

王正二年歲壬午正月

講易恒卦賜金織綵色對衣一襲

作

退講化事卅韻呈左丞許公可用

化思三十韻有序

三月七日 廷試進士讀卷作

赴三日 奉進士賜名作

是年五月扈從上京宮學紀事紀句

二十首

上帝和鈞乾坤新馬周桑

宮女出院事奉 昔保狗小款

與也推宮女出院事奉 昔保狗小款

上周賦七言

卷第二

賦得滹河送顏伯修參政赴任湖廣

水晶殿進 講周易二首

古墨篇為壽釋大雅參議 七月十九日

水晶殿進 講魯論作

賦得鳳皇臺送馮公勉參政之任浙

天馬行應 制作有序

省

雪巢詩為趙允升左司賦

歲癸未正月廿八日由授住郎陞除

宣文閣鉴書侍士作

赴三日謝恩于咸寧殿入直即事

二月十九日承 詔修復黃住遷官是

日進講咸寧殿面賜尼供上京宮學紀事紀句

司日承 詔鉴品題講義兼簡閣中書堂作

宣文下直和院陶

夜坐偶賦

三月廿二日侍從

聖上汎舟玉泉西山護國寺行者作二首

七月六日上京慈仁殿進講化事

題海棠鸚鵡圖

還遠居庸關中即事

立秋日書事五首

李長孺由國子生除待儀舍人告賦

二首

用前韻送李長南歸
郊祀慶成纪事三十韻
獵得渾花獨遲 正朵亦直班公惟
中赴淮東監憲任
除夕偶成
歲甲申三月晴平章康里公于山晨
墓作
送平章康里公于山之官浙右三首
閏三月二日入禁文閣
上命陳閣老與翰林前代扎蕃賜閣老作制之
由兵部称旨纪事二首
典聖殿進講即事
下
西內進講即事
東使殿進講賜酒時牡丹盛開作
詠西內芍藥
秋夜對月閒玉磬花有
送敖賓湖卿尚書監憲浙東

仲春不雨四首
奉召仲實待御
五月八日上京憲仁宮進講纪事
六月七日憲仁宮進講
七月七日同宗顕夫學士暨侄進講纪事
扈游上京西山纪事二首
明日憲仁宮進講畢飲承特命改
授東文監丞參檢校書籍事是日同
陳邦瞻復游西山奉賜為壽賦一首簡

謝雅意

越四日供職拜覲恩仁宮謝恩作

次韻宗頗大學士馬上偶成

題宋元青山白雲承旨命繇文丞旨

七月廿日欽

侍經筵官進講恩仁宮謝恩作

越三日恩賜衣幣紀恩作

寫含紫菊

十月廿八日

侍宴

東倉還賜四品服入觀謝恩作

受陵南行有日作

題雲州老人劉壽雲詩卷

題沈律存道元帥招安南雲微里圖

卷第三

部詩卷

八月廿四日起行驛至通州作

歲戊子五月將赴閩愚徼握翰林待

制兼國史院編修官九月驛至京師

送李長孺之任

送鴈門公勵大學士致政歸太原

送按察卿學士之任嶺南憲使得

雲字

清明日同翰林遠亭

歷危太樸應奉欽鳴謙編修游長春

宮

送待制李廷心參憲湖廣

歲己丑天壽節

送住歷伯頼忽都元卿參憲河南

五月八日陞除集文少監兼經筵官

拜覲行殿二首

夏日閣中入直

寄季長茅山南

立秋雨中

觀杜德常尚書所藏王晉卿畫春山

霖景

初秋同贲子贞监丞通丙苑四首
仲秋休沐日同崇文陈佐汎舟游西
山即事二首
至正戊戌仲冬典试西殿进讲
禹祭
送鄜鲁望赴北流令
送应奉林希元赴上虞令二首
至正庚寅孟春代祀北岳等祠简
同僚刘学士
美里
比干墓
山阳汉献帝冢
过怀庆
济渎祠留题三首
孟州
渡黄河作
华县古社舍七
北邙望洛中作
寄题孙氏东轩
二月廿六日到会稽
明日代祠南镇题飞流亭
游山阴兰亭
送圣钱唐浙省开宴湖山堂汎湖而
归纪事三十韵简道同平章诸公
抚守宝惟贤邀游水乐洞
题孤山林和靖亭
游金山寺
游焦山寺
黄河舟中对月
突兀使援宝鄂卿
赤陵
虎牢关
鸿沟

驛堂還至通州二首

詔義西內宣文閣賜奎織對衣二

襲作

初秋同揚國賢太監咬住柏堅少監

子貞監丞暨侍禹重汎湖游西山

題右無扣靚馬墨竹贈集賢大學士

吳行可

仲冬詔行幾幣次

奉 高麗使還

日大雪

次韻咸祖赴西書室 回圖作

歲辛卯元旦朝賀作

送崇文太監楊國賢使朝西岳江亮

至正十一年歲辛卯二月一日天下

貢士及國子生會試京師凡三百七

十三人中書承 詔校文取合格者

百人充 廷對進士先二日頒院凡

三試每試閱一日十有二日揭榜時

首奉 呈

二月十二日 禮闈揭榜傳 宣張宴

各賜衣幣觀榜 題名 又清三 第

清華亭雅集 家兄爭聯中統甲辰詩

宿所未見 題回李園風趙赫統癸

化行詩

重駕幸上都五言詩二十四首

懷元脫兒作

紀夾樂作

興和都

野狐嶺

白頭李
鷄鳴山
懷來縣
拚抹驛
入居庸
記虎臺
大口

元 鄱陽周伯琦

歲庚辰四月廿七日 車駕北迴收大
口有
上京
自伯琦由編修官陞除翰
制誥兼國史院編修官明日署事扈從
素與清署記初程詔遲丈匪老從
偕衆喜事奈軒裳踧踖詔許野蔬老農爭獻
上蓮漏符聖情風物嘉四月雪典訓焉班森語史
爭獻
過居庸關二首
榮閼天險控幽燕萬疊青山百道泉
龍佛像連屋雖荼聚人烟奏京唱
更于今共一天我欲登臨窮勝賞
凄然
關南關北四十里玉壘珠關限兩京
羽輦路重屯虎衛肅天典秦庶維
祚尹無警柝

柳青ㇾ塞有程却咲蓋熙空勒石萬古今日尽

昇平

龍門

両山屹立地望夢天作上京之南門雷雨俄声

銀漢迴蛟龍出没碧濤翻曽屋雲合衆聲冷陰

整水森畫影長自是機方形勢天祝聖太白能

離騒

次韻三師臺侍制史院題壁二首

秦姿卿暇繫黔廬華闕天壯上京紅塵金陌

暗浪紅塵素練飛星拱地神乾大為

國朝元日月明分署玉堂清似水灑詔時逸風

風声

宿有周廬侯有亭典王規制陋西京日明革弊

千川碧澗接松林萬里平疇轫董風閒闔肅清

臺干漏森階明小旦鐵在論思未日向庭前験

鵞聲

宮詞

畫閣書銷暮雨晴珠簾半捲遠山

明海菊初酣

羅衣薄枕上鵐弦機不成

水雞火蘚當經頃貼地金蓮步砍蓋露濕銀床

人語靜塘宮几夏是中秋

巫山隠約寶鼻斜翻著垂綿畫蓉紗倚牙床

新睡足一瓶芍藥帶荷花

寶鑑當窓促迫粧金茎玉露奉君王菊花如錦

秋風迴鮪似中間御愛黄

苑路東西草色遅閨工曲似飛鵐水晶殿外

雜詠聖製是學典番職翰

上京棲鶻村

皇圖基正統翔易建神京地學南塘環天倣北

斗明禁垣金鶏朝市石為城盛業超前古候

王作綸精

者方純祖武清暑順天時法從嚴春直

羽儀纓綸駝背展盛西馬頭垂惟有都人士長

離宮翠殿光親霧璇題影動虹鳴鑾時一幸忡

西内西城外周圍十里中草陰連輦路山色護

望雨露私

木盡詳風
吉日開名宴崇班列上公烏鳴金接裏冠纓玉
玲瓏谷樂華參混群羞水陸豐　應述職能
繼古人風
官曹多合著雷肆不常居事簡惟供德秋驅幸
羨餘有人磨鐵硯何日俾金魚直　欲麻閑閑倚
寂寂書
水味分鹹淡嵐氣集異朝熏妓尚　海歌胃疾
塗涇岸差潮萬形容幻宮隨
得逍遙
鏡开南元田海
早浪如莫楚旅展數淫唐上未長伏大校屋頂
通涼菌出沙中美棋生地上香忘歸江海客直
欲北家鄉
水叶饒芻牧生涯富速帆海廣聯雪屋馬涌溫
瓊墾爛醉無懷沉狂歌太古聲復卑傾回色色
服更珠纓
開筑開都日雙龍擾海中良何方獻策精術竟
成功重去高雲兩皇居燈電虹黃圈三軸右載
筆紀昭融
庖從多餘暇優游視草堂特書長微才無一枝素
明光閣峻程休父雄深馬云是
食視鴻行
次韻太學士慶里子山公見寄二首
龍庭四面翠連峰碧草銀沙掩映中十二天街
清似水門前棋樹動秋風
滄島高飛孤鳳皇不知人世有炎涼
羣禽若五色文章照綠倚
詔為作
圓家之封　來樂北幸上京嵗以六月吉
日命宿衛大臣及近侍服所賜只孫珠翠
金寶衣冠服帶盛飾名馬清晨自城外入
持綠杖列隊馳入禁中於是　上盛服御
殿臨觀乃大張宴為樂惟宗　王臧里宿衛
大臣前列行酒餘各以所職叙坐合飲諸
坊奏大樂陳百戲如是者凡三日而罷其
依服日一易太官用羊二千隻馬三匹它

書綵是名之曰只孫宴只孫華言一色衣
也俗呼曰詐馬遴至元六年歲庚辰忝職
翰林屢從
至上京六月廿一日與國子助
教雁門
敖君得縱觀焉因賦詩馬行以記
所見
董韓錄玉連錢驄彩翠簇繡朱英重鈎膺障纓
擊銑叢里鈴綴梭聲琅璫高冠盤服皆王公貴
辰發會如雲從明珠絡翠老龍慈文綉維金紐
晴江草烟萬騎齊驅逐鹿鞋紅鞚銀勒逐無留聽一鞭
利里真淵龍湫清鋒莫如危仙梁崚
峒魚墜跨鳳乘曾空是時閶闔含薰風上京六
月初冬金支滴露冰華濃水晶殿閣搖瀛籟
扶桑海色朝曈曨天子方御龍光宮袞衣王珮
田童曉陌軒接下天威崇大宴三
日酣群臣萬
年繖爻萬壽疇九州水陸千官供雾迓肩歡呈
巧雄業衣封彝腰細鋒鈐天合奏春融韓綽
虎嘯跳豹熊山呼鼈抃萬柱同曲
蘭紅葉翻篇
攏柳枝飛蘆落蒼松錦花瑤草烟
葉龍岡拱

褚人獲

褚氏遺書氣淳坐歌雞興陰河
七月十二日奉
詔以香酒使曲阜祀
孔聖廟作
惹：佳氣擁龍光尊湛流霞手致
香溫詔面宣
天顏咫尺
聖壽齊華嵩比
南山壽
更圖王會傳
瑞香紫天
庭
翰林諸
友
趙五日別
朝陽
舊綵是名之曰只孫宴只孫華言一色衣
也俗呼曰詐馬遴至元六年歲庚辰忝職
翰林屢從
至上京六月廿一日與國子助
教雁門
敖君得縱觀焉因賦詩馬行以記
所見
董韓錄玉連錢驄彩翠簇繡朱英重鈎膺障纓
擊銑叢里鈴綴梭聲琅璫高冠盤服皆王公貴
辰發會如雲從明珠絡翠老龍慈文綉維金紐
晴江草烟萬騎齊驅逐鹿鞋紅鞚銀勒逐無留聽一鞭
利里真淵龍湫清鋒莫如危仙梁崚
峒魚墜跨鳳乘曾空是時閶闔含薰風上京六
月初冬金支滴露冰華濃水晶殿閣搖瀛籟
扶桑海色朝曈曨天子方御龍光宮袞衣王珮
田童曉陌軒接下天威崇大宴三
日酣群臣萬
年繖爻萬壽疇九州水陸千官供雾迓肩歡呈
巧雄業衣封彝腰細鋒鈐天合奏春融韓綽
虎嘯跳豹熊山呼鼈抃萬柱同曲
蘭紅葉翻篇
攏柳枝飛蘆落蒼松錦花瑤草烟
葉龍岡拱

分班危譯到灤京待從官湖畔氣
吾遵重頒書特建孔林行中原廟貌山川古萬
代綱常日月明虔祀歸時迎大駕共陳經術贊
承平
上京兩月得從容視草堂前筆影重黃閣宣麻
頒牲和擬華封王事期程行有日從今夜夢
書數紙大官尚醞日千鍾題名已挹瑯琊玉善
翁峰
通鑑綱目續編二首
閏兩過鈔實升高書懷
衣寒孤依危欄飛泉走激湍芳蕙夢初熟吠
我擾征鞍
高巔薄青天晨光睡露問雲中數十里馬上處
重山金井龍堆霧青林韵隱班西風征袂冷俯
視隘人寰
八月六日丁亥釋奠孔子廟三十韻
關里宣尼宅儒林禮樂區右文昭代盛報德聖
恩殊天語頒中禁星輶發上都內珪青統集先
望泰山作
雄來有神嶽巍巍落青天連峰蔽日月靖嶽理
雲相金銀峙宮闕琅玕種成田蛟龍蟄威警
採酒淳臺持節憩專對于原旅
稽重路足提捧履一由沂汶行一望汴洛流
標近甸魯殿浚荒蕪不見三家采唯餘五父衢
杞巖乘日觀林近趙慶趨疊堞依脩阜危臺記
舜雩廟宮森秦繚書閣登城閣又宇周阿峻迴
廊百步紆號鐘玉柱鏞首響金鋪庭迴綠子

鴻業曾顏恭望紀有虞封禪遂事聯秩神區有
徵縣典自古先崇臺驗秀色臺國無山川何時
登絕頂容目窮埃塵
壽大學士康里公
斗時光雲為時產英賢世德襲真宰喬木陰
森然瀛洲置身早臺閣清名懸嘯咏森華蓂舍
珪璋堅法書親晉上國論秉彝前儀刑睠彷
步窺遐方自天垂銘鐘鼎三俎直造鳴經道金版
文章侍熱業登凌烟野鶚顯陳周騷志白全
斯文元氣在陽和小春
信使敦持一卮酒仰祝莊椿年
題李奉使詩卷并序
故通奉滕李公嘗以工部郎中兩使
安南招諭前使時江南未附後使時
至元二十年也其子仕
守其孫授孟巡以進士
出示國初諸名公送行詩卷奉題二
首

聖統開同軌儒臣使絕遠榮文新命渥金節遵
威宣驛路梅花外舊城海島前兒童來識貢風
采到今傳
雖題珮玉朋曰舌代干戈氣運于今盛人材比
古多郎君登膴仕孫子擢郎曹整科文物聲鄒魯熟
名少伐波
九月十七日承
詔簒進
明扁登文錫宴中書有衣袂之賜
陳旅元朝並兩進語新樂府
劉有慶御賜金華酒宴
雲丘也采最擕登泊玉檢
賜詩
十月四日
今上親祀太廟前期備法駕
設行禮天
清星朗熙事告成
七言八句以頌
晚成法駕鶱鶱仗太室明禋種屬孟
冬圭衮龍章

度酌獻露語風舞盛儀容華星縱露曉聲永瑞
露縢空燦影重大禮慶成宗社事空看寰海頌
時雍

十一月廿八日承詔宴題宣文閣陪
作

詔題宣牌驟宣文延閣山儲畫典墳自唉森魚
箋爾祖啟聘訖划假陵雲明經重席復今見杜
題登瀛在晉劉沈屋可封知有日經天緯地是

洞在群玉山南產伏神多青狀似水者寺

賦得伏神洞遠望肆存道元眇赴掌南

山洞生靈藥周經紀令名群荊春滋蠢疑道蓋
烟明沃壤三已徵奇形二氣精趾顧倏圖象望
啄餌飛鳴潭菊塘看壽胡麻蓋體輕化工均異
品傳舍識和程草暖蒸初服屋嵌傴使雜盎盡
鮮意茂蘭笳想美筐香遠仇池穴風清細柳營
獻芹隨謝表偉績叢南琴

至正改元歲辛巳三月廿八日由翰林修撰特拜宣文閣授經郎兼經筵
詞垣三組歎才難翰林修撰同史編修官兼閣檢經益汗牘子佩畫衆宗曹
字宙閒只尺天光如下聽芬芸班二難連垂相以左右之人文經緯星辰
四月十二日庖従衆次韻左丞許公可用紀事并韻

首夏清和候西郊山水鄉飛龍方利見鳴鳳重
高翔遊陵三品慈恩親讀承虹明斗義文
讀經牖經佩韋聯席論治瑤環鴻
臚環聲自採航警蹕乾坤廓訪莊日月揚五雲
光都、九奏韻銷、霧閣藏蓮界霞杯湛桂漿
洞峻晴拂黛草樹晝生香探妙由仁智格神在
弛張紫鱗依密藻朱鷺戲田塘御楊瑤為陛離
宮餘慕廟詩人詠堂沼史氏紀昭陽名歲立政
登廣盛膺歌蛹弼良灵祇訶地勝幾旬拱天光
燕洽當今日都俞集一堂宅中應錫福治泰更
包荒相業高衡峻詞源江漢長
波私幸及播

頌殿兩廊

欽承
縣君作

每慙不學承魯孫幸拜珠恩及九原御園君封
蘭捨約里閭母儀範舟存百年先至嬰長夜今
日天光照一四南望故阡都水上白虹隱、雙
魚軒

三遷慕訓劇幸勤葉水終窮車行闔特命遂洛
新詔墨書莠趣址應書學風事珊明晴旭鵲
表羨門蒿宿雲翠筑錄昭不朽金鶯相望瑞
細經

是年後科舉取士制承中書撤以八月
十九日至上京即國子監為試院考校
鄉貢進士紀事

上國興王地神州避暑宮規摹三代廓聲教滿
方隆至正儒科復留司造士毛周南麟趾學崑
北禹群空積雪寒無夜清妹月正中乾潤環鮮
水彩筆扇詳風殿陳宴韜飯先登不侍弓韵班

開曉霧雖狙爛晴虹降候聽卸無
簷分堂上下區列院西東來到楮行鴨螳絨名畫
烏森厲防周四署塗抹跡覆睫理到無優劣辭
修有批工神明終日鑒造化四時公僻校籍魚
承銓類辨鶉鴻周知殿整楮敢以聰為聽天淨
士氣叢蓋萃浮渭洛杞梓出恒嵩
偕計先章甫前驅鉄小成有人爭覩風何處起
非無合志會謀樂連床語吠同歌鐘圍炭熾魚
蜀錦花紅雖五蓋霄製奏路丽環摩雉堞
壺漏泥滑報鼓龍銅事憶歌雅遠詞懷賈董雄
驛程心慰上雅奏日風、聖統亂坤久人文
九月漆陽道寒烟暗遠坰有山皆積雪無水不
成冰獵犬高於鹿鳴鴉大似鷹秋為風土記周
驛程無里數窪卑岐運低落日明駝脊晴沙磐
俗果雖鴻

馬蹄草枯人步聚地凍路無泥近市關喧供飯
亭久旅攄
行宮臨白海金碧出微茫飼豹分香餅鷹赤
有房射熊名鄧漢祝網德懷湯乾豆蓬蒸典人
騁日月光
牛羊群煙聚車帳氣星移翁牧因硫沃遠留酒
歲時完駒馳不之蓬洞醉難支使客皆儒服宜
風莫向吹
曼農度隔驚塵一塞河湟石出平地青山高
似識迎初見樹夫通洞裏可時花頻滅爲
懷始覺然
龍門天下壯洪水異寒暄雲氣東西接泉聲日
夜喧柳檢環岸轉峰岩危楯離禁頗似燕南道
家各有村
高嶺隔秦空危磴捫蒼顏四山皆培塿萬里盡
平川草樹秋猶秀冰霜石半堅全燕歸眼底佳
氣戰中天
洪荒地何高若人汲井勞二錢博升水百丈喪

倚蜀石亂山徐青沙深溪不毛豈知江海上終
日歎波濤
悵衆雖小熙城廓頹周秦野市爰兵騎漢楊路
湍帝唐碑文表泯漢候史無視山色青碧綴岡
頭爲少洽
北口七十二晉庸第一關崢歷屏列翠急澗玉
鳴環佛閣勝雲霧人家結市閭馬前軍史候後
節凡時還

題等光谷觀瀑歷

青山如決溝溝湧無涯勢飛樓會其交趾地相
龍圍靈址松風振檜鈴柳露滴寺雲烟讀重閣蛟
空漱石飛泉駭乳知吞廣北有墨乃如此境幽
物色奇心豁眼無滓俯視仙遊中車馬塵囂
陸高重盤紆塵軒屢徙倚悠然悟真幻上馬後
少止

題畫

楊妃調鸚鵡
輕寒欲託奇毛豈知江海上終
肝想得叙閑
朱顏辭琴性

春日暮夢中猶作海棠看

壽許左亞可用九月六日

相國等紳表朝家寵錫享泰階昭其尾北斗柄

金鑾德望位山重文章日月懸位隆持左轄机

要職三銓山南心啓敬珂衛任益堅養生歸化

青士類國陶甄史維龍門志經傳風宂賢業廣

明晚日黃菊曜秋天善治真儒效斯文元氣全

視從門下後御視八千年

十月

十一日錄以經筵編修官應

三日錄以經筵編修官應

宮學大宿御窗十五人行采子禮

作

學校尊崇盛典揚語遵玉德殿西廊太官供

帳調珠膳肉相傳宣飲御鵞授業慈無師道立

明倫喜見國家昌重風明日還三代杞梓稱楠

畫棟梁

十一月廿八日明仁殿進講作

龍旂霧仗曙光融藻幄横經聖意隆上界星辰

繩北極中天日月轉重瞳覩紫極

時間		伏承	恩賜青貂裘作	集	
		貂裘新製勅著裁尺度尚方工尽巧			
		明日承	詔裁宣文閣室作		
九區					

祇巧制未為殊	微軀長在春風裏願揚和偏	珊瑚衛玉著傳經承範模挾纊慮言良足鄙賜	銘鼎古来稱貴服龍光此日秋寒儒金閨通籍		
唐稽古煥文章泰元神筴錄千業微筵欣日	泛泛澤芝芬蓋本燕閑啓納薰以經筵編修官應				
月光春秋遵羊相日尊卑天子黃鐘重閏對而					
有星文日天皇等遷之作筆于此					
至正二年歲壬午正月明仁殿進					
講易恒卦賜金織綠色衣一襲作					
遥領異数待殊勲闕下歸生亦與分壤莫色然					
雲露贊天恩金縫鳳数文一時光彩生蓬筆千					
載思榮擬典墳倚風服終身傳世：					
義墻旦夕对					

| | | |

三月七日　廷試進士擢卷作

九重傳漏日　方中書獻賢能列至　公難古舍香

頒漢署龍顏動色垂光寵隱　；窓明電王

風泠：幄度風近侍乘夔多啓沃　人才不減古

時隆

趙三　日

太平天子業賢良　詔問天人策　王堂授筴盖

遵周典礼策名皇　教漢初章風鳴　松盖宵聲歌

桐池禁花雪迎　老承紀傳詔去後凌雲金牓

泰進士牓名作

明判

是年五月毫従上京宮學紀事絶句二

十首

東華西華南御天三門相望風池連璧；太乙

陪宴字殿亭　周豊未敢先

曾覺複閣接青宴金色淨圀七寶樓當日照春

今避暑漆河不比漢昆明　右詠大安閣故京

上京　沈春閣也遷建

五色靈芝寶陽中珠幢翠蓋舞雙龍玉衣高設

皆神御功德觀：乾祖宗　全前

錂花香素錯琳琅金甃滿菊大白浮群玉誥山

環御橋瑤池　只在殿西頭　右詠洪楊殿

形庭兩銀畫蓝山絳闕金城降露問爭指衆與

春往路秋風計日遥南還　令前

庵思閣下瑶窓幽百寶明珠絡翠裘内署傳宣

来華倫大造　筵宴先初秋

攻現句集杜閒閑窗閣十二楹珠

行天上人過東皇太朝法

教樹青槐連華宮宇廣

高於禹時引黄龍碧草中

時題仁壽殿　思来星列鉤陳繞閣重中使三時

蓋玉食地深　不用暑衣供

頓黎瓶中白　爲酒酌以碧玉蓮花杯帝觴餘渥

得沾匀洪祿　殺上因爽回

冰華雪翼駐　而来玉虫生窓八面風巧思昔經

修月手通明　元在五雲中　右詠水晶殿

班百和作　堅材肅鳳翔龍四鮮　開窗地晚涼

香積界始知	輕殺重結葉	香風度鐘	延閣圖書亟	天光約衣霧	簷舍重開大	結青簡撰染	紫燕交飛夏	詩書洋典陳	鑪鎖佛宝沉	鳴梵唄福田	賓花千樹影	開北苑玉歌	勤勞劇 閑	天關八駿絡	北閣岩光旒
上幸	西內路	望北方諸陵酹	喜太平												
也拒寂知院奉 台課	七言	皇典吉日和	中典禮旋閑	牧宴推唐八	駒牝		駒騶林近								
以數上困眺		西內馬酒新羞白玉漿遥酹諸陵	侍宴明光鼓車未數漢千里兎	坊天騎常隨龍 下											

周翰林近光集																
	元	鄱陽周伯琦	伯溫衡著													
	賦得	漱河送薛伯脩參政	赴任湖廣													
清瀑懸：北斗北千折縈環瑤紐	國直起銀漢															
天上來推湛恩雲五色蛟龍變	化深莫測金石上	迸達某宮逕														
蓬萊珠樹玲瓏																
蒼松千歲柏	晏根依琳琅	晴雲化作古														
	一古墨篇壽韓大	雅參議														
主錄清谷拉芝蘭堅節	貫															
冠龍管伯庵研																
英螺煙翻建渡客傳郵	亭心仰寫義興畫風雷															
興礼樂日星耀方策堂	堆隔者功實係斯文脈															
錦子空齋望群生賴澤潭	良宴持此壽揚搴永															
無數																
	水晶殿進：謂															
	聖皇吃御水晶宮香純	龍衣瑞氣融章句載言														
禪海飛鮮華筵：与天	榮															
冷：翠瑞度微風潛：瓊漿注	甌紅終日玉															
香案側不知身在五雲中																
天馬行應	製作有序															
玻梯即園遣使獻馬一	匹高八尺三															
至	二年歲壬午七月	十有八日西														
寸	偕如其數而加羊色	漆黑後一蹄														

白曲鄂、首神後趙遠視它西域、
可稱者皆在鄂下金樂重勒取者其
國人黃髮碧眼服二色袞衣言語不
可通以意論之尺七度海洋拾達中
上御恵仁敬臨親論歎遠命畫工天頭
秦璉
周星日天明氣清相且
可通以意論之尺七度海洋拾達中
國人黃髮碧眼服二色袞衣言語不
稱者皆在鄂下金樂重勒取者其
白曲鄂、首神後趙遠視它西域、

且揭奚斯等、於二童者圖之勿置學舍
飛龍在天今十礼重聲來庭無違通川珍獻首
題所畫圖匪伯琦謹獻詩曰
見也詒古所謂天馬書和承詔賦詩
皆自待神駒躍出西注水排即蓋尔不敢留使
行田載歎萬里
乘輿清暑瀛河宮宰旺 奏進閑閑裏昂、八
天章旦偉賁揚湾為竹枝再僊遊縣雪墨清毛
鼠駿擁露風生尾朱英翠組金盤陀方重美鏡

神光禁肇身直欲凌雲霄盤辟丹蟾却閉顏薰
須圍人服老詭釋戟如禁相諾唯群臣俯伏呼
萬歲初秋時曙風日美九重洞然臨軒親衮衣
晃耀天顏喜畫師寫傚妙奪神拜進 御床深
稱 旨寧秉相向宛轉同一人天閣誰敢盖我
朝恤黃古無比翔方鐵騎紗如煌山無氣侵海
無波有國五年今見此峴埒八駿遵心修茂陵
都遠人景仰致瑞異地產色太宛駿兵起聖皇不却亦不求垂佚典為靖邊
當西風肥水急、駝雄驍龍走馬車高、車山京
御牡瞻視駿虞麟趾並樂歌越雄旅褭畫風森
迪知感召由真龍步星孚考非偶尔黃金不用
篆高墓髣髴閶風一時起顧見斯世嗥：如義
皇按圖畫註復蒸始 職役風皇臺送海公勵桑政之仕浙省
舟風何年盍崇臺对碧江寺毛雲影麗遺韻浪
華淳竹棄琅 玕當栩盡翳翠峭峰晴旭抱絕

天衢統群玉　小頭鴛鴦迴
亭：翠拍倚來閑雲母牕寒通暮寒玉佩聲前
紅杏樹數花猶作去年香
黃金鶯驚碧漪朝華閣晴開翠鳳旗宿雨清塵
千花張錦幄華盛書冠佩趨朝退朝湯延閣風微
催啼景千門楊柳綠絲絲
度堅觴成　清暉近中天奎躔
魏雄主召燕樂賦詩賜趙王倫
清夜讌瑤池翠瀛蓬客花隊散書帷點不到
三月廿二日侍從
聖上汎舟玉泉西山讀圖寺行香作二首
西郊柳暗曉風和壑谷鶯花散綺羅雙鳳引簫
來閬苑六龍攀桂泛銀河初宮星列天香藹閣
道雲深禁蹕過九秦慶韶嘉瑞集明朝奏唱上
田歌
翠華游豫暮春天花滿長隄艸滿川漁艇凌波
蓮擲網農扉趁候耘競聲田里情嘉共民心樂御

氣能增物色　妍新木津頭多雨露從今四海屋
堂年
七月
六日上京慈仁殿作
熱宸滿：錫桃開冠佩如雲接上台聖德乾坤
同覆載陳言海岱益涓埃涼風
兩侵簾淵穹壹
拜賜霞觴春洪
疑趙
初晴起霧鯖輕裘林表觀
飛泉噴雪溫花砲陰降驅駝不任勞石麓馬騂
山谷濕風搖曬影午天高農場納稼收成早倉
舍慈厘積錄牢天府典圖稽第一金湯更用教
丞爰
三秋
日書事五首
今日新秋節年：容上京菊花方開謹賦謝柳已
無情空舍翻階葉寒蛩爰清貧儒者分歲

月仕峰嵘

大駕留而由蘇辰祀典揚龍衣遵暫撲為酒萬

馨香望祭園林遷進崇廟称光艱難思創業為

皆世足子舉日南行

業祚無量后翔

鐵利權江郭

銷耀日筆說迴眸歌而燕落書

翻汐苑御鞚騎宮宮葬悟車長楊雖共賦滿

耳沸寒蓋上

漢津千里內相

乱稽鴈危隨矢

莊頃走倪上

魚山駐置至此處去鐵鼓

雲薄天澄霽風清晝蓋涼素商將奮振繁弄

洞傷夢入漁想杜身愁鴻鷺行婦裝知有日南

園梅漂香

季長第

首一

成均高選曲袞仗使佩金魚服綦衣舍人掌礼

聖皇嚴報本盛典理幷煙綠吉三冬首建衷步

天津

郊祀慶成紀事三十韻

日行藏任公釣壯志英辭素徵

文字樂相思須覺鬢毛新高下春牛別又移

梅花吐白綠園梅路近江南堂甘諶歸計平

奮飛

格風歌革徵：經惟小逸陳情頗夢裏幕鱸秋

長生壽三錫恩綸九旒輝遠樹雲開山隱小

新冷天朝許羽儀變遷芝侍

用前韻送李長卿歸

漢津是處是公時宮連封郭鄴田數頃業封陽之句

湖山重聯職請筆兩露新書現再傳無百世業一髮繫千鈞風池春近思波潮直泛星槎上

先德深培似太椿棣雲枝葉整綸囷襲封御園

唱巖幷陛列侍宮聯禧紫微坐想慈闈古鶴事

遥瞻原上草令飛

、

載前治儀遵開贊變貪致清酌玉路依長出帷
宮宿汝遠立龍扶日御八駿轉星躔周陛獻符
儒寫丘裘體圖見初共鑒錄視源虎牲登勞漢
銀河麗清掌鮮月桂大　華衮襲端冕珠旒延
海：磬鏗從特：倒　佩綬磷庠青環徵複駒首萬
墟先業緜重論趙掛　陶勉問豆遷崇牙鐘在虞列
顯紫張氈鳥燔琴　香徵全爲體物度即主明繇
路稚奏勤宮熙肅敏氣先潼華登洁尚玄英華
關契：于有舜號：六變嘆歎矣三登禮備歟
升中誠意格昭配孝恩宣祀嘏承維神聲答
首天祥光通夕燭熙事告晨　漢時平立條周
設祈常來羅篝千官班拱北面肚頌華軋歆福
教同字流恩蒲八埏明堂朝正盛實爲實方緜
天保賡新雅思文詠奮篇灵祇祠社稷待瑞玖
宜景史編天移金關近雲擢翠筆旋覽審晴雷
山川景命森天運垂休情萬年
趨俾蓮花漏送．正學尔直班公帷中
赴雒來監厥德慎恣惡任

涌臺皆甘劑此制獨稽古普自遠公期令傳燕
氏規乾金篇有量制木箭相宣翠巷承注勞
心通吐移澄執介畫夜淳則定于文顯德優人
掌運乾太華池擊史嚴固典峰旦肅官儀雅句
接麗辭銘款璋垂綸衣朝發令編户業趙時
祕思書詠聽箏親玉墀
十載清班密奉郎湛相破屋唉殊迂一寒羌井
惟兢鉛四壁相如酒步壁書潘鬢霜隨老編
九衢
整建海鷹林結春風已到屠蘇酒峰明日壽編
隨緣合錯卷年除挑杖新書兩：待久直承明
思保障敢應郎府列依鳥盤拱送有鄰人送尊
涌還聘程米洁白髮慈親應綵念庭前詩笨綵
衣娛
東風拂面天　作　歲甲申三月陸平章康里公子山展墓
清明共拍西山晚出城楊柳數村

烟外過杏花十里雪中行風毛世表賢匪瑞鳥
語人傳故相榮寵展羅緯涂無限思一等松下重

班荆

送平章康里公子山之官浙省三首

袞心簡注久金甌分陝來角第一州風望遥諮
多士領先拳已解遠人憂百年版籍承平久政
國城池景物幽周翰誓好申南步雲迓終侍益

來琪

海晴啓景手心具
獨世美病堂自善欲學子詒
丹素為君東魯吸酸哀學子詒

編春風歌筆端知已三生惟晉國大言勲業質

慈韓

中建玉樹載班衣紅藥階前對紫微鐵石虞平
說賦訖風流太傅一杯圍六經議論回天地平
日情懷在布韋環召圍知前席近高名西共漸

山巍

閏三月八日入直宣文閣

上命

陳祖

朝北極更依等影立東
暖雲飛兩睫濛高下宮莊掩映中已染異香
濃似洒来舍華庶倒宮壺

東使厳進講賜酒時牡丹盛開作

西内進講即事

牡丹苞粟粟抽荷曲擅兎香緑漸多宿雨初收
西坡静青陽共泰漢遊歌
游蜂趁暖衆相呼青杏縣珠碧草肥天上春光

海同

天顏每為瞻經怡錦繡叢中涌一危固咲沉香
亭畔容清征鳥解賦新詞、
詠画
苓心有侍却金羞獨殺群芳弄楊柔不是紅塵
連閣苑定應綠雪精峴丘
赫袍重擁翠雲裘尚有春風數日留天女移來
天上種從今更不教揚州
秋夜
庭舘金枕歌殘重碧紗和水遠巡茶素械捷步
多墨濕微露極頭擁翠雲
送
送劉彦卿尚書監憲游東
塘野岸星明霽景射秋滿江頒攬轡夫容難洞
口題詩柿葉井指日澄清歌載路班衣趙召振
臺端
井陘和隧道
首
河東
平地立嵯峨斗辟千尋峻羊腸百
忘司擬聘考試貢士過井陘關二
井陘西抵古井州十里過：亦壯游出將承平
忘習氣求賢
凡一貢舉五拔汝思見河東賦俟
印空懸季子
表文物依前古世重誰能借箸為
前等

折盤沿深厓石滑雨急野河漲猶有淮陰迹荒
祠古樹寒
普趙分形勝毛關陽暮然緣坡頻入谷趁領復
登天土決惟宜業民勤盡力田居庸當北望繞
亘共山川
虛堂靜院晝垂簾素墨分書令嚴兵衛重行
晉画立文場何處聚星占堂奥底風物寒廊定
千神人起整潛白古河汾多俊人會看異業佐

太原道中即事

表裏山河肆盛張太平民力盡耕桑原田高下
魚鱗比村舍攢斜鳥翼張稚子前新依曲逕老
翁牧犢卧前岡挽照風物皆吳楚只欠茅廬對
夕陽

過太行山

太行蒼翠接秋芙疊嶂重關自昔開戰國東西
分晉趙中原南北帶河汾秦王劒已青三尺漢
業旗猶白數莖徵塞空烟迭馬便征高處望
飛雲

登鎮趙平期傳即逕春曉直作

天門金鑰日華來百辟趨朝仰六龍玉食前
堂又盻人迎冬雪生蝠陛凝朱草露
榮及時功業列獻久
組鷺祈滿翠松直閣傳旦令捧契丹心烟一卓
素封

送秦設王君實之任燕南憲使

儒冠平步上青雲壯歲遠遊世宰閫三輔共迎
新刺史六書元數右將軍滹河兩復決無隄恒

落ニ太液波 新波瀲鸂鶒點破浪百尺飛虹
通步輦東西別館得春多、
廣寒宮闕枕 青冥一帶西山蘇畫屏霽雪光風
馺上苑滿城 春意讀龍庭
寄呂仲賢侍御
寇山主者編 永君里塾弦歌到處聞石室應偷
處入夢竹堂 新構史移文鵝頭柳黛飜流水谷
鳥銭鯨白雲千里 相望未之基從容書帶有

五月八日上京慈仁宮進講紀事

龍扆臨西內文旌侍大廷曙光圍露冕薄霧散
風櫺香煙裊庶政聽王言京邑仁宮進講紀事
默靜垂聽共陰天顏煒明承聖德擊磬擬虞韶洗
髓霞醪可延齡禮體深浴泳丹心欽鑠銘錦鋪
川筆碧乾佳句山書勻巢樓樂禮扮綸壇華軒
者方廣曲引講臺漢宮庭通純嘏天地慕倫物

日星八荒聲磬教萬國永以刊

六月七日慈仁宮進講。

清却庵的庵重閲支石晁趙諫虎班像關雲容
開窗靄晴簾山影推寺鬆芙蓉編相映分章進玉
筆金墨特蓋頒聖製有像大業茫在侍舜
欄班

七月七日同宋顯夫學士聖任趙侍
御游上京西山紀事二首

聯岡疊麓神劒為慈平沐八陵周朝市星拱
翔杜陵宗藩盤石漢規摹官道亘野豐青草禁
樂源林暗碧榆地關芙蓉到今日九重垂拱制
盤三絶頂指岧嶢日不天涯一掌平海氣勝空
摧鐵刹山風卷霧淨金城講鷹秋健詰面候花
馬宵肥七校營相顧依然情志已攜壺明日約
同傾

明日慈仁宮進講畢欽承 特命改授
崇文監丞奉敕檢書籍事是日同僚置
復游西山舉酒為壽賦一首簡謝雅意

汰明漆淨路 簫遲僧舍理雲石照苔山影回

青欲合草花五色錦成堆趙北關天光近望
醉而風野興催於是清歌醉似酒更須海上訪
蓬萊
故人意氣屋類忘況在皇州灞水陽管鮑于今
無一二秦聲自昔比尋常湯高泰陽慶賢連棣
坐時聞草樹香便指南山同獻壽直傾北斗黑
千觴
趙四日供職拜命
恩仁宮謝恩作
碧樹風微暮殿清衣冠拜命寵榮
陳愚戇特令中領拜寵禁久汙清華多士服
慚駑鈍聖君明同文昌運齊天壽聲盃洞達
此生
次韻宋顯夫學士馬上偶成
晴含深露草迎陽曉散暉華關中天當北極
塵千帳列重圍玉堂仙伯清晏日佳句盈賡
漸稀
西望高檐夫岸盡行人六月著縣衣花沙飽雨
次韻
元章画青山白雲
南宮神遇將軍寫丹青如潑墨水川雲江樹
指頭間咫尺吳山數千里小樓接綠山之陽江
舟橈擺波者將把源有路望結隱欲排大社觀
圖方
七月廿日欽承
特命以紫文巫燕
經進
恭謝宮進講慈仁宮謝恩作
五雲深殿望簾垂石錫音能忘衷而被特恩
高談内三登陪屢屈華冲光風扇
草依、大馬忘疲酲流霞泰沃龍卷阿拔目景
趙三日恩賜衣襲榮紀恩作
香羅疊賜緋春雲色帶金舍光滿浪文龍從清華
皆近侍秩逾榮寵異前聞恩頒在筍隆婚咲學
老明經守典墳服拜深漸渥翼刺垂衣共仰給
高會菉菊
初白公日濯陽白露新寒下紫雞
集256-506

顏色好獨迁清興欵詩人

十月廿八日已酉臺旦傳　旨拜廣東

會恩賜四品服入覲謝恩作

傳經恭得被恩綸特命乘軺絆外旌歌用六條

明漢典要金百粤冰克仁綉衣叅藩莹花茂金

帶光淳蒭子新　聖德如天何以報顏持寸念荅

晨宸

皇華遽使見成周瓦指迎行漢礼優崇垂雅寸

登舟運荼却湖寸前硯

鳥私情得上酬高具製頭天只尺能忘琯筆傳

受險南行有日作

朝聽勤日夕治裘眼底班衣拜北堂便養爾行

皇上念切孝亦列恩旌行深秋鴈影湖邊月初

臘梅花領上霜平日盞盥今日試羊城旧荀是

明光

雲州：在萬山間為驊年：来住喧獨向白雲

顏雲州老人劉壽雲詩卷

深廬住不知人世有高軒

東阡種黍西畦菜鑿石得泉如容甜土酥滄美

可供客統勝琼曾挽白髮

題述

往存遺元卿指安雲南徼里國郤

詩卷

文武全材信丈夫寺我述律策勲珠銅標荼海

光来漢井服淳江格有賓日月照臨堪煌公再

青點禁犬羊圍還朝自草三南表到石燕然得

比墓

八月廿四日起行驛至通州作

聖恩優異辞陳情花馳南揚使者旌薄技堂堪

陪侍従之才固得直承明親庭遥悳経年副宿

驛初行第一程礼樂光華今日盛長看海晏与

周翰林近光集卷第二

周翰林近光集卷三

元　劉陽周伯琦伯溫南著

歲戊子五月特赴閩憲僉掾翰林待制
兼國史院編修官九月驛至京即送季
長策之任山南宣慰照磨二首

閩嶺淮海送君行今從燕北餞南行三年一會
難為別萬里相思可奈情候館霜晴荒草白官
河風起片帆輕鳥堂遠碧班衣切安得聯翩奉

寄劉彝堂名庠承事兼柬張翰清卷

無驚波恒癡幸豐雲春風吹玉節聽鳥繞朱幢
會席春木草色連川綠私情侯館霜晴荒草白官
用分所欣玩弛日已基御藤得莊勤淑郡自注
清班俗何篇董風鸞一瑞世鵷鶵不能群薄記
先聖桓、梁其、梁鱣、鱣鼓文會才古云難顯
風紀端治本宵旰期裏分旬幾嚴首運部封播

送挽寶應御史士燕南憲使得雲字

歷走太樸應奉銀鳴謙編修游春宮
休沐同真賞清明雪霽餘都城聯壯麗仙閣抱
高座學館姻婭合圍林錦繡舒挑源婦路隱嫻
醉仕狂躁

送侍制余廷心會憲浙東三首

春堂陰似暮春雨細於煙史館承恩日都門祖
道時星軺行浙左采服照江湄忠孝應無盡同
深別後思

送鄭亮御史之任燕南憲使得雲字

風紀端治本宵旰期裏分旬幾嚴首運部封播
先聖桓、梁其、梁鱣、鱣鼓文會才古云難顯
用分所欣玩弛日已基御藤得莊勤淑郡自注
清班俗何篇董風鸞一瑞世鵷鶵不能群薄記
無驚波恒癡幸豐雲春風吹玉節聽鳥繞朱幢
會席春木草色連川綠私情侯館霜晴荒草白官
河風起片帆輕鳥堂遠碧班衣切安得聯翩奉

寄劉彝堂名庠承事兼柬張翰清卷

閩嶺淮海送君行今從燕北餞南行三年一會
難為別萬里相思可奈情候館霜晴荒草白官
河風起片帆輕鳥堂遠碧班衣切安得聯翩奉
獨宇宙帆峨西望接雲烟城環鶴澤流風在臺
隼龍山盛事傳已侍朝仪明大典委陳奏叔使

前賢

送馮公勵大學士致政歸太原

中外揚名五十年安車一旦賦歸田德星移次
天光近老圃宜秋晚節全潭渡冰堅橋路隱井
陸雪霽驛程便羊莊未許裘公隱淇澳重聆衛
武賢

功未竟持節命方隆已謀雄文華遠揚肅
政事揚花飛雪白芳藥舞雪紅治慶多餘力新
詩雪使鴻
天書環海岸鴈蕩接雲霄勝縣東南純才人王
雪操詩遊清暇足觀頴詠遠懷超拔食京華客因
君意也消

庶乙丑
天壽節賜 御酒作

前歲先皇被海隅今年拜稽帝鴻錫已將兩露
賜對部復主雲霓直慕慶辦日祠清出視土禹
事畢既辭沒字書金鑑

並書

送經歷伯顏思都元卿會思河南

今年同赴金鑾召今日瞻君綸等行治最吳公
留膺愛名優采博憐先聲梁園柳暗吳臺宋汲
水荷香列館清攬轡長途多遠興車將秀句寄
題情

五月八日陞除崇文少監魚經過官拜
親

詔移閩部入紬書尺詞森嚴槐夢寐乾簡七旬
陳謀仗循階三命拜斯珍南董歌薰慕為治東
鮮光指太乙居身隙承平恩過渥敢將經術蕾
華晉

內閣重切侍從班侵晨螭殿親天顏絲綸出問
懷現遠榜藻典遵敬託稱華蓋雲容龍閣道君
膺御氣統魚小勤命不成廣盛與頌中和源
元制

夏日閣仲入直五首

金鋪薄軟銷衙魚碧樹沉陰白玉除留後令炎
畫直廬玉漏深庵掌圖書
冰盤堆果進流霞中秘繕餘夕景斜画舫遲從
園林過風麟洲上數荷花
東西二閣赤雲間百尺金莖萬歲山一道銀河
絳綃璧石榴明屋柏高檐翠幄清延宇和天
忘伏暑彩禽時作鳳皇鳴

泛鵝小殿曲闌禁波影簷攲浸綉檻靜晝敲棊
中書語君王還著在閑乎、
示兒　宗仁還江右
御陽群別一年多京國未逢素書何王事期程
難久駐宜塗鬢髮已先蟠祖宗門戶當艱苦汝
世詩書在琢磨言行揩模當慎密侍門送汝吏
無它　寄幸是第山南

蘭並秀海鼓風細芰荷香唐虞治世難逢聖
杜鳥名要種芳留後名渠懶攜壯眷令原上重
相望　立秋兩中

新秋雨未解似歇伏暑毒霖傚過前林淅瀝鳴
出屋拘杞蔭纓明雙拍翠幢沃推窓喜盡涼展
恭理簪簿不才逢休運文苑忝豐祿報效懇荒
豈難致稷契宜自勗　病間

疏奉持慎微獨古道雖荊榛人心炯明燭唐虞
信甫中甲第良有待好時對此山看此畫時左丞
相鄧公守

初秋

同晉子卣暨盛亞通內范四首

五色雲中掌翠盤千峨琪樹同門寒金鋪之關

青宵上白晝運轂長羽林

屢驚星杓勢肇飛乾象盤、百寶圖繡扆、旒

同赴柱坐賽七政運璿璣

碧荷清淡綠蓮壺翠蓋紅衣戲彩鳧十幅頗蓉

香滿路女子提口料應無

昔歡青跌石虎騰將亲若衣擁地門綠楊影裏

晴虹明視仙長橋訴古源

仲秋仿沈田園崇文侯拉,游西山

即事二首

西卻輿氣薄西山、下平湖水接天十里香風

荷蓋浪一川霽景柳煙玉虹通玉星河上翠

閘雙懸日月前壯觀神州今革、一勝遊何當假

飛仙

荷花深處泛樓船八面亭臺綺繡連晴驚亂蒲

遠弱纜寒蟬落葉和鶯弦急管繁絲入手歡烝餕

實登遐果品先共倒碧筒

甘泉

至三歲己丑仲冬

謨

疎直承明已四年恢恩重侍五雲邊敢持庸筆

依扆陛喜逢詩書徵御苑延雪澤龍樓延愛景

春生騶羽園祥烟陳編何補塵廉治比屋民清

滯論法

送鄭廉望赴北流令

維揚懷侯名澤鄭手明經秉政優出宰近方

小邾紆榮親晚節更休戚送三江一葉舟

送應奉林春元赴上虞令二首

詞臣出宰選恩優不負初年萬里遊冰雪春消

河水長山川南岳歷程修近鄉不日臨花縣好

事何久暫參舟教空看民德厚雖馴席度徽

先予登瀛起昔年京城解后各欣然每思推轂

寢疏

嗟前夢頓喜同僚繕應縁野峭晴莎寧忝江
亭雲樹急啼鶯曳綰在無人問為招殘碑等
日達
至正庚寅孟春代祀北岳寺神簡同
明仁殿上承香出有事山川萬里行　當宁致
使翰學士
恭中望秩代祀禮祝格神明中原形勝滕州城古
正月風光肆路晴宣室詔旁堪老杖　詔許生
還
清息盛虛久已知二分天下有經為儒因最富
像心學千古清祠表永思
殺身非為欵成仁忠見歌宗入鍋應翻嗥棟將
倩大雅慕曰華表魂使
叱干基
山陽小邑漢遺蹟為賢若蕙蓋漢獻營閒住餘分
山陽漢獻帝冢
鄒典午翻瞞空受不旺名

遠懷慶　即張孟
亭雲樹急啼鶯鵑峰煮翠嵐人言大河北此是小
日達
至正庚寅孟春代祀北岳寺神簡同
明仁殿上承香出有事山川萬里行　當宁致
使翰學士
恭中望秩代祀禮祝格神明中原形勝滕州城古
正月風光肆路晴宣室詔旁堪老杖　詔許生
還
汾水長忘二里有郭巨埋金之所曰天賜孝
感金仍表地哭笋尚名坊孝烈神明應綱常日
月光開闔安俗撲城郭樂時康書塾尊先華河
海源頭三首
江南林竹　李館嶼泉響湖澤容衣塵主猶晚
路廣修路
千頃膏腴壤群峰紫翠嵐人言大河北此是小
日達
至正庚寅孟春代祀北岳寺神簡同
明仁殿上承香出有事山川萬里行　當宁致
使翰學士
恭中望秩代祀禮祝格神明中原形勝滕州城古
正月風光肆路晴宣室詔旁堪老杖　詔許生
還
清息盛虛久已知二分天下有經為儒因最富
像心學千古清祠表永思
殺身非為欵成仁忠見歌宗入鍋應翻嗥棟將
倩大雅慕曰華表魂使
叱干基
山陽小邑漢遺蹟為賢若蕙蓋漢獻營閒住餘分
山陽漢獻帝冢
鄒典午翻瞞空受不旺名

遠懷慶　即張孟
亭雲樹急啼鶯鵑峰煮翠嵐人言大河北此是小
日達
至正庚寅孟春代祀北岳寺神簡同
明仁殿上承香出有事山川萬里行　當宁致
使翰學士
恭中望秩代祀禮祝格神明中原形勝滕州城古
正月風光肆路晴宣室詔旁堪老杖　詔許生
還
清息盛虛久已知二分天下有經為儒因最富
像心學千古清祠表永思
殺身非為欵成仁忠見歌宗入鍋應翻嗥棟將
倩大雅慕曰華表魂使
叱干基
山陽小邑漢遺蹟為賢若蕙蓋漢獻營閒住餘分
山陽漢獻帝冢
鄒典午翻瞞空受不旺名

但已矣瞻摩手澤尚依然明種世使承榮遥勝
梁重盟緒宿緣千載山川人物在繪書嘉應亦
華至大辛未志先君子登大别山形勢危級而登躋攀痛禹欲覩
詞代祉況金龍玉簡時天星象留連兩之意
刻石北裏道經今蚊利事亦有
兩之北裏道經今蚊利事亦有
時兩之北裏道經今蚊利事亦有
孟州
望吳越料應寒食到藩州河陽城下兩初收馬上春遥得自由直上北邙
渡黃河作
中生夢飛騰五嶽間屋漏太倉猶藉地蒼河冰黃
眾泊劉兩田疇積晴雲疑絲鬢客復增添萬變
樂當此尋
華縣古數會也
紅陳百萬救倉表裏山河鎮窗險千載山雲念詹思
崚上回蕭然小縣類山莊
北邙望洛中作
北邙陳黃河隆然更道遥如屏千疊遠若城
萬雜河水峻瑜來奔猛浪鐵騎塵然衝其隈重
敖妾鑾噬高高侍天牀纏繞頻聞雲際席牢相鉤
連要犬牙制溫浴蕩五膚造化清淋華居然
天地中大畫山形勢危級而登躋攀痛僕痛禹欲覩
曹顏淵平陸赤裏富樞藝小屋閉荒冢垂：不
可計我來二月初一雨淹坎蟄北觀慟厥闕四
表得連聯黃湯考盈食湯金遺炎世智識或雷
壞捐大掇蓋細裂田千載思下山復小憩
宋陵
香苑堆白菜花黃萋草平汝四野荒洛水無聲
山日暮石麟兩穿空宮
長蛇護千載山雲念詹思
事下路淳圖猜雪浙江漏
陽岸青山拱蓋門鴻嗚狐毒欲消魂鄰人時見
義先梅畔政和碑種劉心
家陵鼓籠絕藤望斜
席牢關
黃河南岸席牢關百尺天梯陡步艱楚漢雌雄
如天掌問思：鬢毛班
鴻溝
滎陽京索相連接古戰場水德久歸

三尺鉏子房未必解無三
汴中
城外官隄百望長堤對上方
今落省塔影依然對上方
金明四面湛清淺奉揮亭南有基野蝶閒鷗
風日楠百年未泰自雜
湖石嵯峨碁枰空擬飛魚沒九州窮知今數仿
人間玩珠樹瑤華一夢中

李花村裏事於晴晝竹陳藪野屋嘈三里黃河
山似戟不知官路到彭城

寶應湖
寶應湖接高郵雙城湖上趕湖水西面流昔是
雙城歸銅鐵今日承平盡聚撤銅鐵不可保天
地同長久國家德澤長如水昔穿九州萬人喜
直沽穩運藩州糧京師飽喫高郵米

長江天塹控南州吳楚相望民物稠萬里風濤
泊京口
瓜揚子江

趙大海兩山嶼輕陣中流魚龍喑落成州渡燕
在咀嘩多岩接雲壑更須詩鐵甕清時久不識
堯峯
二月廿六日到會稽
七十長亭到會稽危峰崎嶇錄與雲齊參畦飽兩
農家急松聲四
風野路迷兩穴神龍千載鎮越
臺山鳥暮喧喈容灰塵土倫然淨更欲乘流芳
到路

明日訪禹廟顧瑤飛晚亭

會稽山水名天下南望滄溟北極泓碧堂重
醬洞府鑑湖一曲帶蘭邪漢唐疆域今無外三
謝風流世少雙萬里蕊祠駿使事飛流亭上飛
淙

二
游山陰蘭亭
承命祠越鎮已使前勝槩積雨欣澄霽乎湖迓
舒遇風林禮石泉雲山凝高岱虛亭敞會址回
水遊輕舸煮鞋踏筍枝能陰翳梅檜守佐多時
英賓朋問方外秩遊高真率流觴劇棋受雖非

倦禊遊適與慕春會晉賢逸會漢芳踰懷風載
感慨懷昔已優游事今春迹耀首晏田渭心塵
欲滌一曲倫僊詩嘉興或期再

選三鑑庵湖亭

紀事三十韻

高堂入佳境四望奏奇觀匯鑑閎巨湖鍾磬環
聯巒茭蒲翠光俯柁杳風園棲臺森生陣檣
帆銜飛翰相國秦周禮張宴訣鑒敬款言旁仗
翻徽無短蛾吹青鴈空篇既遊參然相亦好
亂以大國歌雄渾天字寬鴛雀啅簷檄魚銜振
波瀾意深醉不聲儀具樂已殫主賦皇華詩詠
度道里難窮奉甘棠詠南國盤石安茲酬日將
夕徂徼興未闌移庖窮賞眺畫舫凌滄湯碧浸
長綏鱉玉梁霽虹鑄川飲霞餘景卻樹生空寒
香趺宴行雲低佩拂鷺渚鴻鵠遠各光然別燭頻

相看盈世不易逢迅晷如駛九況承嘉釣極竟
日館盤桓稱觴金觸迓秩遊肅衣冕于蕃侍杜

石同魚藻芝蘭欽酵母規模枝蹲峭屹由表
和不流乃見勳業完庸姿抱方策風志甘駑箠
十年塵禁往一朝攝祠官曉過素荷葉勵報心
翰丹忱情念所素矢歌頌無列

杭州寄牲賢邀遊水樂洞

輕舸平湖訪遠峯茂林修竹路沉沉石磴古屋
諸天相海眼飛鼎九霄晴雨畫流酣到坐夕
陽山影歛同襟清歡更日夕督宇縢傘何時約

重集

題孤山林和靖墓

孤山湖水上猶有隱君廬野鶴宵聲寂黃梅夏
風作港名山下有考士澄泉地公生杭時
下拾和靖酒香之故名已故名
葉青蓮雲龍凡救徼而淨軒楹城老扁舟與高

遊金山寺

江心一簇翠芙蓉金碧晶熒殿閣重隱士前緣
衆化鵬梵王無語坐降龍鐘聲兩岸古桑晚海
眼中泠湛夏木八叶高僧供茗羅細談慈悲旦
時雖

游焦山寺

波江已閱裘公洞復訪焦先到此山險絶遠同
已蜀峽蘿然對時海門開神紋戲浪時潛躍野
鳥業林自性還建業青山廣陵樹閒軒尽在江
壺問裘公洞即金山寺基唐裘公所隱之地石
洞尚在焦山寺乃漢隱士焦先隱居之地今
也

黄河舟中對月

輝塗逕至通州二首

秋和非同使客艱出門苑馬繞春泥歸舟泊處
湖清上水似登天秋浪雲帆借我便宣室夏
仍漢侍魚風入耳聽虞弦

題花發千枝鳴蟬萬樹

哭冤使投宿光卿

清時多顯達名使忽沿洛達氣槩萬夫特才華百
代良燭奸憑藻鑑剌兇屬平將持擊風霜善於
衙柬楠惜仏涛公服衆張故法威強持節巡行
遠現風旌令揚勢指狐兎膽澤被蚤猛御課嚴
超恩級迁奏膏廟堂登滄非左次移病輟高翔
氣冤重柬肅民垂自致阮理輪声震岳戴羽詩
盈囊遠有蘭蘭佐其如隴通是衆思還表著誰
料国膏商霄漢無鵬鶚山川失棟梁朋知皆雷
淳志士認嗟傷昔列傳班日切陪講席行音詣
形骸雲霧杳名姓簡編存幸有池中風寄毛續
世祥

南盐丞璧德重泛湖游西山

清商應候瑞涼飆滌炎歊棐几多暇佚西郊共
清揖凌晨携罍露通輿窅巘遥振霄璧黄雲墜
壞喧塵翳重巒霽潭澄翠澄湖璧冰綺朱華擁徐
衣异影酣且豁弦論漢藻景柳枕咽殘蛩接私
汎中流推會紫鳳標華語挨連樹杖舞驚潛鯈
霽虹駕天游飛閣摩雲曹登臨處嘗眺沿洄屋
徘徊鳥林積異芳襲紲聚合咲語統微陰起天際映
傳鐸府峴驻聽雲韶莫聚仙區迴顏接
完然在瀛島執謂非坐松喬羊謝盡曠達事郭真
英翹權悰各灑〻歸遠尽陶〻攄豚猶未偏尋
相忘手種雙珠評吴根得地元氣轄清風白晝
歸陰曖虚心動節森實端風池遊賞忽見此篇

行可

頴右丞相親寫墨竹贈集賢大學士吴

盟更聯鏡

相國手種雙珠評吴根得地元氣轄清風白晝
歸陰曖虚心動節森實端風池遊賞忽見此篇

紹隐〻来鵠寫天真瀟落運生意筆力浩瀚迴
狂瀾伯夷高潔伊尹任中立不倚世所難識河
老仙永為好直道相期保歲寒

仲冬　紹行錢幣次

内廷作

聖主憂時欲卓康綸音晓
承康帝視草才非掞子長西掖雪　南
臉日　香閣宫商老無踵計鴈叠金

奉　旨寫壬臣

王政尚来　通叢生

今日九府新規　揩文敖擬長
日大雪　揩立侍通
神州當　日大雪　尺嚴城元
萬里裘豐樓史侍上瑞
光會墾龍　鶴立侍通明盤〻白玉京
象　天体　載筆承平　現朝野頌同聲更化
無事拿流泉徹

次韻成誼牀尚書雪　田園作

憶昔同班遞隊群鳳池坊近海波清暑曹修史
程功速齋宿論文對志勤晨夏晚微涼秉燭
秋茶把遠公雲峽社會歌清茶款酬侶情深薄
酒酣膠漆當時朋義合炎涼此日投資分開冊
鎮守千人城一曲陽春雪裏閨

歲幸初元旦朝賀作

玉鷁應律東風細金觴獻朝元瑞氣多雪霽彤旌
班隊肅雲淨黃道樂聲和膏澤照灰重騰徒翠
春樓雪影盈摩既醉宮燈歌聖德歡聲徹禁
嗚呼

送崇文太監提督楊國賢使祠西岳江清

祠官攝事報論經天上文星即使星花滿晴川
三漢輔鸞哦雲棲九江亭峴源廣澤華群濟華
岳崇標翕百灵計日駐驂侍宣室倚門望切莫
稽停

至正十一年歲辛卯二月一日天下貢
士及國子生會於京師凡三百七十三
人中書參　詔校文政合格者百人充
選待集士先二日鎖院凡三試每試
間一日十有二日揭曉時參政韓公伯
高知貢舉尚書趙君伯器同知貢舉于
與左司李君孟疏考試博士楊君士弘
脩撰張君仲舉同考試牧掌試卷則典
籍王君文在也諸公皆翰苑重滙誠盛
會也紀事四首奉呈

頌皇猷　詔下享嗣修法祖宗

甚明崇府求賢急滿堂都是池塘化
鳳影疏廣聽論襲裁日慶雲華鼓旦敬令滄海
有遺珠

送館高居切赤雪逢菜賜水陽慶賚棘圍重矜
兵行肅肇陳三慶士氣騰春夜沉微雪下晴
光蕩：宿陰消頌知六籍斯文意只尺廣階奏
九韶

朱展和山品茅公英髦脫頴篋奇功一時龍虎
風雲會四海菁莪雨露同人物古今需世用文

衡高下與神通官聯盡是相知席此會難逢賴
治隆
禮闈半月煙花料峭春氣似早冬擊夜每聞
笳鼓建矢唐歌傳士共為天下賀明朝揭牓醉
黃封
三年角論文垂到五更鐘禹來遠路驚流景什
一二月十二日禮闈揭牓停宣張宰各
眺衣帶屬旦李固風趙麟鵷風麟脩
人有三家況事聯申肆集郭牓前聽
未見也賦詩紀事三首
普閩士膺薦龍庭今見題名得鳳麟五色文章
鳴治世百年礼樂際昌辰珍光閣惟空紀淵
周卻亦藩陳豈似英才能瑞國羽儀仁趾作
多士慶文星雙照一門輝雲津駕浪龍三躍雲
塔題名鴈並飛迭奏壎篪召和氣支于英貢光
棠衣
蟠宮折桂几如期棣鄂聯芳世所稀恩牓高懸
峨嵋鐵鳳欵戛封奏嵋嵋報士風富造天建
三載盛技尤遜得百人雄上尊錫燕思深露
文幣須衣色射虹杞李盡蒸皆在選皇圖地
左司滿瀘樂芝辰邀客同留半日春小院桃橋
倣亭雲各動神華髮相看情猶厚采山經野近
風淡曲塔卿暗水趣杯行到手空歸醉歌
倶限
周翰林近光集卷第三

至正十二年歲次壬辰四月予由翰林直學士
兵部侍郎紅盤察御史視事之第三日實四月
二十六日
大駕北巡上京例
處住是日啓行至大口西信宿應皇后店早尖
至龍虎臺帑皆納鉢也国語曰納鉢者猶漢古宿
頓所之龍虎臺在昌平縣境又名新店距京師
纔百里有經冶自劉繡山腰趙劉繡山明日至獫狁舊地
路至此相台駐地暗黑牧草多異花至色有名
楸野苗香葱蓯芳氣襲人草多異花至色有名
金蓮者絶似荷花而黃尤異至察罕腦兒云然
者猶漢言白海也其地有水深江洋而深不可
測下有靈物氣昏白霧故名其地有行在宮曰
亨嘉殿閣庭如上京而敖最為置雲霞捴管府秩
三品以掌之泺井水甚甘潔釀酒以供
上用居人可二百餘家又作土屋養鷹名鷹房
皆山路崎嶇兩岸驟壁隋深林複谷中則亂
石犖确溯水合流深處數丈間有橋
没處馬涉頗難人相益村隔隱廉二三十家谷
成聚落種藝自養山路村盡兩山尤奇聳高出
雲表如洞門然林木茂鬱多巨石近沃焰則土
山連亘堆阜聯絡性音草而已地皆白沃深沒
馬足故頻以是名通此則逾漢平川如掌天氣
陡涼風物大不同矣逾是北行黑黍兒至矣八兒充
其地多泜淖以國語名之今訛稱其地有驛
前駐真有經冶自劉繡山
路至此相台駐地暗黑牧草多異花至色有名
楸野苗香葱蓯芳氣襲人草多異花至色有名
金蓮者絶似荷花而黃尤異至察罕腦兒云然
者猶漢言白海也其地有水深江洋而深不可
測下有靈物氣昏白霧故名其地有行在宮曰
亨嘉殿閣庭如上京而敖最為置雲霞捴管府秩
三品以掌之泺井水甚甘潔釀酒以供
上用居人可二百餘家又作土屋養鷹名鷹房
皆山路崎嶇兩岸驟壁隋深林複谷中則亂
纔百里有經冶自劉繡山腰趙劉繡山明日至獫狁舊地
令名龍慶州者
仁廟降誕其地故也州前有澗名薩水風物可
愛又明日入黑谷過色泽嶺其山高峻曲折向
上凡十八盤而即平地遂歷龍門及黑石頭過
黃土嶺至程子頭大過摩兒嶺至捐家營歷白
塔兒至沙嶺自車坊黑谷至此凡三百一十里

此去納鉢曰鄽谷店曰明安驛泥河兒曰李陵臺驛傑廟兒遂至桓州曰六十里店桓州即烏丸地也前至南坡店去上京止一舍耳以是月十九日抵上京歷納鉢凡十有八烏里七百五十有奇烏日二十四大抵兩都相望不論千里往來者有四道烏日驛路曰東路二曰西路來路二者一由黑谷一由古北口古北口路來遵御史按行處也予從館閣群僚分署上京但由驛路而已黑谷聲路未之前行也曰參訂

敕下遂得乘驛行兩未見兩見每歲扈從國戚大臣及環衛有執事者若文臣仕至白首或終身不能至其地也宜為騷遍而至賦詩以紀風物得二十四首借筆力社弱不能盡述也雖然觀此亦大略可知矣鄱陽周伯琦白叙

紀行詩

東興絕

祖武歲：幸灤京夏至今年早山行久雨晴日聘黃道齋夜拱北極明隨失窺形勝周諏記里程

昌平古名縣隸敕遠況芳石關清鉛急林杳暮樹蒼市閉雲聚歌期頻寺低昂華路平如砥吳音坐異香

居庸東北路草細一川平天柝山屏遠等沙水榮六龍扶日御萬騎擁雲旌遙瞰琦侯度收

事趨峭壁鎖門壯重梁星渚紆北鎖期變化靈
尚在斯須頃古亭門
嵐翠摩宮斗林霞隱日車谷深幽境迴路轉列
峰斜錦石款躑草蒼蕤綴白花紫門成聚落山
崦尽人家
萬慕悲庭下高低球復拥罰墻聯席衙權威偉
龍樓於樹清旻畫梳孤秋底容陰古昔神
武鎮中州
聖旗臨山放行營散野之烟塵歸心望終壁混
本在元丶
前明武警當廣備邦謨要封詮與王垂魚明稟
崇岡繞鐵壘疊嶂匝金城地峻風烟冷人稀草
樹榮堂閉當夏晝參秀比秋成雞犬知歸路牛
羊認暮荊
薪蒸因地利種蔬倫山阿村陽此居朴露媿容
徑頓通宵陰霧重廢夏北風多僻境鈴環絕挑
深未是通
岫分蒼筍特屋路洞門高丹壁張羅綺青林掛
地曠居人少山低雲影撒石墻蟲避燥土屋燕
楊花一隅右春漢賦光漢書白物
碧榆龍嫩時霧雨鷹署世鄉廣軒輝光光執長
涼亭臨白海行內壯黃圃見關明清旭井垣護
蔚營市樓風築野堠霧冥萬寬閒閒聚千錄驅
兵哮廣青石牛群頭
四圍巒脉環武陸麟凰擁和峯鳥獻南山壽同
永湛露權古沐頭一首是上都上
遠西林下小字
烟西通驛傳山尽見郵亭
井異舉堂
晴川平似掌地勢在天寬蝶草清無際雲岡影
連岡長殿冲熱續寒鄉書船梁土風多國語閒
高頫黃天出夫天氣候涼白沙深沒馬碧草淺
縱有風期
丶寺雲寒蓮垂曉雪磬會聲時風物無通此清
山行三百里馬上不知疲鈴淵涼：息峰巒轟
金生隱牢
絳花金瞑繞沐韭翠侯抱花馬驅馳憎長

交飛泳淨泉宜酒天涼秋合圍翔方戎馬厭芻
牧萬群肥右明安驛
漢將苑臺下潔河水北流歲時何哀い風物尚
悠い川草花苓郁沈舍語猶桑梁遺句在過
客重綢繆右重陵
桓州當孔道城築自唐時翊輔千年盛川原馬
里夷草滿新雨歌雲起遠山移迎送官僚習長
懷被春私右理
南疑堤勝槩一舍聽潮平地籟清涼不用銀
編城
道卻人
聖明右南坡
龍庠暇清游舍湯挺上游洛都光有漢堂已歌
成周宮館東留守邦符統牧僕正基弥德載廟
勝熟良算
黃屋如天運紆徐再洗旬慶雲龍左轟甘雨淨
前塵非遲実曦烈時惟聲盤石親初遥均沛澤大
訓共敦陳

迴守　幾何游洼覽近
時同王業艱難遠神都制作雄技行循故事不
用雖青驄
唐従詩後序
車駕既幸上都以是年六月十四日大寧宗親
世臣環衛官等而内稷
祭圜陵故事扈車駕皆南向蓋典也遂以二十
二日發上都而南是日宿六十里店納鉢明日
過桓州至達里蘇陵畫諫變
泥河紀異旦至察罕腦兒由此轉而至懷光腦
兒有大海在納鉢後懷光腦兒備漢言復海之
曰平陀兒曰石頂河兒主人名為此夫漯其地
南北皆水漯掬如湖海水舍集青其中以其兩
水故名此夫或云水禽惟此夫最多国語名其
地曰達里哈判納鉢猶漢言遠望則黑也兩水
之間壤土隆卓廣袤百餘里居者三百餘家逕
脫相比諸部与漢人穉產康頻頻市井囲商而政
富者甚多有市酒家餐至臣萬而建相責減者

地氣學完可見已俗亦銅牛力稀農參不外求
而聽凡朝五年名曰一其耕地五六頃收粟可
二百斛問其農事多少則曰牛數具蓑笠雪霜
至此百餘里皆雲霄府境也蓋是而西則屬興
和路矣納鉢曰苦水河北曰:敕固語名急
喜充漢言有水深也繞屬州係昌曰急繞充備
漢言有山羊處也地饒水草野獸兔雉多麋人
善捕歲省為食又西二十里則興和路者
世皇時縱畫之處北連集出西遷改置有司為
佛閣頓雄偉蓋河東宮司所接部也西抵太原
千餘里即多太原人如斯地陂陀寬煦便種藝
路置二監一守餘同他上即東界則宣德府境
上都屬即也府之西南名新城
武宗築行宮其地故又名曰中都棟宇今多頹
地蓋
大駕久不臨矣西與和行三十里道野纵橫:
上為納鉢地基高風寒漂栗不可留山石聲喧

中央深澗夏秋多水東南壁折而下平地則天
氣即暄至此無不減衣者前至得勝口宣德宣
平縣境也地宜樹木園林連屬沉然燕南有御
苑園雜植諸果中置行宮果有名平坡者似柰
舍而大紅扣朱环味甘酸又有名急剌必者比
平坡又大味甘墨柏傳種自西域來故又名之
曰:果容豫品也傳聞口南至宣平縣十五里小毛
七去已三十里有土出焉啦石可畏又前至沃
領沙深車馬陷者甚雜又五十里至獨石府本
宣德府也北京一回地震欽
民又宜舊殺革頗有工染者亦善地也南通於今名:原地決街多
汗東南數百里穿居廣闊流至京城南塵溝谷
急水勢甚大名為河:渾每歲却水監專其事否
則為患不小領路參至四十里至雞鳴山量峰
排宣縣亞二十餘里有小寺在山麓匈有檀木
泉所經也望之如在半天遠山隘迫尤甚又南
二十里乃平地曰雷家驛京尹所治也雷家驛

之西北十里納鉢曰疊樂疊樂二十里至阻車
納鉢又二十里至純篤則平中路羅程相合而
南屈復西南二里納鉢之凡官署皆京師者皆盛
可考縣南二里納鉢之凡官署皆京師者皆盛
抱流注市有長橋水名鴈川堂名鴈川即有坪
具牲汜果核手跡候迎大駕仍設大宴慶北運
也南則拾林雜部漢史衛青傳所謂弘廣塞
者自懷來行五十五里至楊預人十里入居庸
關：南至昌平龍虎臺又南則津右店牟南大
有四萬里一千九十又五此肇路西還之所往
也北自上都至白海南自居庸至大口已見前
序故得而略詳其所未往者耳周制凡官署
之基職掌事度者東西出運甲乙者次多
不能無惡制監察御史
亟從与国人世宗環衛者同來而之行傳無往
而悉覽焉昔司馬遷以八月壬三日登京城見歷納鉢二十
編山川遠奮發於文章晚年優游上下於其間以紀其實復為序以著其槩不惟使覩者得
以紀行詩
述
懷亮臣見作須主仕海七

何時藉吾欲問大梵居有常

妃夷操作

官路何遠追里數不可度縈山有常程晚次化夫深山依露草深天明雲氣薄積水風飄：平汰翔漢：息鷺雜翔集巨麟候灣躍居人歲取給連旅僅一匈奴種藝農業大牙錯雜場盈粟參日稽喜秋穫釣徐八駿遊相羊理池樂山川豈不生人莫日蕭憲易牧紓邦供征役非昔時都人士翠華翬輝：侯吳韻

與程騰鳳河東按察司僉事

我行已旬決兩愚暫數漢與和親上即陵陀其城郭梁陽界東履汾晉直而略提封廣以退編帆平土著連麗語貴區曾樓臘窖廊要爭捐雄屋勢整諸部落興王連垂裕百載永制作北迴必而還連徼東邑落供德顏浩解撫倫在恭恪四鄰慎倫廉三輔嚴等託賢愚不同調森決與獲鶴長頸四海清漢仗蕭嚴靜總

野狐嶺：界雨北平北是寒雨時暗夏

高翔出雲表白晝生虛寒冰霜四時凜星手只尺攀其陰控翔郁其陽接燕關洞谷深巨湖探登舒百盤坳坪升披拂崎陋石嶠岭輪駐修敵還我馬習以安悅然九天上照：俯人寰連岡絕巖亦重隘拱樟猶城運傳鞭履乎地田首磐望導轅衣遂捐減長途汗流藉草柳蔭古道圍景登御遠境維居庸北物色此劃前指悟一類隔氣候殊寒暄小已名望乎相距兩舍問牛羊歲著息土沃農書野人樸設上官榮門慕賢延休聲文武與地圖盡赦何其寬張皇我六師金湯永深堅

嘉峪關

嘉峪我烏迹遠古亮漢唐所羈縻今則同中原

自順寧府應於兒領臨滇河上源過雞鳴山晚宿富家驛

即治頓清騰氏俗亦樸淳川原面成鏡景物鮮晨征登領未及晴倚領忽前陳亂石森磁：湧流本江：斗崖鳴湍洞險逕緣郎銀圍林時田陵峰嶼排秋昊海鵬奮凌風江　故東雲鶴鳴

俗語傳世遠味所因招提攬危顛略勿撲天津
畔覩窮毫芒翕忽盡思神穴起行中天壯現瘁
峴崦連設開門先顯耀崇蔭展垂磬耳已熟華
顛目方親甚欵悉宾搜赤日晷黃塵紀勝備挂
猶現風能宣句

懷来懷驛

山風日多寒近蓝苦秋陽懷来雖小縣峯景自
李唐泉甘冽井刑編古川流長重望相挑環遠
山勢依昂

出關復入關立馬見土往竹木雖未霜寒風已
遠煙塵路何紆驚巖峰横中天上有太古石下
有無底泉幽致良足 萬雷亦喧闐則衆響密

鳴鑾駝錦懷鮮鐵騎羅雲隊
蹄風俗執注恭復先建官同園休投宅如登仙
舳民終歲苦輪戰百苦煎若樂琛雲滔使我神
心悄傷經峴谷勝復憶江湖端舟高望白雲楚
天浩無迹王師未休息歌旋歸来篇

龍虎臺 在昌平縣北龍虎山上

親：百尺臺蕩：昌平原陰：一作蔭。真：天府冀：一作
峯近居庸直北紀陳迹擁全燕參龍左蟠蟠白
虎右蹲蹲斯名豈易得天以遺吾元仁明偉迹

統
聖子及
神孫迴輝遠駐
永冠照乾坤山川啓秩容
木帝被恩章華民力勤相梁修心存堂構曰
無張設一旦奏雄偉國勢重開俊邦本數年
皋盛典宮中奏雲門
大日輪地動三天經主人讃更三
地門二十里
三垣何崇峻通直都門北天庸烟嵐青野迥霧
華白黙無千里暗旌旆未定文武迫倪拱
舞拝路側萬年内如陵萬寿洎如澤 国家富
四海子以著功徳詰朝御大明湛露奉拍〻簫
詔陵九天歓声溢連陌非才忝庇所職限典
則
皇基奠磊山徳光宛安它

大性
天子時巡治古之令典備庶位之空虚
是故面有陳以紀侍徴之名路有史以載見
聞之實兵農盖以遠矣維兹玄黙執徐之歲
當宁面旬：服聞四方之諸路以尽多士之才執
法侍
上〻京特教士之筭以申三尺之令于時和陽
月君伯温爽然失度之秀膺是崇臺之除盡
一驅退而愛咨愛度抒思輯形諸清詠回輸遂
精乎性篇槩以示余属之叙引現其體〻行
川之美目覩乎星月之指迂進而載駈載
驚羽之絜清逸 翠岩
李之俊汲〻領荼之誠緒 寫傳載筆載筆
其有述乎解属必用識丁識丁況能賦者寧
尓卷端之弁詔詰杜後之冠云翰林委士承
旨先祖大夫知 制誥兼修
歐陽主書子視草堂
国史冀即

若虎丘詩并前後序二通今在亟卿陽周
公為監察御史時所作也　國朝混一以
來中臺南士之選惟公居首公踐歷華要
績孚名穫垂四十年深感遭際形之著述
一以黃鵠舉之大篇矣書千百未遑鈐次預以是集
銀像揚以備史氏纂一代之雅頌既方
為全書首所錄為門生鄉貢進士海昌

集256-529

梅花道人遺墨三卷

（元）吳鎮撰

附錄一卷

清鈔本

梅花道人遺墨二卷、浙江鮑士恭家藏本

元吳鎮撰。鎮字仲圭、自號梅花道人、嘉興人。嘉興志稱其卒於明洪武中。考鎮自書墓碣、稱生於至元十七年庚辰、卒於至正十四年甲午。則未嘗入明、志爲舛誤。又陳繼儒梅花卷記、稱鎮自題墓碣爲梅花和尚之塔。後扎木揚喇勒智（原作楊璉眞加、今改正）所至椎冢燔柳、獨鎮之墓疑爲僧塔、遂舍去。考扎木揚喇勒智發宋陵在至元甲申乙酉之間。元史與癸辛雜識所記拉同。是時鎮方五六歲、安有預題墓碣之事。此好事者因鎮明於易數、故神其說而未思歲月之顯舛。繼儒據以爲說、亦疎謬也。鎮以畫傳、初不以文章見重、而抗懷孤往、窮餓不移。胸次既高、吐屬自能拔俗。舊無專集。此本題曰遺墨、乃其鄉人錢棻裒拾題畫之作、暫粹成編。其中如題竹詩、陰涼生硯池、葉葉秋可數、東華客夢醒、一片江南雨一篇。考鎮杜門高隱、終於魏塘、足蹟未至京師、不應有東華客夢之句。核以高士奇江村銷夏錄、乃知爲餘于榘詩、鎮僅書之、非其自作。棻蓋未之詳審。又鎮畫深自矜重、不肯輕爲人作。後來假名求售、贋蹟頗多、亦往往有庸俗盩賈僞爲題識。如題董骫骸之事、從無盡及骫骸之事、卽詞中漏洩元陽、多娘搬販至今未休詰句、鄙俚荒謬、亦決非鎮之所爲。又如嘉禾入景之酒泉子詞。詞既弁陋、其序末乃稱梅花道人鎮頓首。偶自作畫、爲誰頓首耶。卽題竹佚句之我亦有亭深竹裏、也思歸去聽秋聲。亦字也字重疊而用、纇亦不應昧於字義如此。凡斯之類、棻皆一例編載、未免失於決擇。然僞本雖多、眞跡亦在。披沙簡金、往往見寶。要未可以蒐雜之故、一例廢斥之矣。

梅花道人遺墨序

古高隱之士若傳記所載
不得志于時或胸有所感
無何有之鄉高入林泉況
之及也若乃不諱曲俗不
所溫于載況著此非深遁
生冥冥入也先生一子元
就結易理要玄妙而玅合
竹石流傳今古爭寶惜之
成矣有生趣出元季諸
跋汝浪湖山者多不之人
墨之士如玉山清閟藏崖
數遺跡片紙一出標榜互
二三羽流初子為羣所重
王不容把人著一字益其
落若此及其壺瓠之又復
塔詣者謂楊兌之鈕玉篆
生以僧塔獨全雖其言未
之意益湖遠矣奉事陳敬
和靖余意冀陽受右丞汲

梅花道人遺墨序

引見景明主和靖修處士

題

附錄名彭於楚事

梅花遺人遺墨附錄

梅花卷記

陳維崧

往余過武塘歙縣舟訪求梅景孫孫之數息而去遇人即景孫仲主先生名鎮其墓在縣治之東隔直一湖土阜當元末曜藏中華貴者張伯雨隱句曲黃子久隱琴川倉粟道人頑仲瑛隱于醉李先生隱于卿生則溫恭咏歌書畫以為樂喪沒則自為墓以附于古之達生知命者如仲主先生

寄元遺人墨書附墓

蓋其一也先生墓前有古碑七尺餘梅花和尚之塔无僧逮兵起所至摧毀郭獨先生之墓號疑真為僧塔舍去先生嘗與元璋師事毘陵柳天騏得真性命之學元運先天易言機前而履既兵火于身該此亦山澤中異人奇士不得以書畫一節目之矣先生書脩楊疑式畫出入荊關董巨初雖無意于收名而品格既其則聲價自不能歷之使下畫苑指先生斷橋殘碑必屈指先生詩格既其則聲價自不能歷之使下畫苑指先生斷橋殘碑所至珍寶獨惜其遺集流散殆盡得一二于題跋遊戲閒使人恨眠有生不同時之憾幸故龜獨在又不幸

爲帝屬所寫四時春森僅參、長髮潛誰之且水嵩岸植章溪碑北即叢時一株主尚不可得先生剔膚何如吳庠中夏楚中吳令君旭加謀之餘女卿冷捐俸鳩工奮土築石爲欞檻封植護無患又築室五楹三楹儲舍五楹碑司香文董百翠書其楊田梅花卷壹壹語爲杭州守爲林逋素服與真門人臨七日墨之剡遺句結撰中庠戴書路嵩襄陽樊澤云故處士孟浩然江寧饌沒公歎更築碑墓之李建誠令好事者先之奠公成志矣深乃爲刻碑風林南卿以記令仲主墓孟處士林和靖之流也錢太史述史

梅花道人遺墨附錄 二

踴躍不煩發筴載之書而吳令君表章爲逋遐邇成士林一段奇話何遽止、樊澤李諮復載令君入樂觀厥成駕扁舟東來爲仲主先生賢賁幽閟泉一盂種梅花數株于墓工招其魂而歸之退而爲之記

錢士升

梅花道人卷跋趙

吾邑有梅花道人墓直一坯土耳午未間頹地戴毀爰成謝侯高其風爲叢土題石隆然興殘瑞亟時碩甚地緩禎畝許西北水偏共趾東偏有潛廬法置藏籍井區庵涌至劉墓道之事始幾于剝膚矣二同志議撥而新之構祠以祀先生而余適歸里亟請于侯嘉賚者

隋梅花道人墓記

有超擅臨況吳仲圭自歸梅花道人其墓遠附城東

謝應祥

隔寧謂雲穴峰頭名林松下步墓前有斷碑又翁梅花和尚之塔宣德名未穩渡逕既杉之音欸語在邑志中不具述元是好事者墓傍結茅屋數椽或者護白拔大鯉之隐見抑未可知第歲月積矣霧野合霞日龍吳漢尋無蹤康僕謂吾亟拍薜門之痛君士曰有司責也爰啟吾斧例畫土壘封衆石著姓名是引安陵悲對挑戟踏馬試完面夏侯誰指驅逐塵水鳴悲青山哉德初下車時搜延境內隨績僅存陳跡祠耕歸宣村落趙六年乃得仲圭雖然歌與猶若村吠稽雲　不歸如仲圭宜德照關晉也晉史遜孟尤　此宣君士謝應辟書

梅花墓考　張廷臣

世言吳淨土雪賈下觀塘墓附有梅花卷與此則固生而居之殁而墓焉者之說塔故為額宣德中嘉善分為縣治墓東去縣二百餘步耳以仲圭高士陳墨此其園名于浙右固之爾有椽屋數楹或者護白拔大鯉之隐見抑未可知第歲月積矣霧野合霞日龍吳漢尋無蹤康僕謂吾亟拍薜門之痛君士曰有司責也爰啟吾斧例畫土壘封衆石著姓名是引安陵悲對挑戟踏馬試完面夏侯誰指驅逐塵水鳴悲青山哉德初下車時搜延境內隨績僅存陳跡祠耕歸宣村落趙六年乃得仲圭雖然歌與猶若村吠稽雲　不歸如仲圭宜德照關晉也晉史遜孟尤　此宣君士謝應辟書

張廷臣

墓碑隸梅花卷又梅梅花里者即昔元周之東廂、北打數十步稍折而西度小橋可二十餘步則仲圭墓在焉墓西與北皆杭水宛在陳園之前有椽屋數楹即仲圭時物故所謂椽林者也墓碑隸梅花和尚之塔相傳仲圭時自題既斷為三而夫其三中所葬者左細到出月十六日右刺沒于三正十四日甲子乃知仲圭年七十有五焉正德中洽諫戍寧院公磯謂縣為恐褥亭屢之尋發剔玉篤歷初載而墓圮棺木凋瘁不復舂覓隨收屍而瘞代子已丑間有遷者除氏重建卷其事

棄細林者之歲丁未邑令安福歐陽公慶禪又表其墓明年別立石于其前曰此高隐吳仲圭高士之墓陵之指因此公获中之物頑笑荅東撥面倒陳跡然者正此也因有東西二街令稱梅花里者

弔梅花逋人墓

草色被荒塚苔痕斷斜暉長綠留墨竹小草見高緑
鶴化雲深處關啼月落時余生百年後再拜一題詩

劉 楓

題畫梅赤畫竹秋是梅花名獨存香狂為君留素
影月過客汝故黃昏人歸急屋里家何在墓托空門通
盈尊難有孤山林處士知心而地蔣方寒

宋 遜

閒弔逋仙墓

閒弔逋仙墓蒼枝高樹猶喧鳥幾陽有斷碑
神飛名在墓情到石流詩千載梅花夢東風細草知

馮子振

弔逋仙墓

荒塚凄凄霞冷烟風流猶賴見當年名同鄰若高三
絕跡顯居卑隱一塵清節未甘屠肝後素心曾許托
梅邊殘碑莫惜題僧歸說法堤來有畫禪

吳仲珪將歿命刻題塚上曰梅花和尚之墓人或
怪之曰此有意久當自驗未幾楊髡毀掘江南諸墳
仲珪以竭所署疑為猫流竟免見嘉善縣志

梅花逋人逋墓附錄 共

五言古詩

題畫

元吳鎮

我愛晚風清順適隨所實墨古竹林仙忽、竟長往
寫像經歷證歲度遷高長可入日相親言笑客拭掌
新融一席覓何用君求廣荷鋤藝术蔬刮地莫草莽
舉步山水長引、支離杖行疫忘忘沈嘯答谷響
沒然入無何朝來山氣爽

其二

春花逋人逋墓墓一

我愛晚風清潤、動庭竹蕭淡暮雲多靄森分野綠
閒窓暎色住靜賞歌易足人生遇知許萬事徒碌、
有畫壯士金融蹤匹夫玉軒車鎧矛戟某困隱駐屋
蝸、五株柳來、三逕菊寧盡生前歡毋貽死後哭

其三

高歌曉風前洗盡斜陽酸

我愛晚風清新靈動清節嗚、空洞手抱此歲寒素
相對兩忘言只可自怡悅惜我都喜才幽閒養其拙
野服支扶笻將來晉上履夕陽欲下山林間已新月

七言古詩

題青山碧蘚圖

青山白雲統碧蘚蒼烟連曲人日無事坐聽山鳥啼
爲啼有真趣對景看山深隨所遇乾坤活潑一時胸行
樂有年身是客

松石圖

硯池漠、出墨汁蒼髯呼風山兒泛海聲破裂殘骨
冷露影濡空翠毛濕裡聽千樹老雲烟開小九里古齋
寂何當同此明窓下長對詩人弄寒碧

畫竹

與可畫竹不見竹東坡作詩忘此詩高麗老爾水雪

吟哦爲感累岩壑要訪、蒼雪落碧蘚頭、將風枝
倩枝掃掃頭前易愛此細聽夜深雷雨時

野竹

野竹野竹跪可愛枝葉扶疎有真態生平素守遵制
條走壁態喔事石掃塵心犯節山之阿清風白月即
寒窓裏相干尺將如何渭川淇澳風烟多

菜蔬

寂根蔬地翠兎蓬雪花翻起玉腊法基金谷已塵
土美人壯士何賴色山人久討愈毛理囊空不時挪
撫饑屠門大嚼如流涎中味哀所便元修元脩

令載平一笑不直東坡爺

筍

綠陰晝靜南風來晴梢拂、烟花開雪龍走地牙角
出班、玉立横蒼苔長龍穿雲石路清歸來眠稠玉
版白竭手表下水壺盛閣葛兎放楊州鶴

松泉圖

長松号亭、流泉号冷、激白石号散晴雪舞天風
号吟秋聲景幽住号是靜實中有入号層長書松号
泉号何所擬硯池陰、号清激底作詩忘此詩高麗老爾水雪
夜半風雷号思飛起

五言律詩

草亭詩意

依村構草亭端方意匠宏林深禽鳥樂塵遠竹松清
泉石供延實琴書悅性情何當謝凡近往還慰平生

七言律詩

駝裸風下東吳舟楫上移入潭泉秋初疑雲遶牖
嵐曉如線破螢書虱倚、九曉易清歌夾、百感多
海智新寇相逢興一笑交踏三友成風流

林屋山

鼈、林屋古靈踪東隔竜頭只一重早洞晴雲陰洞
兩濕家清笛通家鯉綠陰陽地三春仲翠蓋尋空百
天松知道而南名聲裏輕風吹處有清龍

慈里

慈里山居林屋西遠山密磴接丹梯幾村桑柘深、
園數里蒸霞裏、溪晚月禅家鐘發早夕陽樵唱揩
場聚亭榭南去平如砥

騎驢珠 峰

四言

雪竹

重宣之烈最顧之節研頭不辰陵項風雪

梅花道人遺墨卷一 四

五言絶句

陳賢良隱居

蒙茶名猶在同頭事已非池塘春草緑宜憶謝公歸

露竹

晴霞鬼嫦、皎日影瞳、為問東華塵何如北窓風

題畫

老楓化為人老杉化為石莊周與湖堤淚来誰淚易

一葉竹

誰云古多福三堂田堂由一葉研池秋清風滿淇澳

竹譜

初畫不自知忽忽幸在手庖丁及輪扁運誠此意存

寫象

葉長開干花開黄金細直須交到根方識淡中味

衣拌山

詐家擡衣杵蒼照古色深此杵遠在此秋到寫征

舍山

露照一舍起戴土培層、七十二峰外還遠見佛燈

怪石

湖湘露電頃日玉膝竜賢區區武侍石時、竟回顧

題竹二十二首

梅花道人遺墨卷一

湘妃祠下竹葉、暮秋声畫風青宵下夜露重月明

其二

陰原生研池景、秋可數来舉客梦醒一片江南雨

其三

東山月生光照我庭中竹遥人愛清雷愛此擧、獨

其四

輕陰霞緑苔清風翻紫擇未忝玉版師先放楊州翟

其五

瑾猗塵不染客業影似垂忽起推蓬看滿湘遥西時

其六

提、霜中節事、月下陰識得塵中理何事可容心

其七

雪、桃李花競而春前開如何此君子四時清風來

其八

野色入高秋空影映湖水日午北窓凉清風為誰起

其九

我以墨為戲翻圖墨作奴當年君爾辱何處復消夫

其十

畢羽風前業秋声雨一枝詩題春粉節糊況玉肤兒

其十一

落、不對俗捐、淨無塵絹懐湘渭中歲寒時相親

其十二

花節元無心凌雲有意哉、空山中環此君子志

其十三

梅花道人遺墨卷一　七

窗藤提寄節空雪設冷露千年青山遊得此幽夏趣

一作閒夏令細香微雨注古栖千年山中遊得此幽

其趣

其十四

衆木摇落時此君特蒼翠節直心愈空抱獨全其天

其十五

序、落花心恐、飛絮意清風明月中此風不可企

七言絶句

松壑草像

長松生風吹不歇古澗水泉鳴自幽玉屑飛珍粉白

日當足歌動振高秋

慧崖松

徧覆五雜不畏秋揉風洒雨幾時休轉身便是青山頂又有慧崖在上頭

山水

閒有風輪持世界可無筆力走山川榮容盡作飛來勢太空昇點大千

綠蘚峯

個處蒼色元重〻綠蘚輝煌稱第一峰曾上冀裔清八極共陀烟水混鴻濛

梅花道人遺墨卷一　八

明月湾

月華灑〻水悠〻圓月沉時曙色曚自笑騷駝求知己月來東去幾時休

小水

古藤陰〻抱寒玉時向清窓伴吾獨書〻不改四時容絶勝陵雪得凡木

泽山

泛〻震澤擁孤山人在山間是澤間安得相攜山逸興倘佯共閱水月光看婦隨雲林無碍泉將謂蘇州賢太守老禪還許覓詩篇

題墨梅二首

梨〻江南萬玉妃別來幾度見春歸相逢相逢東洛潭依舊邨橋編屋聚素衣

玉府仙妹得返征素衣一夕染京塵不許塞翁馬非福別為往玉衣墨治傷　石一首雨碑詩題道人品

詞

溫父圖題詞

洞庭湖上說風生風颿湖心一葉扶蘭槳穩草衣輕

梅花道人遺墨卷一　九

只釣鱸魚水鳴名

重望滾綸收棹船江頭新月正明圓酒瓶倒岸花應醉把都邊草和月眠

玲瓏雨東溪溢船青草湖中欲暮天看白鳥下平川

點破滿湖萬里烟

如何小小作煞綸祇向湖中養一身任公子　指入

柱納如山載海鱗

極浦遠看兩岸碧波微影弄晴霞孤舟小去無涯

那個汀洲不是家

雪裏艷醺一老翁將短棹棹長空蓑微有雨正無風

宜在五洲烟水中
綠楊清裏夕陽微萬里霞光浸落暉擊楫去來能歸
緩趁沙鷗攜鹿飛
月移山影照魚磯三載山行月在前山突几月歸禍
一曲漁歌山月遠　江湖處處載書裝擔皓月　清波
風攜長江浪攬風魚龍混雜一川中蘇深浦繫長松
互持雲收月在空
非遙為爭名利多江頭穿雲寄相和設勤好下長波
半夜潮生不非何
殘霞半照四山明雲起雲收除復晴風動浪頭生

梅花道人遺墨卷一　十

籠取虛逢夜雨聲
無端喪鈞空潭心魚大船輕力不任長倾側愛浮沈
事心泥輕不要深、逕鈞來接頷尾拳紅腮
鈞海鮮鱗找水開綠蓴浮菜、逕鈞來接頷尾拳紅腮
不

桃花波起五湖春一葉隨風萬里身鈞無細者辭可愛原
元來不是取魚人

手書畫開公小水清入漁濱又回頭有所以予剔落
華法沒見鈞潔畫磨作過時候而去卷
石也一日離中流一神而此年吳流光易
珀十餘年吳流光易
月廿一日雁花過人

集256-541

真八景者吳嘉禾吾鄉也豈獨無可攬可采之景與開閉圖經將勝景一本云將勝景八未足以移瀦湖之趣率而成之圖拾俚語倚錢塘湧閘秋濤泉子由子一絲工字寫題云玉正四年歲甲申冬十一月陽生日書一作畫于綠林廨隱棒呈詩人隱士留題詩三過見文師歷工有題詩風烟騷人隱士留題詩三過見文師歷工有題詩

右空羣風烟在縣西二十七里精舍舊跡可十餘畝今覺增廣也雲之北空羣寺田園竹樹一作樹李堂陰數畝竹樹一作樹空羣萬壽山前此立一亭名擔李堂陰數畝竹樹一作樹空羣

嘉禾

三塔龍潭古龍祠下千年跡幾番興毀喜猶存靜勝獨歸憎 除森一逕松杉直樓閣層層耀金碧祈直

右龍潭在縣西通越門外三里三塔寺前龍王祠下水急而深通武帝時有風雨新千此時有風雨可涛最通雲祠下暴雲虫

明合駕鶯一道長虹揆水涵波塔影見中流終日

右在縣東三里長水塔前有奇樹雲峰聳翠竹森森映池畔門前有雲源 亭閒梁棟書題滿壁竹森森映池畔門前

古甃冷如秋東杖載經遊長水塔前有仁一作

右在縣西三十五里武水西流至縣東三十六里武水之北有石磴名

一泓春波蓋一道虹橋跨水流終日

右在縣西南五里武水之北有石磴名

躡屐尋幽石磴名躡屐尋幽兩最高樓俯虞

莫雲收 三賢古蹟通歧路窄塘玲瓏掩堰岩荷花裏一間孤蕩依舊小西湖三賢者來賈昌宜公陳賢裏

右在縣西南五里春波烟雨在嘉禾東春波門外有日高吳國中烟雨樓一有之字

粉壁危樓棚下波光搖月色金魚池畔草叢叢荒園敗檻東亭下逕峙梁朝檜柔條拂綠水雨脚垂柳綠如雲天際久青山郡喜水迴環

右青泥敗壘在縣西北滅淡下臨金魚池舊名雞鵝池晉李氏養鵝處

三步一作開爭渡一塘遠接吳淞水兩脚垂柳綠如雲

令古吳行人 買妻恥羞藏墓杖沒鄉亭遠書履路逢擔子莫呼名驚延基中實

梅花道人遺墨卷一 李

右三閭琴溪在嘉禾北里吳門外朱家角下流之北接青陽

百畝脊舜道是子胥磨劍處墳前有高人琴瑟劍墓過回兒驅踪 山前高固長樹下石磴名百畝脊

右脊山故傳在縣東南下為百畝脊舜耕處墓下有古泉之

一梵鐘溝業廢鄰西舊辭合參經第七品真泉清冽有雲源 亭閒梁棟書題滿翠竹森森映池畔門前

一水樓臺亭觀武兩真名

右武水西流石磴東三十六里武水西岸有仁一作景觀故名仁一作景觀故名武水西流石磴東三十六里武水之北有石磴名

躡屐尋幽石磴名躡屐尋幽兩最高樓俯虞

右在縣西南五里武水之北有石磴名躡屐尋幽兩最高樓俯虞作而曰不暇於唯展圖者思有以助之永清事之

梅花道人
題畫筆

心春園趙始張園

漏泄九陽爭操擬販至今未休此百種鄉設一作千
駁拉拉一作拉拉一作謀有限光陰器
寫法計急一作急促忙一作馬牛何時了覺來批工試
聽更蒋百今多少風流趣處利蝸名鎖一作鎖到頭
看非日也非今朝我是三還延拜相兩廢對屎祿菊羅
逸禮尔園一作園只刻印山
恨是點髏

小令

梅花道人道墨卷一 五

梅逸

雪冷風遒露月寒湖上村橋野水邊
著樹春江梅信早舍舟問人
倩

虫碑陽

大士閣

梅花道人題畫筆

身外水名身事中雲屢不是貂襲却是
蜂一點春動依舊活來枕閣算孔
道句

題墨竹

已經寒不動聲無靜裡宜 只為歲寒心似鐵也宜
烟而也宜晴 我亦有亭深竹裏一作竹裏也思歸去聽秋声
乙酉十二月初一日匆匆市歸雅下漫明刻梅花
道人道墨校正一過是日始雪甚寒惲與堂寓舍
記

梅花道人道墨卷一 六

丁亥八月和五日訪余居君寀于錫塘書院因至
梅花春消梅花道人墓共記

梅花道人題畫卷二

大士閣

畫竹自題

左圖右書取其怡悅膳視陶寫性情近好事
以為希遘高賈其廣為索反害情性前日聲
耳衆我亟正甲申梅花道人戲墨而書

元吳鎮 仲圭著

由辛疏成漸次忘寧墨心手兩相忘訳化同遠物新
意雲霧落屏障石穴尤林麓蘿縁雄矛余意翁翎可
像洛流滿摸摩貴粉宋漆薄
金易政跋

梅花道人遺墨卷二 一

趙千里山水長幅主
宋室有千里駿是選秉宮
山高嵐石磴間古青衣叢
惟有松與石不改歲寒勞
臨江有虛閣一望波容、
剡閑為掃讓二李堪與同
當年置長府珍秘更為榮

錢玉潭端良藏貴圖

至正十二年春三月九日過訪座之淸見七
潭畫冊款神書法希題於右

梅花道人遺墨卷二 二

華表乃定理形說南天然觀此識貴圖妙繪何鮮妍
更得吾邱子書法尤翩、寄言珍秘室勿作等閑傳

平林野水圖 一作野望

平林方漢、野水正湯、蒼茫日欲落一作暮暮客
異鄉草店月迴合一作和村落一作原迷更長渡頭人散
後滿艾正鳴榔

趙来元澤畫

元暉此卷少變若筒法而一種清潤尤覺可
愛人皆謂席克紅為佳不誣也至正十一年
四月望後二日

梅花道人遺墨卷二 三

烟光與山色照游趣為茲不知山色淡為漫烟光濃
席克新入圖畫中流閑展書卷將毋同但令絶景長在
眼逕築絶霜隨春風

洪谷子建山秋曉

洪谷仙去五百年音流器何僑照九疑之山何冗突
亂雲堪淡仙風尋幽恩有逢采仙歌声影納清漢
遠籌、木葉下無際不見遠帰来張孝韶前村夜村高
漢下遠渚近渚斷又遠夕陽照遠、附西川樹成人家
趙瑤圃卷中妙境無窮已揮毫即爾寄新篇

米芾畫卷

宋老山居舍生平所未見也宜衆江素爲之
公所知愛而有是耶不然何其精妙一至于
此也時至正十二年仲冬廿有八日
元章筆踢有奇趣時洞庭初霽入家捷欲知何處歸帆宜入音吳裘曲往荷香有
路通更愛洛篇清絶句相攜飛上蓮東宮
趙千里畫
倚欹千里諸王孫畫圖況見二李尋鍾鼎虞閣凌空
起(衍冬廿日)蒼翠長林表雨葉山祖容君絶境試展
珠覺精雲翻特向故山繞茅屋底是尺郡擬逢衆根梅
梅花道人遺墨卷二 十四

入吳類
題雲楊畫卷 至正十五年十月朔日
雲而通人清且奇隨意點綴合詩高高不絶車轍
遂新圖不讓唐頭癡溪中有人空抒五江上征帆歸
去遲何盡溪歌声歇乃碧雲珠樹晚雞飛
李昭道春江圖 至正九年菜秋二日
晴江一望春山高日光蕩漾翻銀濤白雲舟子向空
落長天漠漠啼鴻號岸上垂楊濃欲草征帆直指長
安道蛟龍不動兩耳清花落鶯啼人自老鴛鴦當日
源烟波凍風萬里來天河李侯久向層冥去舟青歌
題將如何宣和當日珍藏圖三百餘年猶指通鬼君
不讓來南官置之武庫況加寶
題松雪翁山居深趣圖後
倚欹太史諸王孫主婦畫出晁命根枯槎閣盡尼野
大溪圖秋雨琅玕聚天寒歲暮稱石雞叢書日見哀
雲翩將向故山等庭底倚看庭曲大江幹
畫源夏山深遠次山谷韵 至正甲申夏四月于
北苑將翻硯池墨垂赴嗣雲隱雪天山舟水題
揮君有歧路在各異南唐畫院稱聖功好事珍藏美
歌重榮山突兀常疑雨碧樹森迴御風爲帰花落
梅花道人遺墨卷二 十五
不知雲漁唱誰歌遲遲度辰野不盡時賦
眼經時賦
李成江村秋曉
清客先生近得李成拳於京國一日致書請
余題識而盥見其珍重之之無已也爲賦長
句至正十五年春三月上浣書
咸熙畫圖無與吳傳世希微愛者衆二李之後已寥
寥宣和當日尤珍重新圖一旦落人間神宜寂寞何
時還經管意匠出塵表上下五百誰能攀水迴中有
源舟泊山頂家臺招白霍羅根浮水湧、萬竹環

奉天樂霜飛木落一天秋柳舍向晚入秋懷柳溪
留題澗明宅過橋至是王和時景色爾條如太古路
僻村深野烟露分明再見輞川入燕詞何敢輕為附
清容自是蓬萊客將將却向天之涯幾回試展未能
去落盡庭前無數花

清容先生近得李武卷于京國一日致書請余題
詩而盈見其珍重之甚已也為賦長句玉正十五
年春三月上浣梅道人吳寬書

李思訓於華

窓雲初散千山淫落紅巔外流水急桃花深上浮春
兩丶尋幽客應識陳琴六月炎國中景物非人世如
此舟青誰得似展請留傳西百年宣和賞識標忠超

御花遊人遺墨卷三　六

人間何處無支策大雲題雅未能消高爵展封球未已
一片深點落素綃

墨竹

千年老枝生蒼色雪晚來婆誰解識得三生石上見通
仙獨宿歸來楚雲墨何即喪老客楊州花前勸酒仍
亂流江城吹笛月未落梦回一夜生春意

雪天入竹窩圖

阿香怒驅羣龍走斑駁飛去飛來洗天風吹竹萬頃
纍屋修林收不起林深有客抱寒瑶玉阪已悟禪
中禪人間赤日永不到暑我六月秋冷然青雲欲飛

霖雨急珮暖醉裏瓊城注玉漏驚起老龍眠夜染瀟
湘半江碧

題黃子久爲桃手章畫卷 至正己丑十月四日

黃大癡清稱玩世人不知口口阿母磅礴寫桃鬼
平生好敭汲好畫醉後灑墨枝林滿實爲第子李少
翁魏得要山絶頂之天池乃知縮地到有術生稱勝
景來書庄身騎黃犢去來青編書抱落浮塵婦子章
牧君欲得之手持示我請賦詩閉此中欲度羅玉杖
祕記得自青牛師地生寶蓮花千葉完隆羅服食可講仁
壽久秘藏蘭竹幾野猩、啼尋
海岳道人畫墨卷上

其明客不育一桐碩郎碧春時雪殘泉壁弱累麥麥
挑節枝上有烟蘿披神之壁翠壁下有沙石滿溪之
口口晴天倒影落明鏡正如玉女曉沐覺蓁鬟攬
級下藤蘿、洛霍起玉風、匡廬不到未省與此誰當寄掃石坐其崖嗣沿引滑危畔來自照
影磷笑知爲誰落梅林香滿擬羅幕出東嗣雞鳴遶
曉來城郭中復受塵土敷千年勝實難再時悅君清
賞一訴桑田遶朝來觀此圖樹愴使我感當時兩遊
已矣在我今未老形先瘦人生瘦、嗟何爲不遶但
但爲高人嗤漢南已老司馬樹峴首忽作羊公碑唯
應學道悟真訣不與陵谷同遶移仙宮洞府說最好
東有地神西我嗣高峰殿頭不可攀援以遶工何望
白雲樓觀望在覓此山易工何乃遺便與攜雇秋相
期欲偕太乙舟夜卧隨風吹洞簫與起千古月照我
白髮凉滋、碩玉館寫瓊瓊顏君來時慎勿辭無爲
漫對風塵日久遶相思

閻立本西嶺春雲

西山高五丈樑將水遶寒春來花爭發客愁來
短橋流水處壁裏有人開風悅蓋村
神處耽奇尚清閒見舊園隱、橋畔路終日步風塵

秋崖歸雲圖

峰邑秋遶將雲容晚更親瀑泉落雪溪霧樹寢春
雁亂理琴未濕壁試展尼乾坤
碧樹擬江鼕朱簾捲翠微榮朝無客過傍晚有漁歸
霸耀梅堂白使榮絮正飛君留清夜實船粉更光輝

盧探微雪山圖

六法斯圖見神奇指掌分萬峰疑翠霧一水弄青波

樹森棟啼者橋迴鳥梁群隱邊有茅屋處、挂斜瞳

趙松雪畫江鄉疊嶂二首

江之干重碧烟光無限青數峰橫翠黛一程入眥迴

待市柳為誰迎人花自發征帆過無恙、溫喝趁滄溪

唐詩畫譜畫斯圖者比肩江深烟浪接山出曉雲連

柳帘綠霧斷鹿落青苔遠懷怡五五癸巳二月十九日題於寓齋中

趙王石軍感懷

滿洒山陰客工書是不群谷幸驚舊帖修禊屬雄文

坦腹無矜色蘆觴有厭聞、千載下獨岡把清芬

子久為危太樸畫

梅花道人遺墨卷一　九

子久舟青將新圖更擅場空烟水洞倚斫樹參漆

爬天分濃澹高深見眇范卻君珍重意念久重託忘

趙大年秋村幕靄

大年此卷清潤秀發無不盡之案室中工畫

著雖衆大年可看其過矣因觀此卷歎墨之

之時至正乙酉夏五月十一日書于吳山舟次

曲磴平岡外遙峰點照沉人家三徑裡烟樹幾村深

漁唱流聚碧擣歌帶夕陰悠然懷舊宿山靜數聲琴

閻公秋山曉靄

閻公北卷雖多祖洪谷子而未書行、守其

睦運清潤秀發無不盡之則化就中

吳履齋手

絶壁孤亭迥千峰落日曉沙明江上樹容帶洞前雲

市散鷄鳴遠村荒犬吠聞一天秋色好多向此中分

李成寒林圖

右邵興川圖二首

滿洒開元士神圖繪興川誰深疑境小淡靜見沙圓

徑竹分青露庭梧墜暮烟此中有高卧歌杭總飛泉

梅花道人遺墨卷二　十

畫程詩明好蒙回自一川湖精氣氣爽浪靜柳陰圓

賦詠成珠玉經營延暮烟當年滿朝士若个在林泉

右邵興川圖　至正辛巳歲在天寒增合十一月五日

詩中傳畫意畫裡見詩發小色無還有雲光卷漫舒

前漢溫父隱舊宅梵王居千古風流在披圖儀趙予

王維終南高峰草堂圖

昔人謝政後主事北山中樹洞虛堂雨泉飛隔滿風

暮無毋將至旅有霍復過應識無窮妙聊憑展未窮

題單亭詩意圖　至正廿七年作

徐村樓單亭論古意象宏林深舍馬槃虛遠竹松清

手葦鈔吟卷尚頗湖梁指
漠然回首風地環楓著望
和鷗海浪游仙

秋明松壁秋雲圖

萬壑深迎棧道長雲岡交互轉蒼
淨古木回風尚聽猿都舍幾家門半啟漁梁何處水
流香扁舟凝望雲千頃不覺西林下夕陽

黃登蜀江秋望圖

吳烟漠漠一江秋欲挽扶球見遠毋風度壁聲來古
寺人隨鴈影過荷洲雲頭碧落天無際波域蒼山地
欲浮應識菌中清絕處成都畫史筆端收

華元道人遺墨卷上 十

子久萬里長江圖

一峰絕沙多隱偶與哥江山天畫間南北橫分疑作
限西東到江木曾還山國故國人非舊承遠重城樹
自閑尤羨个中時序換看年禹王言容板

郭忠恕仙峰春色圖

忽先世國絕去塵主義息人得其戶辭仙逝
指有之子天歷新元七月十二日題於猿堂

唐軒線統錄雲涯坐把空青落風臺一石員鰲三島
去九峰翻翠衆仙來趙南翁畢無時見問心醫藏几
處閑春去春來花未好淡頭時聽桴歌過

趙萬峰幽壑圖

至正十二年秋八月
武基於西明高會

野橋斷岸是夏木轉多陰欲就迎涼處時為散髮吟
月來湖空聞風入樹蕭森一塔添幽實溪山稱此心

趙松雪蘭亭圖 戊寅
先生

禊事已千秋新人不可求修
嘯承依清瀨風流愛古即
虞波何處覓彩筆為君留

趙松雪悟樂堂圖

幽尋新閱王峰前雅志堪退萬古賢歌水曲脩禊孔

題潛縣翠峰深林

前峰突兀複峰攢萬木烟殘景色閒仙館無人清磬
香琅漢有客碧羅寒一線疑泉響綠染宜青遠六法精深秀
邑圖寄語故人珍襲處憶經遷作畫中看

陸探微員嶠仙游

掛閣重巒翠氣起遠時雲霧起平沙千峰樹色秋朝
雨百道江聲送晚霞洞古數留仙子蹟溪迴深藏羽
人家邀遠客應無塵地起尺仍堪閉歲華

王晉卿畫

至正丙戌七月過元慶讀書嘉得見王晉卿
畫冊爲有山谷老人題識足增二妙。。玫瑰
并書

晉卿繪事曾無匹天素能參造化功碧樹依微春水
濶蒼山疎密暮雲龍幽深自覺塵氣遠閒淡徑教色
相宜更喜浩翁遺墨好草堂何必獨尋工

董源小幅

烟水吳迷山遠近高山流水更清冥節堂深倚林中
樹簷葡迴迎海外雲起亂峰生巧思爲飛殘照入
遥覩生綃僅天無窮意誰識經營慘淡間

方方壺畫二首

城市山林就是非幽君能與世塵遠函關棠暴青牛
到遠海秋風白雁歸天設和殘明月隆洞簫吹徹彩
雲飛誰知致寞江天外長使人間望夕微

殘戲題遠事已非剩閱短天世情遠寒雲時向青山
抹野艇時挂白社歸幾處夕陽人兵語一村流水鳴
遥飛知君嘗府歸來後閒把毫書寫翠微

趙幹春林曲鳴禽

事下人家帶遠香橋於無處不沉冷一棹春風載酒
後鶯香依村爲度喜橋外行人尋舊路落花啼鳥
幽心江南絶勝應難記何似圖中景更深

趙孟堅入遠墨卷上

元貢江山秋霽

元貢丹卷都一木一石無不可爲師法當玄
李營邱之右矣至正丁酉中元後一日

滄海遥帰碧雲流螢翠凝武昌疊秋閣倚校官飛雨
濕人衣爲道動離思悵歸極浦暮山合木落千秋慕
露淳是筆端分造化無窮名望一遥收

李成熙秋嵐凝翠

兩過秋光映翠微巖雲一林落翦康千山家人疎鐘
杳寫聲前路落木掃澗水奉飛行路濕松筆迴合望
禽歸征帆悤悤滄江上應笑山人種藏藏

頑憧之秋江晴嘯

從來六法重長慶器得斯圖更攜蒼鬲項遠橫秋鏡
澗千里林立彩雲長村飛大鳴晴晝兩捲漁晝
夕陽無限恨烟誰得似欲將此景付行戚

張得歸山林雲岫

六朝畫史知無幾吳下傳絲獨種揚百疊蒼巖浮嶂
超千林翻葉入雲長低徊野渡聲遠寂寞荒村樹
影涼咫尺拔園更喜騷短詞何敢遜前楊

方壺松巖翁寺

方壺落日痕烟霞寫得閑山事、佳湖工烟龍克王

梅花道人遺墨卷二 三

宅山深雲霞羽人家詩翁好立收斷句揮予閒來伸
落花幾雲歸帆何處客一聲鳴鳥夕陽斜

馬和之卷

壬午五夏日太樸先生出示和之畫卷清後
可愛不謂南渡中有此人物吾儕當為之北
面矣

青峰五合若為辭中有高人臥白雲風、松風捲閘
玄關、竹色通橋分閣來欲覓知音伴攜起還探頂
酒入一瓢清幽絕塵俗不禁長笛起前溪

題趙子固蘭虛渦硯畫孤山墨梅圖一首

幽獨詰訓洋洋永號爾而風侯鳴飛我但愁、安所
適誰屑、嘗其激勁莖不挿山頭路獨湖寧羅水

除砌獨有林心林下着腸、元、靜中機

畫竹二首

竹窓思閑寂綢博書妻尚胸中無用書寫作湘之葉
運筆等屋陋樹喬夕陽斜行通青山路何立不爲家

又

事、月下窸窣、霜中節操寂、空山深不改四時葉
墨竹位置和畫幹節枝葉四着若不由規矩徒費工
夫終不能成畫濡墨有深淺下筆有輕重逆順往來
頃知去就濃淡粗細便見葉枯枝要葉、篇枝、

附畫竹題語

梅花道人遺墨卷二

之

著節山谷云生枝不應節乱葉無所歸使葉、有主
意面、得自然四向圍圓枝葉活動方爲成竹古今
作者雖多得其門者或寡不失之于簡畧必失之于
叢蔟或根幹順往則枝葉隨倒如板來麗悠狠藉不可勝
多筆方或葉似刀截或身想能畫美至于畫畧良惡未
言其間雖有精異常流窪隆
假文湖州捉天縱之才比生知之聖筆如神動妙合
天成駈驟于法度之中遊于塵垢之外浸心所欲
不踰準繩故予一保其法布列成圍度後之學者不
墮于俗惡云

墨竹廣興可華
忽見不是畫近聽疑有聲落、不封谷間、常自清

畫竹

新蝉第一聲獨客最先驚何處尋秋近蕭、竹工主
落日秋山外霜林暮露中相看兩無語
王叔明林泉清話圖爲子昭題

爲清容先生題黃子久畫

山連翥條落木初客來犹未掃庭除君家有貧卿
無閒塵累尊讀書

爲王學士題米元章潯山觀雨橫幅二首

梅花道人遺墨卷二

遠山奢草近山無此是江南六月圖一片雨聲知未
罷開張百道下平湖

模糊雲氣夾曉嵐雨卿抱來曲水清記得西湖山閣
工年年對虎兒山

趙伯驌畫

風色嫩黃工碧山一朝林木變紅顏幽人爲惜溪秋
色忘却騎驢記古道間

趙伯駒畫

瑤臺夾巷畫山天香繚渺碧雲間鶴巢松頂藤花
落一任山人指顧閒

子昂仿huáng之
隔水山高青隱日溪傍古樹綠藏雲閒窩自有閒游
神更愛溪鷗閒作群
子之爲發元度卷
水落空山秋氣高一聲疎磬出林皋悵何
處滿目蒼烟尚未消
王敬明卷
短褐裁許空塵囂喬林更著山應識王郎欲
好未教消得心身閑
李營丘真蹟
萬徑蒼山百尺樓西風吹送滿林秋疎鐘遠落空事
裡盡爲營丘筆底收
趙千里秋景
秋光露堂滿林霜葩英乂桂子黃最是西堂風月
好不妨時所樂清狂
趙子昂秋景
遠山斜日堂烟靈一擢隔夫竟不歸爾經秋風塵閒
裡詩菊吟罷欲添衣
李龍眠秋山無盡圖二首
寂寂道此卷不載忠訓而秀發更過之雅王子
敬之雅視一世而木之過也至正戊子七夕前
一日
奇峰倒挾青玉冥絕壁高懸白露閒路開萬里無雲見秋
來千林有雨向春回
王振鵬秋山圖
玉振妙筆本無塵寫盡溪山總通真長卷未應人世
有虎頭今歲是前身
右丞秋林觀泉
右丞已沒六百載翰墨神工各个同千嶂遠横秋色
裏山家遠帶暮烟中
畫竹贈張仲之 按仲之司曲外史張雨公
錄見道人遺墨卷二
憶昔相逢武水頭行乂送上木蘭舟野色風聲載詩思
題畫二首
草堂初著薛蘿過地碑林深有幾家莫道春風吹不
到門前依舊長桃花
紅蘭扯岩陽汀過烟際平林忽翩川交得寬閑如此
地看山杜老夕陽船
又四首
巖壑春深萬綠齊陽林黃鳥畫情啼山翁不記蹬前

灌木蒼蘚覆草堂流泉泊々邊漁梁書聲遠遠斜陽裡羅逕空山白晝長右夏景

清霜摇落滿林秋溪入寒雲天際流山徑無人雍黃雲野塘有客下輕舟右秋景

萬木凋殘寒詠手梢息為為朝來犹有尋幽者不畏晴暉登百盤右冬景

自題山人觀棋圖至正十二年七月上旬

十程峰巒安放棋飛流飛瀑張雲屋明長風於入詹雲去鄰作天台幕雨声

題画至正十一年季夏之初過着于水雲閣中

為元道人題墨卷二

鶴溪圖

閑雲流水斬無塵幾曲溪山百好春試得入間仙迹主

盧鴻草堂圖

盧鴻仙去五百載一段高風未可攀思親草堂清絕處盧分明几案有高山

趙仲牧東山圖

東山為樂奈蒼生望重須知志果情境底春來行更好桃花洞口笑相迎

子久春山孤隱

山家處々面笑春一曲溪歌歸未休中隔斷塵人何處去數声雞犬夕陽紅

次雲林韵題畔雲東軒請易圖三首

山堂昨夜起秋風景物蕭條便不同皇是天公憐冷淡故將林木染霜紅

高人相對東軒下竟日言無朝市言談尽圖書幾卷手中看兵法芳譜琴

竹天眷岳、泛芳譜琴

雲林題筆與次山往還剡溪又還別去相思無可記開緘時見墨痕、

剡溪秋山閒奇圖

為元道人寫墨卷二

霜落林端萬壑幽白雲紅葉入清秋雲和綠嶺千山樓閣重、水與溪流朝来尚有尋真主

至共向山亭頓素杖

吳道子秋山放宦圖次趙松雪韵

秋雲和綠嶺千山樓閣重、水與溪流朝来尚有尋真客

宿秋長扶策是高閑

為建放宦圖

載宦輕舟湖上歸重、樓閣嶺烟霏仙家正在幽深處竹裡清聲半掩扉

董源山閣讀碑圖

山閣深沉掩影凉溪流飛沫濺匡床多君相對忘於

日話到無生味更長

題趙仲穆畫送鄭家眾之郢

海寧太守歸來日衮爲新圖入詠遊見說兩東風日
將春山如黛隔溪眠

周文矩千美圖

有女聯翩巧樣新能將歌舞動君王誰言全屋風光
好兩遣倉筒滿更長

李公麟大阿羅漢圖

瀟洒龍眠不可尋粉毫抗喜本糢糊天台五百知何
處還向圖中證有無

梅花道人墨卷二 三

松竪幷條

叫枝戲舞青空龍泉疑壓鳴雨幽玉膚脈稔移白
下風來謖々如堂關

古澗長松圖

長松生風吹不歇古澗出泉鳴雨幽玉膚脈稔移白
日業是歌動振高枝兩意尤革無事
而書仲主

畫竹三首

辭華兩闕粉節香拂雲又見影蒼々風風不至冷淘
老無奈爾椿將地長

長憶前朝李氣立墨君天下稱風流百年遺迹留人
世寫破湖潭萬竿秋

森々如玉萬條青風過聲清月中鄰時有到柯亭

畫竹

五月廿四日竹窓臥弘正清興遂發戲爲此枝
且看累百文公法吾至正十九年也
愁來白髮三千丈戲爲清松五百章有頭奴知此
意時來几上琴清冥

畫竹二首

此君不可一日無與君清有餘露葉風稍來硯
席遥聞園中證有無

梅花道人墨卷二 四

滿瀟湘一曲在吾廬

有竹之地人不俗而況軒窗對竹開誰謂墨奴能倒
墨一枝獨上掀屏來

題惠崖竹

晴稍初放葉可數新翎漸添露未乾太祕美人無俗
韻清風發滿碧琅玕

文同風堂霜霰圖

翠明參差自一叢湖江清影漾微風閑園忽見帚痕
處處掃當年笑人箭

題墨竹

鄭板橋橫霜

卿度畫雖由自劇而本之
畫家之宗也厥後貴荃重源意祖妻法遂成
大家吾儕若於此參入神品予為此譜志旌其法
固兄此恩乃為諸痛著久之
不知畫趣者何人耳

題墨竹卷二首

墨竹文湖州妙入神品予為此譜志旌其法
春到龍孫滿地生未曾出土節先成可憐無箇玲瓏
眼願日出入猴自清

梅花道人遺墨卷二 三五

低雲新綠影離離倚石臨池一兩枝憶得晉年今日
見鳳凰池上兩絲絲

畫竹

興君俱是厭塵氛一日不堪無此君更喜龍孫得春
雨自抽千尺拂青雲

又 至正八年四月漸十日

動歐長吟靜即思號中漸見碧參差心中有箇不平
事畫寄渥撚竹幾枝

郭熙寒路泉隱圖

木落天高入暮秋泉聲動壑波流高賢自是塵溪
隱暑叶飛熙到處求

鄭板橋橫霜

卿度畫雖由自劇而本之
畫家之宗也厥後貴荃重源意祖妻法遂成
大家吾儕若於此參入神品予為此譜志旌其法
固兄此恩乃為諸痛著久之
不知畫趣者何人耳

題墨竹卷二首

墨竹文湖州妙入神品予為此譜志旌其法
春到龍孫滿地生未曾出土節先成可憐無箇玲瓏
眼願日出入猴自清

梅花道人遺墨卷二 三五

低雲新綠影離離倚石臨池一兩枝憶得晉年今日
見鳳凰池上兩絲絲

畫竹

興君俱是厭塵氛一日不堪無此君更喜龍孫得春
雨自抽千尺拂青雲

又 至正八年四月漸十日

動歐長吟靜即思號中漸見碧參差心中有箇不平
事畫寄渥撚竹幾枝

郭熙寒路泉隱圖

木落天高入暮秋泉聲動壑波流高賢自是塵溪
隱君重價如結綠羅屋圖然很古木盈輿不到五侯
家只在小樞與泉曲

黄子久處靜圖題贈善先先生

玉峯山下結行窩時有高人擊陣過忽親画圖知處
靜高賢妙墨世應無

畫竹二首

倚雲陽石太湖横霧鄴澤無用世情看有時人間誰
羊權林一畝老青玉
滿洒琅玕墨色鮮半舍風雨半舍烟怪来　辰溪如
許老子胸中趣淵川

梅花道人遺稿卷下終